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集部第三二六册目次

粤西詩載二十五卷文載七十五卷叢載三十卷（三）
（清）汪森輯　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氏梅雪堂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粤西詩載二十五卷文載七十五卷叢載三十卷（三）

（清）汪森輯

清康熙四十三年汪氏梅雪堂刻雍正印本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南府通判汪森編輯

露布

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賊露布　　唐　楊譚

臣聞聲教無外修文德以來遠人職貢有虧耀武威而討亡命然則五材並用金革爲禦亂之資八卦相宣弧矢乃濟時之具事非獲已道豈爲佯將治衆以安人必除殘而禁暴歷覽古今誰能去兵未有含橐而致升平舍干戈而弘大業者也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明齊日月德配天地化同異類澤洎無垠寰宇已墜而更興社稷將顛而復振洪勳累積曠古莫

儔蠢茲魑魅之鄉敢恃犬羊之衆據其險要恣其寇攘西原蠻黨舊阻聲教其誘引同惡者多僭稱王侯位署官爵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恣殺戮以威人將玉帛而濟衆方員數千里控帶十八州丁壯並執其干戈子女盡充其僕隸自謂強盛轉加兇頑追之則鳥散獸驚緩之則蟻結蜂聚老幼奔走耕稼失時萬井無烟兆人失業不賓王化于茲四稔臣前年銜命到州深入招慰示之仁信許其自新猶尚憑陵每行攻劫管內州縣日漸流離村落焚燒廬井空竭伏奉去年三月十日勅遣中使魏朝瓌宣慰兄諸首領皆賜勑書再三曉諭許其官爵但以炎方人物躁競者多承巳來久絶朝命自蒙提奬

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傾家竭產訓勉子弟策勵甲兵介胄自出於私門糧儲不損於官廩向非陛下化周動植德及遐荒豈有不勞王師坐清氛祲去年二月二日陸州武陽朱蘭金溪黃橙等一百餘洞大賊帥僞號中越王廖殿僞號桂南王莫淳僞號柘南王相支僞號越南王莫尋僞號象郡王梁奉僞號鎮南王羅誠僞號戎成王莫濤僞號南海王羅品等潛相結構約二十萬衆陸梁連州志同梟鏡風號甫爀心等豺狼仍欲先破嶺南後圖嶺北遠近百姓皆不聊生臣遂徹勸將士宣傳聖旨誘以厚賞使其盡節皆決命苦戰非無損傷不顧威口志懷忠勇大首領梧州長史鎮南副都護攝柳州刺

史西原游奕使張維南勒率首領統茲軍攻萬夫齊進一奉無遺都知兵馬使朝散大夫象州刺史成匡領當管及柳州刺史衡州等戰手共一萬人卷其旌旗踰挺爭先廳有渠魁當陣斬獲經略副使朝議郎行賀州長史穆成構防禦副使朝議郎梧州長史任早梧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李抗先鋒總管梧州長史秦匡朝四界游奕使廣州番禺府折衝譚崇慰下總管子將等五百餘人并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等五百餘人各領子弟并部外義征及總管呵戰手共成二十萬衆或擐甲仗兵縱其救援或致果決勝扼其咽喉左右夾攻飛走無路諸及首領等義注竭

集326-002

誠有死無生以晝繼夜或攻或圍常其彼竭之餘遂得我盈之勢封豕既戮長蛇又屠餘黨喧騰自相蹂踐勢如解擇事等摧枯指揮而今猿喪氣叱咤而山川沮色賊等既因失律不知所向或連被陷谷自成積觀之尸或帶刃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橫行歲久驕縱日深勢如雷霆莫敢拒敵臣乃陳師誓衆思各忘軀目看但各斥經二百餘日前後苦戰三十餘陣破賊二十萬衆斬獲五千餘級以頭喪亡餘黨爭亂窮滅之後然始求降臣伏以人無盡劉道忌太甚因陛下好生之德體陛下至仁之心於是宣傳聖恩示其生路大賊帥武承斐韋敬簡等二人餘衆竄伏無地周章失圖解甲稜門面縛伏

罪臣便脫其桎梏仍加寬賞兼賚疋帛散於營寨各分疆界使其斥堠遞相轄控永絕憂虞今臣管內亦且寧帖實賴天威遠備廟算遐臨靜彼兇殘康茲兆庶無任慶躍之至謹遣所部管桂州臨桂縣丞朱環謹奉露布以聞其立功將士首領別簿奏上

檄

討思恩府土官岑濬檄　明　龎泮

爾濬世受朝廷之恩襲蔭土官之職洪武初年即令爾先世岑永昌爲知州居民僅八百戶洪熙元年乃增獞民七百戶與之宣德三年又以上林武緣谿峒獞民一百八十戶益之正統五年陞爲府十年又增以八仙洞猺獞六百六十戶十二年改爲思恩軍民府其衙門自州而陞爲府其土地自八百戶增至二千三百四十戶其官職自五品而進四品其世受朝廷之恩可謂深矣皆由爾英敬順天道勤勞王事爾父瑛恪守厥職不敢爲非故能安享富貴保障地方至今爲土官之首稱也今爾正當感佩國恩謹守法度以增光前世而垂蔭後人可也何包藏禍心忍爲逆賊不奉正朔不納兵糧殺人命如土芥嬲刑憲如飲食攻陷城池占奪土地惡貫已盈僭妄益甚屢因各處申達已經備實奏聞天寬地厚不即加誅春育海涵仍令撫諭卻乃全無忌憚愈肆跳梁陽爲恭順之辭陰濟不軌之志人情共怒天討必

加即令三廣官軍已集於兩江雲貴撓其前高廉躡其後四面剋期十道並進犂庭掃穴斬草除根如泰山之壓雞卵滄海之沃星爆何有不破滅者哉但干戈紛擾玉石不分惟念赤子之命恐傷大造之仁復申前諭開爾頑蒙爾當謀之於心詢之於衆或叛或降孰得孰失果能翻然悔悟束身納款尤當奏聞朝廷而待汝於不死其餘部曲脅從之人皆置不問如有鄰封之寃或被土官之虐亦聽爾面陳別爲議處此則移危就安轉禍爲福及今尚可爲也若乃仍前不悛後雖噬臍何及今以二事之在廣中爾所目擊耳聞者與語之謂爾土地之險足以自固其險也與大藤峽何如謂爾兵食之多

足以有為其多也與黄蕭養何若當俐平此賊之時孤
之祖父亦在軍中寧不知之卽今二賊之苗裔何存其
為險且多者抑孰能守哉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不其
昭昭者乎凡朝廷出征則官軍獲利饑有食而寒有衣
大者陞而小者賞故今湖廣土兵聞恩思有事除奉勅
調用外其自備衣糧以圖報效者不知其數鋭兵百萬
雲集蜂屯滿望成功以要富貴誠如是輩與爾何益哉
茲特將弘治十八年大統曆一本差官齎捧親臨爾府
爾出郊外遠迎俯伏聽諭仍曉爾部曲之人悉循其有
生之路決當處爾以前言皆不失吾之大信限爾於正
月以裏率領頭目人等詣軍門以請降望天闕以待罪

則解甲釋兵千里之土地如故耕田鑿井一道之生靈
晏然豈不美哉如或不聽任爾所為有若肉在砧上粉
碎何難魚遊釜中糜爛立見所可惜者岑秉昌岑瑛二
賢臣之絶後而已也爾其審之慎之勿貽後悔故諭

牒

為裴中丞伐黄賊轉牒　唐　柳宗元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黄少卿溪軍馬
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
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與運徹惡盡除黄少卿等
歷稔逋誅舉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跧伏偷安懸孽狐之
丘跳踉見怪以為威狐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驟犯

王略恣其毒虐逮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
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
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開途正當天討之辰更
積鬼誅之罪衆輕爾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强弩之初孤
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屢虛見厚
於齊斧突梯首鼠蹔欲寄於旄頭勦絶有時不容何獲
某拱猜致命執鋭忘生車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
誅戮竊覩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
於臂指叢張之技盡出于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
賁悉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
懲于羽檄致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儞廻

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横
於千里固容不入賤且入於殺門家事勿聞土已墳於
左圖卽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
心孔大夫貞直冠時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
精食浮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以義烈為己任勲業太
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為家風業傳彝器並膺邦寄克
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陳東則横江誓衆
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
哀徼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
終摧下瀨之師嗟此陋微自貽摘滅勉成良畫速致殊
勲獸荒微之地固不勞于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

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鄰管以成犄角舉
牒者

勑賜靈文廟額牒　　宋　尚書省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廣南西
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據本州鄉民父老嚴浚等狀陳
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年來
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
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
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
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
年來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

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
牒奉勑宜賜靈文之廟為額牒至准勑故牒元祐七年
六月三日牒

諭

時鑑諭全州獠有序　　宋　柳開

雍熙三年宜州山夻攻其州弗克全之西鄙樂安里峒
有粟氏因之會其族南劫與安縣敗入谿峒連歲不寧
天子擇中貴臣二人莅全邵州以靜之明年春粟氏來
歸鬼狡皆奉吏州庭乃刻時鑑一篇以誡之

族盛卑邑邦大下國違道致殃干命取亡居夻鄰德處
險近賊蜀難道郫吳莫容掤笑萬羣奸摧壘倒關象踣
罔矣蛟斃殼已蠆纖蜀存蟻微何奔虎猛恃力遁死罔
逸隼鷙誠健懷餌受絏小人為美君子是恥所失若塵
其治如鈞寧之弗復喪乃必覆習禮可式黷兵竟匿怨
懼與禍貪慾生過徇意成朋怫心見憎以畏卒潰苟悅
爰悖謹政防亂慎行避患缺玉不補積滓非汙來紆往
亟愚睽智悟迹昭事著利合動裕平原廣野馳車走馬
高浪深淵有舫有艤保爾攸宜胥樂在時刊文無窮作
誡永終

榜諭龍州土官　　明　楊文

皇上以鄭國公常茂有罪特以其父開平王之功不忍
遽置於法安置龍州其昆弟仍享爵祿撫存如故惟龍

州遠在西南自我朝平定天下土官趙帖堅稱藩納款
誠事朝廷以帖堅已故其妻仍與茂結為婚姻誘合諸
酋肆為不道及帖堅姪宗壽襲為土官與帖堅妻互相
告訐又言茂已死皇上以誠信待人且以茂功臣之子
得罪而死深可矜憫不釋其告訐之罪今有人言茂實
不死宗壽等知情已遣散騎舍人諭宗壽漫不加意延
玩使者久不復其意莫測皇上未即問罪特命榜諭爾
宗壽等知之如茂果存則送至京師以贖爾罪復違令
則命大將軍率兵討捕罪在不赦如茂果死則宗壽親
率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由凡龍州軍民人等悉皆知
會

犒奬儒士岑伯高論　王守仁

照得思田之亂上廑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撫處是固仰賴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威德而旬月之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效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亮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横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力焉當時平復奏內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兹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凡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委官督諭土目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願出力報效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鋭雜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挑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朝廷之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也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為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賫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寛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别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營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

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色
違犯軍令仍前不肯效力者仰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
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
專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憫兩府之民無罪
而就死地是乃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
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
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
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
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
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
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

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諭副總兵張佑督剿綠茅諸巢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綠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
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卽其罪惡尤有甚於
八寨諸賊若不剿滅終遺禍根爲此今差指揮趙璇齎
牌前去督令副總兵張佑處計議仰卽密召領兵頭目
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
八寨爲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
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
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
院先曾發有武綠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

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
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
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綠小　綠茅　提頭　通親　羅墩
其餘各巢不能盡剿須要量其罪惡
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諭左江道綏柔流賊

據江西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田白竹石馬等
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
乞調㟙順土官岑𤩽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
韋貴兵一千名往剿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
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
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

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
各猺征勦之後有司卽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
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
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
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
二也兵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
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
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慮
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
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
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

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理民得其安今稔惡各猺衆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夷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亂米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若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

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撫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仰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芟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戒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概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何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饋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閑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利大其前項區區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

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有該府議欲散撥往倚椄
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士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
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
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
若有賜勸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
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排
門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緩權交濟相須之意
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
上日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
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
卽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遲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

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
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
久安長治之念眞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
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
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
共濟時艱通行總鎭總兵鎭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
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
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移文

移文桂林府崇祀解公縉名宦祠略　袁袠

前件爲崇祀名宦以勵風教事照得先朝廣西參議解
公縉以王佐之才挺名世之運發迹甲科蜚聲翰院受
知於太祖高皇帝及成祖文皇帝入掌絲綸獨參機密
嘉謀讜議知無不言一時諸公才氣罕比不幸中遭讒
慝人之讒萋菲日深而忠藎彌篤百折不回一心無變
旋罹斥逐遠竄炎荒始參藩於廣右復投裔於交南孤
忠自如勁氣愈厲竟收禁岸瘐死幽囹旣而天日復明
白璧無玷芳名大節久而益彰本道素懷企慕每切歎
嗟承乏此邦適求先哲雖風流未艾而崇祀尚闕良用
歉然於懷況歷考名宦祠所祀諸公雖政績風節各有
可稱然英發茂烈皆未有如解公之比者也仰府卽將

解公官爵姓字依式製造木主以禮送入本府儒學名
宦祠以稱尊崇先哲激勵風教之意毋得稽遲仍具行
過日期依准繳牌

青詞

平樂告天青詞　宋　鄒浩

伏以大道難名雖不容於智測至仁易感猶可契於誠
通輒忘螻蟻之微敢與乾坤之造伏念臣本無路識進
偶明昌蒙哲宗親遴於稠人由常調遂登於諫省勉思
報國安敢謀身屬元符立后之初於宗政抗章而論輕
觸忌諱重取竄投旋逢今上之纘圖還以舊官而召用
入參邇列出典大藩方欲布於寬條俄復開於謫命壬

午秋孟但安置於湖南癸未春殘又斥居於嶺表惟茲平樂無異新興乃瘴烟尤甚他邦踽形影循循而處去雷州往返不啻萬里違老母晨昏久已四年偶未隕於餘生已數更於大赦重念椒房之赴訴蓋求誣謗之昭明謂臣所言其事不實迹雖遠矣心猶皎然追惟當時奏御之三章並無殺母取子之一字不知此疏撰自何人肆形醜詆之言稔出顛危之禍致臣該登極異恩之後尚逐遐荒使臣居元佑姦𥨊之中亦稱朋黨推原本末良有因由雖巧為構陷之謀人誰敢議然隱在幽冥之內天必鑒知儻非控告於穹旻何以獲伸於冤枉謹擇下元之令節是為生日之前期瀝膽書詞望天徹聽恭以包函之有素允於相協而無私俯賜哀憐曲垂昭鑒感悟聖君之美意灼知偽疏之深情放釋拘攣早奉日邊之命旋歸定省汞承膝下之歡況臣數年以來累已具章上奏懼精誠之未達靡夙夜之遑寧碩喋喋一至於斯庶高高亟從其欲誓堅晚節仰對闔休

上梁文

重修宣成書院上梁文

明　姚鏌

伏以吾道流行亘萬年而如一日真儒倡和更千載而不數人粵惟洙泗以來在濂洛為儒風之始振繼自崇寧而後至乾淳實理學之再興晦菴朱夫子冈云集其大成張呂二先生豈曰獨為小知蕃六經子史皆有言論以折衷而道德性情俱卽身心為驗議間以千里而會或至逾月乃分講學術道之誠既并合於一綴往開來之責實鼎立為三廼蕭曹而不居南軒本伊呂之佐超荀黃而獨上東萊則顏閔之徒或擴其道之大而六合可充或養其性之美而四時已備卓哉先覺厥惟我師顧學宮雖有通祀之儀必書院乃為獨崇之敬然稱麗澤者曾未及乎張而號城南者或復遺其呂是雖同纂其學未免各殊其人必有所兼乃克以備惟茲八桂之地實合兩賢之祠建節為張素著桐鄉之愛乘弧者呂實占嵩嶽之威衣被尤切於一方興起尚新於百世因宜使臣之有請致煩明主之親題扁特榜曰宣成祀已墜於景定間罹兵燹遂致湮蕪亦或舉之復歸於廢儀羊雖在不勝禾黍之感靈光僅存竟何觀瞻之具是用徵工而集木力閎撤故以從新卜地而遷舉官為費叢祠再整像設俄嚴翼翼重門欲下路人之馬憑憑四壁盡依夫子之牆廣大厦之幾間屹高堂於數仞五車書積爭誇學海詞林一鑑池開共覩天光雲影蒼松翠竹鬱乎蔽前後以交輝異卉奇葩紛爾雜東西而並植近以著我朝之懿美遠將誇前宋之規模非惟崇德報功自此有揭虔妥靈之地而於聚徒養士寧獨無藏修游息之區致敬於瞻履何如為益於章逢備矣敢申善頌以相讙謡

抛梁東桂江春水正融融莫道東西流派別源頭來洞本相通

抛梁西山名筆架插天齊是誰拾得精靈在徹夜文光照壁奎

抛梁南花影重重護短簷絃歌聲裏征鞍換從此貔孫盡解驂

抛梁北眼底風光絕奇特此中便是小瀛洲五嶺南來更那得

抛梁上霧捲嵐收天宇曠瞻鶉旭日麗江山始信乾坤春一漾

抛梁下突兀參天連嶺覆漫漫犬能實上多白鹿嵩陽

與美化伏願上梁之後詩書澤廣禮樂教興宗先哲以為師道德文章之兩茂並中華而為俗衣冠文物之相煇滿地春風掃盡蠻烟五嶺洗天甘雨流來活水三江

香林書院上梁文　孫志元

伏以綿綿聖學授受遞為開承濟濟英才人地相為豪傑無徵不信有待而興恭惟郡伯石梁先生台下文章司命理學主盟治郡功名不數龔黃泉儲作人雅化得於濂洛關閩遊勝香林鼎新書院萃山巃秀能動其行之思一水澄泓頗有飛淵之助落成不日吉叶涎秋謹獻頌以數詞聊與歌而志喜

梁之東作人雅化有文翁仰止泰山俯北斗醉心時雨及春風

梁之西桃李無言下有蹊巳自身先端衆表兼之德教破羣迷

梁之南一泓秋月作寒潭助人池水臨文筆道德文章兩不慙

梁之北羣山面面皆生色茂林修竹即蘭亭萬花金谷室奇特

梁之上開道攜琴作榜樣丹霞山谷每相將今古高風誰不讓

梁之中一班匠筍正壽意文史三冬經劉綫套光丁丈討成虹

梁之下烟淨氛消止開戰舞羽歌雍格有苗聲教於今迄奇夏伏願上梁之後正學益崇真儒輩出千百年行潤文在於茲二三子依岵不負今日

雜著

雜識　宋　曾鞏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今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

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余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與偕居方然帳中為賊所鹵楊畋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迺朱從道鄧綰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沔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辭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倖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

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嬴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

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巠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毅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州宗儀使陳曙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

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遂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而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

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靑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蔡襄亦言開於靑者如此

沙岡答爲桂林徐州守作　　男　劉　節

客問涵虛子曰沙岡何人也涵虛子答曰沙岡之人也客曰何謂也答曰靜江之達有沙岡焉溪曲泉渊岸懸谷虛野曠土沃可樵可漁可畊可牧可居可遊沙岡有之故曰沙岡之人也客曰孰不可有也奚其有沙岡也答曰君子於物可以有可以不有者非其有也可以有不可以不有而終其有者茲其爲有也沙岡之有可以有不可以不有而終其有爲者也沙岡嘗爲令尹矣曰吾令尹而已矣嘗爲博士矣曰吾博士而已矣嘗爲州

牧矣曰吾州牧而已矣今也倦於仕矣倦矣老矣畢其志於沙岡之上矣考槃在澗白駒在谷孰非其有也沙岡之人有其沙岡而已矣是非爾所知也客曰唯命矣適歌曰嗟彼沙岡兮霄崇壤卑睠彼美人兮載棲載遲吾安適從兮匪沙岡疇依涵虛子和之曰嗟彼沙岡兮蒼梧之陽睠彼美人兮於焉徜徉我歌且謠兮與子翱翔嗟彼沙岡兮湘灕之陰睠彼美人兮寔勞我心我歌且謠兮遺我好音

龍江客問　　王士性

客有問余廣右俗冷熱不以寒暑而以晴雨卽土人亦不得其說但知此中陽氣大洩故多熱而已而不知其所以然請以土薄水淺之云而申繹之余曰此無他特以地氣有厚薄疏密之故也廣右地脈疏理疎則陽氣易於透露發洩故自昔稱炎方一至天晴日出則地氣上蒸如坐甑中故雖隆冬亦無異於春夏之日然其地居萬山中山皆拔起純是石無寸土之附石氣本寒今走廣右諸洞深入里餘雖六月披裘亦戰慄不自持氣寒故也一至天欲雨則石山輸雲嵐烟岫霧躡趾相失咸挾石氣而升幽寒逼人故雖盛暑亦無異於隆冬之時及夫雲收雨止日出氣蒸乍熱乍寒無冬無暑皆以是故或謂南中同此土也廣右居交廣之內煖氣反發洩過於彼土者何歟他處山少而廣右純山山少者

地土相兼脈理本密兼以地皆種植尺寸不遺地氣上升多宣洩於五穀又糞壅澆溉地面肥饒故密而地氣不甚洩廣右地氣盡拔爲石山則餘土皆虛業已無石而疎理又滿眼荒蕪百里無人烟十里無稼穡土面不肥穀氣不分地氣無所發洩安得不隨日上升而散中于人之肌膚也以是知寒暑之故半出于天半出於地風光日色之寒暑出于天者也氣候之寒暑出於地者也地薄而理疎則氣升而多暑地厚而理密則氣斂而多寒非専爲方隅南北之故也向讀異域志見陰山沙漠之北萬餘里有其地四時皆春草木不凋者嘗疑其無有極北愈寒安得爲是說也乃今意誠有之正爲地

各有厚薄疎密其果不全係于天與南北方隅之故與若謂寒暑盡出于天則今高山峻嶺之上漸近于天漸遠于地宜其多暑而無寒矣何故山愈高而愈寒豈非上石冥而地氣漏故寒多亦其一驗

備守翰暖之謀　魏濬

理宗時忽必烈有假道斡腹之謀謂或入思播以窺沅靖或由番部以窺南詔入思播必取道蜀界而由番部則行吐蕃界中邏羅南詔所謂梁州外境亦曰劒外路不經蜀益謂虜謀好從間道意在前後犄角於是嚴備邊召令體探動靜由邕宜探大理由融州探思播然道路與國聲息其遠漭然不知要領蕃部反側頗然疑

所結營寨每遭燒殺虜性不能南處雖多草枯盛夏熱出卽當反北蹄番部南詔必須多歷時月滇黔之間國嶺被折胡馬不能長驅必安據南詔乃可東向又得廣交以窺吳楚是謂仰攻虜人役熟豈其不諳地利當時何故發此迂計謀國之疎其略可覩李曾伯所謂亦用備變非專禦邊聊以固吾圉則可備所陳輯約溪峒圖結民兵二事實爲長計故刪錄其略存之以見當時之事體如此

廣右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則曰團結民丁今檢前牘所謂輯約溪峒類是犒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猶有實作區畫而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猺卽焚前帥嘗以惹事端爲慮令輯約使之不爲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爲籠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爲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綱紀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彈壓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况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都境易致疑懼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猺峒號召既難使之自備器械資費愈非容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乃可賴其丁壯之力此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

之爲吾用也今所部尺籍既虛此二者亟爲計溪峒在邕州則團結右江與埽樂等州二十八隘又新置古細等□一十九隘宜州則結約天池蘭那等州峒一十二處融州則結約所部諸款或遺以銀牌監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若民丁在邕州者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而本州民丁皆不在其數宜融兩州亦有團結簿籍宜州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獞丁共九千餘人而猗獞一項可用融州則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而款丁一項可用大率出於

省地者以家業克丁或老弱或冗雜不過備數出於峒溪者多習戰鬬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近自蜀西少綏寧闖之報便覺猶有沒寬備禦之憂前項溪峒民丁纔有旅為即生疑愕似于無事自擾若偷安循習又失於先事之防如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帖常加覈實以彊壯而補老弱因閑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濟兩司却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官司治猺獞不如土司能用其衆

諸夷與民錯處一有梗亂輒調狼兵爲其林莽深箐鳥獸駭徙不定而登山歷險爬剔窮搜不得不借力於狼兵耳狼兵非今人哉素馴服於其酋長能令脰頸可捐湯火不避則漢吏傳舍其官而土酋家世其有也猺獞而善撫御惡在其不如狼兵者大槪土司之形頗似季周列國區分畛域死力拒守雖暴寡凌弱殘殺略奪則有之終莫能越其尺寸其主或幼弱寡昧則頭目用事亦略似三家六卿之類獨其人鷙悍鄙俚無禮樂文章以飾之耳要之竊中國之威靈以能保其土地其貧弱甚者間或割村爲質亦如諸國割邑割城之例然有年

限數盈則反非知猺獞鎮役驅逐輒盡其畜產廬畝之爲據而有之者廣去能行於土司不能行於猺獞何者力不專情不急也韓襄毅移上隆知州於藤峽置武靖州及五屯之設土吏目周冲等司設副巡檢王文成不欲廢田州又置九巡司令各以其俗自治皆有深意今畀類所盤據至百數十里全無民村相錯者良自不少議立之君長署爲部落使自爲政而受令於司十者可以省郡縣羈縻之力可以需年動調發之令其策似爲更便猶爲武侯平南中皆即其衆帥用之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司云吾欲不留兵不運餉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猶武侯所謂粗精者也第雖乘大舉之後

或衆望所推或勞勤最著於平定安集之時圖之今因未易語此爾語曰夷狄之有君嗟乎忠深哉胡端敏條論兩江事宜其說甚備按胡端敏所論即丘文莊山東建言[illegible]此去木衆制曾行之蠻人久而驕悍法不前民而治吏故能無紀今以有司治[illegible]而不得[illegible]也勢益且衆既無紀[illegible]又不成其部落不立之長爲[illegible]尤[illegible]大又與[illegible]可[illegible]此第土司得且[illegible]自大火愈學此策不[illegible]如[illegible]西使西自爲而聚[illegible]之徒皆就我索遣備令下朝徵夕至其法更爲簡易第今官既設須稍制有術斯可久耳

墾田之利可興

于從潯州登陸歷橫邕賓柳目之所及殊多曠土皆饒草萊足木泉可施舂鑺鋤殊屢者甚衆詢之知者云諸處曠土皆類此嘗見唐時徵關東卒戍京西經費不充李

鄧侯議市牛及鑄農器糴麥種分給募戍士耕荒田關中土沃久荒所收甚厚戍卒獲利應募者十五六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誠仿其意行之令郡縣審視高下原隰與其衍歷遐邇之處成籍記之使附近戍士分布墾種願耕者官給牛種田器俾自於其地稍擇爽塏伐木于茅結爲田舍耕獲之際以二番爲率一番在伍一番在田所收之粟歲科其十二輸之於官羨餘聽其自行初歲儘還牛器之費暫不責科不足者次年輸償如此則兵樂於耕數年之間自有餘蓄倘可浸省是或一策也或謂今之耕兵正古屯田遺意然予所目覩率皆箕斂而爲軍門胥猾攫以當糊餬久且兵化爲農併寓兵初

意盡失之矣是非耕不利兵不力也所耕之地無多歲收不足果其腹稼穡錢鎛之餘率惰慢偷窳以度時日彼力能挽強技能擊刺者皆不樂就設有緩急覘其一鼓作氣爭先死敵不可得已計莫如益授之地所益授者亦甚微其入土博則利與彼父子兄弟可聚力以從事於此久之而父子兄弟皆兵是又一策也至於兵力之所不及與所不便則招募流人與土著之失業者耕之亦官爲治具多方撫卹招徠使得從容田畝以食其土之利官賜之帖俾爲永業亦許私相鬻易給鈔基於公室而安脩積於私家宜未有不欣然趨事者是又一策也又唐史載嶺南里人舊輸半課劉廷祐責令全輸

遂至爲亂今傜賦較民正減其半然每爲田主倢利數倍心極苦之第畏公庭如赴湯鑊姦人多方恐嚇終莫之悟近見投牒自願出里輸賦從民例者舍輕就重是豈人情彼中亦有知人事諳漢法者今以此意諭其親昵鄰里族類翊叫告語使知官司意在保恤原非有所苛責其貧而無可貲者皆得出村擇便墾種官先治具以待應者使安其利心公無畏慮若流水田舍相望便成村落則令推擇稍有智力者署以爲長如所謂獞老猺老之類使自相調度約束夫苟得其氣俛遂其怒心雖異類猶常蠢悍者順俯猺獞亦人也其心於被草木獸狐鼠聚以延喘息夫豈不知食粟衣布之適徙以賦

更所不及謀誠所不至取自便耳茲既習而安之遠者鬪之漸皆獷暴舉口皆我生齒亦必安爲我使設有梗亂即招募以爲嚮導以夸制夸省力自倍昔趙充國以屯田坐困先零羌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以貧破其衆羌夸之勢聚故爭其肥饒而貧破之獷獞之情散故授以肥饒而安利之亦因事之形而反用之之術也是又一策也今西方財賦絀甚天不雨粟貸衿肘見豈有他繆巧可圖充實獨此策爲計頗遠於民亦無所擾所難者縣令刑賦是急視此爲迂又墾土乘就吏胥職其有利且將覬而擾之且事既創見難以責成旦夕必假專力需之歲月竊觀古之募民屯田與開置田者

郡縣皆設田官專任其事西方事簡惟須以同知一人領其屬加之墾田名號予以事權視墾之多寡與廢以爲殿最縣令之不實心舉行者胥役之誅求開墾者與豪强之占墾兼併者皆令察之士伍自有紀律墾者僅之無致失業至於流人徭人本無根蒂聚散甚易尤宜極意慰藉大要如飼病鳥毋驚之使不安如養逸獸毋覊之使欲去寬其籠紲而不奪其錙銖行之二年端緒自見彼不曾行者之甚於家豈必招之而集哉此惟因人力之有餘闢地德之未竟兵食有藉戸口亦充五穀時登生事漸庶蕭條貧瘠之狀必且爲之一變第須如萬二千之岸鑿絕澗之泉堅持而力行之爾皆樊做侯

欲作器如梓漆之類必先種植人皆笑之後咸得其用愚公鑿山箕及孫孫子子誠得樊侯先之愚公之子孫繼之事未有不濟者也

用姦治宄

書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按在內曰姦在外曰宄治宄利用德治姦利用刑不蚤戒而及於亂則用姦治宄亦以毒攻毒之法如朱博之說責豪强慶誦之三科募士尹賞置魁宿而輕黠精於追捕鄭渾貫自盜而黨與賴相寇竊較之凡吏得效尤速夷人故多頑蠢太抵逋亡廝鹵與商蠻流人爲之指導分受擄獲胥吏煬蔽而姦豪魁桀與田主招主之類窩穴其中比於外府扞牧圉者原無長慮貪其貨賄縱舍藏匿以至横恣猖獗甚者墮城堡掠官府罪惡盈貫乃至征勦之議興則捸房單吏無非賊目土酋狠丁聠開一面鉦鼓甫鳴而摩牙吮血之輩旋已爲入崑之兎高飛之鳥矣真盜既不可得反妄殺無辜以掩罪非但玉石俱焚且石完而玉碎可勝恨哉唐貞元間容管黄洞蠻爲亂屢征弗戢韓愈謂自用兵以來經二十年所前後奏報殺計不下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今賊又依然明是欺罔此言可勦然夷情須此曹得之最真彼豈真有私於夷人者鬼谷子所謂不肖者易懼貪者易誘也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寬之使自贖縱之使自效機神迅密縱操得宜向之

姦人皆吾搠癢之刀錐挏腸之藥石矣朱博慶誦二傳所載方略甚衆觸類而長智者圖之

夙兼豫速二義

解之繇曰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彖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夙須兼豫與速二義孫子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又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算不勝未可輕言拙速也諸夷巢窟在兵法九地中多爲圮地法曰圮地則行又曰圮地吾將進其塗總言不可停待之意又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治夷人之亂有大征鵰勦二策鵰勦時行則大征可以不用而其便有二一玉石有分一叢功

無曆甚夻人出沒不常出則狠奔入則廌結須乘其搆
構方深窺援未合之際慓舉電發盡覆其巢穎其所竄
穴皆崇岡複嶺巖嶽岯峰直上則足半垂斜行則肩左
擔深林絕窮無復有蹊近愈巧黠每遇窮追皆蹶蹤散
走踰嶺岡嶺我師勢不能分又艱致寇兼之旁有賊匪
之窟後多走境之路非熟行其出入險阻聚散離合之
情一旦搶囊舉事討短幾洪如田無歲詎能有獲聞先
事有誠良人以掩罪又有斬一病夫而遂者舉棋不定
變故至此故將帥不審幾事不密將士不習有一於此
皆非必獲之算非兵義也純牛仲欲築金肉數口而路
人皆知之縱動不異兒戲焉得有功

治貴無事

粵右民風愿樸少機事獄訟既簡財賦亦稀吏茲土者
但能無恤猺獞處置士酋有法行之以無事真可臥治
子厚謂印紋生絲經句合硯匣留席盡日封又曰訟庭
閒枳棘候吏走麋鹿此景使人思之不置今吏之下者
不只論其賢者不治近而治遠欲豕以豹麋鹿以縷勢
必不行祗爲狡猾漁獵者借資耳而輒自令吡曰除某
弊興某事招某夻當事亦遂信之以爲能此老氏所謂
與之爭者眘眘多事恒必繇此此所爲貴悶悶之治也
又郭橐駝傳亦云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
焉而適以禍之河東治柳之概於此可見

諸夻蘇學

粵西學臣勅內猺有教習猺童一欵令州縣立社置傳
蔵以所教成者聞頌諳文理者收之黌序雍容濟楚不
異中華用夏變夻此爲上策但入選既易巧詐者或攙
名籍中以希進取每費檢校又兩江諸土酋子弟獨嚴
文風尤甚來試者曰土童亦從恕收於中實有聰敏能
文可與中土頡頏者然多流徙之人納賄土舍謬爲梟
任顧非久滯之老生則名都之棄士觀其文理居然可
辨此曹遂與之進恐其桀驁子毋算緡力能把取且機
巧播弄雖夻人亦獸苦之又能教猱升木兼爲吏民之
患最宜慎其始進毋令濫廁諸夻惟獞最冢獞生在在
有之富川杜平多猺獞來試者謂之猺童又鬱林有狼
生數人夻兵概曰狼兵蓋字戊之夻久而占籍者謂之
士狼非別又有很之一種也

粵西文載卷六十

粵西文載卷六十二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名宦

秦史祿以史監郡始皇帝伐百粵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史祿轉餉鑿渠而通糧道自海陽山導水源以湘水北流入于楚灕江爲牂牁下流南入于海遠不相謀轉餉爲勞昂爲磯以激水於沙磕中壘石作鏵派湘之流而注之灕激行六十里置陡門三十六舟入一陡則復閘一陡使

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既通舟楫又利於灌田號爲靈渠

漢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元鼎五年秋拜伏波將軍討南粵六年冬南粵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九郡

羅弘長沙人元封五年初置交趾部刺史察所部郡國治所在蒼梧郡往刺史多以荒遠行部罕遍部吏因得恣其貪殘弘爲刺史春行冬息徧歷所部咨詢疾苦太守多解綬請罪弘廉實舉發一時貪殘爲之斂迹

劉外南陽人元康初任鬱林守約已愛人卓有政績

何敞九江人元始中爲刺史蒼梧廣信縣寡婦蘇娥以窮寡不能自振將所有雜繒百二十匹欲往旁縣賣之已賃牛車載繒其上與婢俱往暮止鵲奔亭是夜爲亭長龔壽所殺及其婢踰年未發敞行部宿亭中夜未半娥出告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請并斬以助陰誅報曰可

東漢費貽犍爲南安人公孫述據蜀時徵之漆身爲癩佯狂以避適仕光武後爲合浦太守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擊交趾至合浦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追至禁谿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

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遂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嶠南悉平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乃鑄銅柱立界上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

盼猛和帝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爲治郡人頌之

綦母俊上虞人安帝時爲刺史元初二年合浦蠻反遣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俊以蒼梧當合浦下蠻或流劫猝難回顧乃先保障蒼梧後往合浦所向摧靡功當封賞上書歸功于逴自謂致寇當誅詔下美之論者稱俊能讓

陳稚升蒼梧太守治尚清靜民化之囹圄恒空臨水釣
魚以自適
陳臨字子然南海人永建中蒼梧太守推誠而理有殺
人者爲吏所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男
郡人歌之
張喬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數千人攻象
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二郡
兵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會侍御史賈昌使在
日南與州郡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帝以爲憂明年召
公卿百官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駮其不可言喬可用帝即拜爲交阯刺史喬

至開示慰誘之並皆降散嶺外復平
夏方九江人建康元年日南蠻千餘人攻縣邑方爲交
阯刺史開恩招誘賊皆降服遷爲桂陽太守延熹三年
居風朱達爲亂渠帥屯據日南復拜方爲交阯刺史方
威惠素著賊二萬餘人相率降
陳茂字君思汝南人容止偃偉鬚眉甚偉仕交阯別駕
舊令刺史行部不涉漲海漢永和中盜賊起日南九眞
海濱皆震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茂拔劍訶水神
風即息人望之以爲神明莫不仰畏後爲荆州刺史
周敞汝南人順帝時交阯刺史懷柔民庶甚有威惠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七八

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蒼
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
之不能克豫章艾縣六百餘人應募不得賞直忿恚遂
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又遣謁者馬睦持節
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
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
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
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窮追數
百里遂入南海自以累捷不復設備尚破平之尚出兵
三年郡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交州刺史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

起攻入桂陽南走蒼梧時荆州刺史度尚廣募蠻夷明
設購賞破其渠帥降者數萬人其餘黨入梧者磐自將
擊之斬捕幾盡尚徵還京餘黨復熾尚恐磐上狀先誣
奏磐乃徵下廷尉辭狀未具會赦盤不肯出獄吏謂磐
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
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嬰甲胄涉危履險討
擊凶患馘斬渠帥餘賊爲寇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
畏罪誣奏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枉受罪牢
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
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
尉面對曲直足明眞僞尚不徵磐埋骨牢檻終不虛

出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
功得原督在官以清白稱
孟嘗字伯周上虞人桓帝時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
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先時宰守多貪穢詭人
採求珠漸徙交趾於是行旅不至貧者死餓于道嘗在
易前弊去珠復還商貨流通以病去官吏民攀車請之
乃載鄉民船夜遁去
谷永建寧中鬱林太守廣誘古西甌駱越所居永以恩
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開置七縣郡人立祠祀之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有政
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

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
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
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
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
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
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
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
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
州最徵拜議郎
楊璇字機平烏傷人父扶交趾刺史有能聲靈帝時璇

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
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
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
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
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
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朱儁字公偉上虞人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
守孔芝反攻破郡縣光和元年拜儁交趾刺史宣揚威
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斬梁龍降者萬餘
人旬月盡定
唐頌字德雅番禺人以孝任爲布山令布山在鬱林境

中雜以民尾號稱難治頌鋪以太和不事威聲推誠撫
柔惠及悍婁民咸其仁無梗化者後頌卒民報祀之
周乘建安中交州刺史上書云交州絕域習于貪濁强
宗聚奸長吏肆狡侵漁萬民今爲聖朝掃清一方時屬
城解綬者三十餘人
吳步騭字子山淮陰人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劉表所
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騭降意懷誘請
與相見因斬殉之威聲大振士燮兄弟列在諸郡相率
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
黃蓋南海人仕吳爲始安太守時郡治初建姦多所規
拓加以嚴飭下不容姦於時吏治最稱能理

薛綜竹邑人黃龍三年合浦太守上疏言鬱林等郡未綏新刺史宜得方略智計假以威寵責其成效從之

呂岱字定公海陵人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于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濬卒代濬領荊州在武昌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攘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并其支黨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陸胤字敬宗凱弟也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擾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天姿聰朗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神人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

以忘戀土扶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携貳不須兵衛自
諸將合衆皆脅之以威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銜命
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殊
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
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
虎林邊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
庶績咸熙矣胤卒子式嗣為柴桑督揚武將軍
陸績字公紀吳郡人為鬱林太守遠俗不知學績廸以
詩書士慕其風樂其教皆合里居而從其學滿歸舟輕
取石壓之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陶璜字世英秣陵人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

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
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
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
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
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
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
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
于古城斬大都督修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
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
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
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

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
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
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
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
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
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
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
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
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謀策
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修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
仰吾鹽鐵請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

滅也修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
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
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
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
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
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修則既
為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璜不
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厲聲曰吳狗何
等為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
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
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

忠于所事宜宥之以勸蒸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
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
之皓留付作部發幹遂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
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
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附稷交
州炅及松能子並闕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
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
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
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
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
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修允

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
遣璜息融敕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
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晉減
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
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
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
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
攻破郡縣殺害吏臣以尫駑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
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
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毒加累
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

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
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
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
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
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
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
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
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
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
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
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

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
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在南三十年威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
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
騎常侍顧秘代彥秘卒州人逼秘子參領州事參尋卒
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
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
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
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
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

吾彥字士則吳人仕吳遷員外散騎常侍會交州刺史

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初璜死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

毛炅仕晉泰始七年守鬱林郡壯勇慷慨爲吳將陶璜所執炅不屈而死後人立祠祀之

陶侃字士行潯陽人仕王敦左遷廣州刺史時王敦以王機爲交州刺史杜弘據臨賀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侃擊杜弘破之斬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大興初進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爲始安太守治尚清靜公退即務著述

南宋顏延之瑯琊人少孤貧好讀書無所不覽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之之郡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在始安建讀書臺於獨秀山刻五君詠於其中

杜慧度交趾朱載人義熙六年除交州刺史其年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拒於石碕破之六月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度自登高艦放火箭燒循船循中箭赴水死遂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並傳首京師以功封龍編侯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閉道不拾遺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文帝時除寧遠軍綏建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勔起義兵討之刺史宗慤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大明初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得珊瑚連理樹以獻太宗即位遷輔臣將軍尋擢廣州刺史元徽中桂林王休範作亂勔與戰死之勔若常所於廣人思之贈司空謚曰忠昭

齊裴昭明聞喜人永明三年始安內史郡人龔元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版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

梁蕭劭天監中定州刺史省刑薄稅勸課農桑民賴以安討李賁於交州克之威名大振

裴邃字深明河東人仕魏爲魏郡太守還廣陵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啟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迹由是左遷始安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之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後爲竟陵太守

陳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世居建業仕梁元帝以

軍功封廣晉縣男出爲都督桂林刺史王琳擁制湘郢
累遣召量量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武帝武帝受
禪徵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文帝使
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吳
明徹之北侵也量贊成其事又遣第六子率所部從征
淮南克定改封始安郡公

隋權武字武將天水人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
嘗倒投下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猝捷如此後進大將
軍檢校潭州總管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
與虞慶則擊平之

陳頠字遵道代州武川人仁壽中朝廷以嶺南刺史縣

令多貪鄙蠻𡰥怨叛妙簡清吏於是拜頠大將軍桂州
總管十七州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民𡰥悅服

劉方長安人仁壽中交州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詔
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至都隆嶺遇賊破之進兵臨佛
子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

周法尚字道邁安城人桂州李光仕反上令法尚以桂
州總管兼嶺南安撫大使討之追斬光仕平之

裴肅字神封解人煬帝授肅永平郡丞在官甚得𡰥人
心歲餘卒𡰥獠思之爲立廟於鄣江之浦

令狐熙字長熙敦煌人開皇中以嶺南數亂徵拜桂州
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大弘恩信其谿峒渠帥相謂曰前
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
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
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設學校人𡰥感化焉

唐李襲志字重光金州安康人初仕隋歷始安郡丞大
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志散家產招募得三千人以守
郡城時蕭銑林士弘曹武徹等爭來攻擊襲志固守久
之後聞宇文化及弑逆乃集士庶舉哀三日有郡人勸
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黎庶畏威士女悅服雖
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沸王霸者非
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之人皆拱手向
化追蹤尉佗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聲曰吾世樹忠貞

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猶存當與諸君戮力
中原共雪讎恥豈可怙亂稱兵以圖不義吾寧爲忠而
死不爲逆節而求生尉他愚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
斬勸者從衆議而止襲志固守經二年而無援卒爲蕭
銑所陷銑署爲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
遣其子玄嗣齎書召之襲志乃密說嶺南首領隨永平
郡守李光度與之歸國高祖又令間使齎書諭襲志曰
卿昔久在桂州仍屬隋室運終四方圮絶率衆保境未
知所統朕撫臨天下志在綏育眷彼幽遐思沾聲教況
卿朕之宗姓情異于常家弟姪並立誠效公又分遣首
領申諭諸州情深本國甚副所望卿之子弟並據州縣

俱展誠績每所嘉歎不能已已今悉入屬籍著於宗正
及蕭銑平江南道大使趙郡王孝恭擬襲志桂州總管
武德五年入朝授柱國封始安郡公拜江州都督及輔
公祏反又以襲志爲水軍總管討平之轉桂州都督襲
志前後凡任桂州二十八載政尚清簡嶺外安之後表
請入朝拜右光祿大夫行汾州刺史致仕卒於家
馮盎字明達高州良德人祖馮弘遣子業浮海歸晉留
番禺至盎三世矣擒番禺渠賊高法澄洗寶徹等遂有
蒼梧朱崖地自號總管或說盎王越盎拒之武德五年
以地降高祖析爲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
國封越國公俄而羅竇諸洞獠叛盎率衆二萬爲諸軍

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
乘之斬首千餘盎善爲治閱簿最摘姦伏得民懽心卒
贈左驍衛大將軍荆州都督
李靖字藥師三原人武德初以平蕭銑功封永康縣公
檢校荆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
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
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
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
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
子恩意遠近懽服
張士貴貞觀初龔州道總管時峒獠寇亂士貴督征兵

冒矢石所至悉平諸寇降服南土以寧
張大安繁水人上元中爲太子庶子章懷太子令與洗
馬劉納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擢進士爲左拾遺坐宇文融謗
改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
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
許之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
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爲嶺南近刺史令歲時伏臘
皆得寧覲尋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至中書令
甫儆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貝羅罽不以入門家人病
取楊梅於廚以和劑儆知遽市還之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擢進士累官監察御史高宗擊邕
嚴二州叛獠監其軍嶠入洞諭降之由是罷兵
李尚隱景龍中官河南尹十三年夏妖賊劉定高夜犯
通洛門尚隱坐不能覺察所部左遷桂州都督臨行帝
使謂之曰知卿公忠然國法須爾因賜雜綵百匹以慰
之俄又遷廣州都督仍充五府經略使及去任有懷金
以贈尚隱者尚隱固辭之曰吾自誓分不可改易非爲
愼四知也竟不受之
裴懷古壽春人初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
懷古爲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
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乃輕騎赴之或曰蠻㞐

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爵
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雖諸峒姦
黠覆者亦牽連相附嶺外平
王晙景城人景龍末桂州都督州有屯兵舊常仰餉衡
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埭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
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有詔桂往羅寵甚
戶口彫瘵仰給以須政成踰期年人戶增不須德
呂仁景雲中邕州司馬導水入邕境流出民常苦之仁
引渠分流以殺水勢自是無沒溺之害民乃夾水而居
元結字次山漢州人乾元二年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
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民樂其教立石

頌德
敬超先爲昭州刺史有異政著拾遺杜甫甫寄高適有
云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
耳祀名宦祠
王翃字宏肱晉陽人大曆五年遷容州刺史容管經畧
使自安史之亂頻詔徵發嶺南兵隸南陽魯炅軍炅
與賊戰於葉縣大敗餘衆離散嶺南谿洞夷獠乘此相
恐爲亂其首領梁崇牽自號平南十道大都統及其黨
覃問等誘西原賊張侯夏永攻陷城邑據容州前後經
畧使陳仁琇李抗侯令儀耿愼惑元結長孫全緒等雖
容州刺史皆寄理藤州或寄梧州及翃至藤州言於衆

曰吾爲容州刺史安得寄理他邑乃出私財募將健許
奏以好爵以是人各盡力不數月斬賊魁歐陽珪馳於
廣州見節度使李勉求兵爲援勉曰容州陷賊已久羣
獠方強卒難圖也若務速攻祇自敗耳郡不可復也翃
請曰大夫如未暇出師但請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援
助冀藉聲勢成萬一之功勉然之翃乃以手札告諭義
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盟約討賊翃復募
三千餘人同力戰日數合節度使牒止翃用兵翃慮惑
將士匿其牒益趣士卒大破賊數萬衆擒其帥梁崇牽
賊遁數百里外盡復容州故境翃使以聞奏署順州
以遏餘寇前後大小百餘戰生擒賊帥上獻者七十餘

人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充招討處置使翃
又令其將張利用李寔等分兵討襲西原遂收復鬱林
諸州部內漸安後因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嶺南復
亂翃遣大將李寔悉所管兵赴援廣州西原賊帥覃問
復招合夷獠曰容州兵馬盡赴廣州郡可圖也於是悉
衆來襲翃知其來伏兵禦之生擒覃問其衆大敗代宗
問而壯之遣中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
杜佑大曆六年容管經畧使綏懷兵民得控制之道盜
賊一無所犯
李昌巙大曆中桂管觀察使立學宫于獨秀山下平西
原賊潘長安嘗月夜聞鄰居吟咏之聲清暢分明訪之

乃我昱卽延爲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蠻知其意卽贈之昱感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大曆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

林著莆田人貞元中橫州刺史有政聲

裴行立貞元中桂管觀察使咨通姦宄惠政數施

戴叔倫字幼公金壇人貞元元年容管經略使綏徠戶落威名流聞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寵賜代還年上道

李翱字習之趙郡人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太和初累官諫議大夫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初諫議大夫柏耆將使滄州軍前宣諭翱嘗贊成此行柏耆尋以擅入滄州得罪翱坐謬舉左授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出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使又爲邕州刺史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供賦黃氏儂氏皆羣盜也犇氏不附率羣黃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羣盜皆伏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悉平

武充字虛受貞元中賀州刺史敎民以慈愛易俗以禮讓達其志意通其嗜欲曾未幾歲大用治理居任凡六霜困于足痺卒官

韋丹字文明萬年人貞元中容州刺史敎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民不得掠爲隷州未有城丹始城之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敎種茶麥仁化大行

楊於陵字達夫累官戶部侍郎元和初牛僧儒等對賢良方正對策於陵被詔程其文居第一宰相惡其言出爲嶺南節度使將韋詞李翊等在幕府咨訪得失敎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監軍許遂振者得展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爲蜚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笞吏别抉其藏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垍亦爲帝別白言之乃授

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

馬總字會元扶風人元和四年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之於漢所立銅柱之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就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

李佃文皇帝之九孫累官知泉州會爲濟尼刺殺郡吏歲轉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招討使既至則發弓弩甲去斥堠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濟濯諸酋長咸頓首送欵輸稅奉貢願比內郡

鄧某南陽人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參帷幕之任董逾虎之威戹俗敬愛革面受事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龍韋之下直道有立備悍之內義威必行賦增有不撓法而無撼卒於官

崔方實元和十年容州兵馬使破貓賊黃採平其黨與獻俘以聞憲宗嘉之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元和十年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其已

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因碑以實之

孔戣字君嚴元和十年嶺南節度使既至絕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稍以法繩之南方鬻口爲貨掠人爲奴婢戣峻爲之禁毅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閭里相約不敢犯亡之斥南不得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之衆無告者女子爲嫁遣之自貞元中黃峒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擄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戣朝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戣不邀一日功交廣晏然大治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比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

吳武陵元和中桂州防禦判官政尚文雅人謂可與西漢文章

李郃延唐人元和末宦官勢橫劉蕡對策極言其失竟下第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疏言蕡策漢魏以來無與比臣對不及蕡遠甚乞回所授以旌蕡直

不報旋出知賀州有政聲民懷其惠

韓佽字相之性清簡元和初第進士累遷桂管觀察使部二十餘州自參軍至縣令無慮三百員吏部所補纔十一餘皆觀察使商才補職佽下車悉來謁一吏持籍請補缺員佽下教曰居官治吾不奪其不奉法無望縱舍缺者須按籍取可任任之會春服使至鄉有豪猾厚進賂使者求爲縣令使者請佽佽許之既去召鄉豪責以撓法笞其背以令部中自是豪右畏戢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爲定制衆以爲難卒贈工部侍郎

李渤字濬之寶曆中桂管觀察使桂有灘水出海陽山

世言秦命史祿伐粵鑿爲漕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爲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疏浚舊道障泄有宜舟楫利焉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邕管經略使黃峒蠻納質供賦不敢桀驁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玳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

元晦相國稹從子自吏部郎中受諫議大夫脊奮發忠懇倘伏青蒲至於雪涕出爲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見疊綵山有下邃罔望左右遐翼心大樂之引水穿沼治亭院其間小此與題篆皆出其手美秀而文

韋瓘字茂弘年十九入關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榜下除右拾遺名重縉紳指期直上馬植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案一見大中初任桂管觀察使裁半載馬植柄政追憾倚事乃以賓客分司罷歸洛因留詩於碧潯亭有輪奐未成繩墨在規模已壯閎閎高之句

鄭愚番禺人咸通初桂管觀察使廉察吏弊闔境肅然三年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苛慘淫刑爲邕州軍士所逐詔以愚代之瘡痏嗷嗷方撫循不暇會南詔入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勑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赴邕州受愚節度而嶺南東道奏蠻兵必向邕州宜先保護未可馳赴勑愚分兵備禦馮所發諸道兵竟不進襲又奏求益兵撥支援半載邕所得保無虞朝廷復督責之愚乃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於是詔義武節度使康承訓代之承訓上言愚在鎮善禦守狀朝廷始知愚之功召爲禮部侍郎

魚孟威咸通中鎮桂州時李渤所浚水道盡廢孟威大爲經理且寖羨財標善價僱傭値功成而民不擾

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累官秦州刺史兼防禦使咸通中帝將復安南拜駢爲都護於是容管經畧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峯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艤艦甚盛乃晏權等恐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劖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既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

名道曰天威云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劉謙南漢劉隱之父也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湖湘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艘

謝肇廣明元年容管經略使討平叛卒詔答云朕以容南寄重隆恩遂行果能治彼凶妖全活黎庶布威令於一方息釁氛於千里

蘇仕評柳州亞將問遊奕院於柳大順二年宜之文蘭林環等州賊叛據其城立僞元帥發號令官軍逃匿殆盡仕評聞變發兵從間道出一枝自洛黃東來一枝取道羅城一枝從邐江入賊腹背受敵斬獲無算餘黨盡

皆解去宜州平彝授印領州事因徙柳遊奕院於宜之西原仕評旣領印綬爲刺史愛民如子德威並著境內肅然其子曰朝聰明俊雅有機智民愛之稱其父爲西府大王而其子卽呼西原太子云仕評故曰朝代知州事值湖南馬氏叛奉撥人援與其子皆死之

莫休符封州開建人光化間官融州刺史以桂林事迹闃然無聞因退居粗錄見聞曰桂林風土記

周元靜爲靜江軍節度使見唐末所在兵起約部內守令將校廣農輯兵俟間圖勤王四境信嚮安州防禦使宣晟以計入桂詭奪所領元靜不從與其部將劉士政率衆以戰不勝死之部衆咸就死無棄去者

五代吳懷恩番禺人仕南漢光天時官內常侍殤帝劉玢驕淫無度懷恩屢切諫不聽中宗晟卽位懷恩進開府儀同三司乾和中楚王希廣與庶兄爭國中宗以懷恩爲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拔賀州已而復陷昭州未幾帥兵北征盡得蒙桂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十一州之地當時稱善戰者咸推懷恩爲首同時復有吳恂

恂爲將善出奇計乾和時歷官至巨象指揮使旣與吳懷恩共拔賀州楚人來救恂先鑿大穽於城下覆筠於上以土傅之楚將徐知新等逼城恂遣人自穴中發機楚人悉陷穽中死者無算知新等遁歸恂侵桂州境上掠全州以還

劉傅古南漢乾和中潯州刺史有惠政民多愛之嘗植橘於陸公井傍潯人稱曰橘井蓋志其遺澤如此

宋潘美字仲詢大名人開寶三年征嶺南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師次白霞南漢賀州刺史劉守忠告急於漢主劉鋹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昭州守禦美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美遂圍賀州鋹遣伍彥柔將兵援賀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方踞牀指揮伏兵猝起南漢軍人亂死者千人擒彥柔斬之梟其首示城中翌日賀州降美等督戰艦聲言順流趣廣州鋹以潘崇徹爲都統將兵五萬屯賀江美等次

昭州破開建砦擒砦將斯驥崇徽但擁衆自保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弃城走廣右咸附進師克賀州錄降送京師即命美與崇珂同知廣州兼嶺南道轉運使未幾南漢開府樂範容州都指揮鄧存忠等叛崇珂討平其黨初賀州未下荊湖轉運使王明督所部護送輜重及丁夫數千堙壍抵城城中懼遂降時都監王繼勳在美軍中號勇絕倫故所向輒勝

業繼能全州刺史權知桂州從潘美下昭桂二州有功

王明字如晦成安人開寶三年大舉南征以明為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以丁壯數萬人轉運供億不缺每下

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守其倉庫既而賀州未下明與主帥計曰當急取之恐援兵至我師勝負未可知諸將頗猶豫明乃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人操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壍直抵城門城中懼開門納欵遂據有之廣州平以明為轉運使使明遍歷部內視民疾苦權無名科斂悉條奏除之嶺表遂安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開寶中廣西轉運使會征交州值炎瘴士卒死者十二三大將孫全興等失律仲宣因奏罷其兵不待報即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草檄書諭交州交州送欵內附遣使修貢仲宣復上疏待罪太宗嘉之初仲宣之遣兵也人或難之仲宣曰若待報將

稽屍橫野矣誅一族活萬夫吾何恨哉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開寶八年親試狀元太宗時知橫州時道武德卒滑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因奏曰陛下不委任賢俊而與信此輩以為耳目臣竊不取太宗怒械嗣宗下吏削職會赦復官累官至樞密副使

蒙延永長沙人五代末知賓州宋初以捍賊死節子少連補左班殿直以邕州功加殿前承旨出使於賓因居為其孫傳及曾孫鑄皆登進士人以為忠義之報

楊居政開寶中知賓州始創治廨築城以衛居民前守蒙延永為賊所害居政撫其二子買田宅以贍之

范旻字貴參宗城質之子嶺南初平旻知邕州邕俗好

淫祀輕醫藥旻下令禁止又市藥以施之活者以千計為撰邕管雜記三卷併刻療病方書寘諸廳壁民感化之

邊珝字待價華州鄭人太宗即位充廣南西路轉運使初至桂州會張頌卒葬城外僕人分匿其家財珝至悉追取之部送其柩歸濰州又劾郡守與護軍有忿隙者但奏令易地不致之罪焉太平興國五年代歸拜右諫議大夫

魏廷式字君憲大名人太平興國五年中第歷著作佐郎轉吏部員外郎知桂州所至以嚴明稱

侯仁寶太宗時以蔭遷太子中允趙普壻也盧多遜與

昔有隙晉龍相郎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人嘗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大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之策太宗大喜令召歸多遜遽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泄不如授以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別遣偏將發荊湖兵長驅而往勢必萬全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遇賊爲所害死江中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端拱元年知全州全西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口率常殺掠民擄民婦女以至戶無積糓野無耕井皆爲粟氏攘奪朝廷遣使臣置峽口香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其爲患公至

乃出府庫帛製衣造銀帶暨巾帽數百副選衙吏之勇辦可使者得三人俾入溪洞諭粟氏曰天子擇我來此爾輩倚山恃險而害我民爾出當與爾賞與爾屋爲爾居與爾田爲爾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爾類矣粟氏懼留衙吏二人爲質其一與粟氏酋長五人俱出公賜以衣帽銀帶緡錢親犒勞撫慰謂吏民曰粟氏自此不爲爾患可犒之吏民爭以鼓樂飲粟氏居數日公命粟氏乘馬還洞口約日并族而出至日酋長先率數十人來歸不月攜老幼盡數百口俱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盡居焉作時鑑一篇刻石以誡之酋首詣京師太宗命五酋首皆爲全之上佐官至今被命服有俸給而完其族也太宗以公爲能賜錢三十萬開嘗於郡北得泉石之勝築室山椒率士人講讀其間邦人名曰柳山以志愛云淳化元年移知桂州明年詔歸

姚坦淳化初知潯州卓有異政盜息民安公餘遊思陵山得高僧倡和常處一石巖下後人名之曰姚翁巖

恭輔咸平中判龔州政尚愷弟民孚政肅緯有古風

胡則永康人果敢有才氣真宗時以進士爲廣西轉運使按宜州重辟九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

鄭簡字叔廉臨安人真宗時知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歷官尚書致仕

宋師禹咸平初羅發率衆內寇據土堡寨易其領目宜

州師禹領兵戡定不踰月而俘馘無遺類上其功辟知宜山令文隆官停後陞知州四境安堵

陳堯叟字唐夫閬中人咸平初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堯叟乃集驗方刻石桂州驛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樹鑿井每二三十里置亭舍具飲器人免暍死特有詔嘉獎課民種桑棗堯叟上言臣所部諸州田多山石地少桑蠶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欲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陳執中南昌人咸平中知梧州附民岦弟宦作山木公

餘登眺巳而上復古要道三篇與宗異而召之

張從吉臨朐人咸平中知宜州屢破溪蠻轉運使陳堯叟上其狀累遷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魏瓘字用之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為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鎮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猶有未除者瓘為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

曹克明字堯卿百丈人景德中知邕州左右江蠻峒三十六克明召其酋長諭以恩信是歲承天節相率來集克明慰撫出衣服遺之皆泣而去獨如洪峒恃險不至克明諭南汀防遏使黃眾盈引兵攻之斬其首領陸木

前梟于市宜州澄海軍校陳進反時鬱江暴漲州城推圮克明率丁夫伐木為連舫維之水上狀如郛郭又多旗幟浮巨筏陳兵其上為守禦備募溪峒兵三千而黃眾盈亦濟兵千五百將趨象州會安撫使曹利用約克明會兵行次貴州遇賊大敗之斬首四百餘級徙宜融桂昭柳象邕欽廉白十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既至蠻酋獻藥一器曰谿峒藥藥箭中人以是解之可不死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以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取藥箭刺酋股而飲以藥即死群蠻慙懼而去徙知桂州兼管勾谿峒公事始罷谿峒司又奏閱廣南兩路土軍為忠敢軍州人覆茅為屋多火災克明選北軍教以陶瓦又激江水入城以防火災交趾李公蘊寇邕州以文思使復知邕州遣人諭以利害公蘊拜表謝罪

曹利用字用之寧晉人祥符中劉永規知宜州馭下殘酷軍校乘眾怨殺永規叛陷柳城縣圍象州分兵掠廣州嶺南騷動帝以遠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利用雖方略盡心于事以為廣南安撫使利用至武宣縣賊持健標蒙采盾衣甲堅利鋒鏑不能入利用使士持巨斧長刀破盾遂斬其首以徇嶺南平

余傳字亞夫莆田人天禧二年知北流縣興學校建橋梁士民德之

孫抗字和叔天聖間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

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後除廣西轉運使儂智高反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轉芻米於恇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廣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安化蠻蒙光月率眾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緘上言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羅不可以力爭請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為持久計行得便利即圖深入不越一年必就殄滅朝廷用其策遣書俾己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

蔣伸巳字齊賢河陽人天聖中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伸巳日汲自供終無恙旁城數里有金花木土俗言花開卽瘴起人不敢近伸巳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害改知桂州兼廣西鈐轄會安化蠻犯邊仁宗遣伸巳討之伸巳疾馳至宜州由三路以進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甚厚汝乃自取滅亡耶今汝聽吾言則生不則無噍類矣衆泣羅拜明日率衆降軍門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宜州樂善蠻寇武陽伸巳遣諭禍福蠻大悅悉還所掠又與世與負險抄劫爲患伸巳設法擒捕置于法

梁適字仲賢東平人知梧州五嶺自南漢時民間折稅

巳重轉運使以調不足復折之適爲奏免民甚便之

呂璹景祐初通判宜州會儂智高將入寇璹歸邀防禦民賴以寧

梅摯景祐間知昭州文章政事卓然有聲時官廣南者多憚嵐瘴不願往摯作五瘴說鑴於石以儆有位

杜杞字偉長無錫人寶元間知横州仁宗時安化蠻寇邊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横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爲援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從之慶曆中爲廣西安撫使時歐希範誘白崖山酋叛杞至宜州攻破白崖等寨擒希範醢之以賜諸蠻峒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慶曆中陽朔主簿時儂智高犯南海楊畋爲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間關步出赴畋大臨賀大將蔣偕張忠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晚矯畋命揭榜道上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于五百人調陽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暍之苦他郡縣悉倣之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弟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傀餉於凡千出大爲民利知邕州邕經儂寇井邑蕭然人不樂其生弼綏輯患難至忘其勤峒獠獻土

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爲陂澤亟室垠江三門諭兵民卽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鍤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賑於內方舟以饋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横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邕請便郡徙鼎州郭逵南征轉弼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攜幼以歸逵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毀交人納欸逵欲班師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蹂藉亂行

賊陽江陰何覘知猺殺不敢逼申令帳下毋動逝明結隊徐行達賴以善還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桄榔爲縣進猺西上閤門使留知順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猺亦疾甚然蚤暴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猺奮起爲用交人襲取桄榔揚聲欲圖州獨難猺素得人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是終猺在不敢犯加東上閤門使未拜而卒詔錄其家五人猺能爲詩好士衆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趙抃簡溪人慶曆中宜州別駕溫恭豈弟愛民如子民

有罹於法者曲爲體恤務使犯者與我皆無怨而後已有一卒殺人當死方繫獄病疽未潰公使醫療得不死會赦以免尤加意士類暇則聚集諸生會於香山梵寺講明身心性命之學士習爲之不變一出一入琴鶴自隨嘗語人曰吾豈玩物哉鶴之色潔而純琴之聲清以越吾將以調和有衆而馴服蠻邦也鶴斃瘞於龍塘之原民思公即其地建瘞鶴亭今亭廢其址猶存

徐的字公準建安人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慶曆中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至宜州獄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

盧華字仲華德清人慶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華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邕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華慮

蕭固字幹臣新喻人以進士累官屯田員外郎慶曆間區希範叛廣西困於兵詔以君治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荊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

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具衆窺邊境而邊吏上尚皆不寤君獨憂此以爲必爲南方之患乃遴選才辨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阯且可以紓患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阯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阯不爭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强力非交阯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逆細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名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

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推劾乃吏歸責於君以知吉州。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旦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興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旦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道中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

粵西文載卷六十二

粵西文載卷六十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名宦

俞靖字安道曲江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皇祐二年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喜之即詔公經制廣南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怨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鋪智高走入蠻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從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而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

戰邕州殺五巡使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獞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請前後經制五管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頤指氣使云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登進士第歷官知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曰南事仍如沔料以爲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得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會遣狄青爲宣撫使沔與青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

孔宗旦魯人爲邕州司戶參軍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儂智高必反以書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後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州破被執賊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事聞贈大子中允

狄青字漢臣西河人善騎射累官樞密副使皇祐中廣南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畋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協謀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鬭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

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也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戰死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收屍築京觀

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也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優諸子官稱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詔許厚賞之青既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即上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

金相仙遊人慶曆中進士官光祿丞仁宗時王安石已有盛名相言安石議論乖僻名實炫耀雖爲一時之文人終爲異日之巨蠹因出通判宜州至官又疏論安石若果用必有紛更之失英宗立召見除屯田員外郎尋出通判宣州

楊文廣從青南征時爲廣西鈐轄知邕州撫綏有方士卒樂爲效死時以名將稱

劉几字伯壽洛陽人儂智高犯嶺南几上書願自效以爲廣東西捉殺盜賊蔣偕張忠戰歿疾驅至長沙見狄青曰賊若退守巢穴瘴毒方興當班師以俟再舉若恃勝求戰此成擒耳賊果悉衆來人戰於歸仁鋪前鋒孫節死几以右軍搏鬬自辰至巳勝負未決几言於青出勁騎五千張左右翼擣其中堅賊駭潰遷皇城使

李忠輔守道興零陵人皇祐初緣恩格擢衛調鎮津尉邑人有聆其旁舍得地中藏鏹者分劫之至則無有也其主訟於令君馳往捕悉獲之然視其人本非兇毒者皆以爲地中物如逐鹿耳遂釋之或謂君必案以法當獲賞君曰彼以過聽自貽孽我安用傅致殺人以求官終不取州猶以君不討賊爲罰然部使者聞而賢之亦數有見舉者擢遷江令踰月邑大治桂林北出興安爲靈渠自秦時疏鑿以饟嶠南而前爲令者皆武人久無政既防鋒漏淸舟數不通復以君假令至則鋤其姦敝民訟一清乃大完築盡復其故迹溢溉其旁田疇甚多而村林爲嶠西帥府帥潘侯夙愛其材欲致之會新制八路使者得按格除吏遂調桂州司戶參軍潘侯加禮遇焉方交趾反也不數日覆二州公私騷動君爲咨謀調發所補于士者甚力幾亦不深入當塗者交章爲薦

之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大兵南出而邑當大道使者旁午勞來供億羽檄日數十至君怡然不撓而徐辦然民力屈矣羸糧者道多逋亡者令率自將上道君疾暴下告歸卒

姚嗣宗皇祐初守潯州繼知龔州平獄訟定禮儀有娃願治有循民之氣

程珦河南人皇祐間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焉珦使復投之順流而去其妄乃息郡故有暢嵓爲前守姚嗣宗吟詠處珦與其子顥頤講學

其中復改爲暢嵓比游河羅叢山嵓洞軒豁命二子栥
臺讀書其上遺蹟至今存焉
周輔成道州人濂溪先生父也大中祥符進士授賀州
桂嶺令有惠政與程珦同時後人侈爲盛事稱周程四
賢一堂會聚云以子敦頤貴贈諫議大夫
和斌字勝之鄄城人眞宗時撫水蠻犯宜州守將戰死
斌以昭州刺史提兵進討至懷遠寨示弱以驕之賊果
大至斌誘至平坂列八陣大敗之遂命知宜州狄青南
征使部騎兵爲前鋒青駐賓州既乃倍道兼行斌以兵
疲於險利在速戰仰日度關督賊歸仁驛孫節死斌引
騎血戰繞出賊後遂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於殿廷仁

宗拊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乞留秦
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盛言取交州有
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如此兩路
爭卿不誣矣進帶御器械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
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守將戰死斌提
兵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宜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邕
州以老請還卒年八十贈寧州防禦使斌老於爲將以
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齎邊吏欲希功造事
皆憚不敢發或巧爲諜報偵覺亦必折其姦謀故所至
無事士大夫稱之

張立任廣西都監皇祐中儂賊陷十二郡據邕州驅立
殲焉立臨刑辭色不變時邕守陳珙亦被執呼智高萬
歲乞哀求自效不聽竟殺之
張拱爲廣西都監儂賊圍邕州拱自賓州引兵來援既
入而城陷拱罵賊不屈而死踰月得其尸如生
蕭注字岩夫新喻人第進士攝番禺令儂智高圍廣州
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壯士得
二千人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
即日開城門納援兵積芻粟民乃無恐自是每戰輒捷
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狄青始疑注後聞其功以
知邕州智高走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帥師討

擒之又募死士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
首歸獻遷拜閤門使疏言交阯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
未報而甲洞申紹泰犯西平五將被害坐論罷爲荆南
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貶泰州團練
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椎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
教之騎射請徙大州以縻之詔改領南軍節度副使有
訟注廣州功者起歷知寧州復閤門使時有言交人挫
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
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見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
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
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有

獻征南策者輒不聽帝因以沈起代之罷歸道卒
蘇緘字宣甫晉江人第進士累遷秘書丞知英州以禦儂智高功換供備庫副使爲廣東都監陳曙失律誅緘亦坐貶十餘年始遷職知廉州又知鼎州熙寧中交趾謀入寇緘白鈐轄進皇城使知邕州緘以書抵知桂州沈起及代者劉彝論事宜俱不聽八年彝遂大入緘設方略拒守發神臂弓射賊殪甚衆彝知外援不至或教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邕城遂陷緘猶領傷卒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彝至求尸不得屠郡民五萬餘隤　州城以與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

人吸漚麻水多病痢相枕藉死無一叛者緘憤起與彝攸寇又不救患道梗朝廷不得聞乃榜其罪于市神宗嗟悼贈緘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錄子子元官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同死皆褒贈焉子元召對謂曰邕管賴卿父守禦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不能過也再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起彝皆坐謫後交人謀寇桂州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報怨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張玉字寶臣保定人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從征儂智高抵歸仁鋪賊列三銳陣以逆官軍軍小卻玉率右廂突騎橫貫之賊大潰帝召見使作銳陣於殿廷下觀破賊之勢擢爲廣西鈐轄後遷昭州防禦使
孫節開封人少隸軍籍以才勇補右侍禁狄青討智高隸麾下至歸仁鋪爲前鋒直前搏戰賊銳甚節麾山下俄中鎗而歿特贈忠武軍節度留後
劉初皇祐間知邕州先是儂賊既平之後築城防守旋築隨崩初夜夢神人告以依蛇形乃可城明晨起見一大蛇盤繞於地遂依蛇形築之城乃成今之城是也
宋壽隆字仲山昌城人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修營城隍貴州虐用其人壽隆馳而州械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狄青欲殺偏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

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可效賊邪青感其言而止蓄制溪洞後舉廉州雜殺人無得讎報高降詔購相償始畏戢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代之守謀棄城獻卿曰賊至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數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賴以餉軍
袁抗字立之南昌人以蔭補縣主簿爲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捕與州軍事約日至抗即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罷戍不廢

桑懌雍丘人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
懌往盡手殺之還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
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讓其賞歸已上者不許

周沆字子真益都人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
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盡行對曰君命仁也然
遠民罹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民避寇
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與凶年
流徙役者同科奏申其期

賈逵藁城人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於歸仁鋪將左將孫
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即引軍趨山既定賊平逵麾衆馳
下仗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

稱其背勞之邕州城空青使逵入括公私遺匿因辭是
時將校多以搜賊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

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爲廣南走馬承受公事當儂寇
之後二年四出關陝南方利害皆見納用歐陽修爲其
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嘗將吳儂峒險爲邊患捕誅
之後修復爲可任以將軍因請閑修利害多所見納史
稱其與七州皆有惠愛可紀

蘇安世字夢得開封人爲廣西轉運使上安石忌其異
言安世十五年不求聞斯其淡於榮進如此雖山有道
名且及其諸子台文等貢進士超揚揚即其增後台文
弟兄歷官中州

王罕字師言其先蜀人後徙家於舒爲桂州轉運使所
蒞號精敏然寬雅有局度士民莫不愛戴之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
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積薪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
軍五百馬不能畜夏多死師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
奏罷之邕州蕭注宜州張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
蠻峒爲家往討交趾詔下師中議遂罷會蠻徭申紹泰
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張皇上奏仁宗爲之旰食
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謫泰州安置師中聞
帥事交趾擁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
若作六移揭境上披示其情賊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

泰卿叅槩宗道人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
將帥以兵賞遂圍守師中檄諭禍福降之邕人化其
德多畫像立祠以祀稱爲桂州李大夫不敢名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嘉祐中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千八
驛異時帥將略役不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
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之自儂猛定後交人
寖驕守帥嘗姑息詵至部其使者黎順宗來倨甚加故
態詵詰其禮召問折論導以所當爲懾伏而去詵遂至
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洞酋首堂下簡閱土丁五萬補
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大振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
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未及行代之英宗戒以毋易

說法

王世行字祖道開封人治平元年知全州事先是任全州都巡檢使會儂智高入寇率民調兵以扼賊衛民不失業湘人德之安撫使吳中復等交薦詔從其請世行至除苛解撓葺燬舉廢期月間郡大治及歿民廟祀於城西磐石之側黃庭堅有記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治平二年知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盧豹素爲邊患說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

姚道源治平間知鬱林州慈愛而公直無私蒞任三載未嘗決大辟會神宗即位遣子弟修貢例當推恩道源不遣子而遣弟步鄉咸憫之

趙奎熙寧八年知白州爲政有方愛民如子民不忍欺

張頡字仲舉桃源人熙寧中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爲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進直龍圖閣知桂州時有獻言者謂南海黎人陳被蓋五峒酋領異時盛强日爲中國患今請出兵自效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賞而去詔問賞何薄對曰蠻蜑無他覬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

蘇子元晉江人緘之子神宗時知橫州以恩信得人心人以食賦爻之報云

劉誼元豐初提舉廣西常平上言廣西役錢弊法乞裁損其數遂詔吏胥月給錢遂減二千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又請罷買沉香減鹽價四十餘事上稱其論事有陸贄之風王安石銳意新法極諫不便坐黜歸

王奇汾州人元豐間廣西都監宜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縣蠻萬人驟集奇敗麾下勸策馬逃去奇厲曰大丈夫當盡節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

苗時中字子民元豐間臨桂令後復擢廣西轉運副使交人犯邊率師討之次富良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備宜爲一之勝勢窮然後降日當備之既而果從上流來及戰收始納欵後加直龍圖閣知桂州

熊本字伯通鄱陽人元豐中宜州蠻擾邊從本知桂州至則諭溪峒酋長收邊吏勿生事而選將練兵代戍益市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聚貨玲等能羈與峒戶相貿教以兵致富以爲功本質之色勒縛而投之海南蠻以爲煩轉運判官許彦先成通判南臨交廣西討口授民田可得息二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如此將恐不堪命議遂格本有功朝廷然安石聞邊事弱不無遺議

譚必江西人元祐間邕州州官因郡事會交人役寇邕

必斜兵抗禦力戰不克交人執之欲誘以利必堅不可奪自縊而死

鄧璧元祐中知賀州大興庠序以故宮弗稱改建於城東置田贍學以惠髦士聞風來學者二百餘人璧日三造焉執經講難夜分不倦

謝麟甌寧人元祐八年知桂州時融江有夸督請平之戍兵從北來者不能其水土乃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保全者甚衆

彭子民字彥修湘陰人爲廣西察訪董必之屬官蘇軾謫儋州董必時案欲遣人害之彭頓泣曰人各有子孫董感悟止令小使臣過出官舍子民官至員外郎

李亨伯字安止龍溪人紹聖二年知梧州興學勸士卓有政聲歲增五爲係悉不受建六賢堂以祀三陳三士七賢堂以祀漢名宦喻猛等崇寧二年知全州有惠政大觀元年致仕全民懷之

陳邁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爲縣令有政績歷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將營猺地建平允從三州邁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累遷龍圖閣直學士

党光嗣字明遠河西人元符初知橫州安化蠻犯宜州州將楊應辰射中傷不能軍經略使以光嗣領溪峒司事賊退又受其降乃復還橫州崇寧初守宜州安化蠻又犯省地侯與東上閤門使統制黃忱戰勝於御甲嶺安化三州一鎮皆降於是策其茂功遷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

孫立節寧都人崇寧間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峒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題提不行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自爲之我何與焉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使獄事刑部議如立節言十二人皆得不死

俞若著通判宜州崇寧中黃庭堅謫居是州時黨論甚嚴士大夫側觀掃迹惟若著爲經理舍館敬禮不怠又遣二子執諸生禮相從時論嘉之

黃忱崇寧中平安化撫水蠻後置德勝寨有嵓可居數百人因名黃公嵓

王聲大觀元年破南丹溪峒擒莫公佞又擒公晟斬張林松朱恩等徽宗賜告獎諭

冼積中大觀二年知白州仁惠爲政

毛衷江山人政和間知賀州有惠政任滿將歸值方臘亂遂家焉生三子後賀與富川族姓頗繁

祖世英字穎仲浦城人政和中進士通判融州部使者薦知容州卒官至二千石無一區宅無十金產世稱清

循吏

蕭槃字安國開清人宣和間權知梧州軍事課農桑興學校百廢具舉暇則引諸儒飲射讀法有古循吏風

梁順孫宣和間監邕州先是横山峒金坑儂寇猖獗州民入峒悉無還者順孫撫以恩信不較其金惟從其便酋長咸服悉歸州民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進士靖康初爲大宗丞乞郡得郴州二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謂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善其言

張確鄭州人建炎丁未知興業縣勞心撫字百廢俱興累官開封府丞

鄧孝廉字滿臣南江人建炎間以朝散郎倅邕攝郡事邕歲市馬界上吏多侵漁馬不肯至孝廉盡革其弊歲饑發廩賑之不足繼以俸金全活甚衆

王次翁字慶甫濟南人與兩宮偕避亂官建炎中知容州嘗慕元結之爲人取結在道州時乞免科率二表刻之石并刻其遺像以便觀省且曰庶不忝元子之政也

陳太和字仲容莆田人紹興間象州知州築象州石橋以便民之往來州廨廟行學齋舍士採說記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勦除之飛入賀州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繞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賊大潰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脅從者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爲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不報紹興二年廷對極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舍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發上最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常人何異守曰抗長吏邪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耳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因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以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錢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受登辭之不可爲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遷靜江府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耳豪民秦琥武

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蟲邑大夫以下爲其所屈登賓之法琥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生太師於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無狀祠不可立舜陟大怒摭秦琥事誣登專殺詔送静江獄屬母死藁葬水次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登事卒白已而廣漕鄭鬲趙不棄辟登攝歸善令遂主試登策問浙水災所由直言不闘深可畏論則將焉用彼相賦郡守李仲文馳達秦檜檜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容人立祠於學官祀之

何先覺紹興中通判横州撰耕桑要備二卷

徐勣字元功南陵人桂州教授毛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險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饑羸病之不足勝杖始濕瘴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逵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卨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之意何由成功因其幕人備狀疏於朝謂將者人主之利器今爲將首鼠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逵卨果皆以無功貶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紹興間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時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於境夢莘從行謂廣西阻山止當仍官般法則害不及民廣東諸郡並江或可容客販未宜遽以二廣概行議與廷直不合廷直竟以客販變法得爲轉運使夢莘既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罷去不二年二廣商賈毀業民苦無鹽復從官般法矣從子天麟字仲祥歷官廣西轉運判官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

樂中行字與之餘干人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攝昭州郡事蠲丁錢減苗斛賑饑荒轉運司委中行代行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邕管問民疾苦先行而後聞捐鹽息數千以惠遠民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紹興初授潯州司法參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霪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

之積堅不可守敬服吏縻之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秋毫無擾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又以嶺南去天爲遠貪吏殘民以逞乃疏爲十事約束刻之號爲嶺南便民榜云

范直方紹興初知潯州政務寬厚邦人德之擢任去皆攀轅臥轍遮道啼號遠送數十里之外

李純臣番禺人由進士四擢州麾急流勇退崔與之薦聞其賢入覲時上問南中人材因以純臣對有旨除提點廣西刑獄剖折無滯民有醉入仇家適仇之母死遂

誣之獄成矣純臣察其情釋之境以爲神時廣右帥臣鄒應龍以大魁典鎮有重名最慎許可獨才純臣嘗書清通仁厚四字賜之謂其平反明允不事鉤距也考最進朝議大夫賜金帶

李彌大字似東吳縣人紹興六年知靜江府奏廣西邊防利害甚悉上多采用之召爲工部尚書曾易栖霞洞名曰仙李其客尹穡爲之銘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累官淮西安撫使紹興六年改知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恭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儋有贓爲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與祠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

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遣官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爲治勘官罪

社天與紹興中知潯州以範仁教民爲己任擇師儒董之時學校官不足爲模範者特請吏置務在得人時論服其廉正

呂愿中廣西經略安撫使紹興間任南丹諭諸蠻三十一種以其地皆爲羈縻州縣

徐安國紹興壬辰知橫州政以安民寧盜爲心善吟咏有月江樓古鉢嶺諸詩聞於世

張宗元字淵道方城人紹興十二年知靜江府趙鼎忤秦檜徙吉陽軍十年門生故吏無通問者宗元在靖江常遣兵校渡海持書存視餽米醪藥石相繼公暇每携友遊諸名山所與同遊路彬曾幾方滋劉昉皆聞人

路彬字質夫筠陽人紹興間提點廣西刑獄所至輕身輒先詣獄悉記所繫名數點取到館按問之枉者立釋或諷以憲體宜肅彬曰天子設提刑豈欲盡驅人死地乎州縣不良或以立威吾不親往爲理非行部使者職也且肅在淸政豈在深文哉人皆服其言時上供布錢

過亟帥漕皆不言彬獨抗章論救一路稍輕桂人張仲宇追述其事爲之中隱山壁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紹興間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蠻酋莫公晟歸朝用爲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爲邊患晦遣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恩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遣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敢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陳宇莆田人紹興二十二年以大理正知梧州歲旱手寫救荒十餘事行之屬縣米商四集人得不饑郡留斛餘六萬建炎盜起增額且半宇累疏得仍舊流徙來歸猺獠帖然

張孝祥字安國歷陽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第一乾道元年以集賢殿修撰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有聲績尤以文翰爲當世所歆羨至不敢名但稱紫微云時有張維字仲欽延平人孝祥知靜江維爲提刑兩人相得驩甚及維代孝祥知靜江改玩珠洞爲還珠題中隱爲張公洞以致繾別孝祥之意

李浩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壬戌進士乾道六年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安撫司公至銳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久復堙塞公命疏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邕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肉橫聚兵謀爲邊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

福引教使自新卽日叩頭謝過焚撤木柵受約束爲郎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爲廣西生事取釁有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幾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於交阯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徃市交阯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爲擾人始服公之明淳熙二年召還

舒蘷字元質奉化人乾道八年通判宜州嘗所卸門啟床疏簾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乾道九年知靜江府廣西舊實專鬻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者乎奏疏謂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抑可禁上從之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廣西提點刑獄獄未竟者一以平決之釋所疑數十百人奏罷昭州金坑禁往者毋市南物召爲吏部郎中論廣西鹽法孝宗是之遂改法焉

楚傑乾道間知博白縣勸民耕稼民足衣食

毛炳富春人乾道中以功授横貴廉三州都巡檢交寇犯境死于難累贈太尉忠順武烈公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乾道間進士潯州教授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二桐于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知潯

州有聲立師悟堂刻朱子家禮及程氏諸書公餘延僚屬及諸生親爲講說遠近化之有槎溪集行世

沈雲舉乾道末知貴州平政愛民吏不忍欺嘗修學舍振作生徒一時名震

張栻字敬夫綿竹人淳熙二年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黠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吏告病而馬不時至栻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治行進秩直寶文閣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乾道中平南主簿張栻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昭容貴鬱林等州獵請資勞求罪焞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奮厲爭死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起爲廣西轉運獵初從張栻學朱熹會栻於潭又親炙之湖湘之學獵實表率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

韓璧淳熙四年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用張栻薦知宜州州治[illegible]修建學宮作興士類爲[illegible]以貯御書先是養士之租歲入僅五十斛璧增至一百斛且用撥公帑錢以助供給

王光祖淳熙中知昭州有德政久之民立祠祀之

熊埠字崇[illegible]晉陵人淳熙間任鬱林守修建城池留心民務時李接之寇雖除餘黨尚出沒山谷公親行[illegible]搜治遺黨招宥脅從甫一月間皆賣劍買牛各歸畎畝民賴以安

蘇詵字遜老以父任入官知臨川縣修治述政民懷蘇公政通判賓州時張栻爲司以廉吏舉除知雷州

吳禹道州人登淳熙特科爲容州陸川簿尉時李接反禹率衆捕罪身親六戰歿於陣帥臣劉焞上其事贈承事郎蔭一子

林次齡淳熙初知貴州修學校始學田以贍師生多懿績部使者贈以詩云戶長晝歸民不擾宜家相慶酒頻沽農桑課績無遺恨循吏聲名在兩都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淳熙十三年廣西謀帥帝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可詳究事實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錮民不聊生孟明條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庾二司所至姦吏屏息盜寇絶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廣海幅員數千里道不拾遺

陳壽延平人羅從彥曾孫慶元間潯州守獲故遷雷廉寓于潯士大夫高之刻高宗賜正蒙手勅于碑以風後學

陳大紀字正之永嘉人嘉泰間知象州徙知橫州陸蒞適妖賊侯廣孝監六作亂鬱林貴州並爲賊區廣右騷然諸司環視却立大紀毅然以平寇爲己任奉檄郎行節制飛虎捕鋒兩軍號令威嚴親冒矢石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訖事僅五月召對以功轉兩官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嘉泰二年知靜江府闢十縣稅錢二萬四千緡雜賦八千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嘗言居官涖民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范應齡字旂叟豐城人開禧間提點廣西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蠲民力奏免之召爲金部郎官

李開祖字守約光澤人嘉定辛未進士調靜江府臨桂簿提刑方信孺漕徒陳孔碩咸咨以事暇日講學與諸生講解士習不變辟古田改廣西帥幹眞明恕諸司論爲改秩未赴卒眞幹李燔張洽陳淳皆推重之嘗祭以文極稱悼焉

彭搢字智翁永豐人勤苦力學以詩經授徒數十人歷平南鹽川令所著有城南集

范兌信字允誠丹陽人嘉定間廣西經略安撫司幹辦公事因買馬時溪蠻作梗馬不時至問其故以爲

廣州岑汝弼者與別種黃聚爭招馬之利誘致溪洞於唐興路城等處爲寇蠶得博馬銀錦而帥率爲所掠故憾之不出日閉所以報復君既馳書諭蠻出馬仍戒諸洞凡馬所過咸開門獻牛酒由是皆斂兵循化而岑黃方間各駐兵五千於買馬之左右君復提牙深入諭以禍福岑即退聽而黃亦罷兵以故比君入三年馬至必期而數溢于初

林卞嘉定中爲邕州監官郡守斂金以媚宰相干以錢竈之怠責之後以罪誣罷去人甚冤之

蔣南金字聲道姑蘇人嘉定五年知容州興學校立貢院視事三年以教養爲務未嘗有燕遊之舉

趙崇夏嘉定間知立山縣敦風教舉廢墜以天子廟將圮請于臺府而一新之士駿駿習俎豆焉祀名宦祠

胡槻字伯圓廬陵人先通判靜江嘉定十三年以右文殿修撰爲帥府篤於推故時劉墦久歿見其子孫惻然念之追叙其往昔論文之誼書卷授之戒勿相忘仍錄與墦詩墦子居崱刻之辰山槻祖銓仰上封事請誅秦檜者槻與弟榘官皆至尚書

趙崇憲字履常汝愚子也嘉定八年知靜江府兼經略安撫靜江屬邑土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自張栻奏減入猶以爲病崇憲請所加錫減蠲遍捐竹基 縣立祠刻石羅葛峒歲寇鈔爲桂賓上人但

稱父子陰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夸交通之禁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守奸而趨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逕要害地自狄青平智高設折衝歲久浸弛而谿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其弟崇模字履規亦知靜江有美聲桂人張茂良爲德政頌刻之海山

楊汝濟大梁人嘉定十二年平樂令時城守摧圮令多斂居民舍汝濟乃市材稍葺之於後耳鑿池種藕供公餘觀郡守吳繹禱雨慶林寺還見芙蕖盛開坤嗣詩注

偕寮佐臨縣齋賞之以清香名其亭繹復爲詩記之其
一云令尹風流一覓奇種蓮不滅陸家池何須更羨叔
桃李身在香中不自知其二云甘雨隨車歸亢陽玉鶴
縱舉欽清香年豐訟簡閑無事銷得絃絲不下堂
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自使金還郎以風節不撓爲世
所稱語觸韓侂冑遂外謫後從廣西轉運罷諸役以提
刑至視事之暇娛游水石政簡刑清所至不擾初信孺
父崧卿爲運判有聲桂人祀之信孺欲營館宇內山祭
毋借隱以寄思焉
張自明建昌人嘉定中以宜州教授攝州事施政循良
其得民心捐俸買田收租以養士力請諸帝以振興之

殿堂既又建黃太史祠以勵風俗後授宜州知州
蔣珍寶慶元年以縣尉權知立山縣時縣令趙崇夏與
學官珍實贊襄之役蠻逃戶田畝輸於學宮供廩費
非叔異知荔浦縣廉民仁愛有功地方
張垓紹定中知横州横十餘民貧家無餘藏歲遇旱澇
無假貸之所垓置米千石立爲社倉民賴之
梁介二衢人端平元年攝守容州留心教事增置學田
容人立生祠祀之
趙師恕字季仁長樂人端平初知靖江與桂帥趙綵大
經善嘗與大經遊棲霞洞賦詩謂大經曰觀山水如讀
書隨其見趣之高下又曰山中有三樂一願識盡世間
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其興
致如此楊東山師五羊病且死無衣衾適季仁餽絹數
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遂受之
李扶字持國松滋人知梧州治狀最于兩廣
曾垓廬陵人淳祐五年通判靜江主管義寧勸農公事
節用捐俸修理公署不勞民而能成功
黃梲字庭植定遠人淳祐六年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
獄令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令南丹交
趾及特磨月烏流等之屬數寇邊撫與約無相侵推赤
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
侵地三還擄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

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
黃暘邕州總管建學育才剏新州治有化民成俗之效
人咸德之
李曾伯字長孺河南人淳祐九年知靖江府兼經略安
撫使後元兵自滇入侵廣右曾伯籍穀練衆繕城浚隍
爲必不可犯之計援軍至者禮遇其將其備軍不敢擾
且樂爲用元兵知不可攻北去曾伯遣軍躡其後敗之
黃沙又敗之衡山湘桂以寧湘潭胡穎自廣東經略廣
右治聲與曾伯先後在鎮拓綮最著廷稱金湯共事與闘
刻北門寶華山額字叔獻
黃嗚若字伯庸豐城人舉進士授柳州教授攝靈川令

會爲安撫黎獞蠻經略司避嚕若條畫招捕事宜時
若謂須積原治亂之方從之再任嶺外用衆最遷擢宦
迹所至獎根蠹穴茁薅髮櫛以治辦稱所著行竹坡集
姚希得字逢源潼州人淳祐十二年以直徽猷閣知靜
江府希得忠亮清儉好引善類廣西官署以錦爲帟希
希得曰吾起身寒生安用此命以紬絹易之比內召言
邪正之辨具悉所著有續言行錄靜州文集
蕭世寅淳祐十四年知容州建思賢堂紀元次山等五
賢善政做其行事又於堂東西作延老樂山二軒其說
曰延老者於此聞政也曰樂山者因容山以取義也
趙若琥字子振仕官試第一咸淳十年知容州叛賊楊

先攻城琥與戰力屈死之
劉子薦字良佐安福人知融州以廉節著開慶間仙都
觀龐內犯略融州城爲參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
靜江帥經略使馬暨遣子薦提孤兵乘夜出守城東門
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曰我頭可
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裹之誓死守或
勸遁去子薦曰死事義也何以遁爲竟死之
馬暨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而暨與
其兄瑊特顯咸淳中暨知欽州徙知邕州鎮撫諸蠻設
置關隘皆有條理邊陲晏然至閤門宣贊舍人未幾以
左武衛將軍從入朝會恭帝入燕暨因留靜江總屯戍

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暨
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嵩關兵敗
退保靜江不克使人招降暨發弩射之陷斑參議官劉
子薦及獨戍將黃文政協力守城凡三月夜不解甲前
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城破暨率死士巷
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
文政被執大罵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則刖之文政含
胡北咄北死不絕聲子薦亦死之知靜江鄧得遇亦投
江死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
死彭咸故居乃吾湖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
吾得其所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麟以城降元

獨暨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閱之
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
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
元兵乘高觀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喫立盡鳴角
伐鼓元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各擁
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
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元史格字晉明憲宗時授節度使憲宗歿後加定遠大
將軍從攻靜江衆以輜輻自蔽鑿城格所當砲礌敝地
車不可至乃伺隙率衆攀堞蟻附而上拔之徇廣西十
三州廣東三州皆下靜江受兵之初溪洞諸酋皆降雲

前格遣使諭之來者五十州雲南行省聞詔聽格節
度陞廣西宣撫使改鎮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
亡陳宜中張世傑挾益王昰廣王昺據福州立益王傳
檄嶺海欲復其地詐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將以
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託言事還靜江格曰君等亦為
宋臣亦懼邪特貴踰嶺者不可北歸吾與諸君取塗雲
南而歸未為不可敢輒棄戍哉行省議棄廣東之肇慶
德慶封州併兵戍梧州格曰棄地撤備示敵以怯不可
宜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鎮龍山稱王劫掠於
外併旅於內至秋畢穫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官軍退復若
不敢深入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格築堡於其界守

以七兵令官軍夾其嶺柵民踐其禾稼仲窮蹙遂降益
王餘眾破潮州新會旋李福韶江北抵泉水皆城守羅
飛閩不花七月不下判官潘澤民間道求告急格分兵
赴之殄其眾益王死衛王立趣廣州避海中據山造舟
淵了擁衛州俞之降不聽進兵攻之淵了奔硇洲世傑
將兵數萬欲復取雷州戍將劉仲海擊走之後悉眾來
圍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
之世傑解圍去詔格戍雷州衛王死廣東西悉平
胡夢魁字景明建昌新城人元初擢僉廣西廉訪事嶺海
吏治不律公所至發摘蕩滌之閩贛見愾同列亦為悚
海南宣慰使貪毒皆不敢問公條其宿惡劾罷之眾

大驩快居四年所決黜甚衆民為建祠
張礎字可用其先渤海人後徙燕之通州中統間廣西
宣慰使也里脫怙勢恣横其至强奪人財時以北人莫
可誰何礎自浙西遷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使至則具
狀以上論如法衆心乃安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至元間為廣西肅政廉訪僉
事巡行郡縣官有千元帥者恃勢魚肉人恐事覺陰
遣其子賂千道思誠卻之痛懲其罪一道震肅
烏古孫澤字潤甫臨潢人至元間為廣西兩江道宣慰
副使省廢置十所以紓民力後儲商鋪租又發象
賀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邕管徼外蠻數為寇澤循行

並徼得此寨距百里遂遍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
置雷留那扶十屯營僚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堨以節
瀦洩得稻田數千畝歲收穀數萬石為軍儲
朱國寶鎮人至元間以管軍萬戶鎮梧州領安撫司
事南寧劇有金竇剛不服國寶開示信義有奎感悟以
其屬來歸於是慕民降者三千戶蠻峒降者三十所
臧夢解慶元人至元三十年為廣西肅政廉訪副使故
事剛瘴地行部者多不躬至而夢解歷遍焉遂按問
藤州賓州兩路達魯花赤與凡貪官姦吏置于法者無
慮八十餘人又平反邕州黄震被誣賊罪及藤州唐氏
婦被誣殺夫罪凡兩冤獄

泰仲字山甫洛陽人至元間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敬竹山賦詩自號敬竹山人卒於官

姬明大德七年知容州興學校勸農桑政多大體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至元十二年戍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冬十月圍潭攻之芾力屈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牙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各奉表來降獨宋經略使馬壁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爲所殺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遣湘山僧宗勉諭壁壁復殺之阿里海牙又爲書以大命他理人心開壁許以廣西大都督反覆千餘言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如靜江諭之十一月前兵至嚴關壁守關弗納破其兵又敗都統馬應麟於小溶江遂逼靜江錄上所賜靜江詔以示壁壁焚之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闘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壁及其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以殘兵突圍走執之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壁於市分遣萬戶脫溫不花徇賓融柳欽橫邕廉遠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脫鄰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土僚土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內附奏官其降官以兵戍靜江昭賀梧邕融乃還潭

任埜至元間橫州路總管廉明公正人不敢干以私惟以惠民爲務郡人懷之爲作德政碑

象兒赤河西人至元二十三年以宣武將軍任橫總管府達魯花赤食邑守土有修學功

劉國傑字國寶其先女眞人以湖廣左丞征廣西賊至元間平懷集諸寨二十六年擒太獠於懷集破胥太獠於金林賊深入保險國傑鑿山而入殺賊衆五千人次賀州兵士得瘴皆疫國傑親撫視之療以醫藥多不死永州盜李末子十七寇全州敗官兵殺郡長官國傑進討擒之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寇邊國傑身率士卒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拔其砦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盡取賊巢地屯田與鄰邊諸猺人耕之以爲兩江蔽障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

謝讓字仲和祁陽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勝許等屢相讐殺爲邊患讓曰此曹第可懷柔不宜力競究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攜其黨

王榮賢海原人號懸谷以邕州路教授歷天河縣尹文行政績著聞至治間文宗在潛邸得所爲詩嘉之手書

愚谷二大字以贈
周自強字剛善新喻人好學能文練於吏事泰定間廣西洞猺反自強往見猺長說以禍福猺長立罷兵貢方物納欵請命事聞於朝特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都事
文魁字華甫衡陽人至順中知藤州時寇亂後邑里蕭然魁至始立府舍築城壘浚隍池以備戰守寇不敢犯
虎恭至正間潯州經歷一夕課子讀書忽旋風滅燭戶外若有人稱黃氏來訴冤者比開戶視之闃無人迹詰旦審獄果有黃姓者竟得其冤狀兄弟同坐八人止罪其一餘皆釋之
石亨祖字元卿真定人至正己丑全州路總管時蠻獠

入寇城邑民居焚掠殆盡亨祖率郡人黃勢榮築城郭建學宮寺上下公署籍民兵以禦寇於是民得安生不二年間百廢俱興卒於官
侯元采至正間署貴州事時城池頹圮元采以私帑備民築濠一日峒賊出掠元采偕弟伯埛帥兵逆戰生擒酋黨八人斬獲無算廣西海北二道交薦之
石天岳至正間荔浦主簿時猺獠出沒民不聊生公署壇廟廢殆盡岳至始稍葺之逾年覈田賦明疆界追逋侵廩有餘粟乃計羨費之餘擇胥吏中勤慎者鳩材鳩治驛復舊觀焉
馮思齊樂城人至正間以承直郎知藤州律身廉潔御

下寬簡民懷其德立德政碑
花禮至正十六年知容州正風化建學校爲民興利阜有政聲
劉志行江西人元進士知鐔州有善政工吟咏有梅南集傳于世
陳本道至正間知貴州事時峒賊攻城本道率兵出敵身先士卒賊敗退人皆稱有文武才
何元英至正末貴州學正端已率人勤於考課模範循循以修作殿宇清復田畝以贍給生徒人服其賢
余永年至正末署知平樂縣先是府學作若燹剝西燬於燹拓跋元善攝郡學教學紀叔民捐俸興新之永受規

董程工作費助俗名
也兒吉尼字尚文唐兀氏人至正十三年春正月立廣西行中書省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領南廣西道肅政廉訪使時紅巾擾攘南方郡縣多陷沒獨長震動吉尼議建築城池以扼險要遂捐俸於官貿易海鹽積以歲月息倍至萬緡制之費皆出於此四年而竟終事民忘勞焉吉尼能得衆心一時驍將材士多歸之故保有境土二十餘年洪武元年總兵楊璟取廣西吉尼堅壁不下後城破被執送京師不屈死之
陳瑜字仲庸雷州人也兒吉尼辟爲廣西行中書省都事廣西被圍吉尼未嘗歸私第瑜事之甚謹城破以佩

刃自刎又有湘潭劉永錫者與瑜同事率妻子溺于白龍池死焉

曾尚賓江西人也兒吉尼擢爲義兵千戶洪武元年明兵圍靖江尚賓守西城及城陷身中數鎗猶力戰不衰後衆寡不敵自焚其家死之

粵西文載卷六十三

粵西文載卷六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名宦

明廖永忠巢縣人洪武元年命爲征南將軍朱亮祖爲副平廣東遂進取廣西六月兵至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迎降廣西行省平章林文之亦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次藤州聞永忠兵至走鬱林亮祖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翔赴水死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咸附七月兵至梧州容州同知明安普化督晉寧縣達魯花赤闊闊貴皆降師次貴州元鬱林知州張那海同知王楚金降永忠因遣亮祖會平章楊璟收未下州郡八月合兵攻克靖江擒元平章也兒吉尼永忠至南寧元上思屯田千戶宋與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黃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九月元平章阮思聰以象州降廣西悉平

朱亮祖六安人以參政佐永忠平廣東師次梧州張那海降至靖江與楊璟合破靖江師旋封爲永嘉侯

楊璟合肥人洪武元年爲征南將軍偕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等帥軍攻靜江克之先是張彬屯南關攻城爲守者所詬恚曰城破當屠之比克城璟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又遣兵下柳象南寧太平田州

土官黃英岑伯顏皆遣使齎印降廣西悉平
左君弼廬州人洪武元年廣西衛指揮僉事二年冬十月左江上思州蠻賊黃英傑聚衆萬餘寇欽州知州趙鑑同知王彬集民兵拒守賊攻圍半月不下廣西海北等衛官軍來援賊夜遁追至上思州境破之賊走還仍聚黨不解事聞上命君弼為副總兵討捕英傑與其弟英覽逃之十萬山七洞口君弼追及之英傑陣死英覽就俘自是兩江猺獞膽落四年春又以平溪洞猺獠有功賜綺帛二十疋
蘭以權襄陽人洪武元年官中書照磨上初平廣西遣以權齎詔往諭兩江溪峒民至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戶劉惟善以兵護送舉抵潯江會來賓蠻人謝宗寇掠急以宗等擊敗之遂安撫其衆兩江由是懾服

嚴震直字子敏烏程人以督賦太祖聞其名洪武十三年擢布政司參議之職擢中署通政司事二十八年西龍州趙宗壽殺其叔知州任不俟朝命自維長其地羣臣議興師問罪龍州遣使往諭安南一覘其釁震直奉命撫諭因至陪臣皆俯伏聽命廣東西鹽運為官民病上奏減其半二十九年奉命復至廣西立法接運以通行鹽商民便之桂林興安靈渠久圮震直召縣僚審地勢浚源疏流因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導南江曰漓北江曰湘築堤岸治陡閘修石渠以便行者通石南以利灌溉旁通靈川千秋峽鎮象鼻石峰焚鑿江灘礙舟之石自是往來無虞桂林梧州興安諸文學掾咸備紀述謂秦史祿漢馬援千載之後至震直當為三人云居廣且幾年每督有司均徭賦整風俗貪婪者咸為斂迹而錄囚尤稱不濫久旱得雨人以為決獄無冤所致士民共敬之猺民嘯聚依險阻者又草檄招撫屢年逋逃皆趨事有司邊徼以寧
王廉字子璋泰和人廣西平初置官府廉御史往任憲司以奉達為按察使廉及副使尋昌為僉事奏言曰古亂國用輕典廉以為今之人素昧君臣父子之分瀆倫傷化不及此時明禮法以示勸懲後將難制遂從之分按

郡縣吏民震悚追風飭憲嚴獄訟剖決如流民無有稱冤者
章同得字子洪吉水人行部慮囚三四覆不厭人稱其平融州有劉有元聚黨人稱立命府之
蔡遷廣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廣右初附諸蠻間叛遷遷發省兵靖江上相叛者相繼殄滅卒於官遷為將十五年每戰輒身當獨出橫刀突陣左右揮擊敵皆披靡却走不敢近既還而金瘡滿體人視之不可堪而遷略不以為意及卒詔贈資政大夫追封安遠侯謚曰武襄代遷者為丁玉
丁玉洪武初任廣西行中書省參政兼都指揮使以仁惠為政軍民悅服

蔡碩字履道括蒼人洪武庚戌進士累陞廣西按察僉事用法不冤獄無冤滯吏畏而民愛之嘗兼總三道印出按部至遷江會洞獠數出沒爲寇吏民洶洶欲遁去且以無備諷公請少避公曰我去汝縣官必逝民何恃以安仰命料丁壯立保伍寇來併力禦之寇卒不敢至

臧所諸城人洪武間以儒士授禮部主事轉兵馬指揮發奸摘伏不避權豪尋陞四川左參政未幾陞廣西布政使以母喪去官上賜之米鈔云

張信河南人洪武二年丞平樂政務大體時當安輯之後獨意拊循課農桑興學校後以課最擢平樂府改署

宜平終始如一士民稱之

方圓金華人洪武間南寧知府盡心撫字民甚服之

沈忠洪武中知潯州府梟桀剛毅優於政事時猺賊出沒爲地方患忠率兵勦撫賊懼而降一方遂安

何源字幼淵吳江人洪武中知梧州府民饑衆議請於上賑之源曰若請而後賑民其死且從矣乃捐俸勸分以拯民賴以活

劉齊洪武間知柳州府寛厚不苛有欲私宰耕牛者牛悲入府悲鳴若訴名其人詰之諭以仁愛牛賴以全

趙天鑑洪武三年知鬱林州清介自持愛民如子擢知太平府

周仕淵蘄水人由太學生洪武間任平樂府推官言論常依名節所推按悉麗於法而以人情通之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洪武中桂林教授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日聯諸生進學修德人材遂盛於一時武臣子弟皆禮於學者輒隨事誨之咸知自檢都督韓觀性嚴急好嫚罵亦知禮重稱爲先生相與抗禮後官至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五

王清洪武初爲容州同知寇盜蔓行民不聊生清繕城隍立學校撫綏有恩勸課農桑民賴以蘇陞本州知州

章復鄱陽人洪武元年擢全州同知惠政甚多未幾進本州知州課農興學百廢咸舉暇日引諸儒飲射讀法

尊以禮讓爲治無不感服五年夏大旱免冠徒跣躬詣郡西霞谷山洞禱甘雨隨至七年夏又旱亦如之其爲治有古循良風引年致仕湘人誦之嘗植松於百餘里修幹茂蔭今大者五十圍爲州巨觀

趙文錢塘人洪武七年知藤州廉以自持誠以待物政尚仁恕秩滿去民有言及者輒流涕焉

劉瑜洪武中橫州知州政聲大著甫三年以績最陞懷慶知府

呂升洪武末橫州知州清謹寛厚敦行古道民甚德之

蔡誠洪武末知鬱林州慈祥愷悌有守有爲值歲饑發倉以賑不俟上報卒於官百姓思之如慈母

李習淮安人洪武元年僉判全州尋陞同知與守彭德協恭治郡興利補獘始建驛鋪以均力役同守所植松令皆參天人謂引路松比之甘棠云

韓政甫陝西人洪武元年任陽朔知縣開設衙署處官事如家事愛百姓如己子妖人謝保珠等謀不軌政甫即一變遣官兵捕之邑賴以康

馬智山東人洪武元年知荔浦縣始立十七里定田賦建縣治於荔江之上創治儒學文廟邑人久而思之

任系大名人洪武初任興安知縣時高皇帝改元廣右初平人心未帖系至多方撫字民賴以安

東學良洪武二年任永福知縣修舉廢墜諸制作皆所

創建今壇遺迹守手澤猶存

道惟清洪武七年任博白縣以禮爲教一知向學民樂其生習俗不變有中土風

常仕昭洪武中知北流縣以廉幹見稱老稚悅服其惠卒之日悲餘　邕闔皆嗟歎

周吉成河南人洪武中任陽朔令勸農桑興學校有古循良風

齊遜洪武中知平南縣尚廉節去浮靡爲政嚴饗吏胥不敢肆姦人愛敬之

李健洪武中知貴縣政尚清簡不事刑罰民知廉恥息訟至於學校農桑莫不奬勸興舉

卞仕忠武昌人洪武中知宜山縣慈祥豈弟深得民心田里之間安靜無擾三載擢知壽州民不忍其去

張霖洪武中知馬平縣愛民如子有虎噬人告於城隍設檻捕之明日即獲二虎峒賊爲患都督韓觀統兵撫捕賊據險不服曰若張知縣來即投順霖乃衣冠入峒賊皆感悟霖出降

伍訥內江人洪武間知荔浦縣時縣治創荔江訥於財力卜知爲滿縣乃遷今治砌以石建官署繕壇廟興學校

張純曲江人洪武間知富川縣治邑以下恕而卓有幹才邑治舊在鍾山下初徙今地學宮未建建自純

余顯宗長溪人洪武二十二年以太學生知興業縣值旱蝗與民同救苦發倉賑貸多所存活永樂間知時用縣流移悉招復業邑人感化徵爲戶部主政

李涼洪武初思恩縣丞建縣治於清潭政尚寬簡善於撫綏

王驥洪武初任陸川縣丞興創之始能興民利孜滿士民赴京保留本縣知縣

丁勝洪武二年任義寧縣丞以幹辦稱時天下初定法紀陵夷勝重修文廟及山川壇創急遞鋪邑中庶務煥然改觀

李原受洪武中爲灌陽縣丞二十七年擢務寬縣原受

奏調官軍勦平之二十八年始築城後雖增修然皆因
其舊云
傅仕琦新喻人洪武甲戌由人材任賀縣丞勤政愛民
九載考績陞蕩浦知縣
彭克諧洪武間以人材舉任博白主簿政寬無擾民蒙
其惠
顏填洪武間興業主簿課民耕稼不辭其勞
李俊原雩都人洪武中平南主簿時兵荒之後民多流
亡俊原勞來還集數百戶度荒田教之墾還縣丞寇至
率民兵禦之於大境塘羅馬嶺前斬首數十級而還明
日復戰中毒矢以死邑人哀之立祠祀焉景泰初入祀

典題其祠曰李迪功忠義祠
孔性善洪武間馬平主簿上言溪峒猺獞雖常亂撥亦有
民心昔陳景文爲令猺獞皆聽差役賦役撫字平易始
仍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亦當革心
向化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峒郡縣擇賢守令以
撫綏之
劉廷儀平南典史自李迪功勦賊之後地方雖云小康
山谷猶未靖也廷儀復勦平朋化猺寇同祀名宦
徐魯華亭人洪武末富川尉時峒猺出沒爲患魯奏請
遷縣治於千戶所從之有保障功
偶桓字孟武崑山人洪武中以薦授桂林河泊所大使

工吟詠家臨安江因以江雨軒名其集及至桂喜所居
官舍近灕水聞江流聲謂從者曰此亦吾家江雨軒也
比見所轄漁戶簡其歲課如期不煩勾校益自喜以爲
不妨已論覽遇風日爽朗之江皋四顧諸山意有所屬
即命漁舟載之行近則溽暑遠或經宿乃歸以滿去官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中以薦累官改義寧縣學俗
其諸生徒有事因事當告假者察其貧以給贍之後
教勸諭使約束鄉黨不得爲惡習俗日美科貢漸盛以
陞遷歸卒
周三傑滄州衛指揮使鎮守平南猺賊出掠奮不顧身
勦捕有功後中藥矢而亡因與李迪功郎同祀

張瓊興化人洪武時任桂林右衛鎮撫素性忠勇值安
南亂奉令提師征勦智英銳爲士卒先竟入重圍力戰
帶傷同陣而亡事聞詔錄贈武德將軍
何輔宜春人監生建文三年永淳知縣公勤撫字興學
育才民其德之陞應天府推官
蕭遵字用道別字如行建文初以懷才抱德爲撫靖江
府長史授承直郎時靖江悼僖王好學雅敬重之召入
翰林修類要太宗嗣位陞右長史授奉議大夫永樂元
年從王之國桂林初至凡國中祭祀所需下有司備其
後凡祭祀之需府發牒皆勑王下有司備具行曰初至
倉猝不能自備可一行之不可以再且祀神在敬吾誠

使人代備物非誠死未請於朝而擅使民非制乃止後坦行進表詣京師王府竟下有司備祭物事聞長史以下皆得罪王始悔不用坦行言坦行數言於王宜務善納言以厚德奉法愛人以保福又啓陳八事門愼起居寡嗜慾勤學問養德性簡輕朴之刑無使下人之利常接府僚以通下情簡擇謹厚之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廣智四門儀以進王問四門之名遵信何也對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則信在其中王又問古今人多好名何也其意以譏坦行之變行言對曰君子必不好名名者實之[illegible]名影與形有形斯有影有實斯名隨之矣河間東平皆有實德故其令名在册與日月同一悠久惟殿下勉大在己之實耳王於進講之際必反覆敷暢其旨

韓觀字彥賓虹縣人父成事高皇帝追封高陽侯觀襲爲廣西衞指揮僉事陞廣西都指揮使在鎭中嚴紀律軍中無敢違令者初猺寇不靖數出焚劫郡縣殺守吏擾民苦之命觀勦捕觀出入人用命獲寇必治以峻刑間宥一二遣歸諸蠻聞觀用刑皆膽落不敢復出爲害由是境內得安後召還京永樂改元拜征南將軍鎭江西數月復鎭廣西四年從征交阯與效勞績九年復命鎭交阯至十二年卒

歐陽和字允和泰和人永樂間出按廣西桂林有猾卒七八人專以興滅獄訟爲事持官府短長恐喝以濟其欲雖帥閫亦畏之莫敢誰何和至衆猶戢比役大肆所告者毆擊幾死和陰戒吏詰獲之詰其前後所爲不法事多應死衆皆服一夕俱自盡獄中闔境稱快

熊概字元節豐城人永樂辛卯進士十六年按察廣西戢吏姦恤民隱峒蠻猺獠大出殺掠布政使議欲請於藩王出兵以迎之概曰吾等受方面之寄寇至無計捍禦乃以煩藩王事聞誰任其咎寇必不至成嚴而已既而果然有居官而沒於其下者家以道遠弗能還鄉廷令所在給舟車歸之有司迫役其子概念男女失聚有年一旦遣行皆用凋落奏乞聽其便從之

蘇恭則粵人洪武丁卯舉人授刑曹陞廣西右參政廣西猺獞多反側寬恤柔服率從安南永樂四年命師征交阯借運給軍糧餉不乏又命征南將軍韓觀勦捕慶猺賊所至有功觀性躁好殺恭則數諫止之全活甚衆人號爲蘇佛子

林貞恒字伯穎福清人舉孝廉永樂間廣西右參議時安南逆命朝廷方出師討叛命馳驛之任既至即躬詣邊境間覘險易繪圖以進且獻所規畫踰年安南平郡縣其地調交阯綏輯降附振起凋殘夙夜盡心焉公在交阯再歲朝京師至藤縣卒

羅觀永樂二年知梧州府恤民瘼課農桑政尚平易有

古循吏風

翟廸淄川人永樂間知慶遠府政尚寬簡人心信服九載考績三州六邑之民請留得再任民愈便之

陳友常丹徒人永樂間以廣東憲副改知平樂府剛果敢決獨持三尺而中實平恕未嘗以毛舉鷙擊為能建學宮正祀典所行多實政云

劉銘吉安人永樂元年判梧州處信廉明藤縣有殺繼母者獄久不決忽有蛇蜿蜒來廷下首如有所訴劉曰此繼母冤故邪蛇俯首去卒正其法奇以招懷瓊黎功擢知瓊州

羅壽海字信瀾崖水人永樂乙未進士辭不能判劇乃就柳林教授清恬簡樸無求於世官滿秩歸

廖亮字愼初順德人永樂中判柳州導州樸實不能奉上官人或以佛心笑之為人必訓泥古不通也乃行之必解以自訓其教人以德行為先務從兄弟皆受學者終身見敬與所行之人以是高之

吳蒙永樂元年知博白縣寬和愛民以艱去民遮道攀留

謝有立龍川人永樂元年令懷集廉愼公恕吏畏民懷十年清節如一日秩滿邑人乞留擢本府通判

周永韶縣人永樂二年任興安知縣公勤廉幹愛恤黎民雖政務繁錯而民不擾

余行高要人永樂三年知容縣綏流民撫猺獞時王師征交趾謫率部伍運糧民無逃亡者擢衢州守

高謙揚州人永樂四年知陽朔縣有惠政

張光茂名人進士永樂八年知陽朔縣有善政民切去思

鄭璣福建人永樂十年知永福縣先時猺賊陸梁燒燬縣治公下車招倖亟建築土為城增修學校又立水福廟麻竹擺渊定等堡建關麻驛擾攘之時經畫甚至

張昱海康人永樂中令平樂愛民如子嘗奏發軍督侵地建廨堂宇廨舍民立祠祀之

蕭焚福新會人永樂間知恭城縣推誠治民民皆仰之籲山谷猺賊以片紙招之依期而至無有後者聽政之暇與諸生講學士風丕振

孫廸太平州人監生永樂十二年知陽朔縣克振紀綱人民畏服

彭清安福人以進士永樂十六年知容縣先縣無城永樂六年知縣崔胃始城之建立學校清繼令草昧經營席不暇煖修撰邑志神思淵奮著入呆詩歌風流標致擬之蘇長公寓惠志云

莫若著南海人監生永樂二十二年知陽朔縣視民如子思之不已

朱榮麒字賢瑞桂陽人以人才薦永樂初任陽朔主簿

粵西文載卷六十四

衣粗飯糲廉介自持凡令長一政之善贊助獎勸惟恐
後脫有不便於民者亦必宛轉諷諭務從其事乃已論
民隱蒲徭賦民稱之
何旭恭新淦人永樂六年宜山縣尉施政有方甚得民
心十年以薦赴京父老張子貴等五十餘人保留十一
年以事逮去父老八十餘人復往告保十四年復職
陳英殉東莞人永樂間興業教諭修學校立條約充教
師道訓迪惜勤士類獲成就者甚多
湯有容字載行新會人歷任恭城興安教諭永樂間復
任容縣論值縣大疫皆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縣門
無行者知縣彭清中其病勢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

令家人具湯粥而自節宜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
時人以為難
胡綱望江人洪熙間知興業縣剛介有方體恤民情教
崇禮教革弊除奸士民悅服奉委轉運潯梧二州糧往
來交趾民不擾而事奏績歷任九年終如其始
山雲徐州人宣德初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挂征蠻將
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廣西谿峒猺獞叛服不常雲至鎮
之以靜照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守郡州縣遂蠻俗前
後十餘戰行身先士卒無不感奮至臨機應變人莫能
測故所向無前咸以為神其取士官一以威信且廉介
自持一毫非義弗取由是蠻夷懾服居民按堵進都督

同知及卒廣西之人立祠祭之贈懷遠伯諡襄毅
胡智字宗愚會稽人永樂進士宣德間廣西副使龍州
與交趾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敢
復爭景泰初陞廣西左布政使致仕
唐復字永亨毘陵人宣德初知平樂府勤恤民隱刷剔
史弊首葺郡治建文廟尊經閣堂廡齋舍一時並舉於
明倫堂後復建書樓繪古勸學者於四壁以風諸生
李本河南人宣德七年知梧州府秉正疾邪不畏權勢
時中貴人督貢方物恣逐妄索多斥辱守令本獨屑與
抗之中使不敢肆政尚心慈父老稱之
夏啟樂平人舉人宣德間任平樂府推官郡鮮訟牘即

一二關切者情以擬言決之多懸遣人絕苞苴杜請
託物論稱之
閻健錢塘人進士初以御史言事出知交趾下洪宣德
八年改知全州勤慎有為仕滿民千餘詣闕請留乃進
奉直大夫還治少師楊東里贈詩有誰判清湘三月春
郭南騎馬勸春耕之句君子以與柳章並稱民懷之
劉虬永豐人以進士宣德間以行人出知鬱林清慎有
為民欽仰之
李齡字景齡潮陽人宣德中會試乙榜授賓州學正教
士子敦本尚實一言一動不苟直指使者爲其古道占
心實學實行所舉子學正後爲江西提學僉事

萬齊字季丙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授賜萬知縣地僻
俗陋惰於耕作齊令民墾土田春耕時具酒脯躬自勸
勞令樹藝麻粟木棉課婦女紡織由是遂爲沃壤新學
校選俊秀躬爲訓課嫁娶葬祭各有品節民立祠祀之
吳鎬壺山人宣德間進士授義寧知縣重建縣治修理
公宇尤加意學校一時之士皆知向學
柳溥字廣之懷寧人襲安遠侯爵正統三年秋挂征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廣西是冬征大藤峽殺賊楊容
拾等五年討柳州等處六年復入大藤峽破石門等寨
十年征思恩賊從常萬工等斬之寇遂平十四年還進
太子太師總神機營復命守廣西其初去廣西也營卒

由於劉敏違背者衆奪獲俘掠及公而又帖然
唐愼正統間巡按廣西土淫祠民六凡畜猪衣過祠門
者降災愼聞之卽命緋衣往焚其像燬其廟邪魅乃息
曾翬字時升泰和人宣德癸丑進士正統間官右參政
廣西租賦多逋徵仍苛急民不堪戎伍逃亡而日支粮
餉公乃請通租之額諭令漸輸戎伍實數停其月給由
是逮繫漸免都指揮黃玹殺思明土官黃𤦺父子詐言
爲盜所殺獄久不決公奉臺檄會勘玹以黃金二十斤
賄公而緩其獄公拒不納具奏其罪會玹以陰謀得脫
凡徵用之衆爲公危公自若也太平府與交趾鄰永樂
中運鹽以餉征交之師及兵罷鹽留太平者歲撥民丁

看守民苦之公曰樹已生於鹽倉消耗多矣奈何猶累
守者邪具奏以鹽折俸而罷遣守者民皆歡呼
劉仁宅字廣居華容人永樂庚子鄉薦正統中廣西按
察副使時猺賊蜂起柳慶路絕公撫順誅逆羣黨乃平
吳泰辛未守潯州都指揮黃玹殺其異母兄思明知府
𤦺及其家七百人以滅口公與參政曾翬往治之玹使
人持金私二公於馬平驛舍且約事定後其子當得府
政則盡輸其府藏若干而父子各擁兵數萬於外以相
挾撓辭勢甚熾公陽許之乃留智公於潯爲約而去至
南寧玹之子來迓公伏甲卜縛之付公亦誘縛玹於潯
以塘論死玹陰遣人上京師道姦謀得釋罪且進位都

督既益橫乃使人摭撫他事中公以報憾公亦上疏白
陳事下有司不報公遂委政去人咸切齒欲殺死其子
政當皆伏誅有旨公出者公不聽
錢奐字文煥鄞縣人正統十四年廣西參政會遣兵討
義寧猺所司患征逃遁叛奐謂從中多發分銀就糴於事
兩便主者用之卒得其利潯州蠻寇起奐詣行營諭寇隨
解散後爲左布政使時軍興餉急調度有法軍餉足而
人不擾云
陳璲字廷嘉臨海人鄉會試皆第一正統初督學廣西
日卽學舍與學官弟子講論經史每月朔望從同官一
詣察院他日邀璲往璲謝之曰詣院無可言且業已有

學舍講論斯矣其守正不阿如此
黃問玉字孟清鄞縣人由鄉薦為御史正統初督學廣西自歲試外身為講解規諸生以行誼不如約者廉得其實小則記過大則治以法諸學行有聞者延入坐款論移時與子弟不殊時兵與吳部指揮安掠子女萬餘口問且為辨理而歸之部民萬口稱快以母喪去
蕭鎣字景和潮陽人宣德丁未進士正統間以御史擢廣西提學僉事躬率諸生先行後藝士風丕變景泰辛未拔用提學累官山西副使乞歸八桂生徒有官轍過潮者多服衣冠致有不合即庭責之其方嚴如此
陳駿字仲良河源人永樂庚子舉人歷官屯田員外郎

遷柳州知府時馬平宜山寇起駿抵郡寇猝至閉城人情洶洶駿從容投城下示以禍福諭其自新寇乃散仍其請而還駿躬歷各鄉開誠諭之皆投戈入歲饑流移滿野駿倡爲勸分計口賑之全活甚衆城池學校廢不修者皆與參將孫麒驗征勦功故事惟授首級驗必欲得之以試獻不以為然既而麒道今從徵者出謀過期不復征獻功者今聞之得驗首始悅服今用駿言
衛昂字世昭西平人正統四年桂林知府在任五年廉慎愷悌終始如一歿後二十餘年河南按察使何喬新表其墓曰廉吏桂林太守衛公人以為實錄云
陳觀湖廣人正統六年知梧州性度寬洪崇尚文雅小過必貸豪強奸吏深懲察之小有水旱發形於色
袁貞東莞人舉進士正統間知梧州府因民俗為治務持大體飭武備治城池為計甚悉
楊禧太和人正統間以監察御史擢知慶遠府廉公有為撫字得宜及歸復民上章請留詔陞廣西左參政仍知府事民懷之
陳偉字廷器清田人監生正統間南寧知府興利除害吏畏民懷
岑瑛思恩土知府永清子守法勤職常率兵隨征所向克捷正統間改州為府陞瑛知府以廣東黃蕭養亂總兵董興檄瑛討之得捷功多及都御史韓雍委瑛專守柳

慶大揚威武賊遂潛遁八年忻城縣峒賊岑公點出寇賓州瑛調兵畫策進勦擒斬賊級俘回男婦甚多十二年請以田州上林報效改府為軍民府瑛累立戰功擢廣西右參政改武階擢都指揮同知進都指揮使令追進驃騎將軍在任築城池創廨宇立學校建祠廟政績大著前後受褒嘉制敕九道附祀王公祠
晉霖曲靖人舉人正統間平樂府通判督徵倉糧念民貧乏一切餘耗及胥徒之取潤者盡罷革之民懷其惠
陳演茂名人舉人正統間慶遠府學訓導矩矱端嚴誨人不倦隨其才器而造就人才一時甲於諸郡與諸生恩義衆益九年陞襄府審理

林長懋莆田人舉進士正統元年以左春坊中允出知鬱林州清介自矢以德治民州民化之無訟

侯康遠弋陽人正統間橫州知州歷九載有惠政持身廉謹蒞政以寛修葺學校一新陞嘉興同知民思之

張鐸字振文泰和人貢入太學歷仕兵部禮部正統丙辰授鬱林同知鬱林僻陋風俗未盡淳君以寛簡爲治興學校申教條暇則躬詣明倫堂集諸生講論豐其供給蠲其徭役以課勵之由是諸生皆勉學民有兄弟爭訟者君諭以大義使退而自思往往不終而罷州南有廢地弗治君役旁近民使墾耕而食之曰吾不取汝稅也凡廢地皆墾耕郡中幾無遺利田州人爭地相讎殺久不決藩省委君及諸司官偕往平之宣布天子恩德與不忍加兵之意按圖志考故實俾各循其舊一毫纖賂不得行於是皆悅服而罷

張泉番禺人舉人任全州學正教規嚴肅士知敬業

盧瑞香山人正統十四年橫州學正德足以化人學足以淑士人稱爲好先生郎中樂章爲之傳

張添錫桂陽人以儒士任全州訓導長於文辭士多所造就

胡濟字孟時南海人正統初知理定縣以能治劇調平南縣界大藤峽猺獞不時侵掠民多逃竄濟築城備之民始奠居總兵韓觀征大藤峽縣之大同朋化二里民多就俘者濟爲辨釋活二千餘人民懷其德卒於官

李璿海康人正統二年知懷集縣時經寇田野荒穢招集流亡民賴撫安尋擢御史

馬驥河源人正統二年知灌陽縣時尚質直驥因俗爲政恩德最著

包志道合浦人舉人正統四年知府朱勤以才賢薦任富川知縣多善政皆修學東西齋立社學二十五所

段順孜廬陵人進士正統間上林知縣德政及民人懷其惠

馮驎連州人監生正統間上林知縣撫字勤勞民心悅服

張高湘陰人任興安知縣廉以持己恕以待人公以處事民思之

蔡榮湖廣人正統十年知永福縣爲政精敏加意風教建狀元聯桂二坊以表揚先達激勵後學修學宫鑄聖殿兩廡香爐并明倫堂鐘

李棠字宗楷縉雲人宣德庚辰進士景泰初巡撫廣西馬平羣公猛北五羣公寫與藤峽侯通等糾黠爲寇各擁數千人日鈔掠棠討平之時思明黃竑黃球謀殺知府黃瑚及其子鈞瑚蒼頭福童遁去訴棠所棠密以意授參政曾翬副使劉仁宅誘執竑球下之獄會竑聞中朝有易儲議因上書以請迎主者意乃卽赦竑棠以故

罷歸

王翊字九皐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累官右都御史景泰三年廣西猺寇行劫郡縣上命翊總督兩廣軍務翊推誠撫諭引其酋長向化者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壐思恩知府岑瑛頻年領土兵有勞人疑其反翊倚爲援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土兵如父子相視由是人思效力田州知府岑紹死於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鐵爲領兵赴闕家奴呂趙挾其出亡庶長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鐵鐵不敢歸思明知府黃岡族黃茂黃道爭襲並父兄皆死於兵或以爲當襲翊曰今治何論理之有斷停之可也乃奏授鐵知府管府事鑑隸桂林衛戍麾下

道授知府以總其 家被禍之慘一朝感化爲之怗靜參將范信有才略人頗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翊調翊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翊清風凛然民甚德之

吳惠字孟仁吳縣人景泰間知桂林府義寧諸猺因武岡新寧苗叛借稱廣通王者遣使結連授僞官爵誘與俱叛尚未聽從藩臬議欲先發惠執不可請自往探其實以報是日單騎徑至義寧明日入都厰等砦諭賊酋楊文伯使相傳諭勿得輒聽叛苗誘文伯叩首謝隨喚諸猺護惠還郡惠率文伯詣藩臬乃釋去不問叛苗揚言已得義寧猺助恐嚇州縣惠亦不爲動久之義寧無一叛者兵部尚書于謙劾總兵武毅黜不用惠即上言毅功過相當黜似太甚謙劾惠惠閥略無懼色但曰自問不如一見司馬雖賢高坐署中安知驛馳遊鄉若歲既得報貫不治惠言陳都督旺代武恐廣無寧日後卒如惠言在郡十年擢廣東參政

余州酉番禺人景泰六年知鬱林州時大水衝沙田地沃爲斥鹵民悉流徙酉疏請蠲米五千餘石民乃復業擢知潯州府進階參政

李璵南安人景泰間知懷集縣値寇亂盡力保障得民心秩滿上民咸攀轅買舟送者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天順 年巡撫兩廣三年田州知府岑紹老傳嫡子鐵

頭目呂趙挾其庶子鑑並絡而逐鐵於外時官府令鐵寄住省城而令鑑襲其職趙於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思城上林並受其害推爲鐵鈎弗推之刑與販私鹽僞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鑑既而鑑子珐亦故趙遂以幼孫呂嬰冒珐名私襲其職盛會兵討之執趙伏誅四年藤縣民胡趙成造妖搆集太藤峽等猺賊攻陷諸縣治掠去寶家寨巡司印信荼毒一方盛督行廣西右參將范信等官兵擒斬成等奪回印信五年大藤賊弗靖盛躬督兵分道夾攻破老鼠道袍石門紫荆金龍白岸六硐仙女關通天嶺等巢七百二十一處擒斬其衆平之盛性清謹強力爲政甚得人

和買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天順間歷戶部郎中辛巳朝廷出師征兩廣叛寇命往督餽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公弛鹽商越境之禁俾隨處貿易而每引輸粟二斗於南雄梧州用是兵不乏食而民不出賦粵論稱之

袁凱字舜舉華亭人天順間以按察僉事治兵潯梧凱善兵每督戰身親疾馳爲士卒先賊屯長洲村官兵還守行營色凱麾兵前賊驚引去屬雨水漲戰者兵俞警無不一當有悉俘斬以歸示衆上其功有中沮者僭

復以爲言乃超遷按察使兵在蒼梧毀已故上海人周昇所遺男長奇收之歸及長妻以甥女人皆高其行誼

甯俊湖廣寧遠人正統丙辰進士天順四年以副使分巡蒼梧道時滕縣民胡趙成構集大藤峽猺賊攻陷縣治荼毒・乃復承巡撫葉盛檄同廣西左參將范信都指揮韓瑨督指揮張錦王銘等討之擒斬成等奪回擄去印信五年陞山東左布政使

周一清浙江臨海人進士天順成化間任慶遠知府政尚嚴明人莫敢欺時賊甚熾乃募壯士立款民協官軍撫捕之賊漸却當道聞其才檄兼管慶遠衛事威振盜息乃修建關堡串樓建三元祠預備倉以征峽功陞正

三品仍兼慶遠軍事後以憂去民甚思之

龔瑾字文昌番禺人永樂癸丑進士天順間以御史歷柳州知府悉心整理九載奏績巡撫葉盛薦其熟知民情持身端謹陞授職俸仍管府事初田州土官岑鏞曾請瑾作祠堂記操筆立成歸其天性之孝却其贄金鍾大畏服後陞任歸道賊境攜數十籠以行賊追切之啓論則皆書籍也

黃翥龍溪人舉人天順間平樂知府政尚平易勤撫循猺夕每言不能自通俾譯者傳諭必達其情乃已夕猺感服九年秩滿當道保留復任三年年七十致仕

吳[illegible]字克誠南海人景泰中進士授廣西臨桂知縣以

清慎名天順己卯陞慶遠府知府慶遠在極邊所轄三州皆土官各餽白金二百兩爲贄悉卻不受南丹知州莫必善倍前數以惡之讓口占四句遺之曰貪泉酌爽吾何敢暮夜懷金豈不知寄語南丹賢太守原封回贈莫相疑居一年卒民泣慕之

葉[illegible]南安人以鄉舉天順初同知慶遠府事忠勇廉幹爲民捍賊父子皆死於難贈廣西參議立祠祀之

羅漢豐城人舉人天順間平樂府通判以簠簋自飭齋舍蕭然四壁圖書不被自隨以廉介稱

尹浦字文淵山陰人天順間貢入太學成化間授南寧通判時郡中久苦猺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單騎

入猺峒呼酋長與語諸酋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交章薦公與子擢同知平樂平樂地皆嶄山亙壑猺獞憑險出沒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穽中動應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公至僅月餘閒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箐猺大駭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猺來無所匿從而邀規歎息踟躕而去自是平樂遂爲安土

性愉蘇州人天順間慶遠府學教授廉介自持嚴於立教凡師儒來修皆峻卻之諸生雖燕見不衣冠不見也當道推重後以憂去士子仰其教澤久而不忘

鄭勝南城人監生天順元年任義寧知縣匪徒猺賊燒毀縣治之後百廢叢集勝至創城郭新學宮大及橋梁道路壇壝靡不修葺用夏變夷始有衣冠文物之盛

向珍大冶人天順間知興業縣賦性剛毅才識優長勸善懲惡百廢具舉時南征大軍連月經過處應得宜民不受擾成化二年陞本州知州興學校勸農桑浚濠塹築欄馬垣禁貪暴民賴以安

周綱字文敘吳人天順間以經明行修薦授融縣丞有棄舟者十八人被誣以盜歷歲不能辯綱守檄君一訊而白後其人合錢五十萬來謝卻之而去九載民挽留之時河間王忠肅公鎮兩廣疏其政蹟於朝仍擢融縣知縣觸歲屢歉苗寇作民流亡者不可勝數君保障有法境內獨無事民始不知陸耕作詩諭之每春夏間躬行阡陌勸課勞來不倦於是食足寇至可守縣學初在城外倡議遷之以避寇難更立條約以敎諸生遂變土習後多舉於鄉者俗好淫祀謝邪說力禁之

許進字繼道無爲州人宣德壬戌進士累官戶部侍郎成化元年兵討兩廣猺獞命督餉是擢調兵食師至如歸仍諭其衆能破賊者即有輸貨人人奮勇師至大藤峽躬冒矢石腹背夾攻賊平陞左侍郎

韓雍字永興吳縣人成化改元廣西西延六峒大藤峽

猺滿修仁陽朔立山諸猺蜂起爲寇久未能下雍由浙江參政擢僉都御史統京營漢達官軍及江南諸省兵往征之以陽峒大藤峽爲賊巢穴乃集重兵長驅直擣其腹心又分兵於桂林平樂南岸沿江截殺以翦其羽翼明年賊平遂易峽名斷藤云雍上善後事宜廷議皆從之五年以憂去六年起爲左都御史提督兩廣兼理巡撫既至謂梧爲廣東西要會道里適均始開府節鎮於此卒於家巡按御史丘天祐請命立祠祀之謚襄毅

張鵬字騰霄保定淶水人景泰辛未進士擢監察御史天順丁丑奉同列劾武臣石亨亨憾之構陷戍廣西南

升備成化四年韓雍平廣寇奏兩廣各設撫臣分理命
鵬巡撫廣西鵬嘗爲居其地備諳民情土俗凡政令之
出甚合時宜邊境用寧
朱英字時傑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成化十二年總督
兩廣撫輯猺獞各安生業諸峒有倡亂者擒首惡赤
之田州知府岑溥與其叔恩城知州欽內鬨久行頭目
黃明者烝溥祖母而離間其叔姪翊衆以叛乃遣間使
密諭欽赤明以寧家門之恥欽感泣遂斬明父子傳首
軍門十六年平潯林州木頭等峒猺賊他如大河蕩浦
小坡開皆平盜巢穴莫不畏服乞供職貢事聞上賜勅
褒諭

周源字本清武昌人成化間廣西左參政分守柳州柳
之都指揮王英兪聚士卒不勝操縱而出城幾欲爲變
公聞之急馳入諭以禍福遣歸營且約英罰卒乃聽命
章律字鳴鳳常熟人景泰甲戌進士成化間廣西左參
政適歲秋旱齋沐率官屬露禱甘雨隨澍歲以大熟荔
浦猺賊竊發遣將徂征公受命監督率狼城兵由象武
路抵陳村口當賊要衝號令明肅且戰且徠遂擒渠魁
而悉散其脅從者營中屏竹槁而復生衆咸以爲不殺
之兆捷音上聞特賜勅獎勵進秩正二品
朱鏞字廷用臨安人景泰丁丑進士累官廣西布政司
右參政甫至以軍務行邊紀功蒼梧督平潯林賊還師

桂林有疾致仕歸
熊琛字朝南江西人成化己丑進士己亥廣西按察司
僉事都臺朱公檄君勾當潯桂諸猺君陰遣間衣商人
服負鹽抵猺所若爲潛竊貿易者猺不疑也來詗虛實
間日召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
世狀者十數實石其中密以巨木計曰猺出降無庸發
此不然此宵彼大藤峽者也猺懼付鹵鹵即日降不旬
日降猺及獞獠數十姓蕃君以謀勝也朱公大喜餽銀
牌曰賢勞功勅以付君及爲歸父已病留不得
孔鏞字昭文長洲人天順庚辰進士成化間知田州府
峒獠合犯城公治任纔二日身入峒寨諭之獠感欲

食其中二日而出賊送至城賞以粟帛賊遂終公任不
復出後爲廣西副使與林朴知府羅珦篤祭祀志後復
爲廣西布政使
林琦南海人舉進士成化七年知梧州府興學校尚教
化施政先後有條民便愛之
吳中樂平人舉進士成化十年知梧州府時韓雍毅初
開府軍需旁午處之裕如百廢俱興民不見擾
陳鼎東莞人成化間知平樂府有治辦才郡當孔道
地雜猺夸學是撫安悉中肯綮治行籍有聲稱
蔡榮字時中吳人成化中累官南寧知府下車即察問
民間利弊民甚安之宣化縣民競渡誤死被誣入故殺

律連七人訟繫淹久不決蒙得其情釋之已而大雨彌月居舍蕩沒民漂死以千數君齋戒帥僚屬禱於山川寧祠爲文引罪以祝是日水卽退祝被災者悉賑䘏之用州守岑浦自恃上官驕悖不法與其族弄兵相攻殺往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不復敢爭至於興文舉義則誠足食諸事畢舉不懈以勞致疾乞歸

劉廸字尚文欽州人舉人成化間平樂知府輕徭薄賦勸墾民隱允加意學校建明賢書院以資麗澤倒東西則學以給紫衿捐俸金造祭器以秩祀事旣去士民立祠祀之

方戟桐城人成化初進士任御史以剛直忤中貴出守

桂林是時各省會設中官鎮守府門由如故治行由一年挂冠歸

羅珦字用誠滇南人成化丙戌進士甲辰擢桂林知府丁未湖廣楊峒蠻肆行全永間藩臬請以委珦督兵靖全防禦五月賊五百餘人由全之兼塘過湘江徑趨永之嶺背經黃沙渡會珦遣靈川沈知縣者統六峒猺丁適至猝與賊遇敗走之賊遂退屯張家浦珦先遣諜者廣令嘗爲賊所擄數年始得脫身歸賊素識其人欲與之相見令因携酒餚飲食之誘賊由山路奔歸故巢賊信之不疑令卽馳往報珦珦分布諸軍據其要害而身先士卒邀之迎戰於李七寨而敗於葡山鋪遂大敗之斬首一百餘級餘衆竄匿巖谷數日不得食死者不可勝計獲歸故巢者僅十數人自是一歲至弘治末十六七年間峒蠻不敢復出刼掠者皆珦之力也

孫暐成化中由博白令屢薦擢知潯州府文武才名重於當時政尚寬簡不事鞭朴遷學宮修城堞興工庇民百務振舉遺愛最多

周尚文廣山人舉人成化間平樂府同知籍有政聲六年以憂歸復除平樂吏民舉手相慶九年致仕人圖部崇當道乞留不可得

劉昇江西人成化七年丞梧州識度超絕聲望中埋為

當路所咨

曾弘初太和人成化間慶遠府學教授剛介不阿善於施教凡課諸生必了自校録以恩結士心以禮變士習後罹疾告歸

汪鏞字廷振祁門人舉人成化七年知全州政修民和振作士類稱賢守

歐陽寅成化間知鬱林州首重學校寬徭役甚得民心修其祖撫東鄉及陸川縣俱奏蠲門攤常知府

吳孟休廣東定安人成化中以舉人選知賓州州有八寨蠻屢爲寇亂孟休單騎入寨撫諭皆羅拜願受約束許入城貿易毋帶刀劍弓箭由是蠻人信服州以無事

薦陞從四品散官仍治州事後以憂去任八寨蠻獠及
南丹賓州二衛所旗軍相率陳狀乞留孟依復知本州
胡尚安福人由鄉薦成化間知象州單騎諭賊以禍福
賊眾洗慮悟服就撫州境頓安且恤民愛士建州治修
學校士民懷之
胡琛復江人進士成化間以御史謫起潯林知州才敏
敏達心術光明凡所興革裁處合乎時宜遠近便之
何忠中國梁人舉人成化八年横州知州廉平簡易所
學校修城隍賑荒恤孤抑強扶善及其遷去遞可任七
載陞桂林府同知
黃鼎成化間永安知州廉靜有才略民猶相安任任七

年擢平樂同知仍管州事又六年其惠澤浹洽最久
劉規進士成化間以御史左遷潯林判官在任親賢去
奸甚得民心
劉瑄海陽人舉人成化八年任横州學正持身端謹訓
誨有方士皆督入號舍每日授書講解不怠率五鼓升
堂背書至夜領舍瑄察其惰者而朴之二鼓盡乃就寢
諸生有梗教者絷之明倫堂以示懲郡州守何堯中修
學日親至視工諸生同盡出迎之瑄曰修學有司職也
講學吾職也各盡其職而已何迎焉坐講不輟一時文
教大興諸生贄禮不苟受亦不苟辭積頗饒則遣人至
廣州市銅錫祭器歸於學在任八年歸學者咸稱之

梁暢舉人成化間任潯林學正操履端方規度整肅爲
一時師範之良陞國子監學錄
吳伯璋閩縣人成化庚寅任全州儒學訓導勤於教人
惟恐其不能成尚書蔣昇及其弟大學士冕皆出其門
性澹泊非分不以干人一時薦紳諸君子皆愛重之修
桂林府志又修全州志筆削嚴是是非非無所苟
劉勝江西人成化間知博白縣當寇亂之後流離始復
綏役鎮撫民以安業
莊概成化間知陸川縣簡易近民庶事畢舉舉廢溉田
九年榮滿民思之
劉滄巴陵人成化間知蒼梧縣時兵荒流徙撫循安集

俾得其所民今稱之
龍綸曲江人舉鄉薦成化間知容縣值寇亂民多流徙
綸閱險設略嚴督捕禦民賴稍蘇也自洪武來屢經兵
燹田賦縮額逃竄民鬻妻孥與滿額寧里老疏其懇
訴下鎮守總兵殺勤議檄同知金廷樂推官鄭義履畝
覈實以闢額米五千六百七十餘石蠲五之一爲自
是民始復業
楊綱字秉衷岳陽人由舉人成化癸巳知陽朔縣學前
居民俱結茅栖止常被火災爲學宮患徙之則拂其性
責以覆瓦則力有不堪乃以己俸資借之各有寧宇
許潛諮安人成化中令平樂時峒猺出沒徵調煩苦潛

躬詣諸屬諭以恩信稍稍斂戢民有訟田數年不決親
命求直者潛憮然曰以某之門而猶有賄是行不信於
民也閉閤累日其人惶懼伏罪在事三年無餘貲卒於
郡太守捐俸治喪民爲罷市
閉舜任桂林推官成化間巡撫朱英奏復立山縣推擇
爲守之在任八年學校戶賦兵防水利率其開創至今
猶稱故邑爲祀名宦祠
吳章湖廣人成化中知恭城縣城舊在鳳凰山下上隣
地甲民多疾疫章改卜黄牛岡之原爲政寬厚不苛民
懷其惠
劉時雍廬陵人成化弘治間知宜川縣以科第宦落躬

督士子爲文會政務節愛善撫循稱爲有古縣者遺論
遺之邑稱大治卒於官
夏忠字尚忠貴溪人由監生任永福知縣勵精政務百
廢具興獎拔才賢精潔祭祀其詩文尤有聲譽
馮漢字朝宗豐山人由監生成化十八年知義寧縣軫
念殘民刪修縣志九年任滿致仕
謝宇化州人成化間知陸川縣招集流移復興縣治
陳明臨江人成化間知陸川縣爲政寬簡大得民心
王坦成化間任北流主簿黜豪強恵孤獨民頌其德
紀通成化間陸川訓導署縣事兵亂民散治教得宜都
御史韓雍具奏保陞本縣署主簿

璟綸宜山人由舉人成化間典賜朔教事以師道自重
督課嚴明倫堂督諸生夜宿講通經史多至三十後累
旋科名不乏皆其作養之功云
譚洪番禺人成化十三年任興安教諭教誨不倦士類
興起
屠滽字朝宗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累官都察院右都
御史弘治改元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未一年所獲
猺獞殺多柳州諸猺延戍軍舊皆番調狼兵屯守習比代死
亡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所全活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弘治三年以右都總制兩廣彼岑
欽與岑猪爭泗城遂兇田州時總兵安遠侯柳景貪

不法紘劾之逮景下獄追贓鉅萬紘亦自劾景於內降滅
賊凡據他事誣公亦被逮吏部尚書王恕救公內批改
南戶部尚書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弘治五年以右都
御史總督兩廣番陽荒水柳慶平樂猺獞相繼爲亂討
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參政馬鉉敗死時以致
敗自俊乃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止首惡乃
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安南使臣奏入貢道
憑祥龍州輒爲所梗詔下處分珪曰是亦各有罪爲乃
行安南毋得挾私貨右憑祥無得阻貢物爭遂息八年
進南京刑部尚書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弘治九年總督
兩廣於猺獞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潯林州
雲爐大桂諸獞作亂以次平之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弘治十三年總
督兩廣勅使臨門即携二僮以行旌賢才斥貪饕裁冗
費吏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先是上思黃智永生
子良英欠敬又欠錄英先智永故英子鈞當襲敬之
子金欲立其子理乃賂思明府申以理當襲濬司駁其
妄將置之理遂糾邏降峒上隘兵攻州奪印官司擒理
下太平府獄尋夜越出仍援隘兵破執鈞于濬汶支解
之大夏以兵擒理伏誅又左州土官絕改流官治之土

人黃金挈家僑居上思州後歸路吏目趙綸疏金係官
族當復土職又賂吏目江文疏之與不報會督府徵兵
於州金願充頭目率兵以從既而遊擊府道州吏目黃
文通促之不發乃火其營金忿遂與其黨率所領兵還
攻州治焚文通家殺其子武盡掠州民貲畜屯聚自保
大夏遣兵捕金下獄誅之戢兵息民十三村戴盜爲之
衰止鎭帥閫臣私役戍卒悉取還伍時有請添設兵備
諸官者大夏言官無定制上有十羊九牧之擾民無定
役下有皁隷馬夫之費况司府官員名重於利猶[illegible]自
檢州縣之佐利重於名徒增民害因奏革撫黔參政捕
盜通判等官數十員民多稱便官至兵部尚書卒謚忠

宣
蕭翀字凌漢內江人成化辛丑進士弘治十四年以右
都御史總督兩廣先是古田賊韋朝威伏殺副總兵馬
俊參議馬鉉其後益熾古田及永福邊山靈川七都百
詳甲皆其巢穴久爲民患至是調兵大征悉從招撫又
左州土人黃金既復土官不克而死有韋廣明者復冒
黃族求復知府鄧坳訊其詐繫廣明於獄杖殺之至十
五年炳往征古田以知州李欽承攝府事訓導游漢攝
州事廣明弟廣隆乘虛聚兵縛漢而劫取州印奔下雷
峒坳檄炳還土官趙元瑤許世忠往征之元瑤誘得印
付忠搆殺廣隆下府獄杖殺之盡究其黨貫者決

潘蕃字廷秀崇德人成化丙戌進士弘治十五年以右
都御史總督兩廣年思恩土官岑濬之亂又平思明黃
絡及黃文昌之亂召爲南京刑部尚書
舒清字本直德興人成化進士弘治八年爲廣西布政
使廉平仁恕事有不可必極力拯護憲宗遣中使取古
琴玩物清抗疏止之民得不擾凡一切饋遺斥出備軍
供致政歸惟圖書數卷時萃盜剽掠村落過清家搖手
相戒曰此清官家不可犯蒼梧吳廷舉自負氣節於人
少所推遜會災異疏陳時政獨薦舒清明其遺愛在民
近子產外和內剛近胡宿清不近人如近胡質忿流勇
退近錢若水其爲名流所推重如此

龍洋字元化天台人成化甲辰進士弘治中累官廣西左布政使以恩恩土官有叛謀公檄降之近省蠻獠有乘虐猖發者軍民日虞其偪莫知所為公拔民丁資以倉粟躬督迫之賊皆遁去

馬鉉字孔任永新人成化八年進士累官工部郎中擢廣西右參議弘治五年猺容閒等蠻跳梁朝廷命守臣分道出兵剿之副帥馬俊當自古田入俊負勇自雄衆挾君偕行行且百里初與寇遇殺獲頗利俊易之明日入益深數四顧君慮寇有備戒勿進俊謂前軍度者殆盡此何足慮復行路屈曲而隘僅容一騎士卒縮絕不相顧俄伏發我師潰君遂併遇害報聞贈右參政

林沂字用養閩縣人成化壬辰進士弘治戊午廣西參政奉勅總督糧儲兼理屯田時逋欠三十二萬沂知湖米方賤下令減直收銀差官往糴湖米民甚便之輸不後時既中年逋欠畢集全州千戶謝表剝下卒上軍民切齒沂白上司竊治之一方稱快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弘治間副使兵備府江申教令嚴武備察奸吏擇將領次第振舉推誠御下其教士以射則懸金為的中者與之又以意創鷲豬銃偏架弩倣种世衡教射青澗及韓世忠製克敵弓之為者公以所轄沿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奪其藏伏之所又以賊恃藥弩中者必死厚募解藥多置旗牌重賞間諜邀截出入又以府江東西二賊相為犄角而東賊慓悍尤甚遂併力於東數月之間斬獲甚衆由是西賊聞之亦皆自戢府江以寧癸亥考績入京有吏張公法者賊復乘時而起鎮巡以聞急促還任會與地方用事大臣不合引疾求去時吏部尚書王恕素知公乙丑轉梧州知府梧州乃兩廣鎮巡開府建節之地輪蹄之錯絡無虛日供帳館穀不勝其繁民多因徙不樂土者公至凡百節損先是梧驛之利盡歸於守至是出之悉以佐貲役推其餘修新增廣學舍凡不均之徭皆釐正之於是民之徙者興相率而歸暇日必課諸生為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使人知所嚮

鬱尤嚴於丁祭廟樂崩壞延樂師召應顧聚諸生習之至於將事之際卜牲之外微而菹茸皆一一御視觀者竦然生敬

周孟中字時可廬陵人弘治元年廣西副使兼學政寬嚴得體善著述廣西舊志孟中所裁定官至右副都御史

彭甫字原嶽莆田人弘治八年廣西提學僉事學有本原尚志節抗直自遂以論篤君子為時所稱

陳陽字健夫新淦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廣西按察司僉事風裁獄慮卓越一時會右江缺兵備巡撫林公廷選上疏極言公學識節介忠鯁練達右江夸寇跳梁民

痺兵疲非公無可為者乃陞右江兵備副使獠獞號稱入寨者猶悍為一道梗自國初來莫或柔之公御以誠信諭以威德即感悅請立堡為右江民

粵西文載卷六十四

粵西文載卷六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名宦

楊守隨字惟貞鄞縣人由進士任御史弘治初以忤權貴出知南寧府承檄勘忠州事暮夜餽金堅却之時吏治多不法守隨獨亢節自將罷里甲供饋禁佐貳勿得擅受訟牒訴者課諸生懲男女之不以禮婚者郡俗爲之一變歷陞本省參政按察使終工部尚書謚康簡

汪溥績溪人舉人弘治初擢知慶遠府政仁潔操愛民作十一出於減鑿塹隄引流注之建香山關敵營及甃東城洗馬河口以杜賊庚申賊攻城果足恃爲固溥以外艱歸士民交章請於上得再蒞郡旌倪扶攜迎於郭外如獲慈母尋陞廣西副使整飭右江兵備

姜琯弋陽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忤權貴謫判汚陽州弘治中歷陞慶遠知府剛果嚴明輕徭薄斂民安之庚申賊攻城琯區畫禦備城賴以安尋陞副使整飭右江兵備風裁凜然以忠恩府土酋岑濬潛謀不軌討平之遷河南按察使

劉璉字子玉鄱陽人由進士弘治間知柳州府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占掠民田焚其室廬質其妻子公屢征勦獞有功都御史陳金倚爲之魚峰賊剿滅復相嫁

為亂璉率兵數百禦賊賊敗走璉追之賊偵援兵不繼
遂戰獲璉剖腹實草焚其尸郡人哀之
余玉內江人舉人弘治間知平樂府七年草寇為患公
捐鑿從山為塹築土垣立排柵為外衛於城下關馬
路令軍士周旋巡警賊聞風不敢近鄉民告急親督軍
上集民兵設奇捕截累有功明年請兵平之民賴安堵
謝湖字有容海陽人進士弘治間知平樂府初郡庠在
城外東瀕偪仄傾圮久弗治湖相地卜集不數月而告
成課農事撫閭閻境內寧謐六年課最陞本省參政
劉芳字永錫陽江人進士弘治十一年由舉知府愛民
忤上久淹於職致仕去民懷之

何玹南海人舉進士弘治間知梧州府平易近民從寬
遇事辭色不厲民不忍欺
劉玫衡陽人舉人弘治間平樂府同知性爽朗軒豁披
示肝膽在事六年吏守其程民安其業
丁襄莆田人舉人弘治間平樂府同知以文學知名造
就士類多興起者尤達治體所蒞汰衆行皆因俗而潤
飾之九年考績督府劉大夏薦其才擢廣南守
談一鳳字文瑞無錫人弘治壬子舉人乙丑任桂林訓
導博洽有史才委纂孝廟實錄督學姚鏌深器重之時
建宣成書院選八桂儒士延師分教以鳳總理其事嚴
立教條析疑義正文體每勵諸生以明體適用之學絳

有蘇湖遺風以外艱歸
徐珙海陽人弘治十五年□□府訓導剛方嚴正士類
信服學宮後有五顯祠珙毀之會二子相繼卒或以為
祟曰天命也鬼能禍福哉終不惑
羅錦吉水人舉人弘治八年知養利州凡州署廟壇橋
梁皆興作自公始建又教民從學開闢文風
何璋順德人舉人弘治十年橫州知州簡素持已平易
近民流民復業者數百
羅環字廷貴新會人弘治九年慶遠府推官清介威嚴
獄訟多所平反十七年知上思州改土為流知州自此
始優於治體銳意變夸其建議當道者曰易風俗毀

士子二曰蘇民困革土兵三曰立傳遞設鋪舍四曰別
土流革土吏陞池州府同知民有去思
潘常開縣人舉人弘治初橫州學正以師道自重講解
不倦壬子乙卯鄉闈弟子登科者獨盛陞永州通判
李瀚字宗忠邵陽人舉人任全州訓導性剛介善造就
人材士嚴憚之
吳原正字復明通山人舉鄉書弘治初知博白縣一僕
自隨時遭兵變民皆離徙原正還定安集悉復舊業龍
山寇數千為亂討平之雖兵務劻勷而學校城池公署
橋梁靡不修飭督府檄查兩省詞訟博白獨無其廉明
果決訟牒簡絕如此尋擢思明同知太守張吉以縣方

擾攘請留任父老謂令長大有德於民推原正云

鄭旹漳浦人弘治二年知興安縣剛直果斷作興學校

侶呂順德人舉人弘治六年知懷集縣勤愼廉能利興弊革廢墜畢舉爲一時縣令之最

王文銘南海人弘治七年知興安縣廉謹公平不盜不擾民有餽米者取其一撮而巳

何綸鉛山人監生弘治間知平樂縣將兵亂之餘物力耗盡綸一意簡靜民以不擾

曾原海陽人弘治間知北流縣剛方正直果決有爲凡學校城郭橋梁街衢類多捐俸修緝後以奸徒中傷免輿論惜之

梁魚順德人弘治間知平樂縣先是猺獞屢梗軍旅數興阡陌半爲蒿萊而賦無少減魚奏蠲粟山津下二里浮糧五百石間有不能輸者復權商稅助之時有花封五嶺之謠

周岡合浦人弘治間知陸川縣政平嚴明戶口增益

郎珍臨安人弘治間知陸川縣廉介仁愛修學築城七年去任民仰之

羅子芳順德人舉人弘治九年知永福縣潔已任職時築城垣不就子芳下車即竭力經畫謫當道發公帑設法甃砌力省攻倍不三載告成保障之功至今依賴又創察院及崗麻公館帑藏不足皆捐俸爲之

羅嵩通城人監生弘治間前後宦化北流二邑知縣邑治疲劇嵩蒞政臨民修廢舉隳綽有矩度民不敢譁咸德之

李盛鉛山人舉人弘治間知宜山縣政尚仁恕與建縣治凡奉籓府檄坐派需必會計合邑丁糧通融灑派榜之縣門小民咸知其數里胥不得緣以爲奸民懷之

周冔安鄉人弘治間知灌陽縣以廉仁爲政招撫逃亡復業不數百家又出做滿軍伍無能售其欺者

陳洛南饒平人監生弘治間知修仁縣縣後今數百失治群安平二甲後孤城荒落不與爲邑兩怡然安之日渥史後宦止於此地乃結以恩信敎以方略邊境肅寧

葉儀長泰人弘治中任恭城令時舊城遷黃牛岡草創苟完未幾就圮儀重加繕葺尤以學校爲重殿堂門廡煥然一新提學副使周孟中爲記稱美之

唐聰長沙人弘治元年陸川典史黎亂之際贊政恤民民久而頌之

顏志文孝感人舉鄉書弘治間尉蒼梧不能隨俗世諧日與其糜糜人孰若適志自樂棄官去

彭金南海人弘治間尉陸川廉公慈愛乞休去民像慶壽堂祀之

余焕字文光會同人舉人弘治十年永福教諭性狷介纖芥不苟取動止惻惻不踰禮則日聚諸士於學宮繙

閱經史夜分不寐一時士人咸知淬礪
史智弘治間任北流教諭經明行修啓廸生徒士多賴
以成就
王璡樂昌人舉人弘治間知富川縣性愷悌嘗言令以
牧民爲職卽三尺法何所用之惟通達其情上下聯絡
事罔弗濟其催科絕不事鞭朴賦亦無逋者
麥而慶字景畔順德人弘治十五年任興安教諭持己
以正教人克勤從者雲集
麻林直隸人弘治五年永福守備凡在任七載禦賊斂
戢時上邊山民戶鮮少建議招良獞耕種人甚愛之
楊親字國賓合肥人弘治間陞官軍門坐營千戶時蠻

蠻猖獗親效力行間勞績拔著擢都指揮僉事勅授昭
毅將軍因女爲靖江王妃遂移家於桂弘治庚申卒孟
御史洋爲誌其墓子孫蕃衍俱在桂林
馬瑤字良輔順天人起家指揮以戰功累陞都指揮晃
驍幹偉中人兩目炯炯方額豎鬚人望之知爲虎將弘
治間古田既陷諸砦蜊蠻蜂起去郛一二里卽劫殺靡
所顧忌瑤領漢達軍不百人往來賊要害所部健兒黠
狡者委心撫之悉得其氣力故賊中情僞先知云古田
賊韋萬者約靈川七都賊聚衆千人待瑤於險狹邀之
近瑤矣窘於弱佯疾走出部伍所持戈矛悉委之狼籍
道途賊覘之鼓譟出曰老瑤怯也悉倣村落中瑤因先
健兒偵伺天衆嘩諸酋方躑躅蹶奮戟一呼響震山谷
披靡碎易自蹂躪死者無算畜犬二名之曰開山曰捕
山旋旋出則二犬導之遇有賊犬嚙裾衣號而顧蹤跡
莽蒼間果伏也於是諸谿峒謂老瑤有神瑤守永福賊
聞老瑤名卒不敢得志逾四十卒
熊繡字汝明寧遠人成化二年進士正德元年以兵部
侍郎總督兩廣操勵廉潔自甘疏布饌康羨餘不入私
帑禁帑卿杜饋送風裁藹然
陳金字汝礪武昌人成化壬辰進士正德二年總督兩
廣軍務時馬平獞大肆猖獗規繞十一萬衆直抵賊巢
干之聲人都御史遣官宣諭古田賊其酋願悉歸侵疆

輸王賦如他州縣又宣諭斷藤峽賊亦願通江路不阻
過往來朝議嘉之賜名永通峽已已乞歸南京戶部尚
書乙亥九月吏部會廷臣議以兩廣總督巡撫難其人
推公仍舊任加太子太保公以兩廣用兵全資鹽利而
鹽利之徵不取之於竈惟取之於商乃一一查復舊規
行之官商兩便公深以府江賊患爲慮奏欲移不樂守
備官於昭平增撥民款弓兵哨守巡邏而於沿江之地
凡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所則無事隄防其餘但有徑
路可通賊行者或堆砌亂石以填塞之或砍取大木以
阻遏之至稍平去處則開掘深阱斷其往來仍調柳州
慶遠田州三府壯勇士兵三四千名分耕沿江拋荒田

土官司各以牛具種子給之仍給以行糧斬於梧州府
庫貯官銀或倉糧查給待荒田成熟罷給五七年後量
輸租稅仍於其中擇其素有謀勇衆所推服者立爲總
小甲以管束之又數年後事體既定或設長官司或設
巡檢司令其分番往來哨守巡邏而只敎弓兵始一切
不用兵部議上詔令鎮巡官一一如所議施行
楊旦字晉叔建安人弘治庚戌進士正德十二年以右
都總督兩廣田州土知府岑猛者思恩土知府岑濬族
黨也弘治年間濬亂猛降級因功陞指揮同知覬復其
官會龍州知府趙源亡嗣璧以妾相猛因案其妹所立
殺子韋璋者賂京還驛使詐傳名旨起兵遂與璋襲破

龍州逐知州趙相乃賂遺本兵及當國者猛圖以功贖
罪復原職璋鬬冒趙宗奪龍州請託於旦執不可當國
者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而本兵推作威福巡撫歲
有厚餽旦獨無二人交怒又嗾巡按廣西御史郎斗誣
劾旦素清謹吏部爲之駁白誣竟不行
張璝字時峻蕭山人成化丁未進士正德十六年以右
都總督兩廣初上思州隷思明府弘治庚戌土官黃鋁
永故孫黎燮爲其族黃璵所殺族絕改立流官隸南寧
府正德丁未思明知府黃瑒謀復州亦以鏐爲翊永孫
宜襲州印訂其詐瑒意沮乃嗾鏐糾遷隆峒兵劫都境
攻州弗克總督林廷選遣兵捕鏐繫潯獄有僞爲公牘

下潯釋之鏐復與其黨殺掠州境至是璝督官軍勦之
鏐走死生漆山獲之檻送三府并俘其妻子鏐死於獄
仍棄市嘉靖二年嶺西賊蔡猛三聚新寧恩平縣白水
白玉洞等賊衆至數萬人僭稱名號剽掠鄉村至燒蓮
塘驛爲害年久璝調集漢達土官兵討之俘斬一萬
四千名有奇後陞南京工部尚書
王啓字景昭黄巖人登進士正德四年以江西按察副
使觸怒劉瑾降廣西容縣知縣謝文肅公遷以詩有不
附心微聞上意之何瑾又行令廣西巡按御史提問謂
米三百石輸之官已復有事罰米一千石待命太倉
收免久客梧州若適逢赦比瑾敗乃復爲四川瀘州

知州後正德十六年任廣西左布政使嘉靖改元公與
右參政黃衷奏言廣西稅糧初四十二萬有奇頃以人
民逃散及土官不服輸納歲實徵只二十三萬有奇而
宗藩及官軍祿糧且過三十五萬將何以支上命發布
政司鹽銀五萬兩濟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麥陵香
進費至二千金上卽位詔却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
至是公復請罷之
宗琪字朝用建平人正德間爲廣西按察使練習文法
吏不容姦訟獄至前裁數語而決暇則織舟遊眺所操
不過食器筆硯獨坐謳詠見者不知其爲監司也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性至孝正德間爲河南僉事以

不肯謁劉瑾勒致仕瑾誅復起八年擢廣西按察使風
釆峻整不嚴而肅陞浙江布政
楊茂元字志仁鄞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弘治十八年累
陞廣西布政司右參政思恩田州二府土官岑峻岑猛
相讐殺害貽患地方正德元年上命二府進兵乃率前
哨擒岑峻斥當屬千有奇詔改二府爲流官降岑猛
爲福建平海衛千戶猛遂擁兵據治勢甚猖獗乃臨其
境爲以禍福猛言不便遠遷故耳茂元曰是不難即令
魚窩等寨酋賊背叛汝能備兵從討以功贖罪吾將奏
請爲備免遠猛叩叩頭願從魚窩等寨若柳慶猺獞也
其所兼朝官等亂二府具聞勅令征勦乃協同將官勦

破魚窩等寨擒斬甚衆事定奏免其遷況村黃文昌兄
弟三人久爲思明府患二年陳都憲乃委同總兵官相
機撫勦文昌聞之面縛乞降乃徙文昌而平其黨
高友璣字弱政樂清人弘治庚戌進士正德元年累官
廣西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土官岑猛者坐與族類構爭
削秩詔以漢官撫之前官懼而逃友璣單車入田境審
夸情向背待以懇誠宣朝廷德威示之順逆利害始猛
入見猶擁兵自衛久之乃遂款效束身聽命乃立學訓
士置堡伍聯其衆婦被擄男女以數百計田人帖服竟
不煩兵三年事聞朝廷宥猛且復其官
鄭岳莆田人進士正德三年以副使兵備府江時諸猺

作叛乍服情態叵測岳謂治外當自內始於是覩平樂
城樓樓堞圮壞者咸葺而完之次及旁邑府江廣運足灘
二堡亭障畢具隱隱一金湯云
張九逵號天衢大庾人弘治己未進士正德乙亥以參
議分守廣西右江丙子征府江總督陳公以兵三萬檄
公將之屯於府江之深塹據賊要害凡督戰數十皆克
捷俘斬無算未幾班師卒
張祐鉛山人舉人正德十年府江兵備副使每以輕車
巡下邑賊寇安民會荔浦寇起親率兵督賊俘馘以數
百計乃修葺城縣城建宿川守禦所築鈍山鎮城倚當
運足灘一城防備同圖邊邑賴之

張芝字廷敏歙縣人進士正德間廣西提學僉事取士先
道德而後詞章一時學者仰之如山斗云卒於官
張欽泉州人由進士以廣西右參政掌思恩府事正德
改元蒞任適當兵燹之餘百姓流移罔有寧宇復自恣
橫衆無所恃公招輯流亡修理廢墜鋤强扶弱治地分
田選智勇以充頭目給官田以贍生徒一切因革咸得
其宜六年陞南京太僕寺卿民思之附祀王公祠
李雍晉江人進士正德四年由文選司員外出爲南寧
知府安靜不擾民甚愛之在任二年陞廣東參政
官琛安仁人進士正德間平樂知府爲政屏絕一切苛
細務與民休息猺夸有弗率化者繫其酋延諭之以法

明示黜陟而已後亦鮮爲梗者六年擢兩浙參政
汪獻字惟賢錢塘人進士正德六年南寧知府剛明正
直廉潔有爲應朝卒于途民其思之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正德間知太平府郡屬土官相
習成驁不庭雖太守而守亦防猜情意無恊公至以撒
約如期至傳令其下皆甲而入越翼日出臨其營觀變
長騎射與歟赤貞久乃還舊以土官世及輒展轉索賂
公令土官生子即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則坐戒
行由間渠借勝之兒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
籍爲請官於朝上官大悅服名爲州李萬盤與今岑州
許榮高倪殺二十餘年羅陽縣黄宗明爭官占地二十

餘年至公始平太平州李璿振命公密撒龍英州趙元
瑞討之生得璿郡勢面腹阻江而告獨無限公徹管城
北爲屯關增戍其上民始帖席後官至本兵卒謚端敏
葉性字叔理寧江人舉人正德間慶遠知府地瀕猺獞
至爲難服公馭以恩信咸得其懽心城外春耕寇掠不
時乃建堡爲衛民安堵焉思其功者像而祀之
李守經汝陽人舉人正德間平樂知府以愛民見上稱
民有爭至府者善諭遣之訟庭常空每與諸生談論經
義聿聿不置口時論韙之
江琮正德中知潯州府明習吏事務存大體弗受請謁
廉介始終不變卒於官人哀思之

周任字以仁江山人弘治進士正德間累官梧州知府
比至適大舉用兵資餉百務皆取給於梧任酬應裕如
有度戍舉中閹武勛並蒞張甚任正處之弗諂傲潛戢
其羽翼置於法乃畏憚弗敢肆卒於官
江應宇朝儀奉化人正德十六年知桂林府愛民如子
馭吏以嚴清操剛介稱爲良守
曹琚字仲玉桂陽人弘治丙辰進士正德辛巳知廣西
梧州府時林廷選爲總督妖賊李通寶竊發林檄先生
追剿通會北流已將殺鬱林署印官擒巡捕通判以去
林因檄先生督軍追捕聞賊在陸川冒險追之迨夜營
于梁北瞭視之則鳥山中也進與賊遇破之新橋斬一

餘級賊入下蕣追斬之又十餘級遂歸于秋風根葢其
巢也謀知其必道八黄山又知賊皆衣青即抽兵使衣
白伏八黄山以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先
生駐鬱林林令諸梟將大軍爲援通寶來攻狠兵又敗
之追斬百餘級於是其黨皆逼寶曰爾謂能役神兵以
護我今安在邪皆欲散通寶懼而逃匿荒崗中遊騎附
之不知其通寶也有被鹵機兵在旁大呼通寶在此遂
斬之以歸餘黨悉平乃出令招民之脅從者因給牛俾
耕選其子弟入學將城郭悉經甃瓦礫滿目先生隨即
改建公署學宮堞樓之屬未幾皆完美而民不知費尋
建議復鬱林守備之舊林從其請甲戌春巡按御史朱

志榮與陳憲副陽交惡詈朱僉事璠之故潛臬皆已徧索
咸勸先生稍詘其求不爾則怒且被辱先生不得已應
之陽因奏及先生四月朝廷命官校逮志榮去法司文
致謫應之亦罪也上其事有旨皆降調先生即買舟歸
桂陽郡致所積柴薪貲盡卻之歸之一月而有織金文
綺表裏之賚蓋賞先生軍功也於是家居無復仕進意
阮時懋閩縣人正德五年陞遠府通判勤事愛民推心
郡卒築四關及各鄉村七堡數千丈堅厚高峻保障有
功後卒於官人思慕之
林鑾正德間知鬱林州性剛介公平恤僑善良鋤抑強
梗歷任未朞人人悅服

顧琦字華玉上元人進士初守開封忤逆瑾廖鏜正德
九年補知全州以興賢養才爲首務重建柳侯祠增置
亭宇與士子游息射校其文士日以興盛時從跣詣
禱覆釜山雨隨至歷官南京兵部尚書
章諄太湖人舉人正德間知全州六年和易不擾民舉
安業轉廉州去山谷小民持雞米追送者塞于途
黃琮字元質上元人進士正德九年橫州知州絕承奉
省浮費民無征科之擾然性頗傲不屑邊幅創淮海書
院與諸生講解吟咏有嶺南日課陞岷府長史
鄒統臨川人正德間永安知州時邊境騷動日尋干戈
獞寇直趣州城統誓衆固守竟保障一方

黎舜正德十二年知上思州修理城治興建學校優於
才能當路薦之調橫州知州以親老致仕去
李繁舉人正德間任鬱林學正學規嚴肅教人有方士
子思而陶鎔稱頌不已
周倫字世明侯官人舉人任全州學正捐俸周貧端範
率物仕終監察御史今學有去思碑
鄧賢福建人正德間丞鬱林州署北流縣事適妖賊李
通寶翁亂賢與子宗垚率兵出剿殺賊二十餘人賊稍
卻乘勝逐之父子皆死事聞贈本州知州
謝鏞建寧人監生正德二年武緣知縣愛民好士制行
端潔衆論取之

楊尚文貴陽人進士正德初陽朔知縣拊恤弗仰下者
累年尚文俞以威德皆相率來受約束供賦稅流移聞
之歸復業者以千數
張恬句容人正德初以監授永福知縣行所無事以廉
愛稱甫一朞卒於官百姓奔走悲號無間遠邇
劉啟泰和人以鄉舉正德七年知永福縣憫民憔悴力
求安利之罷府倉之運免虛耗之徵停冗費省清戎民
困以蘇猺獞出沒不時嚴立保伍撫諭詳切卒不敢爲
亂後擢賓州守
林珍順德人舉人正德八年宣化知縣治練士俗諳所
斷決裁以法理民皆懾伏無冤焉

李浩嶽州人舉人正德十年知永福縣留心教養恤
百姓如保赤然民今輯睦有古循吏風
陳猷潮陽人舉人正德間知恭城縣時源猺不靖每患
竊聚猷籍兵甲練土著爲保障計又修學校葺縣治未
幾卒於官士民哀之
石希介成都人正德十四年知岑溪縣勞心撫字曾築
外城以奠居民開岑上齊民貲皆由不通舟楫役石工
欲鑿瀧底石以通河道因洶縈改作蒼梧未果鄉人
姓思之崇祀名宦
梁順甫字天賜泰和人正德十五年知懷集縣學識優
長振作士類創陽梅堡建養濟院修文廟塑聖像置祭
器修縣治時以瑤征軍餉糧爲苦懇請免之邑人賴
稱其爲文章政事之全才云
雷焚閩縣人正德間知荔浦縣時猺獞竊起民無寧居
所在累石結砦依險自固并世業棄之焚下令招撫復
業者免其賦貸無牛種者官給之流移漸復
蒙宗遠番禺人正德六年任靈川典史縣故多猺獞募
驍民防守名曰打手皆部官統之宗遠令戒毋傀常獻
毋偷苟安約會練習人人思奮時有賊號冲天將犯城
率兵逐至周家灘斬之自是諸酋屏迹城堡久圮捐俸
募役成時抱石爲部民倡不旬月告成今賴焉
吳深字了翁蒼梧人正德庚午舉人授永福教諭好問

學每日坐齋以身爲範誨人懇懇寒暑不廢有以束修
見者輒汗顏固辭
甘永泰瓊州人舉人正德六年任靈川教諭持己端肅
日考課不少懈諸士中年幼者口授句讀如黨塾蒙師
然董戒甚嚴及門之士貴顯者數倍於前士類仰之
彭俸長沙人正德十五年武緣教諭易直簡淳模範尊
嚴課士惟勤嘗修武緣邑志
楊汝道字吉夫莆田人正德十六年永福教諭前此永
庠苦於孤陋公以師道自任與門人講論理學行事嚴
肅愛人不以姑息一時士類皆所造就卒於官諸生皆
服心喪扶櫬出境所著有詩稿精義
羅裔保昌人正德間陸川司訓心行峻潔教誨勤嚴人
才出其親授業者甚衆弟子貧苦者遇有疾病捐俸
助之又能以厚道勸引風俗多易署縣署博白學兩
邑士民之心口碑頌之
呂璧四川遂寧人正德間以明經授陽朔司訓日與弟
子講學其俸資束修毫不私受俱給與貧生婚喪無力
者悉助之履任三年致仕
歐陽昉江華人正德十二年武緣訓導博學強記訓廸
辛勤操守有恆課業不二其心署永淳學篆而卒
馬良字德卿潯州衛指揮使值猺寇猖獗每報警帥領
兵追捕常乘白馬能左右射屢敗賊賊不敢向或望見

白馬甎遁去適御史巡方至大湟江遇賊遁官舫艮奮力登舟以身翼御史手刃四人賊始退守平南賊將攻城艮策馬直衝斬一首大呼衆兵繼進追至古攔斬獲無算賊由是不敢再犯陞廣西都指揮僉事

周龍字子雲潯州衛指揮同知正德末啣守平南賊臨境鄉村遭茶毒兵備龍領兵出禦同事者懼欲引退龍曰任汝自愛吾儕世祿將安用之今日正所以報朝廷也乃身先衝敵進刃三賊而後兵莫繼力不能支遂死於陣賊因散去城郭無虞邑人感而祀焉

盛應期字斯徵吳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四年總督兩廣先是思恩府土官岑濬未改設流官嘉靖壬午劉

召謀復濬姪謙土官鄒指揮孫震覺之下謙獄謙死頭目劉召復欲立濬庶弟漢之子權乃據南海堡五里之地有衆五千餘人又占武勸等三里殺李燦及生員韋光都御史張嵿檄兵備副使鄧炳參將李璋等率兵勦之時調土官岑猛兵猛子邦彥後期致兵敗震被執炳璋等於是佯許權復土目召乃送震歸璋等尋以兵入思恩破感丹寨召遁呂梅寨適嵿被召還應期代之督攻益急賊危蹙璋謀誘守者爲内應以三月晦克之焚其巢召墜火死函首詣軍門

姚鏌字英之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正德間任廣西督學僉事時杜城有一妖曰山魈與卓塋者爲幻一日縱火焚生員徐佐室傍小廬又擲瓦石擊其臥榻碎之鏌命佐具詞乃爲文告城隍遣邏者於各祠廟索二妖像鏌至城隍廟除之乃索諸廟不正繪像命官悉焚焉時一女子托神爲姦亦執而治之聽民娶以爲妻自是妖風遂息嘗建宣成書院擇士之俊秀者聘經師分教之得人之盛前此罕儷累陞右都御史嘉靖四年命提督兩廣軍務時田州土酋恃其兵力凌轢諸峒前督臣盛應期已奏調諸州及湖廣永順土兵克期進討鏌至蒼梧令守門兵集艤正月猛揚兵大獵二月造舟來化三月猛帥其武綏偵我有備乃止鏌聞命猛使束身歸罪當請於朝待以不死猛終不聽撫世爵以岑猛構亂復

問勦撫之宜即上疏言猛不誅則土官未有懲猛所最忌者惟湖廣永順保靖土兵而已土兵一到彼當瓦解會永保兵至分兵五哨猛之破定羅下丹梁猛子邦彥與其驍將韋好守叔列十二營於工堯分道挑戰官軍奮而前斬級好邦彥被箭遁去其衆始大潰猛陣亦潰猛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者猛之后父也鴆猛傳首南寧而其子邦彥亦病死捷奏上嘉其功進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降勅獎勵獨土目盧蘇未獲而王受梁畲者則劉召之遺黨也盧蘇招受等同叛蘇遂入田州執署印知州王熊兆而受襲據思恩鏌復奏兩軍勦之廣西布政嚴紘失謁鏌責其使紘銜之嗾巡按石金劾其失

策以致再亂且言岑猛父子尚在交趾助之將破兩廣郡縣以逞其忿時桂萼張璁每於館閣出金紱揭帖於袖以示諸講官謂兩廣難保大學士楊一清折之曰任事難議事易宜徐察之二公不聽廣東提學魏校以毁淫祠爲名毁諸名刹其田數千畝盡入方西樵霍渭厓諸家鏜至廣俞退奪還官方霍恨甚至是遂與張桂合議排之六年六月以災異乞請致仕上韙允之鏜閑住後起總督三邊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嘉靖丙戌官兵攻田州岑猛自殺十月盧蘇等思恩王受復亂六年起守仁於家節制湖廣江西兩廣諸軍事宜上疏德待以不死諸蠻果降

思田平又分兵勦八寨斷藤峽條陳處置思田八寨五屯事宜多見施行

林富字省吾莆田人弘治壬戌進士世宗登極歷廣西布政兩廣都御史姚鏌委以思田兵事蒞岑猛死下盧蘇韋結思恩逆孽王受仍爲亂也王受在思恩執知府以下官屬獨他所以衆出掠至賓墟將進逼武緣富部分諸將且覘知受空城而出密遣將徑趨思恩先發銳卒百人潛入爲內應受至武緣萬弩俱發退逝則我師先克其穴賊勢既挫乃議撫處會姚解去代者王守仁復委重于富論事頗合遂下命撤兵蘇受降富久居邕管稔知八寨猺賊與思田勢相倚請于總督宜以守定

既剋日出師而富陞四川左布政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報至富毅然終其事冒暑雨提兵入險擒斬無算奏凱乃啓行至鄖陽守仁卒嘉靖八年陞富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代提督巡撫之任初守仁上思田八寨事宜下撫臣詳議富條其便不便甚確皆報可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戊戌征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庚子夏卞廣徧求叶畢安南者始安南黎利代陳而有四傳至瀾爲陳暠等所殺暠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僚等告變朝廷遣官廉之未得至是始公得以便宜行事公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本兵二

十餘萬兩廣雲南分三道進兵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朝貢止朔如制辭極悲懇公遂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令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姪莫文明代詣闕下公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處惟曠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進公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

蔡經字斗洲侯官人嘉靖十七年總督兩廣時斷藤峽賊侯公丁等時出殺掠經會安遠侯柳珣發兵討賊以兵事屬副使翁萬達誘致公丁斬之諸猺頗順藤峽復平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進士嘉靖間任廣西提學與諸生論學一宗程朱後總制兩粵約諸大吏非檄召毋得入轅門即檄召不得持一物諸大吏惴惴惟謹故事餉金俱上制府受記公歸之梧郡第視其贍輸餉稽之廾乙巳春封川猺民煽亂公集諸道兵討平之柳州猺弗靖公徵兵三道並進破其巢馬平諸邑皆爲編戶時方議征府江諸猺而留都少司寇之命已下天子從御史徐公言留公兩廣與會賀縣告急公發兵平之遂擢右都御史入掌院事

懲憤遂召入嘉靖三十年以兵部侍郎總督兩廣粵西川貴見制府行廷謁禮公以爲非禮並更之時柳平諸猺盜爲剽掠而莊頭鬼子等巢諸賊爲甚公密委副使茅坤以討賊事不旬日破十有五巢府江少戢公復捷故事爲總督軍門志前列輿圖後覈兵防白討罪參議以至賞罰規制交南紀略稱信史云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間分守嶺西作養人材擇士館穀於松臺書院躬課之四十二年總督兩廣修學宮建尊經閣暇日進諸生講學時古田賊方熾遣守備卜禎典史廖元持文告諭之諸猺聽撫奏設鎮守廣西總兵官以都督同知俞大猷充之後古田因得成功

陳道基字以中同安人嘉靖間巡按廣西下車按吏之無良者墨吏舉望風解綬去巡行郡邑詢民勞苦鋭爲興革會城西南河流舊故橫溢公爲築橫橋而東之與灕江會公私交賴

錢嶫字君望通州人嘉靖間巡按廣西諸所收治必覩得其太甚狀不旁寄耳目間屏騶從或之倉庫或徑入獄閱其簿籍即日披抉無一不快人意是時靖江侍衛軍校某某恣慫王鍃嶫遣捕斃之獄國人賴以帖然

鎮遠侯顧成字景韶子統統子興祖字世延嗣侯初爲貴定衛指揮永樂己亥廣西慶遠蠻賊韋錢望等僞稱王侯元帥殺巡按御史諸璞奪其印命興祖率湖廣廣西貴州兵討之一朝盡兵戍兩廣自此始也以指揮葛遵先後由通道擒斬僞從自歸兵既集以指揮賀興等爲

左哨由賓州八寨諸路進以指揮李宣史雄爲右哨由思恩縣諸路進以指揮駱榮爲後勁而自率中軍趨柳州由小安定進斬其僞通天侯韋萬賢無敵大將軍韋公鄉等分擊思恩五十二峒賊斬其僞通天都元帥覃萬兩僞猛烈將軍韋公笑等四千三百四十人獲鍾人六百八十四人得御史印歸我男女萬人已平平樂南寧二府樊家等村賊首蘇公夏等八千人俘僞韋王覃萬貢等五百九十人融縣蠻梁羅八自稱梁羅王梁保十自稱梁得天移兵討之皆繫頸乞寬獻俘行在所上釋之又造橋渡烏泥江斬賊覃公隱等六百八十人仁宗即位命進士征麗壽勅勞之佩以征蠻將軍印鎮守

臣佩將軍印自此始也已誅忻城縣賊覃宜等六百四十人降義寧猺獞九百餘人武緣融縣賊廖孟進等僞稱治平王陳宋將軍兵至東泉斬其僞都督韋閔等三百三十九人俘廖孟進送京師以思恩州岑氏僅八百戶割武緣白山峒七百戶隸思恩從之宣宗初廣西諸賊復叛出梧州界據陀天門蒼冈三嶺而肆突露梧洛江攻東寨廖家樓盤八大山諸賊斬周時泰等一千九百人自天門入平南縣大由駐大藤峽江口纖綠硐諸山賊寄身入峽抵潯州水陸夾攻武宣縣諸賊獲其魁韋保遂偵巢巢落無噍類矣而故郡指揮蔣森晏許氏告興卅十五寨上命自列與祖首賞上言都御史劉觀等宥之又以興祖言增置村寨不甫十縣土官副巡檢各一員凡十五人舉土人陸扶輔等爲皆用之流官巡檢相尋死瘴癘七人刳貫虛無職官也總鎮公巡寇恩恩縣覃公旂寇河池縣僞稱都督屬指揮彭舉等爲前鋒而提兵繼入三十六洞斬大滿頭大旗等一千七十五人執拘公旂送京師誅之已而宜山賊韋禮等夜銜枚行天雨賊熟寢寤而驚失措斬七百人地遂平於普義里思攬村封屍爲兩京觀諸峒長韋敬曉等率衆附上謂兵部尚書張本人情貪生畏死蠻夷同之卿語與祖體朕意宥諸蠻首左右之衆毋致失所興祖休兵戢鈔暴嚴斥候設支閣即水南立塘谷得交易月以六

日名之曰豐樂墟南丹衛甫有城而平南鐵役通判張文郁江州土官黃志斌爲叔所殺奪印去崇善土官知縣趙暹僭王號故左州土官奪印殺其母皆討平之敕以五千人從成山侯王通征交趾通北失利而交趾禮縣賊楊伯春合黎利賊僞威遠將軍入犯興祖以都指揮孫嵩兵協討遇于思攬村斬三百三十人交趾僞金吾將軍三萬餘人攻隘留關分軍四道攻之獲僞威遠將軍阮二百五十人黎賊閙丘溫衆爲敵樓飛砲神銃禦之賊不敢窺邁攬州及貴縣賊人欽州殺靈山知縣作亂梟衛境興祖捕得渠魁又剿柳慶府賊韋萬黃是朝傳旨稱利陷留關興祖屯南寧不及赴御史奏興祖宿留遠下錦衣衛獄尋釋之興祖四世孫寰字君錫嗣侯嘉靖十六年鎮守兩廣與督臣應檟議兩廣用兵有三山大征口勵曰截殺截殺最難而得功最鮮勵勦次之大征濫矣然必請命與師凱旋奏捷有升級之例勦勦截殺事出不測不請命不奏捷不錄功斬一人財賞一金俘一人財賞二金至擢鋒陷陣奪門斬關運謀用間功悉不錄請如嘉靖初部議酌賞前陞無輒調土官示弱長驕上從之所遊衛所兵萬人悉勒習戰桂林平樂猺殺知縣張士毅傷百戶曹思寰討之俘斬四百八十人巳討七山賊七山居蒼梧岑藤三縣中阻山二百里弘治以來因征不克寰治兵以征西爲名至潯

州還潛入賊界賊棄巢遁戒無仰攻覆諸山下夫屯韭
夜浹辰賊饑盡蒲伏降
沈希儀字艮佐臨淮人正德初襲奉議衛指揮使嘉靖
間以田參將調柳慶在柳慶十餘年殲滅巢諸猺峒凡
五十餘所獲諸大姓渠帥凡數千人身爲大將左右兩
江猺賊作亂歲無寧日希儀每戰輒先登散家財爲賞
得很卒死力又善用諜動輒成功歷陞總兵時號名將
西土謠云軍中有一沈軍士聞之心寒
章拯字以道蘭溪人弘治壬戌進士正德丁卯刑部主
事逆瑾盜政拯決囚不覆於瑾瑾以復命遲慢下錦衣
獄數月謫梧州別駕時年僚數百人叫囂於馬上罪騎

往論之開以大義猺遂解散嘉靖二年累陞廣西左布
政使檢舊例務省約裕民朝廷爲咸里陳萬年建甲第
會派省藩羨餘一萬兩拯以廣西地瘠民貧素無積財
惟軍門有犒賞餘銀乞將協濟以甦民困巡撫張公嶺
從之不煩掊索而上下恬然時論韙之
萬潮字汝信進賢人嘉靖間爲廣西左布政整肅有度
諸郡縣遣輸金至令各操金以次當前執法馬自較報
日已如數乃日司庫覆視亡異即給批遣之去吏白批
過期久請治潮曰此中山徑水道恆苦諸猺劫截群竊
是生瘴癘安知來者不以此中沮乎但所輸不虧足矣
潮禁司庫官吏勿得輒離庫時遣覘違必捶治之吏卒

惰慢一款以法遣發去右使夏邦謨代行藩事悉循潮
法或曰盍少寬邦謨曰財幣之府何可不慎吾見萬公
寬非嚴也竟避之卒與萬公齊名
姚一恭字道莊莆田人嘉靖己丑進士督廣西學政額
其扁二曰黜浮薄抑奔競揭之門首遇諸生年少列尚
予必戒之曰毋志小氣輕也隨侍一僕冬夏惟一紬袍
不加綵終其任未嘗一娛色惰容歷轉廣西左布政其
知民積苦向時科出額役金鏹者太其半如均徭榜數
不則收治之州郡奉令謹辭諸吏無敢倍取後有同官
阶艮於御史謂公營私士何公卒御史亦畢突入所居
檢見裝儉一無所有問其家童對以俸錢並在庫隨呼

主藏官吏至具對如前御史嗟歎大慚乃書其治行檄
郡爲主奉祀名宦
孫懋慈谿人舉進士知浦城有清政召拜南吏科給事
中時朱彬擅權公特疏誅之尋出分憲廣東爲彬黨所
構逮詣獄謫尉藤縣至則創南麓書院與士子陳析經
義不倦復議寬徵省役之法風行梧捷間及賜環士構
祠於堂後相與尸而祝之嘉靖十二年任廣西右布政
使當連歲師旅之後帑藏匱竭民力凋敝會計出納悉
心贊襄剗宿蠹汰冗費不遺餘力而涵容之度致大之
體論者服其雅量
楊本仁字次山杞縣人嘉靖間廣西按察使遷右布政

與學使謝少南諷詠相高或月夜叩門露臺對飲或聯舟共游縱目江山率以爲常公視事寬簡人白不敢犯訟者亦喜就公斷其曲直云所著有少室夢言

鍾卿字懋敬東莞人嘉靖己丑進士丙辰長廣西憲轉右轄坦夷真率不設城府人咸親之

胡堯元蒲圻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壬午廣西右參政洛容邑爲賊陷幾廢公復之建桂林書院買田百畝給筆札膏燭選學官明經者爲師諸生各以其經受業焉土酋岑猛守田州以兵力凌轢他郡劉召者猛逆黨也誘執郡指揮孫霞曰必復土目退官兵乃還霞耳中丞盛應期爲公進兵擒賊將李隆禮陸利廣脫其縛結以

恩信使執召贖門贖罪當道欲致二人于法公曰業已許之其可背乎自是餘賊多附益自名叛至今十有九年矣公乃深入東蘭那地金城諸絕域經畫疆理宣布朝廷威德奏凱還是年冬中丞姚鏌疏請征猛天子可之南京湖兵至撫公監軍都督指揮沈希儀等五將軍帥八萬分道進猛部謀不知所出裂帛書冤狀抵鏌鏌不聽公帥兵進攻賊將陸綬號萬人敵猛男邦彥素驍勇公選精騎馳射之綬五易其馬公追之殺七十四騎而後授首邦彥逃猛出奔婦順知州岑璋猛之婦翁也以其女失愛於猛憾之誘猛斬其首并佩印遣使上軍門初時邦彥已授首公恐非真進隴容巢窮搜之得猶

死復蘇猶口授諸將兵事一十三條疾遂篤輿至橫州卒時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知州陳堯恩視其行李唯夏衣數襲圖書盈篋發公內帑斂焉士民哀之如喪考妣爲祠大中丞石金疏其死國事贈中奉大夫右布政使祠桂林

蔣山卿字子雲儀真人進士嘉靖五年爲潯州守會征思田南寧爲禁哨官兵四集饋餉承制臣薦卿才調南寧從治東調轉輸居民安堵軍餉充濟及上定制臣議設思田爲流府欲制思龍以附之卿力沮之曰此制內補撻也卒如所沮改思龍爲隆安縣興學重農修俗頻守成行成績遷本省參政

鍾芳字仲實瓊山人正德戊辰進士嘉靖間自廣西右參政去貴縣虎患翁降洛容賊討田州定平樂勳於峽屢有軍功擢副兩賜金幣官至戶部右侍郎

曾存仁吉水人嘉靖間參粵西政宮川荔浦諸邑斗絕萬山中與諸猺錯處使者行縣數十年不敢入其境公叱馭往所至延見父老問以謠俗民所疾苦教以庸次比耦農桑畝治兩江左右棄田萬餘頃督充者名民佃作其中規度其受水多寡爲石隄潤其租賦下縣子弟不習於學爲策官令師事孔子移諸博士課授經義或增置子弟員而子弟員因是鄉學有與計偕者桂林倅某務行無節法當坐免官上官爲關說更三四人獄不

能具公至有力者復爲書諭持必不移而粵宗人䝉澤又後期歲甸貸子錢公爲刻日給不足則取藏金奇械者與之宗人大安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中以參議分守右江公餘必展書史非但多聞喜道時事輯諸掌故耳目所及欣然攬筆爲之注記同官翁憲副爲達善謀能斷汝成與翁時事多所贊助退即敘述所著有炎徼紀聞

茅坤字鹿門歸安人進士嘉靖間府江兵備北猺入寇殺縣令劫官庫公請於督撫勦之許以便宜從事公部領七哨約都指揮密搗鬼仔莊頭諸穴大破之陽川始得安生民立祠祀之

陳選字德輝閩縣人嘉靖間廣西參政曾撫猺事數月司府官以羨餘饋進公令貯帑中充公費其人相覷不肯去公曰留得無虞盜侵邪臨罰數十竹減鋒招江西按察使方伯以前金爲贓卒不受其言爲詩又明象緯製辟穀丸遇人饑困者輒遺乞丸類以全活甚衆

張昱字蕉甫晉江人嘉靖三十五年爲桂林同知時宗藩暴橫殺僕圖賴公力折之有謫戍兵財者上官論如交兮例公執不可人不能奪陽朔冊籍逃點皆說沒糧無全額屬公覈之糧復其舊全州若役以吏承冒免者歲不下四五百人坐此役歸貧民公嚴爲之裁賦役爲均查梧州倉糧任額倉儲五萬皆輸自東粵事屬兩省

難皆而奸徒藉此爲市公悉廉得之而酌其所侵之久近以爲罪輕重人服其明後諭化州以將臣吳桂芳疏薦爲廉參僉事公至則按責巡鄉指揮某等十數輩詰日失守狀將吏咸思自奮桂林城故有敵臺公備以望樓而徙窩舖以便巡守更築石關以衛居人仍擇要害設營佐戍以兵伸哨守相望二衛軍與名募卒按籍覈之逃丁壯者編爲隊教之技藝而領以武職公亦時自按閱冒風雨不廢後陞右江參議

陳堯字敏甫通州人嘉靖進士累官廣西參政篤意風教時進諸生爲講說學田以濟其乏廣儲倉多穀孔建諸徼法者置之法境清如洗陞貴州按察使復陞廣西

左布政使務崇大體不事煩苛有司闒茸一皆慨念遐方罷秩民若覺之使自新檢司務度支無與則分爲會計書粲然出冊可案稽胥無敢有闕出者文飭者靖藩諸宗率不滿名封已食采祿公劑以畢令格不少

張謙字子文慈谿人嘉靖間廣西右參政時督撫應公方討叛猺平梧州逐以七山羅旁爲屬七山賊凡三十七寨居梧州藤縣自諸縣間窟穴二百餘里山谷險絕林箐茂密梧人多爲賊間先生縱市上樵蘇潛圖其山川險易及進兵便利處督參將王寵朱弁各以五千人分道入適朔議伐安南作令兵具安南偷而請督府別發兵防賊遂入羅旁值上元節置酒高會而二將由

潯州十五夜倍道入七山賊臥未起聞砲聲散入林谷
中我兵搜捕略盡蒼梧士民建祠祀
黎民表從化人嘉靖甲子任廣西參政其冬古田酋韋
銀豹與衆越城劫藩庫挺身捍賊死之
楊必進字抑之吉水人正德辛未進士嘉靖間廣西按
察副使會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
問狀出罔之壯者二百人弃其自效陰部勒之夜分篝
火百道入諸囚弃不倣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寨
火首驗選相賀及明見諸囚出尚故始愧服不及功上
後以賞尚都御史翁翀因以府江兵備薦自古田告捷
諸猺擁相傳語畏公如神公以為府江當衝道遠不可

驟以兵入首以恩信結其心諸猺聞出數人嘗試公名
之堂下言語歐歐比還婦還之醪肉或幘巾其後稍稍
率諸猺婦來見公令諸猺婦入見夫人夫人食以稍餌
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猺婦出其夫感激誓死不
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為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至
先納金求解公密受金公帑而佯諾其使意欲以此鉤
猛而忘者疑有所泄遂被論去
術箕安福人進士嘉靖七年府江兵備副使時猺夸出
沒為民患箕詣縣親問疾苦多向化者治臨賀城宏壯
堅密又諳富川為濬城壕葺門樓規制稱雄麗云
王顯高衡州人進士嘉靖初陞遷知府剛介嚴明奸宄

斂迹南丹等州猺獞桀驁為痛懲之而復其侵地土目韋
正西益三寨巡檢司印討擒誅之尤加意士類新學宮
復書院擢本省兵備副使
卜如圭澧州人進士嘉靖初任府江兵備副使以名節
風勵邊俗嘗於道中見井闌石有異亟命滌之乃宋道
鄉書院殘碑也書院久廢莫有知遺址者公曰此鄉忠
公之靈實命我爰遣人遍求斷碑得數片貯學宮作詩
紀其事遂與復書院官至刑部尚書
翁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十三
年知梧州府梧雜民夸加以師旅公經畫供億足用省
費總兵仇鸞縱卒橫行公縛之繫獄郡稱治平會安南

莫登庸篡國南人上變朝議征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
溫侍郎張經同咸寧侯仇鸞督兵討之添註公為廣西
征南副使贊理兵務密募敢死士梁文麟等數人入安
南偵其情龍州思明二州土舍趙楷今寅彝庭以娟孼
爭立作亂數十年不已登庸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無
能正法獨處及我何哉督府聞之謂公曰君其謂何公
日兩州凡遂三凶明立難以兵勝惟斷其中堅使不相
屬然後可次第圖也公遣指揮錢希賢銜擒應次擒寶
最後乃名楷杖殺之立其子匡二州悉定斷藤峽猺獞
侯公丁以其兄勝海為武靖州目黃貴所刺謀衆為亂
公密謀擒公丁磔于市乘勢集兵破賊藤峽悉平又四

峒為寇人黃賢相所據稱兵脅衆以奸法紀公諭參將余恩駐兵徐圖授以秘策賢相尋獻地以附南寧督府上其功陞公浙江右參政尋改廣西時方有事安南公受督府檄屯龍憑思陵等處督師觀變獲安南姦細丁南傑詗偪延致畢得其國中情偽乃縱之歸國俾語登庸益自為計登庸大恐遂詣鎮南關納款遣其姪文明奉表降上貸之罷安南國為都統使司賜登庸不死以都統使治其地於是班師論功行賞有差而公之功實居其最

錢鐸字振之號南浦正德辛巳進士嘉靖間以副使飭兵府江府江為湖諸郡之衝峒為苗萬山螺螄猺獞怙阻積毒民病焉君至輸以禍福諭以利害嚴以偵邏威以舟兵於是乎悟者歸命桀者竄伏且年得大發數十人戮之以徇土人謂三十餘年無此役也

蔣應元字子春號瑞中為廣西副使令役僮郡縣久公患之為上三議曰責田主嚴罰格更旗甲大略主守險護田者犯奪之食積牙牯童使自屈而已已又撫兵府江巨猺莫氏兄弟三人以雄勇名兩粵間往數戒營大嘯聚破城殺吏及是復出猖甚公設方略陰部勒購土人浹旬而三寇授首江道底寧開治獄有觸法當遠戍者而人甚衆公第讁其一二人餘悉末減

吳世澤字宗仁進江人嘉靖癸未進士累擢廣西按察

副使分飭府江廉潔精剴獨持風裁剔吏蠹端士習復流移通商賈諸蠻賊隸府江者故多桀驁為疆場患公謂非剿無以示威非撫無以示信整兵耀武嚴為之備而以德懷之不數月猺蠻相戒無敢犯部境諸鄰峒復業者千餘家府江為之肅然

吳元肇安仁人進士嘉靖三十八年府江兵備副使雅意人才集諸生為文親改竄而潤色焉時恭城學宮移建未就力修葺之又親帥師平三峒之寇縉紳競為詩歌侈其事

方紀達字行可歙縣人進士嘉靖八年以僉事分巡左江值田寧用兵之後出謀發慮動合機宜如恩恩之遷荒田隆安之不寧田州皆有力焉加意撫恤民賴以生

章燦字世暉鄱陽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按察僉事分巡蒼梧梧白馬三洲故險道也江路逶迤林木深阻諸蠻竄伏為患久矣公至首除民瘼白于督府檄縣邑治火其大斧長鑱之屬以千數因下令調集諸路營兵而躬履其地發縱指示度其地勢高下而刊夷之盡伐其樹柵其山分兵守焉自是諸蠻奔突竄伏不敢復出

趙墳字平仲餘姚人公故清介人不敢干以私號趙鐵面嘉靖間為廣西僉事分巡桂林不事檢攝其門閭若無人者及聽兩造率以情斷經其廷者無冤民

蔡文南靖人進士嘉靖四十一年府江兵備副使料敵

握奇百策百中嘗於樽俎中讋巨酋雍容閒整有老將
風暇日集士之秀者講明與義多邊陲功時稱長城
鄭一龍字于田惠安人嘉靖間爲按察司撫夸僉事時
古田不靖報諜紛挐公搜諸掌故著其沿革作撫夸志
自東西四鄉及古田全灌諸哨無不悉心經畫又作撫
夸通論一曰嚴緝事二曰別纖情三曰禁招主四曰誅
賊魁五曰謹巡哨六曰明賞罰七曰防寇有時八曰勅
賊有引著爲功令施行自是盜賊斂迹後爲副使兵備
右江至則申約束與文武吏始拜派者禁偷安者禁驕
暇者禁貪放者禁逋夸者禁而密陳之制府曰邕江之
東以來賓之北三北五柳城之上油宜山之清潭都亮

賓州之後皆猺獞行流劫宜草薙禽獮以快人心制府一
以右江事屬公公撤守備兵一聽指揮分以備城責令
賜勦賊前鋒樂隨即備殺盜屏息會中丞殷公征古
田公所條畫悉當擢參政告歸
李中字子庸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抗疏
忤武宗謫驛丞世宗即位擢廣東僉事轉廣西提學日
與諸生講聖賢之學如家人父子然時迎親就養諸生
持二簋爲獻亦如家人禮不爲忤也歷右布政使舉行
鄉禮士民頌之官至右副都御史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弘治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値逆
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嘉靖二年陞廣西提學

遍歷諸郡所至多士文風丕變及爲廣西左布政使時
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幼具題日爲始歲費
幾十萬胄奏乞停寢歷陞戶部左侍郎
黃佐字才伯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間爲廣西提
學修書院毀淫祠行射禮舉節孝立鄉社擇士民及猺
獞之子弟教之風化大行以舊通志闕略發凡舉例爲
圖經爲表爲志爲列傳爲外志總六十卷歷官至宮詹
潘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間廣西督學僉事檢飭廉謹
在官十載未嘗見有厲色諸生樂嚮之校士之暇閒吟
咏以自娛廣右諸山水經恩題者多可采云
大義中字雅大番禺人嘉靖癸未進士戊戌任廣西提

學崇雅黜浮得士稱盛嘗攝臬事革藩府守衛之撓法
者明慎持憲獄多平反時稱廉明後仕終僉都御史
袁袞字永之吳縣人嘉靖間以僉事督學廣西刱麗學
首問名宦祠有解先生縉乎衆對曰無有袞愕然遂移
郡祀解行部將至賓紬書與詩發驛騎往詢馬御史錄
時錄謫戍賓十餘年矣及過所寓館勞苦良久載酒飲
之戀戀不忍別去明日疏乞釋錄疏草已具錄聞之詣
廷固止因不果上兩廣故事藩憲謁軍府廷跪之袞獨
長揖軍府雅聞袞風節歎延以入亡何移病歸袞所著
生尚名檢謂名檢一壞即卿雲之文金張之貴無爲也
諸生中頑鈍無恥者杖之見者莫不震懼

謝少南字應午上元人嘉靖間以僉事督廣西學政少南經學多妙悟嘗論諸生曰觀書須將自心求取立言者之旨無泥成說妨吾自得見諸生文互尚雕囊每戒可以不學令取諸經傳讀之毋寄人籬下聞者翕然行部試諸生有柳張㢮後有氣節名人稱其藻鑒云

王宗沐字新甫臨海人嘉靖間爲廣西督學副使三月召諸生升堂與論中容緩節人皆聳聽已而行部衛試疇徵取及才俊宣成書院公時加提撕不徒課誦讀較文藝且令反求本心士多恍然悟者爭擲去其試卷傳爲故吳司空廷舉擇族子二人並廩學舍使守宗祀又謂蔣相國冕有定策功爲刻湘皋集以傳後以右布政使去復召集諸生如前論學云

粵西文載卷六十五

粵西文載卷六十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名宦

于範嘉靖初知潯州府剛明正直折獄如流興學校崇官常脩名揚著

李泉元侯官人進士嘉靖元年南寧知府興學造士惠政及民士民德焉

申惠字仁卿櫟陽人正德甲戌進士嘉靖四年出守桂林民頑而好訟先斥於獄有久繫不決者君聽微析疑窮日力不懈決旬囹圄爲空時田州岑猛梗王化督兵征勦檄軍餉者絡繹乃畢夜區畫與民敷潤挽輸餽每爲郡壤先秩滿以最復舊任竟以直道忤人卒被劾落職

劉士奇順德人舉進士嘉靖七年知梧州府仁明廉恕庭無留獄帷恐傷民郡故多竹舍久則燥烈火患士奇出帑金爲民砌磚墻十餘堵以避火吏收支多侵牟好公爲正法裁後按爲格刑定性書以示多士有盜藏錄者訊不伏士奇案錄得之其摘伏類如此觀行民餽士物悉屏絕累官山東布政使

喻義無錫人進士嘉靖十二年南寧知府律己廉慎門無雜余剖決公明不以權豪有所推抑仁恕藹然士民

咸稱長者在任三年致政歸
林廷杓閩縣人嘉靖十三年知慶遠府鎮靜清廉民不擾而治日起土酋魏金吊堅拒不內由是畏威懷德歲輸惟恐後則賑饑禮士繕城教蠶歷九載始終一轍撫按交薦之尋以乞休去民立祠祀之
王橋京山人進士嘉靖間慶遠知府議立千曼落黃斷灘寨保江道稍戢
朱鴻漸貴縣人舉進士嘉靖十八年知梧州府出納必親如無所售羨餘悉歸公帑往官貿於民價不償直鴻漸著爲禁與民平價修葺學宮躬勤課講王師平交南過境注措有方民不知兵以艱去行李蕭然民今思之

累官福建布政使
朱糯吉水人舉人嘉靖二十年由南京監察御史出知南寧府政持大體興學右文振作士氣郡邑中有弊政悉蠲革之民心翕慕
曾雲太和人舉人嘉靖中慶遠知府蒞任三年廉以律己簡以臨民飾吏治以文章撫邑民以德化入覲竟浩然歸撫按薦留之不起
秦樫無錫人嘉靖中知慶遠府討除大寇韋敬邦卑爲賓遠邇快之
王貞吉泰和人嘉靖間爲潯守英敏豁達治政之餘多所營建尋以能調補南寧

翁世經福建人嘉靖二十四年知梧州府治尚節簡約己務人加意學校砌理街道修府庫築火墻立三關塞蹊徑百廢具舉秩滿去闔郡思之
張元藩山陰人由官生嘉靖辛亥以後府經歷知平樂府時猺獞竊發兵餉不支剿撫無定議元藩與僉憲茅坤謀定剿勦之策賊首莫艮三藍孟乾等次第就縛闔郡晏然癸丑司旋還里引疾不出
上三接字汝康崑山人進士嘉靖間累官柳州知府甫下柳張襄惠公岳已平馬平寇行相地得千壤村爲要害處創堡壘調狼兵雜他獞守之以捍御遠邇公抗議謂巨憝頃已悉伏誅其脇從解散者良赤子也墳墓廬

舍妻子皆在今若以爲戍卒則亡所歸使雜居必不安且狼兵非能久戍人也是不潰歸必四出行剽耳須守使人徵風諸獞其父老携其稚弱踵至叩頰願歲歲共縣官賦役自誓於天不敢倍德守請毋以狼兵雜他獞戍之鄉以土著之獞戍之張公曰善罷不復別置戍時又有周王謙者其父子皆獻黠據上猶崗行剽柳融四邑君設方畧捕擒之柳故環江而城阻水爲固惟北則平野無山谿之險有寇警則豕突而前不及乘鄣公請於張公闢北郭而城之其長爲丈者五百七十有奇高爲尺者十有四
王汝奇字萬甫豐城人補博士弟子入太學累官廣西

太平府通判假守事太平地絕遠諸屬州都結萬承全
茗陀陵思同皆土酋䝉焉思啟封疆相尋於戈盾君謂
毋忿臆三尺閼女頸不貸女有所部按情實立部諸酋
吏惴惴赴府受約束君修功令創馬貢議折賦清編冊
郡人歌之曰天畀使君以藾我人胡不卽與君念其父
母年老稱疾乞歸

劉教廬陵人舉鄉書嘉靖三十二年知梧州府博極羣
書精於理學躬行卽致政去

方大樂嘉靖末知潯州府直朴清介有長者風絕逢迎
思恩獄郡中無遠邇胥戴未幾卒

陳大斌字則殷古縣人進士嘉靖間思恩同守思恩故

酋地十歲九反前後游宦無任行者公單車往至則攝
郡事城故無井公乃闢水關引溪流入之民以無憂汲
又築菴廬六十楹於驛舰間以棲直者公以王文成故
法撫諸蠻咸自縛請降誓不復叛復攝橫州橫亦治而
公以倦遊投劾歸

趙遠永寧衛人嘉靖十五年任桂林同知僅攜一僕之
官政嚴吏肅喜讀書稍暇卽手一卷披覽嘗隆冬就爐
火燬其袍不知也嗣後惟火袍視事卒莫能更爲同僚
所忌調簡去人惜之

劉時舉銅仁人舉人嘉靖三十四年平樂府同知抗慨
有大略尤長於用兵時有征剿多其贊畫暇時集諸生
講經義嘗修明賢書院以居士又置學田贍士之貧者
郡人誦之初時舉年十三從父仁之梧州父道卒舟過
府江猺賊卒至庶母二妹死焉時舉縶入峒中竟用計
脫歸銅仁爲於鄉來官府江人以爲異語

程文嘉靖間通判潯州廉明有爲人莫敢欺嚴任不攜
家屬征峽寇領兵直入賊巢士莫不爭先得奏功抱病
還卒無以爲殮當道遣官護櫬還鄉

李鵬舉歸善人舉鄉書嘉靖三十九年判梧州總糧行
右學博政務嚴明人不敢欺革倉宿弊解戶無虧公暇
進諸生講心性之學容縣置學田拓衙宇百廢俱興署
恢集化猺剿强策事悉中機宜

陸敷錫字得承別號鳳塘嘉善人補邑弟子員以例入
太學嘉靖中累官判柳州柳民蠢獝錯而居獷悍難治
公申明約束與之休息攘奪相戒不入境嘗攝柳刺史
柳俗好訐吏往往文致傅爰書公廉得狀白恤刑使者
多所平反先是郡長吏入覲州縣具錦罽刀布以供享
覲公當攝行曰覲吾職也奈何朘民以行私乎悉卻不
受後署賓象兩州事象有安仁土舍何公恩等聲言花
藍古陳諸賊稔亂殃民願效死力爲朝廷除患其實陰
肆剽掠洛田陸弄閒良民率被魚肉乃各鼓譟治兵相
擊殺聚衆累萬人而公恩等益招亡命所至焚鹵勢張
甚諸上官遣吏慰諭數四寇譁曰是譌爲好言誅我耳

必我信也須陸别駕來上官頗難之公毅然請行遂單車往兩寇望見公各釋刃羅拜歡呼震天公獨坐公思開譬罪而令餘黨悉解去象州以平公在賓嘗夜出郡遇賊將圍城司且擁公以質公瞋目叱之賊以大義賊衆披靡黎明稍稍引去屬大兵征懷遠公敢選壯士習水戰者二千人以須徵發俄而撫果千郎赴援復調度汛餉不絕懷遠之捷公與有力焉柔福江道爲兩江咽喉賊出沒其地公議置餘皇扼隘道令壯士五分夜擊刁斗賊不敢近而還江柳城間王新建所復斷藤八寨皆爲巨賊連藪公相要害上幕府移置衞所凡一十有九由是諸賊失據枹鼓希聞公念母氏乞掛冠歸

徐南金字體乾豐城人嘉靖二十一年桂林司理英敏凝重靖江諸軍校熒惑王聽錢侍御嶸捕治之法其黨或逃或匿錢去後又還府惡獄熾甚南金廉其狀遣官卒就府中縛出以狀列奏命刑科給事王國楨刑部員外張祉錦衣衞千戶某按其罪林逆逮訊府中官校爲之一空三使歸覆奏報下侍御朱有孚枷其黨露立市踰月死自後無敢指稱侍衞覘近陵暴其國人者

劉方興吉水人嘉靖二十三年任平樂推官慈祥愛民時議剿上下水七十二村與不奉命力阻其議民至今德之

鄭仁龍溪人歲貢嘉靖初爲梧府訓導行廉介同郡人林潤客於梧病篤以金二百屬仁治後事餘以謝林卒仁捐已金爲治棺殮殯寄後募僧守之明年仁病且瞑急命其子薦以林所屬銀寄官庫封識宛然督撫林富義之爲表其墓

林昭廣東人監生嘉靖十五年南寧府教授勸誘有矜教事修舉持已接士忠厚老成士心翕服致政歸

孫寬晉江人監生嘉靖間南寧府訓導簡重不立城府學古居官於紛華勢利泊如也致政歸

康定莆田人監生嘉靖十五年南寧府訓導教士隨材造就不以寒暑有所變更士子諭其學之當教之勤云

丘雲霄崇安人以歲薦嘉靖二十五年□□府訓導學問該博督學謝汝儀檄修省志擢國子典簿令柳城縣所至有聲嘗著止山集尺牘抄行於世

石鎔長樂人舉鄉書嘉靖三十六年署□□府教事標綱史大義進諸生絕不與戶外事尋卒督學陳善治躬祭其柩曰才足以仕而不利其官德足以壽而不永其年已矣哉夫固命之窮也已

陳世聯峽江人監生嘉靖十三年知上思州加意學校治間梁建鼎樓坊表草創州志以道率民民始駭之繼擾之而終安之也後遷長史

謝澧閩縣人嘉靖十二年永安知州在任五年時數有猺警澧勵兵固守請擊五屯河貿易魚鹽至今賴之

驕惟儆嘉靖間知欝林州推腹愛民築陂捍城新學舍造士類皆政之大者民久而愈思

周瑛福寧州人舉人嘉靖二十三年知上思州蒞政廉明興廢救弊民甚德之後陞思恩知府

王時中閩縣人舉人嘉靖二十六年橫州知州存心愷悌政尚廉平體順民情有可行者輒舍己從之斷獄多從寬恕作興士類每月發燈油錢一千二百文以給之又撥民人莫時秀告退無糧田租三十三石入學以助士子公派及錦帳之用後歸養不出

王濟字伯雨烏程人太學生授廣西橫州判官橫會缺守州政多弛廢且作君觀業得其習俗利弊凡所設施

咸與橫宜橫俗丕變盜亦潛弭州以無事君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其下采其風土物宜與域中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

顧起綸字玄言無錫人累官貳欝林守行守事宥條五便上之州黑嘗起公矢於神已竟寂然陸川寇來侵公勒習射士馳徼之殲其酋渠二十餘餘皆散走督府奉大司農檄徵丹砂於欝林公爲言欝林故不產丹砂得非由葛洪求勾漏令誤耶洪從鮑靚隱羅浮未嘗至勾漏得勾漏砂也竊聞辰寶產砂請市之便督府不聽役徒三萬徧采砂欝林不得久之竟市之辰以解而公遂復奉貢砂役旣竣事謝病歸

柯良晉湖陽人舉人嘉靖元年武緣知縣操守廉潔祿俸外一毫不私入庭有疑訟一訊立辨教育學士貧而有志者給以燈油錢士民稱之

黃瀚字德新澄邁人嘉靖二年知北流縣剛介不避權要邑爲虐政所苦民多流徙瀚招來安集復業者數百人卒于官箧笥蕭然

廖文字宗道長汀人嘉靖二年任義寧知縣時值蠻賊猖獗燒劫鄉村殆盡民不聊生文至諮問疾苦給牛種寬逋負通縣賴以存活及去任父老送之皆流涕

劉初字復善江西人嘉靖三年知陽朔縣立身高潔弊革利興禦賊有法保民寧帖民頌之

胡鶴字冲霄信豐人以明經嘉靖四年知永福縣政尚廉平茹蘗飲冰時猺賊倡亂公盡心禦侮以北城山高受敵因邑人張錦議請築城增高重建四門城樓於鳳山巔設倚雲城賊遂不敢犯

夏美字宗美慈谿人游郡庠援例入南雍嘉靖間貴縣知縣縣治故瀕江城郭湫隘學宮舊在郭外自內遷後久鮮科第公開拓舊址從而新之士咸感奮自是科目彬彬有人龍山三里猺獞向梗化公爲建三老給以法服申論禮制遠近歸心遇徵輸以羊韮裹糧相從邑中旣駭且頌蓋前此未有也東橋顧司寇寄贈以詩有看取漢家循吏傳獨憐卓茂最知名之句任凡三年有士

官陰何之遂幡然歸矣東津驛賦詩云雨霽東津日未晡洗添新綠岸頭蘆而今歸買西湖棹不向潯江聽鷓鴣

吳世賓翁源人嘉靖七年宜化知縣簡重端慤政聲洞溢遠邇以行取去

謝樸任丘人嘉靖己丑宜山知縣言行謀信誠心愛民辛卯夏請入覲爲當道所留吏部以後期去之民泣留若失慈母邑人進士張烜爲記且有龍水遺愛詩集

劉恪黃陂人舉人嘉靖八年知宜川縣時猺賊竊發當事者以軍食詘之憚於用兵徙事羈縻恪銳志滅賊議不廢糧餉募鄉落壯丁申約束嚴賞罰猺賊聞之[illegible]

功未就而卒

王聰字達之善化人嘉靖十年知賀縣多所建置甚得士民心後罹仵廢于里年邑治弁之九本人酬聽遷官之兆賀令多不調調自聰始

蔡雨東莞人嘉靖十年以鄉薦知容縣修城池建文廟學舍宮牆煥然一新

羅鏜字惟昭泰和人由蔭敘嘉靖十年知義寧縣興利除害均編猺役修理公廨當餘其民情六事申請施行蓋有心于民瘼者

彭時濟安福人嘉靖十一年知修仁縣縣介柳象間叛服靡常出城闘數武非挾戈矛擁什伍不敢往田土多蕪民賴耕作時濟多方撫諭乃教之藝植令民爲保伍有事互應援終其任賊無近城掠者

李時敏汾陽人歲貢親喪廬墓六年以至孝稱嘉靖十四年知靈川縣莅任初梓忠孝婚喪四勸家給派諭尤長弓馬時地方有警巡察境內盜賊屏息委署賀篆卒民哀思之

方鵬懷寧人進士嘉靖十四年永淳知縣性廉毅留心靖盜政暇親課諸生修學宮建書院百廢具興陞廣東僉事尋卒士民悲之刻木像祀于書院

蔡邦光字修之海陽人舉人嘉靖十七年知義寧縣剛毅有執終始不渝立石門堡創三界橋征雞籠巢建旌

善申明亭揃南隅書院皆禦暴安民勸俗養士之政任滿致仕

蔣日旦字汝相大庾人嘉靖間以歲薦知武緣縣平易寬和濟以嚴猛有李日王受者不法不悛君使人召至誠飭之受畏讋解衆歸業境乃靖有奸人造僞印圖入學事覺督學監司坐吏罪君廉得其實竟以吏罪罪之不貸軍卒月給餉前令容縱包領弊甚君痛革禁預示戒懌乃下究以父喪解去

黎伯與番禺人嘉靖間知陸川縣敦厚周慎爲政廉平修理學校橋梁立里甲規則民甚便之

羅乾盧陵人嘉靖間知陸川縣剛明正直不畏强禦人

不敢干以私作興學校士民德之遷肇慶同知

張瀾字道源府施人歲貢嘉靖壬寅知靈川縣凡審録役度地遠近順民情而參酌之徵輸不給則以俸折代解聽民緩輸易買食貨一如市價兩赴覲隨送至全州者百餘人歸時至設帳自給其廉介如此

林天榮字仁卿宜賓人嘉靖二十二年知永福縣宅心平恕制事物飭修學宮至捐俸以益公費莅任七年始終如一後以詿誤在省士民就問者接踵於道既去尤思慕之

蔡偕馬湖人監生嘉靖二十七年知武緣縣存心忠厚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吏民畏且慕焉

李文貴嘉靖間知賀縣勤以勵己嚴以教人率士攻舉子業勸賀人行文公禮人畏而愛之嘉靖乙巳因舊學不利科目自捐金一百遷學宮於南門内玉座觀地甲子科遂連發文魁士林德之

郭顯文泰和人嘉靖間丞黃州時方士獻修煉術媚旨下黃州命建道宮顯文抗疏爭諫謫典史二十二年遷北流知縣釐宿弊行保甲盜賊屏息擢嘉興通判

劉紹盧陵人舉鄉書嘉靖二十九年知蒼梧縣廉潔而嚴行之時民任館郵里甲之役蒼梧當孔道措辦無休日劉獨毅然絕交際節歲時於上官無私覿民稍獲蘇聽斷明允不以權勢撓當攢造冊較版圖釐剔諸弊尤留心學校擢大理府同知

王鳳吉水人舉人嘉靖二十九年知懷集縣政崇大體治尚嚴明陞武岡知州

余傑湯溪人舉人嘉靖三十二年知富川縣時各源諸猺潛出爲寇傑繕城練兵伺其發而剪之勞溪源撫寇作亂轉掠諸村傑定計深入直擣其穴賊大挫而遁自後諸岡不敢竊逞

楊鈞嵩明人舉人嘉靖三十五年知恭城縣時學宮傾圮士無居業祭則木主露立沐茅盛饌帋而已鈞請當道遂之是年向職舉於鄉又鈞通糧議料價實政及民擢守永安州

陳泗崇陽人舉人嘉靖三十五年知荔浦縣廉靜有守寬惠宜民請省翠毛肨襖零陵香諸貢及議裁蜂門南源二巡司人心德之

翁堯英字海門晉江人舉人嘉靖三十六年知懷集縣葺學宮勤課士而舉子較多修橋砦塞陂堰而民利益倍陞北京太僕寺丞

李大有歸善人嘉靖四十三年知永福縣明敏果斷恒以節用爲要於治有餘於民無擾陞温州通判

殷雲鴻嵩明人舉人嘉靖四十三年知賀縣治尚仁慈民有訟詞互爲平釋捐貲修學建橋朔望講書惠以紙筆歲終貧儒量爲資助薪米士民感悅不忘

陳學乾潮州人舉人嘉靖四十四年知平樂縣以節省振刷爲治吏畏而民懷之諸所興作皆度時相時而後舉民不知役各不稱詘

李裒同字子中東莞人舉人嘉靖乙丑知靈川縣操守甚嚴尤精于吏事聽斷各得其情性不喜趨迎每饋上官廩給惟蔬肉數事或勸以備物目觸怒生訪不過去官止耳若求備妄取則詩罪有詞矣時虎入城誓于神逐之虎負子夜出不復入歷任三年爾而昌教授士民無不嘆惜

王宗子字時行別號對泉以例入太學得藤縣丞藤民猺獞參半鈔略無已時公至汰守衞兵老稚者而日訓

討之甲士咸有鬭色所封培堡七十區明斥堠謹出入猶恐終公之任無寇藤者覘博白篆缺當簡與簡公堂事有士人滿卷呼呼深篤公而□□是宜在高第亟與之榜放其人名第五諸後家詞公知人尋以藤令入覲屬公覘其篆訟者交謹於庭徐徐以片言各厭其意頓首去而先是盜盜藤谿中金令出錮公爲繫獄室署右備盡輸攻壘守之巧吏民夜高枕無虞相與刻石頌功德復屬覘興業篆然民和義四郎者竊遁大藤峽聲勢相倚公授計密擒之已屬公覘北流篆數月博白父老詣會使願再借公公於是復覘博白篆博白學宮距城二里傾倚枝柱而已公遂之城中而廟貌爲蒼梧諸縣道甲觀矣還藤復覘其篆當入覲公泣別諸吏民而坐步艱難他上官中以蜚語遂落職

石汝礪南樂人嘉靖間任賀縣丞于身之官有清操善騎射吏民多敬畏之猺獞聞其名亦爲斂戢又加意學校取重士類後以誣坐戍竟得白改郎罷不

童艮錢塘人嘉靖二十五年武緣縣尉請經術以緣飾吏治

陳璇字治之揭陽人舉人嘉靖十年任靈川教諭登堂課士無一日少輟夜則鳴鐘講說經義雞鳴振鐸率士衆作修建學宮議毀淫祠佛刹以增飾之皆捐已俸貿地築屏牆於明倫堂前自遷學後科第始盛摺松豁尹

諸士立生祠事之祠在學左門人全賜有記

林從茂海陽人嘉靖十二年武緣訓導制行端懿訓誨有方小從俗人號爲仲某作課每夜親出點視設大鍋煮粥至二鼓分送各號終始無怠士皆悅焉

吳子堅潮陽人監生嘉靖十七年宣化教諭德性醇懿好古多聞每升堂論學首先德行嚴義利之辨多有正言格論以啟悟諸生遇士有貧寒則卹無靳疾則親爲餽藥死必慟哭嘗植松於東西齋日夕自灌以種樹如種心而授學者以勿忘勿助之法嘉靖甲辰遷慶遠教授學中多士建植松亭鎸碑以識去思

陳說江西人嘉靖十七年永福教諭模範莊嚴不假聲

色人自嚴憚之與諸生講論理學多所造就
張弼道州人嘉靖十九年司北流訓隆冬盛暑講貫不輟卒于官
薛一經臨湘人嘉靖二十年任興安教諭善誘士類甘淡薄不苟取卒于官貧無殮衾
吳必學字以思延平人以鄉薦嘉靖二十年署容縣教諭鑄文廟香爐置祭器立科貢題名於堂左右振作士風多所成就後遷知邕州士民懷之立遺思碑
梁佩高要人嘉靖間以明經授容縣司訓敦本實忘機械祭祀俎豆躬自陳設貧乏多周雖犯不校
鄧直欒昌人嘉靖二十八年永福訓導博涉淹貫率生

徒講明性理士有貧乏者周濟之病者施藥以療之篤發門人張守約謂必登科第已而果然人服其識鑒
張佐字瀛洲莆田人舉人嘉靖三十六年懷集教諭學優行修課士有方生徒德之陞荔浦知縣
王鉞直隸人嘉靖元年永福守備時賊勢方熾公多方計謀以剿平之由是獞不陸梁民得歸田
劉經鄢陵人世襲右衞千戶初為猺死賊醵酒相賀曰老馮能再禍我哉未幾經出軀幹尤奇偉嘉靖十五年永福守備時古田賊莫振虎糾流賊而攻縣城公伏弩射斃賊首僞號賊王者公邀擊之賊棄鎗伏山所獲被掠人畜甚衆劇賊陸錢大韋頭扶稔朝猥為患甚虐公多方掩捕俘戮者數十輩黃類惡賊黃仁漢等劫掠殺人提兵一夕殲之威信大著令邏卒偵賊歸路要之十不失一取其酋磔之市次則剜其目奪醜畏服如神陞永寧州參將
張岡威賀州指揮嘉靖二十六年守備永福是時七月賊梯北城劫庫竟遁去大岑賊韋公肖等發塚事露乃誘而擒其首從七人戮之猺獞欽服
陳景超長沙衞人嘉靖三十八年永福守備時古田賊韋銀豹等越東城殺人行劫斬東門道夫後捕獲近賊莫平恩盡斬之
金策柳州人嘉靖四十年永福守備時獞賊猖獗下台

村莫金毆策計捕獲而戮之古底賊王朝猛劫藩司庫歸由東南木皮江策伏追之獲帑金數百兩又得印信一顆
殷正茂號石汀歙縣人進士隆慶五年巡撫廣西萬曆元年古田獞賊反公檄總兵俞大猷討平之奏改古田縣為永寧州設兵戍守乃建委官運鹽之議以其息充軍餉綜理詳密軍需賴以不匱仕至戶部尚書
吳善字元夫龍溪人嘉靖壬戌進士隆慶間古田賊不善以憲臣來撫之時諸猺新創永福古河毛峒及上宋等巖猶反側不靖善飭將繕兵殲其巨魁陸銀床覃良滿等散其黨羽擇其要害設營置堡以為長久計厥後

柳慶北三北五之地爛亂三院亟檄善將柳慶事善以
偏師直抵其巢俘馘萬計自是不復爲患仕終侍郎
崔與瑕南海人進士隆慶六年駐節左江以四都叛服
不常致南太二府道路阻絶奏請於朝開建新寧州治
州人德之建崇報祠設像尊祀
鄭舜臣柳州知府其自叙云柳雖文獻之邦多爲獞獠
所據城外僅有民村三處各不滿四百餘人時督府殷
公大征古田調狼兵十餘萬屯城下余内固城池外安
兵衆晝夜不遑寧處狼衆各無統屬恃强聚黠搶擄姦
淫恣無顧忌民苦而訴之當事恐激變計無所出余不
忍坐視乃進而謀于兵道密遣村官數輩禽四囚傑於

市不書姓名各營自相疑阻其患遂息監軍道發僇四
數百名覆審内有幼者六十餘余憫其無知就死乃各
易年歲而曲生之正擬修學養士清田権税爲百年計
會本春大計以閒住歸
林梓漳浦人舉進士隆慶五年守梧州歲荒賑粟有法
民無死徙梧隸屬有三丁食故冗梓稍裁之官錢不糜
以艱去累官通政使
丘可封隆慶間潯州教授博究郡書勤於訓課修禮器
正祀典大有功於風教擢國子監典簿趣裝蕭然
楊惟執揭陽人隆慶四年永安知州時前天賊黄功東
作亂攻莫大嘉等堡伏山澗執惟執奪其印後贖歸惟

執誓雪前辱具機宜畫山谷遥劉導剿滅之
鄧林材内江人舉人隆慶六年知新寧州詳請開廩二
年兩貢如他州例州之人士作興歲薦皆公力
劉誥永昌人雲南解元隆慶元年知荔浦縣時古田未
征寇盗充斥三閭爲其肘腋誥撫以恩信嚴刁斗謹偵
候練兵積粟賊覘其有備不敢犯陞武昌通判
陳一敬羅鄉人舉人隆慶二年知永福縣慈惠恤民有
善政聲時師旅頻興邑無加賦誠爲善於子民
衛凝重南海人進士隆慶四年知靈川縣蒞任未閲月
革宿弊六事革火耗清濫役均徭額禁雜派杜科斂省
下程皆切民瘼性疎曠厭趨迎與諸生講論道德律

然志倦擢瓊州卒
傅大聘海陽人舉鄉書隆慶四年知蒼梧縣儉奉身勤
卹民課農興學以忤當路去士民惜之
陳彬惠安人隆慶五年知荔浦縣輕刑薄賦不事邊幅
猺若傜生猺民受之賊廖尚猶黎朝陽等自相仇殺武
弁邀功以叛聞制府議剿之彬力爭謂首事有主名不
當禁及玉石議不合挂冠去征剿之事亦寢活者數千
人
楊大韶建平人隆慶間任武緣令治尚嚴明減備錢以
甦里甲置社學三十餘所立學田革包攬邑人稱快
鍾昌東莞人進士隆慶六年知陽朔縣清白自持誓不

苟取民有去思

蘇湖雲南泰和人舉進士隆慶六年知藤縣潔己愛民人號青天以艱去民爲立石

鄭佐番禺人舉人隆慶六年知永福縣時大師之後公隨宜設防民獲安堵修學校建城樓設堡目募耕兵廣務多所經理

蔣守毅晉江人隆慶元年以明經授容縣司訓持己嚴正衆勸是以庚午領廣西鄉薦除北流知縣

陶之欽字繼莪臨桂人舉人隆慶二年懷集教諭敦義以維上風明禮以端上習遷思恩縣知縣

叶東倫博羅人貢縣學諭教士必因其材而程督之出

境從師者助以路費嘗手植雙桂於明倫堂前合抱盛開香馥滿城人稱之曰廿桂

俞大猷字志輔歷官泉州衛加右都督隆慶初古田獞亂督府爲公爲征蠻將軍總兵官公至兩父老走古縣徑道及諸獞猺巢曰蠻因易平也因爲討賊議以進廷議遣之中丞殷公屬以兵事公度地形險易及剿撫諸便宜無不中窾因計擒首惡黃朝猛韋銀豹等破東山深里諸巢賊據山巔死鬬公陽分兵四出而陰遣死士從間道進賊墮崖崩墜無噍類擒斬七千有奇殷中丞上公首功賚甚厚

甄仁南丹衛人隆慶間永福守備尚氣節下賢禮策有

備將風從征古田引兵徇理定南鄉斬賊首首級四百餘顆師凱後邊山毛間道寇猖亂請留守州兵分道並進剿撫兼行纔四月諸猺洞悉平籍賊田就陂角大嶺立 大堡募七著仍招良猺以充實地方議從雒容縣於垌定首尾相爲犄角雄才勝算動中機宜尋卒於官軍民奔號莫不慟惜

吳文華字子彬別號小江連江人嘉靖丙辰進士累遷廣西提學副使以粵俗樸開誘爲詩萬曆間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粵西方旱災流亡載道公疏請賑恤仍令入贖帑金乞糴鄰省稍倣常平法給 募民能墾荒者予牛具種子地利盡闢饑而不害已乃覈田賦均驛傳節

兵戎疏設昭平縣建養利州守備武緣縣屬之思恩移兵備于賓林增河池同知經略稱稱足規永利六平寨猺突出爲患公檄參政陳應春剿平之昭平賊首黎福庄父子聚衆剽掠犯孝廉歐鳴鑾家賊聞公至懼釋之命督府徵師討羅分兵畫東公陰留三千人屬裨將韓文啟掩擊之斬福庄乘夜攻下丘擒向日洛尚隨招撫餘黨 萬餘人即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千餘畝柳州賊北三聚黨萬餘人慓悍善騎射號劉馬賊諸將無敢嬰其鋒適河池所吏有警公遣卒七千餘俾參將王瑞倪中化往剿既得捷即馳檄諸將曰今河池捷北三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道進連破七十餘

巢戊寅晉戶部右侍郎疏以太夫人春秋高陳情終養母再踰歲乃逝服除起兵部右侍郎仍撫粵西湘源慭猺苦催科謀爲變公檄諭之遂定田州酋岑大綠與母梁氏不相能梁徙避他所都酋合舉罪欲瓜分其地公喉諭大綠迎母歸好如初觀亂遂息遷晉右都御史總督兩粵故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節上壽糜費不貲公一切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他權稅戶晌所入什可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指又以其羸代保甲浮糧八十石民皆以甦帳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彊半空名彼其餉充橐公悉核諸空名者罷勿佩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肄習宿弊盡除歲乙丙淫雨

没廬舍城不没者三版民號呼水中公親乘城集小艇渡之發倉粟哺被災者又請留餘金七萬餘以備蠲賑虔吉二郡故行粵鹽有議令以予淮者公疏爭乃已粵人至今賴之

張任字希尹嘉定人萬曆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十寨蠻獞猖弗賓總督凌雲翼劉堯誨先後議勦公爲簡行伍申約束蠲逋賦發公帑斥貪墨吏士慕恭樂從明年搗其穴不三月悉蕩平又條善後七策疏上下有司次第行之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間爲南寧守累晉右布政忠州蠻黃賢相與思明蠻爭地公密授兵憲譚君討禽

賢相擒左使中丞殷公獨古田寇諸所募書益倚使公未幾代殷公任公志清猺徵首奏以忠州四都地建新寧州以終前功羅陽蠻韋金虎大剽近邑公復授兵憲崔君計間虎之父若弟購虎急虎走獲之萬簞中府江岢猺數出江上公集土漢兵分水陸進討悉殲之後不懷遠諸城猺拔巢壘白餘乘勝勦永福寇皆下之因上條永善後十事上從之萬曆十一年爲右都總制兩粵公閔兩粵疲於供億汰轅門冗員悉蠲津渡諸稅以利民粵人訢然若更生

劉鈖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舉於鄉萬曆初巡按粵西粵西八寨故險六十三山公披腹示七可撫不願爲

我奔走者因命爲鄉導我兵隨而殲之不兩月八寨平凡首俘與爲計

鄭茂字士元莆田人萬曆九年府江兵備時高天古帶諸巢作亂茂督兵勦平乃於六巢各置一堡設兵屯守先是諸猺出沒劫官指沖灘魚鹽之貨餘每歲犒之使不出而肆毒如故船非聚至百不敢發茂至即上書督府大集舟兵直搗其巢斬馘一千二百有奇以三峝以爲上土可屯兵扼險開仙廻馬尾二營以通永安復修廢遷足灘二堡以控府江創昭平縣治以控平梧殘猺斂跡投欵由是賈艘不滯旅次無恐

錢立字守禮仁和人嘉靖乙丑進士萬曆戊寅以副使

治兵永寧永寧猺獞地公謂不當繩以一切惟是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宜易爲治適土夯爭田治兵相攻諸武吏競請剿公不聽檄諭以禍福皆羅拜惟公生死之公法其一二首難者餘置不問所全活無數

徐行甫吉人嘉靖壬戌進士萬曆二年以副使兵備府江時府源殘孽因碎江賊起復陰助之榕周喇萮六窩等巢游民圖張村據山灣永安路絕作督參將王承恩分道進剿斬首二千餘級復擊門寨賊守山寨益剿復命參將王瑞攻克之周公樓等自縛詣軍門降招下上下四屯上賊黎福莊怙險爲逆又計縛之上屯五指嚴最負固正德間三征弗克作討平之後賊相戒無犯

陳應春字汝和長樂人進士萬曆六年府江兵備副使時兩岸三崗八屯諸賊後先就平而樊屯獷悍如故乃預設太平平安二堡移兵扼其要隘密授方略令把總楊榮撫民黎自新等討擒其酋廖公鑾張金祿等五十名縛赴軍門斬之調集署兵進攻古速苦竹石鼓吊巖皆克之斬首二百六十級首賊韋萬祿等俱伏誅乃給牌官諭聽其投欵於是各縣巨酋如北陀黃連寶中屯黃公相李公義黃尚周平安通津韋扶求南源韋王七勢江韋百三相率來歸計二百三十七村五千一百九十六家男婦二萬二千六百二十八名口編戶輸賦若齊民坐間擢右參政兼僉事仍飭兵府江

周一經字子明貴溪人萬曆間備兵右江府黃關有勢力善騎射而涉獵文藝殺掠人無厭諸當捕之不出田州夸羅滿齒宗弒其主闌結盧佑兵滿萬口實吊伐進掠田州旋殺佑以州叛公擐甲驟馬與參將汪宏器深入其阻決旬斬闌首縛其黨數百人督府陳公上功大司馬主爵以公爲苑馬卿

林士元萬曆間任廣西參政學有淵源政多卓異理糶餉出納稱平運籌軍需尤賴其法

范可奇會稽人萬曆甲戌進士十八年府江兵備副使飭吏治興學校禁賭風教蔚然時時按行州縣懲其不率者卒于官

周起元閩人萬曆間右江守道戊子歲大饑出穀賑濟全活者衆擒剿土寇民賴以安後劾逆璫死事

侯國治南海人萬曆初知恩恩府恤民愛士首先教化政暇即進士子講授經義先是學宮建於郭外草創簡陋且每河漲諸生病涉公捐俸遷學於城內府治之東規模制度一更而新之宣道化俗士風爲之一變

羅黃裳南明人進士守平樂萬曆四年與府江道徐作計擒巨魁周公樓黎福莊等諸賊定上下四屯設兵防禦立寧化里以增國稅衙民異政人稱曰羅父云

陸萬垓浙江平湖人舉進士萬曆七年知梧州府清慎下人政行慈惠興學育材一時科目稱盛府治吹垓躬

經始百度維新今日碑稍籍甚云
林喬楠晉江人舉進士萬曆十一年知梧州府清風高次順規以廉謹聞郡志火喬楠修復之擢本省憲副
郭㫤忠五雲人嘉靖甲子舉於鄉萬曆癸巳知潯州府潯郡外分兩河河分兩關商艘湊集故禁三日一放溺急所攤人船俱溺公至弛禁不時啟關人貨兩完甲午六月旱魃爲虐公禱嶁麓朱衣自備神人來感默示雨則滂沱尉㳄潯猺民雜處公截其出入潛相勸恤闔屬公牒不若析楊不若贖鍰價成者累累公以此勞瘁伏枕嚴病赴覲至黄州劇
梁維鳴三水人萬曆二十七年知潯州府有德政

麥嗣音烏程人舉進士萬曆二十七年知梧州府清靜坦易當岑溪北陀大兵後兼助大工協貴餉中璫権税上下皇皇而先事綢繆悉心裁飾嗣音有力焉
陳鑑石州人進士萬曆四十六年知梧州府甫兩月梧城大火城內外公私廨舍及城樓十燬八九焚死數百人民顛連露處鑑葛衣徒步逐戸詢賑行初秋烈日中數日不輿所賑以千餘計皆出橐中及借公帑時有乘機夜掠難民者捕獲以軍令徇民乃安是年粵西復大祲柳慶橫邕潯梧稻盡稿諸郡殍死相藉鑑發倉粟以平時價予民糶盡則轉糴東省以濟梧民得全闔梧陽書院選十屬生徒俊異者處之月加廩餼課其學業修

護龍堤浚鱷魚池瀦蓄其水爲學宮後負築長堤障之瀦濠導其水遶城經西門出於池於火山建眞武祠以禳火患在任四年陞潯州分守道參政建祠祀之
丁自中字朋岳陳江人萬曆庚戌進士累官守梧州異時官市於民率倚辦牙儈償半直牙儈藉上官賦取民恒一而徵百公至勅有司平買貿易不得强行奪民賴以甦梧交兩粵督臣開府其地守常爲署輸納事一日役匠人贋金數十鋌久之乃覺吏以白公公作叱去之他日召諸匠領金自葥軍門諸匠悉至獨一人稱病不赴公召至詰責之曰贋金何爲也匠叩首服罪猶逡不靖會發兵大勦軍吏獲俘欲殺之公臨鞫止勿殺以俘

編示閭閻其還妻子事佃種者悉歸之所活甚衆居歲餘以親老歸養
林夢琦晉江人萬曆已未知南寧府時當大荒後公下車問民疾苦發倉賑濟是歲秋遂大熟性鯁介不畏豪蠹重恤鰥寡課士養民以擾黜功陞左江守道
趙汝謙雲南晉定人萬曆四年同知慶遠府事廉平自律正直不阿時諸龍返肆逆官兵勦之反避長吏欲冒功塞責日肆鬼羅指赤子爲俘囚冤號滿路公一日偶會長吏適獻俘至公之皂隸亦在縲中公力爭幸免纍論諸俘各出納糧帖以獻而死者幾及千人矣公引爲己罪出示云本廳職專清戎擒獲有從送堂者罪之一

時稍寧不久以憂去民久而頌德
唐濟廉安遠人萬曆二十年以明經高等遷梧州貳清
操勁節爲當塗所器委署州署藤署北流皆有惠政剔
蠹鋤奸人不敢以私謁
林茂槐福清人舉進士萬曆二十四年司李梧州是非
立辨性嗜學手不釋卷延郡人士課藝多所成就
詹景鳳字東圖休寧人萬曆初判平樂府案往牒采風
謠詢故老察民疾苦凡四十事以上臺司著爲令郡多
盜道梗申游徼連邏之法徧歷就撫中洞開礦賀縣苦
剽刺骨前後三令懼負首禍攝篆視如死地涕泣求
免臺司議必詹倅可往卜車發邑乾沒庫金與中涓弊

奴匿椎物者貿人踊躍相慶移攝梧州礦盜揭竿斬木
一日而萬人烏集先生單騎入其窟穴譬曉之衆皆叩
首棄仗誓不再反猺獞爲盜聲援貨金錢綵綢諸物請
入洞號召其酋長慰勞之擇少年美姿儀識文字者以
鼓樂旗幟導而謁學宮與衣冠俎豆之士相周旋習禮
容諸洞蠻聚觀以爲榮回心鄉道矣賈汪某行過宮川
蠻奪數千金去宮川令不敢問躡蹤六百里而赴愬先
生先生使洞老往諭蠻稱盜自歸未幾卒
廖憲大田人萬曆二年永安知州時諸峒初征人懷猶
豫廖有固志懸城杜莫寨以衛居民會二峒殘黨復據
山灣密授部民覃滿者方略破之境內始平修署廨建

學宮築州乘開支河功役甚著擢惠州府丞
王之緒雲南臨安人舉人萬曆二年知養利州鼎建學
宮重修州署革去小菜銀兩加意作人
葉朝榮福清人恩貢萬曆十一年知養利州甃石築城
延師立社引水灌田革除供給有功德於民
汪鋐字巢之婺源人以邑學生入國子監就選爲鬱林
州同知署州事清戎平賦興學右文士民彬彬焉署藤
縣縣苦驛路衝繁公爲之剛畫規約上下信之直指薦
疏有曰志向不凡勤畏自勵又曰廉能與著幹濟才優
政平而民心服吏肅而職業修
唐執中昆明人舉人隆慶初除修仁令值古田賊勢猖

獗萬曆初方興師大剿之當事者檄之至兩江佐軍需
大軍深入轉餉無乏賊平留善後因晉縣爲州當事者
以執中親與行伍明習邑事遂遷爲永寧牧是時巨賊
雖已授首然諸獞新附猶桀驁不馴或嘯聚剽掠發縱
殄滅更多方略凡城池公署修廢舉墜俱身任其勞且
四境荆榛田野荒蕪執中丈復里畝招集流亡而民皆
安其業永寧故邊徼數十年不覩文教執中曰民不知
義務而化之此自今日首務乃白之上官設學校延社
師選諸獞稍秀者列之青衿時人比之文翁云任凡三
年運籌決策動中機宜後轉郡丞去百姓攀轅誦其功
不置

尹廷俊字位甫蒙自人隆慶辛未進士萬曆間知永寧州當兵戈之後學宮弟子員俱寄客名居省會曾無鼓篋祠春秋者於是首創學宮日進諸弟子之秀者肄業其中一時士咸翕然向風州民故朴野爲立鄉約朔望集老稚惓惓訓誨之三年之間刑清訟息復力自飭訴忤上官意竟以此得謗以憂去百姓思慕相與俎豆之

張思中分宜人恩貢萬曆十三年知新寧州查渠存等十六村原武黎舊地被江州侵去詳請院司復還編爲六都新寧之有六都皆公功焉

毛鶴騰字翰伯博羅人萬曆甲午舉人知左州署崇善篆從上石西州宰所至育士愛民謳歌載道

顏志邦字小山茶陵人萬曆間由歲貢累官永寧知州性明決雅操自持斥苞苴省冗費不私一錢寧人謂曰顏佛惟飲吾寧一水耳值久不雨志邦從里民數輩徒跣禱赤日中雨輒如注民歌曰此太守雨也治獄婦多蠱毒悉按之法其習遂除更加意學校懇懇進士以丁內艱去去之日行李蕭然惟書數篋而已百姓思之

朱點溧陽人舉人萬曆二十八年知新寧州查機羅十八村原係武黎舊地尚在忠州未吐申詳三院復還新寧編爲七都州人請入名宦

王泌興寧人貢生萬曆四十四年知養利州引水灌田修整廟署惠澤及人

吳尚倫字觀揚別號敘蓊萬曆間累官永寧知州歲饑發帑振濟設法招流民賴以濟

王一岳字鎮甫別號裁南連江人嘉靖戊午舉於鄉累擢廣西上林令單車入境宣德教捕猺獞俗雜男女擊砲倡和公厲之禁高城浚壕編保甲練士著以防尼獞萬曆九年征古田洛容公督軍興事竟兩帥上公功大子賚公金知上是年從守潯州上林人遮道留之不得乃醵金伐石紀公政七碑豎上林治中六年遷思明府同知思明守世黃姓故事同知不與其國治僦屋桂林七年公署橫州時八寨蹯踞道路爲梗上督撫臣討之公復治軍興橫距田州千餘里富人子百計賂免窶

人輓芻粟病且死公一繩之法督府蘇無偏大集郡御史郭公應聘御史李公東交上公功大子復賚之金橫守者予公去橫署太平橫人肖公像伏臘祀之

陳一定揭陽人嘉靖甲子舉人由瓊山學諭萬曆　年任懷集令課士日給廩餼養老月輸金帛勤撫字蘇催科修建學宮捐俸買置學田以贍士吏多所創造培義風水育士愛民剔奸禦盜治懷五年遷同知懷人攀轅不忍別

孫世楨清平人萬曆初爲桂平令清操簡默治化蔚然內召工科給事中

黃雄揭陽人舉人萬曆　年知恭城縣精於吏事刻意

節愛邑有植耕軍屯歲索耕丁米數倍雄請以禾五百斤准糧壹石輸軍餘禾置庶倉收貯備賑從之後以禾備兵歲省官帑百金

伍可受清流人萬曆丁丑進士五年知容縣詳明續將百廢俱興於學校尤有功一年擢南禮科

鄭成饒平人萬曆五年知永福縣時議條編新法人稱不便公上條陳便宜民安之

莊日勉南海人萬曆八年知永福縣宅心慈恕民有爭訟與處分而必釋之政期不擾四境恬然時清丈田畝公請以復額而止在任九年清勤備至陞任之日軍民留之不獲爭祀以注去思云

方思賢順德人舉人萬曆八年知昭平縣時邑甫平百度草創城垣雖建時多傾圮猺獞四出思賢日夜親自督守嚴馬灘不築營繕公廨學宮舖遞公館次第告成北陀獞黃璉寶等負固不服徭輸監司已議征勦思賢直抵其巢宣布德威璉寶等卿恩帖服即繳銀以完逋糧仍縛璉寶出見監司謝罪兵無血刃猺獞歸化拮据五載心勞神瘁遷蜀貳守而卒士民惜之

黃涂字仲文南海人萬曆十一年由舉人知平南縣興學校革吏弊民感其德有去思碑

周宗道廣東人萬曆十一年知岑溪縣時猺賊新平矢心安撫減額徵置官驛建學官興士類嗣孝子丁簡民居向風卒于官民為立石祠祀

李日莘惠州人舉鄉書萬曆十一年知蒼梧縣廉正明允減差役免災米修書院社學一時懷畏

蔡貴江西解元萬曆十三年知陽朔縣愛民下士百廢畢興

宋茂栢海陽人舉鄉書萬曆十四年知懷集縣善政得民以艱去遮道哭送立遺愛碑起補博白永寧不移復丁艱家居一貧如洗

伉順方順德人以鄉薦萬曆十六年知容縣興學校行鄉約不嬰甲華坊廂不用操嚴一介有清苦之褒

薛應錦浙江人萬曆中知桂平縣明敏通達有惠政時

請丈新增秋糧花利幾二千石民甚不堪應錦請豁為折色仍折半編差於國於民各不妨病歲計減銀六百餘兩邑中叢弊皆為一清兩臺交薦卓異民立祠祀之

龍時明字醒余淳安人萬曆間知永淳縣修縣志巡阡陌興學校凡不便於民者悉詳革之士民請祀名宦

林春茂閩縣人萬曆十三年由舉人知懷集縣值金鵞猺亂大肆鴟張公請兵剿平時詔清丈以懷足額力請免糧民艱食鹽請減額餉二百四十兩商民兩便徵文獻重修邑乘擢錦衣衛經歷

陳煥臨海人舉人萬曆間令懷集重學興文周貧濟乏除耗羨修陂塘盡力田畝家有蓄藏凡饋膳所須必同

民間給值時議退官鹽公以慷民素不習刑每懸爲申
免還彌勒知州士民立祠尸祝
李邦才鶴慶人萬曆乙卯舉人知懷集縣凡鹽課陋規
河縣羨餘概頭加耗盡報院司秋毫無取值猺寇謝龍
崖倡亂單騎入巢諭營以計擒斬之懷賴以寧尋卒
任思字繼野南充人由恩貢知恭城縣廉明仁惠軫念
民艱萬曆間歲饑發穀賑濟不足請官帑往衡永告糴
活民命以千百計在任五年無逋賦無冤獄尋遷桂林
通判合邑繪像進祠祀之
譚虬字玉潛新會人萬曆間由選貢知恭城縣政多仁
恕凡民間疾苦每朔望進諸生詳詢其狀會歲大饑設

釜萬壽寺捐俸煮粥活民命千餘
劉邦徵萬曆丁未知荔波縣比至邑檄諸蠻於前推誠
撫諭蠻爲懾伏白上官請置縣治於喇紗村歷任數年
蠻終不敢萌異志百姓思之
曾華六合人以歲薦入太學萬曆二十五年知岑溪縣
時寇方平瘡痍未起綏撫懷來戶口繁息拓新城移官
去岑人擁道留之
劉炅南昌人舉鄉書萬曆二十七年知藤縣政崇簡易
與民休息捐俸建學稅璫起藤潒二江稅於五屯採金
四境洶洶炅贊太守凌嗣音力爭稅璫杳盤行縣炅強
項不屈

韓欽豐城人萬曆二十七年知永福縣見永邑差繁賦
重百姓逋亡詳請撫院楊芳題允立碑每石裁減三從
七通邑世食其福
甯烈南平人萬曆間知興業縣有惠政士民德之去之
日脫靴留跡立石誌思
余孟學江夏人萬曆間知興業縣廉能卓異賑恤饑民
和處鄉士澤及青衿陞任去民攀送竟日不得出境
七之臣蘄州人舉人萬曆二十九年知陽朔縣存心愛
人興利除害卓有政聲
朱大德鄱陽人萬曆三十年知永福縣宅心公恕政尚
廉平民有爭訟每勸諭之使息學校壇署皆所修建捐

俸濟貧謙恭下士士民愛之卒於官
蔣一炎字仲舒武進人舉人萬曆中知靈川縣時猺令
攻剌而土著渠魁構煽其間一炎廉得十名置之法而
脇從餘黨單騎喻以朝廷威德正彊界別直枉奪情遂
定
李茂蓉新會人舉人萬曆四十一年知陽朔縣勞心撫
字平易近人
湯師項新貴人舉人萬曆二十五年永福教諭嚴正端
方勤月課振斯文賞勵頻施人知愧憤自後永士賢書
屢登公之力也
林武萁廬江人萬曆中守備五山鎮府江猺亂王師入

剿虔賊必走仆南徼武茸率兵邀擊將化相山猺反側與府江相應忒茸單騎往撫所在悅服遂成破竹之勢以日夜銜薄走三百里卒時其惜之

王瑞黃巖人起家南丹千戶以功累擢永寧參將會陽朔荔浦羣蠻憑險負固久攻不下軍門郭公應聘檄偏帥夾剿諸寇悉仆由間道疾趨理定上宋諸巢夺其穴所撫殘猺纍纍負鋤納鉏百餘年所未睹河池咘咳諸洞殺人與貨與北三相表裏吳公文華檄瑞若思古以便經略乃謀兵憲吳公善決策討之率勁兵搗咘咳若邊巡班師者而北三偵我兵寡逆遠弛不為備竟擣之奪其險殲焉方論功而瑞死矣

賀萬祚嘉興人天啟中右江分守値龍山倡亂戕殺守帥王師入討監軍繼綏將事洶洶難殲厥渠魁猶多反側公鎮靜安撫條為善後六議皆懲毖補苴大計至今攸賴崇祀以報德焉

葛中選雲南河西人天啟初知思恩府撫綏有道土司率服更善騎詩加參議使今台留任節制土司五年改府江兵巡道

梁子璠南海人進士天啟三年知蒼梧縣逐積蠧革陋規凡病民者悉請裁省修築城樓作興學校院司委理梧廠権稅收正額外毫不自潤後入為御史以論事廷杖謫戍尋放還卒梧民建祠祀之

鄒志仁和人歲貢天啟間知平樂縣蒞任七載撫字催科俱有方法捐鹽羨以助邊餉積公餘以造浮橋堂無爭訟之譁野無追呼之擾擢州守去士民攀轅不獲作迎年亭以寄思慕焉

趙敬文鶴慶人天啟四年知陽朔縣清介自持不久卒於任士民哀之

林贊福建人進士崇禎十年廣西左布政擢都御史巡撫廣西値楚寇數萬入境闔全州人情震動公靜鎮省城修練固圉儆狼兵廖命等數千赴全授密計破之全賴以安獻寇不敢窺粵皆公守禦功也

朱國理嚴州人崇禎間知思恩府致治保民有濟世才

十六年隆安縣土賊馬日仙身挾妖術惑衆自稱齊天大王建元太平橫肆猖獗本年四月日仙率衆犯思恩四野流離人心惶懼理乃畫計如神分遣官兵命工互用一戰而擒日仙餘黨悉行掃蕩民賴以安郡人刻碑頌其功

黃景明晉江人崇禎甲戌進士十四年以禮部郎遷廣西督學時文風浮靡公毅然以挽頹為任下車頒示諸生習經史古文有能以古文行帖括者輒置高等以此博古相尚人文為之一變

謝君惠將樂人萬曆庚子舉人四十四年知懷集縣修學宮建文昌書院為治振刷糾紛奸不能肱有謝青天

之學擢刑曹復以郎中崇禎二年出守梧州清風尤著

王國相山西人舉人崇禎三年知全州廉介澹泊盡革錢糧耗羨勸民息訟尤勤學重士政暇講學諄諄如父兄告誡子弟有青天慈父之頌陞任去民祀之

汪起英字才仲休寧人萬曆癸卯舉於鄉崇禎間累官思明府同知地瀕交阯郡守世土官公因俗制宜以義禮浸潤之官民胥悅交人修貢行加以勞瘁卒於官祀名宦先曾伯祖忠城令歷官南京刑部主事左遷廣東高州別駕陞思明郡丞康熙丙寅先伯兄晉菴亦任高州別駕以勞卒於官余遠赴其地歸紀櫬歸庚戌余以桂林別駕奉調太平府曾署同知思明余兄弟皆歷曾伯祖之舊治詢之士人子孫咸有能追述前朝遺政者是徵徵我先後亦似有數存焉因識數語於後

董克正合州人崇禎間知陸川縣時際風鶴且兼饑饉公勸課農桑化倡孝弟署北流興業兩縣剿賊有功三邑士民均沾利賴陞辰州同知

申翀號月巖邵陽人進士崇禎間知荔波縣清正臨民愛士興學士民思之

粵西文載卷六十六

粵西文載卷六十七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遷客

東漢劉熙字成國北海人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建安中薦辟不就避地交州往來蒼梧容授生徒數百人乃叩物名以釋義惟揆事原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七篇熙自為序其時有程秉字德樞南頓人少明周易詩書建事鄭玄得其奧秘後避亂交州與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聞之以禮徵辟拜太子太傅後卒于官所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又

有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世與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舉秀才漢末大亂乃依故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並行民猿愛之轉守交阯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事畢還郡守謁者僕射赤烏三年徙左都督尋為選曹尚書太子太傅六年春卒所著詩文名曰私載

三國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少好學有聲太守王郎命為功曹已歸孫策策亡事權權既為吳王觀宴之未自起行酒翻伏地佯醉權去翻坐起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起抱權力諫免他日權與張昭論神仙翻又

忤權權積怒徙翻交州及遣周賀等往遼東求馬翻聞
之以爲去人才以求馬旣非利國而遼東絶遠恐無獲
欲遮未上以示呂岱爲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後賀等
還至成山爲賊人所殺權始思翻言名之會翻卒以其
喪還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註老子
論語國語傳於世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知名
晉葛元字成簫元帝咸元間避居橫州登高嶺秋夜泛
舟見一仙乘槎而來賜以仙食
唐柳奭字子邵解人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爲皇
后遷中書侍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爲吏部尚
書后廢貶愛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奭通宮掖謀行鴆毒

與褚遂良朋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籍以上親並
流嶺表奭房隸桂州爲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
屬緣坐者悉免開元中柳渙爲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
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誅戮雖被原
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忝客籍冀州陛下先天後詔
書嘗任宰相家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葉
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還於是詔無
忝護奭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薛仁貴龍門人爲雞林道總管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
思其功乃召見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
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

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
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
貴因進擊大破之
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累官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永徽六年高宗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
后遂良極諫不可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遂良
固執不從遂良旣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當且止也
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立昭儀爲皇
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
貶爲愛州刺史明年卒官
杜正倫洹水人顯慶元年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

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
李友益義府族也曉附正倫同撼義府數詆義府使人
告正倫友益交通因上有異計高宗惡之出正倫爲橫
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正倫卒於貶
韓思彥字英遠南陽人爲御史出爲江都主簿又從蘇
州錄事參軍罷去上元中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
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
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乾封丞
故徙朱鳶丞還賀州司馬卒
張大安繁水人上元中爲太子庶子時章懷太子在春
宮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光宅中出橫州

司馬卒
蘇瓌武功人佐御史中丞張九齡爲判官
李嗣眞字承胄栢木人永昌初御史中丞時來俊臣獄方熾嗣眞上書諫以爲昔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行反間項羽遂亡今殆有如平者謀陛下君臣恐爲社稷禍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反流藤州久得還自箴死日豫具棺斂卒桂陽有詔州縣護喪還鄉里
崔玄暐安平人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王罷政事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事洩三思誣玄暐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張柬之同逆險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上變乃貶玄暐白州司馬桓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

恕己竇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玄暐輩爲之流玄暐古州道瀼今彥範復徙瀼州遣御史周利用往窮其事還於貴州遂被害
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書監丞左奉宸內供奉于時張易之等寵甚之問傾心媚附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仲之與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乞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嫉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籍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睿宗立以獪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慌悸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
周利貞神龍初擢侍御史諂附權寵五王等疾之出爲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謀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

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還拜左臺御史中丞先天初爲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諷嶺表誣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晙護而免利貞數事剗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爲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開元初詔利貞酷吏宜終身弗齒尋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夔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謂利貞宗武舊黨俎戮桓敬自陛下遷之遐荒義士猶以罰輕爲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紬姦不必行也疏入遂寢未幾復授黔州都督廷珪又表還制書玄宗乃止會廷珪罷起爲辰州長史朝集京師與魏州長史敬讓皆奏事讓暉之子也以父冤越次而奏曰周利貞希姦臣意枉殺先

臣輒惟陛下正罰以謝天下左臺侍御史翟璋劾讓不待監引請行法玄宗曰訴父之枉不可不矜也朝廷之儀不可不肅也奪讓俸三月復貶利貞邕州長史未幾與薛季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

薛季昶爲荊州長史因附五王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宗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數日吾至是邪即仰藥死葬昭州

韋陟字殷卿萬年人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頗俯仰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淸宮楊國忠忌其才脅拾遺吳豸之曰子能發陟罪乎吾以御史相處豸之乃劾陟

贓遺事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肅宗即位起爲吳郡太守

于邵字相門萬年人天寶末進士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

任華爲桂管觀察使李昌巙參佐其詩文尚奇

齊映瀛州高陽人貞元二年拜平章事時張延賞能相爲左僕射數畫時事令映行之及爲所親求官映多不應延賞怒言映非宰相器三年正月貶映夔州刺史又轉衡州七年授御史中丞桂管觀察使

楊憑登進士累官京兆尹中丞李夷簡劾憑憑陰

事謫臨賀尉

李涉渤之仲兄與渤俱隱廬山嘗自五羊來寓桂有喜弟渤至及別南溪等詩

韋宗卿李渤客日隨渤宴遊作隱山六峒記

戎昱寶曆間桂府衛伯玉辟爲從事有早秋及臘月歲暮詩

劉栖楚爲右拾遺後爲京兆尹詣宰相厲色慢辭韋處厚惡之出爲桂管觀察使卒

劉蕡字去華昌平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太和二年春三月文宗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時蕡以賢

良方正舉對策極言其禍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愼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官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葬在城西五里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變多難遠及聖世邪枉覷傾皆誠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

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嘗依桂管觀察使鄭亞爲判官多所著述

李珏字待價開成中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安王議所當立珏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能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

孔溫裕宣宗時爲補闕以諫討党項羌謫柳州司馬

李羣玉嘗自五羊來桂林訪故人舊居有一院蕉聲蘇半庭春彩斜之句

歐陽賓嘗居桂遠宦而歸舊居已廢有詩

虞顧之因集固守桂來依有同宴永東觀及獨秀峰詩

韋待價宰相起之子也以得罪流放繡州詠歌之聲達於戶外

彬衢吳興人滿桂與陳羽念別有云碧桂水連海蒼梧雲滿山之句

鄭畋字台文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復知制誥瞻以諫近懿宗罷爲荊南節度使韋保衡又與路巖共譖瞻貶康州刺史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與韋保衡論其附下罔上貶宗甚怒責之曰畋頃以形迹玷穢爲時棄捐胡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稔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爲美詞逞譎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晦狡噬之恵誰思蔑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僞而堅果明同惡相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貶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以右散騎常侍名還韋保衡敗詔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二歲餘入相又及復貶爲賀州刺史留意吏事不以舊宰輔自居

賴煜字寶長華原人桂州觀察使李瓚辟掌書記瓚所行多不法煜屢規止之不聽乃拂衣去

陸滂休爲桂管觀察使楊漢公從事有宴遊訾家洲詩

陶英字世民世爲青州人累官太尉天祐二年上書言事指斥時政忤朱全忠因授太尉征南將軍領兵八萬出鎮昭州故以疎之明年全忠篡位英懼禍隱於選山家焉同時有李太尉者舒纓相似子孫累代締姻其山下有洞因目爲陶李峒

宋洪湛字惟清上元人以右拾遺直史館端拱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宋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爲儲貳詞氣狂率太宗怒時沆坐呂蒙正親黨已出爲宜州團練副使上因語近臣曰儲副邦之本朕豈不知但近世澆薄若立太子則東宮僚屬皆稱世官職

聯次與上臺無別人情深所不安此事朕自有時爾乃
出湛知容州容有戍卒謀竊發者湛偵知斬之遷比部
員外郎徙知郴州改舒州咸平二年召還
胡旦渤海人淳化中知制誥坐王繼恩累流潯州旦
以狀元進身喜讀書雖在謫地著書三百餘卷鑿大硯
方五六尺刻曰胡旦修春秋硯
石普幽州人爲桂州觀察使遷節度使時方崇尚符瑞
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
由是忤帝意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
商賈自秦州來言唃廝囉欲陰報曹瑋樞密使王欽若
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詔除名貶賀州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慶曆中遊西粵寓於潯
程顥字伯淳程頤字正叔皇祐間父珦知龔州二夫子
從父宦讀書暢岩受業於濂溪先生
石元孫字善良浚儀人以守信蔭累遷鄜延副都總管
緣邊安撫使康定初夏人寇延州元孫與戰于三州口
軍敗見執傳者以爲已死贈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錄
其子孫七人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御史奏元孫
軍敗不死辱國請斬塞下賈昌朝獨言前代將臣敗覆
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安置全州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治平十年進士爲監察御史彈擊
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庸妄誤國子士昌招權納賄鄭性
之情而多私黨庇奸庸李鳴復卑心諂鄭損得薦入朝
疏上者權奸切齒會杜範亦論鳴不行而範去璘遂力
匄外左遷廣西運判
吳及字幾道靜海人爲右司諫以勁正稱遇事無大小
輒敢盡言後因增興國軍鐵冶爲學士胡宿所劾知廬
州復出知桂州卒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善說經義尤精史學熙寧初爲桂
管經略司勾當公事與陸詵遊伏波山
范祖禹字淳甫華陽人元祐中爲翰林學士聞禁中覓
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
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

以外議皆虛祖禹復上疏言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
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
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
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illegible]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
者[illegible]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復上奏章
累十不報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
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
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
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
而卒
范寥字信中華陽人慷慨重義[illegible]以省叔父祖禹還寓

桂林天寧寺時黄山谷謫宜州贈以詩云范侯來尋八桂路走別俗人如脫兎其後山谷歿於宜寥往護喪出嶺士夫義之

章惇貶雷州經賓縣寓南山流連不去寄與僧數帖歎云夏雲多奇峰良不誣也寺僧奉恕因以詩遜之

許德言元祐中以龍圖閣學士安置賓州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紹聖初惠州安置嘗謂嶺南無大寒盛暑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居三年貶瓊州與弟子由會雷州同道藤州嶽小立徙永州還廉與鄒浩老門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子邁約令攜家至梧相會道捺江下對月有作登浮金亭曰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後至永更三大赦還

王鞏長於詩從蘇軾遊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

留括字彥舜西安人元符間與府帥黄銑同遊龍隱

秦觀字少遊　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登第歷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遊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二

黄庭堅字魯直姓黄氏其先婺之金華人後居洪州之分寧治平中兩首鄉薦遂登四年第紹聖中知舒州又召以爲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到官僅九日而罷管勾洪州玉隆觀寓居江夏先生風流灑落胸中恢廓初無恩怨談笑嘲謔或以忤物蓋嘗忤趙承相正夫而先生不屑也先生往嘗作荆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采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雖被横逆未嘗一語尤之浩然自得也以崇寧元年至宜僦居于城西黎氏嘗書手帖貸錢米於人時嶺論其嚴士大夫例削割捕迹獨宜守余若著爲之經理舍館敬遇不怠且遣二子滋沸從之遊零陵蔣湋與先生友書曰陪叔殺殊不畏黨禍越四年先生有南樓之厄余若著謂先生無愧東都黨錮諸賢請書范滂傳示余先生乃黙憶而書之既成僅遺二字忽有詔徙永州未行疾且革蔣湋至見先生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屬君矣是歲九月三十日卒壽六十有一湋爲棺斂具舟送還宜人被其休風多崇慕之至作亭以祀其像且刻其手帖于石用以爲法嘉定間帶宜州事張自明爲建龍溪書院以風後進且祠而祀之

范正平字子夷純仁子以事獲罪繫京及京當國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逮送御史府不勝捶楚賴克明

辯釋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為右正言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宜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

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數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
張廷堅字才叔廣安軍人為右正言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廷堅為帝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帝命徙為郎俄出為京東轉運判官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廷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為己用令鄉人諭意廷堅不肯往京大恨列者黨籍又坐嘗識瑤華非辜事編管鼎州再徙鄂州象州久之復故官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嘗從蘇軾遊故其文汪洋閎肆詩尤高徽宗召對除戶部員外郎以不合去轉廣西轉運判官
米芾字元章吳人崇寧間由書畫博士為臨桂尉放懷山水任滿寫西山資慶寺與詩僧紹言游有贈紹言詩序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登進士為殿中郎御史論章惇蔡下之惡又論蔡京上誣宣仁之罪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后號崇寧初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

籍編管房州繼象州
閭弘易崇寧間佐武郎擢武德大夫由寧遠徙居恭城見縣西平坡中一山亭亭直上遂卜居讀易名曰翠微峰即今之西嶺寨也
徐俯字師川黃庭堅甥崇寧間庭堅謫宜州俯來覲其舅舅卒遂寓居昭州紹興中除諫議大夫有訪鄒道鄉故居詩并序
黃葆光字元暉黟人為左司諫政和末歲旱葆光上疏劾太師蔡京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

堂安置昭州

許子紹字季紹歷陽人監左藏庫時欲得太常丞時相抑不用乃出爲靜江府通判濂思輕雋有留題龍隱詩尚用之宣和間任提刑後寓桂水東石佛巖教二寺南來諸士夫樂與之遊喜獎勸後進卒於興安子孫因占籍于桂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宣和中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已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卒於梧州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任州縣至御史中丞靖康初謫林州安置嘗有詩曰宦遊嶺外訟析榕庭

空寺放白便卒其子孫因家於鬱林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靖康元年執政無所建明時人目爲浪子宰相二年以主和誤國割地與金人罪安置潯州後北歸卒于桂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爲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眞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徽宗召見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爲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遷直龍圖閣加右文殿修撰宣和二年二月使于金國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將命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既得燕山官至光祿大夫良嗣願致仕三上章詔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國盟若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制五階靖康元年四月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契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凌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郴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卽所至梟其首徙妻子於萬安軍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崇寧初治黨事以元祐子弟坐廢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拔附者類得好問特異

好問終不附合及卞得政卞風之親我卽階顯列好問笑不答建炎中避地於桂寓石佛寺其子本中侍行

呂本中河南人公著曾孫以文學爲樞密院編修官建炎中嘗避兵寓賀州後召爲起居舍人

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大觀二年辟雍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敏辭之擢司浙東學事建炎初移柳州用范宗尹薦起知潭州辭免嘗遊桂林城外南禪寺多遺墨

趙子崧宋宗室號鑑湖居士建炎初以不合執政貶龔州來復放令自便道梗未能歸寓于潯先是宣和間館職有當變者謂子崧曰夜夢帝勅公爲白石洞天主者

在潯喜遊白石後竟歿於潯

曾幾贛州人號茶山居士建炎初避地於潯嘗有詩云雞犬圖書同一舸老夫湯㯶兒扶柁潯江一繫欲生根夢下湖南向江左

路允廸南遷寓桂林日接後學訓解義理嘗為泮宮作詩及他著作甚多

陳與義洛陽人官太學博士避亂遊襄漢間轉徙寓賀州紹興初召還遷中書舍人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光本意謂但可因和

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又移昌化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紹興五年以賢良方正召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王倫秦檜孫近皆可斬書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刧持除名編管昭州後乾道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庵集

爲燧字照鄰臨江軍人紹興進士授平江府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聞而銜之因易一員以往潮燧歸江府蔡推而歸

劉助字方明潮州人先侍父允在桂官邸助時尚幼不

及游諸山最後從蜀還潮泊舟伏波山下乃自題伏波山志其事

折彥質紹興間謫海外經桂林寓西山寺有訪書家洲諸詩

尹穡紹興間避地寓鐵牛院有燕樓福興藏仙李呂諸記

孫覿紹興間謫象州寓桂林喜其山水作十詠

劉長歷忠肅公孫避地寓棲盤寺紹興初復用元祐子孫除閤門守暫攝潯州予苗為潮州判官長歷歿不能葬還殯西山觀音寺及苗為永州司理復寓桂林時有賦秦城王氣詩媚時宰者惟苗與李變羅博文不賦士

咸服其操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知饒州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坐嘗作故龍圖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昭州卒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劉洪道岳飛重其才辟爲參謀有戰功紹興中飛死洪道謫柳州
高穎紹興中參福建安撫司坐從岳飛謫象州固窮守節剛直之性怡然不渝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檜大不悦遂請祠歸張九成謫邵州交遊皆絕應辰時通問遺與歿應辰爲文祭之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爲死黨檜欲竟其事以胡寅言而止然竟銜之通判靖江府踰期不得代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
楊辭字正伯清江人名在棲霞洞臨江志稱其有學行爲其鄉後學所師法
趙不尤宋太宗裔靖康之難募義兵與金人戰皆捷河南北盜亟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引衆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寇飛死檜奪其兵遣刺橫州
劉子羽崇安人安撫司參議紹興四年坐富平之役爲

言者所論謫白州建尋山堂杜門讀書寡酬接會蜀帥吳玠上疏論子羽功請納節贖罪詔聽子羽自便尋復原官秦檜風言官論之復罷與祠卒
呂摭齊州人丞相頤浩子官朝散郎迮梧州司戶秦檜追憾頤浩所竄藤州摭雖在貶所以詩書自娛絕不知遷逐意
韓璜爲右司諫與樞密富谷柔善谷柔薦之秦檜數忌谷柔由是與璜俱罷謫璜監潯州酒稅
孫偉謫融州寓桂林日久與劉開州父子將穎兄弟游惟以講學爲務桂林學問之源自偉始
吳元美福州人紹興中爲福建安撫司機宜坐鄉人鄭璋告其作夏二子賦蔑時宰又謂其家亭號潛光有心於黨季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秦檜怒之編管容州州士從學甚衆嘗遊勾漏山作寶圭十洞記尋卒容人建勾漏書院祀之
趙蕃紹興間南遷北歸嘗寓正覺寺遍游桂林有二十四嵓峒歌
程祐之伊川先生從孫紹興間避地寓桂林之永寧寺後歸五羊今子孫墳墓俱在桂林
胡寅字明仲崇安人中宣和進士因詆王安石追論章蔡誣謗宣仁后紹興二年徙於全
沙世堅連水軍人紹興間補義勇軍統制爲同列所誣

流海外破黎賊有功經略李浩拔隸帳前復其官後張
栻帥桂辟以自隨經略劉焞若留之適妖賊李接起容
南鏞聚蟠據焞邀世堅統率諸軍生擒李接盡降其衆
以全功轉四官除本路副總管召至闕下引對稱旨除
果州團練使知宜州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累官陜西都轉運使時金
人無故啓侵疆計叵測愈力陳非策秦檜方主和議謫
愈居全州

王循友知建康府嘗罪秦檜族黨安置藤州鄭元有砌齋
邁知之品寘容州

傅自得泉州人知興化軍南劍州杜門讀書無復仕進

意宰相陳康伯奏得自便從道間復故官治如也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
自光朝始年五十登進士累官國子司業是時張說再
除僉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廣西提點刑獄

梁安世字次張括蒼人屏風岩有安世詩彈丸巖賦乳
牀賦安世在桂與徐夢莘最友善

孟浩字養直宜春人與徐夢莘同時在桂同修鄉里會
袁志稱其廉介為文有法度先是奉新有王從言辟桂
憲幕亦與其同時諸人游龍隱岩其字曰師孟

李孟傳字文授李光子也歷官太常丞考功郎韓侂胄
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

慍而退左遷知處州復遷廣西提點刑獄

姚宋佐字輔之桂陽人有詩名嘗在桂與劉愈泛舟西
湖

張忠恕字行父宰相張浚之孫以祖任入府幕時韓侂
胄擁勢薰灼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
歸其父母尹不能難調廣西轉運司主管文字

李如圭字寶之吉水人與臨江劉正之豫章黃銖宴集
龍隱正之字公權如圭正之後皆有聞魏郡子羽時亦
在坐

趙孟適字若啓行與陳鐸諸人遊龍隱南安志載孟適
知南安軍有惠愛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慶元中韓侂胄用事吳曦為殿帥
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極意獻媚侂胄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纔四年開禧元年以資
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期
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以為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
曦副之尋加曦為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
三萬駐興元曦將分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
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曦納款于金獻關外
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未幾金人封
曦為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人且
至百姓奔走松亟挈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

以書抵曦巧賠體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
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劒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
啓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
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筠州居住又責果州團
練副使賓州安置死于賓

趙與權字悅道鄞人曾與翁子東諸人遊叐山後立朝
有清直名

柯夢得字東海莆田人以善楚辭爲其鄉方信孺所知
嘗從至桂信孺屬其爲撰先運判嶽鄉祠迎送神曲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寶慶初以大理評事上書言濟
邸事援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事爲說忤

史彌遠意御史李知孝附彌遠劾之竄管象州卒後人
過其處指曰忠直之居夢昱與胡銓同邑人稱小澹菴

曾原一字子實寧都人博學工詩在桂與趙希圓章同
遊諸山結江湖吟社所著有遊詩衍義蒼山詩集

楊允恭字謙仲長沙人爲道州教授嘗在桂從李曾伯
遊龍隱

郭顯者不知何所人居桂南溪之劉仙巖一稱住山道
民一稱南溪郭顯然卒無可蹤迹之者獨有南溪小居
銘首言士大夫以金人之故多南遷似避地中言志在
神仙似方士末言榜揭歸去又似棄官入山者

吳億字大年蘄春人灕江之水月洞及龍隱皆有所篆
但自稱爲谿園居士

元文升宋末丞相天祥弟璧之子也信國死難以升爲
嗣後仕元海北廉訪使卒葬於鬱林之八疊岡子孫遂
家於鬱今有文丞相祠其裔諸生文運熙者尚藏明初
解學縉書公上巳詩以貽廉訪子良錫云

也先捏泰定間爲儲祥院使天曆初臺臣言其所至擅
殺官吏俘略子女貨財刑部鞫之獄成杖而竄之南寧
籍其家

楊舜民字子春蜀人登元進士任清湘縣丞至正間避
兵靜江嘗作新城碑記豎逍遙樓上

張志道廬陵人任海北遂溪縣簿元末寓靜江嘗以春

秋授學者

劉三吾字如孫茶陵人元鄉貢進士任永平教諭至正
甲午避兵靜江平章也兒吉尼擢主本路學正歷提舉
一時從遊者甚衆

劉佩字志道常寧人元末避地靜江爲宣成書院山長
有學行竟以老終

王偉字士巖長沙人寓靜江德行純謹工於五言長律

明胡純字希一平陽人仕元爲翰林供奉洪武初謫居
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嘗造其宅不
報謝觀再至謂曰先生於觀似無情者純曰將軍知我
誠固如此所謂士伸於知己者觀歎息而去

李文仲桐廬人洪武六年以吏部員外謫滕州同知文章政事蔚然有聲卒于官士民悼之

羅時周易大年俱江西人同謫馴象衛十五六年與丁顯周禹文羅賢輩討論性理商榷古今一寓之於詩更唱迭和數公竟卒於貶所

向璇進賢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官應天府尹建文時坐累謫廣西南寧衛後復官

潘長壽洪武中以僉都御史謫知潯州府政尚寬平勤於撫字雖獠猺獞亦皆感化

蕭翼字南宿大庾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龍溪丞未仕會星變求直言翼應詔建疏語涉諸王高廟怒門此又為

葉居升寧海人居升者平遙訓導嘗疏諸王封練兵得重罪遂謫戍馴象久之徙奉議與潯人講學賦詠著四年建文二年起知龍溪未就道晉車駕郎中與黃綠相籌議靖難師至不屈赴火死妻鄒氏子仕謹皆相繼死潯人聞而哀之

杜伯恭泰鄆人洪武間由國子生出知武緣有循良風以言事謫戍馴象衛與丁顯輩為莫逆交後偕赦得歸

丁顯字彥偉建寧人洪武乙丑進士及第第一人以言事謫戍馴象衛

周禹文香山人洪武乙丑進士官御史坐事謫戍馴象衛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為御史糾繩不避權要建文時北兵起李景隆敗度密陳便宜被讒謫戍斥靖難兵南下益急度募兵勞軍北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壬午秋七月戍賀縣下戶所坐語不遜論死夷其族

蔡遜南康人起家貢士歷官四川參政請勅貞涼不諧於俗罷歸起知賓州有惠政遜國時棄髮隱會稽雲門寺因稱稽山老人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永樂間為翰林學士直文淵閣時上方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疏公出為廣西參議尚書李至剛奏公怨望改交趾寓滕州石壁之木刀岩樊桓何川滕人士多從之學傳惟宗最洽家有手書稍拾襲珍焉

俞得備浙江人永樂中以御史直言出知賓州十餘年士民懷之

鐵福安鉉之子也靖難兵起鉉屢挫其鋒及成祖登極縛至殺之罵不絕口謫其子福安戍河池州

薛巖閩鄉人為大理寺卿坐累謫戍廣西永樂初安南國王為黎季犛所殺其孫陳天平自老撾來歸季犛子蒼表請遞國立之上命總兵官黃中以兵五千送之還

中以巖往至岸站伏發劫天平巖被圍死之
饒彝字士中臨川人工詩書永樂間寓居平樂既歸鄉人慕之以遺墨爲重
黃讓字用遜蕪湖人景泰中爲御史時門達用事橫甚讓嘗因事劾其所遣人達怒令偵者摭其所役聽事人爲賕謫戍廣西會赦乃還
劉敬字子欽吉水人爲刑部主事坐累謫戍南丹困阨中處之裕如無幾微順戚態人稱其賢學士曾棨爲之起爲新淦學訓
何楚英字邦佐南海人天順初以御史謫貴縣簿興利除害尋擢知本縣進本府同知仍掌縣事修學校葺城

池建縣廳益有政聲以才能遷秩去官至廣西參政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爲御史論曹吉祥石亨二凶上怒詔獄論戍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公不可復謫南丹衛二凶誅召還歷官浙江按察使
劉規四川巴縣人舉進士成化間以御史論列鬱林親賢去奸一時推重
王坦平原人舉進士成化二十一年以給諫謫北流主簿時縣猶全設坦以邑小員冗爲民費疏裁丞簿捕賊出沒民輒流亡設策防禦練民兵巡守寇盜屏息
闔鄉成化中以浙江道御史謫平南縣簿剛直不阿爲政寬猛得宜砌城濬池興利除害卓有聲譽

沈政字以正常州人以太常少卿謫梧州推官後寓桂林卒善詩畫至今珍之
楊榮永川人成化間以御史謫知天河縣愛民造士人咸思之
譚仕濱字四我南海人僑寓岑溪喜山水嘗遊秋風嵓得白象之勝入居之嵓故多虎人咸畏懼濱竟與周旋鮮有所害濱在嵓採木實以食或十餘日不入村市人傳以爲奇
翁志文孝感人弘治間舉人左遷蒼梧典史久之歎曰與其糜祿以病人孰若自樂遂棄官去
孟洋字望之信陽人正德間以御史坐言梁新相國謫

桂教授洋喜吟諷其詩清逸峭厲時願彝從開封請全州兩相倡和
曾廷麻城人嘉靖間以都給事抗疏謫靈川典史
張臬進賢人嘉靖間由山東參政解送試錄犯諱謫靈川典史後歷陞兩廣都御史
馬錄字君卿信陽人嘉靖初爲御史按山西有張寅者爲人告妖賊錄窮治之寅素事武定侯郭勛乃賂勛使遺書解之錄并書具以聞上命勘實不問反移寅獄於三法司會勘獄上悉如錄指上復疑有黨令張學士孚敬等廷審勛素以議禮迎孚敬意遂直勛寅得脫前法司勘官皆得罪去錄坐廷杖戍南丹衛錄居戍歲久絕

曰不言往事竟卒戍所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間乙丑進士以編修謫信宜典史兩廣督撫陶諧禮致文德于蒼梧主嶺表書院諸生從游者衆植竹院後作樓鳳臺擢令安福累官大司成
趙貞吉字孟靜内江人嘉靖間官諭德兼御史犒師大將軍仇鸞讒衛之遂被譖謫荔波典史道病留全州入湘山讀書僧舍居久之以病謝去
吳時來字惟修仙居人嘉靖間劾相國嚴嵩父子貪黷爲嵩所擠下獄戍横州嵩敗召還官至都御史
董傳策字元漢上海人爲刑部主事見吳時來上書劾

嚴嵩父子扼腕而歎曰可令吳君獨當此乎會同官張翀至語合即各具疏劾嵩已而並下獄論戍傳策戍南寧間遡横與時來游邕横人士多從者後嵩敗召還官至南京禮部侍郎
耿定向麻城人嘉靖間以御史督學南圻與大學士徐階善及高拱柄政上考察科道疏諸與徐善者貶斥從嶷高去位公補横州判官尋召用歴戸部尚書
劉臺字國基安福人萬曆間以御史論輔臣張居正侃侃五千餘言居正銜之逮詔獄罷峒居正恨未已嗾江西撫按誘其佐家誣奏他事文致其獄謫戍潯州公入潯博士家爭嚮之卜何公暴卒一斧頭繼卒卒之日與居正同日時人皆異之居正敗賜贈蔭潯州有專祠
何喬遠官儀部謫布政司經歷
王同休官銓部謫鬱林州同知
曾偉芳官兵部謫賓州判官
陳楚產官兵部謫鬱林州判官
吳文梓官都給事謫崇善縣典史
周希聖官御史謫灌陽縣典史
張集義餘姚人進士萬曆二十四年以兵部主事謫横州判一月回部三十年復謫捐俸錢爲環文費未幾還部
范周江南人進士累官至憲副左遷平樂府同知二載

恬淡自如遇佳山水輒吟咏見志去後士民思慕之
鍾行具字不夜四川筠連人崇禎副榜博學善文詞知荔浦值流寇猖獗公募丁壯守禦民賴全活陞雲南屏州未任卜居荔浦之箏村
嚴起恒山陰人原定籍崇禎辛未進士歷任廣州知府湖南監司所至多惠政後僑寓南寧值滇賊肆劫南太恒恐爲所害赴水死經二日屍逆流而下至青山崖下虎負屍起兀坐山麓衣冠儼然面色如生次早土人經過卽見其兀坐處土墳隆起高數尺矣人咸以爲鬼神所葬云
粵西文載卷六十七

粵西文載卷六十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人物

東漢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為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蓺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

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生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洗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

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
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
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
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綱密法
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
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任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
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
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
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
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李通
罷元後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

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養奮字叔高鬱林州人博通墳籍郡人重之以布衣舉
方正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奮對以長吏多
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恤下下不忠上
百姓困乏而不郵眾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也
儋蒞一時名儒惜莫能究其所終

徐徵字君求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持節不撓通書傳
尤明律令延熹五年由中郎為蒼梧郡督郵時中常侍
唐衡有寵京師號為唐獨語言無所與較也遣客至蒼
梧市貨頗不循法度徵使收客郡市斃笞已乃白太守
太守大怒收徵付獄主簿某守閤懇白曰此人無故持
強買貴賤侵百姓又污婦女徵上念明政讞刑申恥令
不使治郡無復爪牙之吏後督郵當徒跣膝行奉諸貴
戚賓客耳太守不得已釋之徵為人短小而果世以為
智過其軀

申翊字元游蒼梧人性廉慎嘗著布儒布袴不事綺紈
鄉邑歎慕之舉孝廉為九真都尉後擊狂賊有功民頌
其德異郡降亂為廣州刺史著先賢傳紀其事

鄧盛字伯真蒼梧人仕為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去及
歸母果亡居喪盡孝太尉馬日磾嘉其所履服竟即辟
之為主簿尋為太尉諸曹掾時彭城相左尚以贓獲罪
三府掾屬拷驗踰年不竟更遣盛覆拷盛至獄洗沐尚

解械賜席乃謂尚曰君受國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
遣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使君
相待如此尚獨何心不以死相報乎即引筆具對[illegible]人
語曰淑問得竟皋陶鄧盛公卿而下皆禮重之

頓琦字孝異蒼梧人居母喪獨身立墳歷年乃成手種
松柏成行哀毀踰制有飛鳧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
見琦而留齊永明中范雲為州刺史使祭琦及丁密墓

丁密字靖公蒼梧人性清介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
菜果不食遭父喪廬墓側有雙鳧游廬旁小池見人馴
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歸至舊廬一宿故雙鳧復至
游戲池中（舊傳為丁謐撰）

牟子者蒼梧人其自敘曰靈帝崩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茲土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牟子見世亂無仕宦意竟不就州牧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服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絶聖棄智修身保眞萬

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故可貴也於是鋭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遂秉筆畧餘閒略引聖賢雅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衡毅蒼梧人負勇謀與同郡錢博皆爲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安末荆州牧劉表以賴恭爲交州刺史孫權以步隲爲交州刺史巨逐恭恭奔零陵巨納隲與都督區景謀圖之隲知之召二人入計事卽於中庭斬首以徇衆遂治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毅與博念巨舊恩且隲之來非漢命也乃與軍逆隲於蒼梧高要峽口與隲軍戰毅與衆皆投水死死者千餘人無一人降者

三國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其先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阯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别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眞太守䵋弟武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旣學問優博又達於

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

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搖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

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錫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爲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䵋匡後出權原其罪及燮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䵋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唐韋厥上林人武德七年持節歷服牛鑾開擴化外詔領澄州刺史後隱於智誠洞與諸子皆封侯廟食

李堯臣鐔津人貞觀中第進士累官至交州刺史賜其

里門曰登俊

龐孝泰博白人武德五年以積功授諸衛將軍龍朔中以左驍衛將軍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與蘇定方程名振等征高麗孝泰以嶺西兵過蛇水蓋蘇文來攻孝泰兵敗死之

畢都護不知其名按張九齡曲江集云畢公東平人後家於桂州始安起諸生爲廣州湞陽令尋轉韶州司馬秩滿丁內憂公性至孝幾於毀滅御史大夫蕭璿嘉之拔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敕授新州刺史屬恩州土帥日尋干戈後按察使宋璟委公爲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威而開以

恩信環㘣爲能奏補恩州刺史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
刺史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卒

曹唐字堯賓桂州人爲道士太和中進士咸通中仕爲府從事作游仙詩百首

白鑒馬平人爲義勝都將光啓中寇入郡境盡驅其民掠其財帛鑒率所部攻賊奪而歸之郡人爲之立祠

曹鄴字業之陽朔人讀書龍頭山石巖中大中間舉進士刺洋州至祠部郎中有詩名學士韋瑑薦之於朝一時詩人如鄭谷輩皆自以爲不及

趙觀文臨桂人乾寧二年狀元及第是年試觀人文化成天下賦內出白鹿宜示百僚詩放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文第八被黜者訴不當乃重試觀文遂魁多士是時劉季述輩專橫觀文以爲言忤宰相崔胤意謝病歸官終侍講

于向字仁忠祖達邕州刺史因家臨桂之西鄉父輸辭官以富豪甲於鄉里向生三歲始能言八歲學書能文及長形貌雄偉力制奔牛人皆以爲關張流亞居父母喪以孝聞唐末南詔結蠻亂邕向奮然曰王室有難邊境不寧子世食唐祿可坐視乎因糾合義兵三千餘人助節度使爲驍騎破南詔撫定交趾寇賊屏息駢因署爲牙門將尋授本州團練使後駢玩寇無功政由羣下向卽辭歸及黃巢寇嶺南猺賊響應侵邕州城官軍失利向卽率兵與戰於都那山九十日賊屢出屢敗乃引兵深入大戰於洛陽坡援兵不繼賊圍之數重向下馬格鬭精采百倍賊尸滿谷賊乃退向亦被傷死士民莫不痛哭流涕遂相與立像置祠於其地歲時祀之

五代梁嵩潯州平南人善聲律文辭唐同光中劉龑據嶺海僭號漢開科取士如唐制白龍改元嵩舉進士第一歷翰林學士時龑多苛政嵩求去嘗獻倚門望子賦南漢主乃命歸奉母錫賚皆不受請蠲一郡丁賦郡人感德立祠祀焉或云嵩常乘白馬遊東壕墟過渡溺水死至今有白馬廟其遺蹟云

周邦字顯若平南人南漢舉進士歷官御史大夫以直節著風采凜然

宋陶滸平樂人建隆初由國子生官奉直大夫歸休立興孜院爲家廟置義田供子姓讀書濟貧乏

周渭字得臣恭城人力學工爲詩劉鋹據五嶺昭州皆爲所有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餘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逢并荊州爲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薛居正器遇之上書言時務名試賜同進士出身釋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卽斬之太祖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有盜傷人而逃渭捕獲并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

乾德中通判興州領貿口寨多戍兵監軍傲很縱其下
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讋服
詔嘉奬命兼本路鈐轄開寶七年知州七房治主吏盜
隱官銀擇渭往代歲滿課數倍賜緋魚還知棣州殿直
傅廷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事覺渭擒縶以聞命械
送闕下鞫得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
遮道流留詔賜錢百萬太平興國二年擢廣南轉運使
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八年下廣南詔昭州
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
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
黎有事交趾交將逗遛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

市奪民錢渭擒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莫無敢犯
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翹曰再舉黎桓懼卽遣使入
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累遷益州
轉運使坐從子遊詣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
二年眞宗聞其清節名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
上聞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
陶紹宗平樂人開寶間從潘美擒劉鋹功授龍平縣令
除猿苛政境內大治太祖聞其賢召入京擢光祿寺正
卿
唐承裕興安人開寶初王師南征承裕率衆歸附上嘉
其忠授知象州終爲臺諫著有直聲

李觀象臨桂人依湖南周行逢署爲掌書記行逢性殘
忍多殺觀象懼及禍請告自歸帳幃寢衣悉以紙爲之
行逢頗加信任軍府之政一皆取決觀象涉經史有文
詞行逢將終託以後事令其子保權善待之及張文表
作亂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
爲唇齒今高氏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
朝則不失富貴保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
聞觀象嘗爲保權書謀以爲左補闕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嘗寓居韶賀間不仕進能詩送人
下峽云萬木幾秋寒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買珠
客悮入射猿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官途中

逢友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開寶中衡山處士
廖融南遊宏贈以詩云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山融以
詩謝宏云積思遊滄海冥搜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端玉
匪雕鐫其互相推重如此又有林楚才富川人亦以詩
名
單光佩融州人髫年岐嶷人以神童目之登開寶六年
進士授監察御史彈劾無避權勢京師呼爲眞御史時
北虜屢犯邊三上疏累詔優之進武騎尉知廣州軍州
事歷沿邊都總管兼勸農公事使外籌邊策內肅朝儀
內外倚重焉歷官三十餘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垂老
乞歸詔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致仕

王世則永福人太平興國八年狀元及第是年試六合爲家賦鶯囀上林詩文武雙舉論放進士二百七人太宗時幸金明池乃宴世則等於瓊林苑進士賜宴自此始世則所居前臨長江後枕華蓋山松林秀茂太平興國中忽有鳳凰來巢一年引雙雛去後復來巢下鑿石得玉以獻今玉池猶存秋冬泉不竭因名山曰鳳巢淳化初世則以右正言使交州還朝條事迹及山川形勢上之進直史館與尹黃裳馮拯等伏閤請立皇太子由是罷館職知象州有惠政及民祀名宦

歐陽陟賀縣人咸平三年進士以文學稱爲賀甲科之首

陳坦然梧州人博學善屬辭有膽勇多權謀重然諾舉進士未第歸鄉里景德中宜州兵殺守帥脅判官盧成均以叛僞稱南平王擁衆數千人攻象州坦然以成均同郡乃單騎行賊壘爲書約矢射成均帳下爲陳禍福時象郡疎弱無守備將陷者數矣成均得書欲自投歸順計未決而王師至城乃命賊又別遣一屯分掠南路趨容境所至擄陷坦然入語容守陳延賞曰賊勢慓悍難以力競且脅從之人本無戰心願假衞兵先從抵賊營諭以逆順當使解甲而歸我矣遂去賊壘數十步下馬直前爲言本朝正朔被四海汝徒無故嘯聚今有詔誅首惡苟能束身改圖自當榮以爵賞何苦草間覓活是時賊中僞稱屯衞之職陳賈二卒私相語曰此飛檄至也於是率首領以甲卒數百詣郡降賊失心腹皆不戰自潰賊平論功大將以狀聞中旨令本郡敦遣赴闕與官仍賜錦袍銀帶悉讓不受願回前恩以就殿試朝命嘉之詣貢部別名聞奏中途被病且遭家艱以歸服闋急於祿養籍主化州累遷以吏能佐桂州幕屢轉太子贊善大夫殿中丞卒其在桂林也役徒不足借禁卒五百伐材以修守具郡伯會客飲於堂外有告變者曰役卒二百挾刃舉譟入屯營爲逆在座相顧失色郡帥曰當閉城以虎翼五百擒之坦然仰屏人語帥曰今以亂擒之彼知就擒則死必力鬪適所以堅其叛意耳

若誘而致之可無患乃從自首數人自趨其屯責其主校苛刻乃復人人撫慰問其勞苦叛卒感泣曰苦則思亂人之常情若從公命乃免於役以脫息爲再造矣皆釋仗隨坦然歸帥亦赦之

唐則字世範興安人登大中祥符五年進士築館授徒以身率後進蹈厲者亦實不少淹經史皆訓成一家言一子叔夏叔相繼登第所居山號狀元峰

衆大明武宣人年九歲大中祥符間以通五經應童子舉至汴京入見眞宗奇之補登仕郎仕至南雄太守

徐鼎字伯殊博白人天聖甲子舉於鄉攝知宜州討歐陽儂智高叛黨引兵追至

金城驛戮力與戰死之贈大理寺丞

朱道誠字信中清湘人幼喪父事母俞氏至孝多病道誠截髮求醫俞氏卒葬於湘峰景德寺之左結菴守墳有冬筍瑞竹之異州以上聞景祐四年有旨賜絹十疋米一斛令本州常加存撫卒於廬郡守趙公騏揭其墓曰朱孝子墓其子揚善亦廬墓事亦聞於朝至和二年有旨賜米帛揚善後改名繼宗德文官至宣教郎繼弟裒字補之讀書知名元符中上黨坐司馬光黨例尚書貶籍此全州繼與裒日從之游學常訪其家以欣欣名其亭為之作記謂德文貞純不苟補之聞爽落文云黃庭堅南遷過湘州徑而識繼兄弟嘗賦詩贈之

覃昌齡縣人家世業儒祖父以官績顯昌獨閉門講學以求道為己任文峻而整學精而贍其教人一本六經慶曆五年登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有文集

梁仲保賓州人勇悍有略充本州團練使慶曆中儂賊犯邊率衆力戰以死州人為立廟祀之

王之才洛容人與張亞卿齊名慶曆間登第歷官至朝議大夫工部侍郎

張亞卿洛容人種學績文願老不衰皇祐間郡守鮑安石奇其才以遺逸薦登進士官至廉州通判

宋士堯馬平人皇祐中儂智高寇廣南士堯領兵至邕州極力與戰已而敗北賊斷其首尸不仆猶舞馬而還後贈屯衛大將軍

石鑑字大觀邕州人舉進士儂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攻邕州鑑干余靖言若使智高盡得邕州三十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鑑請說諭諸洞酋長使之不附智高靖即命說諸洞酋長皆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強狡智高深與相結鑑說守陵智高父子貪詐不可不為之備守陵由是稍疎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為之備逆戰破之遂不敢入結洞而奔逃於特磨

潘盎蒼梧人常儒衣持一大翣行坐獨語人傳其能先知皇祐中儂智高陷邕乘勝至梧城下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耳又曰梧州幾日可陷曰

百年亦不陷又曰吾欲據此以有南粵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邪賊怒遂害之

馮商本鐔津縣人（今藤縣）少游商之京師其妻授白金數笏曰君壯歲無子可以此買妾至京師買一妾問所自來言吾父居官因綱運欠陪償耳商遂惻然遣還其父不復索原直及歸妻問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立心如此陰德厚矣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果有娠將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云送狀元至馮家次早生京云

馮京字當世少儁邁不羣父商隨父寓武昌發解皇祐初計偕禮部及廷對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封方貴官挾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

嘗中捋酒殺來直出於其目視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
蔣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
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避婦翁富弼當國嫌拜龍圖待
制知揚州召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諧求補
府韓琦亦卿以京為傲溺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
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
古渭通西羌以斷夏人右臂神宗即位累改御史中丞
上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
論辯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
不可行會遷人鄭俠上書言時事薦京可相呂惠卿構
京與俠通罷知亳州再遷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維

茂閾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於朝為
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制血
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
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
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
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
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哲宗即位累改鎮彰德於
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
所傾其中正不倚之操為先帝稱重且昭陵學士獨京
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太子少
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於第贈司徒諡

曰文簡

韓迥昭州人累官太子中舍嘉祐中致仕李師中以詩
時之其恬退廉靜有人所不能及號東山野叟云

林通字達夫富川人仁宗時仕為御史棄歸隱縣之豹
山人因名其山曰隱山巖曰潛德嘗時往來豹山穿石
巖有詩云鑿開混沌鴻濛地透出明通公溥天其學不
亦恬淡當於時用所遭不偶遂退而終身焉

李時亮字端夫博白人嘉祐中舉進士累官知廉州有
治行嘗獻平邊十策及疏時政得失神宗嘉之累遷檢
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時亮善屬文尤長於詩與同
官陶弼相賡和有詩曰李陶集

秦懷忠字伯良博白人嘉祐進士令徐聞有異政司李
衡州冤獄多所平反累擢知容州

毛溫富川人為欽州靈山簿時交寇陷欽廉白三州守
令皆望風而遁溫糾合土豪與戰輒勝賊勢遂挫

黎志宜州人治平中及第仕化州路見川令以政最加
勳武騎賜緋魚袋羅成嘗謂馮三元以文學魁天下黎
特科以及第擅當時並稱

陳蟾滕州鐔津人也以能詩名於楚越間其瀑布詠則
曰靈源人莫測千尺挂雲端嶽色染不得神功裁亦難
夏噴猿鳥凝秋濺斗牛寒待到滄溟日為濤更好看此
詩人尤稱之客死於攸縣之司空山

唐仁傑全州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之云紅旆渡江霞離水青蛇出匣霜佞衣德誠善之勉之入金陵會休沐胡達集於升元寺召仁傑偕往酒行請賦登閣詩仁傑沉吟少頃立就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斜占半城陰衆皆閣筆如元白之遜楊汝士也又贈僧詩云只住此山能有處向來求佛本無心

梁世基横州人由攝官補登仕郎歷潯州司戶參軍歷崇中特授大理寺丞用法平允家有荔枝生連理神宗聞之賜以詩

唐子正字幾卿興安人幼力學治春秋舉孝廉後通判邕州熙寧八年冬交趾圍邕子正與蘇緘率城中禁兵

又募材勇堅壁固守及外援不至城陷子正及緘死之

梁諒貴州人少孤事母孝元豐中任廣東提刑司幹官還母喪既葬廬墓側建罔極亭于蔣松柏甘露降芝草生蘇軾自海外歸聞其孝節往見焉因爲易其墓亭曰甘露林曰瑞松諒命三子出拜軾以孝義勵之爲扁其讀書所曰薰風亭官至奉議大夫

歐陽闢字晦夫靈川人至和間與弟簡同從學於梅聖俞久之歸梅贈之詩有云吾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意甚稱許元祐六年舉進士任雷州石康令嚴操持尚儉約節浮費後六年乞休歸民攀援不忍絕居無完壁誅茅爲舍樂琴書於其中將終身焉所著有遇仙傳

韋旻上林人閉戶讀書無所不通鄉人以書簡目之元祐間應舉不第遂隱於羅洪峒據山林石泉之勝尤善導養之術號白雲先生

唐叟字元老桂州人少孤嗜學諸經皆貫通尤邃於易家貧事母至孝訓徒以奉甘旨年四十餘不娶凡澣濯補紉皆躬其勞紹聖間以經明行修舉嘗登三蘇門後爲雷州海康令蘇軾南遷過之握手道舊叟時年幾五十軾歎曰元老行雖孤高唐氏豈容無嗣力勉之娶任滿罷池州通判遂歸待隱鄒浩與叟有雅故爲昭州日訪其居贈詩甚多

冼積中北流人舉紹聖進士累官朝請大夫知白州

以仁惠行郡人士戴如父母云

坦中庸北流人舉紹聖進士累官廣州提點刑獄一介不苟以清白名

唐諫字子方清湘人以　介類升太庠元符間與鄉人蔣舉上書論時事崇寧間申嚴黨禁入易丕以下邪等籍退居鄉里改今名由鄉薦登政和五年第歷官朝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後知峽州士大夫出蜀者皆挾巨商重貨諫之子孝穎大搜之遂以詩免有送行詩云但得歸舟輕似葉不嫌蜀客怨商征孝穎字之淵先膺里選次受世賞周必大梁克家皆器重焉歷仕賓州節推

蔣舉字時舉清湘人久任太學一日告友黃無悔曰學

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有親弗養孝乎忠焉未立身焉
可忘我其歸矣無悔感其言歌以送之曰秋風起兮白
雲飛南國遠兮心欲歸歸心切兮親庭闊後相見兮復
何時及母葬廬墓產芝十本路允迪贈詩有百年風木
感歎本石芝芳之句紹興十一年旌表其門
蔣一鳴一夔清湘人兄弟六人五世同居九十餘年家
庭之間雍雍如也郡倅許儼賢權郡許應龍咸嘉重之
知全州鄒均有文風動士林義事著鄉井之句褒之
王佐字用之全州人官邕州戶曹嘗攝獄事平反冤獄
免死者七人皆叩頭以謝携物直百萬為餉佐力拒之
衆堅欲其留止受一小佩刀歸老於家年八十有五路

允迪志其墓稱其伸人之冤謝人之餉與史稱百紙參
軍一錢太守古異
元光昭平人隱居樂道不求聞達家貧性喜飲崇寧二
年鄒浩謫昭州與光游常至其家後三年放歸有詩別
光
何旦宜州人嘗為海南都巡檢使與蘇軾遊多得其筆
迹還家槖中一無所有親戚或嘲之旦出所藏軾書示
之曰此海外奇珍也人服其風尚
區華宜州人常與山谷交遊為瓊州秋掾山谷以青玉
案詞送之有送子之官瓊海上鯨吞舟稱蜃樓處之句
毛經富川人仕開封戶曹性敏悟一日方與客對弈尹
以疑獄就質令罷弈經曰決事弈棊兩不相妨呼二吏
前款目覗棊局耳聽所讀已而弈勝而處事中理尹稱
薦之
管及全州人崇寧中山谷謫宜州凡平日親知絕迹時
及為宜州理掾與山谷游甚密山谷書折桂亭三大字
貽之且謂君家積慶後必有登進士科者其後炎發湊
發皆登進士折桂讖始驗
蔣炳文字仲虎興安人大觀間預上舍政和二年進士
通判連州會內犯闕召天下勤王炳文同守李珙率所
部赴之為提州程人器所沮遂以兵仇爲罷官行在上
書言時事宰相趙鼎是其說薦為中都官炳文願外職

自試除瓊管安撫秩滿奏事忤權臣意丐辭南歸終身
不仕訓導後進弟姪相繼登科年八十五卒郡守施鉅
李光同訪炳文所居作二老堂
韋經宜州人大觀中舉進士官至承議郎雷州通判權
知州事有政聲聞於時
施才號拙翁賓州人大觀時作倅宣和間莫往峒蠻叛
才禦施立功任滿奏事上因問以南方風土對曰道德
而風俗同上喜其質遷朝散郎永州太守卒於途
唐時全州人政和二年進士初名時臣御筆爲去臣字
紹興中官鄂岳間值岳武穆將兵應副軍甚有勞績武
穆薦之名見奏事任靜江理定令官至澧州守子朝俊

以蔭補亦宰理定民間頌其作述之善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民貧而多失職兵弱而不可用是飢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租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二萬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無事則又分

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與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亦曰勳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爲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勳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隆南金桂平人父白辯符縣任潯州別駕因家焉南金天資穎悟學行過人高尚不仕時人宗之其後述滄淮緣皆以文章顯

何滂字巨源宜州人宣和八年貢赴辟雍天子幸學問春秋疑難滂答稱旨賜進士出身

謝洪武宣人與弟澤皆向學有文號謝家二鳳宣和間相繼出仕凡朝中士夫遷謫於此多館其家

李珙字溫之永福人少業儒尚氣節會宜州蠻入寇帥募智勇士以禦賊珙從征首立功補右職進築南丹州以珙攝州監押爲先鋒接戰卻敵城成策勳累任邊將蠻酋畏憚納款峒獠積官至武功大夫擢東南第十二將剿賊劉花三嘯聚白虔吉入寇廣東朝廷議擇將禦之以珙除廣東路分至則盡俘其衆檻賊首送京師擢惠州刺史知融州議者以爲賞輕拜淄州團練使會金

南犯京城以礬書蠟彈名天下兵珙與蔣炳文選州兵募死士凡三千人倍道兼行至復州賊將薛廣祝清衆數萬阨其前竟戰死事聞贈忠州防禦使官其子十人仍詔旌表其門曰忠義

蔣周翰字崧鄉興安人入太學有聲靖康間北戎入寇翰請持國見內夏君長如唐回紇破安史故事官廣東市舶幹辦公明

劉霆全州人世有義行紹興間孫覿持節廣右道遇霆於朱塘村與之語論議超卓遂以女妻之後蔭補京官歷興安令知鬱林所在有政績

劉瑞字升之臨桂人家去辰山不遠棲止巖中時有詩名先是桂帥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欲以媚檜邀瑞共賦瑞託疾不預後帥李大異聞而嘉之題所居巖曰蟄龍

韋民望宜州人紹興元年進士仕至吉陽軍判官以廉幹稱

蔣允濟興安人紹興二年與兄允升同登第仕邵州新化縣縣素號難治允濟抵官即相爲要約積年不輸之租車牛係道未幾丁內艱邑人相率遮部使者願奪居喪後爲賓倅攝昭州舊官出錢二百子民輸布一疋復折布爲錢十倍之允濟疏以聞竟減其半尋知潯州累居倅及守邕管蠲買馬弊事百貨無所問蠻服其廉介至不敢相犯殺死之日哭者罷市嘗按平南巡檢脫尚賢奪一官及喪過潯尚賢哭甚哀或問之曰曩我實犯法非公之私公賢安得不哭凡歷州縣恩信結民政不苛迫殁而人思之子彌亦以廉明稱歷官通判邕州張孝祥志其墓

黃濟字義卿臨桂人紹興二年舉進士調賀州富川尉迎父表中就祿養值盜甫成寇擾濟懼遺親憂自請捨從七十人殲之賜以安堵第功改京秩僉判柳州再僉知昌化軍賜對具言桂林潛藩多俊秀而貢舉之數狹地瘠民貧而折納之輸重請增鄉貢三人減軍輸布錢九百萬有奇鄉人利之紹興三十年自肇慶移攝新州踰

年種刺竹圍城一千二百餘丈胡侍郎銓爲記其事先是鄉民之貧死者猶附於籍富厚者多避事役公榜論之且置大櫃於州門令民自投戶數於中限滿拆封於戶口覈實賦役均平民以不擾後知廉州舊有珠池舊春詔罷貢禁採珠是歲珠溢池外其令范成大爲誌其墓張栻爲之題額云

毛倫陽朔人少讀書能屬文有志節紹興間與弟汀以良家從捕寇成供補官倫事母至孝辭官養母勉其弟汀出仕及母亡哀毀至瘠每一慟哭血淚交下既葬語汀曰二親在泉下吾將往事之言訖而卒肢體柔軟如生家弗敢殮四十九日神色不變弔者無不驚嘆

李守柔字必強臨桂人紹興間與兄守卓相繼登第爲
雷州海康令再調知臨賀縣初趙鼎南貶雷州守令王
趨輩以故相禮迎送後有以告秦檜者趨去已久檜下
廣西追罪官吏株連守柔繫坐十年不調檜死始改倅
邕守武臣御下嚴衣糧不時給將大鬪衆洶洶將不靖
守苦甚守柔勸使移病爲攝州事下令發帑廩給諸將
數日入教場引謀亂四人斬其渠魁鞭三人訖事肅然
除知梧州遷知宜州後除新州卒於道丞相周必大爲
誌其墓
唐俊乂興安人博通經史紹興間進士自柳州司理歷
仕知廉州皆以廉靜聞攝賓林郡兇賊謝寔犯鄰境俊

乂躬率吏民禦捕遁去凡經三郡家無贏畜張栻帥桂
時夾城遺火迫其居公急遣卒往救之頃刻還白曰唐
大夫家止有文書衣衾數篋已他徙矣栻嘆其清約卒
年八十二
廖遂明清湘人能文辭尤長於樂府少不羈尚氣誼陳
了翁南遷過全日州郡待之甚嚴無敢近者遂明獨於
逆旅中相問勞如故舊了翁後北歸過龍圖學士折彥
質亦貶嶺南道遇之旣不攜家又以瘴癘爲憂問以南
中相識了翁卽以遂明對折謂湘山邂逅與語甚悅知
其可仗欲與之俱遂明慨然從之一日渡海風濤大作
遂明持劒厲聲曰有朱忠臣在此風濤遂息後數年折

得還而遂明死折作詩弔之仍官其一子
張仲宇字德儀臨桂人紹興間以文藻稱與同郡石安
民相爲引重桂帥張栻張孝祥范成大先後至府禮以
上客所著有桂林盛事記范公論民文舉葬文
李用謙藤州人博通經史登紹興五年進士累官侍御
史左右司諫有直名上時政十六事皆切利病官至祭
酒卒徒服其學行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石安民字惠叔臨桂人少穎銳苦學登紹興十五年第
爲象州判官累決冤獄稱其明恕分教廉藤二州文風
大振喜爲詩句麗雄深末年歸於平淡有文集晚知吉
陽未赴而卒安民早從路允迪沈晦胡寅遊尤受知於

張忠獻及汪應辰其後張孝祥帥桂益敬愛之爲榜於
堂曰瑞文二弟安行安持皆賢能文人號爲三石
李奉政藤州人用謙姪博學能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
士嘗上書言金人有入寇之志不見用出知戎城縣俄
知和州上論科舉事又論劉唐鄧海泗州與金人和不
可累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
毛士毅富川人化州石城令李接反來攻城士毅與尉
曰吾與君當以死衛百姓糾合義兵與賊戰衆寡不敵
遂罵賊而死高宗嘉其忠贈承事郎
毛炳富川人倜儻不羈好讀書乾道中以平寇功授橫
賓廉三州都巡檢使交寇化境死於難累贈太尉忠順

武列公二子維藩維翰並登進士第

唐彪字仲儒興安人登淳熙辛丑進士嘉泰二年守新州先是縣道銷丁剗稅差役折戶皆取於民田無遺利民甚病之彪往任首奏罷之邦人感其德焉

清懋字和仲臨桂人以文學爲轉運使丹陽張金所器接以上賓金常偕懋及諸僚幕泛舟灕江徧眺諸勝明日獨以所賦詩眡懋懋感其意刻之龍隱巖爲之記

唐儀鳳宜州人慶元四年進士授賓州司理參軍權知州事後爲化州路判官所至以廉能稱

王應辰興安人九歲能誦九經作春秋語孟義并講子史貢於禮部慶元四年赴國子監試中書省覆試並通免文解三次

王應申應辰從弟年九歲能誦九經作周禮語孟義并講說語孟貢於禮部嘉泰元年赴國子監試中書省覆試並通免文解二次

陶崇字宗山全州人少聰敏十歲賦筆山詩有驚人句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歷仕兩廣召試館職慕柳子厚爲文皆撰宋鐃歌鼓吹曲及楚詞七敘以進於朝理宗在潛邸時公爲講讀官能飛被召陳保業謹微謹獨持久之說又陳郡縣修武備厚民生厲士氣之論與時宰史彌遠忤出知信州終於任有澈齋文集贈特進謚文肅

子參訓與春陵瑞陽兩郡終監丞

滕處厚字景重清湘人寶文閣學士謚文肅陶崇之甥也少穎拔邃於春秋議論慷慨好言天下事有特獨操鶴山魏了翁遷渠陽日處厚往從之遊鶴山奇之留置門下教其子凡論著皆獲與聞又爲銘已齋勉以古人爲己之學後調馬平步尉再辟潭州甘泉酒庫兼帥幕居官守正不阿人稱其迂曰迂吾所自求也終不以此易彼予愧子之不迂也有謂予迂者予披襟當之其立論如此易簀猶誡人賦詩而終

蔣公順字成父清湘人精研義理之學從鶴山魏了翁遊者七年所得益廣鶴山和其詩曰發揮孔孟與二代禮樂剖破六經其推許可知矣築室湘源命之曰鶴山日吟咏講習以自適鶴山發其義爲之銘累官辟常德府桃源令未赴而卒

蔣公頤字生父全州人受業於兄公順篤於爲義挺身盡力赴人之急開禧間寇賊蜂起公頤嚴保甲殲渠魁一境晏然

蔣堯佐灌陽人嘉定十六年饑堯佐自二月一日始五日一發廩民賴存活甚衆安撫真德秀命於所居立施惠坊

張茂良臨桂人雅有著作才又篤耽古故爲文氣高語潔剗去宋季朽頹之態有灕山所刻廣西經略顯謨趙公德政頌序其文甚藻麗仕爲潭州善儀主簿

謝士燮全州人少有文名淳祐四年進士以賈似道當國不仕惇篤孝友好施與卜築橋渡子孫繁衍

毛奎字子文富川人力學不倦建書院以受生徒自號澹然居士淳祐間知吉陽軍能文章通術數知地理修城池建學養士嘗經營州南大小二洞天所作記及詩數篇人皆膾炙之後秩滿去至南山鋪倏然不知所終後人於鋪前山中祠祀之

毛鐘賀縣人淳祐間特奏名進士任翰林院孔目進階朝奉大夫有文名子適由鄉貢任永寧同知入元恥食其粟不仕歸隱江東

蔣瑞可全州人淳祐時以孝聞父年六十四疾篤百藥

罔效瑞可密禱於天割股作羹以進父病尋愈壽九十三終人謂誠孝所感云刺史朱子恭建孝子坊並長歌刻石以旌之曰割兒肉救兒親一念之烈不顧身身且不顧名何足珍哀哀孝子數點血經歷千古長如新

唐清全州人理宗朝湘洪湍兄弟三人連中第湘洪俱以春秋登正科清晩就恩科任靜江法曹人目爲清白吏湘登文天祥榜進士任東安簿洪登張淵微榜進士官至昭州守

倪文舉全州人景定間父章甫病割臂肉進果瘥其族人曰忠者割臂救母病曰日顯者割股救父病俱瘥郡守表其閭曰典行

唐德柄全州人以儒傳家與弟德銳德祥同居白相師友累世不分異郡守賢之扁其齋曰明經堂曰和順

鄧得遇字達夫博白人知昭州遷廣西提點刑獄遷年攝經略事兼知靜江府德祐丙子長沙被兵得遇遣都統馬驍馬應麟赴援驍潛叛還得遇惭之事悉委應麟未幾務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向北再拜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家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城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投南流江死

丁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妻黃氏元每中夜得句黃輒先起然火具紙筆元甚相重元有聽琴詩曰拂琴

開素匣異事獨聲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又題鄧眞人遺址曰三千功滿轎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但見白雲長掩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梢風觸霓旌動樓葉霜露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又贈廖融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終於長沙

元時始登進士仕有政聲

熊天錫岑溪人博學多才以賈似道當國不肯應試至

元余仲禮臨桂人慷慨有志湖湘寇入廣西廉訪使令往征仲禮慨然就道武岡峒賊擾桂城仲禮從官兵戰走之功聞授義寧縣尉威懾邊猺敗攝臨桂縣主簿悉

心奉職修池之役供具百出應用無違上官才之令兼
防禦南鄉背山村賊乘夜蹈面而寇如是數起皆設計
擒獲遠近肅然
顏以達永淳人至元二十六年以人才舉任本縣知縣
敬以持己信以服人陞潯州同知
甘天付橫州人至治癸亥以明經薦授橫州路儒學提
舉敎化有方風俗丕變
龍森字茂卿北流人舉至順鄉貢令臨高制行高潔以
古名賢自期嘗書漢循吏傳於壁以自警
封履孫字道坦容縣人舉至正元年進士延祐初授藤
州學正遷知邕州時內地寇擾履孫蒞政嚴明民獲安

堵尋解官歸賊犯里中民罹兵燹不自贍履孫多方周
恤鄉族咸德焉子盛甫幼穎悟淹貫善古文辭能紹父
學天曆中以明經授容州清水司巡撿不畏權勢奬率
善良士民德之以艱歸不復出文酒自娛著有容州人
材記
龐贇北流人賦性剛鯁韜才不試隱於白馬潭爲鄉里
所敬服鄉人具實行白於當道聚賢具奏朝廷徵不就
潛遁不知所之
王念九容州人至元間以明經授本州同知廉介自持
值元祚浸衰羣雄蜂起引疾歸田明初孫惟道登進士
惟與領鄉書曾孫希仲希淵俱登鄉薦明初科第自王
氏始云
唐天保鄧貴黃勢榮俱全州人至元中儒學燬城郭爲
墟至正十年總管石亨祖捐俸天保助材木修大成殿
鄧貴樹戟門黃勢榮築城久遠賴之
陳閱質興業人至正間以經明行修舉授瑞金教諭陞
太常博士明洪武初致仕有節菴集
鄧宗翔臨桂人官尚書尚禮節桂俗喜尚鬼好浮屠惟
宗翔不爲所惑人高之後屬纊遺命葬祭　依文公家
禮翰林學士劉三吾志其墓
趙元隆字剛叔興安人仕廣西行中書省都事以才智
聞明吳元年冬師南上圖永永告急於桂元隆勸平章

掌省者曰公宜速救吾所恃者永耳無永則無廣右矣
明年春援兵行爲平章阿思蘭所撓未及永夏四月永
守鄧姓者自盡城遂陷先是明師三月已圍桂元隆曰
昔與鄧侯從事良荷知遇然所以不即死者期效尺寸
以報之今鄧侯死矣尚可獨生乎六月庚申明師由西
門入元隆掌伏波門聞城破顧謂從者曰此吾死所也
引刀自決同時死者都事陳瑜及事定男宗嶽收遺骨
以歸時劉三吾在桂作詩弔之邑人唐輝爲作行狀太
史徐尊生誌其墓
葛德舜葛才舜陽朔人有勇略當元季之亂民無所依
乃率衆登山立寨保障堅守獨全及明兵至率衆歸附

邑賴以寧

鄧祖勝南寧人以右丞守永州聞楊璟師至約全桂守將互相應援全桂援絕璟督師四面攻之祖勝仰藥死

粤西文載卷六十九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輯

傳

人物

明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少讀書負俊名而持行慤雅元末進士授全州學正因家焉洪武二年應賢士聘至京師一時名儒如張以寧輩皆折節與交除無棣縣丞轉膠州同知所至以教化為先十八年拜國子助教入見高皇帝命講洪範九疇辨析詳明上大喜曰此天下奇講書者也御書其姓名於殿柱以褒之其教國子尤善訓廸窮日授受無惰容二十二年擢蜀府長史時蜀獻王好學禮士於玉牒中號賢王然南賓猶隨事規諫王甚敬禮之嘗贊其像曰其心休休其容申申不驚不搏猶鳳與鱗造安車以賜復爲構第名安老堂學士劉三吾記之二十九年四川鄉試應聘與漢中府學教授方希直同爲主考官所取皆名士論者稱焉卒年八十書瀟勁有法在蜀題詠最多人傳誦之

唐朝字用人與安人幼聰敏讀書一覽輒記授業於鄉先生唐賜之門元至正甲申充貢試鄂省不利遂携書遊西湖茶陵西疇劉先生而甫益爲先生見其文大奇之明年丁亥中選授辰溪教諭而時事已異歸而授徒家塾以淑後進乃隱括小學自幼至長次第爲訓蒙小

詩五十餘篇嘗析心字之義爲心法纂圖原動靜由真之因分天地陰陽之象推其中虛之處爲太極甚爲性所自出與情欲之所由分判善惡爲兩途昭然明白於是學者從之與不知所趨向時鄂省移下桂監司聞朝施教有法禮致爲子師行省不章遂舉朝領桂林路學教事朝毅然以作新士習爲已任未幾居艾喪洪武初司兵南下桂城破朝北面再拜曰小臣生長教養皆出於元今已矣因泣下欲獻阮而自號丘無齋遂丘無時以自見其意益謂無所用於世也學士劉三吾以詩柬之有一拍昔聞顏雅操丘無今喜得閒居之句

將補守濟之全州人博學善屬文洪武初太守章復以學行薦於朝名赴京師歷官紀善□詩文鄉人聞得一二皆寶惜之

于中字子正全州人以學行稱洪武初太守章復以舉任本府儒學訓導十五年詔有司咨聘詣闕親試授監察御史內宿賦詩有太液澄風扶御柳瀛洲春日醉仙桃之句爲時傳誦立朝剛直忠佞不少假借以彈劾忤旨謫雲南歸厚縣丞尋陞臨安判放歸未半載復詔詣闕廷臣交薦可大用補郴州同知陞南雄倅雖坎軻仕途益勤撫恤隨在民皆戴之所著有黃華山樵詩集

王顯中桂平人洪武初遊太學有幹擢交趾諒江府同知以勤能稱尋遷新平知府卒於官吏民思之

黎天祿禾淳人洪武開科薦先中式授工部主事奉命使安南賜一品服復命陞兩淮轉運司同知

梁經北流人洪武甲子舉于鄉授東莞教諭性甘雅淡不喜浮華絕口未嘗言勢利納己儉素如窮士其訓迪生徒務以誠實爲本祀鄉賢

卞惟道容縣人洪武乙丑進士任貴州知縣政事廉明撫字六年庶務畢舉仕至參政請告家居禔躬範俗一鄉先民

王溥字士淵臨桂人洪武乙丑進士以郎中陞廣東右參議興學校理冤獄時匠籍之家勢要占役弗克營生溥禁止之有吞部檄來徵船木者立期逼迫意欲求賂所採之木多不中式民甚苦之溥親臨採閱卜取八九綑運至京無不當意先是起運俱由海道風水漂沒民不勝患溥自臨廣嶺道觀險易命有司鑿石填淵修葺橋道教民造車運之自是以後船木踰嶺浮江而達遂免漂沒之患廣先年遇慶賀俱設筵宴皆附省一縣供備悉罷之其便民類此一日弟僧自桂林來適遇承差何秀同所秀贈以布袍溥見其服色非桂林所有詢所自來弟以實對溥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蓋布衣不足惜但恐由此汙行辱身之漸矣即命以衣還秀贈遣弟歸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盛饌一日爲胥吏所誣被逮赴京行李蕭然僚屬餽贐皆固辭不受曰吾

豈以患難而易此心哉比至京廷已知其誣遂還治以
疾卒于官年三十有六廣人傷悼之
唐輝字彥實陽朔人洪武乙丑進士授秋曹主政端方
勤慎拜監察御史會楚苗梗化奠之法遇事明敏剛勁
秉直百折不回
石嶽字子磐陽朔人洪武乙丑進士官麻城縣丞政尚
嚴肅禽民以義民皆感化以最薦擢侍御察糾彈
劾不避險難與同年唐彥實時號峨峨鐵冠
貝文字尚質臨桂人洪武乙丑進士授檢討歷陞湖廣
參議所至有政聲
謝昇藤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歷兵刑二部主事調桂林

通判持身謹厚和易近民有善政聞于時
鄧敏象州人洪武丁卯舉人官禮部儀制主事敏十歲
喪父事母陳氏孝母疾篤敏禱願以身代母疾隨愈後
母卒居喪哀毀廬墓三年有司旌其家曰思本堂
油應陸川人洪武丁卯舉于鄉授肇慶同知有德政永
樂間改授交趾諒江府尤多惠愛卒於官交人思之
朱貞陽朔人洪武庚午解元知四會縣練習機務勵精
圖治擢御史通敏耿直侃侃竭忠雅擅時譽
唐敏字敏學臨桂人洪武庚午舉于鄉授監察御史累
官四川按察使居官廉介卒之日家無餘物
米文節宜山人洪武庚午舉人歷湖瓊廣州三學教授

所至施教有方後進多其造就改授廬州府學奉命主
祭廬山賜衣一襲晚謝事歸其學行為鄉人所推
侯禮臨桂人洪武庚午舉人拜江西僉事坐事左遷連
州判官會猺獞挽阿孫等劫掠鄉村經年不能制禮躬
抵賊巢諭以禍福阿孫率衆向化未幾猺獞廖黃秀等
三百餘人據高良鄉欲攻州城禮又招徠之悉為編氓
秩滿陞本州知州九載考績民詣闕保留復任九載
楊宗盛賀州人幼善記為歌詩清麗俊逸洪武庚午舉
于鄉卒業成均讀書晝夜不輟上聞之命翰林學士宋
訥校其文稱善特授翰林院編修以詩文著名
陸昇字彥昇陸川人洪武癸酉舉于鄉任廣東臨高縣

丞永樂四年臨高旱昇竭誠所禱夜夢老嫗雖蕭若訴
冤者明日遂獲許稱避兵男子一人詰之承寧鄉符儁
也因得其殺伯母狀將寘于法天遂大雨楊起宗為作
傳記其事解學士縉過臨高為題雪冤致雨卷復吟松
詩轉興隆經歷卒
劉潤臨桂人洪武甲戌進士任監察御史能貞百度官
至湖廣左布政使
唐耕字廣耘臨桂人洪武丙子舉人出訓導擢知廣東
河源縣以廉能陞監察御史激揚有聲遷國子司業與
修永樂大典卒于官
黃璵字致遠全州人洪武丙子領鄉薦累官禮科給事

中三使西域上疏論外夷貢馬及官軍下番之弊詞甚
剴切上嘉納之命爲定制自是陝右之民得免供給亦
陞右通政奉命撫諭南交使還而卒所著有黃門奏章
曾才舞鬱林人性純篤少喪父其母楊年二十八撫之
領洪武丙子鄉薦掌新泰教事擢國學正請乞終養母
盡孝道母卒哀毀踰禮賢德聞按使王凱知州林長懋
立節孝坊旌之祀鄉賢
單衡平南人洪武丙子舉人官至監察御史以直得名
奏事觸怒將同奏者七人並誅赴市曹衡在第二臨斬
爭先曰奏章我爲之他無與也人稱爲忠烈云
蔣彥平陽朔人洪武丙子舉人知應城縣政樂會廉能

特達請裁革丞簿冗員歷陞湖廣參議
陳汝器字用之容縣人洪武八年以人材舉授本州訓
導陶淑有方士多造就知州王清薦其賢能擢福建按
察僉事
陳敏陸川人洪武間由監生授儋州守有德政儋人懷
之以憂去民保留者數百人服除還任九年以例調知
泗州
陳伯魁興業人國質子洪武間以經明行修舉任本學
訓導生徒多所造就著有五經訓義爲當時所重陞南
海縣教諭
陳新臨桂人洪武間任會同知縣居官公勤稍暇召生

徒講授茅屋蕭然不以介意縣人思之不已繼之者爲
上官議亦廣西人公勤足以繼新衆大悅秩滿父老奏
留之後遷知壽州
顏仲和南寧人才華超卓洪武中數歷官途其藝文有
聲於諸公卿間人無貴賤皆慕之官至浙江右布政
陳朴字處實全州人南賓孫未彌月而孤年十四入蜀
省伯氏民獻因謁王喜曰先長史有孫矣留侍世子從
師講學及歸事母以孝聞韓郡守忠薦于朝授閣尉以
公務入京中應天鄉試未幾母卒矢志不仕湖湘之士
多從之游鄉黨有爭者詣門析曲直一言即解
黃景傳南寧人以貢入太學洪武中官至山西右布政

躬勤簿書凡吏治民情裁處允當故所至有賢能聲
王俶南寧人以貢入太學洪武中因能擢御史肅僚員
度克振風紀守陞交趾左參議有政績交人愛之
文衛欽灌陽人洪武十八年以文行薦官至慶遠知府
有政聲
能淵桂平人洪武中歷知良鄉嵊縣才能顯著擢監察
御史風裁凛然後陞懷慶知府有德政人以循良稱
韓珦平南人以學行舉洪武中任刑部主事清獄洗冤
最有賢聲未老乞休鄉邦重之
蔣穩宜山人洪武末歲貢知懷安縣廉介嚴謹而政尚
寬簡其於吏弊則痛懲之嘗置三等册立循環簿凡有

科差量圖里高下審業産重輕錙銖不爽尤留意學校
以崇風化
龍騰陽朔人人品端莊學業宏博洪武間以薦舉授本
學訓時開邑未久尚未有學騰創大成殿及兩廡祀先
聖諸賢又建明倫堂讀書樓爲諸生肄業每暇日闡發
經術後登科接踵皆其督勸所成立祠祀之
莫敬山蒼梧人洪武中由明經任本學訓導秩滿推其
才學卓異歷河南布政司參政有能聲未幾卒於官
李文遜臨桂人早喪父事母莫氏至孝具甘旨候寒温
晨昏不少懈母喜則喜母或不樂則拜問其故致婉詞
慰之必母喜乃止尤能愛其兄弟鄉族稱之無間言洪

武十八年旌之
高林慶遠人慷慨有義氣洪武間以功授副指揮使彭
舉合爲義族後林得衆領地適合鈐記一穴南山地石
龍走過江欲去未去停停而聚葬者天然三品官兒孫
世代爭馳譽至孫嵩以弘治鄉魁嘉靖初拜太僕正卿
人謂指揮使三品官也卿亦三品實報殊不爽云
討仲政字永清馬平人洪武初嗣夸猺獠縣令張霖以
才能薦爲巡檢率民兵與戰俘馘五百餘諸峒欒然凡
被擄者多賴全歸時總兵韓觀知其能託爲心腹資以
發縱指示無不成功前後四十餘年致仕卒
侯能懷遠人獨眼善弩國初聞其名而舉之與海賊酋
較弩酋長輒應弦而斃如射虱心賊黨數千遂屈其下
朝廷官之問欲何官對曰不願官但要一個黃羅傘遮
日行有鼓吹足矣遂官以指揮
覃聰容縣人洪武間授百戸每擊賊奮勇爲諸士先廉
州所印爲賊擄去聰奉調追賊以計奪印還復與戰力
屈死之
馮伯元馮柴俱平南人洪武末有寇寇欲開門丞陳復
原選二人以禦戰陳中流矢卒伯元以主亡而生不義
柴曰忍視父母之被害耶奮斬賊數十俱死之賊懼而
退城獲以全
周冕賀縣人建文己卯省元授廣東四會訓導教人以

躬行爲先學者宗之
龍翱臨桂人建文己卯舉人永樂初任嘉興推官陞監
察御史激揚有聲不避權要後陞雲南按察僉事乞歸
陳璉贈詩稱美
黃安宜化人建文己卯舉人永樂間授常州府同知陞
交趾宣化知府後赴部考績爲交道郡長吏第一尋陞
湖廣參政後交人復叛安督餉至長沙卒
楊寧遂蒼梧人舉建文己卯鄉試累官參議安南雅操
自持有冰蘗聲解官歸惟課子姓不事干謁梧中制科
推楊氏益有自焉
王惟興容縣人惟道弟昔念九之孫建文己卯舉於鄉

官刑部主事清慎明允獄無寃滯晉員外郎尋以親老乞歸公庭無干謁之私鄉黨多沾贍之惠人推重之

鄧試祥平樂人建文庚辰進士任監察御史得風憲體為時推重

龔茂蒼梧人永樂二年進士授嘉定知縣有能聲擢兵部郎中以老成見推歷陞廣東參政

楊宜字均政蒼梧人永樂二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知宜興縣廉靜有為利興弊革民多戴之母病篤籲天祈以身代卒以孝名

李弘北流人永樂乙酉舉於鄉任監察御史性剛毅有風裁嘗建言時政十事侃侃正論一時名重縉紳

楊詰字彥通官山人永樂丙戌進士任御史有風裁

李養博白人永樂戊子舉於鄉任湖廣廣濟縣主簿立心公平待下仁恕深得民心任滿百姓保留當道具奏陞七品俸致仕

雷顯字志良全州人永樂戊子舉人十六年授兵部司務調戶部改南雄府照磨時各衙門缺官多為所署公以存心勤以蒞事上下賢之

楊名字彥實橫州人少喪母性至孝領永樂甲午鄉薦遭父喪哀毀逾禮既葬廬于墓側三年寒暑不變時有白龜出廬次人以為孝感所致

劉湛字嗣澄桂林人永樂十二年舉人正統間任潮州知府時瀧寇林烏鐵等擾郡之三饒勢甚猖獗湛躬統民兵勦捕殆盡郡中二年旱潦民苦荒歉不能輸湛奏免民德之

鄧成字孔恩鬱林州人中永樂甲午鄉試明年注授交趾諸縣典史尚書黃福聞其學行授以鳳山縣署諒江府儒學教事交人多從之學累薦授浙江按察司僉事數治疑獄奸豪服辜正統壬戌倭寇破大嵩洮渚千戶所成設方略伏兵殲之奏減運京儲糧三十五萬石以運兵八千人沿海守備由是倭不復寇戊辰冬金處二府劇寇陳鑑胡葉宗留陶得二率徒衆焚掠至蘭溪官民潰散成設戰守之具獲賊數十餘徒既而鑑胡宗留

就擒得二引餘黨竄入山中成從僕隸四五人造賊穴降之來歸者三千人朝廷聞之陞按察副使未幾得二復反景泰改元成時守金華招諭四境脅從來降者復三千餘人擒斬數百級獨得二以四十餘徒遁去勢復熾攻武義縣成率衆與戰賊以計燒城衆大潰成策馬追殺賊十餘人遂遇害賊退得其屍如生喪至蘭溪民迎哭數十里僉事陳永為立祠祀之事聞贈參政遣官諭祭且賜俸給喪事子錫蔭授新會縣丞有異政累陞至布政使

賀敬臨桂人永樂乙未進士任監察御史激揚有聲陞湖廣副使

莫愚賜朔人永樂丁酉舉人仕至工部郎中歷常州知
府正直自持稱爲賢守從侍郎周忱重濬蔡涇人獲其
利時使者在外勢横愚奏言守令親民之官黜陟臧否
出自朝廷奉使者倚勢輒相徵怨而曰賢否在我當若
而官將必有以㷮違者爲貪汙諛佞者爲正直名實一
淆吏治大壞此漸不可長請亟禁止庶使守令不爲揺
惑一意爲陛下牧養元元幸甚報下吏部嚴禁守令得
安其職
宋欽蒼梧人舉永樂丁酉鄉試累官湖廣右參議正統
十四年麓川亂朝廷遣靖遠伯王驥征之以欽督餉欽
躬至辰沅清浪鎮遠設法督運軍餉不乏景泰初欽乘

小銅鼓往安撫等江苗賊要害所在偕趙楫草甫至盧
溪遇賊欽率隷兵迎敵厲聲歷數其惡詞氣壯烈賊懼
不敢害累陞湖廣左布政使苗寇作逆悉心經畫寇平
遂致仕歸天順六年寇陷城率郡人與戰死
傅敬象州人永樂戊戌進士任監察御史善屬文舉劾
中貴風采凜然以直見忤遂引疾歸杜門不出人不敢
干以私
張昱賀縣人永樂戊戌進士授古田知縣有惠政
秦應宇思敬融縣人永樂庚子舉人卒業太學授江西
都司斷事富家毆人致死撫按屬公訊富家以數百金
行賄却之卒正其罪薦刑部浙江司郎中與堂官論刑

或牴牾趨出次日復以舊牘進必行乃已故獄多平反
出知廣平府奏罷諸不便以内艱去任時融田爲賊據
及久荒者民賠納租役如故因服闋赴京具疏奏蠲之
補浙江嘉興府政尚嚴明奸慝屏息擢浙大參檄甫至
而卒
廖仕能字國卿岑溪人永樂庚子舉人知宜城縣遠蔑
佞革吏弊修塘堰簡詞訟政令不擾旹人思之
韋昭字通顯宜山人登永樂辛丑進士授翰林檢討擢
大理寺副乞歸隱居南山躬耕自給絶迹城市有司時
往候之貽自田中簑笠跣足而歸始盥洗整衣冠出見
蔬飯雞酒談笑竟日綽有古風

周感平樂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廣東參政學行俱優
時人目爲昭州感
陸忠永淳人永樂癸卯舉人仕福清縣丞開渠與利民
德之因年老子遲致告歸專教鄉人開地利民稱之
楊璉臨桂人永樂癸卯舉人累官戶部員外廉慎自持
年逾五十即引病歸室常罄如或勸之官璉歎曰人生
幾何官豈可常居耶吾親既不逮是身與妻子計也心
竊恥之乃以卜自給鄉識嘉其清節
傅惟宗字肇本藤縣人幼嗜學從學士解縉遊領永樂
癸卯鄉薦任茶陵州學訓導造就得人歸休林下以吟
咏自娛縣行鄉飲禮令甯躬迎之乃出出則爲大賓鄉

後生皆視其言動以爲矩度以經學授徒登甲科者多出其門婚嫁從子女之孫者四人與其弟惟慶友愛遂至大學士丘濬作壽古藤兩傳先生詩序謂藤之人士稱邑中賢士大夫必歸肇本至論隱君子之表表者必曰肇本時總督韓雍聞其名每延訪之以賓禮從子鑑中天順己卯鄉試第一

李觀智蒼梧人永樂癸卯鄉試入太學授都察院司務時母年八十八觀智奏分俸爲養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景泰四年猺寇爲梟巡撫王翺以觀智諳曉土俗委之招撫大滕五屯龍山諸寇悉皆向化嘗分巡嶺南濟遠盜寇掠捕而殺之其子延麒延鳳延彪皆領鄉薦

馬聰字驌良臨桂人永樂癸卯舉人正統九年任九江德化知縣蒞事勤敏郡城南有甘棠湖堤唐刺史李渤所築歲久且壞行旅阻畏一日見男女裸體而渡聰惻然念曰此令之過也遂率民伐木築以巨石板其堅固復於兩旁植柳以蔭之上有謝水亭宋濂溪周先生祠久圮聰復修葺之後陞工部主事卒於官妻子舁柩還道經故治民懷其德遂迎葬於廬山之麓復留妻子居焉

徐賢字遂良臨桂人永樂甲辰進士累官廣東副使緯有政績孫淮由進士知通州究心於學都御史林富序通志謂淮與鄭進士琥與有力云

李嘉字崇文蒼梧人永樂甲辰進士以給事中使交趾改授贛縣知縣秩滿民詣闕乞留者二千人復任尋改番禺縣甚得民心擢光祿卿

黃賢相藤縣人永樂間入太學後擢監察御史數言時政稱旨加褒賞

梁森興業人家故貧篤學清慎母病刲股滌溺器三年如一日永樂五年貢入太學知雲南臨津州以廉著遐方多所貸其子自任歸囊無一滇中物

胡璿臨桂人隱居尚志永樂丁亥以名徵至京師入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隸翰林日給大官酒饌書成將授館職以老辭送歸蒼梧徐用中閩人陳安仲皆爲作所居環翠樓記述其峭隱之樂弘治間學士張元禎有賦

陶務明平人何命日縣有以私賄人者却之決獄無留滯孝親友弟篤以家産付弟人稱其賢

閔禎橫州人永樂中惠安主簿廉正賢能愛民革弊九載有成績邑人赴部使願留之陞本縣知縣禎在邑久民間情僞及吏胥宿弊纖毫皆知不事鞭朴而法令自行九年致政民爲樹德政碑又作琴臺四美詩以遺之

莫彥朴懷集人永樂九年貢任饒州同知操履清慎惠政及民

歐守忠懷集人永樂九年貢任廣東靈山訓導教育有方士從德之

蔣翺靈川人少孤家貧潛心好學與母相爲命韜迹耕讀不樂仕進永樂間舉勸令修邑志求博聞之士無可屬者乃舉翺裁定所作有邑志序

李逼臨桂人永樂十二年知陽春縣持己敦厚處事公平苛法不施士民樂業

龍崻岑浦人永樂十七年任南雄府知事有幹才撫始興縣招集流亡復業者以千數有虛稅民不能輸崻力請於上所蠲二千六百餘石邑人德之

易先全州人丙子年知諒山府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留進二品祿招諒山洪熙元年交人叛死之贈布政司參議

暘粲陸川人宣德丙午經魁歷官至廣東參議所至多惠政

李春蒼梧人中宣德丙午鄉試倅鎮江馬政倜儻馬之苦曲爲調劑以蘇其困水潦疏減租十之四民甚德焉擢徽州丞疏運米三萬石改折秋糧士民留之竟奪於權貴免歸優游家食澹如也巳寇陷梧城民荼毒幾徧春故無恙人謂其德足以格盜云

韋廣字克寬宜山人宣德丁未進士任監察御史剛直敢言糾劾不避權勢陞廣東按察司僉事

阮敬蒼梧人中宣德己酉鄉試任太僕丞以直諫謫平樂丞韓襄毅開府西粵威名甚著敬謁以禮不少屈韓壯之薦其能擢郎署服官雖久貧窶如昔

秦謙靈川人少聰慧博涉經史領宣德己酉省解是歲鄉宅草木皆先凋枯謙占爲凶兆願乞儒官授寶慶訓導誘廸庠士多見成就以外艱歸服闋不赴銓逍遙鄉邑間詩酒自娛以終其身所作有靈川八景詩

蘇恣懷集人宣德七年鄉試第一正統六年任靖州知州興水利修學校視民如子不忍以事勞之十四年苗賊流劫至七里坡將襲州城恣率民兵五百人逆戰衆寡不敵死之

劉玘字宗玉臨桂人宣德壬子舉人任松江府推官擢監察御史出按河間保定激揚有聲鎮守大臣爲大書

桂林秋月及栢府春風以贈之尚書倪敬記其事後陞陝西副使英廟復辟爲安南陳典衛經歷引年致仕以壽終

唐榮全州人宣德乙卯舉人正統中知新寧時縣治燬於兵燹榮奏徙縣治城池壇廟學校道路皆其創造百廢具興規畫咸當

梁潔岑溪人中宣德乙卯鄉試丞晉安州器局凝重才識精敏從征安南有功擢守雲南晉政並行一時稱治

何性初平南人宣德乙卯鄉貢知安福縣政平民安卓有聲譽當奏績邑民赴闕留任一十六載稱爲良吏

伍星會字聚奎義寧人宣德乙卯舉于鄉授陝西道御

史陞湖廣僉事端直勤慎踰方鈹提所至有聲
李恒横州人宣德辛酉舉人知安仁縣爲政有體不屑
屑瑣細以鉤距民姦政聲涌溢丁艱歸民思祀之
賓繼學平南人正統戊午解元任文選司主事廉介不
阿一滴銓曹之法尚書王公翱最重之署其考曰名魁
鄉榜行卓士林歷經薦會守内艱卒于家
莫紳宜山人正統戊午鄉薦任貴州衛學教授移倅養
親見府守秉直不阿而守性好諂媚見與紳不合輒其
倅弗支紳亦不介意後有當道知其事始補給焉
朱瓊臨桂人正統甲子舉於鄉任閩建知縣有幹濟才
天順三年春流賊攻縣治瓊奮身擊敵無援遂死舉家

雅稱
陳宣全州人朴長子事親孝正統甲子舉人授揚州教
授親喪廬墓三年所著有禮經意旨續貂集等書
黃瑜臨桂人正統九年舉人初授兗州同知時歲歉行
所屬發粟賑濟值秋水爲患嘗與效力築堤陞本府知
府丁外艱服闋適兩廣猺寇猖獗都御史葉盛奏改肇
慶府至則剔蠹剗奬築城池修學校又奏祠包孝肅公
以風後進後都御史韓雍保陞廣東左參政仍掌府事
先後歷任十五年盜息民安郡人思之
陳愚字孟濂其先山陰人洪武初戍慶遠遂爲宜山人
長於詩詞不求聞達教子鶚正統甲子發解孫宗瀚亦

領鄉薦都指揮彭英雅愛愚與爲莫逆交詩酒之會無
虛月愚年九十有六臨終自贊曰容貌鄙陋心地曠夸
有書曾讀非禮弗爲不諂佛老頗究軒岐子膺民社孫
守祖基安貧樂善詩酒娛時年登上壽一笑而歸愚心
存愛物以積陰德爲念故其後克昌有詩文稿藏於家
唐蔭字德盛全州人正統丁卯舉於鄉爲柳州守平易
得民及報政屢懇乞休士大夫高其節
李昂永福人正統丁卯舉人詔求直言昂上疏條列時
政稱旨上大悅即擢御史居官著鯁直聲官至浙江僉
事
毛麒修仁人正統戊辰進士性通敏自幼博覽群籍爲

文古雅居身謙飭時謂西粵麒麟
閉惕横州人正統戊辰進士累官知桂陽最得民心正
德間御史范輅曰桂陽令求得賢如前令閉惕者蓋有
餘慕焉惕存遷永肅律己廉下蕭民宜之
蕭九成字子韶義寧人正統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穎
怡俊拔下筆成章因斥陳祭酒所擬祭文爭論罷
家晉貴縣人正統十一年貢生官五軍都督府經歷陞
龍巖府知府以廉介稱幼年侵晨出河下拾遺金持歸
復至其處候失金者有商悲號而至勘其數相符引歸
付之商以半謝不受
鄧洪字光大南寧人書讀不數過輒能成誦補邑學弟

子員初學宮在城北郭堪輿家以爲弗利科第湮鬱者十餘年洪首於督學黃公閎玉徙置南城正統戊午貢於太學滿選吏部以優等拜南京山西道御史嘗奉命資軍鳳陽鋭閱名給人頌其公又奉命按直隸順德諸府激揚有法威愛並行卒於京內閣彭公時誌其墓

趙濟全州人正統中知博羅剛明果斷凡所欲爲計定率莫能易城池學校廨宇橋梁堤堰多所修理

舜成者衛卒也生下目不識書而事親至愛父沒侍母極力營養凡得一時新蔬果必先奉母然後敢嘗母喪成年已五十哀痛躃踊幾絶復蘇既葬朝夕哭泣或遊墳達旦而後止人皆憐之

秦清永福人景泰庚午舉人自發賢書不入城市築精舍於龍溪之馬蹄山下潛心理學終身堅臥不仕人共仰之

馬榮宗賀縣人景泰庚午舉人授寶慶通判廉幹有聲擢福建按察僉事

黎廷芬柳人景泰庚午舉人成化間任桂林府同知廉靜鯁介有氣節初都御史韓雍入廣始刑宋英百僚震懾有司時見免冠還獨不免韓深詢之由是愈以清白自持益有政聲後引疾歸裝索蕭然鄉人皆高之

萬顯字世舉藤縣人景泰庚午舉人司訓封川性豁達多智時地方寇起巡撫韓襄毅疏擬有保障才知封川縣殫心撫綏士民頌焉

鄒本字道充融縣人景泰二年進士歷官御史七年巡按貴州又巡浙江時權璫肆惡本疏劾之謫雲南永平典史仕移太平同知擢知太平抱才未伸以疾告歸

關舜橫州人景泰癸酉舉人任桂林府推官時平樂府猺獞跳梁當道檄舜招撫向化者萬餘人都憲韓公因開置永安州保舜爲知州任九載以守制歸民有遮慕服闋補知石平州正德中其子克嚴薦過永安民爭延且饋復護送至桂林

蔣智興安人景泰癸酉舉人任德慶州同知成化中掌開建縣事廉而不苛寬而有制民不敢犯吏不敢私輿學校修城池咸有功焉

李府勉平樂人景泰癸酉舉於鄉正德間任廣東信宜知縣廉慎恭恪卓有實政擢長蘆鹽運同知以目疾乞休歷官二十餘年家無餘貲

吳淵字希顏宜山人潛心義理之學景泰癸酉舉解授蒙山學訓引年歸後進從遊者接迹而來多所造就

李簡南寧人景泰癸酉舉人任將樂知縣三年民罔不愛丁外艱廬墓三年補高明知縣在任六年民懷吏畏以考滿歸宗族有爭者咸請質之未敢有梗拘者

費廣字隱之橫州人景泰癸酉舉人歷貲連二州學正陞銅鼓衛學教授南雍助教所至模楷端肅聲譽四馳

歐陽伸馬平人景泰癸酉舉人成化中任鎭江府推官廉潔無私讞獄平允郡有盜剽劫巡吏誣富民若干繫獄伸數曰爲民父母忍視無辜逮死邪遂白當道率民兵掩捕果得眞盜百人民遂得釋

李芳字本春融縣人景泰甲戌進士知零陵州建館舍取士子陳銘等親爲講授先是州士人久乏計偕而銘等以次遞舉芳力居多累官雲南布政使謝病歸囊無長物宦室卑隘與子孫同居怡然也鄉里師其清儉

鄧璣南寧人景泰丙子舉人官衢州府同知凡九年清夙務詰姦宄吏畏民懷政績顯著陞雷州知府

焦霖字景霖靈川人景泰丙子舉于鄉授廣東布政司理問時盜賊竊發江海虎塞諸司以霖領視凡獲盜情輕者皆宥之令聽差遣有警則密發覘伺隨所擒獲輒數百人郡境肅然以薦陞池州承未任卒

伍璣字子玉容縣人景泰丙子舉人授福建鹽運判尋知靖州剛直廉介興廢舉墜革除煩苛教育英才後以不獲當道去民甚惜之

容森字本盛陽朔人景泰初由鄉舉授本省崇善令邑固遐僻森至興文教均賦役理冤屈歷九載績最民攀轅載道復六年陞四川合州守凡八年尤多建立乞歸

蘇潤桂林人景泰中惠州府同知盡心勤事以興民利郡治有交衢雨集淖深出官錢砌以石達之郭外民便之修復羅長樂諸學宮築長沙港蘇村堤拱北保寧橋咸有勞績公暇復修郡志刻之

張淮賀縣人由歲貢任廣東陽江丞善書能文賀士子多出其門居官清愼

焦景章靈川人性慧敏與弟霖相伯仲霖十七舉于鄉景章視爲分內事若不介意及由儒士遂入試見場屋中防閑嚴密之態若弗所以待士者歎曰士若此將焉用爲哉一夕夢吞五色雲語人曰吞五色者文章之兆吞之蓋欲我自蘊寄情風雅以樂有生爾開招故舊娛博弈得意則口占吟詠若有自得者

黎淳字允吉陽朔人天順丙子舉於鄉歷增城新淦令所至多得民心轉瓊州府判

那正字直夫賓遠人天順丁丑進士成化間任廣東廉州知府郡境賊寇猖獗撫以恩信賊皆悅服復流亡百餘戶措置耕牛種子以給農作禁令始下竊珠池珠者皆解送奏革冗官分豁逃絕田糧祛虎患民甚德之官至雲南右參政

樂章字宗堯賀州人天順丁丑進士授禮部主客主事成化丁亥奉命賚兩廣軍功便道省親韓都憲贈白金不受累陞郎中乙未加授參政庶其遷遂充正使賜一品服勑使安南國吏部關仲實褒以忠孝雙全云

陳欽桂平人幼穎敏日誦數千言中天順己卯鄉試詩

文力追漢唐下筆立就里人有以碑刻置水中延其醉
與之其浴忽得碑佯驚曰安有此物欲卽手摩其字默
識之登岸悉錄不爽人益信服惜弗見用而早世
傅鐙藤縣人天順巳卯解元官知州操行淸潔著有藤
縣志
宋廸字吉之賓州人天性至孝親有不悅肅衣冠立寢
門待罪必俟釋乃退登天順巳卯鄉舉授雲南廣南府
通判盡心民事丁父憂居喪一遵朱文公家禮服闋補
判順寧府時甸州有大獄公撈獲十二屍立辨其寃咸
頌神明又却景都土官餽金數百兩稱廉吏云
張廷綸平南人天順庚辰進士時兩廣弗靖諜報某村
落附賊參將范信列村落名欲屠者識以白圈否者黑
當死者無慮數千人實皆良民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
事奔告者公卽夜叩軍門告變信出見公曰闘將軍欲
爲屠村落邪曰然公曰不可信咈然曰闘公剛腸疾惡
今乃欲爲附賊地邪公曰不然民實不附賊公無過聽
且公奉天子命將兵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爲寇民不
死於寇卽死於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從賊
也亂且弗戢信曰公敢保此曹果不從賊乎公曰願以
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巳其事且拜公曰數
千人更命萬公再生尚未更罪萬公再免幷公恩賚
爲南京戸部主事督諸京倉巡倉御史罷官歸以子深

貴贈尚書有卽心齋稿存于家
馮俊字士彥號恕齋宜山人天順庚辰進士歷刑部郞
成化壬辰濟獄廣東海康民吳金童避賊携妻莊氏往
新會劉銘慕莊姿百計誘亂不得乃賄鄰民梁荀賺金
童偕出捕魚殺而投之海越日莊出汲見一屍知爲夫
也負幼女自溺抱夫屍死俊廉得其狀處銘等極刑奏
旌莊氏烈乙未擢福建按察副使建寧衛指揮楊犨者
席勢殺人有懼其箠楚而詐死入棺以苟活一時者犨
知其狀卽令人舉火焚之閩之上官以犨東陽學士孫
多庇之負寃者無所控訴俊至人訴之俊訊問旬日獄
具疏上其事憲宗震怒卽刑犨籍滅其家閩人稱快以
外艱去服除任湖廣辰沅兵備道偏橋屯戍數萬餉給
陸運甚艱俊鑿沅溪以通運道作浮橋以通往來軍民
稱便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時松潘總兵恃勢肆虐
劾罷之馬湖土官知府安鰲殘忍不道撫巡皆慮激變
莫敢深治俊授計於僉事曲銑捕鰲負下法奏設流官
以撫其民蜀人快之弘治丙辰卒于官遣官諭祭令有
司營葬卒之日行橐蕭然且無人在侍三司令新津知
縣周邑鄭瀹啓私篋發所藏止俸銀數十兩金帶三圍
而巳子良輔亦進士歷廣東布政司參議
李春宜山人監生天順初廣東南雄知府燮江驛舊有
車驢散民閭爲之運官貨驢死役存累子及孫春歎曰

烏有是常生驢哉遂奏罷之又以桑絲徵本色土無出
產科費數倍奏允徵米省三之二民解倒懸
陳贇永淳人由貢任趙州判官天順間劇寇攻破縣治
燒毀板籍贇招撫逃民復業包築城垣民賴保障
李善字性初宜山人性恬靜讀書惟以究極義理驗之
心身結茅隱居弗事進取且廉介輕利精楷書遍貢皆
人鄙指揮彭英最加愛重子經孫華皆擢科入仕
黎廣德蒼梧人有隱德每以孝友訓子弟壽至百有三
歲有司嘗延之鄉飲歲時加存問焉子祐爲楚府審理
廣德以老不能從天順間寇陷城不可避乃衣紅褐冗
坐廳事中寇造庭見其老不忍害乃撫背曰吾翁何壽

若此願得紅褐以貽我壽郎解予之寇羅拜且遺之米
與一牛肩後築新城知府袁衷親禮迎之廣德因歎落
成詩環聽者莫不稱歎一時郡人皆呼爲百歲翁云
唐徵全州人與弟伊修侃同居四十餘年徵一文不入
私室
翟觀臨桂人成化乙酉舉人弘治二年知瀧水縣縣苦
盜觀開誠撫綏盜用解散民賴以安三年遭父喪歸士
民懇于朝選肇慶通判盜尋歛迹久之以同知領縣建
東西兩營分兵居守建堡廿九皆籍其人爲營兵盜不
敢復窺瀧開荒田九百頃鑿水圳四十八處縣人頌之
劉本桂林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宅毀廬墓有

白蓮芝草之瑞有司上其事于朝旌其門曰孝行張駿
有贈劉孝子歌
唐溥字文博全州人成化戊子舉於鄉授巴縣令清簡
寧靜務以德化民有兄弟訟產者責以大義遂不復爭
訟貧不能婚者給以金訟竊衣廉其迫於寒給衣而遣
之相地築塘堰凡百七十所巴人至今賴焉
韋崧宗甫宜山人成化戊子鄉薦任澄邁知縣愼靜
勤幹拊循其民築城垣建公署廢墜修舉僉事李珊記
其事
楊文字廷顯成化戊子鄉薦授崖州學正轉鬱林嚴規
約以訓迪士子暇升堂講解課督迨暝始退日以爲常

擢青陽知縣慈惠愛民後歸教里中子弟科貢士多出
其門儉約簡默足迹罕涉公家年八十猶讀書不輟
李冠字世賢橫州人成化戊子舉人授銅梁知縣有惠
政及去民祀之
宋瑚崇善人成化戊子舉人初任蒙城縣貳多善政時
蒙城荒旱民絕食公度其地可藝南山麻菜因密遣家
人回鄉取種數斗發縣民樹之菜成生活人甚衆蒙人
德之呼爲宋公菜
鍾英字世傑陽朔人成化戊子舉于鄉任儋州知州首
郡土官餽獻每歲遇荒則不理詞訟曰民救死且不暇
何暇構爭自是民訟日簡崇學校增田畝蒞政八年不

以妻子自隨卒于官囊橐蕭然僚人立祠祀之
熊巒字器之南寧人成化辛卯舉人任寧波同知恪守官箴不激不隨迨歸田鄉族咸重其儀刑
張興字俊民靈川人成化辛卯舉于鄉授安定知縣陞河南布政司經歷時逆瑾招賄與者京朝賀一無所與尋年老致仕瑾收名起諸受賂者令例進階一級賦性端慤取與不苟終日危坐如泥塑人屏書好處恭章蒔加省玩鄉人見之無不起敬壽八十四終
唐瑄字德潤陽朔人成化辛卯舉於鄉除四川都司經歷博覽羣書精詳議論所著有大學中庸直講詩經說意又有怡情雜詠詞林切要關爲錄藏于家

李麟字成經陽朔人成化辛卯舉人知應城縣平易近人俊禮上類民咸德之致政歸琴書自適自比羲皇上人好讀易乘老不倦訓子弟敦行子瑞正德間舉人
徐亮字崇明陽朔人成化辛卯舉人授順天府經歷奉職惟謹丁艱歸囊橐如洗鄉人有爭田者亮讓之而不較嘗講學鑑山關郎盛暑不揮扇有清靜高古風
陸森禾淳人成化辛卯舉人任廣東提舉陞同知有政績致政歸還縣築城督工有功民賴之
任穀字生之橫州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福建布政司參議先是治中歲采銀久乃脈耗采之不復得莫以爲言參議嵩督所入甚致攤償遂致流亡者衆穀到官行

視諸鑛具得其狀慨然歎曰民困至此所司不言復督辦以爲功豈朝廷設官意哉獨上章請罷之得報如所請閩人德之改廣東參議五年至麟山七驛差役浩繁增置站船十七艘惠愛小民不撓權貴致仕歸博學能詩有搖亭漫興武令檄歌郡守黃汝濂銘其墓曰學如武庫思若湧泉上林推重晚節愈堅亦可見其概矣
陳瑤字仲璋全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初任蕭山萬載二令陞御史立朝剛介不避權要出按陝西四川二省甚有風力官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發粟賑饑全活者數萬人以事忤當路謫欽州守尋致仕兄琬登進士俱嘗爲通政司通政兄弟並居銀臺亦衣冠盛事也

唐濙字文煥全州人先人遺田四十畝供讀書子姓公曰讀書分內事何以田爲讓獨宗族成化甲午舉於鄉授番禺知縣後山盜發濙至道諭曰我無徵求擾汝胡爲弗悛羣盜悔禍境內遂安鄰邑黃馬二姓以死命搆訟十二年不決濙一鞫即白之考最入京道卒
唐泰全州人成化甲午舉人判欽亳道三州嘗疏六事言馬政得失皆可行妻死不再娶舉其產一弟三子四分之
陶宣平樂人成化甲午舉人官四川井研令有惠政捐俸造下關橋民賴之及歸正德戊寅荔浦猺作亂宣與子舜相樂相俱被執舜相妻李氏詐全宗祀以綿被裹

七歲子銀置重賄於其內擲下水樓李氏亦從墜下賊
利財物捋之從石面山嵓居焉後銀生四子子孫繁盛
食廩餼者數十人謂官民吏之報李氏節義之所遺也
黎經字允正陽朔人成化乙未進士沉重簡默歷東莞
奉新鉛山三縣廉潔有駿聲擢主政轉文選郎中遷四
川左參議以病歸
黃濟橫州人成化丁酉舉人任廉州教授能端師範創
修橫州治子文翻舉弘治乙卯鄉薦任河南西華令興
利革獎陞長沙府判
李嘉言桂平人成化丁酉舉人由教職擢蘇州府丞郡
糧長賂官不完視為常例有賂嘉言以千餘金者發之

置其罪以前金充所逋負由是懾服爭輸積弊遂清尋
轉江西僉憲豫知逆濠蓄謀即解綬歸構逕白石山結
廬養病浩然無用世之心濠敗進階參議
包裕字好問桂林人成化戊戌進士任撫州推官入為
監察御史有蹇諤風弘治元年巡按貴州務通民情不
怒而威已出為雲南副使嘗督兵討邊夷之叛分巡臨
元道處地方事圖為經久遠利甚廣滇人賴焉以疾致
仕居家以詩酒自娛暇則登覽笑歌於地左構一小軒
扁曰恬退所著有拙菴藁
張澯字仲湜平南人廷綸仲子年十七登成化戊戌進
士授庶吉士改編修正德間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時儲

位久虛草疏率同僚以請或難之曰此社稷至計豈有
議責當獨任之無何改戶部禮部又改兵部尚書條上
時務八事多報可奏革守備廳寄事官逐四方遊僧之
聚梵刹者貴豪皆側目逆瑾敗言者造為不根謂澯嘗
以奇玩遺瑾遂三疏乞致仕去比歸寓居全州與知州
顧璘賦詩相倡澯嘗出遊坐臥湘山石壁間處璘因表
為司馬嵓云後大學士楊廷和誌公墓廷和嘗謫諸內
臣凡瑾賄沒入內帑者未嘗有公之物也志中因辨及
之評乃白卒年五十八賜祭葬為詩文力追古人詩尤
品厚可傳所著有應制集全相憶錄湮川文集
陳琬字仲廉全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性行莊重為工部

右侍郎管易州廠徧理積弊嘗疏經理國用寬郵民驛
十事以進清介勤敏時譽歸之卒於官
李棠貴縣人少好書因家貧不能自給年二十八始發
憤攻習成化庚子中解元官襄陽甫仕而卒
龐經陸川人成化庚子舉於鄉授邵武通判才識優長
政事超卓
張翊字鵬舉南寧人成化庚子舉人賦性剛直任龍門
知縣崇學校增田畝興利除害士民孚洽嘗遷歷加褒
獎會逆瑾羅織天下郡縣官久任者遣使至縣買藥索
金錢翊廉平無所取竟忤其意解組歸留鞭截鐙者塞
如也有富民識貨出金者翊堅拒不聽明農後杜門却

就非公事不履官庭課兒孫教鄉子弟多所成就

蔡夔字彥章南寧人成化庚子舉人授寧都令資稟剛方心術正大剖決繁訟釋放冤民凡祀典不載淫祠必毀之門絕私謁苞苴不入緯有清白吏風守制歸與廷舉後以詩曰有爾庭人政無貲役故鄉補安遠令清介如前居鄉授徒凡造就者多登科薦居獨處不脫衣冠梓里中多效法之

李景芳宜山人成化庚子鄉舉授龍溪知縣約已愛民節財省費不阿奉上官民甚德之而上官殊不悅考以不及調寧遠縣卒於官鄉人祀之

甘恩名蒼梧人成化庚子舉人知大庾縣性廉介平易

近民奧清惠未其歸日處存僞者之風出有循良之績歸存善退之名

甘泉貴縣人成化庚子鄉貢授常德推官以憂去後補蘇州清刑獄人稱冤征崇明海寇有功會勸徐府廢日過逆璫形事覺免官璫敗起用辭疾不行所著有東沖子稿

曾彬字德容全州人成化庚子舉於鄉授南豐訓導令諸生就齋寢讀至夜分作粥飼之擢荊門州同知得漏伍從四百戶還夸陵州守撤把立修學之巴東流賊起率民習戰堅守賊不敢犯引疾歸會歲饑設於轉公見就湘山大雲二寺作粥飼餓者所存活無算

馮貞輔字默之後子成化辛丑進士任兵部郎劾陳牧馬弊政封襄王禮成卻贐而不受先是馬夫銀役有司横取貞輔建議計丁稅銀升廣東參議訐于潮惠劇賊時有京貴禍倖其駭肆貞貴以大義責之遂斂

劇倚馬平人天順壬午領鄉薦居林下一十九年成化辛丑乃登進士第所著有東溪日錄上下八卷自爲之序其所以備正篇論薛河東之學有曰吾師伊洛闢先生謂薛文清公崛起於數百年之後心印濂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也至論所傳之要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又曰儒者謂世無孔

子則顏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愚於先師亦云所謂闢先生乃河南閻禹錫也所著有自齋行要等書行于世

申端字廷見容縣人成化癸卯舉人幼孤性孝友受業於身過目成誦弱冠應南宮知增城縣植弱鋤強百廢具舉擢吉安同知未赴而卒邑民泉泣扶櫬至容者數十人

朗清字溫泉象州人成化癸卯舉人累官工部司務因劾逆瑾被遣後命勅命褒獎歷任兩京績著清勤

胡偉字用聯臨桂人成化甲辰進士賦性剛敏任戶部主事員外郎累擢官下錦衣獄直聲昭于一時後擢陝西僉事轉固原兵備副使

梁惟字秉中興業人質直純厚謹身力學成化丙午舉於鄉授賓州訓導丁內艱補江西德興克端身範誨以率人秩滿考最陞國子監學正

傅獻策馬平人成化丙午舉人官肇慶通判廉潔自守遷本府同知居郡最久其清潔如始至後勘權貴子弟不屈法竟坐罷官輿論惜之

萬祥藤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御史江西僉憲明允敢揚有聞於時識俞漢于黃年禮劉節于落魄人稱爲知人

吳廷舉字獻臣嵩縣人洪武中其祖戍梧州遂隸戍籍成化丁未舉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潔已如水子民如

子減獄息訟乃刻家禮以導民邑有宿盜久莫治至立執之都御史屠滽檄吳公至督府與之言甚洽吳公曰廷舉越境奔命宜有地方重事請發令順德權篙屠爲修家廟吳公曰守土官升奉舊例新恩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辭出屠令他邑成之市舶太監給銀貿爲吳公卽用之買二疋曰奉此爲式如不中意請還金且爲雷產也太監怒取金去御史汪宗器惡吳公曰彼舉抗上官市已能何也吳公壞淫祠觀寺以其材作士堡書院賢館及修學宮御史按而會其值竹木碎屑俱列斤兩鄉大夫二子犯盜論死吳公生其少子標其戶曰盜後少子改行乃泣懇曰公念先人廉直故存後今盜其門大爲先人辱請就死吳公爲撤之御史卽捕盜令自首路知縣乃毀門表不卽理前事盜曰盜死分也不敢誣廉令加以嚴刑不易口是時吳公因服梏手日諧訟所分析所費無私盜狀上御史大愉命釋吳公弘治丙辰屠入爲吏部尚書惡吳公成都同知．年以憂回起改松江上疏請修荒政二事廣東盜起馬端肅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卜．村池水浰峒盜平之改廉鹽法正德已巳逆瑾方用事令各省庫藏悉輸京額外索取以爲當出於鹽吳公力拒之疏請乞留備兩廣兵興之費瑾銜甚及鎮守忿橫吳公劾太監潘忠二十罪具奏有旨取省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

打點錢賂劉瑾也又疏便宜事忠亦誣列吳公罪劾之無狀止以桎道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進韓某救之天官張綵取閱其請發心賞其能言於瑾凡械首十二日放爲門充軍再用赦爲民五年瑾誅直其冤晉雲南副使未行陞江西參政時姚源賊用兵已歷年總制臣數易官顧其私兵不協力費以萬計吳公辨多知略勇不避難及逢盤錯爲敵決前已數用勝兵茲則設奇取捷不用甲胄出入轎脫論責解散反爲賊得奉之入巢剛衛耀威劫公求撫吳公如前責諭詞色亡撓久之伺得賊中要領因用其巨力而譴微輕者許以利令其僕妻賊女遂執其酋公亦出一鼓平之疏立萬年縣民懷

荃今晉廣東右布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羅遞之役奠更患除矣嶺西猺獞作亂命兼兵備副使經略十二年湖南饑命以副都御史賑濟辰州土官相讐公立約使平又疏六事陰備寧濠之變當道不用濠反君子曰用吳公曲突之謀無患矣濠背遣使遺天官陸完金簡曰宜急易孫燧代之者某某俱可吳廷舉切勿令其來濠敗遷者獲之十六年名爲工部右侍郎尋改兵部右侍郎上疏把輔臣安南工部又改南戶部管右都御史理南畿折豪强紓貧弱禁私羅止妄供吳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瓜被衣帶穿不修案鑄犁未英毅志誠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日饑寒

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節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爲營辦靖州土官持金來謝德却不受及是各來弔哭不生爲友誼見良匕身下之志其人已在太學南坡羅玘年四十餘以貲貢吳公悅其文奇兒事之玘病痢其僕疫而死吳公爲煮粥資之登廁一晝夜十數反玘病痢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蘇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鄒智疏柄臣奸邪爲所陷而石城吏目死吳公資之歸其喪于蜀倖成都梓其遺文順德生員梁宗烈直而文吳公與之友宗烈棄苛江令返崇山吳公數薦

下朝嘉靖初起爲鎮江同知大學士楊一清再附重人入關其族子留者下官府害甲人宗烈獨治之鞭其奴改王府長史諭于王至蒼梧親葬已宗烈亦卒嘉魚李承箕世卿不仕善爲古文官太李孔修子長咨攻詩皆所厚善忠宣公在廣左轄吳公在今至省忠宣館之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吳公好讀書無不窺索積至萬卷好文爲及胡敬齋錄采其要言作詩效陳白沙覽者見其志簡曠情理精切見人所不及無詖詞奏章煩悉劉當俱未編次爲集卒時年六十有六

粵西文載卷六十九

粵西文載卷七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人物

蔣昇字誠之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筮仕南海知縣以政績卓異擢南京監察御史嘉靖初官至南京戶部尚書以老疾辭歸居無何弟冕以大學士致仕相與優游林泉兄弟完名人以為難卒年七十有七賜祭葬昇天性純篤於世人機械事蔑無所知及蒞政折獄物無遁情其官郡縣保民如子惟恐傷之逮司臺憲鋤奸薙惡未嘗少有縱舍於先儒務窮理而貴果斷之說終身誦之故其言行政事無愧古人云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也十四舉成化丁酉省解丁未舉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陞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上書力陳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臣子所過諸侯王儀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陷鹵非為巡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上以單屬宿衛之兵經行外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姦邪導引者詞切甚不報久之加太子太傅從上幸南都還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上崩與少師楊廷和同心協難迎世宗於興國首襃賞封伯爵冕固辭久之乃聽會以議禮不合廷和先乞歸冕繼致仕還湘杜門却軌不通賓客人稱其清肅隆慶改元詔賜祭葬謚文定補蔭二孫務樵務稼中書舍人所著有湘皐集

三廣公陶魯字自强鬱林人由父成廕為新會丞陞知縣府同知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蒞治廣西寇賊民因稱曰三廣公云三廣公父成由典史為浙江按察副使盜起成立柵于金華禦賊賊卒至無援遂戰死景皇帝嘉成忠命官子魯魯丞新會年弱冠廣右猺賊流劫雷廉高肇破城殺官吏戮掠男婦四郡無完廬香山順德之頑復襲黃賊蕭養

之遺風劫殺人無寧日魯泣語於民之父兄曰賊毒痡四境氣吞吾城今為若父兄謀非戰不可保城邑非致死命不可戰若父兄能率若子弟而從我乎若父兄子弟能致死命以共守城保若家族乎其聽予誓父兄曰諾乃築寨壁誓民以守以敵扼賊衝徑復築輔城復於城外溝為濠復外布鐵蒺藜植刺竹以堅城守賊至則人守土分以死力戰別寨外兵相援急赴援一邑之民乃遂如臂指腹心之相聯絡兵稱能戰而賊不敢犯魯由丞至布政使十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諸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平潯梧藤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一萬一千四百有奇拯回被擄民

暨撫散向化之民凡十又三萬七千有奇爲兩廣保障寄民生安危凡四十又五年建議置帥府梧州控兩廣遏潯梧府江之賊銜自是民有寧宇魯行兵兵不先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械多疑兵多屯寨戍守兵調多寡無常數賊盜不能測逆擬發兵惟日戍守賊懼爲之備或道兵則不進賊懈弛備或道久不得耕以食或歸即數路兵進賊奔不及亦不能戰而竄俘行兵檄裨將不先知惟檄而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即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行殄故魯征賊賊無能逃亦無漏戮一旦常宴客樽俎未徹賊已報捷坐客駭愕今日賀曰陶公神算云行用兵惟撫按臣

與聞謀議有司不知調兵食民不知兵役功成奏捷且有忌讒四十年間惟都御史韓雍辭廷瓚上魯績于朝且不沮魯亦因成功然亦屢讒危魯沒三十年兩廣賊復熾君子曰魯之功由今乃益著云續恒言除寇賊化之爲先殺之不得已也故古賢之除寇賊也先除戎器以戒不虞乃修比閭族黨以正民紀乃修庠序學校以崇民化古賢之以安奠天下也凡以格民也故魯平陽江縣賊即修陽平縣學平恩平縣賊即修恩平縣學徙電白縣曰避寇也即修電白縣學平寇而修學避寇而建學吏治所云廷也魯曰吾以廣化也又曰表忠烈以勸爲臣也亦化頑也乃修屋之三忠祠復修新會之忠勇祠又曰禮賢儒所以勸也示民以有趨也邑人陳獻章世書焉曰禪也魯獨時造其廬咨政理君子又曰知化寇以禮惟三廣云

楊護象州人成化間任臨高知縣深知民隱恤民如子承苛虐之後政尚寬簡然能明燭下情得其誠僞善惡必明審無大害者命歸使更籌思多感其言而中止者數年民俗大安後以謗累去任百姓如慈母驟者縣門絡繹辭不能去新任梁尹嘆曰此無所爲而爲者可憫也吾當一留楊君以慰吾民之心乃置一帳門下命贐者各書其上須臾帳滿持以示楊勒納所贈焉已而就道老稚隨送三千里至舟矢者始千人獲滋事廉明

簡肅民大信服民詞非干大故但批詞尾付告者自行與所告無不應期而至其信孚如此

文旭字熹旦欝林人宋丞相信國公後成化間歲貢純雅篤行父早喪事母最孝授奉儀衛經歷清勤恭慎未幾聞母病棄官湯藥親供穢污自滌母卒哀毀廬墓祀鄉賢

龐杰陸川人由胄監任番禺主簿有勇略成化間寇作與周南設計捍禦地方賴之

何清陸川人成化間寇作時清省祭家居以計隨布政司陶魯勦絕之還學碑紀其能官兩任巡檢

周南陸川人庠生有文學成化間同何清隨陶魯討滅

草寇斬其渠魁以靖地方逐寧竟爲賊害

孔時陸川人成化間由監貢判四川劍州年四十二休致家居性貧恬靜雅好吟詩持身修潔鄉評重之

劉垣字士眞臨桂人任江西南昌府學訓導嚴行飭學士張元禎檢討莊昶俱重其爲人元禎爲其母作墓志謂士眞去吾失賢友矣別號平齋昶爲平齋詩

高賁字天爵宜山人喜文學隱居龍溪酷好山水凡尙奇清絕處必登覽吟眺終日嘗遊中錫坑有富商病危以所積貲付賁乞爲後事賁僅以少許治棺斂餘悉封記走書召其子扶櫬歸殯盡以所遺貲還之

余全藤縣人幼而孤生性至孝成化間盜陷城賊執母求贖全持金往賊索無厭全泣請身代賊脫其母而殺全時甫二十里人哀之

邢浚字仲潾先世戍慶遠衞遂家宜山天性至孝父早逝事母謝氏惟謹凡一美味未奉不敢先嘗後遇征調泣別其母曰昔人謂戰陳無勇非孝也兒歸則事母死則報君矣又囑其妻曰母老在堂汝善事之幸完歸一日母病浚朝夕祝神請以身代湯藥必親調醫禱罔效病愈甚醫曰須嘗糞甜苦乃可藥浚嘗之味苦醫因療之旬日病果愈人以爲孝感所致

蔣孔昇滕淵鄧烈俱全州人成化八年大饑三人出粟助賑民賴全活有司義之勒石其家淵辭蔣鄧二氏石

尙存

馮嵩字世瞻宜山人弘治己酉舉人教諭保昌累陞興府審理正世宗卽位錄興來功拜嵩太僕少卿會大禮議成有上言乞遷顯陵者嵩極論其不可以爲松林一山龍虎盤踞皇上入承大統雖由天啟未必不原於此今欲起萬載不搖之蹟跋涉數千里非惟陛下暨臣等之心不安雖行道之人亦有所不忍者上乃止以疾卒官

楊森藤縣人弘治己酉舉人知德慶州遇事勇敢不避權貴嘗劾管糧中官事及改用鎮守太監時論偉之

陳廷字仲和全州人弘治己酉舉於鄉任思明同知土

酋承襲請狀郡丞有餽金故事峻却之梧州權監木官往往以賊敗遂受贓至獨持淸議稅倍而商悅卒幾不能殮其淸操如此

黃聚字朝會滕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大理評事歷寺正性廉慎讞獄明允親疾嘗便溺居喪廬墓

陳森懷集人少穎異結茅夜讀聞水神呼陳進士弘治庚戌果登第分符劇縣擢比部主政轉郎中出守撫州値宸濠之變設策相機與王文成共圖剿逆後謝政家居疏財仗義造書舍訓士鄉人德之

蔣璣字天器平樂人弘治壬子舉人正德戊辰授連城知縣縣舊無城璣經營築城不期年而竣壬申春隣邑

武平賊劉隆等劫害生民職奉徵征勦擒斬數多益深
入險阻爲賊所執不屈死士民立祠祀之扁曰忠惠
石瓏字美中蒼梧人弘治壬子舉人性至孝累官知宿
松縣惠民有冰蘗聲弟璜領鄉書仕有惠政
陸嘉鯉字汝龍橫州人父堅舉鄉薦任滿城教諭從洛
中閻禹錫講性命之學嘉鯉傳家學弘治壬子舉于鄉
爲上虞訓導遷廣州教授所至善誘生徒獎其勤而朴
其弗率者雖貴介不少假借食不兼味衣不取華辟束
修之禮嘗授撫巡命單騎諭後山之賊不下數百人入
文廟賊以賄五百兩爲謝笑而卻之始進士霍韜弟任
少犯教嘉鯉必朴之乃已韜以爲疑及與語始知其賢

古道也遂敬重之卒于官士大夫皆賻之乃克歸國史
湛若水以四德表其墓韜爲詩文弔之
蔣曙字景明全州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右副都撫治
鄖陽時賊首倪道真廉欽等聚衆賴子弟鑄刻符印僞
署職官攻掠郡邑公分遣游兵潛伏要路盡獲首領而
還晉工部右侍郎乞休所著有竹塘集
朱璡字孔貴陽朔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御
史按雲貴洗冤獄剔垢弊仕至山東副使卒於官
李璧字白夫武緣人弘治乙卯舉人授仁和縣學累官
臨安同知戶部員外嘗以鄉射冠昏儀節爲未備令鑄
鍾背遵古制燕享詩樂多有聲無詞遂蒐輯三禮諸太

常求觀樂器躬自裁定成有成書既復考求天文特拜
靈臺郎而就學焉學官石經遺佚殆久科貢題名石碑
負議鍾鼓銘無不釐正
梁高字俯之武宣人弘治乙卯舉人知廣東臨高縣爲
政清廉當道薦其才冠十邑尋辭歸甘貧隱居
莫懽字義之橫州人弘治乙卯舉人授饒州通判居官
清謹時萬年縣新立百度草創推懽署印綜理周密恩
威並用吏民畏服尋以憂歸復除福州通判革攬納戶
卻常例金讞獄明允不撓中涓市舶雖廷辱不少屈未
幾引疾歸居鄉寡諾俗韻不苟合取媚於人少孤家業
成統於伯兄終其身不忍分異有古田風邦人重之

韋鑾字君用橫州人弘治乙卯舉人歷任大庾秀水二
學訓導師模振舉士類欣然陞寧鄉知縣愛民育士恤
獄緩刑民謳謠曰韋明府不要錢不罰紙致政歸民慕
戀之
黃文黼字煥章橫州人中弘治乙卯鄉試任河南西華
知縣興利革蠹甚聲適陞長沙通判
韋邦相平南人弘治乙卯舉人任萬州知州蘊藉弘深
仁厚持世
甘振字大聲桂平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員
外郎揚州監收船料適貴人過揚有所干請振正色曰
此國法也君胡可干吾聽且連坐矣其人怫然去遂移

疾自免毋卒伏號嘔血幾絕服滿不復仕屏居白石山
學者執經就講者甚衆
容九霄號石泉陽朔人森之子弘治戊午舉人知浙江
開化縣時饒巨寇王浩八等犯境焚殺九霄調度捍禦
賊平調遂安縣復罹寇難時上臺亦坐鎮其地報寇急
見無城可守蔣遁去衆欲潰九霄步追之厲聲曰棄守
失機國有典刑必欲去如法何衆乃定九霄隨敵計上
樹木柵創城郭尚未就而賊奄至隨督鄉勇分兵四進
搗其穴而殲之賊授首餘黨悉降有異好者憚九霄嚴
明造誣謗欲逐之行遂拂袖歸闢講帷誘掖後進敎崇
孝友凡值兵荒闔境賴以保全

毛鶴賀縣人弘治戊午舉人授湖廣瀏陽知縣擢同知
雷州在東粵十餘年所治多軍旅之事高雷境著有
功伐食四品俸致仕歸
陳邦傳全州人弘治戊午舉人仕至順天府治中草場
奪還勳戚貂璫侵地遷雷州同知
莫相字廷佐興業人弘治戊午舉人累官廣東僉憲時
海賊許折桂聲勢張甚相躬詣撫諭賊卒受款退居林
下數年復起四川僉事以老致仕相接人貴賤賢愚使
各得盡其情故所至有聲
計宗道字惟仲馬平人鄉試第一舉弘治己未進士知
常熟縣歷官守衢州卒 初常熟桑悅自長沙改判柳州

公謁諸生間往質疑桑罷歸貧乏子公至縣迎養于廨
及沒親視斂葬之穿山其篤于情誼若此
吳廷弼字蓋臣蒼梧人其兄獻臣甫冠執親喪酒肉不
入口三年不歸私室兄弟親從十餘人同居無間蓋臣
幼從其兄學孝德問業日就規矩既而登名賢書文日
益進論議日益宏大謳吟諷咏往往能成詩歌運斤乘
風欲與天下士爭能爲東湖擢廣東僉事進參議聲名
籍籍不自韜晦抗直不回上疏論天下事君子韙之而
忤時觸物禍端兆於是矣或言其過被逮詔獄間關
萬里風霜徒步赤足皸瘃日夜受制於人繫累不少釋
蓋臣率僕奔走而扶持之矢其生死到獄拷掠毫毛

無所得有言其還鄉時嘗見督府於梧是爲枉道還家
可坐以罪主者希意遂以重枷囊其首使官校嚴守絕
其飲食必欲置於死或教以行賂顧囊家蕭然計無所
用於是服舉人衣冠手攜飲食親往食之左右見其懇
至爲之少霽其虐如是者九朝夕焉時有刑部宿主事
進惜公論之不伸憫獻臣之將死上書冢司極言其無
罪乃俾得免筋力困於負重及釋而氣絕有頃方蘇蓋
臣負以入部入府號痛悲泣哀動行路已而謫戍鴈門
又與辦其行裝值連日風霾之變頒恤典遂得放歸田
里當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嘖嘖嘆曰獻臣爲忠臣
蓋臣爲義士雖兄難弟於今見之獻臣而歸偶相見於

蒼梧卹語其故時蓋臣待試南宮未還也後東湖起廢參江西政蓋臣下第還至端陽而逝嗚呼人固有不仁不義兄弟相猶者反得眉壽而踐倫率理不愧於天如吾蓋臣者顧乃至於是耶梁景行撰友于傳

張拱辰富川人性至孝弘治辛酉由省解北上至衡陽心忽悸遂歸父病卧已浹旬竟卒哀毀篤至廬墓三年服闋授交河諭奉母就養母不習風土思歸拱辰疏乞近邑改龍門諭擢教授汀州規條嚴整士多憚之母卒擗踊感疾卒

舒綱字朝舉賓州人弘治辛酉舉鄉薦北上遇寇獨反人所托金無恙至京歸其父曰幸此在也授永州訓導

永人好鬼白當道盡毀淫祠轉海陽教諭嘗過全州樂其風土因家焉

龍泉陽朔人弘治辛酉舉人任延平教授凡士有婚喪不克舉者俱協助又給不舉火者口與弟子員講求身心性命之旨卒於官歸橐如洗

莫銳荔浦人弘治辛酉舉人授江浦訓導教化大行擢知鈞州鈞河洛孔道故多宗藩軍衛號稱難治銳士以廉靜應以敏決政聲蔚起丁艱歸補知眉州卒於官

王玉字玉汝陽朔人弘治辛酉舉人兩教宜章醴泉轉肇慶府授砥礪廉隅多所造就時魏莊渠督學嶺南褒其講學林泉清修垂範巡按錢公嶸亦旌之

何仕麟字肇周蒼梧人弘治壬戌進士性至孝父寢病籲天請代知將樂縣有聲徵戶部主事

蘇時秀貴縣人生初紫水應之弘治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剛介不阿附中貴因外補鎮江通判卒於官

劉天麒字仁徵臨桂人弘治壬戌進士爲工部主事分司呂梁正德初閹人擅勢有自南都詣北者舟經呂梁天麒不爲禮及備索頗裁抑之其人怒詬去入訴諸閹奏上遣官校逮縶錦衣獄拷掠備至卒不服乃謫安莊驛丞居未幾王守仁亦以事謫龍場驛至則與天麒定交後天麒病卒守仁爲文祭之并經紀其喪事嘉靖初詔復其官仍賜諭祭

石邦柱蒼梧人弘治壬戌進士少以奇童稱令南海尋改蕭縣緩刑薄征忤逆瑾遷柳州守新學宮鑿渠水興利除害擢貳長沙署府奪藩府侵田擒巴陵巨寇擢南戶部郎改工部屯田出知瑞州府值民饑分寮四賑民賴全活尋引疾歸建龍泉書院以淑後學

章潤字良玉永福人弘治甲子舉于鄉性警敏刻意文翰尤長詩律雖陰陽醫卜之術靡不精究歷任德慶海陽四會教職所至日進士子庭誨以明體適用之學於聲利泊如也解官家居清約如寒士賦詩飲酒怡然終日所著有荊石吟稿

李信平樂人弘治甲子舉于鄉正德間任德安同知清

介通敏及考績璽書褒寵尋乞歸居鄉尤有行誼
呂景蒙字希正象州人弘治甲子舉人歷監察御史以直言謫潁州判後稍起廷評不赴書推重柳之先董周東溪琦簡駕鶴谿爲儒者之學其所談理道粹然一出於正總督兩廣張公岳重之有事於柳過象州造其廬談竟日表其宅曰理學名儒所著有藏用集三十卷又有定性發蒙象郡學的二書及柳州府志十六卷
王讓字伯禮南寧人由貢任番禺縣丞攝成邑政能辨累年未決之獄令將異重之撫按諸司多見獎異致仕歸民不忍釋陳白沙送翰林有贈別詩文居家訓敕宗族敦崇行誼嘗記爲弟子員時教授蕭文郁助其貧乃

設牌位率弟子以時祀之爲人倜儻無華篤信謹慤有司歲舉鄉飲位大賓者二十餘年壽一百歲子儒儀成恪承示訓壽皆九十餘歲父子兄弟德壽一門鄉閭慕之榜居曰百歲第
覃彬馬平人弘治初爲南平主簿性剛明勇於爲善雖勢豪不避延平守沈磔素有清聲雅善彬嘗作對旌之曰清慎持身與百姓秋毫無犯公勤敏政以一人數事常兼蓋賓錄云
張儆字德廣壽州人襲授桂林右衛指揮同知征荔浦有功陞指揮使弘治甲子撫巡府江副使雷士旟由府江還省儆護之行遇賊於豬牙灘奪舟儆率所部與敵

賊衆雷懼不免欲投水儆遽前拖止之賊矢下如雨儆以身蔽雷爲流矢所中儆猶奮呼張弓殪二賊賊始退明日矢毒發乃卒鎮巡高其義令有司致祭具棺斂子經有才略充廣西副總兵
甘思忠字秉直蒼梧人性至孝母卒廬墓三年殯之日夜有虎啣一豕委之穴總兵毛銳親詣葬所覩之以爲孝感所致聞陳白沙講學往從之與吳尚書清惠公友善尤精于兵略都御史林廷選薦授藤縣丞
高厚宜山人弱冠能詩文肄舉子業事父母極孝處兄弟友愛忽有日者老熊星相多奇中厚向決進取熊云爾命甚佳但有妨礙若成名必尅父母厚惻然曰讀書

爲顯親也命果若是焉用書爲遂棄前業經商以供菽水家竟饒裕父母大悅或父母偶疾日侍湯藥頃刻不離父年八十五母年八十四齊眉雙壽無疾而終人以爲孝誠所感親終事兄雲鵬雲鵠不啻父母教子訓孫循循不倦與鄉先生梁宗郭澄楊梁等結詩社五日一會以詩文相高壽七十五童顏鶴髮人以爲地仙云
李喬木字惟遷蒼梧人正德丁卯舉人司李潮州治獄明允勦歸善縣思田二州石硯盤古等劇寇王文成才之歷南工部員外郎
楊喬蒼梧人正德丁卯舉人令衡陽服官淸苦改南雄諭著有靜觀錄學道堂稿吳清惠取爲淸賞

霍榮藤縣人正德丁卯舉人性廉介娶瞽婦盧親身授陽江令諭賊以禮賊解去士民德之乞休家居買置義田以恤族人

黎艮字以時蒼梧人聰敏博洽與兄寂正德庚午同榜艮令龍溪震司翁源調夫婦卒於官遺二子二女艮撫如已出長為婚嫁弟兌亦舉鄉書令徐聞解官貧甚竹屋數椽艮與同居友愛兌夫婦相繼卒艮殯葬如禮及艮卒喪具不能給所著有澗谷日纂

蕭淮字東之臨桂人正德辛未進士由行人授御史時逆濠將作難自胡世寧范輅以疏濠狀相繼得罪無敢言者淮具奏曰寧藩惡貫已盈臣竊謂凡從寧藩來者

毋問久近繫治之早翦其萌為力尚易奏上不數日反書聞世宗嗣位疏論寧彬及中侍谷大用世宗雅納之累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未幾卒所著有擺川集

蔣淦字汝潔全州人正德辛未進士為嚴州守清苦自持迎母就養以憂人郡人為刻石紀政補惠州訟平賦均列祀名宦尹順天日上時政四事痛言積弊陞工部右侍郎尋致政歸淡薄寡營鄉人稱篤行君子云

徐乾字健夫臨桂人正德辛未進士知新會縣與新寧接壤民之桀黠者往往接買賊牛規厚利或於村店醵飲聚眾結黨乘醉劫掠盜熾訟繁大率由此乃禁賣酒宰牛以絕盜端修山水千城以嚴衛守立保甲樹柵門戶有長都有老使自糾察賭博必罪遊手必罰民皆信服於學校尤加意焉歷陞至本省布使舉行鄉約持廉秉公始終如一終湖廣左布政使

陳瑀字伯玉南寧人正德癸酉舉人任興國教諭士子家貧者以己齋夫銀助之儒林俊傑敬愛殊深遷永春知縣永春夙稱巖邑寇盜滋蔓瑀捍禦有方疆圉寧謐凡贓贖申報在官纖毫不私吏部考天下清官居第三上聞賜以欽獎陞長沙通判歲凶散曲為賑濟民復立湘水宗思碑再陞雲南五司提舉有一舜塘井水久淡煮鹽弗成瑀至取井水煎之鹽遂有成味無敗害令井民丁咸感其孚修水神立香火事之樹碑以記其事迨

致政歸父老子弟咸垂涕道路不忍別

周昌齡字壽夫恭城人正德癸酉舉於鄉授永州推官廉明仁恕多所平反擢行太僕寺丞出為曲靖知府乞終養歸事二親朝夕未嘗離去人比之蔡子云堪輿家以邑庠不利齡首捐貲改建士人咸樂道之

陳邦倫全州人正德癸酉舉人任貴州鎮寧知州制置有方論降普安永寧蠻亂

曹鵬字盤泉全州人穆之子正德癸酉舉人任廣東瓊州推官政多平允郡無冤民遷貴州安順知州撫綏民尤多惠政孫學易亦以賢書官知州

駱漢宇宗之藤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擢御史果

官江西副憲與李空同友善尋督學廣東未任卒澳廉
介執法人不敢干以私卒時殮且不給猶取充于服御
云漢兄江淮河並舉賢書江令餘杭奉化嚴毅清愼折
中稱爲循良河黍大理府甫蒞洱河溢沒田疇河疏濬
有方仍著爲令三年一䔍部民德之
陳邦偁字宋卿全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主客司主
事提督會同館時㑹人胡上綱賄通閣監公上言裁抑
之由是落職杜門三紀講明心學弟邦修及後進有舉
者皆出其門內外臺省疏薦凡二十七公不起卒從祀
鄉賢督學殷公武卿扁其堂曰正學清操所著有太極
圖辯解率性編靜齋漫稿等集共二十餘卷

蔣欽字時亮馬平人登正德甲戌進士歷刑部郎中時
見素林公爲大司寇每有大典禮大獄訟必屬創藁公
援筆立就無不允當後坐議大禮廷杖歿公爲文及詩
淸新俊逸所著有鹿原集玉溪存稿
蔣彬全州人正德甲戌進士剛毅有爲自刑部郎出守
廣平當事薦其才爲刻卓異數事以風列郡仕至雲南
右布政使歷藩臬皆有惠政居鄉人仰其行誼
莫驄平樂人正德丙子舉人嘉靖間授南豐知縣擢南
京戶部員外爲諸生時猺賊掠其村母齊氏遇害誓必
報詣軍門請自率兵深入俘其酋以獻仍上兵食戍守
之宜爲久遠計郡人誦其功兄有遺孤撫之如己出歷

仕二十餘年廉介仁惠所至有去後思乞休歸囊無百
金
張策字獻可臨桂人正德丙子舉于鄉任歸州學正州
當木道之衝策賦詩言有風淸我骨無計解民愁人傳
誦之陞武平知縣覓用得民邑有牛輕嶺金雞嶺峯巘
陡峻公命夾道樹靑松往來便之至比之棠陰云
袁吉字本善臨桂人正德丙子舉于鄉授南海教諭躬
行實踐爲諸士先府呆魏公器重之擢知襄城拔丁田
定等則自足賦役悉均逃移漸復乞歸歸田四十餘年
安貧樂道泊如也年八十七終
吳紹殂字汝孝桂平人正德丙子鄉薦知新會縣廉明

慈愛不避時趨以直道莫容遂解綬歸樂意農事絕足
公門雖子被株連亦不爲白鄉飲屢舉辭謝不赴有司
禮問隱退自如澹然有古人風年八十終
唐元殊字伺卿臨桂人父淳爲汀州時元殊甫九歲過
太守署觀牡丹索筆賦之守以爲夙搆命別賦立就數
十言守大異之正德丙子年十四鄉舉第一元殊任達
不羈性喜飲飲數斗即跳舞作狂態運筆藻思泉湧若
有神好事者叩所作必俟酣乃潰墨投楮云里中任唐
齊有詩名見元殊作輒驚嘆元殊亦服唐互相推重
陸舜臣字師皋橫州人登正德丙子鄉試爲雷州同知
龍歸公喜著書及通賓客如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

策論籍茲土皆招致其家將與出游探諸幽勝賡唱輒
和賓至如歸云所著有横州志
張星字子陽臨桂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陞太
常少卿富於問學庚辰巳丑兩預會試所拔皆名士事
母孝處二兄恭居常端嚴敬慎公府非未常有所關說
議罷本縣役馬民至今德之
劉存仁懷集人正德己卯舉人知武陵縣有卓異保民
爲最百廢俱興丁内艱歸課士勸農賑饑周乏邑人服
其公平
何世論字伯起興業人正德己卯舉于鄉嘗從吳滄洲與
張文簡二先生遊自號心齋嘉靖壬辰知英德縣有惠

政改知古田調度銀糧民甚德之尋以病引去
張錦字尚絅永福人正德間貢生授楚雄知縣性坦直
平易深得民心解官歸杜門授徒多所造就以疾卒聞
有廬墓心喪者皆其恩義所孚云
張憲字志綱荔浦人有文學正德十四年以貢入太學
累官安遠知縣以老致仕啟迪後進邑士多出其門通
詩文嘗賦八景詩纂輯縣事稱好修君子
許璧臨桂人任饒平知縣以廉幹著稱祀名宦
呂璋字秉之臨桂人以貢授徐聞知縣縣濱海距會省
千餘里禁网濶疎瘴氣長夫省供張宿蠹一清有關
民瘼政體者毅然爲之調定遠去之日百姓遮泣遂不

出性醇樸不設城府而敦舊厚倫里中稱長者子調陽
何鳴鳳字如岐懷集人正德庚午年貢任湖州縣丞捕
盜有功民祀之遷雩都知縣隱歸鄉里無不敬信
龍膺容縣人正德五年以吏員丞博羅時洪溪諸洞賊
猖亂膺主捕盜單騎詣賊砦視狀賊驚曰是將不利於
我乃堅壁鼓譟以恐之膺諭以禍福賊開門迎降自後
無敢肆掠者又嘗主催科一無所私卒於官至無以爲
歸計
陳明錦北流人少有智慮膂力正德間舉爲效勇總甲
妖賊李通寶率衆攻城明錦領民兵盡力巡守賊不得
上先是賊黨賴福演期求充總甲與明錦同事見賊計

窮將退乃登城西南佯罵賊曰我賴福在此我推倒城
墻壓死汝輩賊見城堞既倒又知賴福在内遂架梯直
上明錦奮前傷賊墜者數人賴福拔刀殺明錦城遂陷
賊退官司以事聞於監督總戎金鎧乃計擒賴福棄於
市命官收明錦屍親往祭之歎曰誠義勇人也使當時
城中有明錦者二三人則城斷不破嗟賞者再三
覃德玉容縣人本所千戶幼善騎射驍暢軍務正德間
妖賊李通寶作亂德玉捕斬之嗣以征永安西融功陞
指揮僉事嘉靖間勦七山征里四多運奇謀以殄元兇
諸猺膽落人立廟祀之
李舒清義寧人自祖念聚至舒清凡五世子孫三十餘

人俱同爨家貧以耕漁爲生所得錢穀俱歸家長先宗公賦然後供家用無私蓄者

謝汝言全州人父歿哀毀骨立廬墓三年事母蔣氏承順顏色不離左右母疾醫禱弗效割股爲糜以進得愈嘉靖十二年州守林元秩旌其門曰孝子第

蘇美義寧人正德間補邑庠生志行惇篤母病朝夕嘗湯藥不離左右母歿哀痛骨立既葬廬墓竟以毀歿卒

唐儼全州人少游鄉校父蔭官知郴州歸老於家得危疾時儼年十二恒侍疾不解迎醫視之弗能療儼泣曰是非藥石所能攻也潛割右臂肉鼎臑進之父啜之良愈未幾父疾復作而歿儼哀毀如成人見者傷之儼游

學從兄於亳其嫡母蒙寢疾于家儼妻鄧氏年十八奉其姑甚篤蒙疾劇鄧曰吾婦人安所事湯藥吾夫以臂肉療吾舅吾獨無以療吾姑哉於是割右脇肉以進蒙而蒙病亦愈儼聞母疾馳歸至則無恙久矣拜其妻曰此吾分也當亟召我子何自苦如此鄧曰子事母婦事姑有二道哉方危急之際雖召子何及且事必避子安用婦爲儼歎曰吾得子吾無憂於事親矣是時姚鏌督學政於桂廉知其狀錄儼於庠以粟帛給其妻儼事嫡母甚謹生母宋儼事之兼隆而儉節衣食覩嫡殺焉曰禮不敢踰也蒙歿二十年而宋歿儼朝夕號墓葬宋於金盆山廬其次三年寢苫負土惟從一童子能蛇虎豹

縱橫其間儼亦不怖也儼曰取薪木甚艱樵牧相其勞儼曰吾爲母氏爾豈敢以私勞煩諸君卒謝遣之金陵顧璘知全州慕而訪之賦詩以詠其事書山之壁曰望母巖先是觀風者多重儼欲上其事於朝儼辭曰事親以盡吾心耳名於儼何有使儼以親故得名非儼志也嘉靖乙酉儼以貢至京師縉紳聞儼名多欲見之儼輒避之後儼肄業南雍有司奏之旌其門儼終於太學生云

宋淳字顯卿宜山人慶遠衛百戶忠之裔性謙恭重然諾母李氏蚤卒事父鑑及繼母陳愛敬備至業貢以贍家衆而所獲不敢營私兄清弟洲凡入試踏仕其費一

淳資之父歿值歲祲淳獨營葬未始貲助昆季既而繼母之葬亦然葬父時值久雨屋宦且亂淳號泣籲之至日雨止日霽鄉人皆戈甲衛之知府楊信初賢等咸招致禮席並以義士目淳云

毛錦字尚絅桂林人父琯客死京邸錦方六歲與母陳御哀茹荼幾不能生又祖母賀不知葬所錦稍長痛父喪未歸感祖壠失記每哀哭必痛絕於是收父遺衣與文葬之忽夢中若有告者詰朝如所指披荆覓之有碑橫墓左驗之果然人以爲孝感所致云時教授孟御史洋郡人張太史星皆以詩贈之鄉黨稱爲毛孝子云

梁寶字國賢永福人蚤孤正德間卒業成均母林氏疾

篤供湯藥弗效遂籲天割左股和牘而進母疾以甦巡按御史朱炳如提學吳文華表其門曰篤孝任石阡推官部考天下清官第二子梁甘亦割股療母當事復匾其門曰世篤孝行

黃寶黃積上思州人其母一乳而生長有義氣正德八年黃鏐攻州二人敢勇赴敵同日而死

交安上思州人黃鏐之叛糾歲倡衆奮勇以拒之幾路各冉而氣不懾嘉靖元年賊又至設寨以守竟死于敵

潘嗣堯字宗周宗州人嘉靖七年鄉舉授湖廣城步知縣累遷知趙州居五年御史爭中路爲作記云歲丁未趙州旱公徒跣來禱見蛇迎于前以足有鱗角長尺許衆曰龍見公命載以歸中與之酒食亦祇之是夕大雨如注民咸歌頌歲大稔其入三倍不有雙穗者

張騰霄字子冲臨桂人嘉靖丁酉舉人授鄧州學正才高詞贍於俗寡諧竟投紱歸裕州貝力於文章一時英髦之士執經聽講者數十人所造就甚多如呂少傅殷中丞宋少參輩俱以高弟顯人以爲未竟之報云

李允簡字可大融縣人嘉靖壬午領鄉薦授潯州學正後知內江公廉自持會六旱徒步暴禱赤日中令兒童歌之曰旱既太甚治非其人寧禍其身勿病其民三日霖雨大足嘗於迴津治石梁御史題之曰壽溪橋壽溪其號以此旌其大得民也大學士茶陵張文隱從餘部乞爲州守至則均徭賦剔奸盜豪民斂跡皇太后梓宮祔顯陵調度有方事集用簡有白金文綺之賜在茶陵十年陞雲南同知歷守澂江有豪奪民田勒令歸主不服再訴於朝下法司皆如原論陞思州知府孤城多寇遣其孥歸獨與孫炳文居適有銅仁之役還郡五日麻陽苗龍許保等僞爲哨兵突入城殺掠允簡與孫炳文皆被擄留郡二日劫以歸寨往苗作紙郡邑長吏必求巧賄授可及守將亦告朝廷不知也率許之遂以爲常允簡以爲天子命吏爲賊所質何面目復臨七民上乎傳諭守將石邦憲急進兵勿以我爲念邦憲不應行出盤山關至嶺寨崖高水深遂自投下賊驚共捜之出氣

息僅續棄之遂而去思人舁還至清浪衛而卒事聞詔贈貴州副使廕一子命官祭葬

家詢賓州人嘉靖壬午舉人授承天府推官遷知歸順州申減茶稅鹽稅歲饑爲粥以賑陞撫州同知

馮承芳蒼梧人其先桂林人移居遂家焉學問該洽才識明敏登嘉靖癸未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河決呂梁處儲陵寢上怒甚議處部堂主司承芳襛職歸林下所著有靜觀錄桂山吟稿

李向字仰之灌陽人嘉靖二年進士爲南臺御史時元城令張好古收泰和伯陳萬言家屬治之萬言辯寵白之上因逮官校逮好古下獄高率諸御史奏曰昔漢馬

廖慮美業之難終三致意于宮中勸成明德號稱賢戚
漢光武不以姊湖陽公主之故加恕洛陽令董宣史臣
稱之顧陛下釋好古復其官勵諭萬言追蹤馬廖不失
賢戚之名不但元城人式歌且舞天下必傳誦無窮已
奏入下法司人以爲一疏婉切有體云
鄭琬字德甫臨桂人嘉靖癸未進士學博才高爲時輩
所推歷任兵部郎中典武選汰武職之冗濫者千百人
著爲式名曰武選條例陞鎮江知府竟以直道忤時貴
謫和州同知卒於官
余勉學字行甫柳州人嘉靖癸未進士授錢塘知縣選
御史時太宰汪鋐秉銓不法公列其奸狀以聞上震怒

下詔獄尋以注毀得釋左遷連州判官回翔州郡累陞
天津兵備副使嚴世蕃嫉公嘆言官劾之事白補貴州
後至福建按察使致政歸
朱鵬字騰霄陽朔人璧之子嘉靖癸未進士知甌寧縣
又補歷城秉性剛方忤權貴罷丘壑自娛以文學名
屠楷字良楨臨桂人嘉靖癸未進士由兵部主事遷吏
部時汪太宰鋐希世用事自負指摘楷典選一無所徇
鋐亦不能撓也累陞至工吏兵三部尚書後以休歸居
第落落僅足蔽風雨當道以所郡官舍益之不受也公
體貌恂恂官三十餘年獨立無朋事王太夫人甚孝詩
文務求明理不事雕琢所著有西隱漫藁謚恭簡

李文鳳字廷儀宜山人嘉靖乙酉解元壬辰進士由大
理評事陞廣東兵備僉事海賊猖獗擄民新婚連送親
四十餘婦總制蔡經召文鳳商之鳳廉得其狀縱獄囚
爲海賊者許以擒賊釋罪因以計誘擒之累官雲南僉
事以疾歸文鳳批覽博識書傳之外更勤諮訪從官京
師及乘傳所至載筆自隨一有所得欣然錄記歸乃輯
爲成書曰月山叢談
任良榦字直夫號竹嶠桂林人積學修行嘉靖乙酉舉
於鄉就官潛江學諭凡九年是爲嘉靖十三年甲午適
陝內鄉縣上邪相者先是攜其幼子六兒往投巴縣劉
□湖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獲焉會亦失官歸去不得

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惡之舍潛江欲下諸木屋不
得死乃推而棄之路旁逆其父于甸伏行乞市中居無
何父困了獨乞問行乞良久則告之故哀之遂躬詣門
處致醫藥館穀備至主病日死泣數行下亦泣曰若無
憂吾爲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之石爲收六兒于家
與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順天府通判爲土族兒居
無幾何亦卒書未達鄒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
起成獄則通判之父爲翰林九思得道書篋中六兒手
模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
指缺此當是也使其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已行
取赴京行時誡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也至則家

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毋子得全主簿獄解良餘稱人剛明俶儻而心慈愛其在官興發舉廢自勵氷霜至其表尚書孫顥之墓買張武之棺而恤其家配曾尼恤貧士陰德種種蓋其天性然也

曾崵臨桂人嘉靖乙酉舉人爲平湖令清介絕俗政尚安靜先是邑頻災迄嘉靖甲辰歲凡五月不雨苗悉槁死秋大饑崵力請當路出粟賑之仍開置廠所十餘處渴以食饑者緩不急之征節無經之費道死屍橫道則潸然泣下捐俸易棺以葬命當路催征甚急崵毅然曰吾職可罷民不可毒有逋稅者咸縱使歸業勿之繫民得免轉徙溝壑之苦然崵竟以緩征罷夫去之日號泣

遮送者以千數民思之祀名宦

宋琥字德中賓州人嘉靖乙酉舉人授揭陽教諭陞銅梁知縣專尚德化釋李方九人之冤西陽永順十四司搆怨上官命招撫之衆皆輯化時有劉鶴嘉禾之異邑人建集鶴亭陞儋州知州鋤豪强寬猺役弭因江水患復榕庄公田化生黎爲編民奏立順黎附黎二圖鄉人獲安未幾卒於官民爲巷哭後祀於蘇東坡公祠

劉日乾字帶易蒼梧人嘉靖丙戌進士著真草諸書初授廷評擢通政司參議慷慨仗義竟以讞獄持正忤官去

蘇术字雙柏陽朔人嘉靖丙戌進士歷知新建貴溪滿

豐縣治最徵拜四川道御史疏多戇直指及乘輿謫州判陞南兵曹出守紹興致仕所著有梓言錄

文椊字仲芳鬱林人幼純篤力學早喪父事祖母及母孝撫弟友愛嘉靖戊子舉於鄉授徐聞諭儒風渝冷徐聞人愛之居母喪毀瘠祭葬一循古禮服起補洋鄉聘貴陽考官卒於閩

李朱字宗魯南寧人嘉靖戊子舉人父蕭登鄉薦持身不茍官布政司經歷朱初授惠安教諭勤於教育甚得士心擢洋鄉令除蠹惠窮恬淡自守人以爲有父風

楊喬字伯鳴臨桂人嘉靖戊子鄉舉任銅仁府通判仁厚宅心端方執行歷官二十餘載清貧不異寒儒引疾

乞休居家閉門謝事足跡不入公庭對妻孥嚴大暑未脊去冠處鄉人雖役前亦不失信

綽修家字叔和全州人嘉靖戊子舉人授博羅知縣有惠政陞評事轉寺副以讞獄多平反慮減山東遼東刑獄得末減者百餘人遷廣東僉事理海北道海北當賊出沒要害故無兵衆始集兵校教演之時海寇竊發屢卽所演兵追勦計功萬餘前後推陞加俸三級致仕歸

吳貢慶遠衞中幼英敏補天河弟子員取修省志督府姚公方討田酋策問儲智商事備對無遺中嘉靖戊子鄉試授金谿教諭陞德安知縣剔蠹除奸百度振飭

張烜宜山人弱冠中正德己卯鄉試授溧陽教諭甚得

士心時尹湯某者自負甲科遇事輕煩相訐逮獄年餘事白調松之華亭嘉靖己丑登進士授餘干尹調歸安政聲卓卓選入吏部累官南京操江都御史又巡南贛汀漳所至著聲績調河南巡撫歷中外四十餘年人服其才

鄧人脩字尊學全州人嘉靖辛卯鄉薦知茶陵州均賦平允興學作人以政最擢承武定持身操行爲上官所敬畏及歸持節貢償之壹無所受遠人有遺思焉

蔣德明字汝哲臨桂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南雄推官歷陞戶部郎中推九江總倉儲督蘇松額課所至皆發摘知處州有遺愛陞飭曹濮兵備有擒首賊施尚功以

河南參政致仕抵家日與閭里衣冠置酒爲驩有屬以官事者且曰片語可得百金德明不爲動客第招行酒者酌滿語之曰月色清佳正可縱飲何得預人家事其人語塞一日乘憤至所知駭目疾言曰桂人舊俗士大夫恥入公門不意投老里中某陽以公會誘我謁當事已而有所關說反陰挾我爲重此曹不但賣友乃壞一方美俗也業已與絕交書矣咄詠良久它日所知之任德明載酒追送伏波山下臨發戀戀曰子行矣我何爲贈徐曰贈子以不貪耳所知者拜受以去垂老卒家無餘貲其子請貸乃克舉葬

陳統字道傳懷集人嘉靖甲午舉人兩任從化閩縣教諭器字醇雅條教嚴明一時造就甚多遷寧化知縣愛民如子以疾掛冠好學不倦有古人風

陳邦修字德卿全州人邦偁從弟少孤究心經史天文地理律曆諸書無所不博登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刑戶禮給諫論劾翊國公郭勛尚書嚴嵩張瓚都御史胡守忠等不職及極論楚世子逆悖乞勅定東宮出閣往還儀節陳清牙牌等疏上皆嘉納後官至太僕少卿致仕

唐一岑字鍾卿臨桂人嘉靖丁酉舉於鄉授崇明知縣縣當大海沙洋時倭巨猖獗東南崇明尤劇一岑繕甲兵治樓櫓立賞格嚴行伍爲戰守計會倭千人犯界率民兵赴之諜而進賊奪氣遁自是屢犯屢拒之城多坍

塌築新城工初完賊夜縱海艘千餘泊平洋燬新城乘勢攻舊城與力戰斬首七十二級是夜五鼓賊復從坍城擁衆入一岑遇害事聞贈光祿丞廕一子

李資仁李資深俱宜山人家貧織屨事母至孝兄弟相爲師友嘉靖丁酉齊中鄉試同授教職俱陞福建知縣兩縣去程不遠迎養母氏往來怨慰鄉里榮之居官砥礪名節皆以廉名

朱鵠字志齋陽朔人淦之姪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郎守法不撓夭卒於任士論惜之

徐養正字吉夫號蒙泉柳州衛人嘉靖辛丑進士讀書中秘授禮科給事改戶有劾嚴世蕃奸狀嵩怨矯旨廷

杖七十謫滇之通海典史陞移肇慶府推官歷陞貴州
提學僉事丁外艱服闋補雲南規條嚴肅集諸生于五
華書院教以忠孝大節時徐波石死事元江公購得其
骨買之法撫按多公有經世略冢宰李石沖稱公爲吳
東湖霍渭厓之流擢雲南光祿少卿丁巳轉尚寶卿己未
乞歸壬戌爲遂世廟牒公起爲南通參尋遷右通政甲
子轉南光祿卿尋升興利內使戒不敢橫乙丑轉南戶
侍中明部逆嚴則自貢行戶部右侍郎遇上登極恩二
代擢南大司空丁內艱承諭祭葬服闋撫按合薦朝寧
側席忽遘疾　久自石真西山先生命起迎之揖讓而
卒顏色弗少變蓋公深有得於主靜之學不以死生利

害動其心其生平德性溫然可親而直節勁氣又浩然
不可挫也家居常卻汙令二千金之饋皦然潔而不緇
所著蛙鳴集若干卷子秋鴞舉進士官福建按察副使
全賜字中甫富川人嘉靖辛丑進士授南戶部主事謫
外任歷陞嚴州同知所跡家居潛心書史所著有衍易
衍樂又修富川志富川有開人自賜始
鄧繼科號葉亭嘉靖癸卯舉人任惠州府司李時海氛
弗靖有退賊功當道獎薦陞雲南府同知致仕歸子之
梅之松同登嘉靖辛酉鄉薦孫壽光登萬曆辛卯鄉薦
素行端方鄉黨推重
殷從儉字汝中臨桂人嘉靖甲辰進士陳乞學職領廣

州教授陞國子助教兩職師儒望齊山斗擢駕部主事
陞廣東屯鹽僉事擒嶺西以靖山寇功賜文綺又擒嶺
東倭奴獨擬孤兵當一面調度機宜勞勛萬狀引疾
歸後用薦起福建僉事累官太僕少卿延武司右田從
儉奏記大略謂猺故畏狼狼以轉徭右田當萬山之叢
非狼兵不可又埋亂民猶埋亂繩進兵之初宜分別良
惡識衆魁以申法有餘醜以示恩事平之後即以所調
土司族目分授巡檢職事聽所管轄如思恩九司例
悉如所議行提督向領傷悉貞度史毀氏恢方統勳劉
興策爲撫通之寇而撫令闘之命下發在闘歲餘省允
費太倉兵糧史治中十餘年多寇之區而民不加兵稀

數十萬猺獠之民而田不加賦閩中開府爲最著卒於
官卒之日甲號巷哭俯仰不絕即樵夫賈豎爭獻一楮
故犢門下紙肆爲之復肖像專祠祀云
王學字湘南陽朔人嘉靖甲辰進士由中翰累官至滇
藩多善政及還初服若未有富貴者後學仰之
宋廷表字進之臨桂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湖廣參議
分守衡永於桂爲比鄰方嚴端愿即里中人不敢干以
私時當事者奏記開柳州銀礦閣止之柳人尸祝且留
田若干畝充祀云卒於官時所親持　檄令之署張目
視之則下所司取鍰金者擲筆而絕其不亂如此
張吉字思默臨桂人嘉靖丁未進士質朴厚重動循禮

法春父喪卽先壠結茅而廬有虎遶廾側不爲怖人謂
孝感所致初授永豐令多巨室有以私請者重罪之自
是不敢有所請而前請者銜之三年奏內召竟以銜者
沮擢戶曹權舟淮上剔弊釐奸一無所染改祠部郎出
知尋甸卽投紱歸築拙逸菴於江濱號拙逸居士
陳學夔宜山人嘉靖丁未進士授江夏令治劇理紛迎
刃而解行取御史彈劾不畏權貴奉命巡關首疏五規
復條陳十策詔皆削偶遇內騎將領逗遛學夔指授
方略破之申間以運籌功加六品俸陞歸德守轉常鎮
兵備副使適遭倭亂歸
周希正宣化人嘉靖己酉舉人任知縣存心愛民以正
道事上事多掣肘遂拂袖歸
張襄字近江臨桂人嘉靖己酉舉人署華陽教諭朝覲
赴京奏請旌表義姑詔可擢衡陽知縣政尚寬厚士民
德之義姑詳列女傳
劉宗武貴縣人嘉靖己酉舉於鄉任滑州同知以廉明
稱歲荒盡以家資賑濟

粵西文載卷七十

粵西文載卷七十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人物

呂調陽字和卿臨桂人父璋以貢起家令徐聞有惠政
母旅夫人夢巨蟒入室席而生公嘉靖庚戌榜眼授翰
林院編修三任成均擢禮部侍郎莊皇帝講讀以經傳
欽欽感動數嘉納之神宗卽位拜禮部尚書兼爲大學
士加吏部尚書時張居正柄國以申韓法操切天下公
與事六年委曲調劑會病歸高臥門無私謁人多而其
淸風上嘉公朴忠特手書樞機克愼及同心夾輔大字
賜之每燕對稱先生不名公歸歲餘卒謚文簡
何以尚興業人嘉靖壬子舉于鄉授建昌司教歷戶部
司務會戶部郎海瑞上封事觸忌諱世宗震怒下詔獄
公抗疏救之上并怒公杖一百俱繫獄穆廟登極錄用
諸直臣公由司務晉光祿寺丞公益慷慨論列時輔臣
高拱用事公列其罪狀比之蔡京拱銜之甚卒坐外謫
遂辭疾歸及拱罷言官薦公拜衛州司理累遷至鴻臚
寺卿晉太僕卿致仕歸所著有忠孝經便蒙詩訓
陶守訓字允徵平樂人嘉靖壬子舉于鄉事繼母以孝
聞授望江學諭繼母卒哀毀踰禮望江士人有江亭遺
履記服闋補知三水縣民有鬻子完稅者憐而贖還之

通判應天旋擢南戶部郎出守鎮遠撫苗夸通商旅建
橋梁民德之在任十月乞休歸囊無餘貲
高應暘字貞所宜山人嘉靖壬子舉人任浙江龍游教
諭課士有賢聲陞奉化知縣剔奸摘伏如神丰采嚴峻
人不敢干以私後以艱歸所著有青烏山人集
王化字汝贊馬平人為人圓背豐下目烱烱如電少倜
儻有大節而好奇謀世居郭外峒獞忽引其黨來掠公
被獞衣雜群獞與俱出入識其鄉導乃里中惡少取泥
塗手佯撫其背曰兵至矣盍歸已而官兵四集公曰某
人若實導賊試招之出渠彼恐人疑必來其背有掌痕
者是也衆驗之果然送官笞殺之後二日賊又突至公

已偵知之躬率數人伏其間俟賊半渡鼓而擊之擒斬
十七人餘盡溺死群獞啓公謀發公墓公躬日夜緊增
其壙賊至火光中見與初墓迥異疑為鄉導者所誤竟
解之去墓賴以全嘉靖庚戌之變公從父職方公城上
望見寇大呼曰得壯士數十人可破也職方公目攝之
乃止未幾職方公坐累係若盧公為擊登聞鼓雪之冤
怨旋解得出名振京師壬子舉於鄉己未授湖廣石門
教諭壬戌以最遷廣東平遠令平遠故賊藪岩險獷悍
賊穿竄箐石中動以萬計輒竄豕走江閩間咸被其害
當事者建議設總兵府伸威道術不能制至是乃請縣
之公刱至謁督府郎請行縣督府遮止之曰今賊勢如
炎奈何先失吾令公慨然起曰不可縣立也斬而不置
官賊心益不安且我不入當誰入者竟單騎以往進其
父老諭之曰若屬盤牙有年罪不可赦我既奉命來為
若父母一切熟惡貸不問所不悛者有一劒耳衆叩頭
唯唯公為歸大度日坐草亭中治事闢垣墾物土宜興
教化徵邪獄洽亂妄思推誠已責凡所以羽翼之具備
一日長田人假牌捕賊公佩庭撤之曰環視皆吾良民
捕者為誰長此不已使人人自危立榜殺其人衆皆感
泣羅拜曰始見公之臨前已今乃見公之心矣於是各
寨盡出所掠民間子女一時扶攜歸者三千餘人開巡
行寨中至則呼其酋治食食畢則解隊以兵餉置其家

又時時命優人齊演雜劇所謂忠孝故事以聳動之無
不疚心思復性若劍術仰閗攤沐娓娓有更生之樂矣
一日南康被圍劇賊李文彪者寨倚懸崖前為木城機
礮石以待公入援見平數百頭斷其尾夜從之上賊見
火疑已登城遂發其機石礮飛貫我兵力戰公由懸
崖徒步自後入從數十人齊躍之且擊且射衷其衆賊
大敗文彪跳身去已而備江日照于會昌截葉丹樓於
石鎮殲溫鑑於程鄉破伍端於成江口所向無前遠近
諸巢穴見平遠旗幟望風披靡多折戈降者而梁國相
獨負其驍敢屢服屢叛南贛徵兵討之公念曰國相梁
寧族此誰賊而馳鷙擊之我城未固家屬栖荆棘中猝

乘虛至吾事去矣於是寄之曾昌臨行指其幼子元輿妻許氏訣曰吾今行未知勝負所在脫有不測謹護此兒婦慰我兩親耳直抵黃沙石子嶺與賊遇我兵少為公怒馬先之獲三人殪三十餘人明日督兵搗巢賊黨使人來曾昌曰已平遠陳亡矣許哭大慟遂自刎死報至公不爲動曰按賊乃敢將傷吾妻子乎我男子也死且不顧寧顧家邪諸將皆飲泣自奮公乘銳崩之兩得因相等八十餘人賊黨悉平乃赴哭於曾昌臨隣得賊所用間者馘於市歸者莫不稱快部使者上其事世廟兩賢之乙丑名所在立祠祠許氏亦公卿皆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道副使丙寅大征二瀨時九哨進兵公居其中賊獨多山獨險兵獨少先是英德哨失利坐踞者五六百人賊亂餉械爲山寨之人頭山公詢土人得其尾寨夜從揹腰不葉谷十嶺大側衆見前人頭山又峭複不深無不殺弁咸欲出議諸將俯公曰勝敗無形唯計之得兇我兵已深去賊不遠萬一因我還出覆當崩路夾而脇我則一人不可生矣乃畇兵曰莫成曰鼓之分左右中三路以進賊有攀崩者搬飛而上莫成一矢斃之於衆崩立公拍馬爭下橫衝直突應手而倒公追至牛神巡會森斬首百二十級次日由間道復進見賊衆坐寨中以爲前英德哨兵蠢咯無備意公遽勒旌第麥斯鼓角制敵敗潰尾其後遂俯巢入破之前後斬首

一千六百有奇深谿絕嶂之間幾無噍類矣公遇敵輒奮臂當先短衫敝屣與士卒同結束數有人至軍者皆不識語之亦不信營中薦草假息不貴供張渴饑糲食若饜粱肉其於懸車束馬之隘徒行至數百里不勞公既甘苦食淡行間所得貲財人得自有之下走馬卒亦使之得以盡言以故頗倒才知柔剛俳謂皆樂爲之用然性慷慨臨事裂決蕭斷無少退讓指身赴公不肯苟爲婢媚自三瀨之役實爲所管府上之兵馬錢糧廣七而督三公據實報功而稱絲此贈父適公以職方公喪哺忘者亞以其品中之公既逮百姓聞之哭聲震天相與泣闕上書上亦知其無罪乃以僉事備兵惠潮云公在廣頻間先後十二年名賊宿猾懾公稜名已久至是皆麇至公拒之曰我去則叛來則降是二心也其再泣對曰公招某等無猜無援大施露覆那得不服若其他則直視爲賊耳唯喃是問無賄則虀粉矣今日之來進退生死唯命所不敢怨公爲之於邑乃復署爲兵或疑署賊爲兵安所得餉公曰彼皆吾民也故皆有田撫之失道則聚爲賊而坐食于他我且不得其用業撫之矣彼還爲民其田自存也我得其力彼得其田所謂兵餉兩足何復議餉哉公唯臨陳交綏不少假借及渠魁授首餘黨悉爲安置與之生產所全活不下數十萬其已降而健戰者即分部之麾下無有異同以故同時用兵

者兵日增餉日費猶若不枝而公以賊攻賊因糧於敵不煩賡討而功已成前此所未有也未幾復丁內艱甲戌以大察失其官居家農圃自娛人罕識其面公僚友羅野庭嘗稱之曰中丞三異公有六焉明經起家而精武技一異也眇小丈夫而饒膽勇二異也征伐武事而兼陰德三異也清白廉吏而好施予四異也疾惡剛介而能容忍五異也臨敵應變神奇百出而居常與人要約一言終身不易六異也識者以爲知言初公馳驅戎馬間百戰之威未嘗少挫嗣賊聞之皆稱爲殺人王公世笑曰我世奉儒素而徒徼犴獲之功以爲名此豈我心哉第臨敵雖於兩全皆不敢效宋襄陳餘之事則不

得已爲朝廷百姓屈也此心亦付之天耳死之日引火焚其書曰無爲子孫累也子元舉孝廉有父風

魏文瑞字麟卿臨桂人性聰悟學鍾王楷書又善摩詰山水頗盡其妙中嘉靖壬子鄉試授定州學正陞鄰縣知縣丁母憂補漳平會龍嵓賊蘇阿普據漳平賊楊一聚黨五六千永安大田連城清流諸寇騷然響應頻撫徵文瑞合三縣兵勦之卽以除夕統兵行凡且次曹寨白龍嵓曹姓者賊謀主也賊緣是伏負嵓以待越三日至負嵓伏者四起文瑞遇害事聞贈光祿少卿廕一子

蔣烺字子厚全州人嘉靖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方入臺遣監刑見楊員外繼盛在刑中烺卽爲具奏曰易繼盛越職妄言自取重辟其妻哀懇願以身代夫匹婦何知一死非易繼盛旣不能將順聖明又何能儀刑寡妻此必中有激而然也繼盛就刑妻必弃命恐傷陛下好生之仁令匹婦立義千古願陛下將繼盛斬緩其死勿令下車泣罪惟禹以一女子上書貸父惟漢文則俊兩陛下之仁超軼二帝矣奏上不報繼盛死於市烺身不自安未幾移病歸卒

張翀字子儀柳州人幼倜儻爲文援筆立就嘉靖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與同舍高倍董傳策以氣節相砥礪時嵩當國時楊員外繼盛沈經歷鍊以直言棄市會給事中吳時來疏嵩父子奸狀翀與傳策亦繼上俱下詔

獄訊所主使者翀獨對曰臣自求爲社稷死耳豈能主使者卽有罪臣三人自當之會地震上怒解發翀齊地方禾遠竟謫翀戍都勻諸生日就經侍講翀語以忠孝大節及性命之旨曰性命非懸空者離倫物談性命非眞性命也乙丑嵩父子伏辜丁卯穆宗登極召補吏部驗封郎晉大理少卿尋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督軍事至則撫流民避叫寇平三巢又遣兵解惠州之圍嵩承金綺之賜念猶爲西粵梗疏請先剿古田次及八寨則百粵無煩南顧天子韙之後悉如所策四年巡撫湖廣五年晉大理卿兵部侍郎疏乞歸養萬曆二年起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丙子入爲刑

部侍郎累疏乞休歸己卯秋卒于家砥氣節才猷爲海
內所仰重所著鶴樓集十二卷傳於時
鄧宗孔崇善人嘉靖癸丑進士授都察院都事後歷金
華知府治有賢聲
楊際熙領嘉靖戊午鄉書令松滋召拜御史敢諫不避
權貴萬曆初論松江豪撓梗錢法稱旨擢雲南僉憲以
終養乞休子允京領鄉書令温縣廉介有父風時稱楊
氏世家云
楊繼文字獻國容縣人嘉靖戊午舉人令海豐轉判武
昌守岳陽州咸有惠政晉瓊州貳守招降巨寇李茂
何敦復字學閔興業人嘉靖辛酉舉于鄉司禦部務艸

員外郎剛直不爲同官所容謫判姑熟移丞潮州清介
自矢時延諸生談藝潮人以配昌黎云
舒應龍字中陽全州人嘉靖壬戌會魁令東莞發奸摘
伏如神歷官至漕運工部尚書修河有功致仕歸子弘
志萬曆丙戌探花
唐廷燦號振東全州人嘉靖甲子舉人知石城縣爲政
仁愛居鄉積善兄弟父子祖孫曾孫皆春秋登賢科凡
十三人蟬聯弗替人以爲世德之報云
張守約字希曾永福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御史時嚴
嵩擅政公倡首糾彈有骾直聲致仕歸以永邑差煩賦
重呈請減三納七民困得蘇邑多獞獠設立一十三堡

奔頻畏懾所著有西臺奏議
王貽德全州人嘉靖乙丑進士累官至雲南布政使萬
曆間計吏以清官稱天下第一詔加太僕寺卿歷子姓
五代皆登鄉薦
陳文明桂平人以明經入太學授福建松溪丞嘉靖中
倭犯閩所經諸邑俱破令懼欲棄城走文明獨集衆死
守時出兵與倭戰殺傷兩相當倭備諸巧攻城文明輒
設法拒之每以身捍衆凡相持三十五日外無援救竟
敗倭夫城賴以全閩廣東感恩知縣歸卒後五十餘年
其邑人魏濬來粵督學始爲全城紀略傳之
馬文麟字時明桂平人幼與弟文奇有志力學文奇薦

於鄉文麟由貢授文昌知縣倡議省珠池無益之費未
幾丁內艱復補宜城會肅皇帝南狩驛騷茲邑霖雨連
夕諸大臣恐恐文麟百務悉備稱上意既而道科道稽
沿途糜費文麟以賢聞官屢薦受賞擢南京戶部主
事考滿乞休歸卒所著有西園傳美集
陳琚字宗玉南寧人由貢任德慶州判時羅旁寇熾流
毒郡縣衆推琚材武提偏師相機撫剿遂殲厥渠魁降
服者受之爲分什伍定約束俾與州人互市冀其感化
時有猺寇者嫉琚能內爲離間琚將欲剿之詠諸監司
不決復搆君于寇衷甲如市猝然變作琚麾市人搏戰
力不敵遂遇害後陽明擒寇魁趙木子殺之而祭于墓

倫太史謂其挺身殉職無歉公忠蓋實錄云
李獻忠蒼梧人嘉靖間永茶陵州以清謹着甫冠時父
令文昌卒於官獻忠扶櫬還哀毀幾不能起酒葷不入
口既葬廬墓終喪居母喪一如也永康程文德
主嶺表書院從之遊若見禮焉
高瓊宜山人由歲貢授江西饒州經歷淮府奪民湖利
爭訟不息瓊奉委處之悉然變擒湖滔惡少盜賊屏息
見獄宇傾圮囚露宿呈堂修理苦無材瓊忽往湖口值
船見湖中飄一木排正足修理人以爲異
何世錫字伯崐與業人敦尚古道事親篤孝父嘗患疥
疾世錫躬侍湯藥洗滌旦夕不離其側後父歿哀毀幾

絕寢苫枕塊不處私室嘉靖辛丑應歲貢卒業太學歸
奉母惟謹課諸子以儒業嘗書訓辭於庭曰非仁毋爲
非義毋行夙夜匪懈無忝爾所生興俗尚健訟好賭博
冠婚喪祭多不能如禮世錫著鄉約十條請於有司舉
行之民風近賴以變家居二十餘年以母老不欲就仕
母強之再三始赴部授南雄經歷到任三日即告歸當
道不允且委署始興適有豪强占民水利者前令不能
禁世錫斷以理法竟服之復陳情乞休歸之日行李蕭
然始興亞卿譚次川贈詩有云北堂千里夢仙舟一葉
輕行李無長物琴書滿舊籠比抵家母方臥病籲天願
捐已年以益母壽母卒不異喪父之初居喪如禮丙寅

其子以尚官戶部以事建言忤旨得罪下廷獄郎報至
舉家失措錫獨不變色且從容賦詩云平生教子惟忠
孝忽報郎官犯至尊果秉丹誠昭日月笑將淚雨洒乾
坤吟畢謂有子如此錫我之光矣卒年六十四詔以孝
行旌表其門
歐陽經字時用恭城人嘉靖甲戌歲薦爲諸生時偶夜
出値鬬人殺爭避詣知州來視之杳無其人日以白同
志咸奇之及當遷任授閩都司經歷任九載有聲陞咸
州知州始驗甫涖任葺里甲夙弊除蠧民歌廉愛生番
亂魚肉其民率衆番平之民賴安堵咸民立去思碑
楊潘臨桂人家故貧一僕賣酒養忤仁川嶽州從某遊

官儲三百金繫獄家人貿產得金輸官過義僕所辭遺
金行僕得金喜告義義曰急追歸金弗及翼日遺金者
至義歸之遺金者分半謝義義不受崔得金輸官脫繫
獄歸祈天報德後義子孫登科者相續
王慶字起吾新寧州人以明經授荊州經歷居官清廉
持身謹慎孝友著聞子用霖用楷聯登賢書
拱時字道軒臨桂人嘉靖丙戌進士拱廷臣之子也少
負雄略不事儒業惟習武經閑弓馬登嘉靖壬戌武進
士署本省正千戶奉調征古田時率所部南丹目兵奮
勇前驅多所擒馘敘功進實授復征平樂府江及昭平
四屯所至皆能破賊直抵巢戮屢有功歷指揮同知後

乞休歸時督讀書有儒將風且御下以恩士卒樂為效
死故每戰輒有成功云
黃賜思恩那馬土司人本府庠生襲司職嘉靖三十五
年調征南贛有功陞行營都司僉事撫民有功
黎琳藤縣人性孝友侍母病三年如一日貲以祖業讓
兄兄卒撫兄繼子如子判兩淮鹽運司廉正自持尋乞
休家居賑貧恤孤邑人推重之
葛彥富川人以明經授廣東右衛經歷生平慎取與廣
故多海舶稅當道者廉其守委權焉彥秋毫不入私槖
歸家惟售所攜行李而已年八十卒
黎聰陸川人嘉靖間任武寧簿寬愛待民催科不擾坐

蠲捐俸作糜粥跣足而禱雨月既至民賴存活二十四
年歲運期廻民窮無措聰力補及額九年遷崇仁丞武
寧民遮道留之
梁壯字行之懷集人嘉靖甲午年貢任南海縣丞政尚
寬平民頌之
倪景蘭字德馨全州人起家吏胥任合肥典史操持不
染時郡守項喬慎與可獨重之轉吉安所吏目歷任十
四年家無餘貲途次被盜會邏卒獲所盜物景蘭謂業
已非我有竟不顧人以是高其有長者風
吳邦柱字殿卿上林人性至孝年十九補庠生選貢授
江西萬載訓導歷廣東保昌諭念親老告歸築精舍東

林與諸老約率真會賦詩見志於紛華勢利淡如也親
沒極哀一秉家禮年七十有八預示終期遺命治喪不
用浮屠所著有尊孔錄專排佛老顏其堂曰敬恕可學
子孫於二字尤諄切云
張經敵子有才略弱冠襲指揮使提衛符以能聲歷擢
至副總兵平黎難降交南靖恩田擐甲負弩以身先士
卒故能成功總貴州戎務及提督江淮地方多勞勛人
以為敵義士之報云
趙希尹字樂耕全州人家素豐輕財好施慕范文正公
爲人置義田二百畝以供享祀里中貧不能娶不能葬
者出資助之有忿爭者質之于公片語立折人方之王

彥方云會歲凶出米賑濟所活其衆州守義其事上聞
又置義田數百畝以招四方之來學者嘗載米往湖南
被地饑悉賑之仲子孟象登嘉靖丙辰進士歷官僉憲
孫一鶴一鵠皆舉孝廉公膺褒封鄉評重之
王熙字元秘臨桂人少機警跌宕不羈既冠補庠生折
節向學曰吾杜此生矣因作詩自警曰五賊紛紛擾我
關主翁何事失防閑鋼刀不斬攻心寇浩氣焉能塞兩
間熙有母晨昏具衣巾定省有事跪而請人猝見之驚
而哭曰王生狂熙行之自如也出入巾服止則危坐行
則繩趨兄某賭飲不檢熙每飯必伺兄餐至夜分兄不
至不餐也兄卒化於檢谷平李公中督廣右學政舉諸

生講聖賢學聘厯赴講稱曰元穆元穆云嘗讀書風雨
有云一勺寒泉慮不侵叢琴孤枕碧山陰山樓夜半天
風發老盡尼丘萬古心未幾卒或曰殆讖云
郝鏞字克柔南寧人隱居下村人稱爲半村先生早孤
敦孝友尚恬淡或勸其習舉業鏞賦詩云野人號得野
人趣老大何曾解讀書酌酒吟詩猶庶事耕田鑿井更
何如末因紫氣騰霄漢自有春風到草廬聖代於今又
堯舜郵根隨處可樵漁高尚之志類如此母多病累醫
弗效鏞遂潛心醫學而精通之母病獲安自是名稱其
尼嵩貴人窮民治療所加無不立應名聞督府檄至郡
以腎官鏞勉受後以疾辭恬退隱居一小軒涉獵[illegible]自

吟咏自適高人達士成與交遊有半村詩集行於世
何崖崇善人嘉靖時爲郡諸生好登覽山水所至輒有
題詠事父母至孝赴省試比至聞父病難卽趨歸及家
見父癰痛劇吮之痛稍定盥漱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如
是者數月父卒哀號徹晝夜路人爲之泣下有司以聞
詔加旌奬
賓桂全州人世業農事親以孝聞父賢母黃氏一時俱
病桂齋戒禱告願以身代病劇痛泣額又剜左臂肉密
爲羹以進父母食之其病俱愈後母復病不起結廬守
墓二年乃歸提學黃佐召見桂樸野一無所言第頓首
而已乃用鼓樂迎至州學明倫堂禮而遣之

陳乾藤縣人天資穎異十歲通詩經善屬文母病疽乾
日夕泣禱推己田以給諸弟一無所私令通山清慎自
持以病歸士民思之
莫秉倫陽朔人窮究經史辟舉不就事母孝母殁哀毁
骨立旣葬終身廬墓以居有冬笋瑞竹之祥
陳大本陽朔人事母孝母死未葬會鄰家失火倉卒不
能舉棺伏棺號哭天爲反風其孝感如此
陳允問容縣人父璋嘉靖間任光祿監事璋偶疾思肉
羹與割左股以進疾果愈縉紳高其孝直指旌其門
蔡忠字節卿富川人淳篤嗜學事父孝處鄉族惟謹以
歲薦卒業成均除慈利簿任事五年公廉慈惠以[illegible]

歸杜戶掃軌課耕讀崇禮讓里人重之
梁龍興業人家富苦學臨貢不赴三十喪妻不再娶行
年九十八歲讀書不倦有司重其行屢餽不受
黎伯寬陸川人聰之子任浙江西安主簿事親孝廬墓
三年鄉評重之有廬墓卷
彭木平樂人以貢入太學早喪父事母至孝食必甘毳
朝夕拜禱爲母祈年母死哀慟骨立三年不御酒肉復
捐田以惠族人嘉靖間部使者監司皆旌其門
李德經義寧人嘉靖二年賊出劫本村男婦概被擄德
經亦在擄中見賊汚村婦自歎同日無面目相見遂拔
賊刀斫數賊自刎而死鄉人義之

林致孝上思州人義士也年二十五有豪俠氣概嘉靖三十一年秋猺賊黃天賜叛巢于佛子墟致孝挺身入村以窺虛實冀乘間而除斃之賊伏起被拘呵至再竟不撓屈賊壯其材武誘以降致孝叱罵聲色俱厲賊遂支解以殉州守聞而悲之賻其孤以田

李廷鑾蒼梧人上海周昇為巡檢死婦亦隨沒未幾昇子敏及婦廖氏亦疫死家僮二人亦亡其一遺子賢能長壽二人尚幼昇同官唐子高周壁其籍所有遺貲二百金寄廷鑾家亡何賢能復殁廷鑾家忽遭賊妹京娘為賊殺幸昇遺貲尚在廷鑾急出視唐周二人留長壽於家同居數年僉事袁凱聞其事歎曰義士哉彼異鄉

乃爾死吾與周上海同里乎名長壽至細詢之因留官舍嘉勞廷鑾曰義士良厚且善吾有甥女可妻長壽汝莫慮周氏無種矣仍禮送廷鑾還其家

壯士李安富川人常熟縣簿李君宗昭之養子也素驍勇嘉靖癸丑春倭奴嘯聚海上焚掠松江太倉安時時欲赴鬬李君止之曰踰境殺賊非吾職也冬十月賊航海犯常熟直抵福山鎮不兩日鎮無居人賊玩之分隊逼尚墅去縣治僅八九里邑中騷動令王侯率民兵禦之以李君為前鋒安從焉李君命之曰第先往以毒箭潛布路口邀之使來來且佯奔俟機發自中也安依同事一人躍馬而前遇賊七人笑曰箭不須布吾就此而後朝食也時賊方劫民舍安隔水罵曰賊出就吾刃其一人超距而來安彎弩射之應弦而斃又二人驟刺安安連揮刃斷其手足而斃餘賊四人并力擊安安盾忽裂且蹶泥澤中遂遇害其先斃一人蓋倭奴酋長多力有長技者賊以是喪氣遂夜竄相與嘖嘖曰好漢好漢安年二十有四未配其系不可考死之日為十月十九日也王公謂其以死勤事法當祀以禮葬於北郊厲壇之旁鑿穴得完壙若前人虛之以待者君子曰數之奇也亦義氣感召云

劉元相字我忠全州人性醇謹事繼母以孝聞隆慶丁卯舉於鄉累官嘉魚尹築堤行方邑為立祠轉肇慶別

駕遷高州海防政皆協宜總制疏請加秩尋告歸

曹學參字唯齋全州人穆之曾孫也隆慶丁卯舉於鄉累官連山知縣有異政調新會近海多盜公募壯士緝之寇聞公名相戒無犯曹使君境遂引去以德化感人民間舉子皆就公命名者最為天下第一以疾乞歸民肖公像於三賢祠祀之所著有梅岩集弟學蘇萬曆癸卯舉人瓊州別駕以廉能稱子正經萬曆丁酉經魁和平知縣克守清白孫國珣崇禎丙子舉人通判撫州

張孫繩字約齋臨桂人隆慶戊辰進士授信州司李以卓異徵入歷吏戶禮刑給事中正直不避權貴屢疏褫江陵奪情專政語甚峻出為陝西觀察尋引疾歸江陵

敗起浙憲轉蜀晉閩滇臬藩擢南都尹懲暴鋤强豪黌
斂迹興利除害鋭意便民閱五載致仕終養卒贈工部
尚書賜祭葬廕一子

蔣資乾字天秩恭城人幼聰慧日記萬言年十七隆慶
庚午舉於鄉署臨桂教諭以薦陞助教遷南刑部累遷
郎中治獄持平於大憝不少假貸留都巨豪賄金聲望
蔚然未幾以疾卒於官弟資坤領萬曆戊子鄉薦署肥
城教諭分校京闈所拔悉名士陞都匀推官値黔民凋
弊一意恩活之解官歸人稱二難

蔣遵箴全州人隆慶戊辰進士知萬安縣官至光祿少
卿子仕忠萬曆癸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卓有政聲

閩粵並稱於時

梁國相賓州人隆慶庚午舉人歷任楚雄知府從征有
功政多卓異萬全州

歐陽州字汝行恭城人性篤友恭事繼母孝隆慶壬午
歲薦選東莞縣丞有能績尋致仕年八十終

朱家懷集守禦所百戶隆慶二年山賊陳龍洲劫掠縣
境家率兵截捕與賊戰於塔山麓力不敵死之四年僉
事楊公遣官祭之扁其門曰旌揚忠義

韋一奇平南人隆慶中任教授以孝友著養親惟謹撫
幼弟成立親亡獨任喪葬

郭應翰號義所懷集人萬曆癸酉舉人以感恩縣諭陞
襄陽令興水利修學宮革羨耗繕城垣漢江患寇翰率
兵進勦寇宵遁襄民德之

朱萃字中齋陽朔人萬曆癸酉舉人署始興學端已率
物勤於教人典南京試事得士甚著如都憲吳公之龍
憲長史公邦載大參楊公於庭並以名宦顯皆萃門下
士也擢定安令蒞治五年治洽政成而清操勁節尤爲
海忠介所賞方報最溫州輒以忤權貴而罷

蔣季桐字和陽全州人萬曆癸酉舉人知閩清縣兼福
福清相國葉臺山贈以詩云吏隱梅溪水共清鳧飛人
喜到江城桃花雨邑栽應遍麥穗三岐端已成松舍月
明看鶴舞松庭雨過見苔生西郊不少上游夫誰似舉

較此日情歷仕昆陽知州母老致仕

呂興周字渭南臨桂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禮部祠祭
郎中時福藩倚母鄭貴妃寵陰欲奪嫡神宗將有三
王并封之意舉朝無敢言公特疏爭之上感悟以是東
宮不搖中外韙之官至應天府丞以疾予告歸

楊際會字仕遇容縣人性敏好學萬曆丁丑進士知六
安州尋以兄際熙巡按上江循例調新州有巨豪武斷
際會置之法郡人稱快晉戶部郎出守饒州時樂平饑
民嘯聚煽亂會單車諭散其黨亟發賑之遷閩臬參楚
藩卒於官

張文熙字念華臨桂人廣記傳聞萬曆丁丑進士讀書

中秘改御史按陜西復按浙江壬午鄉場無主考文懸
兼董之居官寬猛并濟値兵民兩變爲解紛爭頃刻撫
定人服其英決建祠祀之擢應天府丞歷太僕卿致仕
歸以著述自娛戚里貧乏者賙之著有壬癸草雲鼎集
罔質山房全集按浙錄救寧錄生子三玉輅衡皆以貢
年同舉鄉試當事扁曰三鳳齊鳴
廖東晗字麗暘朔人萬曆壬午舉人累官肇慶海防
同知馭下不激不峻而體格自肅吏稟其法民頌其清
譚汝試字惟與興業人仲父貢早喪以試嗣試事嗣母
何孝謹何憊貴泣下不食試亦不食幼與從弟汝講同
攻苦讀先舉鄉書試與兄汝成萬曆壬午同舉試爲粵

一人縣故有續食錢試辭不受居何艱食粥哀毀如一
日何以孝節聞試陳情得旨旌揚
晏景卿欝林人領萬曆壬午鄉書知青陽縣事尋轉瓊
州府同知有惠政親病躬藥餌忘寢食兩目幾廢猶強
盥櫛以慰親念兄無子以次子嗣祭無田捐己產立之
宦成後與緦服之親共高曾來一畝之宅
曹學易字肖川全州人移之曾孫萬曆壬午舉人累官
桂陽知縣愛民如子楚人誦之遷定番知州撫綏有方
尋歸老於家
明御史曹公諱學程者全州人別駕公諱銘五世孫也
銘以書經中正統丁卯經魁任湖州府判生璲璲生鵬

鵬生體元體元以子貴贈文林郎生學程公字希明號
心洛少秉性剛介穎而好學輙有志於古人及壯以詩
經中萬曆巳卯鄉薦癸未登進士第甲申筮仕石首令
清江洲隱沒地建閘下猶民賴以甦丙戌丁外艱歸庚
寅起復寧海令築海塘拔鍰贖立五社倉嚴捍禦政成
而邑胥産芝有斷續復生之異兩邑所活計萬人壬辰
擢廣東道御史公在神宗朝發奸摘伏不避權勢事有
不宜行者知無不言袪蠹飭害孔凡十事念邊士久戍
詳進幽風以奏且帥屯戍墾荒畝計五千七百五十五
頃有奇奏立規制致有白鷺車前强項御史之號寧武
叛哱久逆顏行總督魏學曾罪至從軍公挺然錄其功

以上癸巳上欲虛震位議並封諸皇子垣臣王如堅史
孟麟寺臣朱維京王學曾涂傑等持不可俱罷免公疏
引九廟神靈入告有入忌佞拒忠諫謫袛席忽宗祊等
言並封之議雖寢實大拂上意尋以彗星變陳言曰朝
政久輟郊廟稀臨玉趾疎履門彤廷罕召對語多直切
留中未報數建言攖聖怒書公名於御屏中官報曰萬
歲震怒公無强諫爲也公不聽而諫益力會日本關白
新破朝鮮欲大舉入寇帝以朝鮮爲我藩籬命將征討
師老無功樞臣議欵乙未定日本封事本兵石星方主
封議公與同官劉躍毅然以爲不可公上疏曰倭情叵
測若從其請又輕朝廷陛下獨不監前宋故事乎遂與

石星忤帝不懌竟遣亡賴子沈惟敬賫冊往封丙申倭果敗盟惟敬就縛滑弁揚方亨復奏倭情無變請還冊使上更命科臣往此時垣臣葉經美部臣欒元聲朱堤春相繼論星失策坐忤旨罷職朝莫敢言公復義激于中抗疏列七事之非內引秦檜史彌遠爲戒外引蘇武顏眞卿爲法因請罷封帝責規避詐縱騎逮問嬰三木備五毒鉗杖交加體無完膚下公於理欽定大辟更以方亨充使惟敬爲副惟敬巧完封局爲倭嚮道大掠朝鮮喪師失地本兵石星逮獄廷臣請還公職責令監軍以圖後効不報戊戌帝命劉將軍綎合麻陳二師征之倭遁錦山殲焉海島悉平已亥東事成獻俘于朝上命

功賞賚有差獨不赦公公錮獄十有一年百折不回惟以父西塘公不逮養爲痛母太孺人垂白倚閭爲憂忠孝之悃發爲聲詩有戀闕心猶在思親淚未乾主恩深似海臣節炳如丹之句後思母成疾每歲朝審刑官見其奄奄氣息無不相顧流涕鄉人環視詫曰此曾御史也有淚數行下者有不徙相泣且相慰者曰聖天子在上必矜宥毋過自苦以是刑官數擬矜疑得緩刑公數四臨刑之夕同里在廷薦紳置酒相訣公痛飲達旦無怖色從容上檻車後一日縛赴市曹行刑風霾蔽天木拔瓦飛刑官復奏免猶未赦計十一年前後內閣翰林臺省各部寺官及勳爵諸臣同聲救釋章凡三十上皆

不報屢荷兩宮調護之不解鄉戊戌公次子正儒仰天泣曰父囚纍頻年子違侍萬里死者不可復生吾不忍見父之刑與其偷生於世孰若相從地下乎乃徒步抵都門入獄省視見父待斃狀嘔血數升昏仆就地幾絕復甦當仰揮淚刺血草疏撾登聞鼓伏闕下奏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尋自臣父逮繫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母而形疲骨立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可生之日臣感慟悲激呼號無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縱臣就戮釋父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得身報君恩以全父子之義不報越明年己亥秋決再上書曰臣之于君義無所逃無所逃則死生惟命

子之于父情無所解無所解則生死相關臣思皇上之法無可撓而臣父子之情不可割臣父之身皇上生成之身也命之死誠不敢不死臣之身臣父生成之身也見其死又安忍獨生臣心苦情迫自願面縛法場甘心代死萬一不蒙矜允臣有先臣父而死耳不報蒙不卽加刑丙午復上書援洪武八年例淮安山陽民有罪繫獄其子請以身代又援嘉靖十四年例御史馮恩以建言忤旨其子行可請以身代二祖皆憐而釋之爲請又不報是歲遇上慈聖皇太后徽號肆赦刑部沈應文等一本始蒙恩釋謫戍寧遠公乃星馳抵衛得間歸省不逾年而太孺人不祿又逾年而公捐館後神廟崩光廟

相繼升遐熹廟天啓二年念公孤忠追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四年賜諭祭建祠于家廟之傍每歲春秋有司祀焉公於本州入祀鄉賢於寧海祀名宦有忠諫錄四卷藏于家公生正儀正儒正儀以父蔭撫州別駕正儒庠生崇禎五年奉旨旌表孝子

舒弘志字心矩全州人尚書應龍子有奇才萬曆丙戌採花時對策多譏刺時政閣臣不敢進前列上覽策奇之拔置第三中外驚異稱上神明得人授編修博極羣書過目成誦下筆千言立就惜享年不永未展其蘊

蔣雲舉字允升宣化人萬曆丙戌進士選翰林官至禮部尚書平生嗜古著書其氣節文章有過人者卒謚文

端

唐世堯號覲柏平樂人萬曆丙戌進士授寧波推官累陞吏部文選郎壬辰以起廢忤上旨斥爲民世堯雖僻處西粵而文章獨得正宗分考浙江主考廣東甄收多知名士其樹立綽有可觀而品行亦卓然不可及云

陶明禮平樂人萬曆丙戌進士知長樂縣以修廢事除煩苛忤當事貶驛丞隨復原官不赴居鄉佐修志書

袁鳴泰平樂人萬曆丙戌進士知青田縣丁艱歸以孝聞補莆田直道與縉紳忤去官有紀行實錄

阮悉懷集人萬曆辛卯舉人初令英德調雩都從吉州郭子章講學遷雷州別駕建義倉創學田致政歸奉母

龍氏年九十七終

常夢龍字伸洲恭城人萬曆甲午舉人任保定通判主餉居庸關有能聲條陳漕運五欵悉中時宜剔蠹驛稅節省稅羨歲餘二千三百金以助軍需不入私橐陞本府郡丞卒於官勒石建祠

常眞傑恭城人萬曆甲午舉人知鄧川州先是鄧有水患公曰奈何魚鼈吾民也乃捐俸募工築堤以禦鄧舊有礦稅每歲入二千金民苦之公力爲奏免郡人醵金爲公壽公曰若以乃公爲壟斷者乎旣請免又利之是易注也卻之置書院延民間子弟讀書其中嘗夜呼酒課書聲至雞鳴不倦一日聞子懋中舉鄉薦首郎辦印

歸

龍國祿桂平人萬曆乙未進士授福建海澄令澄爲漳之劇邑濱海多珍貨豪右漁獵其中又榷使時至閭閻受害國祿獨持清介不撓法阿縱民甚德之會有中之者民爲啞撤業遮留兩臺交疏請數月後始得潛去其立祠祀之累官重慶惠州岳州知府皆有善政以忤時而罷所著有向若篇洴澼絖言

呂嗣簡字希夔臨桂人文簡公之長孫萬曆丁酉經魁眞書別墅遠近從之遊執經問難者十六人雋去者十五人其一人亦歲薦嗣簡値父病痢嘗糞苦則生甜則死公爲之嘗後母病篤痢不能終養一哭嘔血升餘

患瘵疾遂不起卒年五十二
張孫美字亨齋臨桂人萬曆丁酉舉人任潮州教授啓廸諸生進德修業擢四川定遠令興起教化勸課農桑革除弊政士民戴之致仕歸
陳堯典字闢荒蒼梧人萬曆癸卯舉人選於潛令治簡靜有循良風累遷韶州江防丞湞江故多盜禁約嚴肅盜不敢犯後累陞敘州知府長蘆鹽運使時軍需孔亟堯典力請獎孔悉完宿逋卒爲豪商中傷罷歸
徐可行字心知宣化人萬曆甲辰進士歷戸部郎中時邑舊例糧入公解者凡三項民苦繁耗公奏請編爲一闔郡稱便壬子主試河南所拔多名流

呂大韶字明夔臨桂人文簡公曾孫萬曆丙午舉人授敘州推官丁父艱服闋補瑞州推官治獄明允署縣署府政聲優異性骨鯁不合時宜挂冠歸不入公庭不會賓客以詩酒自娛
蔣獻穎字鳳儀全州人萬曆己酉舉人知雲南嶍化縣多善政舉卓異調繁昆明陞南京工部主事欽差總督江南七省糧餉便道旋里丁父艱服闋應補因母老不果行十有餘年隻字不入公門逐年買穀備賑饑民州人佩德
謝日昇字九如全州人萬曆己酉舉人任郡司馬於閩之玉山值海寇亂監軍嚴肅僉推其能俸入皆以均分

兩弟王太守國相額其堂曰孝友
唐允中灌陽人萬曆己酉舉人其父子繼仁德高隱公恂恂醇謹歷官廣東提舉黃州郡丞屢膺薦獎陞建昌知府乞歸養親父年九十卒公哀毀過甚而歿
趙獻素字南石全州人萬曆壬子舉人歷官戸部郎中居官耿介尚氣節居鄉醇篤卓有古人風
蔣世照灌陽人萬曆壬子舉人幼孤奉母以孝聞累官知蘄州廉能有吏才時流賊張獻忠犯楚江黃騷動公設立三關募敢死士守禦間發伏兵屢殲渠賊城賴以全在任八年卒民歌思之祀名宦
蔣世熊灌陽人萬曆乙卯舉人崇禎初累官部郎轉永

平知府下車見居民村落丘墟極力撫綏民有起色九年秋復困於兵公捐俸賑救全活者萬餘人會宦者高起潛督邊勢赫奕監司以下莫不膝行惟謹公獨長揖不屈大拂其意後敘功應優陞借移山東鹽運使十二年正月濟南城陷公守西門死之巡撫王觀國上聞有旨優䘏
朱弘字海若臨桂人萬曆乙卯舉人授横州學正教人必以孝弟爲先遷知吳川時海寇爲亂躬自臨戎守禦巡按有剿殺書生也佩刀之褒晉知崖州禮士愛民興利剔弊士民甚德之守將妄以他事中傷崖人數百渡海代鳴其冤事白遂棄官歸

葉汝鑰字叔準橫州人年十四補郡弟子員事嫡母生母以孝聞萬曆乙卯舉於鄉以母老不上公車歲大饑道殣相望鑰為粥以待饑者數月不倦全活甚多子澍舉於鄉官兵部武庫員外郎

陸經術灌陽人萬曆乙卯舉人負性端方累官戶部主事剛直忤宦官調綿竹令值流寇破川西公加築城垣自計堵禦城賴保全收活流民以萬計題敘授川西兵備僉事以憂歸士民泣留建祠以祀

文應麟字泰徵興安人萬曆戊午舉人任什邡縣有清操時歲大旱應麟步禱峨嵋行烈焰中數日遂大雨民賴有秋陞龍州牧州多旱田民不諳水利應麟教以水車人甚便之丁憂歸隱居教授年七十一

鄧承券字鐵臣全州人萬曆戊午舉人歷任長沙知府分巡湖南道居官剛介軍吏畏威士民懷德歸之日蕭橐蕭然晏如也待人接物藹然一儒生

闕宗孔字凝一全州人萬曆戊午舉人任岳州推官九年灌園種蔬楚人目為青天不阿上官上官重之

謝啟翰字屏南全州人萬曆戊午舉人知永康縣居官有守及歸囊無餘物居鄉謹厚有古人風

曹國祺字介之全州人孝子正儒之子萬曆戊午舉人崇禎間兩令分宜加意撫字清標雅度初終不渝

呂大英字元聲臨桂人亦文節曾孫萬曆丙午以應讀書太學授惠州別駕署篆興寧革陋規裁冗費清盜源建學宮時地方惡俗人有隙即採斷腸草服之以藉圖賴公訪知諭百姓挖其根獲一石即准銷贖銀一兩毒山幾平時鄰境盜劫餉金數千公鞫之盜招金匿家竈旁兩起之不得金盜亦旋斃公慮供扳蔓引良民受害齋戒禱於城隍數日雷電大作擊盜所贓處地為裂得金數百距前死盜所指贓處僅咫尺諸盜悚服願自首不踰月原金俱完人咸服公神明感格轉王府長史以病乞休歸不事家人產而賑饑周急靡所吝惜

章極永福人任貴州黎平推官多善政乞歸耳貧樂道吟咏自適著有山鼎遺編

張所蘊字壯猷恭城人性嗜古宗西銘之學事母至孝由萬曆明經授靈川訓導遷東安教諭轉黃州教授所至端師範出其門者率多名士咸稱張學博得橫渠之世業云所著有閩南會心錄

林翔鳳崇善人為諸生時里人有自鬻以葬其親者適翔鳳授徒歸即舉所得館金代贖之萬曆間歲薦授永平司理多所平反察効不避權貴累陞黔僉事及歸一無所有人推其廉介云

潘積讓邪平人有雄略時五山賊倚恃嵓穴嘯聚萬人屢征不獲積讓與把總王綱計誘擒之復議設兵守寧化里賴以安堵為人尚義濟人之急萬曆十三年大荒

出田禾賑其鄉民與其部下兵役全活者甚多
梁允玳懷集人由明經萬曆七年任上海丞革去糧長贄見銀八百兩隨陳一切運糧赴京陋規并華亭青浦三邑概列欵於直指使者革之歲節省數千金會以憂歸遂決志養母不復仕進與弟允環友文煥怡情山水別號雲松
陳萬忠昭平人性澹淡常隱山林至耄耋未嘗一字入公門好義樂施歲荒周恤里黨人高其風
李素字德馨蒼梧人以歲薦司訓洛容秩滿貧不能赴部歸設帳教齋環堵蕭然年高德盛年八十五卒
莫遺賢字賓廷陽朔人萬曆間以貢得武緣司訓教迪

諸生津津不倦以養親歸色養備至恩撫孤姪品節卓然人欽其懿行
秦煒字浚明容縣人萬曆七年以歲貢知黃安縣耿直狷介恥媚上官邑當饑疫公捐俸請賑存活者三萬餘命會楚撫某閩諦索公不應遂得憾左遷而歸民畏愛祝之子時懋萬曆癸丑進士
廖東升字初暘陽朔人萬曆乙亥以選貢卒業南雍授維揚別駕権稅儀真署篆滁陽除苛剔弊治狀課第一以憂歸
戴之聘灌陽人篤學有文名萬曆間歲貢授廣東彝學令有善政胥皆不事逢迎改授益藩理問校尉有不檢者輒以法繩之忤王意遂拂袖歸杜門著述教子窮經二子明聖登戊午鄉薦歷官戶部郎以清節著明徵登天啓甲子鄉薦隱居不仕明聖子宸眷復登崇禎鄉薦人以爲厚德之報云
陳志爽桂平人母病篤破指血書告天願以身代母病尋愈事聞旌表
岑孝子貴縣人家貧傭耕家甚孝日必三省其親以傭值供甘旨親歿典地買棺鄉人樂助之仍傭於鄰必日至墓前哀號有司聞之月給廩米旌其門
高雲厚號農隱處逸人生而穎異方弱冠能詩文事父母極孝處兄弟友恭父母偶疾日侍湯藥頃刻不離父

年八十五母年八十五稱觴雙壽郡守給扁旌其孝
龍時吟蒼城人父日昇積善好施與人無忤時吟爲諸生一遇父訓父死哭泣三載母病劇籲天請代母忽甦曰神增我壽一紀矣遂愈次兄乏嗣遂產悉與長姪而己不與凡賑饑濟貧救患成父志也院道屢給旌賞
濮惟璋蒼城人父邦德病璋日侍湯藥久未痊遂割臂焚香籲天父病果愈公舉當道奏聞旌表建孝子坊後父母年皆八十餘璋亦七十
金存義字終之富川人性端慤事父母甚孝處族黨皆得其歡心兄弟七人少有德庶出日道腹生父卒子母無倚義捐己所分產給之每朔望皆同堂聚食事有可

否絶無忤言鄉里有訟勸之無不解者人稱其孝友
李映陽字升台平樂人天啓辛酉舉人任山西大同推官明敏清介凡沉獄久不決者立決如神奉旨指命巡邊凡所制置皆當於理以父艱歸服闋補四川龍安推官陞興化同知不就予恩廕中崇禎癸未進士
歐國儁字景修平樂人天啓辛酉舉人累官至刑部郎中明允清愼方正不阿忤閹璫解綬歸
廖允成字念澁全州人讀書有夙慧天啓辛酉舉於鄉歷任永州郡丞多惠政
蔣維芬字蘭甫全州人天啓辛酉舉人知南陽縣多幹材薦陞永平推官先是南陽唐王欲固不能芬私察知

密疏於朝懷宗怒收王禁錮高牆亦下芬於理後得白尋陞兵部武庫主事
謝天命字睿生全州人天啓辛酉舉人躬行實踐事親起居飲食旦暮必躬奉侍與弟宸命互相師友掌教閩中諸生德之爲立祠守龍安惠政種種可稱述
張茂梧字玉林臨桂人孫繩次子以解元登天啓壬戌進士任貴池知縣調繁改長洲皆以治狀稱擢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查督邊工以成績著尋致仕終養著易經了義行於世
唐際明字宅揆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賦性純孝知雲南楚雄縣監開銀礦一日可獲羨餘數百金公峻卻之

忽聞父訃即號泣謝事家人勸之遲報一月可獲萬金公不聽服闋補善化縣時值湖南重鎭雲集兵戈搶攘公撫字催科軍民安堵部院察其廉能擢監軍副使
唐良銳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知靈璧縣死流寇張獻忠之難詔贈山東僉事蔭一子入監讀書
蔣佳徵灌陽人天啓甲子舉人授盱眙令崇禎八年流寇犯鳳泗盱眙無城可守居民悉奔竄公獨率家人堵禦發伏殲賊賊怒襲而攻之公巷戰而死督撫疏聞名蹟尙寶卿建表忠祠春秋崇祀
文昌時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知臨淄縣以廉幹聞將聞賊告急人勸之避去昌時執不可城陷舉家自焚

蔣秉綵字袞白全州人天啓甲子舉人授靈丘令清廉平易有古循吏風會流寇犯境秉綵曰吾當以死衞百姓名募義旅憑城拒守城破罵賊而死闔家殉之
張茂植字培林臨桂人天啓時恩選事繼母至孝精岐黃以藥濟人末年授高州教授
張宗煒字我見臨桂人以廕仕通政司經歷累遷戶部主事分司河西鈔務例得羨金三千餘屏不納掾吏以例不宜卻宗煒報部充軍餉遷郎中督理延綏糧餉時三邊重鎭軍兵數萬籌餉籌糧皆出機宜兵不敢譁尋知貴州鎭遠府到任二月苗寇亂郡故無城宗煒閱民井苦百計守禦蠟丸請兵武岡勦撫並用苗寇退士民

安堵乞休致仕歸
龐希睿陸川人天啓間歲貢恬靜寡欲嘗路拾遺金數十兩覓失主而返之親喪哀毀骨立寢苫枕塊者三年廉孝之風可以勵俗
陳正孔全州人母唐氏病割左臂佐食以進病遂愈天啓七年巡按祠曰孝可維風每直指按粵俱賜粟帛
張昌胤全州人尚書璨之曾孫髫年聰穎年十五中天啓辛酉舉人年十八中崇禎戊辰會魁授庶吉士與太史金聲劉之綸倡明理學手著立志齋志帚篇年二十卒鄉人咸惜其才
唐一中字可權全州人崇禎癸酉舉人專摘古學從遊

者多名士授銅鹿教諭巳卯寇陷城被執不屈死之
蔣季誠字明生全州人崇禎癸酉舉人知崇明縣多惠政邑人立祠尸祝
黃龍躍字惕菴全州人崇禎壬午解元甲申居京邸値闖變被賊執欲強以官公厲聲叱之賊不能屈遂間行至南都上疏寓書與家人訣曰天下事去矣我輩讀書何事遂不知所終
梁方固懷集人年十六而孤廬墓三年崇禎間以明經歷象左二州教職陞牛樂府授講學不倦督學黃槐明曰吾道在子矣粵俗停柩數十年不葬公力白上官一時出喪者以數萬計未幾兵亂人咸感之兼攝太平學

篆其俗尚火葬公爲刊家禮四訓約要以教民皆感化致仕歸年八十四卒所著有五經要旨忠孝廉節等傳
羅奇杰懷集人邑庠生少孤事母至孝每晨衣冠入省必跪拜牀下母多病奉藥飼寢食俱忘凡滌衣滌器皆以身親之母歿年九十三泣血廬墓三載崇禎間直指李仲熊表其宅曰孝行可風
蔣秉芳字昆瑞全州人博學能文明末流寇猖獗嘗作南遷疏言金陵形勢及三祖並建兩都深意與却敵制勝之方皆歷歷可施用閩中李楷紀其事尋以明經授柳州司訓賊至不屈死之

粵西文載卷七十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傳

桂林列女

宋馬氏全州人馬豚女在室時豚病女割股進父疾愈鄉里聞於官淳祐十年知州朱子恭爲建孝怡坊後適蔣琪爲本州判孔目仕元歷官清湘縣尹後廣軍攻城死之馬氏以壽終

元文氏興安人前進士文少質女嫁爲唐斗輔妻大德中斗輔任賓州鎮官卒文年方二十餘哀慟幾絕執義自持孝養舅姑沒葬無違禮至治中品旌其門順帝時

在潛邸大書節婦二字賜之

明袁氏全州人教諭陳懋妻懋早卒子處厚方數歲袁守志不渝姑憫其年少陰使人諷之袁泣曰吾夫何辜其孤又何辜而忍使我委去之他邪且吾聞之烈女不更二夫姑脫不諒此心便當一死以從夫君於地下永樂間有司奏旌其門

余氏全州人陳仕妻生子朴未彌月夫卒時年二十五矢不二志有司將以聞命朴力辭且曰吾待亡於此爾焉用名爲嫂袁既受旌表一門有煇苟聞爲此是與競也聞者重之後建雙節坊

袁氏全州人蔣文妻年十七歸文生一男未及期文卒誓不再適孀居五十年內外宗姻咸無閒言巡按御史鈕清以其事聞旌之

馬氏全州人歸蔣輔未十年輔沒無子守志不貳紡績糊口雙目爲之昏眊都憲周公贈以詩有要識忠貞無二道采薇詞並柏舟詩又有爭似寒閨雙女婦隱然桑濮一長城之句孀居五十七年壽至八十七卒

陶氏臨桂縣令人徐駿妻駿卒於龍州陶聞訃哀毀即刺血寫詩云無兒難留婦烈女不二夫夫死無子不如一死藏之篋笥以衣飾悉遺舅姑遂縊死三日遺夢女姪曰吾心事盡在篋中啓之得詩事聞旌之

黃氏陽朔人通判黎瑞之妾瑞任新淦令時妖人作亂

聚衆劫縣取印黃臥瑞身上大罵賊挺刃砍其面流血滿地賊退得不死撫按交薦御賜珠冠不受而讓其正室壽七十而終

蔣仁姑者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爲之媒往告以意蔣曰已從夫而故弟失所非仁也勿多言遂力持父遺業盡視弟疾久之皆愈長各爲娶妻家業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高其節義稱之曰仁姑

文氏全州人伍彥銘妻年十九夫亡守節七十八卒

蔣大姑二姑全州人蔣文德女因父卒兄弟景潮年幼遂同心矢志不嫁扶弟成立俱終老於家勤於紡績置

有田産悉嘗附替四世孫蔣璧明以明經任秀水主簿作詩以贊

蔣三姑全州人蔣文絡女文德親姪也見二姊大姑二姑不嫁亦立志不適人至老而卒璧明亦有詩贊

蔣四姑全州人蔣璟塋女即景瀾孫也璟馨生一子一女父見子寡弱命女勿嫁遂守全終身克成父志璧明亦有賛

唐氏臨桂人趙存質妻夫亡時二十五歲姑老子幼唐氏養姑撫幼五十餘年守節不變成化十二年旌之

丁氏臨桂人劉鼎妻鼎亡年十九子淳甫三歲姑萬氏嵐之嫁丁曰吾命在姑與子矣不知有他堅守五十七

年成化中旌之

楊氏靈川崔穀妻年二十歸於穀穀競渡溺水楊痛哭欲自盡念夫無嗣以娠方四月不忍絕其後及娩生女族人咸勸曰女何足恃汝年少服闋更適可也楊曰世固有無恩而義不悖夫者伊何人哉況夫死顛沛無一言訣今欲再適惟起九泉與語爾自是族人無敢言者女適庾門生子發仕籍壽八十而終

義姑今大京兆約齋張公六世祖姑也張氏先維揚之興化人國初諱禮者以從龍功授淮安衛鎮撫調廣西征安南卒再傳至諱福者承襲赴京道卒遺孤爆僅六歲姑即福之妹也年十五未字依嫂氏居時家窘甚私

計不兩存乃心矢曰張氏血食繫孤孤命懸吾兩人嫂存吾去嫂去吾存居無何則嫂去而姑存矣茹荼飲冰卒撫孤以立乃收淚泣曰爾祖死邊徼爾父死道路徒以一世職之爲榮耳吾拮据萬狀存張氏不欲令若萬里赴國門蹈不測卽聖天子憐而使嗣宗職行披堅荷殳奔走絕塞既犯霧露蒙霜霰吾飲恨死不足惜宗祧之謂何遂棄武藝習儒讀詩禮之學日殷殷起至傳至大京兆先後爲郷書者十人捷南宮者三人赫然以家世傳海內嘉靖乙丑大京兆季父教諭襄上其事於朝下有司咸表曰史傳載壹德終矣有許字而矢志者是未婦而捐生也於法得稱烈有已嫁而不二者是既婦

而殉夫也於法得稱節張氏烈不捐生節不殉夫毅然以一女子冒萬死葬百苦延本宗之祀前史所未睹記爲昭代奇絕事請以義旌制曰可遂下有司以義姑旌云歸安沈桐曰義之爲道難言哉夫子曰君子喻於義而漢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宋儒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庶幾其有概於夫子之旨乎夫喻之云者直知識擬議意氣感激已哉蓋由義行而非行義順帝之則泯然相忘者也大丈夫當家國板蕩身世顛躓之死靡二若文信公輸斾航海不計利鈍苟延國脈於旦夕以自靖其心於姑事略相類義亦等埒然論習於古訓尚友於往哲所以滋茂其性靈者猶有所賴藉若姑者父兄蚤

逝孀貧不給寧春保傅之訓睹詩史之誡滿腔子純然一存孤心不復計有人間艱苦事益從心所欲而契於理所謂喻義者固若此也夫百年之事能保其必終六歲之孤能保其必立一世再世之後又能與其有賢顯者暴白之而勸有司議徽聖天子命哉苟張氏歲有麥飯統隴上姑之心怡然委順而與造物者遊矣此非正誼不謀利無所為而為者邪大京兆又為余言姑逾七袠孫曾林立日偏一室治女紅內外親皆稱視而敬張氏內範抵今稱嚴益姑之貽也嗟嗟大京兆居諫垣別杜道若無自斂歷中外從身皎然棠泉公今武平撫邁公今禾豐俱以循良組見今事國少府公復棄官歸養

矣姑所貽詎止內範一念貞淳與造化相為流通所以佑啟後賢者多矣第區區之私則願張氏之子若孫不徒行義而由義行斯為對揚於姑而稱善繼善述也作義姑傳萬曆甲午沈陽撫○按通志稱生玉生蒙簡節第節並庭平縣簡三子亦繼鄉舉其長者猶湯令襄奏請表義姑節本旨給銀立坊特祠所居旁以義姑嗣後子孫徒有官者四人登賢書者十六人

林氏禾福人梁環妻環早卒守節教子後子寶官節推侍母疾割股奉藥邑人稱為節孝之門

陳氏臨桂舉人毛瑄妻從瑄北上瑄卒子錦方六歲度不能歸葬安定門外撫孤成立紡績度日誓不再嫁其後子孫蕃衍人以為有冥報

劉氏桂林衛千戶佐女婦指揮但鎰年二十六鎰卒於王事哀毀痛號瀕死數次遺腹生子一麟家無餘貲紡績哺養以有成立後一麟官至貴州都司署都指揮授誥命享年八十

王氏陽朔令溥妾景泰間溥隨父允輔之海陽任娶王氏歸抵府江遇賊僕從皆赴水溥將隨之王氏牢執溥手賊衆力向溥仁以手遮溥仍得不死抵家衆嗟歎曰無此手則無此頂矣仁生五子後以科第顯壽七十九終

康氏桂林衛舍人尹聰妻年十七歸聰二十三聰卒遺二孤綱甫五歲紀未周歲煢煢姑憐欲奪其志哭曰姑就養子就撫忍坐視戶祚絕哉無已有死焉耳蓬首垢

面躬紡績撫二子既成立五十外忽患癱自胸及背歷歷見肺腑仲子紀業醫徧訪諸方藥不效夢中恍惚見神人授之方療之果瘥至八十一終

蔣氏玉真全州人蔣三畏女幼習詩傳通曉大旨年十七嫁儒士伍守規二年規故無子日夜號泣及葬願以身殉舅姑憐其幼寡陰諷之剪髮自誓以明寸心撫弟矩子為嗣未幾矩亦卒日率矩婦事舅姑愈盡孝敬督矩子務學至夜分不寐有司上其事於朝旌表其門

張氏臨桂庠生王蔭妻夫亡年二十五歲一子二女俱殤誓不更適人稱其節

張氏桂林衛千戶李世勛妻年二十六勛卒遺孤文山

甫七歲矢心茹苦事姑極孝臥起必偕姑有疾輒露禱
族人以節孝稱
唐氏全州人蔣大韶妻少有女德父知縣鎬重其配擇
韶婦之不數年韶卒無子孝事舅姑誓不易志毀容斂
迹終其身爲御史唐錬具奏旌表壽八十有五
馬氏靈川人唐廷玉妻廷玉與翁姑相繼物故遺二孤
朝不謀夕馬紡績自給教子習學未幾亦物故守志
如一壽九十卒
曹氏全州孝廉袁貝體妻年十七守節至八十餘卒巡
按御史黃題請旌表曰節貞操
李氏全州陳艮佑妻年十七守節至八十二歲卒御史

黃題旌表
容氏陽朔庠生王昆妻昆卒容年二十誓不更適杜門
守節四十年氷霜粹白正德間巡按錢蝶旌其門
下陋女者永福人逸其姓名正德間女將嫁適獞夜掠
其村女爲所得自度難脫身走隨紿獞曰有首飾若干
在某所當取與俱獞信其言因挾之往女見道旁焚廪
火烈遂投入以死
龔氏永福人龔澄女在室有姿色正德十五年古田賊
劫其村擄婦女五六人及牛畜而去至河龔氏語賊曰
吾不能行願得騎牛而渡賊從之乃策牛入龍潭自沉
死

蔣氏全州人進士陳珩妻珩歿無子蔣年二十五誓志
守節至六十八卒
張氏全州人蔣呼妻年二十八無子守志壽七十一終
宋氏全州人張澂妻年二十二無子守志六十七歲終
以上三氏嘉靖間守提學黃佐各爲書扁以表其閭
劉氏臨桂東人魏希儒妻年十五歸魏魏上春官卒訃
下慟哭幾絕家人屢諭之弗能止哭七日不食死臨死
謂父綱曰以冬衣殮我則瞑目矣
方氏永福舉人奈煦妻嘉靖間年十六適奈生子嘉穀
甫四歲而煦同氏赴任東安陸埠頭遘疾而卒氏年二
十親老子幼氏撫育二十八年己丑穀貢授遂安知縣

同子之任所役於東安之陸埠頭夢其夫龍語穀曰此
吾殉爾父之所也遂遘疾卒奉旨旌表
袁氏全州生員廖必懋妻年十七守節至七十六歲人
無閒言巡按御史蔡題准旌表
廖氏全州舉人唐汾妻年二十六夫亡無子家貧守節
至八十歲卒巡按御史孫題准旌表
陳氏名壽姑全州舉人陳雲鶚次女年十二隨父任曲
江致論父病危篤醫藥罔效姑泣血不已默禱於天割
股救父父疾頓痊尋疾復作卒於官事上院司給扁旌
獎曰閨秀流芳曰湘灘孝女
唐氏全州蔣季遜妻夫早卒唐孝事姑訓子獻奇成名

仕新興知州總督旌其門曰冰操榮壽年八十三終
伍氏全州庠生蔣季蔭妻夫年二十而卒氏青年守節
教子守恭成名任盤山知縣諸孫皆儁發年八十八卒
秦氏臨桂人唐承宗妻年二十二喪夫哀痛幾死指天
自誓孀居六十餘年始終如一御史髙應芳旌之
費氏臨桂庠生周紳妻年二十二紳故無子衆諭以改
適費曰吾夫死不瞑目者以姑在也既不能相夫以顯
親復不能代夫以養親將何以見亡人於地下況蹈禽
獸之行耶廿茹淡泊事姑十餘年紡績以供朝夕姑歿
葬祭以禮御史髙應芳朱炳如並扁旌之
張氏灌陽庠生唐應星妻貢生張鑑女也隆慶五年古

田猺賊亂肆刼全灌張年二十一歲爲賊所獲厲罵不
屈賊怒揮刀腰斷之崇禎六年巡按畢佐周疏聞詔旌
其閭曰烈節
易氏義寧人易華女所居大塘村一日賊突刼本村掠
易與諸婦女將去易恐遭賊汙堅不行或有勸者易曰
吾必死死他處不如吾村賊無以強因害之
謝四姑全州謝椿之女許配灌陽呂茂禎年十七未嫁
禎病沒訃聞一慟而絕救甦明日縞衣白父母請得詣
其家持喪不許遂遁爲位薰沐哭靈朝夕上奠不數月
竟以哀毀卒司李連繼芳旌其門曰全節
李氏義寧石崇安妻年十九夫亡氏自誓不再醮堅貞

不渝人莫得而議之年八十而終
蔣氏全州採花舒弘志妻光祿卿蔣遵箴女夫亡守節
奉旨旌表建坊曰詞臣貞配
鄭氏臨桂人敎諭劉璋妻璋有一妾鄭處之坦然璋卒
於官子三省方四歲鄭與妾曰家貧子幼吾當爲夫養
子汝意云何妾曰官人既不幸夫人即所天生死以之
豈有他意鄭遂與妾同護喪還舟經全州三省偶墜水
鄭即赴水救之妾忙挽以上並得不死比歸兩人勤女
紅敎三省學稱雙節云
朱氏臨桂人何與管妻年二十二夫死朱痛絕數四時
長子甫三歲次子尚遺腹家計甚窘朱矢志守節事翁

姑克盡孝道朱清玉撫人無間言年六十二終
張氏灌陽人軍人馬辰妻生二子夫歿張年二十有二
守節逾五十卒
舒氏桂林中衛舍人榆之女年十六歸於本所應襲千
戶劉宗宗卒舒方二十一歲有一子曰國泰在襁褓舒
慟哭幾絕或止之曰大人甚少胡自苦若是耶氏厲聲
曰氏所以不即逝者以繼姑幼明在也生爲劉婦死爲
劉鬼而已獨處一室惟勤紡績撫孤而致之雖諸娣姒
非大故不相見事繼姑以孝聞行年六十四志節皦如
蔣氏灌陽人適庠生唐東昇生子鼎纔三月夫卒蔣矢
志守節奉養舅姑延師訓子課讀常達旦後鼎登賢書

以名宦著天啓五年伏闕陳情下巡按延大成疏請旌
其門曰貞節
周氏全州儒士曹學禹妻年十八矢志守節壽八十五
卒崇禎七年奉旨旌其貞節
彭氏桂林人闕帱宗妻闕死彭方二十歲姑老家貧子
幼彭誓守節勤女工贍養姑病割股煮粥以進姑遂愈
持身嚴肅諸親罕得見面義方教子竭力葬姑崇禎十
二年彭年七十巡按左永國奏請建坊旌曰節孝無雙
有司歲給米帛年九十八無疾而終
謝淑端全州龍安太守謝天命女適庠生滕愈潮年二
十二明末為亂兵所執不辱攜二子一女投昭平江中

唐氏全州壬午舉人蔣拯世妻明季之變爲郝賊所掠
富渡河賊抱氏馬上同渡氏奪刀自刎時年僅三十
伍氏全州蔣維蕃妻夫卒氏艾年守節時値亂離艱虞
顛沛中能拒侮守志撫孤成立年六十八卒
唐氏灌陽唐世蕓女適庠生蔣維藻明末夫婦同被亂
兵所擄行至拱橋上亂兵欲拉藻別去唐顧藻大呼曰
吾不即死者以汝偕也今何往遂躍投江流藻亦從溺
鄧氏灌陽庠生唐納侖妻全州鄧廉維女其妹爲庠生
唐之燮妻明末被亂兵所擄閉倉中尋驅衆婦行鄧氏
二人誓不從相持痛哭罵投崖下兵怒揮刀兩刃之

柳州列女

明簡氏雙節者俱馬平人曰李氏福建布政司經歷簡
文之妾文有女曰元贅向吾智爲婿文與正室郝氏連
卒於官二婦與二孤輔弼扶櫬以歸道至深定遇賊吾
智與賊抗溺水死李被執輒解囊出白金啗賊且曰此
外惟身一死可耳但乞不驚兩幼子足矣語畢遂投水
賊亦嗟惋以去李漂附岸得不死收吾智屍并載歸李
撫養二孤死亦與相依不他適後輔成進士弼鄉舉給
事中徐文溥爲作簡門雙節傳
徐氏武宣人黎金妻夫卒撫遺子景後領永樂鄉薦景
逝妻張氏王氏俱堅志守節
覃氏融縣人甘長壽妻善事舅姑年二十五寡居屏去

服飾終身無二志初長壽歿覃方娠生子昆後有二孫
正統間旌之
湯氏馬平庠生莫鉋妻撫孤寄後任推官賜有坊表
宋氏賓州人宋禮女適舍人甘成夫逝撫子霖後任柳
慶參將正德間旌表其門
謝氏羅城人太學生謝榮女正德初蠻寇劫其里見謝
有殊色爭與以行欲妻之謝罵曰我何人家女肯與爾
輩居即取刀自殺
陳氏賓州人舒錦妻年二十二夫亡遺子泰方二歲孀
居二十餘載鄉人不識其面國學戴生者求爲配氏堅
拒之子泰長力學以明經任長樂司訓迎母祿養年八

十四卒

陸氏馬平人殷傑妻傑死氏年二十二未有子鄉人聞其賢有將委禽者其父母許之往語以故陸曰父母使爲殷家婦有年矣何忍負而之他也惟有自盡而已父母不敢強聽養從子轍爲子壽八十餘乃終

廖氏賓州人吳道應妻十六歲歸吳逾年生子吳能方三月道應病卒廖哀毀幾絕舅姑諭以存孤爲重始勉自抑矢志守節歷八十五歲奏表其門

呂氏馬平庠生劉小卿妻撫孤勵節賜有貞節上壽扁額

羅氏融縣人龍居德妻猺劫携塘村得羅悅其色驅之以行羅伺間投水猺出之傷其目固不肯行猺怒支解之

梁氏武宣所舍人王柄妻梁人梁高女也柄與梁年十八家甚貧誓死守節晝夜紡績自給遺腹生子用賢長補縣學弟子員用賢又卒遺孫肇伯尚幼梁又育之襲祖千戶職卒年七十有五人無間言

蔡氏三妹四妹者洛容人蔡瑤女也三妹適衛本紀夫亡歸依瑤四妹許嫁潘仁尚未行嘉靖中以征田州調永順保靖兵其兵所經恣淫虐所居姊妹出走兵望見逐之兩人計不能脫相携墜崖三妹即死四妹舁至家踰日卒

鄧氏馬平人初聘於莫門未嫁夫卒親欲奪其志遂服莫門聘服自縊

許氏馬平人適副使王化先時化爲廣東平遠令地方多賊化寄妻孥於會昌督兵勦賊所向無前賊懼使人來會昌曰王平遠陣亡矣許誤信拊膺大慟遂自刎死後部使者上其事賜有坊祠

許氏馬平人適上事陳原道夫歿觸棺死賜有坊祠

黃氏馬平人俞璇妻年二十六守節育子暨孫壽六十二歲終有坊額曰節無兩世

李氏馬平人許聘朱純未嫁而夫亡氏以處女守節至五十六歲終人無間言

呂氏馬平人諸生劉濟仁妻年二十濟仁卒子一在襁褓一尚在腹家貧其里貴有欲娶者兄弟更勸改適呂怒曰人各有志何用相逼以頭觸柱血流被體兄弟不敢強守節六十餘年

許氏馬平人鄭良棟妻年二十六棟卒甘貧守節撫遺孤永祚爲娶吳氏永祚卒吳亦守節值姑病割股以奉巡按稿旌曰一門節孝

盧氏馬平人敎諭唐良傑妻遇賊投池死

王氏春姑祁姑柳城王士翹女未字因土寇作亂同服斷腸草死

吳氏賓州庠生謝應彬妻彬亡無子氏堅志守節崇禎

初巡按旌其門

余氏馬平人徐保泰之母年二十四夫死侍姑曹氏守節六十二歲終有雙節坊

廖氏馬平庠生葛若惠妻崇禎末土賊破城氏被掠投河死

王氏馬平人孫張林妻明末夫婦俱爲兵執夫被殺氏抱子投河死

鄒氏馬平人龍偕熊妻明末避亂甯村獞佃作叛偕熊投潭而死氏聞之亦投潭死

秦氏馬平生員秦聯瑜女年十五明末被亂兵擄及渡河罵賊投水死

慶遠列女

明汪氏慶遠衛舍人王凱妻年二十二歲夫羅大辟被箠肉腐汪氏朝夕入供湯藥弗能療夫將死曰汝年少可更適人汪氏泣曰夫之不幸妾之不幸也脫不能生願相從於地下矣夫益危度不能起乃告公姑曰夫死妾不忍獨生幼女幸善撫之俄頃拊牀扼吭而卒

蔣氏名妙慶宜山民蔣廷璉女及笄歸莫朝宜領景泰癸酉鄉薦卒時年二十二撫其孤莫驕翁姑哀其幼寡將嫁之蔣氏執義不許以女工自給訓驕業儒應貢亦卒蔣率其婦躬勤苦撫育三孫自滿自廣自矜皆成立年七十而終

張氏名妙恒慶遠張琳女天順間適右所舍人宋洪生二子尚仁尚志成化丁酉夫疾瀕危張氏刲股肉和羹療之稍蘇既而氣絕張氏欲與俱亡家人勸之曰汝死則二孤難活是絕夫嗣也張氏勉女工撫二孤尚仁襲百戶尚志補庠生自夫歿足迹不出戶外年五十三卒

劉氏宜山人彭泉妻泉出商遭賊死劉聞哭謂妯娌曰夫亡誼不能獨存幸善事姑以其餘覘汝姪女吾死足矣仰閉門自縊諸婦往救氣未絕從旁護視者密劉乃不飲食亡何見喪至劉往迎且行且哭因嚙舌而死

彭氏宜山都嶺里民王尚忠妻慶遠衛舍人欽之女年十八歸尚忠姑孫氏老失明彭起坐必扶持之凡衣服

飲食躬奉以進歷三四年尚忠尋充都司承差携彭與偕居司解傭四月每思其姑輒垂涕未幾尚忠奉差之京因乞假送彭西歸舟次落貝灘遇兇渠梁萬王葦二十餘賊突出行劫見彭色美遍逼欲擒之尚忠素勇左持旂右持鏢與賊相持時身中數鎗躍水死賊拽彭登岸慰之曰汝婦人決不殺汝可無死卽令賊黨數人守之彭復入舟取其貨彭泣曰夫死我生何爲遂投水死賊大驚皆逝去越數日尚忠父琛往覓其屍下至里隆灘二屍並浮水上顏色如生

李氏宜山嘉靖辛卯舉人馮翰妻年二十七守節家貧無子勵冰霜之操有司扁其門曰貞節

平樂列女

南朝蔣氏臨賀人嶠鍾籌生二子士雄士略仕陳持節帥嶺南陳主慮其反覊質蔣氏於都尋遣歸臨賀既而虞子茂作亂遣人召士雄蔣謂士雄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士雄不敢從亂陳主聞而異之封安樂縣君

宋莫荃恭城人周渭妻渭苦劉鋹政繁賦重避地北走上書官至轉運副使方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遭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朱昂爲著節婦傳

明林閨善者富川人林棟女年十六有美色未嫁適遭

賊剽掠所居閨善出走賊擁之去閨善泣不行賊負之背閨齧負者乃棄之地欲汙之隨脅以刃曰不將斷頭閨善罵之曰賊奴身從汝碎不從汝汙何論斷頭賊憤甚刃亂下竟支解焉

黃氏恭城人周萜之妻隨夫任廣東龍門學諭因姑徐氏年老與夫訣願回侍養至白沙冲口猝賊劫舟欲汚之斷臂不屈罵賊竟與妾李氏姚婦阿曾遇難其子周猝被擄入巢後贖出憫母死陳情當道旌之

雷氏四會人歸陳仲鑑居賀之封陽墟正德間上下峒諸猺亂大肆焚劫見雷姿色擁持之以行至五顯廟欲汙之雷伏地罵不絕口賊脅以刃罵愈厲賊怒殺之

蕭氏富川人蕭能女年十八歸余晨未幾晨卒無子家貧矢志自守年踰七十人無間言正德十六年賊入南關氏遇害聞者憐之

周氏恭城人周良彪女年十六適常有德越二年有德死無子家故貧姑強之改適劉氏泣曰姑有叔可以奉餘年妾未亡人耳盡以簪珥遺其姑獨與母相依歲時返拜姑於堂姑今乃已如此者五十年

毛氏富川縣毛倢女歸劉玉明年二十六夫卒誓不再適撫二子天祈天祐及長俱邑庠生祈娶羅氏祐娶吳氏相繼卒羅年二十五吳年二十六咸不嫁與姑相守終身無間言知縣胡一誠表其廬曰一門三節

黃氏荔浦縣諸生黃銳之女劉欝之妻也欝早夭氏年方二十五歲撫育幼孤誓不改嫁有惡少戲之氏厲色曰汝能保而之不死乎汝欲而妻之淫人乎撫膺大慟少年慚愧而去壽七十八終邑士民敬慕之

常氏恭城人常汝敬女年十八適尹監賢未幾監賢故父與其舅憐之謀奪氏志不可得乃陰許人舁者至門促之行常氏竊負其子之監賢葬所欲自殺鄰媼奔救得免自是父不敢復言饑寒迫骨人不能堪而志操愈

劉氏名顯姑賀縣劉政之女尹珠之妹也及笄父兄爲擇壻無中選者顯姑曰吾命也願終身不嫁閨壼嚴肅

凜然如烈丈夫壽七十有六人呼爲貞女

袁氏賀縣百戶袁錫女年十七嫁千戶房繼先生子毓嘉靖三十一年繼先死袁年方二十六撫子成立堅志不渝萬曆三十年題准立坊旌表

毛氏賀縣人毛顯達女年十七嫁黄軾生子獻孫僅週歲而夫死毛年二十四勵守苦節堅貞不渝萬曆三十一年撫按旌扁

陸氏賀縣鄉官陸儀女年十八嫁生員江中耀甫七年夫死無子陸氏誓不他適節凜冰霜院司長獎

歐陽氏成州守歐陽經女適平樂郡庠生莫希夔夔死氏方二十一歲矢事繼姑郡孝廉纂其賢以聘禮進氏

怫然盡擲之堅志苦守繼姑終所餘產屋盡爲族人侵占氏結茅以棲紡績自活茹荼幾六十年乃終

蔣氏賀縣人蔣悅女年十六歸於吳勉仁夫故蔣年二十一矢節撫子院司表獎

彭氏平樂縣百戶徐時濟妻年二十四夫卒無子居夫喪三年日哭夜止宿府江道後及五旬餘每週生忌二日猶哭府江道翁汝進奏之朝旌表其門歲給米二石帛二疋壽七十五終

朱氏平樂縣廩生莫甍妻年二十三夫卒子弘勳教之成名中萬曆戊午鄉試有司奏聞建貞節坊

蔣氏恭城明經蔣敬軒女適庠生張懋生生二子夫死敬軒聞以意諷之氏泣曰女以二孤在莫能殉夫地下愧甚矣尚翁爲之不若那命之不淑乃至於斯安有身出禮義之門曾不能以一姓終也屏膏沐斂言笑辟纑撫孤形影相吊者數十年如一日壽七十六終

周氏恭城周裔輔女適費循規夫死氏年二十哀慟欲以死相從姑姪姊勸曰若如此其如五十日之孤何始強起飲食孝事翁姑和丸課子苦節三十年終子章領崇禎丙子鄉薦

常氏恭城常有文女年十八適周興鄭越六年夫故生一女舅姑憐其少強之改適氏不從堅志守節孝事舅姑撫幼女歷四十年內外無間言

梧州列女

明龍氏藤縣人王克妻克卒龍紡績養舅姑姑母憐其少諷曰此身既爲王氏婦矣焉知其他永樂間詔表其門

劉氏興業人楊四妻年二十四楊卒有富商聞其美欲奪之啗以財劉矢志不二逮之獄脅以必從劉服毒死

李氏名妙容岑溪縣人年二十適舉人羅章章赴南宮卒於途李哀慟垂絕姑老事之曲謹里人嚴定求伉儷李忿恚服毒藥幾死力救免知縣陳琦聞而賢之賑以粟帛

鍾氏蒼梧人阮應稱妻年二十喪夫家貧甚力撫遺孤

守節不二
林氏容縣人覃泰妻年十八歸泰泰卒林不再僱家甚
貧紡績自給前後直指使者四旌其門
李氏懷集人莫瓊妻年二十四瓊卒生子源貧甚李守
節養源源娶又卒撫幼孫觀貴更相爲命終始無間
蔣氏懷集人靖州知州蘇忞妻正統十四年年二十六
忞死於寇無子蔣矢志終身夫忠婦節人以爲難
徐氏博白人李啓東妻成化間龍山賊攻陷縣城徐被
執欲汙之徐罵聲不絕賊殺之
李氏博白人秦健妻年二十健亡哀毁喪明父母憫其
無子諷再適終不可奪孀居五十餘年人無間議

譚氏蒼梧舉人歐良妻良死年二十二無子以死自誓
孀居四十餘年清節無玷
黃氏博白人黃仕慶女年十八歸秦思誨舉一子三歲
思誨卒黃年二十一哀毁骨立矢志不易弘治三年督
府黃公紱旌其門
石氏蒼梧人尹世雍妻知縣石瓘女石歸雍九載雍歿
無子家貧甚或勸石毋自苦石叱之姑亦早孀姝嚴厲
日紡績奉甘旨時人稱爲雙節
麥氏蒼梧人劉濟邦妻劉病篤麥知其不起預爲二棺
劉死麥即日亦經死
梁氏蒼梧舉人李實妻年十九而實死遺腹生一子撫
鞠至於成立事姑甚孝姑死貧日甚而節愈堅後子又
夭子婦他適梁撫其孤備極慈愛鄉人以比李密之祖
母云提學副使周孟中聞而賢之獎以羊酒知府張吉
亦給以布米
謝氏陸川人朱文盛妻正德七年妖賊李通寶犯城獲
文盛綁置木上索其贖金謝度無所措而姑與夫在可
以撫幼兒不若以婦代夫姑兩難之謝氏毅然往紿賊
曰夫所實藏妾不知其所願以身代夫取銀贖妾賊利
其財且將漁其色遂許之久不至賊欲汙謝謝大罵賊
曰癡奴吾出吾夫耳賊怒臠謝
阮氏蒼梧人廖紹麟妻年二十三而寡子在繈褓誓不

二志家貧勤紡績以撫諸孤鄰舍火起延燒其居將夫
柩在殯氏募人遷徙至中門棺縴忽斷烟燄蔽門幾及
於柩氏慟哭願與俱焚大反風火及中門而滅
陳氏懷集人梁可珍妻年二十三珍死守節不移
鄧氏懷集人陸滿妻年二十四滿卒秉心冰霜始終不
渝
李氏懷集人袁聘妻年十八聘死子鯛甫一歲家貧親
鄰有危之者李曰命也更復何適年八十六始終一節
吳氏興業人黎文明妻嘉靖間文明之雲南佐縣卒於
官六載不能歸櫬滇人蔡葬邑傍吳日夜號泣鬻簪環
衣服不憚萬里往文明葬處啓棺易殮以歸時憲司李

公文鳳哀而恤之始獲歸撫遺孤卒見其面直指朱公
按部旌霜以表其節直指黃公亦給粟帛焉
龔氏北流人李以弼妻年二十四弼卒衆憫其少欲令
再醮龔以死自矢事舅姑撫幼子閨門貞肅始終弗渝
李氏藤縣人胡英妻英死李年二十五無子誓不再適
事姑生養死葬以孝稱督學黃公佐旌其門
莫氏蒼梧衆人劉思聰妻思聰授程鄉縣教諭赴府爲
賊所執莫聞撫膺嘔血死邑人士憐之爲立貞烈坊於
程鄉學前
梁氏懷集人生員梁敏女嫁李洪嗣會賊衆破寨梁氏
被擄賊携之行氏曰我父祖詩書禮義之家豈從汝賊

求生乎大罵不屈賊怒抽刃來殺氏伸頭迎刃曰早得
所矣邑人咸稱其烈
梁氏新姐鬱林氏梁英女年十七嘉靖乙丑流賊王道
通剽掠鄉邑入貴平梁氏被執欲汙之梁曰首可碎不
可辱也強扶乘馬盤足不就厲聲罵賊折其齒復罵不
絕口即被害死越宿其容如生所聘夫至撫屍大慟然
後殮日聞者莫不哀之萬曆十六年奉旨旌表
何氏興業人譚貴妻年十八貴喪何號泣幾絕及殯遷
棺大慟欲死殉之衆救獲免誓不再適念夫無子請於
舅姑立幼姪譚汝試爲嗣以奉夫祀撫養教訓勝於己
出汝試後中萬曆壬午解元

梁氏陸川人生員麗文何妻明經爾卿之媳年十九
失偶誓志矢節媒氏逼嫁不從服毒死有死節行狀
傅氏懷集民潘聰妻聰客死於外同客者以其骸骨歸
傅氏抱之號哀幾絕及葬傅曰吾必從吾夫於地下遂
縊後園樹鄰人往救不得死衆去乃歸縊於寢室諸親
爲具棺斂合葬夫焉萬曆六年御史李遵官致祭額德
黎並作節婦吟以哀之
黃氏博白人趙伯常妻年二十二夫卒生子甫三歲清
苦守節家貧紡績以撫育孤子孀居四十餘年七十
六歿而終無瑕可議人皆賢之
許氏博白人程嶧昌妻年二十一夫死遺腹一子家貧

守貞豪有力者欲奪志咸拒絕之年八十當事數旌獎
有詔豎坊
吳氏鬱林人衆人陳所蘊妻年二十二蘊嘉靖辛酉會
試道亡哭聞計旬日不食欲死殉姑諭止之事姑三年
姑憐其少無子欲適之哭引刀自毀其貌姑死貧無以
葬拮据襄事數爲旌表萬曆二十年有詔豎坊
李氏懷集人梁允珩妻珩少聲廢病卒氏年二十七矢
志相夫和熊訓子其子杲司訓寧化文行優裕爲閭所
宗氏性嚴肅至耄年諸媳有少不儉約立杖之年九十
七一日呼子孫數十人齊集訓諭曰我守節七十年始
終如一日今厭世矣可熱水潔身以行入房浴畢飾服

命椅坐閉瞑矣世人異之

林氏懷集梁起潛妻夫卒氏年二十四撫孤力紡績父母以家窶年少勸其再醮氏誓死不從教文子儲英有聲黌序諸孫林立人羨爲苦節之報年八十七終

萬氏滕縣人林俊妻年二十六林卒孀居三十餘年姑八旬餘侍奉克謹鄉無閒言

冼氏博白人李日新妻夫歿氏年二十二矢志自守遺孤甫週歲相依爲命奉還竪坊

屈女者容縣人屈瑆女也年十六受甘禮聘未嫁而禮亡父母相繼物故屈卯抗節以女終身萬曆十五年奉詔旌其門

潘氏容縣人潘泓女封仁廉妻年二十五守節萬曆三十年三院旌之

潘氏容縣人潘龍駿女年十六適生員楊允齊歸七日而齊死潘矢志孀守閫範肅然萬曆四十五年三院旌之

鄧氏懷集徐葵妻葵死誓志守節年方二十有四撫丈夫子二和熊光訓之長應坤以萬曆選貢判嘉定州壽九十餘知縣謝君惠旌其門曰貞慈裕後

于氏懷集張雲翔妻萬曆初嗣徭嚴秀珠反雲翔從堂兄百戶張大經進勦陣亡于年二十三舅姑垂老子中美僅三齡日紡績以備甘旨夜燃薪以課誦讀既而舅姑速喪悲苦彌深于貞操益勵後中美著聲黌序孫應熊登崇禎己卯賢書于猶及見卒年八十知縣李盤旌其門曰貞操餘慶

何氏懷集人貢停宗妻年十七適停宗甫一載而夫歿遺腹子成霖何上奉孀姑下撫弱子家貧惟一婢種芋代餐姑至八十餘歲卒子學成游庠序氏卒年七十有四知縣李盤旌其門曰節炳懷陽

譚氏蒼梧人何宏妻年十九宏卒欲死以殉矢不再適事舅姑至老白首完瑜鄉評重之有指俞公旌額曰貞慈潘公旌以金帛爲天啓二年詔建坊旌曰貞節

陶氏鬱林人忠烈陶成之孫女庠生鄧日孚之妻日孚鄉試倒至府江溺死聞訃陶氏不食絕粒半月不死遂將衣飾盡行燒燬號泣三載及葬穿二穴誓死相殉束髮跣足閉門兀坐衣素食蔬村絕親戚且無子女而持節彌堅天啓二年奉旨旌表

蕭氏北流人黃紹遜妻年二十三守寡撫訓孤子煥遊泮早逝煥婦黎氏與姑共矢柏舟知縣楊林芳贈額旌獎

胡氏北流人龐穆妻年二十二而寡誓不再醮撫子省身年方七歲長娶媳李氏未數載省身復早逝李年方二十五與姑共矢靡渝撫二孤紡織自給教子讀書知縣楊林芳贈額旌獎

譚氏女顯姑懷集人値山寇劫掠女年十七有姿色私言於嫂曰我斷不受賊辱有死而已過石橋乘空跳下寇見死矣携嫂去未幾家人贖嫂同詳言其死狀尋屍得之

潯州列女

元脫脫眞潯州路守臣花赤赤八哈納武德女也貴州守達魯赤花相兀孫知貴州聘脫脫眞爲室年甫十八相兀孫死脫脫眞誓以同死飲清水旬日餓死廉訪司僉事賈𨶒具奏立碑表之至今尚存貴縣儀門

明何氏貴縣人適庠生蕭韶每夜供燈伴其夫讀勸於紡績易米菜爲內助韶領永樂丁酉鄉薦會傜賊攻城

韶走溺死何少且無子有媒妁誘其改適何輒正色大罵十餘年閉戶不出有司將褒賞旌之何曰從一而終婦之常也何以勸爲事遂寢

葉氏桂平人庠生呂藩妻年二十三生子未閱歲夫早世遂剪髮誓不嫁家貧甚與姑相倚奉養備至嘗誦女論語而法之姑寢病衣不解帶及逝損衣飾爲棺殯有豪欲強娶葉大慟曰未亡人耳可更適邪遂斷一指昏復蘇豪懼不敢奪子應兆補郡庠生葉年九十三卒御史唐鍊撰節孝傳扁其宅曰節孝流芳

朱氏桂平人黃瑾妻年二十生一子甫三月而瑾卒朱撫孤事舅姑孝敬之風氷霜之操過於流俗子雲長由歲貢爲東莞丞孫尚賓由歲貢爲仁和丞曾孫之奇之艮皆由貢爲教職繩繩相繼人以爲孝節之報

陳氏桂平人年十七適千戶吳勳甫二月從征歿於軍訃聞陳慟絕閉門求自經家婢覺而守之孀居無倚堅貞自若當道給米倖優贍終世

朱氏桂平人歸於陳節早世無子朱方二十餘歲有欲奪之者斷髮以誓立族子爲嗣卅餘守老卒之日有司遣禮致祭

梁氏平南人衆人梁堅女適楊元輔早寡貞孝稱列女傳有行義梟之者欲奪其志厥父心亦有焉梁乃素食滅容日焚香事佛卒不可奪年八十九而卒

姚氏平南人適庠生趙鳳年二十四而鳳歿家貧無倚獨居一室紡績自養絕足不出戶鄰至感憐而周之止聞其聲稱謝未嘗面也知府王貞吉遺之粟帛扁其居曰節婦

李氏桂平人周節妻適夫三年夫死無子事公姑以孝聞貞潔自操有郭恭戎聞其姿色欲娶之毀容以拒年二十守貞至五十四而終事上撫軍嘉獎

陸氏桂平人受聘未嫁而夫卒陸氏悲慟久之父母欲別議婚陸氏泣對曰古人解劍懸墓特盟諸心耳矧夫婦大倫可以生死易心乎以終身誓竟不能奪年八十世曰貞姑

朱茉莉貴縣故長吏朱澄妾澄卒茉莉年僅二十欲自絕以從有邑豪欲奪之且倚官勢相逼茉莉度不能免泣訴之嫡母彭氏遂縊而死嘉靖中知府王貞吉爲文祭之

李氏桂平人甘坦然妻適夫半載而喪無子誓不他適屏去鉛華終身不御年八十餘卒萬曆中旌之建坊

南寧列女

明蔣氏橫州人肇慶府同知珪之女也永樂庚寅適楊氏楊瑞時年十八未及期瑞病卒哀毀幾絕服闋姑憐其少欲嫁之蔣曰夫亡姑在願事姑終身若再醮以遺不孝不義之名非人類也守節五十一年而終

劉氏南寧人劉裕女年十九歸黃聰生子正甫期而聰故哀毀幾絕事姑撫孤誓不二志正後領鄉貢任嵩明州同知廉能有聲人以爲賢訓所致孀居六十餘年氷玉之操始終如一年八十二而卒

陳氏永淳人李序妻年二十七序卒於京氏哭絕復甦扶柩還獨守一室至戚莫見其面孀居三十餘年弘治十三年本縣旌以扁

李氏南寧衛舍人李椿女舉人閔采妻年二十二夫亡無子誓不他適志操確然嘉靖二十六年有司上其事巡按徐南金檄府優貧贈幣旌其門

王氏永淳里民何燦妻年二十七燦沒無子氏誓守節家貧力食始終如一內外無間言事舅姑以孝聞年七十五終

王氏宣化縣生員王煦女適舉人鄧繼魁繼魁赴試病亡氏年二十有八無子聞訃痛絕迨輿櫬歸氏潛縊塘中賴親屬救甦誓不再醮足不踰外戶崇禎間旌其門

梁氏武緣人梁容女嘉靖三十七年八寨賊出流劫忽犯其家將之以去且欲奪梁耳金鐶梁潛以質擲中賊叱曰爾身已屬我何惜環也行至村前木棉樹下抱木號呼賊曰爾不畏死乎梁曰人誰無死縱畏之不能免也賊知不可奪恐兵至遂殺梁越數日尸仰如生手

中金環握持尚存

蕭氏宣化人蕭聰女適南寧衛左所舍餘陳剛之子夫亡氏年十九矢志不移坐臥一樓足不履地者數年孀居沒齒人無玷語有司奏聞旌表其門

甘氏橫州民女歸永淳舉人陸紹科早沒年二十五矢志守節撫孤子傑入成均隆慶間知縣張治具核實表揚

劉氏南寧人陳清婦也生子節判璟已而夫溺於江乃抱璟慟毀矢志弗二力貧茹苦篝燈紡織以詩書教子子爲德慶州官死於王事母之教然也孫大經大綸登科第曾孫起耕援登鄉薦人以爲母德之徵

劉氏上思州人目民黃旻妻年二十七旻調征古田死
於戰壘劉悲念兩髦誓不醮二庭採歷辛艱誨二子曰
和日暱讀書成立不幸二子阿婦相繼淪逝益悲時命
之窮復鞠孤孫德裕就學有司給扁旌之
鄧氏宣化生員朱璵妻蔣氏宣化生員張羨妻李氏宣
化民劉璋妻各夫亡皆青年孀居守節無瑕兩學諸生
上其事郡守方晉旌表其門
李氏宣化人蕭相妻相登萬曆己卯鄉薦任貴州司李
卒於官訃聞李誓不獨生引刀自刎幸而救免時年二
十有五事聞建坊表孀居五十餘年壽七十有七御史
呂岡南錫以扁曰完節天留

錢氏橫州民女歸永淳張子麟時年十八麟卒氏撫孤
應斗孀居萬曆間御史蕭奏聞給銀建坊旌表
潘氏隆安人黎善明妻年十六適明止生一女明卒氏
年二十入家貧茹苦人常諷以改行號泣拒之秉節終
始無瑕壽七十二終
黃氏隆安人李秀穀妻生二子年二十五穀卒家徒壁
立紡績以供樵蘇長子死撫次孤底於成立安貧守節
冰玉無瑕壽六十九終
林氏隆安鄉官林正康女生員趙福鉉妻年二十二無
子夫亡誓不再醮縣尹賜額旌表年七十終
黃氏隆安鄉官黃守正孫女生員郭之棟妻年二十四

夫亡守子孀居邑令余與賢賜扁旌表年七十七終
谷氏隆安人陳志妻年二十六守節壽至百歲邑令余
與賢旌賜百歲扁額無病而終
蕭氏宣化人尚書雲舉之女適舉人馬之驕驕亡氏年
二十六無子自備衾棺絕食七日死於夫柩旁鄉人聞
之無不流涕縣賜扁曰貞烈
夏氏南寧人夏日敎女適指揮弟錢象乾生子有自甫
三歲象乾卒夏撫孤成立為娶媳黃氏無何有自又卒
遺一子姑媳孀居撫孤孫為中承襲指揮崇禎元年道
府旌表扁曰姑媳雙貞
豐氏武緣人年十三適諸生王旒旒早卒豐苦節屹立

養姑畜幼富家有謀婚者所親以為言豐正色拒之守
節竟終其身
宋氏宣化人鄧尊素妻年二十七避亂羅陽土縣夫先
出城賊勢漸逼度夫必為賊害及城破氏嚼舌而死後
三日夫往瘞之顏色如生
楊氏馴象衛處士楊芳女永樂甲辰適衛人徐銓甫三
載生一子名潔方五月銓以疾卒楊年十九誓不再嫁
撫孤成立守節終身年六十五卒子潔哀毀逾禮三年
不離墓廬罕御酒肉不脫衰絰人稱其能報焉
黃氏馴象衛者上黃洪女適陸敎授子堯臣甫七年堯
臣送父赴部卒於南安且無子黃氏朝夕哀毀誓不再

嫁撫姪為嗣年五十餘卒

太平列女

劉氏崇善人黃信妻幼與女兄甚相愛及嫁不忍舍相過無虛日信死時劉年十九子一更幼女兄勸之嫁劉已含怒不應明日至復從容言之劉涕泣哭拊信靈誓不與姊相見情愛遂絕信弟黃益亦早卒子幼妻程氏以死自誓與娣姒皆首以雙節稱

思恩列女

李氏思恩土司所總承廢沐妻年十七歸沐家徒四壁晝夜紡績姑性嚴令恒勸沐愉婉順親志沐沒年二十四欲以死殉姑勸之乃止孀居五十餘年巡按御史朱炳如旌表

歸順列女

李氏土官李琛女適歸順州土官長子岑瑤瑤為其弟所殺李氏年二十七復於父打家父母強之改適不聽李氏婢四五十人馭之甚嚴晝夜常鎖外戶不使與男僕相見夜明燈坐中堂督婢環之紡績至雞鳴乃鎖門而寢晚年操守益嚴

粵西文載卷七十二

粵西文載卷七十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墓誌

懷集林府君墓誌銘

宋　鄭俠

君諱絢字伯素少敦敏順悌其交不妄而篤於好善閉其戶以讀書為文至忘寢食年未弱冠以俗秀發以是有稱于鄉間同母弟釋與君皆名在場中同日擢第君之教也釋得潭州長沙尉潭據荊北之衝商旅舟車之所會而介於湘衡之間重辭綿林巨盜依之久為民害州縣追捕其黨累歲不獲君至為設方略皆中其策不期月擒首黨於是衡湘之間無留寇矣會曲江余

襄公臨鎮錄其勞於朝以遷萬戶簿襄公以為賞太薄也再為之條奏又舉其才周可試一邑君勤於奉公而廉於進身以為君命也安有厚薄為人臣者不稱是懼何暇於擇故不復自敘乃以前恩改授賓州領方縣兼令遷桂州修仁令君志尚高潔其臨政惠愛撫循其民而教之以善猶子弟也故所治稱治部司審其能交章論薦若余襄公李公師中皆深器之以二公之所舉則君之為人可知矣修仁之任歲滿當改秩未及代以母張氏喪歸服除差韶州恭城令君以先府君之老懇求便侍不獲明年又以先府君喪歸瘠毀而累廬居以終變耿耿有餘恨經年始領端溪之命既受代以疾終於

官所享年五十有九君廣州懷集人也五世祖某嘗爲
劉氏相所作懷州大陂氏溉田數萬頃民到于今賴之
故君之家世居于台儻城之西祖某父漸皆不仕母臨
賀人吳氏君五歲而母在張氏於君繼母也君性至孝
事繼母如親故張氏愛君甚於己子君與弟鞏及女兄
尚書屯田外郎別君之室皆吳氏出也鞏官至桂州永
寧令先君而亡繼母弟紓未仕娶臨賀陳氏男二人長
俊民次天民女三人長適臨賀陳蒙次嫁于剛果甫次
蒙泉巨汶先君之子弟皆以儒爲業而姊妹女子之適
人者皆衆士其爲於好善而不亥变者於是信矣其在
熙寧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明年某月某日男天民以

君之柩歸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里某原男俊民
天民泣血而求銘銘曰
嗚呼伯素生今好古敏而自求是以有得於親克孝於
弟克友其奉公也勤其臨民也厚心不志於利而志於
義志不達於位而達於仁其才雖屈於道則伸假之以
年有足施設今其亡矣夫復何云積善之慶在公子孫

銘張明墓　鄒浩

役者張明以熙寧丁巳十月二十四日生宿州柳子鎮
以崇寧癸未八月十一日死于昭州朝天坊其服役于
家蓋十有九年初予之貶永州也僮奴皆憚行獨明求
行甚力後又隨予至昭昭於廣西最爲惡地在之城門

號昭州門者不敢開開則瘴大作以故南人自畏之蕭
旗弗由其途監司弗敢其水予至之日適又甚焉素中
滿郛凜爽敵連晝夜故老言數十年無有也嘗於蒼埃
白霧中怪鳥正飛而暗雜緣衡碗正行而顛仆問之他
人則曰發瘴然也然隨予居者無一不染此疾呼醫治
藥朝夕以之於其呻吟幅涉間于形影兀兀寢食幾廢
但華其皆敝耳明卒不救嗚呼其偶然邪非偶然也邪
以其死之明日具棺斂葬于仙宮山之陰而爲之銘銘
曰
生于北斗之北誰汝生死于南箕之南誰汝死汝之所
以然者吾無得而志焉汝之體魄其安于此

宋安撫使蔣允濟墓誌銘　張孝祥

乾道元年余守桂林初識靖州守蔣君德施是歲君赴
朝執政三人共稱君之賢賜對擢守邕管明年余免歸
江東君與邦人送余於興安置酒于鮮乳洞之下時方
六月洞中極寒水如冰雪余與君褰裳脫履篝火入之
凌兢石間題名賦詩火盡乃出於時君年六十有二而
精神矍鑠未艾也又明年余司長沙桂州舊僚以書來
云君至邕管卒矣夫君何止於此耶桂州在二廣號士
鄉其間固多賢然余所與遊者若君若石君惠叔其尤
賢者也君殁惠叔蓋亦前數月殁故甚悲之明年八月
余移帥荆州君之子礪自桂徒行數千里持惠叔之弟

安持狀求銘于余余方謁府事未幾礪至刺血爲書以請夫以余之悲君而礪又誠孝若此則爲可以不銘君諱允濟桂之興安人父熙以君貤恩直大夫其葬也得致堂先生爲之銘致堂道學高一世語不妄發奉直之銘可知已奉直力貧教二子君與其兄皆中紹興進士第歷柳州城尉容州普寧令攺秩知邵州新化縣賀州富川縣新州教授通判賀州知潯州邕州如是朝廷知君之賢亦試君於邕將用君矣而君遂卒君積官朝請大夫居州縣四十年以愿信結民務安便之新化號難治君至俗爲之變積歲不輸之租亦牛係道會君丁內艱未至縣者聞君去相率攻官人邏部使者欲奪君喪

在富川適行經界郡遽不察君旁縣費發有死者君親爲之指畫條品節制吏受其成而民安其業部使者取其法下諸部官徵邕州始官出錢二百與民輸布一疋既復折爲錢十倍之君疏以聞竟減其半隆興詔書頁二千石君在潯州爲廣西第一邕州控蠻獠歲買國馬百貨所聚君盡蠲免時武臣無事爲設入諸蠻帖服不敢相讐殺死之日哭者罷市嘗按平南巡檢祝尚賢奪一官及君喪過潯尚賢哭之舟中哀甚或詰之曰昔我犯法非公之私公賢者我安得不哭君娶前秦氏生四子砥碩早喪次礪以君蔭任將仕郎次確再娶王氏有女春娘君之孫男女凡六人君葬以乾道四年八月丙中在縣巨木塘二夫人祔焉銘曰

居鄉孝弟仕有循良外甚和愉中乃峻剛惜乎生于南方仕于南方

元都事趙元隆墓誌銘

明　徐尊生

嗚呼見危致命之士求即乎吾心之安而已非爲名也然其事至難其人至鮮故史冊必書之以勸來世豈非樹風教者之所重哉不幸名微事遠史多不載而猶幸其能傳者則以君子之風有足徵信也嚴陵經歷靖江唐輝持其姻黨郭省都事趙君之行以示尊生且曰君死事明白而不得列於史官恐遂湮沒今其葬五年矣未有以誌諸幽將表其事而刻之墓上子史屬也文

其可辭尊生竦然曰昔歲忝預纂修獲聞末議於前朝忠節蓋未始不盡若君之事或訪未及闕於上聞義烈弗昭是可憾也敢不敘而銘諸君諱祖森字元隆狀貌魁梧天性重厚幼居紈綺間無驕惰意惟嗜讀書稍長習舉子業學識該博議論英發意氣慨然嘗曰仕所以行其學何必科目而進邪甫冠試吏梧州府中僚輩惟君年最少而裁答不減老成總管高公隆禮大器之調潯州府判官曳剌氏貪殘不法君屢諫不聽拂衣去未幾曳剌果貶閩府吏皆隨坐人咸服君先見遷理定縣典史均其徭役民便之守鬱林吏目家居至正間遣使宣撫天下以便宜更張黜陟使者至境君條廣右不便

事十餘皆人所切齒而不敢言者陳之不報竟之鬱林幕舊案壅積裁劃不留決遣滯事每盡孝與兄元敬友愛尤篤鄉黨翕然推重又於山前之陽築室讀書號前山居士壬辰四方多事鄂省不守湖湘諸郡風靡甲午齊右丞萬戶中山甄公崇福被命爲元帥總湖南諸軍聞君才爲征行令每事咨焉帥府陵復衡州次于衡陽將爲進取岳鄂計方議屯田諸斥堠俄而沔陽湖寇鄒鼠春至城下甄公與戰自朝至晡雖屢捷而衆寡不敵遂入於城謂左右曰吾爲國將臣胡可屈拔劍自盡麾下諸將爲其守鄧侯且勝尤力戰聞主帥敗乃創發退保岐陽衡間邑也君素與鄧侯志合於是亦相失在外

因自籌曰進而俱死可也徒死無益再戰不競然後圖死亦未晚也乃具實歸告廣憲尋遭母喪家居而鄧侯堅守岐陽數年寇不敢出卒以保障廣右陞元帥開府永州思甄問舊人可與共事者聞君在聘之君復起道過全州時元帥高公由左轄陞平章署省于全得署官授君進義校尉清湘縣丞因留之不允竟之永鄧侯喜郎置分府都事待以賓禮已而朝旨命廣右憲長河西乜兒吉尼公兼湖廣平章事置省于桂於是表裏鄧侯而參政分省永州君陞檢校分省事鄧侯圖共濟復薦君總省至則提控諸曹凡所建白援引今古切中事情贊佐軍謀晨夜裨益平章公倚之置左司都事借其猷

未盡用也元年丁未冬王師南上圖永鄧侯告急君勸平章公宜速救吾廣所恃者永爾無永則無廣右矣明年春提兵行爲全省平章阿思蘭所撓無及於永夏四月鄧侯自盡遂陷先是王師三月已圍桂矣吾嘗謂平章公諸侯死社稷事急宜與城同存亡又嘗謂同列皆與鄧侯同事甄公且荷知遇然所以不即死者期效尺寸以報之事既如此鄧侯死矣吾尚何獨生乎六月庚申王師由西門入君時掌伏波門聞城破顧謂從者曰此吾死所也遂引佩刀自決同時死者都事陳君瑜事定孤宗哥收遺骨歸越四年辛亥葬於藍田之弄山元敍狀君之實有云爲臣死忠又云爲知己死甄公徇國

既不失爲臣之道君與鄧侯均事甄公而不死其難意蓋有在也既而相可死義無有先後彼此之殊然徇國之徇附噫夫君也鄧侯也死生同義可謂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知己而無愧於心今皆矣衛生者其論之切當雖史臣秉筆亦無出於此者事衛門君亦復可恨陳君之死爲人難矣也信而官並其致君生於至大庚戌二月甲寅得年五十有九配唐氏宋進士忠節贈成務郎唐公廷午之曾孫汝輝之妹也然則元配之死其亦有所受哉因爲之銘曰

嗟惟元齡允矣俊明幼而磨之長試於成于成輒試吏以儒并辟州佐府沛其能聲方闢須才俾諏戎兵書未

及施甄侯已行曰予有待曾是苟生復佐鄧侯益勵精
誠于永于桂左右經營期守前功易也爲亨鄧侯繼殞
邊境莽內永既不守桂亦隨傾存死得矣引刃絕吭嗟
嗟元隆輝輝其英不負知己以對忠靖渊渊之濱嶺海
之鄉君靈往來邊庭威風我作此銘式揚耿光俟續簡
編千載弗忘

知思明府黃公神道碑　解縉

大明朝列大夫知廣西思明府黃公葬有鄉之莫前嶺
翰林學士國史總裁廬陵解爲縉紳刻其墓道之碑曰
黃氏系緒陸終之封於黃今湖廣黃州故國也春秋時
與會盟尊周室後併於楚子孫益顯且蕃思明著族宋

仁宗時狄武襄奏補成忠郎克路分官鎭邊境土遂以
得民葬思明州南岸之離山相傳十古連世有官至訓
武君二男長游元都累官奉政大夫同漢陽路次襲知
思明州元世祖命鎭南王脫驩討交趾爲鄉導供給從
王入朝世祖說之手撫其背親酌賜之衣服金帛授勛
虎符龍虎上將軍廣西兩江道都元帥仍思明路軍民
總管娶南寧宣化莫氏大姓諱用元是爲公之高祖至
武毅將軍兼南寧路總管諱克順是爲公之曾祖其諱
萬山公之祖父娶於萬承許氏六子皆賢武略將軍思
明路總管賜金虎符諱武勝公之伯也繼爲總管陞擢
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諱武宗公之父也公母夫
人龍州趙氏杞梓盛宗世儲休慶公諱忽都字曰朝顯
弱冠而孤時方大亂鄰寇陸梁鎭之以靜撫民治兵以
俟天命後三年爲洪武戊申國朝兵下廣東轉指南寧
即遣送印章受約束以歸民皆安堵不知有兵明年己
酉詔以思明路爲府賜誥命印章仍俾之成莫敢犯踰
則與其屬人弋游娛樂講習禦武其屬人皆親附之境
內晏然安堵公眞可謂豪傑人也後十八年爲洪武丙
寅上爲山象出害民稼穡命內道候率兵二萬餘驅而
捕之建立馴象衛思明府率其民助治城塹嚮道山險
峻阨獸害未殄得白象以獻太祖賜賚之甚厚因言地
瘴僻遠不足立衛又明年有詔遷衛橫州明年己巳三

月二十公以疾卒生至正丁亥五月三十享年四十有
三夫人趙氏先卒子廣平年十二縻室以元海北道元
帥知上思州英傑之女生子廣成甫七歲英氏扶持其
家後三年廣平襲爲知府卒年方十六又六年廣成入
朝嗣爲知府北歲從征不遑啟處公先葬在鄉那礦卜
云匪吉壙有木泉廣成咨詢謀度夢寐慘傷以永樂元
年癸未十月八日始得于吉所仍舉趙氏合葬果去木
泉遷于高爽而墓道之碑未有刻辭流涕而號曰余家
守此將三百年而當兩世革命之際前有謝武公後有
朝列公實寵綏之不有彰徹其何以示子孫俾思明之
人有所考見哉斯言亦信可書而刻之廣成子帶學有

子曰玹今爲丘溫衛指揮𤦹𤦹瑗璲琮瑚琉璣其辭曰
思明黄氏世濶閥宗歷再紀𤨏甲裁元宰肇基光烈烈
錫以虎符兼玉節歸朝稽首刃不血黎民安堵笑㝔呼
耕鑿豈知蒙帝力家慶綿綿由善積與國咸休子孫食
我銘斯文勒其石億萬斯年突東壁

司禮監太監葵菴覃公昌墓誌　徐溥

高皇帝當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倣周
禮卽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
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參
預機務非積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覃公
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葵菴世家慶遠

府宜山縣雲龍石營曾祖文富祖才賢父章氏生公昱蕃昂
姝入人正統丁卯廣表兵發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寧見
弟璋鎮先亡獨遺公與弟珏及季妹蓮而已時泰遂歸
京師公時年幼而姿其美乃選入內庭成[illegible]學肄內
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劉公學士柯公翰林公已而
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之東廡特命某學士文毅呂
公少保文僖倪公教之天順丁丑英宗復位憲宗時在
東宮講學命公侍讀甲申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
局右副使管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
命掌本監印丁未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
求退愈切上重其老疾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遣

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甯公
誠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寔乙卯正月九日距生
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　沒之日上聞悼
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率衛公等經紀喪事所
賜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賻有加賜額曰
褒德恩數稠疊皆出常等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內外之人相率弔祭有舊人已矣之歎
可謂難得也公爲人孝行追其先恩義周於族弟珏官
承運庫奉御以卒言及必流涕季妹爲擇壻歸于滕驤
右衛指揮使陳寬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
交重信義持己謙恭惟以盈滿爲戒不自驕侈事上忠

誠而不敢恃[illegible]不[illegible]至于[illegible]處大事贊
翼政衡密[illegible]人不知者蓋多矣而朝廷大禮多公
董行其大者[illegible]妃一[illegible]妃捧冊二篇上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illegible]號充內副使捧冊二皇子五位冠
冊禮內封興[illegible]王充內副使又封貴妃爲十妃宜
冊六尊加[illegible]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憲宗神
主於太廟捧[illegible]與王妃九封壽[illegible]五王充內副
使十[illegible]太子充內副使捧冊節十　新建太廟夾室
成奉安懿[illegible]帝皇后神主十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命蟒衣玉帶之頒莊田祿米
之給至于金帛奇物時有賞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

圖書二其文曰忠誠不怠諫守忠敬命石圖書各一其
文曰才華明敏補衮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一 左參政陶公墓碑　丘濬

天下承平變起倉卒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禦有能奮
身其間以爲民敵㩁之以死卒能作吏民之氣以收遏
絕之效其功顧豈小哉當宣德正統之盛大江以南民
不識兵也久矣歲戊辰劍寇起于閩而括寇相挻以起
猝然竊發如風盛火猛延燎如枯木燎薪之易無有障
蔽限隔之者當是時郡縣瀕寇者其危益岌岌然
矣一時官吏罔知所措往往驚貫走避雖以朝命將領
亦皆觀望以爲進退無有立一定之計決必然之策者

而浙江按察副使陶公獨能要賊鋒而死之嗚呼豈非
毅然大丈夫哉公始以易經中廣西鄉試第四名以親
老願往遠方得交趾嶺野典史改協山縣時黃忠宣公
兼守交阯司事知公有學行俾掌諒江府教授事秩滿
陞按察司檢校丁內艱起復改山東憲司未幾按察使
虞公有守有爲堪任風憲薦公起至京師試如所
舉擢大理寺寺副尋用戶部尚書劉中敷薦起浙江按
察司僉事會倭寇犯邊公以計殲之朝廷有綺段寶鈔
之賜至是寇起處州將薄金華衆議曰蘭溪乃賊所從
出之地蘭溪不守則兩浙震動矣陶僉憲有謀略必得
以遏其衝賊見弭也公至蘭溪率民壯因故城址立

木柵晝夜儆備又於縣南五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嚴諸
寨以扼其要害屢用謀略擒賊黨數百人聲驚遠邇賊
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聞膽驚如爲民
患今則逃生由是一郡晏然而鄰境亦恃以無恐時總
兵官都督徐公尚書石璞等出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
間時出官軍調和又復逡巡撫捕之計皆莫知所施會
議遣藩臬官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毅然
獨任其事至則慰之以誠諭之以理賊首葉宗留陳胡
等環聽諫動戚翻然悔悟率其黨出降朝廷嘉績陞本
司副使仍守金華賊黨陶得二者尤號桀黠嘗僞以名
降總戎諸公役以冠帶俾招其黨得二殺使者不受招

官軍莫能制公以計用賊之來降者又三千人得二僞
飾四十人公追山谷中其勢日孤指日可就擒時東各
郡忌公成功而阻撓之者公計不得行賊勢復起公與
都指揮當源任武義謀所以備禦之者至東數日賊至
矣武義無城惟木柵其中兵民無幾而賊勢張甚或勸
公稍却以避其鋒公憤爲勢以諭衆誓不與此賊俱
生既而賊大至公麾兵極力與戰自卯至申俄而城中
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衆望火遂大潰公竟死
之時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公時六十有一兩浙人
聞之如喪其親戚諸郡縣皆遣人致奠蘭溪民相率言
於憲司塑公像立屋祠之又各出已田以爲綿久計事

聞朝廷遣官諭祭誥贈布政司左參政官其子爲新會縣丞公諱成字孔恩梧之鬱林州人也曾祖壽冰泉祖諱本可父諱紀母鍾氏公早歲而孤與兄剛弟剛極相友愛娶梁氏繼彭氏生子二人長仰爵次然以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歸葬於鬱林之三山原馭後都御史崑山葉公盛巡撫兩廣復以鄉人意立屋祠公於鬱林如尚淡公爵舉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嶺道之碑來京徵文於予惟自南方有事以來死事之臣爲國家所獎者得四人其三人者予皆有所紀述獨於公缺焉竊以四人中公與二人者皆出吾嶺南予叨官太史表忠義以變世俗其職也重以僉憲公之請何辭以辭

嗚呼風霜別草木之性禍患顯忠臣之節自古死封疆之官多見於季世擾攘之秋此數公者獨能於四方無事之時一遇倉卒之變以身成之使世卜安者皆知所感發興起事功以救生民之禍以成安集之功而公於衆人中又獨爲之師先其功尤大焉是宜表之以爲世勸所謂三人者永豐知縣鄧公顒死于劇寇慶遠同知葉公禎廣東憲副毛公吉二公皆死于廣寇顒與禎皆廣東人吉則浙人也其死義與公同於法得牽聯書銘曰

死國之臣名在末季公獨死義于承平世奮其一身爲民屏蔽我衆雖有匪怯則惰一聞風聲晝顫夜悸鼓不能起不待金退四無救援百莫可恃所可恃者曰忠與義公惟一身以死自誓食君之祿身無他慮所以能全抑豈無討公之此心則不在是受人之寄則死其事身雖澌盡心則孔熾以我之心作彼之氣彼弃兵者獨非人類亦或因之革心易志天理民彝於是乎至往古來今孰能有處爲臣死忠于天無愧帝誥以褒民廟以祀芳名流傳百千萬祺史臣作銘昭告來裔

慶遠府同知葉公禎祭碑

天順六年冬十二月巡撫兩廣僉都御史葉公以廣西慶遠府同知葉禎死事事聞於朝請加褒卹上俞其請錫以誥命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參議兩藩吏

民及天下之人聞者咸咨嗟感發以爲聖天子之褒嘉都憲公之扶翼所以風勵有位非特爲一葉氏也嗚呼至哉君世家東廣之高要所居鄉壤拔擢有州猶時料稱其爲鄉人甫仕已不平之進官潯州又當攀鬱林人往來之衝既知其地勢險易奇情向背何從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志及來宜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將因循怯懦而牧民之官又以責不在已不復動念盧民罹其毒已極思欲奮擊之莫爲倡率所轄州邑民條無幾歎曰宜民盡矣及今不爲後無可爲之時矣每與僚吏言之激烈泣下誓不與賊俱生聞者感動既條都中合行事宜建白于都憲公復與父老之有智慮者圖

所以禦寇之方其悉增括民之丁壯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民爭赴集無隱匿者君躬鞍馬服弓矢日號令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奮發思欲一戰明年韋文强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將攻毗梁城下無敢誰何者君生擒之兼還所鹵子女畜產之類自是賊逝稍戢而其徒推下當勝谷饋貽互相糾結思必甘心於君而後已未幾賊大圍旗山民皆恐守將若罔措知君喚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軍容整其北往背北不戰自潰子女在內而得生者餘千人君既旋兵賊傾知無繼援者雖其後君返旆與戰所殺略相當是日君之子公榮死焉君知賊不得意去必再來嚴為之備會所需東蘭邢地二州土官遣土官持牛酒土物來謁君一不受諭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絕賊寇就以此為犒賫之兵亦欣然聽命越兩日賊合衆攻縣辣等村報至君昭論於哨守都指揮黃欽等曰民危矣我寔為民父母不一援之忍乎時黃方與黃知府會飲學宮力止君行日峒猺關村寨此常事耳君豁喻再四繼之以泣二人者略不之省君怒拂衣上馬去乃號召民壯及二州之土民會西府廟前出所作誓詞諭之衆義其言咸感憤願効死力遂分兵東西二路行行至中途柳青鋪前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君麾衆與戰連數合我無救援賊衆益至賊物色得君所在攢矢刃向之君身

被數創猶手刃一人衆寡不敵與從子官慶民壯璩用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歲己卯二月二十八日也是役也忌君者恐其成功潛遣人泄機於賊故至於敗嶺前素無雪是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驚異遣下所鹵人畜衆聞去郡人聞君死老稚號呼循山谷遍求遺骸又明日乃得其首他處捐與襄滌數日始斂神色不變寓城城下手香燈為文祭哭者相屬不絕忌者雖快君死中懷疑懼反以激變誣君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叫號走千里外愬于都憲公事竟得白於是自總戎以下咸遣人祭賻乃檄洛江兵護其喪東歸追褒贈命下巡按御史命官人留居祠之而東廣藩臬諸公亦皆詩以悼之君諱贇字夢吉號鶴齋禹昭祁州弟子員以毛氏易領鄉薦乙卯歲東鄉試選郡學校官親歸不就卒業太學春久之解褐得潯州府同知丁母憂服闋起復改授翔府同知撫民所令取古良牧守之政施于今者行之其始也人皆目以迂僻及其久也莫不翕然蹈化君性勁特外若簡曠而中確然有守遇事輒發敢為心志所嚮利害禍福皆所不顧與人言竭盡底裏不復回護避忌聞人之急惟恐不及妻子不免饑寒不恤也赴官宜昌道遇郡人為太學生者以乏絕告探橐無所得遂質同舟者白金十兩與之其好義多此類年僅四十有九

右副都御史馮公神道碑　　吳廷舉

公姓馮名俊士彥其字也其先世本慶遠宜山人後有仕於湖廣江夏者子孫因徙居興國州洪武初有福原者公之曾祖也代外氏補戍慶遠今復爲宜山人公生而穎異讀書爲文迥出流輩上選郡庠學生中景泰庚午廣西鄉試天順庚辰登王一夔榜進士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歷員外郎中折獄明恕人稱其才成化壬辰普審天下囚大司寇遴選於其屬以公使廣東拜勅以行所至伸理冤枉不反於疑動以百數乙未擢福建按察副使建寧衛指揮楊華者剝軍害民貸貲鉅萬以私讎殺數十人華本東楊學士之孫閩中上官多庇之負寃者無所控訴十餘年矣公臨其地人見公行事風烈乃訴之公自鞫問付獄具疏上其事憲宗震怒仰刑部籍沒其家閩人稱快尋以外艱去服除改任湖廣整飭辰沅諸府清浪平溪偏橋鎮遠諸衛兵備甲辰陞廣東按察使弘治元年陞山西左布政使尋丁內艱五年陞任廣東壬子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諸軍事馬湖土官知府安鰲殘忍不道荼毒生民日久屢訴于朝事下撫按皆慮激變莫敢深治公授計于分巡僉事曲銳捕下獄明正典刑請廢土官而立流官數十年李風虐政一日洗濯全蜀改觀而他府司諸黠驚悸屬辟不驚心俯首不敢傲上虐下蜀人以爲千百年來所僅見也相率作爲詩歌傳誦溢美有集傳于世焉丙辰七月五日以疾卒於蜀省行臺距其生宣德庚戌十一月八日得壽六十有七訃聞孝宗嗟悼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域於九龍山之源公天性剛毅遇事敢爲不可以威勢屈而于吏事尤精敏絕人其在藩司獄無巨細必引情之理問所受成而已經國籌邊治民理亂案牘如山公一目之即得判筆如飛人吏三四人錄其手批不暇給也涵養之性終身不渝且所至有惠政在沅州廣東尤多公十二親存日侍其側和氣低聲每事求爲承順以悅其心二弟早逝撫其孤若已出者待宗族皆有恩義處朋友誠信不渝遇故人傾心引接或量力以濟其乏平居清心寡欲外無妾媵之奉冠婚喪祭一循古禮嘗倣范氏與國州存問宗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其貧若公子山人長良輔任布政司參議次良弼任香山知縣良能授陰陽正科次良談良詢孫幌以武功授慶遠千戶輔以公之卒也鄉貢進士沈庸已狀其行侍御史江潮宗已誌其墓參議君謂公位九卿法當碑于神道不遠千里遺書廷舉請以見屬自愧不才難銘前哲不敢執筆悠悠五年君乃遣价過洞庭下九江直抵留都必欲求之嗚呼都憲豐功大業可謂當世之偉人參議君老不忘親可謂令府之孝子矣顧無師何足以傳之而言皆有徵事各有據庶幾無愧於諛妄

之徒則亦區區自許幸與于斯文者也銘曰
天地兩間陰陽二氣人而稟焉厥惟稟陽之清直
方剛毅稟陰之濁纏繞詭秘壯哉惟公產于荒裔挺然
如松無附無麗鏗然如金不磁不器二十發身三十登
第四十為郎明刑奉使五十藩臬作不利濟白髮丹心
六十有四都憲崇階鎮撫西地甫履一官慨行其志伸
冤理枉民命攸係誅豪滅姦驚動一世噫哉鄙夫心惟
甘利謂未可侯謂剛則憤謂寬隨將謂猛生事見利斯
趨見害斯避幸而有成張揚為捉孰有如公侃侃厲厲
如日之光如山之峙瓊台京堂麟角鳳翅公破天荒自
是不修其端淡庭方不來不回道危言惟公可繼我銘

入官曾為下吏知公甚真銘公何愧官山巍巍龍水沸
沸高崇峨峨百千萬禩

南京工部尚書吳公神道碑　　湛若水

吳公諱廷舉字獻臣號東湖按其友生今壽府長史梁
君宗烈景行甫狀曰公先世湖廣嘉魚人洪武國造戍
九江又調廣西蒼梧所遂繫籍焉公梧産也自幼不與
常兒羣手不識戲弄口不道惡言父諱俊母黃氏長伯
英無子命為嫡嗣以承宗祧稍長充邑庠生篤志遊
書再讀不忘隨意為文亦合程度中鄉試登成化丁未
進士第宰順德公事暇即見白沙陳先生往返數數得
聞理學梗概為治根本又學為詩亦就規矩其治邑有

道理民甚便之市舶太監常以銀委買葛布充貢公即
用其銀買二匹自送於司曰承委買布不識可否先買
二匹為式倘以為可買之如不可即還原價買于雷州
此布出自雷州非吾邑所有也太監不悅蓋舊買貢物
縣率令民買辦而以原價完封納還故公獨不從有使
者道經順德索其人事夫馬柴薪以為常例公寧挺身
與之角卒不與以病其民六載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治
繁劇理盤錯無不迎刃而解撫巡布按諸公交重之丁
母憂服闋改梧州府到任數月廣東南海清遠二縣羣
盜擾亂兵部尚書馬文昇東山劉公大夏薦公可用遂
命為兵備僉事分司清遠征十三村池水畬峒平之又

象屯田鹽法駁逆瑾專擅作威差官查盤省庫銀解京
額外索取內道人事賀儀銀若干眾以為當出于官法
道公力拒之劾疏于朝皆備兩廣兵與之資彼雖甚怒
而未有以罪也然府差門正陳鍚往江西福建廣東收
買樂物稱奪暴取公又疏劾之瑾愈怒令總鎮伺察其
過又疏劾總鎮太監潘忠二十餘事總鎮亦誣訐之逮
繫詔獄必置死地考掠數日無所得乃以枉道還鄉罪
之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復生謫戍雁門逾月遇宥
放還為民瑾誅直其誣陞雲南副使未行江西桃源洞
賊發乃陞右參政往撫之公即行一以誠信開諭往返
不以兵自衛賊因留公于巢以求撫且以威劫公公不

為動開諭如初賊不敢加害公稍以利啗賊之左右有功者賴以執賊酋數人因敗成功卒以平定疏立萬年縣歷廣東右布政使疏處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彼此調停甚得經遠之猷定均平省驛遞民困以紓嶺西道猺獞猖聚命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略尋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賑濟湖廣民不阻飢處分辰州土官積年爭殺事俾各得其宜嘉靖改元下詔更張政令改用人物陞公兵部侍郎公在京上疏自効以及筆輔在朝五日改南京工部轉戶部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巡撫南畿賑恤內荒均補糧運扶植柔弱抑退豪強一切稱貸借利罷不追時所至行縣內有餘地令人種植蔬菜采以自給每

日廩給止取柴米鹽醬肉食必以糶米市之悉除積年無藝之供應陞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矣即再疏於朝懇然而歸二年以疾卒于正寢蕭然巡撫姚公經理其棺槨衣衾乃得斂嗚呼行端而才雄氣剛而志銳忘身致主憂國愛民公無愧矣創有東湖書院稽古書萬卷每遇夜必閱數卷乃就枕平生所為奏疏數百篇案牘幾千篇書啓序記千餘篇詩千篇皆發其感事憂時之意罕為閒浪不經之詞元配夫人馮氏繼夫人梁氏俱受封贈子一人曰藩太學生其泉子曰梁壺山長史之為此狀懇予為神道碑文也又欲解官走蒼梧經營其葬事可謂友道不以存沒易者也東湖公平生

以國士待壺山壺山之知東湖與天下士大夫之所共知者宜有淺深也今壺山之稱東湖可以傳信矣予也亦嘗受公之知謹因壺山請狀而作文刻之墓道以昭示來世其辭曰

浩浩東湖節節蒼梧將人降生申甫為徒惟申惟甫亦文亦武惟以剛衆惟以禦侮其才其傑浩浩節節深而愈出百屈不折適身是囊皮囊是得人當其難公處則易初尹順德蠻猺是抑公用乃紓民以不變去佐成都如丁解牛省府皆驚盤錯無留爰司鹽法臨財若怯峻拒權貪惟以貫學九關二木起死既贖遂成雁門生歸乃復姚源即戎與身賊中用寇作禦因敗成功藩廣賑

楚民獲其所饑者飽嬉嫁者安堵令名剛卞進不少假抗章忤時石川司馬冬官南都萬衆川從都憲撫南強鋤弱扶司空正卿不拜而行人皆門元公視則輕公曰予已正丘而斃仆且死生誠哉無愧

太子少傅南京兵部尚書張公神道碑

楊廷和

公諱潔字仲誠姓張氏別號澤川其先開封府人八世祖義尚宋宗室女為濟使於廣東不歸因家新會高祖秀實遷廣西之藤州即今平南縣也曾祖思以鄉貢為福建政和令祖輝發解廣西歷香山翁源兩學教諭考廷綸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以直去官累贈

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王氏妣翟氏俱贈夫人公資
稟穎異十歲能屬文日記數千言初從餘干劉吏部崧
潮陽鄭戶部琮受春秋成化丁酉舉鄉試名在第九時
年十六宴鹿鳴謝御史顯執手睇視曰此遠大器也明
年第進士始冠改翰林庶吉士庚子授編修弘治己酉
陞侍講乙丑陞侍讀學士皆以九載秩滿也今上登極
進學士再轉國子祭酒正德丁卯遷禮部右侍郎尋轉
左已陞南京禮部尚書進改吏戶二部又改兵部參
贊機務前後引疾乞休疏凡十五上至乙亥始得請特
加太子少傅賜璽書給驛以歸仍諭有司月給米四石
歲與隸四人供役久之改蔭其伯子國子生概爲中書

舍人仲子慜補國子生益念公有日之勞有異數也公
勤于職業在翰林時校書內館纂修憲廟實錄同考會
試二十名順天鄉試知貢舉及廷試受卷提調者各一
皆稱敏爲同事所推服事先朝爲講官又日侍今上春
宮講讀每進必齋戒致敬數陳啓沃不忘規正爲祭酒
毅然以師道自尊日坐彝倫堂課諸生進修尤亭詩以
存心爲訓在吏部以銓位久虛草疏令同僚以請咸難
之曰此社稷至計也他不遑恤脫有譴責其獨任之既
轉兵部即條上戰務八事多報可守備廳故有審事官
甚貪横公奏革之仍署爲令人大稱快營伍有所委任
不狗請託惟才是使四方游僧多貲聚梵刹名曰安禪

主之者皆貴豪也公曰是將惑衆且蠹財下令逐之即
日散去諸貴人雖拂亂所爲而情好無間蓋由公之忝
明決斷有以服其心故也使公得究其用則其所建立
亦必有進於是者矣先是資政公自南還道全州愛其
風土淳厚有卜築之意公至是歸遂定居焉日與賢士
大夫登眺詠觴爲樂每見邸報或時政有闕及四方水
旱饑饉形于色嘗念先壟遠在平南冒暑往省還至柳
州遘疾臥公署亟名其子概來侍且語曰吾官二品歷
四部近耳順平生制行可質諸天今以有事祖考至此
不起數也夫復何恨善事汝母强爲善無墜家聲爲先
人羞婦亦以此語概言已而逝寔己卯八月二日也前

二日聞宸濠之變猶扎起太息以不能委身報國爲恨
訃聞上悼惜之命禮部諭祭者再工部治葬事始終恩
禮亦云備矣公性至孝居喪哀毀踰節每遇二親忌
之日愴惻流涕至老不已取予有分辨白俸入外家無
纖餘既退始買薄田數十畝所居僅蔽風雨食無兼味
人亦以是廉之常居手不釋卷所著有應制集全湘僑
錄涇川文集若干卷配韋氏封夫人子男二概樾女四
孫女幾人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郡城西勝全山之麓
公舉進士與予爲同年相知最深自入翰林人多以公
輔期之然疾惡太甚往往見于辭色以是於人寡合有
爭進者忌之造爲不根之言謂嘗以奇玩賂璫公不

與辨惟懇懇乞退予據公素履以爲不至此傳聞既久或者又從而和之謂奇玩没入内庫黠覘外臣多見之予亦頗疑焉一日公乞休疏再至詒諸中貴之當事者則云籍没入之財皆别貯之未嘗籍諸内庫外臣安得黠覘然别藏所貯實亦未嘗見有此等物也此言何從而至哉予與諸公於是始釋然矣公以直躬自信横罹多口卒得完名全節以歸若誰之賜歟公今已矣不得不爲公一白之使天下知我聖上之明之仁勿使公含冤于地下也予嘗領太史事徵顯闡幽正史氏職也斯言也亦自謂庶幾無愧焉耳矣銘曰

洭湟清溽滙爲溟川靈秀所鍾詞源出焉策名制舉未冠之年遂領史職迄乎端揆是非不謬發蹤有傳仁義時陳黼扆之前詞成丞道爲明台賢惟寅直清秩宗屢遷亦又試之司農司鈞乃司留務管鑰是專嚴我部伍紀律罔愆惠我士衆帝澤以宣彼都人士謠頌喧填江流屢淺石砥磨堅惟堅惟深參贊則然或萋斐之貝錦相鮮惟帝聰明其聽不偏曰予舊學孤直如弦背易其素毀方而圓公則裕如懇乞歸田人莫我是我道則全草數十上乃得言旋給役有隸繼粟如泉遲恩優詔奉以周旋惟帝仁聖襃之如天尚有慶澤其來綿綿刻銘神道百世不騫

粵西文載卷七十三

粵西文載卷七十四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同知汪森編輯

墓誌

靖江安肅王神道碑銘　蔣冕

冕嘗讀兩漢書見其所列同姓諸侯王數百而大雅不羣有若河間獻王德爲善最樂有若東平憲王蒼僅一二見豈生長富貴而有德以將之世不難其人哉此冕於靖江安肅王之薨其嗣王來請銘于神道之碑不能無慨焉者也靖江雖僻在一隅去京師數千里而自疏封以來奕葉相承父子祖孫世篤忠孝奉法循理切切以驕奢淫逸爲戒非有慕於河間東平之大雅樂善而能若是哉王以成化庚寅生卒于嘉靖乙酉三月某日遂以疾薨在位僅八年壽止三十有三其善美見於事行者雖未足以充其所存而仁孝誠敬恪遵祖訓惴惴然惟恐有違也不以其累世先王宏規懿範足以垂裕于後而有所恃循也乎我高皇帝大封同姓之初以皇兄南昌王之子前大都督諱文正未封而沒也特封其子爲靖江王賜名守謙一切恩數與夫官屬規制概與秦晉楚蜀諸藩等嗣都督少孤母王守節依帝居止帝事之甚謹撫都督愛逾己子故雖身後恩禮有加焉載在國史可考也靖江王一傳其子悼僖王再傳其孫莊簡王莊簡生懷順王懷順生昭和王昭和生端懿

王懷順王之曾祖昭和端懿則王之祖若考也母妃楊氏兄弟七人王爲之長以弘治癸丑某月某日生于寢宮上距南昌九代矣王諱經扶生而穎異不凡年甫八九端懿疾委以國事已一一區畫有條年十二勅掌國事賜一品服逮襲爵後日益老成愼重事無小大動遵成憲自建藩至今宗室繁衍凡有事相接其於尊卑等差與夫稱謂拜揖之間未嘗一愆于度歲時有事宗廟必竭誠盡敬牲帛非躬親省視不敢以獻拜稽灌奠傚乎祖考臨之在上于奉祀山川亦然性尤克孝懷順王妃谷氏薨王以曾孫代端懿王主祭自始事至卒事衆無違禮發引日徒步送至墳所中途有勸其登輿者郤

之且曰送死大事敢憚勞乎及端懿王與母妃楊氏相繼以疾而薨王於父母之疾也晝夜躬侍湯藥未嘗離側或中夜焚香籲天減息懇禱及其薨也旦夕哀毀幾無以爲生有人所甚難者王居喜學問窮理聞世賢而有文曰必延之講究經史改容禮貌稱之爲先生而不名讀書之暇隨筆作詩文皆有關於身心倫紀不爲無益語嘗於宮中鑿秀山開鑿石爲池以盥手而銘之以著自新之義又爲敬義箴皆刻之於石山之勝處時登眺焉興之所至輒形於詩長篇短章多至數十首間與儒生遊嵓洞間商略名之嵓曰樂天洞曰潛修又於山之左右竪二碑楔而以報國恩親祠焉凡此皆足以見

其志之所存矣國中山場土田所入歲有常數先是或不計豐歉而斂之至有破家不能償者王始因其豐歉而增損焉遇歉歲輒減其入數終王之世人蒙其惠心雖慈仁用法不私於近習嘗愛一善書者遇有吟詠輒命之書後其人欺而事敗卒置之於法不少貸性明達未薨前半歲預製棺斂之具屬纊三日前浚飲餽與宮眷訣別下至內使宮人皆有賚予疏戚重輕鎦銖無爽愛嗣王雖篤而教之必以義方將易簀猶呼之膝前丁寧教戒至於忠君愛親處眷好禮寬厚御衆事言之尤力其神爽不亂如此訃聞皇上嗟悼輟視朝遣行人傳賜諭祭自開喪于葬凡十有四命有司營葬事賜謚

安肅所以寵卹之者甚厚以薨之年十月某日奉葬堯山世墳之次配妃徐氏河南孟津知縣璣之長女江西按察僉事昆之女弟生子女各一皆早殤次劉氏生林石衛指揮使福之長女嗣王之生母也嗣王名邦薷先帝所命也十七年嗣王方奉勅以長子管國事居堊室遣承奉正齊潮左長史胡傑偕來請銘既又遣典膳陳邦儒累來速之來必有書凡書必稱孤稱名初奉徐僉事所述狀後又自具狀其欲昭父令名於無窮意甚懇懇旻以衰老多病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孝子顯親之心再三辭謝不獲命乃取狀閱之節其事行之大者釋得于國史所錄者書之復繫之以銘其詞曰

高帝皇兄長惟南昌撫孤守節厥配則王孤婦與迪勛
業未究乃有賢嗣克承厥後國封肇啓曰惟靖江建藩
樹屏以殿邇邦修德礪行允如聖諭國史大書日星昭
著歷七八傳百五十年世惇忠孝有光于前從及安肅
志勤繼述未竟厥施遽嬰于疾皇情悼惻䘏典是加壽
雖弗永名則孔邇堯山之原穹碑百尺太史勒銘昭示
無極

明故靖江府左長史胡君墓誌銘

嘉靖庚寅六月七日靖江王府左長史胡君卒于位其
子坤等具事狀奉書泣告于予曰吾父幸居先生姻婭
之末今不幸死矣願銘墓以慰吾父於九原予曰諾茂
乃按狀序而銘之胡君諱德宇世傑別號松軒姓胡
氏其先累世居饒陵國初有諱彥珍者隷戎籍於桂林
故今爲桂林人曾大父諱文斌大父諱綱父諱官詳良
母王氏繼沈氏三世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孕君始力
學自奮弘治乙卯以明易舉于鄉明年丙辰會試禮部
中乙榜授湖廣安鄉縣學教諭以壽官公暨沈孺人皆
年高未能迎養分禄奉之三考既滿丁壽官公憂既而
沈孺人沒先後竭力治棺歛咸克盡禮服闋補浙之上
虞縣學僅五載以薦擢國子監學正勤慎謙和上下皆
宜之祭酒司業力薦於銓部遂有長史之擢君以奔走
宦途二十餘年先壠松楸懸懸在望一旦官鄉郡得遂
素願喜不自勝奉職尤謹自正德己卯蒞任歷十餘年
如一日事先安肅王暨今嗣王皆能尊之以正獎倖用
事者多譖毀之君不恤也嘉靖戊子嗣王疏君在任久
克勤職業乞加正四品俸級以旌之緋衣金帶鄉人老
稚莫不交口歆艷君尤儆惕謙慎有加於前日君在
太學時已一考書滿例應給敕命至是始頒之於家其
詞有持身克篤于操修造士益勤于課授之褒蓋君歷
官內外師儒皆以善教聞知君者謂爲實錄云君生于
成化己丑三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二配劉氏監察御
史學之孫子男四人長坤次震俱府學生次巽增廣生
先君三月卒俱劉出次逢兒尚幼側室某氏出女三人
長適桂林中衛指揮次適劉堯詹事府主簿履坦又次
適桂林將軍規珊孫男三人甲科登科承科女五人皆
幼其葬以卒之明年九月辛未葬在靈川縣鄭家村黃
牛嶺之原銘曰
仕際清時中外歷宦業豈其有涯乃弗究悠哉玄扃俾
魄斯寧厥報在嗣將昌而熾我銘匪私百世其徵之

思明府同知贈奉政大夫陳公墓碑銘

予友思明府同知介軒陳公自予髫齔時與之同筆硯
及予娶公從妹後又累世爲婚姻情好益篤其沒二十
有八年矣墓上有石無辭其子順天府通判邦傅禮部
主事邦偁以屬於予牽於事又老病纏綿不果作邦傅

陞雷州府同知便道過家展墓今將赴任連曰偕邦僎踵門來促乃取狀閱之歎曰公廉吏其治思明及監收梧州鹽稅清白之操皦如冰雪惡可不特表之以爲世勸哉思明夸部前此官於其土者賄賂交通富及傔從公之蒞思明也其酋長狎故已久遺孫黃賜將嗣職公當時牒循故事以金帛賄公峻卻之部族黃紹爭職據積村以叛所憚惟公遣人致之將於途公叱遣之去龍州土官趙相不法公承檄鞫之同事者入其賄將有所輕重公不許卒置之法梧州鹽稅先是監收官以贓敗者十人前後總督潘都御史蔣特以委公數月所入幾倍於舊歲終當代總督難其人復以委之無幾浩然動

歸思總督閫之力將以公名首薦剡而公已以末疾不起矣嗟無一縣之當總督今官轉之乃克有敬齋集爲呼若公者豈不賢於人遠哉公諱璲字仲和介軒其別號也陳氏世居茶陵之洣江在勝國時有諱宏者隱居不仕其弟泰以延祐初科進士官龍南令嘗賦天馬有聲稱閩人因號爲陳天馬宏生光裕字南賓以字行元季舉進士官全州路學正國家於金洪武初徵爲國子助教晉蜀府左長史獻王賢之以安老名其堂所著有安老堂文集傳於世公之高大考也曾大考諱士大考諱朴以經明行修任歸之縣幕後舉應天府鄉貢棄官歸隱開門授徒多所造就晚號中素贈工部右侍郎考

諱表號冰月累封通政司左通政贈工部右侍郎敦厚謙謹鄉稱長者妣蔣氏封安人累贈淑人生四子伯曰琬第成化戊戌進士累官工部右侍郎仲曰璿季曰瑛行以輸粟授冠帶公其叔子也稟宇坦夷居家篤孝友之行侍二親側寒煖食飲亦必求適其意兄弟怡怡無一間言勵志力學雖祁寒盛暑不少懈成化癸卯以禮經舉於鄉累試春官不利以治也本歸選銓曹試居優等遂有思明之擢既蒞任不以黃賜爲少一以誠信待之延儒生教以禮義每月必共升廳事俾其下以次參謁退則與之從容談論久之如黃賜之信服也因密語以左右之害民者盡逐之凡蕭泉所下符檄力贊行之

無廢格者民有赴愬者必推情求法務服其心其長或聽斷弗當必爲之平反而後已他如籍民出兵立之什伍以分狼兵之勢計戶出租以給土官而土官不得過取於民立鄉約民田使強弱各有分地以興農事擇子弟之俊秀者聚而教之社學俾知以俎豆易弓弩惠民厚絡之政次第舉行人無不稱善者嗚呼公官止一郡佐又不久于其任其所建立猷爲炳炳著聲蹟使人望之有不可及之歎假令位有大於此而又久焉其聲蹟炫赫當何如哉予因慨夫士君子持身之大節蓋莫有先於廉介者公一以介名其軒終其身所守不變而凡儀刑于家施設于官莫不於此焉基之士君子不能廉

介而欲建立欲為焯焯有聞于世亦何可得哉予故掇
其大者碑而銘之狀出張司業星與楊中允維總所作
誌姚修撰淶所作傳倫修譔以訓所作介軒記述公懿
行善政尚多可互見也公沒於弘治甲子十月丁卯距
其生天順丁丑八月壬子得年四十有八葬以正德丁
卯正月乙丑墓在城南舂吳山之原沒之二十二年以
子貴贈奉政大夫其年鄉人祀公於學宮議者以為其
合公論云配唐氏郴州守諱猷之長女敬慎儉勤凡所
以為女為母者皆可以為宗鄉楷式贈宜人子二人長
卿邦傅次卿邦偁皆以學行志節有聞於時女三人長
適平江縣學教諭唐淑次適予子詹事府主簿頤坦二

字二女皆宜人出次三適張梅側室黃所出孫男一人
曰鵾曰鷃曰謁女四人長適謝知府淦之子次聘卞長
孫務植次聘蔣副使彤之子貞吉銘曰
吾全文獻首稱陳氏孫荼陵米亭白元季翰紐相承歷
百六世卿流平源人曾無自家乞沖系明道正誼立德
立言辭古罕儷惟恩以公言述古緒其在家庭孝友天
至逮官荒陬為淸白吏聲績嗷咏終始一致德教所加
改聽易視守固方介政實平易擬之古人蓋亦無媿舂
吳之山風氣幽閟松楸鬱然穹碑屹屹太史勒銘以詔
來裔

先兄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梅軒先生蔣
公墓誌略

此先兄南京戶部尚書梅軒公之墓公諱昇字誠之姓
蔣氏梅軒其別號也世居全州曾祖考諱賢刑部員外
郎祖考諱安隱德不仕考諱貞雲南劍川知縣俱贈光
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曾祖妣蒙氏祖妣唐氏妣郭氏俱贈一品夫人公自幼勤苦
問學以州學生舉成化辛卯廣西鄉試丁未第進士弘
治己酉授廣東南海知縣以政最京與改入朝擢南京
福建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汝寧知府遷湖廣按察副使
進浙江按察使轉浙江右布政使陞四川左布政使尋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進南京戶

部右侍郎今上嗣統以廷薦陞本部尚書受誥進階資
政大夫數月以老疾懇辭允之仍敕褒命有司月給
廩米歲給輿隸仍馳驛以歸家居四年以疾卒於寢內
戌五月十二日也距其生景泰庚午九月十一日享年
七十有七訃聞遣官諭祭者一命工部營葬事葬以卒
之年十一月十八日墓在州北七里橋北配楊累贈夫
人繼于累封夫人男三長履端太學生次履長後軍都
督府經歷次履坦詹事府主簿為弟冕後女三適政經
歷陳邦傑士人曹鼇舉人唐鈺其壻也孫男務耕等若
干人公天性純誠其於世人機械事茫無所知至於施
政折獄往往如燭照而數計毫髮無能逃其情者其官

郡縣保民如子惟恐傷之一遇弊惡必鋤奸雖惡不遺餘
力未嘗少有縱舍蓋公少素潛心義理之學而必驗之
於行持身處官事無難易一切揆之以理心有未安雖
小節末務不肯苟徇妄隨於先儒大窮理而務果斷之
說終身誦之其言行政事無愧于古人者甚多此不能
備錄云

都御史蕭淮泉墓誌銘　　張星

公姓蕭氏諱淮字東之別號澹川臨桂人公生而穎異
既長治經業年十七補郡庠生為督學姚公所器
重正德丁卯舉於鄉辛未登進士榜明年授行人再明
年奉命頒詔四省便道奉卿恭人歸恭人道病卒於舟

公哀毀踰節扶櫬馳詣家斬衰竟使事既復命乃終喪
丁丑服闋復前職明年歷雲南道監察御史時逆濠久
蓄異謀陰養士命以為牙爪復令南昌生徒頌其孝行
冀鎮巡官為請褒獎于朝多輦重資入京師賄附腋中外
習知其事莫敢言者公毅然抗疏發其奸大略言濠淫
刑立威聚兵構亂所反形已具陛下獨未之知也今
鎮巡乞賜褒獎者行乃宸濠詭謀不可從詞義慨切武皇
震動深責鎮巡官以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如何輒
行保奏遂勅諭廷臣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
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
顏順壽往諭革其護衛義等行不二日反書已聞公又

條進兵狀武皇嘉之一一如擬行今上嗣位公廸疏十
條事悉見采納遂劾宿奸彬寧中侍八黨谷大用龍數
十人且曰陛下新政之初正天下延頸以望太平之日
錢寧等反逆之賊江彬等跋扈之奸谷大用等引誘之
黨皆祖宗在天之所切齒天下人心之所切齒史冊之
遺臭萬世之唾罵者也若陛下處之少縱則更始之際
天下失望海內寒心恐非所以為承天順道除惡安民
之根也帝甚壯之惟納之彬等尋就誅今錦衣冗員無
下數千公承委而查東公持正檢剔殆盡己卯巡山海
關辛巳按河南益著風采無何以論濠功陞光祿寺少
卿懇辭上降旨曰蕭淮首發宸濠之逆不顧利害有曲

突徙薪之功特茲陞用宜勉承新命不准辭其受知如
此大同卒叛命兵部侍郎某以兵十萬往頓城下不敢
入逡巡馳歸詭報曰已安守殺總兵官某縱焚掠逐代
王走他所公方在寺署內聞命忽馳至曰大同危在
旦夕主上以公有遠略遣慰代邸而實付以大同無寸
兵斗粟公勉之院符可坐握也公馳至大同謁王啟會
鎮巡曰高宴士果來窺公公麾之入可二百餘人皆仗
劍嚴聲堵而立公不為動慷慨數語設機鍵中要害二
百餘人皆跪伏願聽公指麾公曰爾欲活乎悉招爾黨
來歸鞍仗聽操閱如故吾為爾全之不崇朝鎧甲山積
明日齊詣公所聽閱公重賞薄罰遂誘得其首惡者十

犬人抵罪大同以平還京言官將論首議言大同安者而以公親履不可黙公聽之幾陷謗計竟沒其功稍陞太僕寺少卿延綏缺撫臣宼勢甚急復以公爲右僉都御史仗節往臨其地治攻守甸日而南來輒敗之邊城賴以全而公竟以勞事疾內作疏五六乞歸允方且擢公院右副階撫大同離鎮甫三日而公竟逝矣公爲人爽英毅長身美質精采煥發言信行果其居家孝悌雍睦交久而敬讀書博貫古今爲文有秦漢人風詩法少陵所著有飛川集藏于家噫斯可謂古名臣文士已而首發滚難殚治盛完立論叛卒事尤偉天下受其功以故歿之日上爲震悼朝野尼相弔延綏大同兩

鎮吏士若民哭于途是不可以徵德耶公歿在嘉靖庚寅二月日年四十有六配蔣氏封恭人子惟春惟脩俱事舉子業惟春等將以是年十一月葬公於桂城東呂岸山原而以沙圖徐君狀來乞銘乃銘公績之大者銘曰

七國協謀四方環視孰敢發之敝身東市維公任之擾亳煽草朝發夕聞反速鴟小龍飛湘譚與民更始公所彌治豈伊社鼠悍卒挾禍嗔目難語單騎以馳冰融霧散維茲三事貫日摩霄史氏銘之百祀不磨

太常寺少卿張星墓誌銘　馮汝弼

嘉靖己亥三月二十二日太常少卿張子暘卒子汝椿將以十二月日葬之呂岸之原乃以公門人羅君狀抵予金陵請銘其墓於戲往歲與公別于刪故同館幾四十人今別別乃兩人意大痛切豈謂公遽長逝邪狀曰公諱星子暘字上世湖廣桃源人高大父國鎮戍桂林府大父仲和大父彥通父文盛累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雷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甫六齡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五補學官弟子益勤劬問學有文深爲督學憲臣東泉姚公雙山劉公所器正德癸酉以春秋領廣西鄉薦丁丑第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己卯授檢討庚辰同考會試所拔多名士嘉靖改元預修武廟實錄乙酉錄成陞編修有白金文綺之賜選充經筵講官己丑同考會

試得人尤多庚寅擢南京國子監司業肅規責課以身先之士類說服辛卯以雷恭人喪歸乙未補國子監丞三月擢南京太常寺少卿戊戌晉太常寺提督四夷館便歸展墓渡北行忽暴疾不起矣汝椿告哀于朝遣官諭祭公淵靜雅飭待之人惟終日端居莊容雖若劇衣冠儼若博學無不闚爲古文辭簡清新四方求者接踵尤惇崇孝友弱冠喪父哀毀幾絶後入官迎雷恭人就力承養每親筵宴必留一珍味還奉比其卒扶柩行自太學及河三十里徒跣號躃足破流血不自知有二兄早殁俯畜士撫訓其孤如子今亦領鄉薦公目視不遠接人和遜言出如恐傷之然識鑒人倫精審妖邪持

正論事侃如不畏彊權勢人歷官淹久家亡贏積其素所自植則然於戲往丁丑歲予同館人最盛賢豪林立率守道抗時乃今物故十四淪喪十三公爲士君子咨生嗚呼重矣而天不假年經綸之業不究惜哉公生弘治庚戌四月十七日壽五十配倪氏封恭人子男一即汝脩治舉子業銘曰

世方驅疾我道如砥衆尚黨同我心如水外靡不合中涇渭別瞬然亡繙相彼氷雪豈曰亡施作人擇賢亦既有光詞林講筵鏗鏘陸離肆厥文翰士欽德程國繫熏幹胡不耆耋寢息起之來封脩之大封尼之呂岸之原玉瘞在茲萬歲千秋覩此銘詩

嘉議大夫工部右侍郎雙橋蔣公淦墓志銘

孫承恩

嘉靖辛丑五月二十六日少司空雙橋蔣公以疾卒於都城之寓先是公由浙藩布政使擢順天府尹順大繇役久弗平其他弊政尤多公悉意咨訪特疏上四事曰議編審以約州縣曰議優免以恤濁懲曰議備累以卑邦畿曰議修理以省民力上嘉納以次東行時畧振起甫七閱月有工部之命縉紳士方傾注冀公有爲而公雅有消渴疾以積勞復作是時沙河城慈慶宮役竣有白金文綺之賜加俸一級乃庚子春病轉劇上三疏乞休始得允預行遂以不起公諱淦字汝潔雙橋其別號也廣西全州人父某以鄉薦授直隸池州府建德令丁母憂去遂不仕以公官布政使偕祖俱贈如公官祖妣陶氏母伍氏俱贈太夫人公幼穎悟不凡弱冠爲學才思溢發丁卯領經魁鄉薦辛未登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即以清苦自持兩閱馬於宣府大同居廨紫荊二關乙亥秋調武選司主事丁丑秋丁外艱先是公官京師不獲時接建德君手書紙憂念既而例得歸省九明月建德君故哀毀踰節閉門讀禮是不及公府庚辰起復仍舊職甲申又陞武庫司員外郎未幾陞武選司郎中壬辰二次人服其公是歲冬備浙江嚴州府知府興利革奸四境肅清吏無猾權民知向方政暇則進子

弟員於庭與辨論經義段課有不合者輒與改削令嚴上朔寶藏其筆迹巡訪使交薦之郡人刻石記政丁亥拜遺母還哀毀按疾久始愈服闋復除廣東惠州府知府政績視嚴誌郡者報公名宦癸巳久陞河南左參政仰歲祲公議策賑救巡撫簡公其綜納之晉運如京自公應宅疑無私焉洛中今傳爲口碑丙申陞廣東按察使巡按陝侍御稱其心行光明憲度整肅辯冤獄懲貪暴一四事猶彰著人耳目戊戌春陞江西右布政使時單母梓宮南祔公以一身接應江州不動聲色民不擾而事集甫一月擢浙江云公不生俱操執每諭子弟曰他日決不敢挾重貲以過柳浦故食無兼味衣無重帛

世利紛華淡如也循循如書生無疾言遽色與人交若恐不得當其意斷獄務平恕不以得情爲喜朱子未嘗事請求中朝貴人無分毫外慕故末年又號易居子云尤厚宗黨鄉鄰長之擇賢美者教育之俾之有成有名械名賫者俱領鄉薦好善垂老不倦管聯尚成尚以自勝日爲詩最樂寶過未能又曰皆反求諸己不敢怨於人若公者可謂篤行君子矣公生于成化丁未十二月八日距卒得年五十有五初配唐氏繼配舒氏俱贈夫人又李氏皆先公卒又繼配吳氏子一名槻舒氏出女一適鄧壽箕側配張氏出公卒槻將扶櫬歸葬于里之原欲文其墓中之石謂予公同年具狀來請不得辭也

銘曰

轎車敦敦僕夫在門公爽引歸萬里丁南維公閑閑行峻跪溫嚴歷內外成辭掖振亦爲點術而用弗究胡豐其德而嗇其壽刻辭興埜貽後弗朽

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恭簡席公書神道碑銘　徐養正

桂林呂公直齋先生自少有聞于鄉立朝直亮天下重之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終于家予以避地而歸再入上京過公之廬展拜焉其子炳言以具官某所狀公行徵予銘予爲之泣數行下乃喟然歎曰哲人其萎人心攸係觀九京者嘗慨夫昔賢之不可作矣然則是誦也

又烏得而辭焉抑公之出處大致人人能道之至於精神意氣藏于冥冥而塞乎昭昭者人或不能知也是故述之三年而未就適於留都閱邸斯言冥心默會若有得公之爲人者遂援筆爲公識之公諱楷字良植直齋其別號也先爲浙之鄞人高祖德源洪武初始徙桂林因家焉曾祖儼祖仲華俱隱德不仕考謙中天順鄉薦祖考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包氏妣王氏俱贈太夫人公稟不凡性慈仁不忍傷一物自幼好學甫九歲提學彭公關錄於學以詩發正德庚午省解辛未南維太子少傅兵部尚書濟源張公案時爲太守見而奇之妻以少女焉嘉靖癸未登進士闈太夫

人得疾部使便歸侍湯藥已而喪艱廬墓者謂誠所感逾三年服除除任爲司主事清廉勤慎相繼爲大司馬者皆著德宿望咸不器重之凡政務叢委多取裁於公卒部以唐公澹石薦調吏部驗封司主事歷歷考功稽勳署郎中之本職文選郎中主銓事公以治己明以用人凡官職繫偏人才賢不肖得於見聞者咸紀之於冊而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獎廉能每注選因才授職雖勢權請賕亦抗論不從侍郎霍公見公自任始不能平久而益信且服之及出部遺公所服爲傳衣之意焉侍郎前川張公署部事以公久任當遷復留公蒞曰四五十年以來無此文選云丙午冬陞通政司

詹黃右通政歷陞南京太僕寺太常寺卿逾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秩滿考績得贈麻後陞南工部尚書會當考察京官朝議若曰非公不可遂改南吏部尚書授資政大夫壬考察事時則去留允當壬子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守備留都選將練兵任才勇汰冗濫求爲久安之計首革守備各色匠役官兵部若從人無得用船夫定爲制京城間有奸宄竊發密計擒之不張皇驚衆公帑羨餘悉歸明務以忠取之變頓除是年考績欽賜正一品誥命癸丑三疏懇辭機務得允歸途送者填塞或相聚瓢觶曰公惟飲江水去耳惜乎不可挽歸公門家居不爲觴詠之樂惟勵志問學杜門謝客昆弟落落

僅足蔽風雨當道以所鄰官舍益之大巡曾公守約知公不事產業欲遺以寺田公俱弗受時撫按如王公鈁龔公愷陳公道基相繼薦之於朝不報庚申得痰疾明年三月卒訃聞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謚曰恭簡賜諭祭遣官營葬如制焉公體貌恂恂而氣度雄偉其所經綸蘊籍少而英發老益純粹爲學以立心爲本實行爲務爲政本之以忠行之以恕進士時大學士全州蔣公冕與之議論見其精確曰遠大器也歷官兩京三十餘年獨立無朋而人未嘗有一言非之者其確然不可奪之節瑩然不可昧之見凡有大政數語之閒犂然各當信而行之未嘗徇物有古大臣風事王太夫人尤孝謹每

左右就養務得其歡心友愛弟梓不以爾我相形凡有先業盡以歸之於人皆隨力周贍子姪有過必諄諄誨之雖僮僕亦不妄加呵叱接人極謙厚雖鄉小吏必與爲禮故見之者如在春風中無貴賤長少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與人交內外一致或有患難務曲全之平居無疾言遽色簡重不妄出入終日危坐無惰容蔬布終身金帛游觀之好漠如也爲詩文務求理明詞順不事雕琢名紙書字皆其自作未嘗假之於人所著有鈐司贅錄西隱漫稾若干卷餘多弗傳嗚呼若公易直之行確實之學廉介之守明決之才事母不違之孝憂國奉公之忠人人能道之至於立朝而上風類之以振居鄉

而民俗賴之以醇君子有所恃而無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潛德幽光震耀宇內誰其得而知之惜夫華陽棟梁生地既僻濟川舟楫登岸則遐竟使憂國憂民之心未究其用蓋棺之日聞者無問識與不識莫不欷歔嗚咽於公是豈特爲公哉配張氏累封淑人贈夫人側室陳氏贈太宜人子男二長炳貢歷國子生歷任延平府同知次炳哲季炳壽據弘治庚戌閏九月日生癸及薨享年七十有二卜窆於桂林城西始安嶺之陽訃聞諭祭二壇贈太子少保賜之謚以昭嘉德風士類謂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豈不爲一代之名德乎銘曰

桂山之英灕水之靈毓德維公公之爲德淵茂敦懿式

究厥衷公幼岐嶷長而峻猷沓而淵融揚於王庭適駿有聲秉鉞懋功考秩留都矢心宣猷善類所宗位崇參贊卓爾風裁璀璨霞鋪貞以柔協濡以衣御和豫殉浴不歷有年來此四方掌與時隆聖皇曰可錫德爾勳有初有終宜錫誥命休光奕集以昭大忠期爾黄耇益勵爾績式是羣工公拜稽首對揚休命忠彌謙沖譽蒸龍龍變化倏忽高蹈遐蹤進也有常退也有開維道之中嗟予粵西公也生長關世所鍾使生大邦美卓盛傳目用甯粵粵以公名公以粵紫地限才豐維戴罔恩焜煌綸煌仔沒震躬小子作誌期于百世永企幽風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祿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衡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祿傳子忠調奉議衛昱泰間還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二傳至鋐皆世官鋐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木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驚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勦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勦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當弩中髀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勦滑石藏之脅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鹵多碣中其顙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婿翁婿順知州岑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功殷巳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股骨六年陞思恩參將七年勦落春齊鹵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參將帶錄佩符奮稜聯絡環境有而巢者以下數柳慶最號小功大掠燒城指虜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拉地擁兵殺生恣睢擾兩江而州府者以有數行江鼓功異人怒獸窮窟闖然無虞不有爲悔爲難公御者擒爲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存撫觀詞任人是以當獨得

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竊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殲之則公之所以殲滅畢也土酋慮其數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李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勦屯嶺懷縛三屆馬峽大黃馬鞍七山等處諸谿峒凡五十餘所擒岸童鄧宙諸大姓渠師或淹或磔或劓目截耳繼之凡數十人首鹵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觴凝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勳賴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

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寇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名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猺獞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隸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不敢有他望人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變及其尚茅闔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勍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恩恩爲變矣十八年立偕勢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速爲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壙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撫綏恤鑠

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爲營窟臥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爲人精悍其臨敵目光迸射兩顴赬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比平居嬉怡諧笑臧獲輿庖無不歡然處族人雖踈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變腹裏谿谷飛鳥網絡神鬼不能測或以問公公曰吾爲賊耳非謫人也知公者以爲然此則天人乎三長學有文風其次豐次贇俱業儒所治生資在宣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綠田北睇龍山左黔右潯兩江縈紆皆公舊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象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高猺崗嶺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四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隅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贈大學士呂璋墓誌銘　唐汝楫

嘉靖丁巳十月日封翰林院編修餘姚縣令右愚呂公卒於家越二年己未八月日配孺人張氏卒仲子少保卜某月日吉奉公與孺人合葬於邑東之樟木岡始訃至京邸少保公屬楫以銘遜不敢當至是復移書山中函劉太僕穩所述狀速楫以追銘公之墓曰夫銘猶行古之道也而可長闕乎哉昔之未銘者毋亦有待於今

爾少保公之孝思益顧乎其至哉詎罔不容終辭也按狀公諱璜字秉之古愚別號也先世湖廣大庾人國初抽丁補伍戍直隸天長衛後改戍桂林率易歲一更不爲常至公祖鑑婚於劉是爲公祖妣遂占籍桂林焉公父綱少以勾攝餘丁憤發業書補邑庠廩生尋卒年僅二十有三公甫三歲鞠而復祖母劉煢煢相依倚公成立從師遊隸郡庠即聲稱蔚起先後校文者亟優之肯拔乃諸生亦懾公推轂公矣顧數奇累上省試不第貢以貢需次應銓戊戌除徐聞令徐聞邈在海嶠邊僻城千餘里故事令至里胥貸數十金名爲長人儀諸途公曰官有常祿月俸外皆民膏也況未視事安得輒

役吾民叱卻之徐令丞以下例有直日夫役以供薪水蔬菜役以爲常公首罷革之僚官初嗤喻稱不便久之亦安焉其廉而節如此屬黎猺稱亂流海寇尾兩廣諸路聯師數萬勦之道出徐聞海艘鱗次其將領故託風汛不發公曰是輩所過騷張意利掠奪及資糧耳密戒以夜半移舟黎明已渡瓊矣闔境讙頌曰保我婦子俾我安堵惟侯之賜乎其捷於應變如此時有旗牌官某者怙勢橫索公執而繫之以告督府督府怒將併公逮訊公固不爲懾亦不能有所加也其見義而勇爲如此公飭綸紓恤細民德之不啻父母然安聘遷循迎將其以屆指規取者迄不得志去則嘖有煩言遂以例調定

遠公聞報夷然即日戒行李就道徐民詾詾出走譁曰狷瘵老倪方樂侯之毓育而未饜也獨柰何奪之他邪遮留者以千百數相與聚金以獻攀泣而送之出境夫昔之循吏不以璽書褒美爲異而以桐鄉見思爲賢不以漢庭三公爲榮而以若邪父老爲重觀徐民之依戀於公則公雖罷而歸也不既賢且重乎或謂定遠在滇亦稱善地乃以爲陋而鄙夷之邀公曰苟便身圖則滇與粵無以異也如其先公家之計修百姓之急則定遠猶徐聞也吾何敢鄙竟辭不赴君子曰勇退以完名高尚以厲俗豈足音於空谷其亦孑孑僅有者哉公家無厚藏而急於義新寧尹朱氏仲純公少爲友嘗稱貸於

公而未之償復以田若干畝售百金之任未至乃聞焉道卒公舉朱喪葬之且以子婿其女歸遺孤以其田而販給之昔所謂山公尚在汝不孤矣以公高義較之何所軒輊公與與焉中與人見情實不立畛域舍華而務實避巧而取愚公誠今人與居古人爲徒其自託於愚者邪尤嗜淡約而靡麗繁盛一切無所好雖已貴而衣澣食蔬泊如也蓋廉不苟取儉不濫費其性然爾太孺人張翁梅季女也事父母至孝及歸公力勤節儉誕啓有家爲公敬重終身勿畜媵侍不逮事其舅姑奉太夫人劉固甚謹劉老而失明供侍愈益至湯藥滌溺必躬太夫人八十四而卒瀕終舉手若額夭祝者曰吾安孫

婦孝養以至今日顯其壽與吾等子孫多賢而貴於是諸里中族屬無弗稱太孺人者癸丑少保公以史官秩滿封公翰林院編修母孺人是年秋公與太孺人思土南歸少保公上書扶侍以行歸逾年少保公念公及太孺人春秋高欲留養公趣之曰荷國厚恩涓埃未報今以我故輒便私囘婦養不可汝亟往毋繫吾兩人若兒女婉戀左右為也少保公不得已復之任丙辰同考會試公曰兒獲以職事效咫尺之勞吾意甚適因貽書諭勉戒勿言歸丁巳公得痺疾少保公悸不自定切欲歸志而將於例乃遣侍兒候公公得書詒曰吾恙因藉吉何為過念凡事君者亦以為親也能不忘吾訓斯名成

親顯為養大矣且兒違吾甫歲餘耳如之何更僕僕道路乎至十月翔疾轉劇呼太孺人遺言曰病當不能支吾年逾七十受封逮養幸矣復奚憾第語吾兒已往之訓在其耳也可勿忘益自砥礪以終令名吾目瞑矣疾且革猶令扶掖至堂盥漱正衾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好修令終者歟往楫與少保公同官時得侍公杖履見其貌恂而詞愊因有城府而敦龐可挹之容康樂可親之度至於今猶慨慕之非所謂彬彬然鞠躬君子哉傾公德足以致融顯而止於一令假塞以歸善仕偶合公何奇也今觀少保公繼公嗣與又何赫赫也聖天子嚮咨元僚興致化理少保公以宿學耆望簡眷爰立彌綸燮贊之業方隆未艾謂非公儲休委祉嗣引慶餘而適發其祥乎正如王氏勛猷不見於乾德之末而見於景德祥符之間天之報善緩而不爽類若是爾公生成化丁未月日卒嘉靖丁巳月日太孺人生弘治己酉月日卒嘉靖己未月日俱享年七十有一子二長應陽先卒次即少保公孫男四長典周次典齊典文典武徽蔚振躅日以光大夫之篤祜於呂氏而申錫之者將不顧願匹休王氏邪予既論次其世及攄公德之美且大者而復益之以銘其詞曰

奕奕大呂聿開聖皇由楚再徙卜粵滋昌世德式騰未長其祥繼公岐嶷屈起周行學以植躬施於海邦郤餽

節費素絲清揚大師若崩戢其防勤澤洽北屋設世勿忘母碩而貞寧執而方竟與時忤未究而薦爰有好逑孝恭以襄篤生偉人顯顯卬卬丕承帝賚弼輔之良一人以毗百辟是匡渾渾其積赫赫其裝如取如攜如珪如璋吁嗟呂公迹晦道光茂隆帝祉演錫天章躬膺顯號門和訓長方宮楚楚梓木之岡楫也作頌以詔無疆

奉國中尉約舍墓誌銘　呂調陽

奉國中尉梅窓諱約舍靖江宗室也卒之年史調陽以制歸公次子西川經援過予乞銘自為狀授予拜且泣下愴焉莫能辭遂按狀序而銘之靖江自悼僖王襲封暨其弟八人就國八人皆輔國將軍也人以行列稱之

爲八輔云其第四輔諱贊後者生奉國將軍佐善善生鎮國中尉相輝輝生輔國中尉規袱號仁菴配吳氏公之考若妣也仁菴公有三子長約甸號南窓次即公次約疇號榆窓皆雅尚樸儉世其先德公壽八十四楠窓榆窓壽俱七十有二純嘏遐齡媲休並美故靖江稱盛者惟四輔四輔稱盛者惟仁菴之後其積累有自來矣公在童年即恥爲世俗浮夸之習嘗從里塾游垢衣自洗衆塾師稱之曰是兒他日當享厚福也仁菴公遘疾久不愈公遶寢門外禱治湯藥朝夕勤上食衣不解帶者經月形容頓改仁菴公見而駭曰兒何至是戕性之戒爾獨不聞乎及卒哀毀踰禮楠窓公幼多疾偶失朝

見怒王府公懼其受責疾且劇乃往請以身代鄉里貧不能舉喪者買棺助之鄰人汪姓者遭回祿以笥篋寄公倉卒忘其緘鎖內有銀物若干江亦不知也事定付之曰驗汪感激頓首恭年掌王諭書約束本房益加恭慎族有遺腹子孤貧不能奏啓附牒遂落嘱公率諸房長懇啓乃得啓牒王甚重之賜號哲皓又賜對聯一幅命肩輿入府皆殊禮也方弱冠時遇一丐自負善奕公與對局頗異之後不知所往過數年夢一老人破衲敝屐若丐者狀揖公曰不記昔日談棊之樂乎汝年二十六及六十四俱有一否然於汝無妨也至二十六果喪妻六十四喪長子夫神仙荒遯不可知其有無或者公

慤誠所感鬼神默啓之也先配尹無出繼配孫俱封安人子二長經藉先卒次即西川孫男四邦苗邦葛邦彝俱奉國中尉公生成化乙未七月日卒嘉靖戊午十月日安人生成化壬寅正月日卒先公三月葬尭山村公葬後安人兩月啓襄而合窆焉初安人襄事公尚爲指畫一一中窾不亂過二日忽召家人曰治我後事當還造化矣子孫環跪擗踊泣請治命但曰吾曹食祿無補能力行節儉以其贏餘推之濟物即所以報國恩也遂溘然而逝古稱大雅樂善庶幾近之歟銘曰

儉於財貲其乃求殘而能散慶鍾以恢儉於德不愆其則孫子是繩允稱皓哲神仙遐矣或啓其衷福祿壽考

孰能儷公有美碩媛克正於內偕老令終天作之配鬱鬱雙窆尭山之陽勒銘貞石其永奠乎玄堂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墓誌銘

張居正

萬曆庚辰元日豫所呂公卒於家訃聞上輟朝一日詔所司議卹典諭祭十有一壇遣官營葬贈太保謚文簡蔭一子中書舍人諸視常數有加而公之子祠部與周遣人持吳大參國倫所爲狀來請余志公墓而銘焉按謚法平易不訾曰簡一德不懈亦曰簡余與公同政府知公深公爲人外溫而心辨中毅而貌和於事吶吶不

輕爲可否於人恂恂不苟爲異同嘗曰大臣協心體國苟利社稷嫌怨共之安事獨殘其間無論彼已懷忮即賢者各是所見政本之地斷斷而爭如國體何世儒嘐嘐猥小曹參而卑丙吉然則虞廷云寅恭者非邪自余柄政與公共事者六年內奉沖聖勤緝熙外贊密勿定計畫莫逆於心莫違於口六年如一日也蓋所謂不訾不懈者斯可以爲簡也已上嘗手書賜公曰輔幾克慎曰同心夾輔知臣莫如主信哉按狀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西粵桂林人也其先楚興國之大冶人洪武初從軍戍天長後隸更桂林因爲籍始郎家桂林是爲公曾祖鑑生綱綱生璋呂氏文學自綱始世爲

郡諸生兩璋以貢爲徐聞令徐聞人尸祝之璋二子長應陽早卒次即公直德內子中奉封張夫人夢巨蟒入室紫光熠熠而生公公生十九年爲嘉靖甲午舉於鄉庚戌賜及第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晉遷國子司業乙丑晉春坊諭德陞遷改元還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兼皇帝講讀踰年改吏部尋以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上初即位拜禮部尚書頃之上問余孰可與卿同事者余以公對上在東宮亦雅知公端慎遂名爲文淵閣大學士與機務踰年進太子太保甲戌修穆廟實錄成加少保兼武英殿尚書如故丙子一品秩

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進建極殿公先後歷官垂三十年半守史局三任成命四歷卿貳佐坊典內制爲府教習庶吉士少宗伯日侍講讀凡總修嘉隆實錄者再分校副者未典甲戌會試考者三所事咸稱任禮部當上典章門宗藩外戚中常侍不得踰制有所希請尚書郎吏禀奉職由大宗伯入內閣若大喪若大婚若崇親尊號若膺冊受尊諸鉅儀禮皆咸藉公裁成以當上心上優禮公稱先生不名數命爭獻郊廟釋奠先師時遣中官給賜上尊珍膳兼金文綺乘馬什器之屬不可勝計多自昔輔臣所未嘗蒙公故病肺人感足痿頗念恩厚未忍言去久之益劇戊寅秋乃疏乞

骸骨上固不許諭留甚温疏十上始得請賜路金文綺乘傳歸仍遣御醫視疾行人護行蔭其子興周以祠部扶侍公於家居一歲疾且已會歲暮公晨對客食飲如常日中忽不語越三日元旦自起櫛沐端坐卒年六十有四公沉密簡重人莫窺其際嘗遊國學從祭酒永康程先生談名理後公爲祭酒遂以永康學教授諸生先德而後藝以其身爲型範爲詩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摸擬性尤澹泊雖蟒玉未嘗大澣衣門無私謁所樹惟恐見知所急惟恐見德項平古田及懷遠府江當事者皆從公受策然公不自言人故無所藉以頌公公先娶朱夫人卒一歲卒繼張夫人名家子能以賢孝佐公初第時

將父母郎中躬爵張奉七箸上食惟謹夜中其父母感中煤毒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促之起者即與張夫人起視則父母俱僵臥而不能言急汲水沃之乃甦人以爲孝感久之以編修滿封父母如其官寿之歸蓋封四年而奔父喪及禫又喪母哀瘁骨立後以少保總裁實錄成贈曾大父大父父皆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蒲蔭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都御恩蔭一子入監讀書及郎蔭凡三而公四子長與周既舉進士爲祠部次與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於鄉次與文與武振飯濟矣世且滋大周娶湖廣參政宋廷表女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文聘封川令陶泉女武聘與國吳

參政國倫女女四少者未字皆舉人毛如綸諸生蕭如薤常任孫一一副備聘延郡丞房州言女公雖籍桂林數往來道與國省族展墓比其歸也視所治新第徘徊不能去又新構於與國語吳大參曰吾先君命諸孫名皆從與以示不忘故鄉明年吾其以家來菟裘於斯矣會公卒不果公質行多長厚余獨心服其在政府斷斷乎有古大臣之風焉銘曰

猗古盛際同寅協恭百僚師師以洽庶雍譬伯與仲響和吳從誠一無他深厚有容在漢內吉今也則公主少不疑仰德乃風內寧外謐波恬瀾吝吏稱民安時與歲豐守和自近孰知其功我銘貞石以著精忠

粵西文載卷七十四

粵西文載卷七十四

粵西文載卷七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道汪森編輯

祭文

為湘州祭虞帝文　宋　顏延之

惟哲化神綏人作聖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麓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克授禹系纘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而敢老欽聖君職奉西湘瓊觴有崇神之聽之匪酒伊常

祭舜廟文　唐　張九齡

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命歷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貫屋之路巡狩而來殂落於此勤倦之道永結于黎庶惠懷之尊長存于齋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今聖朝紹興至道懋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為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敢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宴私俾輪力明時尚饗

祭纛文　旗纛廟在桂林城內　柳宗元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惟昔澧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旄頭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維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蚩黃尊保周庸人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於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秉羽先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佚牛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吞大命無敢私顧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蠱賊遂我福育收厥隸朗役于梗人海隅黎獻永底於理無或頓刃以為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維年月日某官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泰定百蠻漢開九郡自茲編列同於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薦役惟是南方久稽司役藩鎮怙險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虔劉齊人黃姓啓孽實忝異畜偉步殺老掠貌使臣梟觀洞竄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內毒罔不震伐齊帑而殄趨魏顯化皆人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耿尚忝遊頑敢天震怒命我于削官臣某欽率那典統戎于征惟爾有神懋揚乃職敢告無縱厥類無劉我徒鉞刃銛鍔甲集于兇躬錙甲于兵咸究于義軀焚煬蕩汰有如有虛俾人懷于安以靖灑之隅在是舉也有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雷塘禱雨文

惟神之居為坎為雷專此二象宅于巖隈風馬雲車肅焉徊徊能澤地產以祐人災欽茲有靈爰以廟饗神惟

皆知我以誠往苟失其應人將安仰歲旣旱暵害茲生
長敢用昭告期于肹蠁某自朝受命臨茲裔壤莅政方
初庶無淫枉潔廉自持忠信是仗苟有獲戾神其可罔
擢擢嘉生惟天之蒼豈使粢盛夭於草莽騰波通氣出
地奮響欽若成功惟神是奨

柳州祭井文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蕃是玄德演爲人用不窮之養
功齊孔溥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寘守斯恐爾
利茲久闕備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茲利兆于彼
壤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甞崩今則堅好惟昔逝
存今則顧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

發自玄冥成于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
薦蘋藻

祭門文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闢能收木沴以
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粢麥野夫興嗟官守增惕諸陰
旣閉休徵未獲敬用瓢齊以展朋索納其雲氣復我川
澤惟神是依□□來格

祭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
濤瑞錦叚廼蟲濫王風凛凛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
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
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
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
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哀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歘密
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
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
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
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輤從祔先域凡此
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

深想其闕計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于使道勒
石垂後屬於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于
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
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
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釁營
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
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
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
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
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

不理含酸執筆輟後中止楮使用六同於巳子魂兮來
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賽舜廟文　李商隱

年月日昭賽虞舜之祠伏以帝狩南荒神留下土翠華
莫返積怨空於他年大麓不迷原威靈於終古比發旗
種少旰憂傷抗箭陳詞潔罇引咎果蒙迅雷掣電跨野
揚風布沾渥於九泉思焦枯於一縣敢有昏廡饑事蘭
羞帝其罷奏南琴停吹西琯使東皋太一乘虛於靈遊
便山鬼江妃無暇於沴氣庶將善政以奉明禋

賽永福縣城隍文

年月日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人考室立家先存戶竈

聚人爲邑首起城池固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惠
澤廣育黎民聊薦粢盛少申香醞神其飾位四氣扶祐
三時勿使旱暵但稱於好雨無令田祖獨擅於有神永
歆蘋藻之誠長狹金湯之勢

爲中丞滎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年月日祭於城隍之神夫大邑聚人通都設屏將圖雄
作集必假高深不唯倚拔風雲兼用翕張神鬼某叨蒙
朝獎來佩藩符既禦寇於西原亦觀風於南國始無謀
鷁將下伏熊屬楚雨蔽空湘雲寒色晦我中軍之鼓遲
子下瀨之師逐以誠祈果蒙神應速如激矢勢等抑河
及茲薦報之時敢怠馨香之禮神其干霄作睟留瑕為

防合烽櫓以保民阜川塗而流惡使言言堅壘侔地道
以無虞活活深溝如井德之不畋勿違在禱以作神居

賽靈川縣城隍文

年月日賽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高墨深溝用資河護與
雲漢雨謠侯威靈惟神能感至誠將成大稔逐漏淪之
耕父不使揚光迴祖澤之蟠龍皆令灑潤式陳微報願
鑒惟馨

賽陽朔縣名山文

年月日賽於陽朔縣名山之神常神受命上帝奠茲南
服寔稟日觀遠處於高標逢島覓征遐通於爽氣峻若
殘刀之類崇於倚劍之門是宜鈴管險可拘內異物衛

神仙之下府罰龍虎之殊庭驅歲之不寧旱魃太甚馳
誠香嶠託意迴波果厨雷出地中電流巖下既茲靈足
敢薦香芬願終如響之靈無忘孔明之鑒

賽海陽神文

年月日賽於海陽之神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逢玉女
之披衣空見土龍之矯首式祈嘉澤果降明輝神其享
彼蘭羞把茲桂酒補成於多黍多稌施助於好雨好風
庶勵漢官以酬玄澤

賽堯山廟文

年月日昭賽於堯山之廟伏以帝巡遐徼天作高山既
此傚於軒臺亦分光於虞井是留遺廟以慰斯民昕省

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永言嘉澤實自玄恩大驅蟠澤之
龍盍發潛泉之介倉箱興詠將慶於農民灌浸呈功不
忘於監予敢茲昭報冀降明靈

賽蘭麻神文

年月日賽於蘭麻之神頃者杲日揚威融風扇暴禾乃
盡假人何以堪神能倏忽應時遂巡布潤雲旗直集不
資蔡地決渠雨陣斜飛更甚成都救火永懷靈祐敢薦
嘉肴神其與蕙同芳爲蓬扶直勿虛嘉疏以累豐年

賽北源神文

年月日賽於北源之神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浦
降神江僞於騷客虎池遺洞乞士於寺人果能雲箭風

頭索綃雨腳下賓滿滄將致倉箱聊申信於澗毛庶逼
靈於水府神其揖揚蘭珮麾招木旗拍川后之扇攬波
神之袂共來此饗以報留恩

賽白石神文

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敢知明靈克標懿號軒巧
耀彩儵非瑤水之源荆玟流輝即是玉山之路一昨偶
憂旱歲俾禱靈祠果能愛我大田饒余膏澤不俟于公
之折獄無煩洛令之焚身敢命子男爰修蘋藻神其仰
滴入擇俯鑒歲功無萌可轉之心以負惟馨之禮

賽龍蟠山神文

年月日賽於龍蟠之神惟神降治山川流恩縣道龍蟠

鳳蓋克愆於虛司蟻穴鶴巢式揚於利澤至誠有達昭
報無虧神威叱咤飛廉鞭驅屏翳尚令五土屢有豐年
不無行潦之羞以謝雲油之惠

賽古欖神文

年月日賽於古欖之神惟神爰因碩果遂啟靈祠爪芙
邵平且傳侈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爆暑爲災油
雲不起式存心禱遽作神若神能感氣蜺吳傳薛鶴呼
使宋生抒賦始悅於雄風高氏讀書忽驚於暴雨化太
甚旱爲大有年將見助有歡康敢忘懷於昭賽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荔浦縣城隍之神茲我貧民每虞艱食失

耕幾耕始停於秋成鑠石流金幾傷於歲事遠賓靈顧
式布層陰無煩日占不待欒巴之噀霧陳濟覽用答豐
年之穰神其振有高深士張牛植同功田祖比義雨師
無假怒於龍湫勿縱威於魃鴟守茲縣邑富我京坻

祭全義縣伏波廟文

年月日賽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有漢將
遺廟一泒湘水萬重楚山北統川袁氏之令也同與日
方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
立志魏將軍生談西伯棄與無歸梁伯孫白降匕姬雖
來不起以若畫之眉宇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祉守
錢而爲虜德陽殿下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驅隴

首事嫂冠帶誠姪甫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淵之刺容相待何[illegible]爲踏故行營淡濤往銅留鑄柱苹誓累尸男兒巳立邊功壯士猶罹病死離湘之蔚嗣守依然望獨文宜之陵不生棘草更若武侯之祠仍有森松向我來思停車旋敬一樽有黄丘馬忘歸及申樂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雲與往礎電繞皆森何須木[illegible]次之投壺乍開天笑不待樵人之取箭巳見風廻依忝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以時龍行[illegible]不復躬[illegible]壇祠託烟波遂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祈千歲之文勿負至誠以孤立契

代宜州郡官祭党守文　宋　黄庭堅

惟公孝慈奉親忠勇從軍自微至顯帶以策勳公清爲郡恐不米鹽誰能白髮皎皎。佈方吐嘉謀蕩賊巢穴如何不淑松摧玉折憂民憂國糾糾桓桓忽方不見萬事一棺嗚呼哀哉某等趨承下風教誨提挈南有樛木失此陰樾昔者賓[illegible]今則升堂平生宴笑慟哭爲觴嗚呼哀哉

祭羅池廟文　曹輔

惟三光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絪緼惟萬物之並騖兮悉坏陶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拳飲

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囷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扶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翱湜喪氣而噤舒夫何天命之不畀兮觸遇塞而羅屯二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朝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誇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鵞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于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逃軌而與游塵剌嶺嶠之兇服兮弔蒼梧之愁雲覽桂渭之行潦兮薦蘭苻之芯芬物雖至薄兮信誠其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黄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蹴張雄深雅健實比子長民思無斁政事循良惟公之政胤賢通黄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傑議論慨慷文曰爲與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擢列御史拜尚書郎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鏌鋣干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羣王羣飛剌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閒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能城雖遠毋敢怠荒勵以

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若處有屋濟川有航貢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處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所禱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風如在其傍桂酒清肴有蔬維介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故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爲廟食如古桐鄉遺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願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術以蒞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監茲不忘

祭虞帝廟文　張栻

惟斯民之所以思斯世之所以立繫人倫之教是賴而聖人實人倫之至也帝之爲德冠冕萬代則當下官所敢贊述蒼梧之野謂帝常臨賓絲此邦幾春廟祀某涖官之初適修常事周視棟宇缺壞弗稱悚衆汗下不敢遑寧肇新規模茲焉獲考敬率官僚俯伏以告惟帝之澤化育並行動植蒙賴何有窮極矧云此邦獨私其賜

祭黃運使　蔣臣

惟靈敦厚爲質而德慈祥惟其所歷阻難備嘗故於民情尤所究詳惟眞清徐公有常將命嶺海以身律荒移節來湘風采載揚于彼原隰馳驅靡遑謂當終更歸

近帝旁如何一朝而奄么亡寶帝方設語音琅琅得疾俄頃見闘駭傷下逮閭里莫不嗟傷得某之所居實過門墻奔走弗及執手涕泗念昔傾蓋意味則長與人之周是固難忘疇昔勝日從容豆觴寧期於今來哭公堂一奠不腆中誠是將

祭海陽山

嗚呼海陽之山呼吸雲氣維邦之望而民所恃嗟嗟聊稼亦既成穗偏將驕陽垂成莫遂惟神至仁矜此憔悴謂石有寸　境是庇沛爲甘澤成我豐歲孚于下民永答神惠

祭堯山灕江

在禮諸侯得祭其境內之山川惟山川之靈能出雲雨故爲禱祀之所依堯山灕江此邦之望也而壇壝未立修敬無所茲以夏秋之交近旬不雨農夫望歲之切用敢瞻望再拜以致悃誠且遣官僚持祝以告伏惟神靈惠乎沛爲甘澤俾克有年圖報之修其敢復後

祭堯山灕江二壇

惟江山之神實爲此邦之所瞻依而壇壝禱祀無所某用是懼度高明之地肇新規模及茲而成謹率官僚俯伏以告惟神乎鑒佑此下民俾歲屢豐物無疵癘吏當率民敬事其永無斁

祭有虞氏二妃

惟神唐帝之女嬪於有虞協德聖神垂則萬代新宮肇
建内闢是嚴修祠於春敢率彝典

大成殿

某以愚陋被命臨民早夜恐懼未知所濟惟嘗精思聖
經之法言體而行之庶幾萬一得寡於罪悔視事之始
敢祇見於學宫

祭秦致政文

棫來桂林首訪鄉之老成而將剛政焉人士同辭以公
為稱首公雖已枕疾於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山
淵游於其間亦足以借其揮潤惟公起自茲土取科第
歷事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則於民已乃謝事於

來襄優游鄉閭子孫滿前安恬獲福克享上壽在公要
幾乎無所恨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失儀刑之尊吾儕之
諮詢之益是用歎傷為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寫悲誠

祭遺骸文　范成大

嗚呼聖人有言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則凡死無宅兆者
不得其安可知也形魄降于地骨歸復於土然後其魂
氣無不之也故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不得其安不得
其歸魂羈而無託天下之至悲也桂林之俗或不葬所
親寓其骨于浮屠而類莫洮也與夫遠遊客死遺骸委
骼狼籍散亂而弗收者不知其幾也嗚呼若爾諸君生
何罪于天而今乃至于此也太守之來惻然動乎其心

若已手之而棄也屬吾同僚出公帑營燥剛實覺華之
原鍾官之墟嶟然砥然以為諸君之墓隧也舉凡無歸
之骨而寘之域于前列者有官君子也分封于兩旁者
姓字不傳莫識君之類也祭之雖非其親藏之雖非其
里有以安而歸之何異于其親與里也日吉辰良肴芬
而酒旨魂兮即安無南無北無東西也牛羊弗踐樵蘇
避焉詔于終古勿毀勿奪也嗚呼哀哉

祭許象州文子鈍齋　李昴英

鈍齋之學本源一誠文最近古誠之著形政先及物誠
之流行悶無不知惟誠故精事至能應惟誠故明誠則
無欲氷蘗自清誠則無營軒冕甚輕師道自任南海横

經曾入簉横一一玉成上德之深其嗣之賢至令朔望
羅拜于庭絃歌東莞課試始程亦崇厥祠書閣崢嶸菊
坡西山皆極口稱才可經綸位不公卿既踰七袞乃陞
雙旄輟俸廩士食繼貢英藻飾泮宮百廢並興來入劇
減鹽出衡增學指公家以寬遠民曾未期月洋乎政聲
老不廢卷細書如蠅斯文之厄泰山俄傾志未盡伸用
未及宏夫人惜嗟而况諸生某少摳衣履早蒙巨評誨
猶藥石愛猶父兄猶記屢爲薦公姓名年貌幾何清問
親聆未幾去國竟負師承靈輀來東躬邇涕凝返築未
能何敢不銘尚享

遣使祭嶽鎮海瀆諸神文　明　明太祖

昔元運將終英雄並起民受兵殃時予亦與群雄並驅輯保民庶上帝默相山川效靈所在必克五年而兵偃民息天下太平今二十有八年矣近者猺尼猶恃宗寺及奉議等州不循治化負固殃民故命將討之兵興甫事不敢不告者兵行十萬各離父母妻子道途饑飽勞逸山嵐瘴氣染患者有之此行之難予之所以爲憂也嗚呼大軍經過荆棘生焉民從且移十萬之衆經過未有不傷者也用是致告於神惟神鑒予誠懇聞於上帝默佑三軍使瘴癘之方化爲清涼之氣仰於渠魁良民安業軍士早還以養父母是其禱也

祭天地神祇文　韓雍

比者蠻夷梗化據險遐荒兩廣生靈若罹塗炭天子新卽寶位憫念惟深特命雍等統率大兵往正其罪茲已交于敵疆將圖水陸並進而霪雨彌旬山水泛濫舟楫驚懼行營未安憂心皇皇弗寧寢食用是敬陳素悃仰叩玄穹伏望大德洪慈陰相默佑早賜雲開雨散風和日晴陸進舟行上馬安便所至兵鋒奮厲威武振揚速成克捷之功以副朝廷弔民伐罪之意雍等不勝感荷天休之至謹告

祭旗纛之神文

維茲兩廣叛夷久違王化戕害民命罪惡貫盈聖天子甫卽大位奉天勤民憫茲廣人久墜塗炭特命雍等統率大兵來茲伐叛用救民生初指桂林賊侵我疆五發偏師所向克捷是皆神威助我先聲今寒霜既降肅殺維時番漢夷兵川滙雲集雍等整飭兵戎申嚴號令將圖分道並進往問叛夷之罪惟神主司戎兵三軍仰瞻伏望威靈陰相默佑指麾皆上旌旗所向戰勝攻取指日削平蠻兇慰安黎庶使地方永永無虞用副朝廷伐罪弔民之意實荷威神無窮之休謹用祭告尚饗

祭風雲雷雨嶺內山川社稷城隍文

自古神之爲德正大光明福善禍淫至公無私雖遲速不同而報應未嘗爽也今兩廣蠻賊背逆天道虐害生民十有餘年之間常出爲患日流毒于湖廣江西地方殺戮民之丁壯奴辱民之妻女掠其財貨焚其屋廬蓄不可以數計又或破寨據城官僚被害殘忍慘刻罪惡貫盈積罪於天天必震怒聖天子初卽大位體天之心行天之罰特命雍等統率大軍來問其罪茲已臨賊境分道並進敬告于神伏望神明各行其職各顯其靈指示嚮引陰相默佑務使我軍威聲震赫響算允中所向戰勝攻取殲賊神魂喪亂脫走無門所至就擒就戮地方一鼓而削平萬姓回蘇而安業庶幾仰答天心稱朝廷伐罪弔民之意而靈神享有常祀益有光而無愧矣故茲懇告尚饗

祭旗纛之神文

雍奉命提兵留鎮南夸狂寇雖平餘孽猶滋寒霜既降肅殺維時仰體天心爰整我師泝流西行祇神指麾務殲殘兇俾無𠁊遺庶康我民彰神靈慈謹用祭告尚饗

祭后土之神文

向以行臺狹隘屋廬淺少因出在官餘貲市地易材命工增修兼創運籌之亭茲已畢工重念半載之間百工交雜築掘鋤劃罔知避忌豈無冒犯神威用是謹擇吉成特伸告謝伏望明神畧此微誠宥其冒犯且然相默佑使行臺之內火盜無警居人咸安不勝感荷神休謹告

祭慶元伯文　明孝宗

維弘治年月日皇帝遣廣西布政司某官某致祭于封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贈侯李公配封伯夫人唐氏曰惟公仇儷善積慶鍾篤生聖女嬪美妾娥時維仲春秋特申祀事崇德報功永永無斁尚饗

弔伏波將軍辭　湛若水

承哲皇之嘉命兮恭秉節于南荒迴涛横之修阻兮敬覽先生昔炎祚之中熄兮紛名號于鼎融溦帝王之有眞兮初岸幘於相逢建大勳於漢鼎兮揚炎燄而重征光南交以甸荒服兮侯臣服於天王彼聖哲之謨訓兮罔寵利於成功豎四序之代謝兮恒伏辱于顯榮別魚目之混珍兮玉亦污夫蒼蠅夫何薏苡之賤微兮使膠漆之弗終慨伊義之自吉兮奚悄悄而內忡緊容星之輝煌兮渺江湖之高蹤矯鴻飛之冥冥兮弋雖巧奚施工豈經濟之或戲兮諒圭器之不同予有來于茲土兮仰先哲之遺風恍神武之威遠兮爲四海以攸同攝江離與芳芷兮距虔薦以予衷

祭忠義祠葉公文　楊信

惟彼之犬羊兮擾我韶傷彼夫子之孤憤兮心在保障奮三百之鋭卒雷厲風飛叱二千以揮戈同時奮死傷夫子之血刃兮魂杳杳以何之或爲風或爲雨英靈不昧我來守士兮恭行祀事顧其廟貌荒臺址頹對越之餘感愴移時爰命祈氏構求杞梓新夫子之宮墻撫夫

子之生氣從以予好術以將吏陷陣之士儼若容止工以告成粢獻祭品物式陳爲黃丹荔偉哉夫子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偏我民兮驅厲鬼莫我民兮殺彼口予秋萬歲享厥祀

祭宣成文　姚鏌

緬公並時而生同德而起闡明六經釐定百氏濂洛爲宗考亭爲祖功在天下澤深人極桂有宣成寔惟專祀自宋迄今已三百禩爲饗雖修儀觀瀟廢桂人皇皇思未有繫我來謁公拜用爲懼乃衆儀曹乃謀當道乃展祠宇乃繪像貌公像肅肅公祠翼翼虫在堂義䍥在室大功既成士類胥悍爰舉有衆敢告公祠公相桂人

其不在茲尚饗

告城隍文

先王之世神物不得為奸而聖明之法凡左道惑衆者有禁其為戒至嚴也比者桂城有土妖曰山魈與阜㝫者復傳姓名胃濫祠宇或飛沙以汚人冠服或縱火以焚人室廬又或抛擲瓦石闘閧門戶以為變異愚昧之人亦輒神之至傾貲財以供奉而莫知其為誕也夫幻也妄也淫而盜也其法皆殊而二妖兼有之其不可縱也明矣且幽僻之地魑魅居焉桂林宗藩所寓司府所列縉紳大夫相與談道德而事禮樂文物之區陽明之會何物妖魔乃得以雜居于此也夫為民之害者雖鳥獸龍蛇必驅之况為此恍惚不可測之能以惑動人民者乎鎮欽承天子之明命謬職一方之風化凡是邪慝合當驅除若緩之不治則于靖共之義未稱鎮無以臨于民惟神亦受明命監觀茲土索厲鬼而逐之以翼王化其責均也顧得容此怪孽扇妖境內乃漠若無聞乎鎮知之而不治鎮之咎也鎮不能自治故復以告之神神知之而不能治亦恐有缺於保障之義非神之所安敢潔一牲遣官以告神其鑒之

祭吳東湖文諱廷舉　王守仁

嗚呼吳公吾不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趨雖百折而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為未能盡公之才登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為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闢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守仁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守仁其教愛勤惓不特篇章之獎飾過情推引亦復藹然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為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俞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乃終身不及一面而泯落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具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敬所先生蒋公文　徐階

昔在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夸清惠和金聲玉色孝皇之初公侍講幃肅如其容藹如其輝葆以養中不假言語拔拂陽春漸濡膏雨皆相武皇後先羣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護從容匡扶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午之間國方遘屯公及成都齊不顧身翼龍于淵焫孤于穴旋轉乾坤揭昭

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家長沙京口徙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江洞庭自謂不及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日畏在府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胙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躔氣收光嶽維公在朝善類有依公今歿矣孰主孰持維公在野後生有式公今歿矣孰引孰翼某等無似濫出公門哭公之歿憶公之存感非私恩哭豈私戚維公有知鑒此衷懇尚饗

祭敬所蔣公文　潘恩

於惟我公鍾英湘水負業經綸折飛桂嶺振跡楓宸歷事三朝論思昕夕學究天人節同金石望切玉鉉勳銘

彝鼎碩德高風朝野引領遜此碩膚懸車故里其樂只且方圖右史大不慭遺忽聞云殂恩也聞訃千里瞻眄茲以職事丞止瞻拜几筵忽兮如在謦欬肅然抑其瑞世之功爲鳳爲麟浩然之氣爲星爲辰揮斥八極周游九垓與太乙爲侶元氣爲鄰者乎敢羞藻蘋侑以江蘺庶幾來格永懌余辭

祭告宣成二賢祠　劉節

於戲唐虞至於成周集羣聖之大成孔子也春秋至于有宋集諸儒之大成朱子也二公友朱子而上師孔子者也宣公仕於斯成公生於斯後人仰而服焉有餘地矣某生也晚學道未聞恭承天子之命司憲觀學薦將稱絀餘以淑多士禮謁之初敢用誠告啟佑來學俾與聞于斯道某也非謟惟公其惠相之

祭涇川張司馬

維公知名天下四十年矣詞林稱敏史局稱精講筵稱正成均稱嚴秩宗稱寅司徒稱慎冢宰稱明司馬而居守留都稱端稱靖才稱達守稱介特履稱峻毅天下之人皆知之矣某生也晚釋褐之初識公于朝未嘗登公之門比從事郎署公則南矣未幾某亦謫下邑矣欲即公不可得而懷公則恒不能忘也逮承乏西蜀嘗聞公於右翁老師承乏南滇再聞公於南圖司徒乃復有八桂之命方以謁公爲期既至公不可作矣嗚呼某之不

幸也抑亦斯人之不幸也使公而存溫公再起潞公復相而天下福矣公之不爲溫公潞公斯人之不幸也公葬已卜某也制于祀象不能走哭執公之紼此又某之不幸也菲儀再致哀涕從之是豈一人私而寔爲天下之人悲也惟公其鑒之哉

祭靖江端懿王妃

慶宗女士鍾靈厚坤有容有德有工有言制冊元妃作配親藩福履綏錫既庶既繁奄棄宮闈宗國哀奔品儀致祭典禮具存

祭靖江宗室松坡

神祖諸孫靖藩賢胤盛時挺生出羣才雋忠倬道古善

比東平有文有行不驕不矜巍巍之功煌煌之業屏翰藩垣有光玉牒節愼服食方期永齡龍蛇之歲哲人以傾成之惟艱仁而不祿彼蒼何如裁者乃覩某等忝重高誼曷忍訃聞吊哀禮祭侑以斯文朔風颼颼寒雲遊漠招我巫陽九原不作尚饗

祭北山神文　黃芳

維神含精儲靈阜蕃庶物惟一方元元是依乃者境內虣虎爲患逼近城郭動踰什十以吾人爲雞豚戕害不可勝計妖不虛生殃必有自嗟茲庶姓顧亦何辜仰惟皇上命官來守茲土固將庇之也而惡獸乃敢逞毒以戕賊之是雖政牧匪良無以感召和氣而神於上帝好生之德抑亦與有責焉茲竭虔具儀望而致禱神其轉禍爲福祛此惡類遠遁巖穴食稼之害勿擾擾邊之寇潛消暗滅毋虐我土已敕將吏具器械設機穽期于三日鼓噪而攻之虎如有靈宜憚神威將挈亟徙否則寘頑弗靈豕鹿等爾神其默相我武赫厥靈威弗縱獸之所如盡殲滅之庶吾民永有依歸焉而守土臣僚藉神之庇亦祿食無忝也芳等憫茲殃害衷情憤激捍禦之義幽明何異惟神鑒之

祭節婦傅氏文　李良臣

嗚呼綱常萬古事也夫死無二綱常也顧斯理曾泯滅于人心而懿行完節者自栢舟之後罕聞焉豈綱常倫理之大非關婦女之所能修抑表揚崇勵之未致遂致湮沒而無稱焉余觀風茲土思以扶植綱常而深慮其有美之莫彰也乃咨詢博訪於懷集得潘聰之妻傅氏痛其夫之歿於羈旅哀號幾絕甫畢葬事遂縊於寢室以身殉之懷僻邑也氏編民婦也非素有詩書之教而其烈志奇節宜與栢舟並稱豈非綱常未嘗泯滅而表揚崇勵風教顧在上之責耳余既嘉其事乃命官祭之詞曰嗚呼惟氏之生卓以犖兮淑氣攸鍾惟氏之操堅且貞兮殉夫而終殉夫而終兮日不朽而一婦人兮能植綱常栢舟之矢死兮聖刪詩而首錄於鄘余觀風于百粵兮惟節義之是揚行無讓於姜女兮嘗泯滅以無揚爰命官以告祭兮勵世風於無窮尚饗

祭烈女朱茉莉文　王貞吉

嗟乎人孰不愛生也茉莉則輕生若芥人孰不惡死也茉莉則視死如歸剛烈之氣金石難摧卓立之聲泰山崔嵬鄙哉世婦生則同帷夫肉未寒身則他隨老夫平日有何厚恩女妾乃能守節不虧亦有豎臣但叨爵纓國纔破滅易由事人二十幼齡女妾乃能完節終身使其爲正室也必能爲栢舟爲文伯之母爲割鼻寡爲凝之妻矣使其爲丈夫也必能爲比干之剖心爲常山之割舌爲信國之九死不悔爲陸秀夫之落海抱帝矣嗟乎茉莉眞是奇異天之生才原不擇地樂工而有海清

婢妾而有茉莉矣我來作守於今三年闕典烈公愴
涙漣爰表墓道以彰幽潛既往者化已定者天神其來
格永鑒斯言尚饗

告伏波廟文　方瑜

公之志節偉然大丈夫也晚年提兵南來平交趾之亂
功德著在嶺表是宜隨地祀之而祀之橫江之遂符非
以伏波威靈于今尤烈怙石險流假以鎮狀而往來之
人恃以無恐者也瑜叨守是郡入境之初逢經祠下恭
祭奠幣敢不瞻謁嗚呼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公之語也
瑜不敏敢爲公、、誦之

灕山祠成告文　張鳴鳳

靈之還履以驚靈之來安以平靈之饗荊既醉靈之嘉
祉斯莘宅茲新宮沛𥠖惠春報秋祈千萬世

祭葉參知文　蘇濬

嗚呼風莫莫兮吹衣雲冥冥兮掩暉望蒼梧兮氣結君
胡爲兮去不歸憶與君兮徜徉似醇醪兮相將寒菊英
以爲餐兮紉蘭茝以爲裳折參同之眇眇兮鳴和鸞之
鏘鏘弄素娥兮窈窕賡白雪兮宮商忽秋色兮蕭森念
蒼生兮沉吟膏車兮秣馬載馳兮駸駸冒寒露之淅瀝
兮穿窮谷之嶄嶔陟深箐之鳥道兮入翳蔚之叢林嵐
氣紛其相薄兮陰陽錯而交侵作疑冰兮焦火如載浮
兮載沉思芋牝兮蠹谷胡青黃兮災木泪千竿兮若雨

人百身兮莫贖沆瀣漿兮雕胡飯靈之來兮日將晚一
夕兮千秋來不語兮復返

祭龔日池憲副文

嗚呼象郡之區百蠻所都嵐烟下上狌猓爲徒怒則相
殘喜則相呼維公撫之拮据卒瘏龍淵立斷何論大瓠
公所經畫不動聲色篳路藍縷以開荊棘寅之康莊解
其徽纆木無吹浪岡無探思用夏變夷是誰之力帝曰
休哉渤海家風璇戎行洋卑服以庸維公念始益圖厥
終首櫛暴雨身逐飛虹心之瘁矣乃殞厥躬嗚呼世故
紛紛東馳西騖發言盈庭舉趾誰措任事若公千秋旦
暮錫爾專征何勞東顧英雄長恨詎知其故濬等幸追

左右韃弭相將登高慷慨攬涕悲傷嗟彼驊騮未竟龍
驤嗟彼太阿胡爾匣藏告以大招爾其洋洋

衙門合祭養利州守葉君文　徐顯卿

維公發軔粵自玉融燦長窮經學優所宗既貢明廷爰
陟州牧蔚有賢聲揚于薦牘仕爲循吏學則通儒佑啟
哲嗣懷瑾握珠天祿燃藜石渠載筆所志斯酬世德允
述公爲悵然萬里貽書曉茲式穀毋替厥初方圖掛冠
子諜省侍胡不須臾溘焉永棄顯榮壽考得全全歸令
聞不已有邈音嘽所悲旅櫬海嶠遐徊遙薦椒芬臨風
悽愴

鎮粵樓祭張襄惠公　曾偉方

惟公余邑先輩也當不佞偉方初降毋體則公先已捐
旌節騎能白雲鄉去今幾五十年所偉方適以司馬曹
謫判賓州過柳詢公襄柳遺事欲求谿猺峒獞諸部種
就殲之所乃故老皆無在矣徒見郊以北有鎚其樓公
像其中歲時伏臘則柳縉紳先生若邑子靡不人率錢
約徵醵會歌呼相樂曰惟公故歟嗟嗟十夫之聚誰相
北面夫非公豐功隆德淪人膚骨之深且厚而能若茲
公為柳人躬甲胄披蓬藋驅遠封豕長蛇以艾殺此地
柳亦春雨秋霜薦丹蕉黃廟食百世以報公公於理學
氣節文章蓋一時獨位不甚貴不遂至卿相不能一日
身安於朝廷之上蓋就公當時視之若謂數奇由今較

量未為不遇公值肅皇時齋居暫閒而太阿在手權臣
柄用而貂璫未竊物力發耗而耳目精神尚強雖其間
誅褒進黜清論時有信絀而猶能知公信公蕩平百粵
數莞總制荊湖川貴粵東西家尸戶祝榮華至今試使
公遂所願從赫卿相於一時詎得孰失公固能辨公視
今世局是否安危偷竊吏習忍令公見偉方即適強乎
妄希年少狂勇謂大丈夫出不能豎尺寸縱然槐棘了
大夫猶渺乎細志大才疏一官隨蹶御留截銓媿公榮
謫徒爾肅遺容想公風烈強自作氣則猶勃勃焉雄心
欲發而已歎九原之不作悲執鞭之無從躊躇過此實
不能去聊陳詞以進酒神彷彿其來歆

嶺南遐阻昔人皆視爲畏途後之人覽其紀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未有不洞心駭目也如宋元以上則有陳承韜南越記沈懷遠南越志劉欣期交州記段公路北戶雜錄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周去非嶺外代答張田廣西會要范旻邕管雜記譚掞邕管溪洞雜記胡理蒼梧雜志楊孚南裔異物志交州異物志萬震南州異物志劉恂嶺表錄異志孟琯嶺南異物志房千里南方異物志投荒雜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驂鸞錄迨明之世則有葉繼熙臨桂雜識李文鳳月山叢談田汝成炎徼紀聞張鳴鳳桂故桂勝王士性桂海志續張七澤梧潯雜佩魏濬西事珥嶠南瑣記岳和聲續驂鸞

錄曹學佺名勝志謝肇淛百粵風土記鄺露赤雅凡計二三十餘種或全帙猶存或斷簡無幾或僅存其目此皆專於其地者也至其他散見者亦往往而有也余既輯粵西詩載文載而於諸家所述者僅能錄其一二竊自哂其遺漏之多也因復念碑刻題名千載如一日也行程日記萬里在目前也善良之軼事宦章僉壬之穢迹可鑒也閥閱世家非無盛事封疆大吏自有公評也仙人釋子則道術不少神鬼妖魅則幻誕實繁也鳥獸蟲豸多奇形竹木花草多奇產也風俗異其習尚飲食異其嗜好也大則土官跋扈叛服不常小則山寇跳梁劫掠無間也事物之變可喜可愕者不可殫記也爰復

爲蒐羅編次叢載三十卷獨是世不乏鄴侯插架而載籍無因終屬渺聞拙見也聊就目之所涉者以補詩文所未逮雖不足齊雅人之博物亦庶以供客座之笑談云爾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夏六月弦日小方壺汪森序

粤西叢載目錄

卷一
各郡碑目
卷二
題名石刻
卷三
入粤紀程
卷四
入粤紀程
卷五
名賢軼事
卷六
名賢軼事
卷七
名賢軼事
卷八
總督軍務
卷九
薦紳盛事
卷十
雜品別紀
卷十一
仙道
卷十二
釋氏
卷十三
志怪
卷十四
志怪
卷十五
災祥
卷十六
彌理雜志
卷十七
瑣事雜記
卷十八
風氣俗習
卷十九
物産
卷二十
物産
卷二十一
物産
卷二十二

物產
卷二十三
物產
卷二十四
蠻種土司
卷二十五
歷代馭蠻
卷二十六
明室馭蠻
卷二十七
僭國叛寇
卷二十八
粵右蠻寇
卷二十九
粵右蠻寇
卷三十
粵右蠻寇
粵西叢載目錄

粵西叢載卷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靜江府石刻 陳思寶刻叢編下同

唐平蠻頌　唐韓雲卿撰韓秀實分書李陽冰篆額大曆十二年立 諸道石刻錄　按西原蠻在唐為邊患久矣自肅宗至德以來百餘年間諸蠻更相雄長乍服乍叛攻桂管十八州所至焚廬舍掠士女元道州所謂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極望不見人烟者實錄也今此碑所序大曆十一年賊帥潘長安僞稱南安王誘脅夸蠻連跨州邑南距雕題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流毒如彼其廣天子命隴西縣男昌巙持節招討擒獲元惡并其將帥八十四人生獻闕下其俘虜二十餘萬並給耕牛種糧令還舊居勛烈如此之著其列傳偶闕而不書歐趙集古金石之文又偶不得此碑入錄鄉非事著於碑而碑錄於余其遂無聞矣 集古錄後

唐新步虛詞十九首　茅山玄靜先生門人朝議郎守太府卿韋渠牟撰貞元十七年立字畫清勁 諸道石刻錄

唐新開隱山六洞記　唐都防禦判官侍御史內供奉吳武陵撰防禦衙推韓方明八分書并篆額李渤游於州之西山其溪谷潭洞皆人所未嘗至者遂名之曰隱山搆亭榭於其上以寶曆元年八月立此記 集古錄目

唐隱山六洞記　唐韋宗卿撰令方古書寶曆元年 諸道

石刻錄

唐杜鵑花詩二首　唐張濬及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唱
和杜鵑花詩二首前監察御史張嚴書乾寧元年刻集古錄目

唐新修堯舜二祠祭器記　唐趙觀文撰顏起正書并
篆額乾寧五年八月十五日建復齋碑錄

玄元綸音諸道石刻錄

容州石刻

唐景星寺碑　唐容州都督盧藏用撰并分書篆額開
元四年立諸道石刻錄

唐元結德政碑　唐大曆中立諸道石刻錄

梧州石刻

唐木泉銘　唐大曆間容州刺史元結撰貞元十二年
正月十六日章武重修并書復齋碑錄

柳州石刻

唐柳州山水記　唐柳宗元撰元和十年立諸道石刻錄

唐重復大雲寺記　唐柳宗元撰正書無名篆刻憲宗
時立復齋碑錄

唐羅池廟碑　唐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沈傳師
書柳州刺史柳宗元死而爲神州人立廟於羅池碑以
長慶元年正月立集古錄目

唐柳州井銘　唐柳宗元撰沈傳師書長慶二年立字

畫頗不工疑後人僞爲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
字此本爲善又恐工人摸刻不甚精好爾金石錄

靜江府碑記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下同

桂林石瑞　唐太宗時桂州獻石瑞文上有字曰聖主
大吉子孫五千歲

韓雲卿平蠻頌　九域志云唐李靖爲嶺南安撫大使
有平蠻頌碑韓雲卿文李陽冰篆額

訾家洲亭石記　訾氏所居訾氏亭記柳宗元文

隱山六峒記　唐韋宗卿

陽朔縣廳壁記　唐吳武陵

全義縣復北門記　柳宗元撰

修堯舜二祠祭器碑　唐趙觀文撰

新開隱山記　唐吳武陵撰

隱山六峒詩賦序碑　唐李渤撰

重修靈渠記　唐刺史魚孟威撰

唐衡嶽道士李彌明詩刻　在唐帝祠

饗軍堂記　柳宗元文

唐大曆磨崖　在堯舜祠

虞帝廟碑　唐李陽冰篆

桂頌　范成大作也桂林以桂名顧弗植桂成大始收
之賓植之正夏堂植已而去郡爲之祠幾後之人勿翦
伐見賓州安城志

桂林志　鮑同序
桂林編　黃萱編柳瘊序
桂海　范石湖序
嶺外代答　周喜序

容州碑記

元刺史奏民科率狀　在郡齋
唐虛藏用碑　開元四年舊在景新寺今在報恩寺
十洞記　吳元美撰
普寧志　司法粱日成編
唐刺史題名序　郡守陶弼撰
王慶曾思元堂詩碑　見斷碑門

象州碑記

石羊山大字　石羊山在武仙縣上有六行大字隱約如草書四傍皆無路可達莫辨其眞土人相傳爲仙人留題
象郡志　丁世英序
仙崖石刻　詳在景物上仙巖下

邕州碑記

天威經新鑿海派　咸通九年淨海軍營書記裴鉶撰
唐銅柱銘　在江左右其刻云銅柱折交人滅
建武志　尹安中編樂公明序
太宗平蠻碑　余靖文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子厚文
邕管雜記　長編雍熙二年上覽邕管雜記歎其風俗乖異詔嶺南諸州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所在長吏漸加戒勵俾遵條式

昭州碑記

唐明皇丹霄驛詩刻　驛前南面架危橋久欲登臨畏路遙今日偶然尋得到眞從平地上丹霄此明皇丹霄驛詩也
南漢銅佛識　報恩光孝寺殿貯銅佛一軀趺坐蓮花中五代僞劉時所鑄高一丈二尺闊六尺座高七尺縱闊一丈巨擘圍五寸他稱之金蘭寶陣皆銅所范妙極精巧後有識云維大漢大寶四年

玉臼泉石刻　在昭平縣龍門峽上有龍門峽玉臼泉六大字
鄒道鄉祠堂記　南軒文
五瘴說　梅摯作刻石在梅公亭云
得志軒記　鄒浩撰
張夢立字序　鄒浩撰
昭潭志　韋撝編

梧州碑記

元結冰井銘　井在州北一里唐大曆十三年容州經略使元結過郡目曰冰井又爲銘刻石泉上銘曰火山

無火氷井無氷□□□□甘寒可凝鑄金磨石篆刻此
銘置之泉上彰厥後生

吳武陵墓石刻　在桂芳橋上有石刻云咸通二年七
月五日吳武陵之墓

蒼梧志　薛誠之編

蒼梧集　見集賢堂下無編集人姓名

藤州碑記闕

潯州碑記

南海乾和白石秀林之記　乾和三年歲次乙酉奉勅
鐫石玉皇儀像侍衛九軀并修金籙齋慶讃記臣吳可
一撰

余襄公學記　在慶曆中詳見修貢院記

潯江志　教授黃鍾序

白石洞陽明觀記　景祐二年立

陳坦然墓記　余襄公撰

龔州廳壁記　潘陽石珹撰

太守題名記　大觀二年郡守張浙云

貴州碑記

懷澤志　教授譚景光序

柳州碑記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柳子厚文

黃柑堂碑　在黃柑堂柳子厚所題詩刻今存

乾明寺碑　柳子厚來刺是邦而建寺有碑

東亭記　柳子厚文

大雲寺　柳宗元碑見存

柳州山水記　柳宗元撰

柳侯遺碑　學有夫子廟碑蓋子厚親筆久仆無聞淳
熙己酉太守趙彥禮復得舊斷碑并蓋於學宮草莽間

遂龕於郡治明秀堂

羅池廟碑　韓文公作集古錄云長慶元年立

靈泉寺磨崖碑　王安中撰

重修學記　汪藻撰

橫州碑記闕

融州碑記

唐平蠻刻　久視元年

上融志　楊昇

天下第一眞仙之巖　張于湖書

賓州碑記

韋厥碑　智誠洞去縣四十里蓋韋厥所隱之洞也碑
乃廖州刺史韋敬辦所撰

葛仙嵓三大字　在州西十五里葛仙嵓

安城志　吳遠編

鬱林州碑記

隱仙巖留題　在南留縣壁上有元和十四年來游字

餘不可考

唐乾符中碑　北戍灘在博白縣西南一百里馬門灘之下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駢旣平蠻獠詔鑿門海路由合浦而上經是灘險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駢因留俸錢遣海門防遏使楊俊督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無艱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紀其事碑今存焉

鬱林圖志　舊記李宗鄂序新誌施坤序

宜州碑記闕

賀州碑記

龍母廟泰古碑　在蒼梧門外神乃泰人碑備述靈異

蘇許公烈女碑　在廟中

廣陽島石刻　碧雲嵓在富川縣一里嵓洞邃深石壁絕高處有石脈成三字曰廣陽島遙望分明近視如壁絮狀

幽山丹竈記　太和五年李郃撰

惠澤侯廟碑　在廟

元祐黨籍石刻　見露溪西事珥

龍隱巖石壁上刻有元祐黨籍文臣曾任宰臣執政者二十七人曾任待制以上者四十九人餘官一百七十七人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者二人乃慶元間刻蓋欲存其名以明公論故摩崖鐫之于考崇寧元年壬午九月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共百二十人爲姦黨請帝書之遂刻石於端禮門次年癸未頒之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又次年甲申重定黨籍刻石朝堂凡三百九人此其重定者也然賢不肖混淆亦有詆訾元祐之政者濫厠其間凡與元長齟齬者皆目爲姦黨又元長與章子厚交惡內亦多章黨五年丙戌正月以星變從劉逵之請卽夜擊碎其碑京次晨始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噫名信哉不可滅矣按此碑刻纔年餘卽碎且無聞後世公論也是刻正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時又籍寶䲭列元祐諸臣之名於上以當魑魅金人入汴始擊而碎之今錄龍隱刻於左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　十七人

司馬光故　文彥博故　呂公著故　呂大防　劉摰故　范純仁

故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故蘇轍王存鄧雍故傅堯俞故趙瞻故韓維故孫固故范百祿故胡宗愈故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故黃履故張商英蔣之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故劉安世范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勔故趙君錫故馬默故孔武仲故孔文仲吳安持故錢勰故李之純故孫覺故鮮于侁故趙彥若故趙卨王欽臣故孫升故李周故王汾故韓川故顧臨故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故楊畏鄒浩陳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故上官均葉濤故郭知章楊康國龔原朱紱葉祖洽朱師服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故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衡鈞兖公適故洪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峋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畤郭執中萬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夙鮮于綽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故梁安國王古蘇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故种師極韓治都貺秦希甫錢景祥周綍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遷莫侇許堯輔楊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脩逢純熙高遵恪黃才

曹盥侯顯道周遵道林膚葛輝故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甫胡潛董祥楊瓌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馘故司馬康故宋保國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故陳郛朱光裔蘇嘉龔夬王回呂希績故吳儔故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故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綝蘇昞葛茂宗劉渭柴袞洪羽趙天佐李新扈充故張恕陳并洪芻周鍔蕭刓趙越滕友江洵方适許端卿李昭玘向紃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李備故王獻可故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濬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師雄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李珫劉延肇姚雄李基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故陳衍故張士良梁知新故李倬故譚扆竇鋮趙約黃卿從馮說曾燾蘇舜民楊偁梁弼陳恂張茂則故張琳裴彥臣李偁故閻守懃王紱李穆蔡克明王化基任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二人

王珪章惇

公論天地並大日月並明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脉終
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元祐黨議徽宗閲蹟為
宗亦繼紹咨觀國史謂實録人論公家儀寺書大氏有
致慶元戊午備□末始獲議在丞梁公之曾孫府鈐
□律愛其有前輩風度相與甚□罷改日從容及籍中
名氏因謂欲刻諸石便報傳夫前此一時之屈而後此
萬世□□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為計淺之為丈夫耳非
所施於昔賢特碑□無慿彼小人者所有□惠其汗蔑
君子本以利己浮□定罪惡反□□□□□□□□□

死貽鬼□□至□其邪心□必少俊明斯舉也似不無
補歲九月日吉川饒祖堯敬跋

融州石刻

融州真仙巖多碑刻元祐黨碑亦在焉明胡文穆公為
廣僉事時碎之此文穆自載於己集 郎瑛七修類藁

石刻補

九疑山碑 漢蔡邕文并隸書在廣西 以下見曹昭格古要論
西嶽書 唐李衞公布衣時上西嶽書蓋厭隋亂其志
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其書亦作石刻在廣西
羅池廟碑 唐柳子厚詞韓文公作文宋蘇東坡真書
高州石屏記碑刻 宋洪邁文朱希顔跋刻於能隱巖

石室 此見揭本

讀書巖宋乾道九年蔣時日新篆雙清堂三字又有舊
刻雪洞二字 以下見張鳴鳳桂勝
中隱巖有篆書張公洞三字
灕山雪崖二真書旁有佛像下鐫唐僧智深為合浦令
呂興造佛像記　朝陽洞二篆字張孝祥書　水月洞
三字谿園居士書谿園乃宋靜江倅吳億之別號
雉山雉巖兩大字劉晞書晞郎里人隱居辰山者
南溪山三篆字　玄巖洞三隸字　觀音巖三真字
劉仙巖穿雲巖三楷書　仙迹巖三楷書
伏波巖有靜江軍三大字集賢殿脩撰熙河蘭岷路經

略安撫兼知熙州鄱陽鍾傅書寶文閣待制知桂州兼
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鄱陽程節上石　正夏堂三大
字隸書吳郡范成大立睢陽杜易書　還珠洞三大字
或曰張孝祥書
七星山洞有李彌大仙李巖三大字　洞門上有方信
孺遊四大篆字又有小書嘉定甲戌七月既刻於栖霞
洞
彈子巖之右有一巖其壁鐫有真書論語尊五美全章
旁有跋云廣漢張公栻嘗大書於桂林郡之治事廳榭
廬廣公儀之欲其傳之廣也命鑱諸石俾凡臨民者皆
得目擊心存力行無倦庶不負聖人之訓淳熙甲辰冬

長至日郡文學長沙陳邕謹題
龍隱巖石刻　兩華堂三大字東平劉無欲書住山僧
慧澄刻　世節堂三大字嘉定八年二月吉甫田方信
孺新桂林西漕臺聽事爲世節堂長沙易祓書扁磨厓
於龍隱巖　谿園居士四篆字吳億書
隱山石刻　招隱山三大篆書范石湖書　隱山二大
篆書　北牖洞三大篆書　招隱二眞書
潛洞二篆字
西山千山觀三大字嘉定五年李曾伯書
清秀巖三大字眞書旁小書士美二字
空明山三大篆字　月巖二大字嘉定五年胡伯圓書

疊綵山三大篆字又有福眞洞三字亦篆書
干越山三字橫列自左而右山下有栖眞洞及洞北門
共九大字皆用篆
四望山亦二篆字不著書者姓名然皆元晦時所題鐫
混沌巖三大字亦篆文
金石錄載唐桂州都督程元英碑李邕撰文張廷珪八
分書大曆七年五月立以下見曹學佺名勝志
隋桂州總管陳萸穎墓誌正書無姓名唐武德八年十
月
文獻通考桂林風土記一卷唐融州刺史權知春州莫
休符撰昭宗光化二年

桂林志一卷宋乾道五年靜江教授江文叔編時張維
爲帥撰次刊刻
桂海虞衡志二卷府帥吳郡范至能撰成大自桂移蜀
道中追記昔遊
桂林盛事記張仲宇撰字德儀紹興間人與石安民相
爲引重安民二弟安行安持俱能文里人號曰三石
興安縣乳洞題字　宋李邦彥名上層曰飛霞洞隸書
玉谿橋三字又張孝祥大書上清三洞四字
全州神仙巖題字　巖在州北六十里爲古神仙所居
有石刻幽徑二字
義寧縣學題字　宋淳熙間張栻知靜江府嘗按縣至

義寧爲書義寧縣學四大字刻石見存
平樂府昭平縣玉印泉題字　泉在縣西北十里龍門
峽左宋治平間刻龍門峽玉印泉六字
梧州府鬱林州碑刻　後漢鬱林養奮碑字叔高和帝
時舉方正碑以初平四年八月立金石錄　唐鬱林觀東
嵓壁上崔逸八分書併撰文開元七年正月立金石錄
博白縣將軍洞刻字　洞在縣南三十里洞凡三重石
室虛明中有石田石龍石虎有溫涼泉分爲二派而流
石壁上刻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十字
興業縣古州巖題字　巖廣數丈巖中有潭四時不涸
又東入一竇有石懸下如鍾扣之鏗然石壁間有元和

十四年來遊等字

柳州府融縣石刻　真仙巖有宋元祐黨籍碑　採藍洞四面青山護列洞中平地如砥石上有秾書採藍洞三字

賓州領方山石碑　山在城東一里古郡縣名皆因之今設學官處有元淳祐中進士題名碑

慶遠府河池州太平山刻字　山在金城江次巖上鐫天下太平四字

潯州府桂平縣永通峽刻字　峽勢極險嶬猺賊所出沒明都御史韓雍討平之原名藤峽舊傳峽口有藤大如斗長數百丈遲峽而生公命斷之汁流水赤賊巢始

沒正德十二年都御史陳金奏改今名鐫有勑賜永通峽五字於石

貴縣南澗井刻字　井東有卷石蘇東坡大書南澗二字

南寧府刻壁　宋初范旻字貴參丞相質之子嶺南初平旻知邕州爲撰邕管雜記三卷併刻療病方書置諸廳壁

隆安縣陽明洞石刻　洞在縣西北三十里王文成公征思田時舟經於此刻陽明洞天四字又刻平南記一篇

橫州戒石銘　銘在州前道黃庭堅書

上思州東香山刻字　東香山巖峻洞深怪石層出入洞者持炬照之上有弄懷山三字

粵西叢載卷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題名 見桂勝

臨桂縣讀書巖題名　唐刑部員外郎孟簡元和元年三月三日遊　宋朝奉郎通判桂州軍州事楊書思政和二年九月晦來　孫覿北𡵨提點刑獄董芬招經略安撫劉彥適轉運副使陳兖轉運判官趙子巖飲於蒙亭飯後登鐵牛寺塔徒步入藏院觀無盡老人畫象初寮道人書榜及讀書嵒所刻五詠晚集於靜寄紹興四年十月十七日　淳熙改元冬常恭曾遊　開封王組則拉張仁之啜茶嵒下山主華公預焉淳熙十年歲次

癸卯七月十九日題　紹興甲戌二月二十七日知府事呂愿中訪顏氏讀書嵒瀹茗鼓琴衷回久之預名四人機宜劉襄監郡朱良弼司理黃仁

隱山題名　河內李曾伯再牧桂之明年寶祐改元上命三衢柴七表視邊隘竣事將還夏六月二十一日約憲倉四明豐蒞兵帥汪光朱廣用符離朱煥載酒千山觀訪招隱過仙奕感今懷昔風物因亡恙也時火傘張空水光蘸碧相與徜徉其間清不受暑因得四十字并識諸石　治平元年仲冬十八日同鄱陽長源吳興彥聖遊雁門賢夫因題於洞之左崖　轉運使沈起提點刑獄章岷治平丁未仲冬十有二日同遊隱山因訪武陵遺事遂題於石　淳熙戊戌歲六月丙戌廖季能置酒約詹體仁張敬夫登千山觀泛舟西湖荷花雖未盛開水光清淨自足銷暑覩北牖洞之前有勝地體仁欲爲小亭名以招隱敬夫北歸有日不及觀斯亭之經始獨預書招隱二字以貽之　招隱亭中詹體仁約廖季能飲酒落之水光山色隱映萬狀畢陳於樽俎之間遂登北牖洞捫崖剔蘚得唐刺史李渤寶曆間題名蓋西湖最勝處也回視題福與石間留字有懷張敬夫矯首飛鴻爲之滿引并以所書招隱二大字鑱諸石云淳熙戊戌閏月下澣　招隱之勝冠絕桂林淳熙五年仲秋辛亥建安黃德𨦟廷瑞昭武龔總會叟延平張士佺

子真鄱陽劉乘晉伯莆陽宋廣卿元凱瑯琊王文若冒之長沙李逵超宗闕中馬寧祖春先泛舟來遊鄭廷臣書　淳熙壬寅六月二十日四明王正巳伯仁夫攜琴來遊　桐廬詹儀之以寒食休務約郡丞陳賂嗣李晉帥屬周環滕瑱唐廷堅㮚子義郡文學陳邕蚤飯榕溪閣觀青帶甘棠橋歷覽西湖六洞之勝時宿雨初霽風日融怡流峙動植觸目會心分韻賦詩薄暮而返淳熙十四年二月戊子　淳熙丁未七月下澣詹體仁王仲寅孫楷仲觀稼城西小酌招隱亭亭蓋體仁將漕時所建俯仰十年感慨賦詩近暮乃還　北嵓劉愈晞韓以孟冬初澣約建安六逵復之桂陽姚宋佐輔之禾川劉

伯源慶長金華徐由巳克仁號略楊芳愼英圯上郃康
年仲安長沙曾倫長卿安成彭世亨元泰探勝湖上屬
時久晴風景怡暢崇崖巨壑萬狀畢陳泛潛升高窮所
未到相羊周覽改席精廬淸興有餘盃行無算竟夕乃
還實淳熙丁未歲也　嘉泰元年秋七月二日溫陵趙
庚西叔徐伯嵩高叟陳燁君顯陳吹山景甫延平廖硯
明甫李之有叔則鍾安老定叟三山王復古興周貴士
特仲誼莆陽傅誠至叔頤穡華叔葉元澤季成臨汀吳
椎夢錫建安劉學裘傳之同遊　經略安撫使莆陽蔡
戡定夫提點刑獄公事延平廖瑹李碩轉運判官長沙
吳獵德夫嘉泰三年重九日同遊　計使括蒼管定夫

帥守巨野李詠之後先來桂且久未嘗一武西湖嵒洞
壬申初伏始獲遊覽白貴虛履與上千山觀想西峰中
峰隱山煮茗談方外移時泛舟訪棲隱巖賓幽邃奇石
森列湖光激灧雲錦帶映誠可賞已而雷聲殷空雲頭
俄興涼雨飄灑四顧田野綠秧濯濯闕下文　嘉定壬申
六月下澣括蒼管湛攜家登千山觀泛西湖　方孚若
侍親屢遊嘉定癸酉　荷花鏡香鼓棹觴吟依約杭湖
白蘇如在蒼崖玉立澄潭瓊爲枕漱其間又令人有蓬
瀛想韻僧原一盱周子棨沐趙希間時鏁洪范得興淳
祐十二年夏五
潛洞題名　王壽卿姚同卿張子貞子斐黃德制田子

晉王儀之滕子正乾道己丑中元日遊　淳熙辛丑夏
六月望天台王淸叔約客於西湖之上程伯菲徐商老
張明仲劉傳朋張子眞李伯寅魏元夫王詠之凡八人
於時背夏涉秋老火益壯縈舟叢薄少憩是間觴行笑
歌聲動嵒谷夕景西下冷風襲人殊不知有暑氣茲遊
甚樂書以記時
西山題名　假守張莊禱雨茲山□□□□大觀□年
□月□□日　轉運副使權經略安撫陳仲宜道夫提
點刑獄唐最夢得提舉常平陳中復從道走馬承受陳
助明遠同遊西山飲於觀音院登西峰閣啜茶盤桓抵
暮而歸政和改元仲冬癸亥轉運判官唐懋晉德題

莆田李子凝紹熙五年嘗陪漕運方公東遊嵒竇西泛
湖山來一萬日後餘二十年東闕檢詳輶車游至因篇
後摩千山爽氣且復挹致□□□裝東峙爲嘉定甲戌
重九日書　河內李曾伯長孺領客胡實端甫李廷龍
東甫管安昌順甫周應和同甫同來弟李仕教忠子杓
姪根侍淳祐庚戌四月之十日　咸淳甲戌四月初六
日蒼括九華章時發帥守同谷李興聯車遊西湖登千
山觀想實戶洞疇望幽尋景趣兩得闕下文
中隱山題名　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劉宜父曾公絕
苗永翁侶紹簡遊　括蒼管定夫莆陽方孚若長樂陳
孚仲嘉定癸酉先重陽一日來遊　古境癸酉二月三

日遊詩境即方孚若之別號　蕭子薇向伯大王德深
呂叔舉鍾德元張聖泳鍾長卿王必大端平丙申下元
前二日來遊　長沙鍾春伯豫章范旂叟端平丙申歲
十月既望前三日同遊　臨川羅懋淳祐辛丑中伏日
約曹伯虎聶世用梁价魏牧楊巽仲趙時頌陳喻汪知
幾翁崇榴觀稼西郊至呂公喦泛舟覽湖山之勝觀石
湖南軒諸賢題字時雨初霽涼風先秋穡事可期因志
其喜　陳鐸叔振周子榮提仁范得輿吳叔趙孟薖君
啓淳祐辛亥前立春二日同遊
清秀山題名　龍圖閣直學士經略王公若愚與提點
刑獄劉子全提舉學事唐夢得大張旂旆觀稼近郊奚

今歲建芽於此遂過做雲諸閣大觀元年五月十六日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張莊正民題　杜唐臣張通夫
王誠中張通甫董君佐婷聖程聖欽元符三年八月口
同遊　欲騎日月超然之韻端臣獨題　公輔公衮大
觀庚寅清明前六日遊男叔侍　明叔仲明仁仲子源
靖康改元五月中休同遊是歲初冬九日明叔仲明子
源同晉卿再來時仁仲以母憂歸鄉　郡守呂叔恭以
甲戌季春七日遊中隱巖山水之興未已後兩日再拉
機宜劉子思監州朱國輔經屬陳朝彥同至新洞所見
愈奇真所謂倒食甘蔗也　嘉定甲戌六月六日始遊
清秀嵒呂叔恭得此巖亦甲戌歲刻石猶可攷莆田方

信孺孚若　嘉定甲戌歲立秋前二日盱江張自明誠
子來遊奉次詩境詩翁屏字韻黃冠鄒次洪方袍清一
同來　衡陽太守裴夢覎祖塗前一日魏彥濟陳景淵
同遊自新洞過龍隱酌八桂堂徧覽勝概爲臨甲寅二
月十有二口　張仲欽郭道深張安國同遊朱元順清
巖
琴潭山題名　宋方提刑題云孚若再至桂林歷窮勝
踐最後始得清秀玉乳荔枝琴潭四嵒而琴潭水石又
諸巖之冠兒且川原平衍羣峰環抱愛之幾不能去安
得此爲菟裘地耶嘉定甲戌七月二十日同來李子凝
張玉父林時可子左廷左車侍

離山題名　曾布陳倩苗時中劉宗傑彥其劉宜宋元
豐二年中秋遊　淳熙乙未歲中秋日廣漢張敬夫約
長樂鄭少融玉山趙養民同遊水東諸嵒薄暮自松關
放舟泊水月洞天宇清曠月色佳甚因書崖壁以紀勝
概　臨江曾宏正崇仁吳澄廬陵楊壽愚三山陳華子
羽七李可道同遊子公邁公适侍淳熙癸卯九月望
相廬詹儀之以淳熙戊申四月辛巳同臨賀別駕涂四
友新欽陽守陳瑞嗣前桂林郡文學陳邕泛舟訪水月
洞登此家洲時亭樹一新江山改色懷古覽勝觴詠忘
歸後一月辛酉約蔡屬陳邕唐庭堅雷霆憲屬陳東濟
屬黃奕余偁劉[illegible]錫來尋盟　延陵吳宗旦宜之新安

朱晞顏子淵冒雨泛舟遊朝陽洞以訪水月水色正碧
洞月宛然無異望氷輪於雲峰缺處舉盃酹月逍遥紹
熙改元授衣假　丹陽張金以紹熙甲寅正月四日集
賓僚廬陵胡槻相臺王思永吳門范藻臨川蒲居誼新
安汪楚材郡人滑懋於報恩寺之脩然亭食已泛舟龍
隱遂過訾家洲訪水月洞登慈氏閣從容竟日而歸桂
林山水之勝冠絕西南易節此來雖去鄉益遠而公餘
登覽心開目明歸思爲之頓釋云　淳熙丙午先公吏
部通守是邦戊申春拜欽陽太守時連帥胡慮詹一卿
與先公爲道誼交不以吏屬覜一觴一詠莫不與焉時
累侍膝下年未冠今四十五載矣紹定己丑時自零陵
守蒙恩再畀節來南登桂嶺四望犇帶宛然白雲何在
情已不能自勝歲餘幸所部相安得以暇日携男龍游
水月洞細覜懸崖上有詹與先公所識歲月愈愴然於
中命成之來前曰汝知之乎先公自擢第至二千石歷
欽貴横三郡俱有治狀入拜右侍郎輪對論中外吏治
苟且事玉音嘉獎者數四即下詔戒飭未幾持浙西憲
節活毘陵京口江陰饑民百萬至今人思之蓋先公平
日有言仕官無大小食焉必思其報今日能孝汝以游
此者先訓之力也汝謹毋忘成之拱手曰唯請書之紹
定庚寅五月朔男朝散大夫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時百
拜拂塵孫將仕郎成之秉筆　吾閩未冠甲天下游宦
於桂林者一時爲盛紹定三山卓梗子用紹定辛卯菊
節會同甲二十有一人同籌趙縣大仲至林文誠公若
憲幕李遇用之漕幕陳夢庚景長林應辰振老趙希鄂
仲韓倚之鑑明叟奉檄至者郭岳伯崇陳彧一彥博方
禹錫文瑞李上煒華國趙必取世穎王宏定東父柯楚
伯翹林顯景程林機次樞鄭公望希呂調銓者陳士吉
一卿趙希琳宗美陳應龍翔卿聯轡湘南登千山懸犇
帶挹棲霞七星之秀游暮合策泛舟由龍隱涉訾家洲
更酌水月之下把酒賦詩人物與衆山俱清情無涯而
樂亦無涯也　顏曾原一汴趙希冏淳祐壬子上巳盤
薄水月詠南軒遺篇光霽灑然懷哉若人

雉山題名　轉運使屯田外郎蘇安世與進士趙揚來
遊并男台文祥文炳文彥文侍行乙未三月二十三日
大宋治平元年臘後一日運判孔延之具舟按部因
率通判范子明機宜姚原道知龔州丁鐸飲餞于雉山
提刑余藻書嵓石以紀　武陵張頡仲舉甫上苗時中
子居洛陽劉宗傑唐輔吳與劉渲宜父七月自巔山觀
來遊元豐元年八月　轉運使朝散大夫直集賢院陳
倩權提點刑獄奉議郎彭次雲權提舉常平奉議郎齊
諶權發遣提舉常平通直郎劉誼元豐二年十二月十
七日同遊雉山巖寺留題　元豐辛酉歲孟夏二十三
日君美會神舉仲隱施元子期自壽寧早膳泛舟晚飲

雞嵓是日仲隱被旨還使湖南李時亮題　通直郎經略司管勾文字李莘忠全叔永寧簿吳朋彥周元祐二年九月七日來遊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自逍遥樓出桂江泛舟至雉山觀巖洞微雨不可登絕頂泝流過壽寧復還逍遥置酒高郵孫覽溫陵謝季成連水孫傑荆渚朱袞宣城董必曲江譚掞劉瑋同遊　汴陽高士勤德修許賓元忠崇寧元年七月初四日同遊　程子立安撫邕筦周公儀許元善范貴之張通甫張景通蘭大中柳成甫李端臣洪仲達程聖欽范少房同通叟飲餞雉山崇寧壬午季夏望日　東郡程建子立崇寧甲申清明前一日挈家遊男徽術行侍行　鄱陽程欽

之幸龍舒劉成之汝陽梁晦叔淄川范貴之臨川徐伯應鄱陽萬彥亨劉長孺南康范少房南海張守道同遊雉山男昇侍大觀戊子九月望日　張子修叔子源王君錫宋義夫何由道張方仲侯伯壽餞客來遊大觀庚寅九月二十一日　政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南郡唐晉德攜家遊男鈞銖銓錫侍行　建安謝勲信鄱李溫古原田永年長沙裴曉廣陵姚規淮海楊書思政和癸巳孟春晦日同來　端臣適用聯袂凌煙景欵幽叢岑然啜醪奴爲無方遊維摩丈室蓋自生白政和丙申季秋次朔　杜賢萬劉貧中張方仲自龍隱過雉山政和三年三月二十日　清湘唐莘稱宗泉開封劉若愚

悉夫若水幾道乘暇登永寧閣復飯雉山紹興丙申重九日　元壽攜家來丙寅仲春十有四日　肥鄉胡彥溫以職事約東提盬俞議若梧桐廬詹禮仁招三山熊景瞻飲餞於雉山之褉亭雨餘江山如洗樽俎無復暑氣檢校陳迹一別蓋六年矣縱步巖广景物尤勝勸酬獻甚歡偶來還勝於特來邪淳熙十有一年夏五月甲寅　莆田李子疑甲戌九月二十八日東還刑使檢詳餞別於此　豫章李大異帥桂之三年勸農於廣壽寺是日春和景明天氣清淑因從容褉亭遍觀前賢鐫刻過午而歸通判翟畊胡槻臨桂令斛遹偕來嘉泰改元仲春望日

白龍洞題名　假守呂叔恭挂機宜劉子思監郡朱國輔經屬陳朝彥自中隱嵓過白龍洞叔恭之子大鈞侍行紹興甲戌季春七日　朱晞顏慶元改元寒食陪都運寺丞遊白龍洞時牡丹盛開小酌嵓下夕陽西度並轡而歸　臨江曾宏正淳祐癸卯閏望同三山常挺臨川吳湜羽士李可道來遊子公遇侍　淳祐庚戌覃懷李曾伯因勸農來此得四十字是日微風扇和輕雲閣雨千峰翠滴四野綠秀枝禽對語春意駘蕩無極徜徉久之綏齊何太賓佐四明史倚之廬陵曾垓侍山楊埏東嘉林拾三山卓炎子廬陵王鎮孫長沙胡盛旴江周子棨滇川楊牧之清湘滕處厚續至　白龍山在桂城

東南登山之西而至其洞深廣可數極石之窮僚隱然
若神物化去而留其迹洞之名蓋亦舊矣元祐己巳二
月八日上黨苗子居歷陽高時仲金陵李師正黎陽吉
鄰幾乘暇以遊愛其佳趣因刻於石以志其來爾會稽
關蔚宗題　上饒虞溶禮濟北役徵之毘陵胡茂方同
郡樓元衛式奇葉振卿紹聖乙亥秋九月中澣遊　湘
陰彭子民陶達王長孺洛陽席貢從諸使按部還桂同
遊白龍洞己卯春　公輔公密侍親遊春來此政和辛
卯季春旬休日　南郡唐晉德攜家同遊男鋼鉄銓錫
侍行政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　李景言王子與潤
之聆淳熙丙申立夏日同遊　陳正仲銓說之官玉泉

醉林亭仲欽餞於乙卯仲冬　慶元丁巳立秋後三日
同幕集餞於此豫章王岳次山溫陵趙庚叔初長沙陳
究仁壽卿長樂陳昻中定蕆臨川楊文明仲藻　虞亭
翟子埜歲在庚申重五休務日攜家往壽嵒洞之勝時
也暑風清徹涼氣襲人徜徉終日不知夕陽之在山也
長沙李勁正臣胡持正雅叔唐嵘次山朱佐君輔蕭
仲仁元之嘉定甲子端陽日憩此　嘉定辛未中元後
四日計臺臨汀楊公子直復出按本歷之郡遂臺括蒼
管定夫帥守濟北李誠之載酒白龍洞留欵先是去夏
六月大暑公初行郡亦嘗觴此夫仕而南多鄙夷其民
意忽遐陬使者間畏炎毒未嘗一迹按部公遄歲犯暑

於遍走二十四州尊年精明人所難及父老有迎拜而
問者曰使家壯也何用而見用於遐晚近也弗留而肯
留於遠外吾儕嶺民懷私恩而勤勞使家一至於斯公
呼而謝之曰上有命老弗容辭遠弗敢憚懼我之矜汝
者或有未至而汝之憐我者姑置勿言遂一笑登卓既
行勒茲語於嵒石用告我同志云　東萊呂祖㫜長沙
王濟美自千山觀聯騎來遊嘉熙初元正月二日
曾公巖題名　元豐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權本路轉運
使朝散大夫直集賢院陳倩君美權荊湖南路轉運使
朝奉郎直集賢院朱初平仲隱權發遣提舉本路常平
等事光祿丞劉宜宜父同遊曾公嵒時仲隱宜父到寃

備員安海同時任曾此　虞約濟禮胡田耕道劉川子
至胡義茂修方樓禹鄰元衛葉世隆振卿闡淳質夫傅
京友中谷方元哲允迪紹聖乙亥初偕遊　朝請大夫
直龍圖閣知桂州兼安撫經略胡宗回醇夫朝奉大夫
轉運副使程節信叔朝奉郎提點刑獄曹輔子方朝請
郎轉運判官程邁彥之部承議郎提舉常平徐常彥和
紹聖乙亥季冬甲辰同遊　轉運判官周元吉龍還近
部副使唐夢侍燧別遊此提舉學事戴資夫提舉常平
陳從道頒禹大觀四年六月十八日　權知州事張莊
正民題時自妙樂來從風洞轉魁龍隱江歸　先之道
夫夢得賢夫從道明遠進德政和壬辰歲季秋丙子日

自風洞來遊曾公嵓清坐良久遂過龍隱　經略安撫
蔡懌樂道提點刑獄尚用之仲明廉訪使者張洵仁仲
宣和甲辰八月初八日同遊　湘陰彭子明彥修建安
劉川子至西安留恬彥强洛陽孫貢叔獻同遊曾公嵓
元符戊寅九月二十五日庚午題　經略安撫劉彥適
轉運副使陳袞提點刑獄蕭逢轉運判官趙子巖富陽
故侯孫覿紹興四年七月十二日同遊　番陽汪恪蔭
安劉文桐廬方洪紹興戊辰六月二十有八日同遊
方城張淵道晉陽路賢夫穎州曾吉甫桐廬方務德淛
陽劉方明同遊曾公嚴紹興戊辰六月丁酉　唐詠達
道周材劉時舉方雅川王公休汪聖錫紹興辛未二月

二日同遊　淳熙五年廣漢張栻敬夫將以閏六月朔
具北歸湖湘前三日與長安周椿伯壽來遊水東諸嵓
以致其欲去之意賓客相追尋於山間者陽武方侯立
中不倚建安黃德琬廷瑞八桂張仲宇德儀蔣璘良翰
唐弼公佐李化南夫延平張士佺子真琅邪劉乘晉伯
長沙李楫起宗吳獬德夫宜春李逢源造道東萊呂修
年永叔　淳熙辛丑立秋後一日括蒼梁次張拉清江
徐商老淩儀邢之美延平張子真柯山李伯寅來遊當
暑而寒劇飲不醉　豫章明王卞秋尉長卿紹熙二年
六月晦日來遊　鄭少游倅清湘總檄過八桂訪山別
行以嘉定己巳之朔日偕前邵陽令三山江信之來遊

潮陽鍾大鳴赴廣東運司進士武前田方信孺約同
訪堯山嶠路過曾程二巖酌別於龍隱來日遂行玉笥
山道士胡佺平偕至嘉定八年六月晦　嘉熙己亥重
九日帥守建安徐清叟直翁綸使括山黃自明明仲同
遊　癸丑十月十七日丘仁叟譚雄飛裴夢睨同遊
高陽許應元弘農楊禹圭君寶辛巳歲季春廿九日
同遊男許珪侍行謹題　華陰楊損益老來自都城觀
桂林山水奇秀歎未嘗見江都尚安國長卿於是挽金
華姚弼中文發龍弟元岡翁卿定岡曼卿宅相楊俊彥
剛輔相與徧遊諸洞登超然過八桂升雉山探風穴入
栖霞捫七星濯纓於伏波烹茶於靈隱酌酒曾公嵓中

泛舟妙樂堂下自戊申至庚戌凡三日而後歷覽物外
勝遊一段佳事也宣和七年歲次乙巳夏六月初十日
書
龍隱巖題名　尚書外郎熊同文侍禁閤門祗候王貞
白殿中侍御史俞獻可大中祥符五年九月九日同來
獻可書　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副余靖安道渭副熊
文友經略安撫諸司幹臣轉運使宋咸貫之兵馬鈐轄
卿涉公濟提點刑獄李師中誠之馬仲方子正通判黃
照晦甫是日遊風洞栖霞洞遂遊此嘉祐五年十月晦
日題趙瑛書　大宋治平元年仲冬二十七日同轉運
判官孔延之長源前安撫司勾當公事姚原道彥聖新

知龔州丁鎔帶發白壽寧院抵慶林觀少休風洞上昃
栖霞洞却下漾檝泊龍隱巖行觴嘯詠日薄西渡提點
刑獄余藻賀大因書遊覽之勝刻於崖石　經臣張覲
執中劉彝志康傅燮熙寧甲寅六月八日同尋回穴山
飯於是嵒酌石乳之溜試北源新芽香色相得皆絕數
賞數四遂同舟以遊風洞　權發遣轉運使尚書屯田
郎中直集賢院張頡副使殿中丞苗時中提點刑獄太
常博士劉宗傑管勾常平前江山丞劉誼元豐元年八
月二十四日遊龍巖　起居舍人龍圖待制知桂州兼
廣西經略安撫使曾布權發遣轉運使尚書度支郎中
直集賢院陳倩權副使殿中丞苗時中權發遣提點刑

獄太常博士劉宗傑權發遣提舉常平秘書丞孫洪管
勾常平前江山縣丞劉誼元豐二年二月十日遊廻穴
南豐曾布巳未上巳盡室經日歷覽東觀嵒穴之勝
遂遊雉山　南豐曾布甫上苗時中洛陽劉宗傑歷陽
齊諶吳興劉誼元豐二年四月二十日同遊　熙寧六
年轉運使張覲經臣提點刑獄李宗儀唐輔馬化德之
轉運判官杜璞元珍提舉常平閻秘蔣宗傅焚志康咸
事於桂林[]月二十九日成書過廻穴察訪廣西公事
許彥先覺之題　比部周應期[][]陳大順判官張[]
[]進士林[][]熙寧七年六月初八日同遊　朱子文
劉伯宗元豐初年六月二十八日同來　朝請大夫直

龍圖閣知桂州兼安撫經略胡宗回醇夫朝奉大夫轉
運副使程節信叔轉奉郎提點刑獄曹輔子方朝請郎
轉運判官程邁彥之邵承議郎提舉常平徐常彥和紹
聖乙亥季秋甲辰同遊　朝散郎經略安撫使司勾當
公事盧約瀛州防禦推官管勾書寫機宜文字胡茂修
和州防禦推官權管勾機宜文字樓禹鄰[]州錄事參
勾當公事葉世隆紹聖壬午七月遊　信安留怙彥强
江夏黃忱君錫零陵陶造由聖弟過鄰之宣城侍其鉉
希聲洛陽席貢叔獻元符己卯正月十二日同遊龍隱
巖　壽之赴官合浦道出桂林遊龍隱嵒伏覩先君經
略龍圖留題不勝悲感元符二年九月旦日第二男供

備庫副使新差廣南西路兵馬都監兼知廉州軍州事
張壽之謹記　新定許端卿中甫雅有嵒洞之好被名
埽刑曹鄱陽程節信叔歷陽張景溫汝直金魏董遵守
道酌別於此而中甫眷眷有惜去之意元符庚辰五月
十九日題　鄱陽程節曲江譚掞臨川魏蒙仝魏董遵
廬陵伊正建中靖國元年寒食日同遊　天下洞類多
幽陰或遠水淺澁不足龍隱巖高而明虛而有容復臨
深溪大概似碧落洞而登覽之富則過之建中靖國元
年臘晦日譚掞題　譚掞周晃杜杳張潚張元穎錢孝
彥李彥弼洪彥昇程鄰周刑范珀曾定求辛巳臘中澣
同遊　顯謨閣待制經略安撫使王祖道若愚權發遣

轉運副使公事張莊正民提舉常平等事宗述宗理權
發遣轉運判官公事陳邁亨伯崇寧五年八月十有九
日　若愚宗理亨伯正民崇寧五年聯事桂林歷遊嵒
洞將紀於石八月下澣日宗理亨伯正民□□□未
成而偶得此遂題　韋公輔率僚士顔孫祖德劉與呂
會食崇寧登轉嶴觀風洞歷曾公嵒泛舟之龍隱晚酌
於駿鸞閣大觀庚寅十一月二十五日土顔記於石
朱斡國器韓靖安道杜綜公實戴孚中道紀剛裕若德
李伯修時敏政和改元孟秋既晦遊曾公巖登風洞浮
江下龍隱抵暮而後歸　陳仲宣道夫唐鼓夢傳戴安
仁賓夫陳中復從道趙淵深之唐懋會德政和辛卯九

月十有三日同遊龍隱巖　建安謝勲古原田承年民
沙裴曉侯延季義郴杜傑淮陽楚執規楊耆思鄱陽張
琮臨川劉芑政和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自東禪泛舟過
龍隱嵒　劉鎡蔡懌呂汴馮元震侯村王蒨宣和己亥
仲秋二十三日同遊　貪都丌温叔耆宗來遊日暮乃
歸男鑄侍行建炎庚戌六月上澣　少隱翟湑脩然曾
公衍景淵假矩飲罷聲所絕漢遊龍隱嵒酌乳泉煎沉
水解衣盤礡久之過栖霞晚復集於寶壽紹興五年三
月初十日　建安陳杲叔初襄邑鄭安恭子禮莆田吳
贊仲一溫陵康寧元壽昭武饒俊明彥觀方城范捴辰
公任全魏王搢濟翁吳祖憲叔章觀梅鄂外早會於脩

然亭啜茗於此晚集信善寺紹興乙丑臘前一日題
元壽携家遊疊綵到八桂堂陶家園栖霞洞曾公嵒風
洞午食龍隱晚集雉山過於家園歸紹興丙寅寒食前
二日　明道賈夫吉甫務德方明紹興戊辰六月十一
日同遊　楚東汪恪端中潮陽劉汶昌叟桐廬方洪稚
川紹興戊辰六月二十八日同遊　叔遜將歸上饒子
毓素仲稚川餞別於八桂堂放舟遊曾公龍隱之巖泉
觴相屬悵然有離去之歎紹興己巳正月中澣　桐廬
方滋務德清湘唐畊逢堯廬陵劉彥登允升莆田戴緯
對甫□□王忠臣子厚臨川劉振時舉楚東汪恪端中
維陽李律元與□大梁□□□□□紹興己巳春社

同登龍隱巖啜建溪新茗遂過遊曾公嵒　朱景道將
之石龍黃織道真全老解官憲幕王師孟詹元簡還方
稚川劉孟公餞別於脩然亭飯罷遊龍隱巖過栖霞洞
登山臨水離思黯然抵暮還湘南小酌紹興庚午九月
既望　唐逢堯趙周材汪聖錫劉時舉王公休方稚川
紹興辛未六月二日同遊　後五十一年紹興丙子十
月初五日轉運判官王峑先來遊恭覩先公經略尚書
舊誌驚歲月之逝想風木之悲揮涕而書謹勒諸石
開封蔣公被旨廣西幹事因遊斯洞至此少憩建武劉
文衆偕行改元隆興季秋初七日命姪存思書於石記
他日觀　七閩孫師聖黃壽之江清卿修卿陳啓宗黃

升卿張子眞子斐王公左謝少魏乾道丁亥六月上休自七星聯鑣過程公嵓小集龍隱泛舟由朝陽以歸師聖子德卿壽之子希呂侍行　金華朱紱承嘉周去非直夫豫章簡世傑伯俊西洛王子聃聃叔廣漢張杓定叟定叟之甥廿奕可大來遊壬辰二月晦　淳熙十二年冬十月己亥桐廬詹儀之開封王寅祖姑蘇孫名遠職事之餘來遊龍隱是日大風重裘不煖俯仰久之至骨爲貲　淳熙己酉中元日李景淳徐體仁劉益仁來遊龍隱巖樂水石之勝徘徊久之　桂林嵓洞龍隱其最也下有灘泓澄縈紆貫於巖腹世傳昔有龍蟠伏其間因以名焉公餘同廬陵曾天若婺女呂祖平新淦黄

世儀建安劉源來遊得二十八字紹熙改元十月吉日新安朱晞顏　慶元戊午正月八日集松關之脩然亭既而挐扁舟延緣過龍隱爲水石更酌及茶登新橋以歸董世儀子羽王現德貞熊思遜謙甫呂大信不約會二畏無過武居仁粲叔王琳子休饒祖堯述古楊相魏翁劉鼇習季占楊汝明仲藻魏瑋廷瑋劉正之子正余棣林華高正臣治表趙善欽欽之趙師撫聖從范行閔景騫喜而來與者趙彥絿仲正　魏郡王子羽公飾臨江劉正之子正廬陵李如圭寶之豫章黄銖公權慶元戊午中秋前二日來遊臨流班坐洗酸更酌久之而去嘉定己巳合沙黄師淵子仁師騫子孝師哲子與師

參子與師雍子敬鄭潤輔濟仲同遊　嘉定甲戌立秋後二日韶國趙善淇衛叔假守玉融因獲登臨同遊螺川李卿月子西鄒山朱焚德和男汝夔侍　曾全洪友成朱鉅朱鑑潘澗劉天成趙必鎰必矩嘉定丙子十月朔同遊龍隱　嘉定丁丑立秋後一日昭武鄒應龍景初南門吳純門德粹廬陵曾煥文卿同遊　右文殿經略安撫廬陵胡槻伯圓提點刑獄吳興芮及言子及轉運判官括蒼沈賓茂揚嘉定十四年季冬十有四日同遊龍隱時茂揚已有學郎之命　嘉熙戊戌歲七月癸未龍溪顏頤仲景正邀長沙鍾震春伯登湘南樓過脩然亭泛灕江訪龍隱窮栖霞冷水斋洞之勝羽觴滿引

角巾相羊時以令休乘暇幽尋超然物外髣髴乎日月華君之與遊也　淳祐丁未季秋中澣長洲陳仁伯茂溪朱應元以蘇府休暇日自癸水泛舟來遊龍隱流泉怪石天巧地靈老桂秋薌風清日美人世之仙境也河內李曾伯長孺同賓客溫陵錢宏聲父清湘趙畬夫俞仲長沙楊允恭謙仲二山黄應雷叔震霍山楊埏子西臨川鄧淳德粹衡陽陳彌壽仁父以淳祐庚戌二月中澣來遊是日久雨初霽風日和美相與煮泉瀹茗而去曾伯因爲先世遺墨拂塵期而不至者巴郡稅與權巽父　朱埔侍二親來觀寶祐戊午冬　閩中朱禩孫以景定庚申帥嶺右局南邊假擾之後惟征惟築曰不

暇給賴朝廷威德年穀屢豐邊鄙不聳盜賊衰息咸淳初元春謬蒙恩名帥行有日領客任忠益楊恪趙與櫃朱景行文有年胡斗元管炎發蔡文周撰王煥陳埜王公及來遊男垕侍　古壽呂師夔庚卿以咸淳八年被旨牧桂明年夏五叨名東帥乃率偕行者壽諸石江陵李直清寅之九江周得一宏英合沙周舜夫景舜古歙方端夫正仲光山胡文舉公選臨濠孫揚武景武孫振武景文壽陽楊震孫東叟程邁達伯淮合肥羅國賓君端子元直元仁元愷元方元哲侍　咸淳壬申嘉平中澣衡山熊桂嵓伯口長沙嚴龕應之廬陵管浚發李源衡陽尹可繼子善　八桂嵓洞爲天下奇觀同谷李與

九華章時發臺閩餘開躍馬泛舟仰堯山之高極諸嵓之勝時和歲豐與堯民共擊壤云咸淳甲戌上巳後十日

劉仙巖題名　晉陽路質夫桐廬方務德紹興己巳二月十四日同來住嵓道民郭顯勒石　提點刑獄公事延平張維經略安撫使歷陽張孝祥以會慶節祝萬壽於西山資慶寺飯已登超然亭遂遊中隱嵓白龍洞劉公巖以帥客長樂鄭漸江文叔吳谿俱來乾道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嘉定癸酉先瑞慶節之一日經略安撫管洪提點刑獄方信孺轉運判官陳孔碩既蕭符爲壽於道釋宮因探洞過劉仙嵓是日秋色澄霽

伏波巖題名　知桂州兼經略安撫陸詵提點刑獄公事余藻轉運判官孔延之兵馬鈐轄白均徐印新知鬱林州姚原道經略司勾當公事劉恕治平二年立夏後二日會於此嵓題　南陽趙夫會稽蔣宗濤江志康興寧壬子八月望日同遊東嵓　潘景純米黻熙寧七年五月晦同遊　龍石會人龍圖閣待制知桂州曾布子宣轉運使尚書度支郎中直集賢院陳倩君美副使殿中丞苗時中子居提點刑獄太常博士劉宗傑唐輔提舉常平秘書丞齊諶子用管勾常平前江山縣丞劉誼宜夫元豐二年六月初三日同遊伏波嵓　建安陳倩吉水彭次雲歷陽齊諶吳劉誼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同遊伏波巖後二日大梁和斌獨遊王軾題　曲江譚掞弟拱林湟川蕭汝翊同游紹聖丁丑孟秋二日文初題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知桂州兼經略安撫胡宗回醇夫朝奉大夫轉運副使程節信叔朝散郎提點刑獄梁子美才甫奉議郎提舉常平譚掞文初累會伏波東巖兹嵓勝絕在桂林洞穴之上具蒙亭之本末景物之交會已載經略司管勾機宜文字黃邦彥之記云紹聖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管勾書寫機宜文字胡堯修奉命題　潞汾君子立被命西邑兼將黃忱君錫餞別於蒙亭時元符己卯孟夏既望　鄱陽程節信叔曲江譚掞文初臨川劉蒙資明令魏蕭遵守道廬陵曾纘次

山自八桂堂過伏波嵓啜茶遂遊龍隱洞辛巳清明前
二日謹題　乙未元日端臣隻遊　曹聖邁黃彥劉秉
文李端臣蹀躞青驄穿綠楊擷芳蓝把滄瀾與春王相
忘無何鄉政和丁酉絕烟節　清源劉鍼逢時膠州蔡
惲樂道晉江呂沛子曾祥符馮元㝠亨之襄陵侯材晉
卿蒼溪王蕃子宜自湘南櫻泛舟過伏波嵓避暑抵暮
而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日　李昇之諱振尚蕭之黃
鐸同遊　桂林富有巖穴而盛著易於來遊者唯東嵓
冠之宣和庚子六月二日三衢毛子嘉率天台周文虎
睢陽張君原四明林芘民巴陵黃師心三衢徐伯材曾
飲於此翌日天台周彥佐復携酒與雎諸公偕來獨文
虎伯材不至而宣陽與廷貺與之　建安練山甫補官
宜和乙巳寒食前二日携家來遊子宗亥宗元孫應侍
行甥潘希孟奉命書　經略安撫蔡懌同提點刑獄尚
用之轉運判官黃鐸轉運判官曹邁提舉常平王舜舉
廉訪使者練山甫李飯盛隱過曾公巖栖霞風洞訪公
嵓烹茶晚會於八桂沭波巖抵暮而歸時宣和乙巳季
春初十日題　晉江呂成之帥府象議紫洲李域建
安呂著長沙李服休都嶠陳發湘潭吳霈飲餞於沭波
嵓時靖康初元季夏四日　孫仲益自桂山還晉陵桂
帥李一清寓東餞于八桂堂劉立道陳景淵黃令叔趙
少隱與焉紹興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湘陽劉昉方明

自蜀還鄉過桂林寓八桂堂治舟沭波巖下追念昔爲
兒童侍先子官於此邦始至以政和乙未之秋而其去
以宣和乙亥之春今三十年恍如一夢感歎之餘因識
巖壁庶使後有考焉男汶渭溱孫男駒騎鬱鵬鴻外孫
葉騏侍行紹興戊辰六月中澣　方明以戊辰六月念
八日登舟東歸翌日解維泊雉山又翌日聞命復帥湖
南遂還八桂辭不獲命改轅而北以十月二日啓行赴
鎮是用再勒于前題之左方　浚儀張璪溫之被命前
來經略施大資止之八桂堂五日復還武林因暇縱步
來觀是巖紹興丙子末伏前一日　拱甫鄭子禮挈家
來遊隆興甲申中秋日林得之置酒喜豐堂劉子思睒
子聄蔡濤忠張安國林德光同集乾道元年臘月　宋
公玉峙豫章王壽卿姚周卿田子容張子眞子斐程晉
道黃德制王儀之滕彥眞飲餞於此乾道己丑六月十
七日　秦舜卿李南夫淳熙甲午重陽日來遊　淳熙
丙申三月九□王千秋袁□湍□之官泰寧王登叟李
壽言劉□李靜翁徐體仁官達卿鄭□□陳庸珍謝長
卿李子□呂伯□餞於癸水亭于□□中□千乘與焉
　方信孺揚志李閎祖嘉定同遊　嘉熙改元初伏後
一日長沙雷文瑞祥仲趙師鏵舜臣劉應定直甫羅仲
孺臣卿黃國徐敏了銜命措度南州館穀于嵓側　四
明戴炎長沙韓夢發寶婺周翦星渚馮弼外孫上饒尤

日新侍時淳祐四年仲春下澣　淳祐丙午立冬後七日盧陵劉受祖之横槎惠祖之蒼梧艤舟伏波嵒下　蘭谿趙立德成以寶祐甲寅歲閏六月十有一日携家東峬艤舟還珠洞至二十一日遊徧諸巖洞郎行　長沙胡德新盤叔泛潞峬湘衡子克紹同資中郭又新居安及鄉人周德明清叔梁世賢陶佐鍾熬子浚鄭谷謙遜伯飲餞癸水亭裹回嵒下笑談竟日執别烟雨中寶祐乙卯元宵後一日　覃懷李曾伯長孺以淳祐己酉來牧是邦越十年再開制閫屢至此洞每輒煮泉瀹茗裴回竟日令人起濠濮之想不知身在飛鳶跕跕墮水處也叠嶂山帶水勝絶天下而此洞又居叠帶之勝眷有癸水亭因城築令更爲之男杓杞杍孫陶華侍景定庚申首夏二日謹識　緒山朱景行以咸淳戊辰十二月三日發舟於此　吳興陶定安世來遊　甲申冬十一月初張唐輔吳正禮同遊　劉舜舉張子容子貞子安胡宗周同來庚寅三月中澣

七星山題名　河間俞獻可上谷燕肅趙郡李昌聖宋天僖二年秋月中元同遊　慶曆四年甲申九月二十三日辛巳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尚書虞部郎中隴右李永德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桂州汝南周驂尚書都官員外郎新知永州榮陽潘衢轉運判官太常博士安定梁戴同遊　曹聖延李舜臣瞿雲路摩星魁衙節少憩於此丁酉七夕前三日　經略安撫蔡懌樂道提點刑獄尚用之仲明廉訪使者張宿仁仲宣和甲辰八月初八日同遊　紹興六年丙辰歲上九日八桂龍羅并宛丘唐全同判仙李正到此因而刻題　方城張淵道晉暘路質夫贛州曾吉甫桐盧方務德湖陽劉方明紹興戊辰六月丁酉同登七星山　紹興丁丑正月己巳府縣官潁汝陰張好禮定叔開封李適元傳之睢陽王處存子安洛陽楚俊師言長沙吳延年永錫壽春魏美言季及温海數子琦君美晉江楊翊正伯休務相從尋春於曾家洲訪程公嵒入棲霞洞憩於黃氏之園極一時觀遊之勝繼至者二人開封賈戒之公戒柯山陳粲伯初

余素有山水癖游宦江浙逾二紀明峰繡川歷覽殆盡向聞八桂嵒洞之奇恨未能一到得郡鬱林因携家過清恵祠泛舟過龍隱食已由曾公嵒入棲霞洞洞深窈窕數里不能極其涯既出相羊石扉宴坐終日有野雲飄素練森峰錯蒼壁超然頓忘俗慮信壺中有天誠非虛誕又疑飛空步霧乘風駕鶴而來想仙島蓬宮不異此也隆興初元七月十七日三槐王定甫之書會稽諸葛國瑞永嘉林騰遠偕行　乾道癸巳重九吳人章道遂道范成大至能携家同登七星山遂遊棲霞水月諸洞　鄭少融趙養民李正之范至能落壺天觀還會碧虛淳熙元年　范至能赴成都辛祝元將王中顯游

子明林行輔周直夫諸葛叔時酌別碧虛淳熙乙未二
十八日　增城崔公正子被旨奏事以癸酉上春下澣
舟行先一日括蒼管定夫濟陽李誠之會飲於湘南樓
已而遊屏風彈子嵓棲霞洞泛舟龍隱歸集於脩然亭
時積雨新霽風月較美清流碧巘隨處莫不呈獻特為
公姸黃童白叟夾道相與咨嗟蓋公持憲甫朞年而行
部之日居半未嘗足歷嵓洞及茲名行肯為一日留酒
行加歎曰天下巖壑稱誦此地誠亦希有人生臭味投
合此會良未易得景物人情覺相愛戀此意尤難忘其
為我鑱此語於嵓石他日以墨刻寄似亦足以慰所思
云故書　莆田方信孺□□嘉會七星山嘉定□□陽

月來　呂偉信留桂林五月凡山水之勝無不登覽於
其行也蔡顏仲具酒率韓弼時蔣商澤同遊以別陰雨
凄涼倍有離羣之念癸卯九月二十日　淳祐辛丑六
月二十一日昭武謝遠叔達金華劉泳清叔臨川羅愿
季能遊　江右蕭澥曹朋年周復朋曾遊　葛必達淳
熙改元仲秋九日獨步壺天觀回憩碧虛伏讀鄭君事
績長歎二眞景昔時之集今獨何異於愚也敬書
玄風洞題名　程節信叔張景溫敦直董遵守道許端
臣中甫元符三年五月十九日遊　政和壬辰季秋丙
子經略安撫使王先之邀轉運副使陳道夫提點刑獄
唐夢傅提舉學事陳贇夫提舉常平陳從道走馬承受

陳明遠轉運判官唐晉德承集東禪寺飯於安樂堂煎
茶少憩遂過玄風洞　宜春曹邁聖延廬陵李彥弼端
臣凌商衢絕湍桴挾陟東之陽淵探空穴之蕭膚於是
七雲子甌駱奴討文園之菁英研道德之虛無恍契夫
禦寇之泠然歘翔乎寥陽之清都政和七載丁酉七月
上澣日李昇霄奉命書　來風亭落成少隱置酒會者
幾人立道景淵令升汝弼仲益紹興甲寅七月十一日
彈丸山題名　括蒼梁安世題云諸嵓多奇觀獨少寬
平縱步之適惟彈子嵓前有地百餘畝水竹窈窕環以
遠山經略街山劉公焞始買地為圃隔橋築亭仰觀崖
石如坐冷泉對飛來諸峰遂為桂林勝遊之最淳熙庚

子中秋日會於靈隱亭登舟貫龍隱得雨甚涼泝流酌
癸水亭上醉荷香而歸　江西鄉人同仕於廣右者十
有二李璵成叔郭有憑充誠潘修文叔李石韞玉徐夢
莘商老王璪季文張坦明仲蔡詵子羽陳公璟師宋魏
沐顯父王思詠詠之孟浩養直淳熙重光赤奮若仲秋
中澣講鄉會於湘南樓過彈子嵓題石　淳熙九年歲
在壬寅暮秋初吉七閩熊飛景瞻以憲事行部至桂林
與鄉人宦遊者李葵東耀李棡伯廣王葵欽之陳閔周
卿上官駿千聲鄧夏卿仲華吳三錫寵卿吳榮漢老楊
延季洪卿陳璧廷珪鄭選希聲潘元震子聲陳光祖昭
遠吳孝友次張邈冲虛中非漢輔季良翡孟震震卿朱

木仁叔陳膺定夫會於諸洞以續庚子之盟與者濮陽
馬演季長青社鎦艮弼傅鳳臨川蔡洸子羽　桐廬詹
體仁三山林憲隅遊龍隱曾公栖霞彈子諸巖洞天霽
氣和徜徉終日第憲車行部不得同此樂也淳熙乙巳
正月中澣　莆陽陳藻正仲自三城府守懷澤就銓詩
臺仲子璉侍行臺府賓佐移尊水東盤薄松關歷覽曾
公栖霞彈子諸嵓洞同遊者十二人北嶽王宗孟景醇
泉山趙庚叔初林子蒙亨仲廣平李正夫顧老廬陵蕭
世儀子羽建安鄭繼勲少周劉襃伯龍臨川楊汝明仲
巢西安徐訒叔虞金華宋甡茂叔新安朱權聖與長沙
李爵玉伯温時連雨忽霽寒氣亦斂景物呈露極騁乃

歸慶元冬十一月二十有六日　開禧改元季冬中澣
東都趙善甚作肅領兒曹汝渕汝瀧汝湜汝滸來遊增
昭武謝寧孫鄧友直外孫謝濟鄧筠侍行後一年清明
前十日趙作肅并同姊壻譙陽李昭田子述甥外甥李
浩中直李濤清叔及親戚朱徽明卿舊同官周信誠甫
徜徉數刻而歸
屏風巖題名　經畧安撫蔡懌樂道提點刑獄尚用之
仲明廉訪使者張洵仁仲宣和甲辰八月初八日同遊
　桂林巖洞冠天下而此嵓最清絶又五嶺之冠也延
平鄧公衍彥達宜春藍范文穎泰臺西門賞進賢平陽
丘阡仲通建炎戊申天中節日來遊　經畧安撫建安

周與道提點刑獄江東程臣用廉訪使者開封侯晉卿
建炎二年十月初五日同遊飯罷乘興遊栖霞洞　許
中甫遊慶林來此庚辰六月廿八日題　李似之林德
充許師仲兩仲同來乾道丁亥十一月廿有四日明年
秋七月甲子師仲與二水唐德柄三衢劉公實復來後
三日再至　經畧安撫使范成大新作壺天觀提點刑
獄鄭丙落其成轉運判官趙善政提點坑冶經畧錢守
大正同集淳熙改元十月十日　夏彥鴻淳熙甲午仲
秋題　淳祐丙午復亭之明日永嘉翁安之恭父寶婺
卓文之文叔開封劉必明達可廬陵郭有道景泰左黨
忠父盱江黃應龍正父周子榮景仁緒雲潘景壯孟清

江龍夔沃定同飲餞南海錢益艮輔於簪帶亭乃由栖
霞步曾巖登辰山重會於此是月也瑞雪翔空愛景騰
耀琴玉獻狀沃野如繡瞻焉良集於是乎書
叠綵山題名　安南桂管宣慰使馬日温送馬祭酒上
後因遇吳王三人同遊此洞元和九年春四日題　南
豐曾布子宣浦城陳倩君美符離苗時中子居永安劉
宗傑唐輔歷陽龔岳子期長興劉昌宜大元豐二年六
月初二日同遊　建安謝顯信鄱李温古原田永年淮
海楊告思政和三年癸巳二月二十四日遊石門洞
淳熙戊戌春分日桐廬詹儀之體仁與僚屬來遊王冂
癸央王俊仲瑞周邦弼直卿鄭鄴夢授　開禧丙寅冬

食日浚儀趙善恭作肅領兒龍汝淵汝瀧汝淇汝涓偕
武陽謝寧孫鄧友直來遊外甥謝資鄧筠侍行　吳頡
仰方夷吾子容劉孟公來辛未三月丁酉
于越山有唐貞元間吉州康司士義與房丞江陵韋嶠
軍皆以所鐫字滅失其名惟前進士陶立言則可覩者
亦當時來遊之題名也
寶積山華景洞題名　嘉祐三年秋七月安撫兼經略
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桂州蕭固幹臣轉運使金部員
外郎王罕師言因宴北郊語臨桂令梁庚闢萊口地得
一古洞有刻曰華景其石壁唐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元
晦巖光亭詩在焉乃會昌五年四月十日題蓋武宗之

乙丑年也其無沒則不能審於何時逮今踰百祀也而
復新之於師言且洞無情物爾而得幹臣師言尚與生
靈者其與又可詳矣復再踰月十有六日幹臣師言與
提刑屯田郎中宋咸貫之同提刑文思副使王琚彥溫
鈐轄供備庫使李繼明嗣昌通判屯田員外郎周約中
立復遊於是貫之因本所以然而書其崖云　提點刑
獄李師中前瓊守謝濤郡丞黃照幕下孟庭堅陟惟修
周佺會此嵓下嘉祐辛丑正月十九日　兵馬都監閤
紳君儀筦界巡檢劉丞世延之知興安縣卞玄沖道淵
熙寧甲戌孟冬初六日會此　似渠景淵令升少隱公
翊同來熙寧五年閏二月初十日　嘉定癸酉長至前

四日方孚若邀管定夫陳庸仲來觀庸仲書榕臺二字
刷主人使鐫之　嘉定七年夏五江西張自明與定武
趙蔚來遊　寶積山三篆字在今傍山居者屋後石壁
因言壁側有呂公嵓榕臺亦在其地
虞山韶音洞題名　淳熙乙巳九月二十有九日大閱
前一夕雨作朝開霽旗幟明人馬盛努力勁皆新創也
士練有素各以技選實一時壯觀張栻識　桐廬詹體
仁以明日招三山熊景瞻林德隅出郊歷韶音洞登釣
臺天氣增爽言宴清適儘可人意屬景瞻有移節江東
之命衆酒相屬又使人不能無悵然
辰山題名　趙悅道翁子東李叔逢余仲庸鍾定叟嘉

泰甲子月夕前七日來遊
穿山題名　廬陵胡仲威伯圖約張維翰和甫陳次賈
倪俊彌來遊嘉定五年□月　端平丙申七月長樂趙
師恕不以將受代略此嵓壑之勝僚佐之賢上澣日邀
慶元劉椿壽卿莆陽王太冲元逢
望夫山題名　廬陵劉彥登允升通判靜江秩滿還朝
以紹興己巳二月六日啓途連帥桐廬方公載酒酌別
於城北郵亭翌日又命僚佐作餞爲終日之集會者十
有四人清湘唐時逢堯甫田戴緯對甫臨川劉振時舉
邵陽黃𣂏審言汴陽鄧建義成寅定賈傑次之夷門王
升翰憲卿番陽汪恪端中潘陽李津元瞍程祐之申甫

陸庚□□豫章黃烘辰贊甫建安胡賓正虛同安朱彥德繼善

粵西叢載卷二

粵西叢載卷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范成大驂鸞錄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舟姑蘇館十七日至湖州十九日遊北山石林乘輕舟十里餘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茂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傾頹兩廊盡拆已成菜畦矣正堂無恙亦有舊牀榻在凝塵中堂正面十山高峰屏障蒼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巖石益奇而多有小堂曰承照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期有此堂後以天官名還受命於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巖石狀怪詭皆嶔空宛轉巧過鐫劖自西巖回步至東巖石之高壯礧砢又過西巖小亭亦頹矣葉公好石力剔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旁以補缺空者方公著書譯經於堂上四方學士間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拱木幾而其家不能守委而棄之灌莽叢薄間遊子相與徘徊歎息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久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撿撲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祠也寺

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
界路口問其山尤勝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
子幼芳檢校於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在谷
中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故名玲瓏泉聲瀉瀑磴中竅
如深谷堂前小池石如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
之石纍積嵌嵒巧怪萬狀鈌鏤清泉渟泓叢桂覆其上
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霅川特無好事者能損貲
買之沈氏雖不得山亦足以豪矣杜牧之所遊玲瓏即
石林是也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同至城
下一鼓後矣二十一日宿德清縣泊舟左顧亭孔愉放
龜處也庭前兩大枯木可千年而挺立不朽德清古之

餘不地今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像皆盤
膝坐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二十八日宿富陽縣
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夜小霽風急寒甚
披使北時所作錦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
溪夜泛景物未必過此晚宿嚴州桐廬縣癸巳歲正月
一日巳午間至釣臺率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二先
生祠登絕頂掃雪平石上諸山縞然凍雪不開境過清
矣藏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
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始識釣臺題詩壁間後十年以
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蓋三過焉
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笛師灘

子慚顏亦厚二日至嚴州泊定川館七日至蘭溪泊澄
江館九日至婺州泊金華驛十二日宿龍遊縣龍丘驛
十三日至衢州十八日過常山縣十九日宿信州玉山
縣玉川驛二十五日過弋陽縣二十六日過貴溪縣二
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二十八日至餘干縣閏月一日
宿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
及有船伴不可過四日至隆興府泊南浦亭五日登滕
王閣其故址甚侈今但於城上作大堂耳十一日過豐
城縣十二日宿臨江軍十六日宿新喻縣十七日宿分
宜縣十八日至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去城雖遠特往
遊之二十五日謁先季惠廟廟祠兄弟二王不血食其

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
居於此廟有楊氏碑稱吳時加封司徒竹冊尚存又稱
保太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太
元年蓋錢氏有浙時或嘗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
也出廟三十里至仰山履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之間皆
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晚出山復入袁州二十六日
宿萍鄉縣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
大江遠非是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二月三日泛湘江
七日宿衡山縣十二日至衡州北行岡壠將盡忽一峰
特起如大礎浚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
林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

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主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同奔來會稟命截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鴈峰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十九日遊浯溪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整齊之義二十日渡湘水即至愚溪二十六日入桂林界有大石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舉頭驚咤以為何為至於此也二十八日至靈川縣又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之外圃也未至桂林二三里泊八桂堂旬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峰環列與天無際

按桂林自唐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潮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柑之語末句乃曰飛鸞不假驂蓋歆羨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黃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記

永樂四年有事於安南舟車所抵耳目所得具筆於後

七月初一日入辭是日會同館起馬宿龍江驛

初二日早龍江驛起船由大勝港過茅山渡望方山洵單橋午至大勝驛有仙人磯石橫於中流其勢巉巖其流洶湧舟人每為之震聾又有三山磯三峰聯峙於岸其峻秀可觀是夕風雨橫江艤舟於岸逮中夜而作

初三日晚至和尚港其港透山周回首尾通江僅百餘步港之兩岸柳陰茅屋豚柵雞塒儼然如市次至黃蓬磯獨一山枕於江岸又之響水磯有觀音洞又南之雲頭磯雲峰侵冲漠狂瀾回汴舟子莫能支沿崖而撐者幾附又之鸛見磯山青雲白耕牧雜然於下有政平訟理之氣象又之望夫磯其山連亘僅一里怪石巉巖芳草叢緣又之采石驛將及午入支江上有李白墓俗謂此地多旨酒以故居者樓閣重重臨流而市酒者比他邦多又南二十里觀黃山又二里許望太平告出支江之左也又三十里許曰東梁山在大江之左支江

之右山勢甚怪西梁山又在大江之右與東梁山相望其勢相若此處出支江入大江亦扼要地有大信巡司在焉治居支江之左暮泊黑山磯是夕風雨大作中夜而與

初四日早至櫓港驛風雨如昨驛治在江之東岸近荻港有板子磯如采石支江抱一小山而南行十里許與大江通磯之東約五里荻港驛在焉是日申時至驛晝夜兼行

初五日辰至大通驛其驛亦在支江之東南約數十步與大江合暮至池口驛是夕天清月白風息波平岸柑而南如有助者

初六日五更至李楊河驛入長風夾傍有小徑舟子得以牽𥮅辰至安慶同安驛泊舟於張家港港西岸有嶺林茂地僻時將未遂爲文於是嶺之巔祭其故寔子南保而行其文失矣

初七日平旦之霄港驛過急水溝仍乘風入江一帆輕快過彭郎磯望小孤山已而至龍城驛彭澤縣側有狄梁公祠堂在焉而陶潛像亦置其右龍城發棹日將暮矣

初八日辰至彭蠡驛有湖口縣治在驛之東北過鄱陽湖口江水湖水於此合流而下南望廬山隱隱在雲霧表而不知其高下也湖水中有鞋山峙焉中流特立其

勢類鞋名取此也江流西上有南湖觜山巡司在焉午末至潯陽驛九江府治在焉由支江而南東望廬山最近問人云約三十里山外南康所隸山之中有竹林等寺山之側有五老等峰而周顛仙碑亭災之後而今見興焉夜行如昨

初九日辰至富池驛驛隸興國州午末至蘄陽驛隸蘄州

初十日曉至蘭溪驛江岸有路牽者得行過赤壁望黃州不午末至齊安驛驛在黃州府城外與遞運所逈杭江流舟行未十里風雨大作冒行不已

十一日卯至陽邏驛驛隸黃崗縣過午至夏口驛驛在武昌城外舟次於驛前報名於典儀所

十二日早入見回時將辰遂放舟而南午末至金口驛驛隸江夏縣風順帆輕篙者咸有喜色逮暮至簰洲驛驛隸嘉魚縣舟行過半夜至魚山驛驛亦隸嘉魚縣自金口驛以來湖水瀰漫多與江合吾舟悉由湖而行既拂蘆荻花棹穿菱芡實水閒風息無洶湧之虞亦甚樂也

十三日辰至石頭口驛驛亦隸嘉魚縣舟亦從湖水徑之鴨欄驛時將交申驛之前有石如砥柱峙於邊流韓而南有鴨欄磯又導之白馬磯鴨欄北之白馬山高水急舟者未免用力驛之右有茶引批驗所及臨湘巡檢

司三衙並枕江流俱隸臨湘縣又前有楊陵及臨湘一磯暮至城陵驛越十五里許過巴陵縣望岳陽樓君山偏山峙於西南如中流砥柱焉時風靜月明波濤不作湖之行如履平地過夜半舟至鹿角驛驛在湖山之東以木急舟皆集於驛之南小河之所去邑一里許遂乘風挂席而南斯驛隸巴陵縣

十四日日將出至磊石驛驛之左有觀音閣閣之左有龍神祠祠側營涵虛一亭亭之壁有竹木之畫騷人詠題筆迹率多如迸珠迸玉殆不可以斯須徧觀也是日出洞庭巳時至營田驛驛隸湘陰縣過未時至笙竹驛驛亦隸湘陰縣縣治在驛之東南夫泊舟之所不遠治

縣者未之見不知其爲人舟遂行至申末至彤關驛驛隸長沙縣驛背小山竹木森然驛前有樓曰凝翠倚山枕水可縱游覽遂徃廊而南是日夜將半舟至臨湘驛驛在長沙府城外驛隸長沙縣

十五日早入見遂辭而行至申末舟至湘潭驛驛隸湘潭縣縣治在驛之後北去約一里許舟行過半夜至淥口驛驛隸長沙醴陵縣驛治可觀行三十里空洲在湘江中流江之兩岸花木參差禽鳥咬嘎游子騷人吟懷旅思於是未有確然而不動者也

十六日辰末至泗洲驛驛亦隸醴陵縣暮至都石驛驛隸湘潭縣夜半至皇華驛驛隸衡山縣驛至縣十五里縣有南嶽歲時享祀

十七日卯末至霞流驛驛亦隸衡山縣未時至七里驛驛隸衡陽縣驛之北有七里灘俗云漢嚴陵曾釣於此詢無遺迹暮至臨烝驛驛隸衡陽縣衡州府治在焉驛治在府之城外北門放舟夜行驛之下三四里許一水自西北來通寶慶一水自東南來通郴州耒陽縣

十八日辰至新塘驛驛亦隸衡陽縣驛廻廻皆有渠引水養魚生意可嘉巳末至栢坊驛驛隸衡州府常寧縣夜至河州驛驛隸常寧縣

十九日早至歸陽驛驛隸永州府祁陽縣申至三吾驛驛亦隸祁陽縣此驛問至方瀲驛有九十里夜行如前

二十日卯至方瀲驛驛隸永州府零陵縣是日申時至湘口驛驛亦隸零陵縣去永州府城十里許驛之東南一水通道州驛之西北一水通廣西二水至驛合流而北是夜泊舟於驛前

二十一日早行未末至石期驛驛隸永州府東安縣湖廣地方界分於此南至柳浦驛以往隸廣西

二十二日丑至柳浦驛驛隸廣西桂林府全州驛西行四十餘里有黃沙市河設浮橋連橫於水上司橋有封官倉使老人是日未時至山角驛驛隸全州

二十三日早至城南驛驛隸全州是日申末至白雲驛驛隸桂林府興安縣縣去驛半里許驛之南北設陡三十六所驛以北陡十水流而北驛以南陡二十六水流而南每處設軍二人守之船過則放閘

二十四日五更至大龍驛是日未初至東江驛館於紫極宮報名典儀所

二十五日早見免禮

閏七月初五日報名典儀所

初六日啓辭免禮是日午後遂行至南亭驛驛至臨桂七十里隸臨桂縣驛之前有榕樹一本九枝其根盤錯延袤甚遠其陰婆娑殆有頃餘人云自宋有之近五百年餘

初七日丑時至古祚驛驛隸陽朔縣遠有一百二十里

午後至昭潭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有平樂府治千
戶所治在焉申時至廣運驛驛隸平樂縣遠一百里是
日戌時至昭平驛程一百二十里隸平樂縣
初八日卯時至龍門驛程二百四十里隸平樂縣午時
至龍江驛程六十里申時至府門驛驛隸蒼梧縣梧州
府治千戶所治在焉驛之程一百二十里
初九日巳時抵藤江驛驛隸藤縣縣之令有田開頤者
開有政聲驛之程百一十里是日戌時至黃卄驛驛隸
藤縣程百二十里
初十日午時至烏江驛驛隸平南縣縣治去驛不遠程
百二十里

十一日巳時至府門驛驛隸桂平縣潯州府衞治在焉
程百八十里此驛西有山曰西山去縣四十里林崖深
惡人所罕到猺獞居多每與大藤峽猺人合力剽掠居
民受害甚可惡也至森發舟
十二日戌時至東津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
十三日卯時至懷津驛程百六十里隸貴縣有縣治千
戶所在焉
十四日辰時至香江驛驛隸貴縣程八十里申時至烏
蠻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香江之來烏蠻灘水險惡有
十里餘遡舟頗難名曰烏蠻灘
十五日辰時至州門驛驛隸橫州州治與馴象衞在焉

程百八十里是日午後開船
十六日午時至火烟驛驛隸橫州程八十里驛之北十
餘步許有灘曰雷霹水甚險遠舟人每先繫纜於岸之
樹然後沿纜而進已復解纜而去纜者復如之人分輩
需計無所出特命驛與永淳縣置大纜系之便於所人
是日戌時至永淳驛驛隸永淳縣程百八十里
十七日酉時至黃范驛驛隸宣化縣程八十里
十八日午時至建武驛驛在南寧府城之南有衞治在
焉程百二十里住一日半
十九日戌時發舟翼日辰時之左右江水合流處
二十一日午時至崑山驛驛隸宣化縣程四百里有奇

二十二日午時至大盧由旱路行夜亦行
二十三日蚤至太平府館於千戶所與大理陳公給事
馮公僉事杜公同事務共炊爨
九月初三日早先來龍州整理事務行約二十里有老
軍王英追報馮給事軍前回還就復回太平
初六日蚤起馬來龍州夜暫駐於踏勒驛尋即夜行達
日至龍州館於頭目王二之客舘
十月初五日軍前令隨前進議留黎主事杜僉事理龍
州糧運事懇與大理公給事公逐行先之馱海良糧運
之難不可離去復於軍前白准仍留領督館於憑祥縣
總事事頓有緒逐復往軍前

二十一日早起馬前進是日午去至坡壘關宿於都督
韓公之營
二十二日蚤行午過丘溫堡暮宿於丘溫南二十里王
都司行營
二十三日早行午過隘留關此關賊之壘尚在其險
異於他隘暮至雞靈堡
二十六日早行暮至隘麗關宿於陳都司營
二十七日蚤行晚至芹站堡宿於張都司營
十一月初九日起馬至昌江小堡宿
初十日午至市橋堡
十一日早行於呂都督營宿

十四日蚤至大營白議事畢
十八日復回暮宿於野
十九日至市橋堡宿
二十日晚至昌江堡宿
二十一日至芹站
二十三日至雞靈堡宿
二十四日晚至丘溫宿
二十七日起至坡壘宿
二十八日至憑祥縣仍治所事

田汝成桂林行

予世勤農圃少隱丘樊步武不出閭里之間閫見不越

簡編之事迨乎弱冠濫厠鄉書伯仲計偕觀光上國學
之瀆鋒縱寥谷羽騰霄蓋已心曠神馳慨然壯膽矣迺
今竊祿一紀治牒九遷內涉兩京外歷三省甸甸州郡
之末跋涉嶺海之交總凡往返於京師者一十有二留
都者四南游夜郎者各二矣雖蹤迹未遍於埏垓而耳
目已超於圭蓽況乎瑰山怪水艱苦備嘗露宿風餐形
容漸槁追陳蹤於瞬襲不欲歎於茲譬彼寒鴻同詩
石火不有述作曷考所由是以靈運牽絲載論東道安
仁憑軾爰賦西征皆以寫玄覽於一時理羈愁於異禩
者也予既慨往事之莫穡幸今遊之可述迺因廣右之
役裁筆途次條剌日程雖體式不襲於前賢而語言必

核於實見嗟乎予長遠涉江淮大肆文章之力少游鵬
情故段不失愿愨之名雖趣向不同而分量各得迺予
行能綿劣運命轗軻進不禁寵見之英退不比蠖屈之
彥玩惕日月汩沒塵埃悼往懷來祇增侘傺爾書藏篋
笥以詒兒曹嗣行遊編次左簡

嘉靖十七年予自京師還家稍遷廣西布政使司左參
議服侍二親不勝違戀徘徊桑梓奄忽判年將以七月
七日啓行或言辰値孤虛七殺當道不利府車家人難
之予曰陰陽者家胡可泥也明王敬授人時率作興事
而已府府忌諱使人多畏豈治曆者之初心哉是歲南
都秋潦撥日書歸已而大雪載途夙期竟爽宵車霏發

或言辰値往亡而歸心剌促跡滯宵行抵家無恙安在
其往亡也迺今憑程巳棘義不可淹遂以是日艤南城
親友罕覺匆匆飲餞者江十丈陸子中而已同登六和
塔未及二層而徐九丈徐孟交江广庶追至攀躋絕頂
旋覽江湖命酒高談離愁都豁塔中有宋揚思退賈似
覩等黃寫佛說二十四章書法殊體非縣鍾黃南渡君
臣荒度游衍蔑恢復之心此亦一驗也惆悵久之巳而
盤崎衙規林颼颯鬖渺虛遠眺渺若凌雲興盡而休時
亦遄暮矣洗爵於噴月泉滿引三行抗手而別是夜四
更發舟翌日巳卯過富陽會知縣龔蕃治乘風行二十
里宿湯家埠庚辰過桐廬會知縣何繼庭游桐君時乘

風行三十里宿嚴子陵祠下攜兒公衡登釣臺俯月色
滿江蒼烟盡刷寒露淅淅墜草間隔岸越山咫尺可數
亦奇觀也辛巳過建德會通判潘嗣昇儀是夕宿三河
壬午過蘭溪訪董蘿石以峯行辭畢按思南府推官吳
子按察思南禮之加等既予東歸而蘿亦引年解職矣
行二十里至新埠宿焉癸未過龍游龍游春秋姑蔑子
之國也傳言越代吳而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是巳其
城墟在穀溪之南行二里許登翠光巖俯瞰晴江濃綠
可染還舟風雨大作又三十五里宿安寧鎮甲申謁趙
清獻公祠祠瀕河去縣二十里午過衢州會知府李邦
良遂府治故有土埠稚庭號小蛾眉峰或云郭璞墓也

遷之不利太守且郡多火災至者迅封殖樹大如斗李
君欲遷之吏民懇祈弗許竟遷之掘得石筍一枚長六
尺許勒云唐乾符中刺史李蔚置益玩具也歲久湮沒
土中形若覆釜遂訛為郭璞墓云乘風行二十五里宿
石塘衙乙酉至常山會知縣吳襄游集真觀觀有闕憑
虛特立最宜登眺遂遊白龍歸雲二洞白龍洞懸泉滴
瀝莫測其源洞口架屋三間乃開化方思道豪俗義營
構者水活活循除行出澗深潭傍有巨石垂入若渴虬
之狀循白龍右崖迤邐數十步為歸雲洞窈黑非秉炬
不可入其名則晉江梁宅之懷仁所勒也宅之才子嘗
識面彭城眉目姣好揖辭彧如舉進士踰年而捐館王

物李賀之悲古今一揆矣惆悵久之丙戌早發常山午
憩草萍驛驛南里許有坊曰兩浙雄鎮過此則江西界
矣薄暮至玉山是日中元節也月色皎朗攜兒露坐鄉
思悽然夜分乃罷丁亥早發玉山濱河有坊曰八省通
衢乃李先生時行巡按時建而予為碑記者溪水淺澀
以小艇昏黑抵廣信會知府趙拯夫錢同知徐尚賢官
是夕艤宿南門鄒謙之守益應檄北上邂逅月下坐浮
橋而語戊子訪給事中呂惟德懷往予刑曹時李君以
貢士歷事又與謙之論學新泉別且十年矣亭午發廣
信過錢倉石石圓如毬浮突水面高可十丈相傳有漁
翁泅石下得古錢一斛遂以起名而土人又稱撲績石

也乘月過黄龍灘宿鉛山河口己丑過弋陽誌言地多
禽魚弋者叢集因以名縣或曰山有巨石砌如弋文或
曰溪流如弋薄暮至貴溪會知縣朱默庚寅訪俞德江
茂穀汝璧寺副江子春以朝薄暮至安仁會知縣陳慶
朝辛卯至餘干餘干者餘水之干蓋吳楚越三水之餘
也故又名三餘壬辰至鄔子驛風作不克行癸巳發鄔
子八里許爲鄱陽湖口時風止波平森渺萬頃過河南
參議周大卿相停棹移時別去至王家圩宿焉甲午至
南昌會巡按御史吳濟之溱布政使夏舜俞邦瑞參政
潘藎叔濆參議王在叔璣按察使劉士奇儒秀副使陸
肯堂堂徐子升階僉事徐朝重萬璧知府程仲朴資知

縣吳瓊年朝宗頃之謁巡撫都御史胡公岳遂遊滕王
閣閣臨章江之左雖宋麗巳非舊構而南雲西雨之景
彷彿見之還入鐵柱觀晉旌陽令許遜斬蛟之所也遜
善以道術禁治妖蠱時豫章有蛟害遜飛劍斬之穴地
立鐵柱施八索以鎮地脉出地二尺有咫木怪屏息遂
謁徐孺子祠祠在東湖南洲乙未弋陽王以詩來遺
且曰寡人願有請也遂往朝之設宴便殿出解大紳遺
墨一帙風骨婉媚逼眞子昂嘗在吳中閱解帖古拙似
紫陽體心固疑之始知僞售惑眞者不獨一解帖也丙
申早發南昌過市汊驛風雨移時而霽至長湖宿焉丁
酉過豐城城西南三十里爲劍池池前有石函長六尺

廣半之張華雷煥捐劍之所也戊戌至新館距臨江府
治十五里水涸舟膠知府李仲占易來訊己亥至新淦
淦水發紫淦山入於章江別有金水與淦水異源而合
流所謂金川是也庚子家君誕辰焚香率妻子遥賀乃
發至峽江峽江故新淦地嘉靖五年分建縣治於此訓
導譚敷來見辛丑仲秋朔早發峽江至吉水吉水者吉
文之水也爲贛江支流曲折洲渚間狀若文字以爲吉
祥故以名縣壬寅早發吉水過螺山謁文丞相祠午過
廬陵會通判汪堯卿舟所鐵十字一枚題曰保大二年
五月置重一千三百斤相傳南唐造戰艦以此係纜者
乘風行三十里宿張家渡宋名將康保裔祠在焉癸卯

至泃金驛十里許宿泉吉渡甲辰過泰和會知縣廖師
文世賦逢登快閣時秋霽天高澄江澗望是夕宿浩溪
驛乙巳過萬安自此至贛縣迴流三百里間爲灘者
十有八類磯齒星散波中或起或伏舟行其間曲折
趨避稍與爲忤靡不顛淪而天柱皇恐二灘尤甚緜絡
里許石骨崢嶸舊有二十四灘五代時贛水大發乃沒
其六云是夕宿違津丙午乘風過皁口攸鎮二驛宿石
人坝夜雨達旦丁未冒雨至贛縣贛縣在唐宋時爲虔
州紹興間有寇警以虔字虎頭所兆乃以章貢二水合
流名郡爲贛也貢水出汀州新樂山章水出南安聶都
山二水東西流合於城北本灨字而省作贑然灨音如

貢無幹音者登方發與時江水驟漲賴北風以行帆檣
輕矯榜人歡呼若神助者會副使侯世言織知府康德
清河通判謝俞卿邦信戊申覲巡撫都御史王公德溥
後遂遊天竺山舊有寺爲韜光禪師所居白樂天有詩
懷之蘇子瞻所謂香山居士留遺蹟天竺禪師有故居
者是也己酉登鬱孤臺臺高數仞水光山色盡出几席
纔得之間趙抃詩云章峰鬱然起惟獨此山孤是也庚
戌萬壽聖節行賀禮於水西驛遂發贛縣自是貢水已
分至庾嶺皆章水矣不及九牛驛三十里昏黑宿接官
亭辛亥大雨至南康會知縣陳徠王子過小溪驛三十
里癸丑不及大庾二十里皆野宿江中甲寅至大庾會

知府許上永繼同知侯孟學廷訓同游寶積寺壁間有
張汝弼草書數十行蓋守郡時作者乙卯早發大庾過
梅嶺漢兵擊呂嘉有庾將軍者戍此故名庾嶺以其地
多梅又名梅嶺危石仄磴登陟甚艱唐開元間左拾遺
張九齡開鑿成路民皆便之故有祠在焉祠旁有雲封
寺白猿洞卓錫泉放鉢石唐僧盧慧能行禪之所也嶺
上有叱馭樓過此即廣東省界矣自此至番禺有建瓴
水下岑樓之勢故漢武帝命五將軍伐南粵而樓船將
軍出豫章下横浦其兵先入其功居多亦地勢之利也
薄暮至保昌會通判譚璣推官方表民訓導余英允舜
俞丘玉是日中秋節也丙辰雨午霽發保昌過黃塘十

里許宿焉丁巳過平圃至曲江會通判秦從厯武曲江
者以湞武二水抱城回曲而流故又名湘江也湞水出
庾嶺武水出郴州經樂昌縣韓退之詩南行逾六旬始
下樂昌瀧者是也城南有逍遙臺爲刺史薛道衡所建
夜宿湥夷戊午遊南華寺寺當曹溪之上慧能居之故
有衣鉢存焉鉢色非木非陶沃如髹漆其光可鑑嘉靖
初莊渠魏子才提學嶺左槌之僅存方寸還過清溪至
英德會知縣吳珠教諭鄒汴訓導周本此地多怪石扣
之有聲者上品諺云峰巒聳秀嵓竇分明無斧鑿痕有
金石聲此相石訣也是夕宿横石磯己未過中宿峽峽
上有飛來寺兩山峭削中通江流午過清遠會僉事李

廷儀文厤教諭羅動訓導張朝是日連過回岐胥江二
驛庚申昧爽過三水至高要會同知許仕昭知縣陳豫
卓教授莫璇訓導何倫徐仲黍將程本虛譽助教諸子
與傑辛酉發高要宿六步壬戌過新村游三洲嵓中空
可十丈許鍾乳垂結多若獅象虬魚鐘磬之屬故又名
玉乳嵓也是夕宿野塘鋪癸亥過德慶會推官汪九齡
學正陳宗器是夕宿羅房羅房濱水故廣東省地今爲
猺人所侵每歲遺糧者七千石矣甲子過封川會知縣
王用璽教諭諸縉訓導林賢去此十里許過清江口即
廣西省界矣是夕五更抵蒼梧乙丑知府朱鴻漸同知
陳任忠通判傅燦林縣知縣項能教諭周文興來見頃

謁提督侍郎蔡公廷彝綏安遠侯柳公珣僉參政林舜
卿士元是夜大雨如注丙寅雨不絕江漲蓋大江自西
來者爲黔鬱二水黔水發源牂牁經南寧而下漢伐南
越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卽此江也自
北來者爲灕水發源興安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
卽此江也二江至此乃合流而東丁卯霽午發蒼梧十
里許宿㴩口自此至省城皆遡灕水而行以灘名者三
百六十中有五十四冲皆猺獞出沒之所戊辰至龍江
雷雨己巳宿占撓堡庚午至龍門自此至平樂則山愈
高水愈急頑磯漫渚隱見波中兩岸篠簜叢林裏犹表
騎寇戍路伏徂鬪賈艄操長竿鉤舷而劓之官兵督捕

卬猺竄隱蹤不可蹤迹嗚呼天之驕子僅在北方爲然
哉辛未季秋朔宿於蓼洲繁星滿天雷電不徹鬱蒸之
氣無異伏中壬申北風飄蕭肌粟憤起粵嶺氣候信難
測矣是夕宿昭平過數里許爲雷陂峽已上兩岸諸山
參差骨立色若積鐵狀若植鼓又如臥虎踞獅不可射
彈草木鬱蓊聯屋委谷岐岐嶷嶷茂若不麥秋冬不零
賈舶魚貫水許一月九關非軍麾導衛不敢徑度猿狖
夜號虎豹晝行數日之間不見人煙者二百餘里雖險
隘已極而山明水秀恍若畫圖亦嶺外絕景也癸酉宿
勞鹿灘甲戌宿大同乙亥不及平樂縣二十里丙子至
平樂知府蕭一中同知周訓知縣黃价敎諭鄒曾來見

頃會布政使祝堯緒續副使翁仁夫萬達錢振之鐸平
樂在唐末府爲昭州至元乃改平樂蓋自蒼梧而北灘
瀧險惡至是始平故曰平樂又以江水近府始迤演故
曰府江丁丑早發平樂自此已上諸山皆離離落落假
斷復連兀突平原若雕若琢瑰狀詭態不可殫論令人
左送右迎惟恐一奇之失也平樂已下山川又不足羨
矣是夕宿陽朔縣戊寅早發陽朔不及南亭二十里宿
畫山己卯早過南亭時秋霽風清桂花盛發香氣馥郁
冉冉自嵓谷中來桂林之稱良有以也薄暮宿盧田市
庚辰過穿山有穴通透望之如月輪挂空也早至桂林
時藩臬諸寮皆以公事他出獨按察使陸選之銓僉事

李稚大義壯在省往者爲儀制員外郎將陸君郎中李
君主事蒋皆見散職越者九年矣復聚會萬里外又無
他寮參焉亦奇事也頃會巡按御史鄒廷俞堯臣副總
兵張文治經都指揮使余承甫恩辛巳知府楊沔來見
壬午宿城隍廟癸未昧爽虔禱於神省寮無一在者遂
以是日到任署印自發錢塘至此凡六十四日

粵西叢載卷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岳和聲後驂鸞錄

龍水客以萬曆辛亥三月初七日奉出守慶遠之命四月十七日還里九月十七日疏請致仕十九日奉旨下所司所司停覆復檄之任先是禮曹郎自嘉隆來鮮以刺郡出者即間見以為僅得之矣余以客部歷膳儀兩副郎先後十二載歲而有是命又僻在炎徼猺獞犵狫之與處或謂不堪而心安之凡所為乞休者非以官亦非以地也再命之至而猶抗前請將官與地之以矣李君實以范至能驂鸞錄來贈曰君

踰嶺而後驂鸞錄成應早寄我余曰弟實委以奉使則愧攬轡以移鎮則愧吳船而刺能水之與帥靖江寧敢多讓文穢以負知己君實頷之遂以是年壬子正月趣裝而日記其程以為後驂鸞錄曰龍水客者志地也

正月二十日停午偕門人周季修登舟發西水嘉興陸太和秀水吳儼五兩明府送之河干甫解維沈白生妹倩以雀舫來期至學繡乃反詩余曰無可贈行者他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贈君止此矣余曰惠州不在天上吾將東帶見督郵耳其幸而為坡公不幸而為黃文節固安之若命無何許伯厚嚴關甫包彥平范長康以小舸來余曰何以似我長康曰山如碧玉簪疊來雲似罌龍水距八桂五十舍距羅池又二十舍即舉似無喻昌黎柳州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余曰宜州昔人以為地牢推此類言之又安知不為天堂耶相與胡盧一笑彥平屬過武林從前太平守凌元孚問嶺右風氣猶傒及諸飲食便宜狀且述元孚當日語曰彼土山川甲天下使君倘致自不惡獨二三賊獲鬱鬱不樂岑寂耳甫別挾探奇行至者陸三孺也少與余讀書石佛梅花洲二十六年往矣三孺才可凌雲一青衫不屑就輒高尚棄去余婆娑人間為時局弋纂行役不休對之頗厚所羅為余解者以嶺右山水不負客耳遂訂游武林未作別

晚泊陡門以輕舸展先墓于東園蘭千二橋與族人酒別

二十一日至高橋及石門而雨郁伯承來且以季父新寧州倅蕙相屬余曰龍水客直寄公耳何能為新寧守下乎次語見新明府來語其姻家汪中宇參戎方帥柳慶故儒將也輕裘緩帶不廢嘯歌余曰我將過而問焉發語兒而水部兒之初比部弟季有方舟至宿彭老橋妹倩穀以介挾風雨至余襆被臥二鼓風甚黎明乃發

二十二日午泊塘棲步長橋晚且泊距關可十五里許

二十三日稍霽午入關門館于來青堂堂為同省吳儀部別業面湖背郭從喧囂中不失閒冷

廿四日早謁先忠武王祠已展墓排宗人丁流芳亭循桃溪出午與孟季小別同以介循九里松上飛來度二竺禮大士于雙殿憩白雲舍作叅門餞舍舊爲坡公所顏迹之烏有矣申度麥嶺捫石開字云同游楊傑蘇軾王翰故坡公所署茸棘中乃不爲風雨蝕與以介盤桓久之憩法相嵪從金沙買小刀由定香橋循六橋與米若夢同作客湖舫中丙夜嵪來青而閒者以客剌目來

廿五日早與以介別乃入城報謁次轅門過表賜曾金簡小儀約醒[illegible]于來青嵪而先與余孟季宴坐久矣遂具蔬供晤語夜分別去比部弟復呼酒醉床頭而水部兄亦自外來把琖相向共盡半生心事比部弟曰兄白

下帷攻苦及紆朝紱垂二十年無所不刻礪以有此行蠻烟瘴雨幸善眠食欲根猶易劃名根未易除文字結習政與名嬯要之涉累猶然兒女情多耳余曰不然吾年四十有四矣寧復能向少年場田白氏而掩雋乎第以言吾所欲言與所能言而已言吾所欲言不欲不敢出也言吾所能言不能不敢强也所慮欲根未易劃當向元城先生越行後作學人水部兄曰實獲我心

二十六日辰與比部弟別及午而黃貞父施仲宣二小儀以樯舫自湧金門至余欲放棹南屏過津公竹閣以邏余兄故停棹中流巳纔斷橋步錦塘上飛英滿地呼平頭掇貯恬白琖中與主人隨手採得有刈瓣者即浮白補之玻此以得全多者爲算勝木半水部兄至而來寄吳郎用伎樂舫來二小儀踆踆以不速辭余强乃往木半帆去余與水部兄復促坐兩人酒不能以括量致過一石劇醉乃散

二十七日孫司理偃虹過訪入城報謁追森廷柯都運招于柳州亭都運先守慶遠一年所代者以瘴鄉引疾去而余適過于兹以有兹亭之酌慶郎踰柳州三百里而遙肯令子厚遂作勝場語都運曰足下且以柳亭酒爲慶守脂轄其縱澆之都運艴然

二十八日早命倌聯慶戒公借霖公智沙彌以芥蔚四缶來贈余紆途別乃別循城隍由表忠觀過慶樂巷訪

虞勲部德園勲部先期挺貞父招邏余于竹閣至則金簡小儀陶君奭孝廉與高元玄津二開士在坐蔬供茗飲閒房靚倩竹聲琅琅與人語相應非復囂時穠濃僧舍矣西過宗鏡堂拾層級者三禮永明瘞塔下拜慧日峰爲宋篆雋古前此未覩也過問澄公八十臘無恙乃上丁婁嶺望五雲最高處六和在眼三折縮帶矣晚飯逆旅登江舟江流春漲浩淼澎湃岡巒極岸與烟霧相迷離濤聲之所激齕龤鈜鏜鞳實難爲懷推篷望西岸則遠山層出若簇若馳與孝修嗤咏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句數闋而寢

二十九日戒楫水部兄以札來余報之逛潮乃發及午

兄肩輿至余問何以戒慶守也曰弟于慶爲八千里遷
人而非守也吾願弟爲八千里守而不爲遷人也吾嘗
語弟以情事理法四關矣四者有方有圓有礙有無礙
一入而情二入而事三入而理四入而法情圓而礙事
方而礙理圓而方而無礙有礙蓋至法而即方即圓即
圓即方即情即事即理而無有礙之者子輿氏曰規矩
方圓之至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吾所以語慶守
者具是余頓首曰謹受教及申而汐至兄自涯反呼余
曰當作江干送一詩寄我余與孝修曰諾凌潮渡三浙
霧雨且暮宿王家兜疾風驚浪羈宿而已
三十日雨發申至富陽前嘉興譚青湖明府以臬幕署

事招游觀山山峙縣東偏因高爲城桐江南來勢實戧
之而北有小沙逆當其衝以護萬家之縣孫仲謀父子
由此崛起良不偶然土人向未敢祠關武安王以孫氏
故有之自今始其麓是也登轉十仞祠肖羊裘先生再
十仞許得鐘閣鐘治于元至正而款似漢叩之清越江
聲月色良夜互發當是滲骨再十仞許而祠文昌貌故
尊偉余與青湖瞻揖之環望紫薇鎖石諸山蒼茫野色
絕不似江南景物細雨濕衣引酌而別挂帆長風即飛
濤怒立不致作惡四十里宿新店
二月初一日霽發已至桐廬縣縣故一橫洲江水周之
前有筆架諸峰亘峙作朝本刻絕瀏江灘新漲總至瀏

洞膠人晚上七里瀨有懷康樂孤客傷游湍徂旅苦奔
峭之句再上爲鸕鷀門風濤加壯暮泊釣臺下急攝衽
以登肅謁嚴先生像像左爲方玄英右爲謝皋羽余曰
兩人故堪爲羊裘公耳孫遂上雙臺凡歷十五盤而得
東臺顏曰留鼎一絲西臺顏曰垂竿百尺中有平石可
三十肘而扁低回者久之返步而晚雲繚繞罡風襲人
登左孤松偃蹇如虬如龍者七舟人指對岸叢林中爲
先生墓余口水淵山峭鬱藏於此寧獨生前鬱孤亦復
死後輕奇登舟承索筱中所有望桐官詩與孝修快讀
之蓋歲辛丑予以客部郎持節冊封淮藩歸艤夜發竟
阻登眺時語已十三年往矣

初二日早至西口已過烏岑關關似展旗而偃臥瀏濤
中予舟蕩焉盡渙如象何以瑜此未泊嚴州望富春驛
有步許曉發州渡從渡口望郡城翼翼虹亘新安江碧
若拖藍越十里宿桐溪埠
初三日雨帆挂大羊午及三河而風飄宿九都口爲宋
十子九得雋處名范村其一爲諸生以老則理學家所
稱范浚氏故有五箴膾炙人口者隔岸爲仙桃山居人
云往往百年一結實左爲長蛇趨蛤形家者謬以此佐
山靈耳其後爲天子山相傳爲漢長沙太守孫文臺墓
業被發爲居民有
初四日早至女埠午泊蘭溪縣劉滄嶼明府出訪發二

十里宿湯溪之楊埠
初五日木刻抵龍游發里許泊亭步山北之横沙
初六日早發灘石齒齒其湍急洶涛不減七里瀨望三衢可十五里許北岸土岡亘峙浮圖踴出迤西則大石阜圓徑數十畝爲雞鳴山邐北爲浮石山支分孽脈蜿蜒稜裂晚泊西安縣
初七日發十里而蕭損之參知以尺一來曰君子建旗巋然靈光矣乃以一麾走萬里汲長孺不薄淮陽是其所以爲汲長孺者乎余答以仲謡書齋舫中語附候吏去六十里泊紅橋埠則常山在望矣
初八日疾風挾雨午始至至則龔圖南明府出訪余入

城報謁訂游西高山
初九日遂霽家僕來送者以是日反作鄉書數十函殊苦稠濁迄晡乃竟圓甫邀遊西高寺寺爲嘉泰中勅建制故渾朴年尼像亦復莊靜散步登藏閣從閣磴轉者三得積翠亭爲同年唐長公所題而借腕于玄宰史氏其西則西高峰在縣蓋常山西南北三面環而爲縣西高最傑出縣廨于北山之腹而東面獨缺溪水當之隔岸則江右諸峰層出雲際矣日昕不獲上西高從亭中一眺呼燈踏山麓崎途距白龍洞不一里許從田塍中行過之洞水淙淙繞足下數武而得初洞口可二仞許泉瀑迸落望之黝然呼燈迹之有竇上出主者曰磴轉百餘武爲中洞洞口可三仞許横側劈裂二里許而竟厥竇稱是余又呼燈迹之度不能至又磴轉三百武許及嶺之十七而有穴下穿則向之泉竇上出者是已以無他奇輟步旋尋故步入詹參知定齋山館館後有石鑿泉聲活如爲引滿與圓甫別則雨絲紛如矣晡而簷溜竟夜山城孤宿重衾爲薄
初十日發常山四十里爲草萍讀孫忠烈七言近體曰身從許國頻加愛髮爲憂時忽變蒼余壯其語爲孝修快讀數過步之者則王文成伯安擒寧濠南來詩也其曰云得大駕南征渡淮報于此蓋伯安爾時有勇略震主之疑焉晚抵玉山而發

十一日早發十里爲崙溪鋪又三十里爲沙溪鋪壁間滿咏多以雞肋二字作嘆余亦行自笑也又二十里爲嶺溪有橋屹如三分之中駕屋數楹殫加也又十里爲廣信鄭郡丞趙司理來訪
十二日發上饒五里爲五馬嶺又五里爲冷水山山有洞穴稍進爲天門門畔橋出云爲九仙丹竈故處周以冷水城若天構然至興安旅館中刻將命信大雨驟注輿人逸去令奴子顧輿安二三游手舁籃輿跟蹌而抵弋陽漏下一鼓矣
十三日發弋陽爲溪驛雨甚西爲篠篁嶺又西爲簪嶺岡脊坡陀榛莽雜出輿夫趼踔而行滑滑作苦及申乃

舞抵貴溪之迎恩門爲元儒陳靜明先生故里晚宿行館月色如畫散步通莊徘徊杜洲相公坊下感慨者久之

十四日早渡薌溪凡五里渡金沙木申間至安仁縣日未晡發安仁之紫雲驛爲孟家渡即薌溪不二里爲李浦渡水從上清來合于此流消狹而駛過之昏時宿白玗鋪鋪爲東鄉供頓舍

十五日行三十里俱鼓鬭碎礮至淵墩得平田午抵東鄉晴日始杲西行者多從進賢入省而余友臨川湯若士念之情深遂決計走臨汝行二十里爲遶唐閘閣凡十五里又五里爲坪塘鋪宿

十六日早發昏霧四塞行五里始辨色所在童山迤邐溪水縈折凡兩渡薄臨汝則先一信走若士若士亦以急足遲余汝滸汝水浩淼問渡爲快舟子口誇汝有梁凡十二門且垂成矣入館而臨川葉明生明府來爲問玉茗堂亡恙則若士已過余逆旅把臂欣然已同年蘇刺史箬源來計契闊者十三改歲矣甫別而我郡伯吳葵臺翁以南部賁賀埽里見枉已報謁郡伯留酌復飲箬源所雷雨并至問所所爲五峰三市者頹然闃闃耳碧淵紅泉蕪落久矣漏下三鼓若士率季子寧叔觴于玉茗堂埽雷雨竟夜

十七日發吳家渡爲輿人所紿順流而放章家石颶風大作一擲子弄小刀狂濤中蕩漾猛戈者踰晷未克齊若士令僕人以雙槳來脫予于厄復登岸飲石上維誠若士曰宜州遠在數千里外青草黃茅鑠人入骨兄至弟勉飲醇醪爲自支耳冬初再把臂遂渡西岸若士拱手曰余汔濟遙揖而別三十里爲樟源嶺嶺豁白泰定間路隘甚僅度一肩輿又二十里爲駐節堂則豐城界中矣時且薄暮而卧具前發二十里爲文江橋乃復行不五里頓風暴雨霾曀四合復數里而肩輿夫走泥濘中冷淋漬骨且躓且起見火村落中無應者猾猾田塍間展胝側踵時與坎窞相遇或旁臨深池蹙覩微白足三分垂在外殊懍瞻馬夜半之擢行人有呼號淚下者余時爲解勞將抵文江五六里遙望陰闇得星星火光知奴子以擎照來復爲厲風所熄踉蹌趂風雨行二鼓宿劉氏敗屋中寒霖徹明乃止

十八日行四十里雷家渡又四十里爲姚灣嶺入豐城訪家孟同籍徐匡嶽太參是夜匡嶽移榼行館

十九日且發奴子云輿夫未具日欲肝矣遂已復會講于匡嶽堂中匡嶽以七言近體一章餞予予次韻以謝之

二十日發豐城沿江大堤虹亘積雨淖濁凡四十五里爲泊濂館又十五里爲樟鎮渡蓋贛江下流也又三十里爲臨江郡同年顧含素以湖西憲使行部來訪太守

郭華中繼至巳飲含素所峙而就宿
二十一日發臨江午頓太平館晚宿羅坊
二十二日發羅坊午抵羅溪驛望仰天岡千仞翠色在襟袖間宿分宜
二十三日發分宜二十里得洪陽洞碑云有十三寶玲瓏幽歎石床羅牖爲仙眞窟宅以雨不及入又十里度秀江則嚴氏故居發脈旹山是也及申抵袁州程太守來訪報謁畢獨上宜春臺臺爲漢灌嬰宜春侯所築又云有泉宜釀故名未知孰是
二十四日發宜春十里爲沙陂橋有屋覆之若回廊然又三十里爲宜風館館中所次王伯安七言近體幾滿屋壁余亦漫興和之乃發宿蘆溪
二十五日度蘆溪溪汎激客從楚廣來者順流而下抵洪都不半旬余以陸行委頓念之色飛午抵萍鄉署篆者莫司理王弱吾爲李有同籍故同郡莫逆挽飲縣廨秉燭作鄉書就宿
二十六日發萍鄉從此入楚境矣廿里許遇殷遠尚朱雨生問脂車何期云以正月晦乃知前途尚遙征衫故須著破又二十里湘東鎮延茂不減一小邑又數里黃花渡爲晦庵欠宋伯和詩故處又五里有坊曰古醴東治吳楚界別于此自江右至湘東途頗滑澀涅潦潰淖更艱行役將抵醴陵渌水隔之渌水故漉水也以橋易名橋袤四十二丈許覆以長廊度橋而行館面江以居有柵樊之據形家云不宜築城居然山縣不廢臨流
二十七日早發去館數百武爲醴泉井凡三眼石甃甃闢甘泉馭齒炎暍幾決全邑以行迫不及嘗四十里午頓清安館雨甚十里許爲白關鋪有亭翬如顏曰衡深環奇山水頗勝不半舍而平田中三石屹立離列位置相傳爲旗鑼鼓石亦小有致再度大小黃泥二嶺始霽至荷塘館則湘中諸山參差層出矣
二十八日發荷塘雨如注度下關數里爲灰渡水僅方舟耳乃兩涯山根潰起而積潦齧之者三十里至館予挈行四十里爲蛃屯嶺嶺高可千仞而三起三伏者二里許北望湘潭邑治了若擘盂旁帶一水判南北途漫而北則取道于荊岳沿而南則衡永廣路矣晚抵縣隔江而館越在北岸中刻同里包儀甫方領衞于此故家李同籍好也渡江酌我館中適于同籍李宮諭四履任我已別六年所矣
二十九日早渡湘報謁儀甫儀甫以晚峙爲好風挾雨所困遂不獲沐瞻衙齋中作無義味語而別過四履峙而日且昃與孝修延望江上觀湘樓危峙其北帶以嶁峴南來岡阜綿亘百里俗呼爲掛榜山故琵琶峰與祝融峰相望爲七十二峰之一也東則長沙郡城羅洋雲岑諸峰翠横天表平疇遠樹風土夸曠觀臨江而內林

奔逼寒觸途生礙至此為中湘別是一番景界矣蓋瀟水源道州湘水源桂州合流于永故洞庭之南境總為瀟湘及衡而會烝于合江亭下歷湘陰界又合資沅澧諸水北匯而奔赴于洞庭故湘潭稱中湘云

二月初一日發湘館行二十里抵下步渡即湘江也有山巍然當湘之上流者金華峰也道傍民舍多以竹為阿棟而茅覆之支戶乃以雜木或棕櫚本皆目所未經見又三十里午頓茶崗鋪館外即茶崗嶺名亦雅似又四十里宿黃茅堡

初二日始霽發黃茅三十里逾白石嶺四山廻合高寒在眼二十里為柘塘館距衡山縣將三十里夾路官松大可十圍者繚繞山徑蔭映行轡上蔽白日下翳翠微鼻端時拂拂有芬韻而間似嵐氣鬱盤之盛大江南北所在罕覩

初三日發衡山出郭望巾紫峰不遠里許繞麓斬松夾路循江而行清駛可愛二十里為馬鞍嶺嶺頗廻而石路新甃為孝婦劉妙賢所甃又十里依田鋪道傍曾植齋宗伯墓坊在焉又二十里飯九渡鋪十里為栁江口乃烝江經流也又二十里為衡州宿烝水驛鄧玄度觀察來訪

初四日早謁至聖先師像于石鼓書院讀禹碑剔刻上綠靜閣閣下故有昌黎綠靜不可唾一詩為南軒先儒所書石已泐後人重摹之筆亦挺秀新搆大觀樓于會江堂即合江亭故處也背北頗雄勝延望城中岡巒北來將盡而突起一峰以居烝湘二江之會窮其末有朱陵洞僅石罅中一線耳當是膺趣求所為李吉甫齊映諸詩刻之西溪石上者不可得已謁諸葛武侯廟于書院左方乃發則大雨傾注幾不可步踉蹌行淖濁中望回鴈峰已不辨烟樹且瞑目遼呼炬村落間時復滅沒至馬公嶺咫尺為迷叢薄蹲如怪石獰如飛湍洶如倚時屬霽則不妨遊目而淋浹 抒黑觸眼成刺著足成躓蓋自文江橋之厄至此而再矣乙夜宿排山驛

初五日發排山四十里為烏符觀觀中故有無上宮主詩及白仙玉蟾二篆蹟七八云先是以烏蛇時時嗾人作祟白仙飛劍斬之而無上宮主為純陽仙師別號篆詩則與道士將暉者行十里為先忠武征曹成劄營處建有大營寺像設甚嚴後殿則垂成且圯不蔽風雨壽碑中所勒忠武手書慨復中原北迎二聖大指凜有生色而舊石且泐嘉靖癸卯歲廣中丞應德復鐫而新之余感賦長律十五韻未有不因絕嶠分麾撤安得陰崖說旆旌之句蓋龍水客為麾癢之行蕭瑟旅中幸彷彿此一番水木音容也又十五里上熊羆嶺蓋自江楚歷閩粵殆半屬坦衍至此而拾級屢上矣其路自北而南復轉而西皆從山腰中著足約高五里許乃取徑隧中

以出道傍多蠟樹其葉類吾鄉女貞而黑黝過之土人多從春初放蠟蟲于其顛徧蝕葉且盡而窠其梢以爲膏燭之籍倘亦蠭蜜之倫造化巧爲生人利用者與又三十里平田納納綴以山徑宵行二十里抵祁陽陂塘山阜從燈影中彷彿晚憇別館館子談縣廨中多木魅時時汨寞見于水盎中以爲劇其奇

初六日登祁陽東關環市櫛比貨貨之盛倍于前途及三吾驛問渡波流瀁瀁噴沫時作所謂浯溪也烟旭中尋中興頌石崖天齊處舟子云尚隔一舍俛仰浯山厓亭之勝及漫郎舊宅杳不可迹至漫郎頌中指次爲厤直所洗發以託于春秋之義者亦歷落畸人一段文心

也登陸上黃羆嶺趾高而行今約三里下平岡其脉自縣南龍山蜿蜒而來掉脚往往逆行界崛嶺而止嶺之南爲平田綿延二十餘里爲東青舖中頓少憩時值禁烟節道中村民往往用圝楮裹星火以行蓋爲雨露旣濡之感杯酒漬土資也柳色鄉心見之惻然有獵户牽趨狗逐鹿兎健決可喜左右山麓多青蒼奇石與晴色相映自脂車來十九淋雨及此豁眼爲開二十里爲楊梅嶺逵石新廣又二十里爲黃婆山故平龐也有嫗緣樹下上如猿猱亦自駭目宵行十里而及永郡零陵靑令爲柳州太守雲泉衡于沿街以門燈相迓及館供頓甚設乃西行所僅有爲愧之

初七日發永州廨西有瀟湘二江神祠遡瀟以禮出瀟湘門上浮橋橋橫亙巨艦三十五貫以鐵索架白板其上行甚夸不知其流之迅疾也水爲冉溪柳子易名愚溪者北入湘江蓋瀟水發源九疑而合流下湘郡址南當其分北當其合從瀟湘樓縱觀之若遊魚逆流而上吞吐出沒而祟𡾊蜿蜒烟樹蘢葱帶以數十萬家以當楚西鎖鑰張粵者每以諸生省試去楚遂而入粵便欲割之爲桂林附庸而張楚者以賜履之舊賦不任割亦以山環水匯幅幀雄勝故也度芝山謁柳司馬祠殊湫隘有小殿亦陰塞三十里爲大石城山郎子厚所記者石㬪疊如睥睨青蒼映日其麓可十里許左右壁立而

中窪籃輿行谼中訖磨車舖道始抵傍多楮樹古茂陰映而孝修以輿人取捷忽從小徑攀峻嶺逾懸崖絕澗渡溪而至約十里始與余會于達路又五里傍日楚粵分界循山徑而出則喬松千章行列道傍大可四十圍小不下二十圍高可二十丈許其趺十餘丈而下絕無旁枝其上乃始虬盤龍攫互相樛牙至有兩幹並上大類連理竟難伯仲濤聲絃響雲日儵虧其清古雄寒之色沁入肌骨即籃輿已度而聽不忍回瞪者多爲千年以上物相傳爲楚王殷分與時所植良不虛耳十里爲黃沙市乃逾湘而山角驛至則粵之東境全州界矣是日北風壯土民相慶以爲豐兆諺曰三月初七日南風

吹過北有田不得穀北風吹過南有米㕞不完亦廣右
風俗志也
初八日發山角十里爲黃沙鋪四十里城南驛黃沙而
南山阜時有過側至此則平田夸曠而遠峰迢遞綿亘
矣夾路古松接武獻奇如昨者殆無慮數步日日稍烈
覺有鬱蒸意固其地氣使然劉全州守來迓入城而蒼
梧張觀察七澤公適以萬壽齋賀駐節全署余上謁語
余曰此中風氣夙稱惡劣飲食男女之際固當矜慎而
衣被寒煖更宜節而衷之晨起必量陰晴爲定則煖無
大減凉無大增宜多爲單衣半臂遞襲益之乃善余曰
禦瘴必以酒有諺曰風霧未開稍引蕉勺爲宜劇飲之

反爲毛竅易張而爲瘴毒所乘此最宜戒至鄉貿蒴柴
吾輩亦無庸也且云足下亦太守遷客耳何必久爲禦
瘴計余曰何敢以瘴厲爲傳舍遂謝而別午發城南驛
遠術延廣闕閣殿然人材物力之盛似當領袖八桂度
西關而盤石當城西之灘江口光孝寺據其上游入寺
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肉身蒙漆黝然華燈熾然上
人虔禮甚盛索其闕山志觀之多言神通幻蹟凡數卷
寺當湘灕分流之界北爲湘南爲灕余遡灕而行兩岸
諸峰突兀插天矗矗迎人而右壁幽厥劈出欲攫籃輿
下瞰清流徹底怪石齒齒與令人應接不暇拾級登崝
有亭曰江山一鎖進曰捲洄閣其窈處鑿石爲大士閣

西行新甃石逵不五里爲飛鸞橋長可百丈度平田五
里再循山徑古松夾路亦復獻奇而忽遘被燔者數章
或剝鱗或刻根黟不忍觀千年靈物遂爲溝斷詢之輿
夫多爲販狙與土猾相勾日侵月蝕託言野燒所燼而
以數銖官鏹賤售之爲牟奇利計者即百厲禁不能禦
也念之慨然宵行一十里宿山棗驛
初九日發山棗古松猶昨借野燒牟奇利者亦復如昨
私念人情好惡相反故爾爾落落千丈猶正人之爲國
棟也見金而不見松則此松之寄居于古道傍也于彼
何礙而不盡不快愛此松者不復愛此如松者則彼之
以松盡也于我何礙而自不得不疾之若仇人情大都

如此矣十五里爲華光館館背南而向北逋北爲白面
山猺人窟穴其中者縱橫五十餘里不領于公家之版
三十里爲興安縣白雲驛距驛三里許堯舜兩山相拓
如畫趾各離立叢峰矗起如筍峰各自爲簪從上瞰之
如萍點于波田塍相錯無遁影者二十二里爲嚴關關
從此少雪多瘴然險隘半就夸矣壁間大署嚴關及胡
鄴東還書宋政和乙未二月二十日數字時就晡平關
中枯茅芟塞稚子爲猺賊所驚乃秉炬行三十里及大
榕江乙夜間渡知爲羅洞所自出往往多蠱毒即苦渴
不可飲渡訖宿大榕館
初十日發大榕龍蟠玉泉之勝寄彷彿間耳三十餘里

至靈川縣則靈渠在望矣嬴秦將戍五嶺命史祿鑿渠于此遂以靈渠名而馬援南征餉道亦此焉出延望峰巒楚楚時若火燄若劒戟者皆是猺人好鬬良以此故二十里爲廾山渡又五里爲望城館崇岡大嶂耳目爲朗矣又五里爲拱極樓入粵省北門門外巒岫十數復起都尖巀而小其壁立一似不可攀若城以萬雉横截之門以内朱門相比則靖江支藩也予僑居武定宗侯樊圃中仰首而望獨秀山巋然削成如卓筆然周遭環以朱檻其凹以館其凸以亭旋聯而上又如浮圖然誌稱郡守嚴延之讀書於此而今爲靖江邸中行樂地固天下諸藩所未有也東江陳驛尉以新遷杉青巡司來謁輒附鄉信爲報齋游無恙

十一日謁蔡中丞及穆侍御遂有桂慶互調之議時桂林守爲同籍王震澤與余俱出丁弱侯焦先生之門震澤固醇謹長者吏事亦復井井徒以目眚爲苦余固辭兩臺固强之余曰某走五千里入嶺西所乞休不卽報可而身受事守下者以慶遠故也走五千里入嶺西未受慶守一日之事而遂奪同門生十郡之長則始之乞休爲者以慶遠故也卽以慶遠易桂慶得矣奈桂失何卽桂失而瑕矣慶能獨得而完何謂在慶守未入嶺西之日未嘗不可謂在慶守旣入嶺西之日則無一可凡所爲期免此舉者匪徒爲桂守亦爲慶守也兩臺頷而

許之徧謁藩臬諸臺而臬長梅公二水爲容臺舊好邀坐廨中酒語曰西粵山川何當積千年之靈幸公一來其以龍水爲淮陽也余媿謝曰惟有顔甲漏下二鼓乃別抵闈中則夜月朦朧藩邸鼓樂甚沸可亭中尉以可酒相餉婆娑庭中側柏下呼餘杯自娛乃就宿

十二日晨起步園東小園見牡丹一枝獨燦迎笑乃知嶺表氣候較先吾鄉一月頗聞七星巖之勝而訓應雜沓恐成逋客遂決計往出東江門道安仁寺江有浮橋聯以四十巨艦約廣百仞有奇矣此爲東渡岸有五侯祠爲頻年没溺者多而新之以祈免者甚多朱門散處大營經嘉熙橋裘可九十仞石甃甚固折而北則巖巒也從七星觀入中爲參陽殿左乃七星仙迹坊拾級而上凡十二折仰睇之嵒似覆蓋草木蒙蓯不見日影啟空處新竪一通明閣再上曲房一楹平軒三楹又轉爲玄關由左洞入廣可容百人又轉而嵒稍壓頫首以入爲右洞則爽塏如大廳事中石柱二一臃肥重一圍徑僅拱把上聯于石下拄于土有一石横列屏于東隅爲游者置酒處中可容二百餘人其折旋處則亘而爲石檻穿而爲石牖滴而爲石乳再拾級以上則邃而爲石洞其他如獅如踞所遇若未能一一指數而黝深難測目之所不至者非秉炬不可達遂由山腹尋徑而出復從故道向通明閣前縱觀之直徹桂城自獨秀山

而南尖巒簇簇戢光閃爍絕無寸草株木相踦而一峰
自插一位積數恰得三十峰盤礴林立誠大塊間一發
現之區也昔人謂山川勝北州信然
十三日發桂林由永鎮三江樓出若武林鎮海樓然折
而西度城關里許見溪田處奇石森列已而兩山對立
如堵北則峰巒坦迤南則纍纍疊疊如劍如槊如筍如
叢如蓮花瓣凡三十里延望皆然知爲陽朔奇幻處也
聽山瓜館而西峰皆堆土麓則石也似重似獨絕無徑
來人迹麓多鼓仄半高半下崖則登天險則入淵杌陧
不休凡三十五里爲蘇橋驛又前五里許爲竹峰渡瀾
漫屈曲前度一岡則不見後岡行迹又三十五里抵永

福縣宿公廨計百里間眼中所見南來者三人爾
十四日發永福從襟帶三江亭登舟舟窄其膝不可踘
順流而下中多隱石波紋沸起每一放灘疾如縱矢兩
岸崇巒挺特相送其林木佳異處青如螺結其石骨稜
嶒處淨如苔滑約三十里有一峻壁屹峙初睨之若無
路轉而南又爲廣路島嶼縈廻卒不可究詰又三十里
爲里定驛巨峰逵江中多峭拔宛嶽花木繁秀殆不可
數兩岸山坳皆獞所居有蓬髮者有躶體者有隱樹而
窺者有憑磯而跂者有泪而浴于江者有赤乳而哺兒
者皆結茅爲窩採蒿而食木知其鄉賴安出又二十里
而月生東嶺嶺插天孤懸空江清絕四山寂寂每逗一

灘水聲淙淙濺人衣舟子云此百里內士毛從未入
貢而二十里上下絕無烟火蕪荒遠蕭瑟如是乘月行
二十里至横塘驛大雷電雨如注冰雹甚夥與舷相闘
夫嶺南稀雪乃雹從何來豈蛟螭故戲龍水容邪迄四
鼓颶風大作孤艇震蕩恍似富陽江夜泊時矣
十五日朝旭曈曈岸山漸平曠二十里東泉驛行三里
許有石磯蹲江中脈理蠡礪計以舟觸之無不焦者又
三十里爲洛容縣登城僅一聚落耳前令此者爲吾鄉
李茅廉名嵩春冏醇謹士也竟永訣於此而今爲陶令
比屋茅次一周遭而磬今坐堂皇則角巾黑甜而已聞
城外獞人不少構闘而爲媒賽所持有相齕者僅以牛

酒相罰終不樂爲漢法所拘是夜月色如晝
十六日五鼓從洛容西行月色蒼涼與曙旱相映望烟
雲出沒宛若溟海落照時四十里渡洛青江兩岸山容
與赤日相闘狀如火雲二十里而渡右江右江南接瀧
水西接潯水而東則直達下桂自洛容而東水皆西南
流自洛容而西水又皆東北流蓋山脈墳起處從此岐
向爾渡後達城不一里爲柳郡東門董太守霖泉爲海
寧世講好邀飲于立魚峰余曰固也當上謁黃參藩愷
爽公竣徧索仙奕駕鶴之勝而後促郡作吳儂語耳上
馬畢遂謁羅池過雷塘覽屏山所書昌黎氏荔子碑摩
挲折角之守處先是柳城屢潰壓築旋復潰吞齧者從

蹟土中得碑角一之字與故痕合而城始就築嗣後貯
折角柳庫中摹搨者必得請而後碑始全亦一奇也折
柳司戶劉蕡墓感憤久之乃就廊下立魚腹中腹廣六
十餘仞與雲泉促膝語燭烟酒氣氤氳相娛從外望之
如吾鄉魚燈然而其尾騰躍而上若跳波而入者間有
子厚鐫題處踏中摸索之不可得歸宿公廨雲泉復來
言龍水蕭瑟之狀余曰固習之矣
十七日發柳州郭外民居皆剪茅覆瓦黃沙莽莽了無
端際風雨驟至聆蹕而行二十里爲墟市見獞人富者
戴紅藤帽乘馬挾刀劍貧者片麻裹頭腰間都佩綵
綫亦其天性好鬬然也遙望松下搭歌成羣數十人一

聚其俗女歌與男歌相答男歌勝而女歌不勝則父母
以爲恥又必使女先而男後其答而相當則男女相挽
而去遁走山谷中相合或信宿或浹旬而後各歸其家
責取牛酒財物滿志而後爲之室不則寧需異時再行
搭歌耳從此山蹊巉惡無不劍戟交牙而道間砲磔齦
齬絕少坦途茅塞蓁穢雜以泥淖所謂行路難者寧復
覺此乎度嶺十二綿亘二十餘里每從嶺腰俯視之輿
夫三分足垂在外足下臨大壑往往千百仞而轉折處
籃輿竟當其空經此計無不心悸者次柳城縣東江驛
晚閱柳河東文宣王廟碑而後就宿
十八日發柳城西門渡江江即龍水之西來者從此爲

龍水客有矣江不甚廣且挽流而上際岸爲遲行五里
爲琴絃山山臨大江輿行其腰徑間亂石縱橫雜以茅
棘輿夫云往時亦磴石爲級暴水時至仍復凌雜蓋自
萬曆初年晉陵錢侍御起莘公按柳後踏及龍水時一
加闢造今三十年直指使者檄官吏督辦皆柳以當
按部至學使者都試行學迄未有過而問焉歲時惟有
一司李春秋一行部耳坐此道路梗塞竟無發庶時
二十里爲龍水鋪二十里爲永寧鋪則宜山界矣宜山
令孫尚長迓之大曹渡爲龍郡四十里渡口山石嶔岑
流少沒脛烟霧蒼茫沾濡而宿大曹驛中因望山續若
宿

十九日發大曹山行逾嶺者數數而平岡爲多路徑蹇
澀如昨窪處流泉淙淙乏無導之成渠者其平曠處土
脊中時雜石礫宿莽與芋草相亂田塍中往往特特散
牧而蕪穢不治蓋少耕耨者良以獞獠相雜以致曠土
瀰望如此道間每十里則守望兵士荷戈挾刃不下五
六人問其額糈歲不逾一金耳十里鋪胥吏以更衣易
輿告余從之則狑人狪人犵人猺人狇人獠人馱有側
足而跣者滿山谷而獞婦之椎髻跣足身裹寶布上
鋭而下廣盤綳叢茅中者亦連袂成羣固生平所未經
見也日午入慶郡東門齋城隍廟
二十日寅刻詣城隍之神具文以告以辰刻進郡署鈞

仁楊郡丞以被劾不出金谿江司理以攝篆授事而河池曾州守宜山孫令君天河署事思恩蕭令君荔波龔令君各以手版來謁所不至者則南丹東蘭那地三土州忻城一土縣永定永順二長官司閱旬月而先後以郵中手版來漢法之曠也久矣鄉紳自郡守縣令學博孝廉諸弟子員而下凡若干人來謁即訂次日一謁文廟將會講于尊經閣郡塀榕樹大可十抱枝葉叢蔽堂東西榮且盡而兩廡瓦礫積與垣齊垣僅六尺許廡背三人史四人半爲全州產半爲東粵高要產袍笏土著者與皁門快充數而已入衙齋一木榻二板几三四竹椅略具逾短垣桃李數株將實徑蒿三尺餘有瓊翠亭支柱無恙一鑑亭凡六角半爲蟻所蝕枯池畝許蛙聲如磬柝仰而聽鷓鴣四山磔格皆耳所未嘗蝮蛇時時掛梁壁蜈蚣尺許赤蟻寸許皆目所未嘗延望天門山隔江而枕于郡北而九龍諸峰及南山石龍洞蜿蜒拱揖亦一郡之勝也獨風霧四塞即晴霽非及巳不開則自桂林而西比比然矣

二十一日謁文廟學博率諸生會講于尊經閣與會者郡紳王太守泳一人府倅縣令四人學博五人孝廉七人訖事而王太守賦鳳鳴歌以志其盛

二十二日謁黃文節魯直公祠讀廡下先爲宜州守後以仙蛻去張丹霞先生所擬祠志已而閱南樓故址文節飲憾九原處爲之緬然流涕

二十三日視事堂皇胥吏抱故牘惟南丹州黃界殺人數案那地州佐德謹四堡數案永定長官司兼攝蒲潭的鄉則其猾人雨耳爲江司理以謀反具申行勦旅拒數案其他重大事情半係土官劫殺猺民構鬭狀每投文胥吏輒報無有每及期放告胥吏亦輒報無有

二十六日太平李司理以隨巡行覈郡縣諸牘至余置酒郡西香林院散步風林見澗水淙淙匯爲方塘數畝五六小峰玲瓏聳起迹其上有龍眼古樹六本蘢葱可愛而下爲半欄中半竹閣頹壞殘不可近問其主曰倪生琢生斥生余延問其契值若干積貸幾易之誅茅除穢欲構講堂闢爲書院及檢嶺西通志乃知爲趙清獻公從循州謫判宜州率諸生都講故處遂決意成之題曰香林書院而爲之記已余報移贛州宜山孫令君曰清獻公後身耶何以巧相符也且院中石梁虹亘十丈許下穿洞而上峭崿嶙爲郡西奇觀者夫豈偶然顧易名爲石梁書院余因題之

四月初二日南丹等州以騏金大幣來賀且曰循往例也余即麾斥責之仍大署其尾曰通案如蠻界殺人德謹佔堡數事早爲洗結悟乃位即是恭上官不得稔惡于紀以貽伊感郡紳聞而是之作斥金歌

初四日柳恤部以讞獄檄慶入柳南丹土官捏誣夏騾

丞徐巡檢以土兵二命官償積久不結余察其借端抗逆爲漢人滕子高林華交結搆衅而二流官因公課起爭爲夸夏大防所關難以凡謀鬪毆律論乃悉反沉案以休之積橫稍戢

二十五日移侍御按柳檄慶余齋諸牘上書侍御按両郡事至五月五日乃訖時爲余初度董太守觴之郡齋遂走賓州

五月初六日從遷江上林入賓時劇馬賊方橫道路戒嚴余肩輿疾走及賓上書請觀察念慈公爲言白御入賓文檄衛刻期可達自賓至慶中爲南丹衛羅目渡忻城土縣道路都梗聲教殺且不通君其奈何余曰此八

寨故處也昔賢善後有寔實未有盡當過而問焉余行輿詣其地一一縷晝之先以立堡具籌隨上八議中有增流縣以華幅幀者是也具如別牘

十一日渡羅目及忻城縣土官莫至誠來謁其人喬楞無所芬華余戒之謹彌守以無軼王略

十二日永定土司叛目韋萌發以其子來迓余慰遣而呼其父初詐以病辭余曰此爲真叛目也速來無及于殃少頃萌發因服羅馬而至余好語寬之取來版裂片幅硃書其上曰韋萌發速擒賊首韋朝馬到日萌發免死且論功牽其手于幰下發而與之且誡曰即汝妻子無漏萌發觭覗之報曰須官兵三百余曰此叉叛目孫也朝馬爲汝洞奴而以謾我其歸細思之抵郡越數日復以牒來仍請官兵三百余笑而麾之曰我與此酋以生地而彼趨之死所伴爲不深討也者而胥吏已偵而輸之矣先是遊慶五日萌發以長子率士兵五十餘人謁賀其子首飾金抹額身披繡甲從兵皆手長矛衣畢竹甲以猪酒二甕黑羊二希爲儀余受而卽犒其從兵分啖之江司理從旁曰頃日萌發負罪六年所一旦以愛子來趣因之一彈指不勝前數甲兵邪數數慫恿余稔知其故笑謂之曰彼以質來擒之不武彼故父叛因子未協笑而遣之已而牛賈有言破犲賊逋萌發寨中者胥吏曰須兵士數人趣縛之余曰無庸也以片符令

壯役齎應元往勾之應元懼不任請益伴以防旅拒余曰無庸也汝第去萌發當覩飯汝仍勞汝汝食而受之以歸已而果然從此萌發心動若有惻惻于余者及此余經其鄉已而陽罷其牒不與較而萌發遂束身以來

六月初一日季試郡邑諸生甫午垣外鈴聲珊珊然門者曰謁顓報至時方定課期可講規于香林書院中而忽將戒館諸生爲之黯然余曰馮當世挺出于此天門拜相山英靈未歇第努力勉旃徵夢堂故須諸君再振清響耳

初四日香林書院落成郡紳李康暨學博弟子員咸集十會而備戎莊志傳亦順北面就弟子列余爲拈王文

成公天泉橋上無善無惡一則爲王汝中徐曰仁所相
質及通來許敬庵周海門兩先生以九諦往復之旨揭
之屏間與座中互證維時各各有省而散因詢輿夫曰
張丹霞仙子遺蛻安在初誤指他處迹之不得再索一
山拗洞門僅二尺許志稱尸解之日其棺從郡廨拔風
雨飛入度何能約縮至此偏遊窮之見亂石縱横似有
遺骸零雜作殷紅色余偶携三金屬莊備戎買石甃之
大書丹霞遺蛻四字鐫洞門之額
初五日宜山令進謁曰晚來永定土官閉已入城余曰
已聖彼何遂以此作咄咄怪事令曰莭發其父朝省盛
逆顏行者數十年無能正法沒身而當事者僅僅塞了

事以有莭發之襲替襲替三十餘年廣轄一百八十四
村復益以清潭南鄉二里羅庄十所庄各一妾妾各一
子雄長于郡南十五里中俳咫尺耳往與事一不審輕
挑之蠢動狠顯危五六年大中丞令撫招之不來憲使
督兵圍之不出郡縣千檄百符趣之不應今不煩尺挺
囚首自服此豈易言余曰固也何以處之將因之必逸
將不因之非法將扶之不承將不扶之非法彼持矛帶
甲環何而探聲息爲逆順計者徧城闔皆是也此豈可
草草措置者試爲余籌之令猝無以應余曰余與若且
出聽事君莭立階前余肅容而呼之以歟一時機進若
何余遂前行立階上令立階下左右隸人大呼啓門命

土官進余語之曰韋莭發今日之事應受杖乎不受杖
乎莭發曰寧其殺不任受杖余曰此又負叛昌語也杖
則向不來而無以杖今來而反杖汝謂上官順逆無別
不杖則今之來可以無杖向之不來何以逃于杖汝試
詔天朝法守何在且杖則明告司道憲使曰莭發受杖
矣明告撫按兩臺曰莭發受杖矣從此可早結而免于
解杖不任受杖則府無杖而解道杖解司杖又解兩臺
杖杖且滋多而難以早結莭發始幡然解衣曰甘受杖
命隸人杖之及十二下莭發曰夙患痴胞大如甕過此
難承矣余呼止之曰病者不杖姑待愈而詑法立呼承
行胥自取供單來胥曰下逮未齊余曰呼之門外即齊

耳以五六年負固土司一日而歸命案中干連無不潛
伏竊聽者第何我之緩急寬猛以爲臨帽耳且緩則若
輒利而地方不利急則若莭不利而地方利夫此眈眈
者久當何爲也試呼之門外果人人響應至矣隸人呼
莭發盡招莭發聯日而開口犯人何罪余曰坐汝叛逆
實無反形難以論辟坐汝劫獲人兩耳法宜遣戍然實
爲汝洞仔而汝曰則之因難繩以漢法然恢恢王土何
籍汝一夫荷戈爲也當罰備荒米伍百石坐以雜犯減
徒而并徙汝猺幹二人以明示恩貫莭發痛哭曰生成
之恩世世無忘遂俛首入獄灝人復呼語曰汝知我早
結案意乎稍留之則汝幹目多叶而恩負叛以行求則

不能無多費稍留之則郡胥吏多計而思需索以貺法
亦不能無多費汝第安心就獄以聽早結則法竟而思
見汝猶可以官子猶可以替前發復汪然淚下而就繫
閱日輒具牘上黃觀察觀察杖之四十并杖其家僕各
四十具詳兩臺如擬靖而前發帖然慶郡南一面寂無
咆哮聲逾年竟以病死而其子甫十七齡乃告替
十五日謁文廟諸生會講畢前請曰櫺星門外頖池故
有文峰五座幻出蓮花中前爲後黎文運迭起後以得
過郡守假他端怒而剷平之從此科第杳然吾師爲補
鍊乎計將何出余曰何難右江中奇峰林立第勞五丁
驅而續之將使後生毋遜前賢遂屬宜山命之匠氏余

送七孝廉北上詩有曰天門舊有峰峰在蓮岳新添筍
筍成正以此
七月初十日東東崗裴將趨覲而郡士民以挽留奔告
兩臺兩臺曰仕路挽留計無不出本官意者而慶郡挽
留計無出本官意者且早趨覲即應覲耳不早趨覲而
留慶郡一日則郡一日有慶此兩臺劄中語也故儆落
梟莽議之已須泗城州土官岑雲漢交予會勘一案乃
不旬日先奉直公計至以奔跳行蔡大中丞復移劄曰
我欲留明公乃以覲奪我以爲慶之人不敵覲也我今
無能暫留明公乃以憂奪我今以爲覲之人不敵慶也
余爲之顏甲龍水客曰余從水西抵龍水歷省四郡十

七州五縣五十三涉大江者三十凡六十餘日多吞陰
所在苦澇惟慶蒞溪日開霽徹晝夜耳將無芘次山有
靈軫我痒游乎差快意者一撫衡麓松色再撫全州松
色望九嶷讀岣嶁碑低徊堯山下穆然堯舜禹之思焉
觀湘山寺肉身張丹霞蛻骨近于怪渡汨羅問原道館
及愚溪羅池劉司戶墓黃文節南樓近于怨彷彿嶽頂
馬祖懶殘及長汲有宋諸儒故址近于迴乃趙清獻都
講故處蕪沒民間久爲牛馬場以散步一瞻得之遂爲
慶地闢千秋眉眼落講堂之日有文豹騰躍而來爲莊
備戎騶材官格得以獻其徵也夫其徵也夫

粤西叢載卷四

本朝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賈雍

漢賈雍蒼梧人武帝時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干寶搜神記）

任延

任延爲九眞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之禮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東漢書）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抉瑕擿釁掩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同時而各自爲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遠在蒼梧盍指欽也元繼其業元荒陬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西事珥）

鬱林石

昔漢末吳郡陸公績爲鬱林太守泛海而歸唯一空舟因恐覆舟載一巨石鎭之至吳棄於婁門之野埋沒土中已爲民家居址久矣然亦有識者過而謂曰此鬱林太守石也弘治丁巳間有代巡樊杜史命有司督役夫曳置察院之側題其楣曰廉石建亭覆之（枝甸西擬野紀）

陸績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卽此也後御史樊祉舁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爲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無聞而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者之爲累也（西事珥）

士燮

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霧靄異不恆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溫放之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卽墜馬而卒（劉敬叔異苑）

陶璜

陶璜爲九眞守立郡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十數丈大十圍蠕蠕能動割其肉如豬肪以爲臛其香美璜自食之於是三軍皆食（嶺南瑣記下同）

陶璜常晝臥見一女子撓其臂欲拔之用爪搔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飛去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顔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夫延年賦此蓋有爲也徐羨之不悦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嗤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皆有在 王楙野客叢書

褚遂良

國初中書褚遂良事太宗歷官中書令高宗將立武昭

儀爲后遂良極諫以爲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今開元寺舍利塔前有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其西觀音寺有井鄰人李氏鑿月以熱餘羊脚置之震雷暴作擊肉下道烟氣蒸灼虫蟻不附令狐綯授有震井紀敘述其事 風土記

柳宗元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爲遠官耳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死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 趙璘因話錄

呂衡州溫善虚子厚在柳州溫嘲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秋柳拂天柳州有種柳戲題詩蓋追憶衡州戲語而作也 嶺南瑣記

柳子厚守柳州日築龍城得白石微辨刻畫曰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此子厚自記也退之作羅池廟碑云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蓋用此事 許顗彥周詩話

柳子厚左遷柳州刺史沒後建廟羅池韓昌黎作碑并樂章以志民思也宋蘇長公爲重書勒石歲久碑石二塊圮陷土中明嘉靖末年柳州城崩修築有一二丈許雨不克畢工僉謂此地有怪物或蛟龍伏蟄其中因鳩工掘之深數尺獲二碑石城遂克築落成可見柳州之

蹟昌黎之文蘇長公之字三者皆神物肯寘寘地下哉 劉娫筆表

永樂間總戎大將軍韓公駐節柳州夜夢一人幞頭來謁覺而問之有答者曰此柳侯之神也公一日親覽羅池廟見其木朽瓦落垣頹壁壞乃捐貲命工重修 通志

東坡公書柳子厚羅池銘辭遒勁古雅是其書中第一碑內步有新船秋鶴與飛昔人證之已明無足論者子厚英秀鬱鬱未吐沒爲明神亦是常理獨怪嫚容死當是伊從文態未洗盡耳 弇州稿

吳武陵

長慶中李渤除桂管觀察使表名儒吳武陵爲副使故

事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于毬場致宴酒酣吳
乃聞婦女于看棚聚觀意其恥之吳既負氣欲復其辱
乃止臺盤坐褰衣裸露以溺渤既被酒見之大怒命衙
士送衙司梟首時有衙校木蘭知其不可遂以禮而救
止多遣人衛之渤醉極扶歸寢至夜艾而覺聞家人聚
哭甚悲驚而問焉乃曰昨聞設亭詬譟又聞命衙司斬
副使不知其事憂及于禍是以悲耳渤大驚亟命邏使
問之木蘭具啓昨雖奉嚴旨未敢承命今副使猶寢在
衙院無苦渤遲明早至衙院卑詞引過賓主上下俱自
慰責益相敬時未有監軍於是乃奏木蘭牧于宜州以
酬之武陵雖有文華而強悍激訐為人所畏又嘗為容

州部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吏鞫之吏少年亦
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因題詩
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意□豪自謂
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入蓬蒿（本事詩）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
為柳州刺史武陵北還深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
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
元使得優游江湖（通志）
吳武陵與孟簡書曰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
已拔拭獨子厚與猿鳥為伍（事文類聚）
又云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

砰雷射則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
人臣邪（嶠南瑣記）

徐晦

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餞者獨徐晦至藍田慰
餞宰相權德輿謂曰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
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
德輿歎其直李夷簡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書）

李渤

長慶中李給事渤字濬之除桂林表吳武陵為倅故事
副車上任具櫜鞬通謝又數日於毬場致宴酒酣吳乃

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奈何以紅帛繫子首仍命婦女
於看棚聚觀相恥涉濬之弟也為作隱山六洞銘者又
有喜弟淑再至桂林長歌凡五百言（風上記）

程异

程异為柳州司馬精於吏治身歿家無留貲世重其廉（一統志）

曹唐

曹唐初為道士太和中舉進士作遊仙詩才情縹緲岳
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
屣而迎曹體幹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
乘鸞鶴此際拔塔竊恐壯水牛亦將不勝其載（嶠南瑣記）

陳懷卿

陳懷卿嶺南人也養鴨百餘頭後於鴨欄中除糞糞中有光爛然試以盆水沙汰之得金十兩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土中有麩金消得數十斤時人莫知卿遂巨富仕至梧州刺史（朝野僉載）

象江太守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狀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瘡瘦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漫彌之好聲璠爲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葬六石道費倖六十萬

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商隱集）

哭劉蕡詩

劉蕡字去華常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爲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問又曰已爲秦逐客更作楚寃魂其詞悲切之甚（西事珥）

唐武宗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會昌元年正月即位七月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歸眞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籙左拾遺王哲諫六王業之初不宜崇信大道

帝不納（佛念常撰祖通載）

楊蘧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脚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幸俄而遷求彼邑挈家而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孫光憲北夢瑣言）

鄭畋

鄭文公畋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生於桂州小字桂兒後官至將相（北夢瑣言）

李郃

唐李郃爲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殊不知應本朝年祚正體書葉字廿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感定錄）

蘇日朝

蘇六郎日朝父仕評府末父子相繼爲宜州刺史仰出遊至城西二十里渴甚馬跑一穴寬二丈許深不可測有泉湧出郡人號爲蘇公窟今水由地中行行路可下汲者經過取飲終日不竭龍江馬灘山崖上有飛筆留丹蘇六郎遊此數字大如輪其父歿亦爲神郡人於城西祠號爲西府廟云（通志）

趙觀文

二月八日昭宗御武德殿宣翰林學士陸扆重試曲直不相入賦詢于芻蕘詩考落九人重放狀頭趙觀文以下十有五人勅趙觀文程晏崔賞封渭才藻優贍義理昭然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詞義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贍盧鼎黃滔崔仁寶沈崧王貞白李龜禎張賓陳饒韋希震盧膺等十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宜躋異級用振儒風其趙觀文四人并盧贍等十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浦李途李光序李樞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詞句稍下宜付有司許復再舉其崔礪杜承昭鄭稼蘇楷等四名所試最下無類頗甚不及格式合無守業敢竊科名付有司落下不許再入舉場其崔疑爵秩已崇委託殊重依舊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可使持節合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唐登科記）

邵曄

邵曄景德中充交阯安撫國信使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景德三年七月壬戌曄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控制宜州山川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上曰祖宗開疆若此廣大謹守而已安用勞民以貪無用之土如有叛亂不得不除爾未幾黎龍廷請入貢四年七月乙亥遣弟明昶入貢辛巳授以官爵（王應麟玉海）

陳執中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以乞立儲貳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名為右正言（東軒筆錄）

丁舉

王舉咸平中知賓州開古漏關路鑿崖燒石舊時人迹不到由是可通車馬（一統志）

馮京

宋天禧初馮京將誕其鄰夢鼓吹喧闐迓狀元至馮家覺而京生慶曆間果登黃甲第一京未殿試時有一道士伏章良久乃起人問其故曰至天門上章適掛進士榜因以婦逗遛問榜上狀元何名曰馬京也是年主司禁馬姓者應試及揭曉乃馮京也蓋以馮字二點移于京字之側恐道士泄天機故秘之耳（通志）

鶴林玉露云馮京父商云云今俗傳奇本此而邵氏聞見錄稱京之父式為左侍禁常取京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州軍府事賜緋魚袋馮京京後判荊南其銜與父所題無異一云還妾事乃馬涓之父從政羅大經誤以為馮京也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晉南猜記）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胄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胄而獎寒素若此（西事理）

馮京父馮商微時與父燒炭於郡西北岸山其父死歸

營棺反葬蟻集土封宛成墓後裔生京帶至楚江夏爲
商京中三元官至參知政事號其山曰天門拜相山又
曰狀元山其地形乃照天燭也其光在頂遂葬於絕巘
之巔最爲奇穴廖金精題曰一山正一山斜狀元出在
別人家後京發於江夏果奇驗宋乾道元年刺史李守
糸建三元祠於郡學之左前樹文明坊云通志

程珦履歷

平南有暢岩在城西二十里二程夫子隨父來守是邦
讀書於此方輿勝覽云程珦皇祐間守龔州二子隨侍
乃明道伊川也今考程氏遺書大中家傳大中歧大理
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移知龔州遷太子中舍明堂覃

恩歧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
死竄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稽古錄皇祐四年智高陷邕州
谷郡君家傳云大中程公官嶺外偶迎凉露寢中瘴癘
及北歸道中病革名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紿爾也
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午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
矣夫公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
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大中由安南轉龔州蓋在皇祐初年南安尚在庾嶺之北未可言嶺外嶺外蓋指龔州也又觀道中病革謂二子之言則明道伊川侍行可知
南安志道源書院記周程三先生相授受以道起於宋
慶曆丁亥相遇於南安是時周元公爲南安軍司理程
大中公方以興國令來攝通判事識元公于稠人中道

二子純公顥正公頤受學焉又伊川年譜年十四五與
明道同受學于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
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以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
期非常之功按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于明
道二年癸酉至慶曆七年丁亥明道方十六歲伊川方
十五歲皇祐元年己丑明道方十八歲伊川方十七歲
皇祐四年明道方二十一歲伊川方二十歲大中任龔
州只二年皇祐四年已出嶺在道則移龔當是元年明
道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不報又似大中在
虔州之年伊川方詣闕下上書未嘗隨侍而方輿勝覽
乃云或者自龔州詣闕上書乞召對不報後復之龔州

不然上谷郡君云在道病革名醫視疾曰可治謂二子
曰紿爾也之事爲不通矣此大賢履歷之迹故詳考而
明辨之以備年譜之缺云通志

狄青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
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
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
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
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
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
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

馬曰伺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上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蔡絛鐵圍山叢談

皇祐四年九月內降手詔付狄青凡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已嘗刺面令取字給公憑自便若為人所殺而冒稱賊首級令識認給錢米賙之其被焚劫椎免戶下差役見役仍寬與假使營葺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固並加完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善治之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伍若用文臣副之必為所制

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沔等指揮李燾長編下同

是時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宜容邕等州為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義藤梧龔瓊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隸邕州其三州並選武臣為安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支郡若蠻人入寇三路率支郡并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二員迭戍於邕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益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四千人屯邕州二千人屯宜州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西江南湖南益以北兵歲一替月給添支錢三百給鞋錢千荊湖南北廣

東西路兵二歲一替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其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令本路轉運使判官提舉修築官吏有能完城壁解宇營舍倉庫及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其左右江巡檢及管界巡檢寨主與指使一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詔狄青詳酌以為便遂施行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為先鋒勇甚為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兵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孫升談圃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為帥有婦人貢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斬之至廣責陳曙違節制斬之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同上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沈括夢溪筆談

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必有大敗智高因而獲免天下

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故多卒爲名將上同

平儂寇諸將

皇祐四年夏蠻酋儂智高寇廣南陷十二郡據邕州其年九月詔以右副使狄公統兵南征號二十萬明年正月己未與賊戰于邕之歸仁大破之翌日復邕州賊之餘黨遁于銅柱之外二月丁亥班師至桂林岊河中旌節名還機密時從行將佐文武官凡二百三十一員今記將軍以下姓名于左第一將狄青次王遂孫節賈逵竹昺時明馮炳武緯霍建中張若水李若西孫沔第二將石全彬次孫昂鄧守恭夏元崇孫宗且鄭紆千綱第三將余靖次李定史青呂斌張遠章南李宗道李逵余仲荀孫抗宋咸朱壽隆高惟和通志

侯可

宋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從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祈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四馳來學者日衆雖邊陲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勉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所遇因喟然太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此乎會蠻酋儂智高攻陷二廣孫威敏公奉命出征習聞先生之賢請謀於軍中可否

然從之振旅奏功詔命武爵言事者以爲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通志

陳曙

儂賊犯交廣毒流數州諸將久無成功狄武襄既受命顓征首責崇儀使陳曙斬之余襄公惶恐降附祈求武襄慰藉遣之於是軍聲大振竟破賊而桂人爲崇儀建廟親祀事至今唯謹東坡先生以書抵廣西憲曹子方云閒居偶念一事非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於地中如何如何武襄必無濫誅而廣人奉事之益嚴又有東坡之說如此不可曉也隆興初帥臣張維奏名賜其廟額曰忠愍曙高郵人進士及第後換右列靈芝王平甫撰其御志甚詳其將許光疑始以布衣自嶺外護其喪以歸人皆多之後登第終吏部尚書王明清揮麈後錄

郭逵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良江止存一二人所過聚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富良江外可取逵疑有伏兵以蒺藜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真太子袁養卒五百禁暗從教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爲號果遇

於賨傍違以蕃落騎誘于平地大破於江中其卒猶執
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欵當時多罪違不深入乘
勝覆其巢穴也 孫升談圃

狄諮王拱辰

熙寧元年狄青子諮奏事延和殿上問青征南行道書
存否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一圖九年正月十三
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上平蠻雜議十篇爲遂安南招
討司 玉海

馬默

元豐五年安化三州蠻掠省地廣西漕臣馬默上平蠻
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智高破因狄青之智要

希範誅乃杜杞之方略六月壬申上謂輔臣曰默意在
用兵爾 玉海

畢君卿

畢君卿元祐間知柳州郡初無城君卿始築之民賴以
安 一統志

李拱

李拱知融州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建炎間賜其家銀
帛百匹兩錢百千 一統志

程節

崇寧二年安化州酋蒙光有嘯聚爲寇時程節爲經略
安撫使遣將官黃忱等擊郤之崇寧癸未有獎諭敕書

云勅程節省廣西經略司奏安化三州一鎮蠻賊結集
八千餘人於地名卸甲嶺吳村蒙家寨等處作過黃忱
等部領兵丁等二千九百九十餘人與賊鬬敵斫到五
百四十八級陣亡一十八人賊兵大敗奪到孳畜器械
三萬餘勅得功人乞推恩作勅旨事具悉蠻蠻跳梁爲
郡邑害維予信臣克奮威略選用材武提兵格鬬斬首
捕鹵厥功著焉除患靖民嘉乃之績故茲獎諭想宜知
悉春暄卿比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碑錄

李大異

李大異爲廣西憲庚申年謝曆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
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吾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

日戊子節茂陵元命用符親切旋名入舍人院 張端義貴耳集

秦太虛

苕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
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
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
何之枯形寄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
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
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從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
我案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鄉在萬
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
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返

肯定何時修途緣山海豈免從閑維茶毒復茶毒彼蒼那得知歲晚避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陽風吹殯宫生蒼蘚紙錢挂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黄縲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虚者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胡仔漁隱叢話

復齋漫錄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没藤州晁无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𧟌雲匝扇趙舞風回帶嚴鼓對杯盤積草猶相對酒涕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兎園高宴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海中云醉

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花下了不知南北故无咎用之同上

秦少游自郴州再編管橫州道過桂州秦城舖有一衆子絡聖某年省試下第歸至此見少游南行事遂題一詩於壁曰我爲無名抵死求有名爲累子還憂南來處處佳山水隨分歸休得自由至是少游讀之涕淚雨集徽宗踐阼流人皆復而少游竟死貶所豈非命邪朱弁曲洧舊聞

東坡一帖云秦少游過容留少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卧至八月十二日啓手足于江亭上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于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張世南云觀此足　坡公篤愛交友留意人才爲可敬數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游宦紀聞

黄魯直

黄太史罷守當塗奉玉隆之祠寓居江夏嘗作荆南承天寺塔記湖北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指採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遂除名編隸宜州時崇寧三年正月也陳舉者無忌憚之小人所爲遺臭千載可不戒哉王明清揮麈後錄

崇寧三年黄太史魯直竄宜州攜家南行泊於零陵獨赴貶所是時外祖曾空青坐鉤黨先徙是郡太史留連逾月極其歡洽相予酬唱如江樾書事之類是也帥游浯溪觀中興碑太史賦詩書姓名於詩左外祖急止之云公詩文一出即日傳播某方爲流人豈可出郊公又遠從蔡元長當軸豈可不過爲之防邪太史從之但詩中云亦有文士相追隨蓋爲外祖而設同上

郊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呂本中紫微詩話

少游謫雷悽愴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魯直謫宜殊坦今作詩

云老色日上面懽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其詩酸楚魯直學道休歇故其詩閒暇至於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則英特邁往之氣不受夢幻折困可畏而仰哉（惠洪冷齋夜話）

山谷老人寓筆研於保安僧舍東西窻外封植蘭蕙西蕙而東蘭名之曰清深軒涉冬既寒封塞窻戶久而自隙間視之鬱鬱青青矣乃知清潔邃深自得於無人之境有幽人之操也余既獲謫走宜州則以蘭二本蕙八本付寺僧文質守之幸為卒調護之有士大夫欲還而去者可以此券示之崇寧二年十二月丙午山谷老人手約（魯直封植蘭蕙手約）

黃魯直有日記謂之家乘至宜州猶不輟書其間數言信中者蓋范寥也高宗得此書真本大愛之日置御案徐師川以魯直甥召用至翰林學士上從容問信中為誰師川對曰嶺外荒陋無士人不知何人或恐是僧耳寥時為福建兵鈐終不能自達而死（陸游老學庵筆記）

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僦止一僧舍可寓而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上亦極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同上）

山谷在宜州嘗大書後漢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飄動超出翰墨逕庭意蓋以悼黨錮之為漢禍也後百年真蹟逸人間趙忠定得之寶真巾篋搢紳題跋如牛腰焉既遭躬蹈其禍可謂奇讖嘉定壬申忠定之子崇憲守九江刻石郡治四說堂（岳珂桯史）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勸其勿服山谷答云公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王暐道山清話下同）

山谷在宜州其年乙酉即崇寧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樓聽邊人相語今歲當鏖戰取封侯因作小詞云諸將說封侯短笛長吹獨倚樓萬事總成風雨去休休戲馬

臺南金絡頭催酒莫遲留酒似今秋勝去秋花向老人頭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倚欄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親見之

范寥言山谷在宜州嘗作亥邪未脾肶又作未酉亥脾肶寥皆得享之

黃魯直不輕為人作草在宜州有求無不得者或問之應曰昔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疾告者輒出囊中上藥予之或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之曰有不庸者可引來聞者絕倒然非戲語良醫治富貴人及聰巧者鮮效而治庸人常效古法書之得意者蘗草為上如蘭亭及祭姪文郭僕射爭坐位之類是也予嘗謂作字書壁

不如展卷醒前不如醉後對客揮毫不如幽窗自適家頭禿毫炯累任意偶作數行快甚為人題卷軸即遠不如神弗令也又聞王榮老嘗官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舟中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素所珍玉麈端研諸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韋蘇州詩視之曰我尚不識鬼寧識之邪即投之風息水平一倘爾濟鬼猶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字豈不勝江中怪物也（西事珥）

黃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為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

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何孟春餘冬序錄）

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以石塘鬼侍郎之言反謂宜州宜人決意前往竟歿於宜州人都以石塘鬼不靈噫是安知非石塘僧人造言以悅魯直也邪此等詭譎世上不少亦只在當人自有主張耳（許自昌樗齋漫錄）

嘉靖六年春慶遠郡守邢門葉公蕭品龍谿書院謁山谷先生讀其舊碑知院基與學田所自始皆民間以復售額而義起祀典甚盛舉也後復得一小石乃刻先生爾宜時貸錢於人手帖鐫之以傳（慶遠府志）

鄒浩

上回哲宗時為講書與司諫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得罪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獄同晏然（葉日興思齋筆）

鄒浩除言官有田晝者與浩善一日報立皇后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鄒以書約晝會潁昌自言得罪貶昭州留連三日臨別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都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外能死人哉願毋以此自滿（事略）

役者濬惑應泉一二尺許乃于亂石之下得蝌一枚子自放瀟湘以至踰嶺不覩此物四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蝌者解也天寶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鄒浩書蝌）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為居室近崇寧寺因閱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今世畫寶陀山畫竹今猶在昭人爲鎖之以俟過客遊觀（惠洪冷齋夜話）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開曹堋了鄒置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

甚（孫覿撰野老記聞）

鄒浩志完初以論劉賢妃不宜立除名編管新州後召還徽宗首及諫立后事深加獎歎詢諫草安在對曰臣久已焚之時有識者謂志完之禍自此矣後蔡京用事遂使其黨僞爲浩疏激帝遂安置昭州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母以盡忠勉之在昭州亦見詩有還家知有時及用爲祖母壽之句則志完之出蓋因自有爲非謂貶海之外能死人也志完在昭州居仙宮嶺下廻江江水不可食嘗數里外汲之甚艱所居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會赦還泉亦涸（西事珥）

李寶

李寶賓州人善地理范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交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於寺中寶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晁氏客語）

趙夢得

廣西有趙夢得處於海上東坡謫儋耳時爲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舜遊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雩仍錄陶淵

明君子人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東坡答云幣帛不爲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來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與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產夢有題開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荊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吏雅所至榜書字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子因得盡觀坡之翰墨荊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開國男者殆縣寧耶（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彭子民

雍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王鞏甲申雜記）

盧桐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疏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請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候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孫升談圃）

陳瑩中

陳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報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孫彥質記）

吳黜朱缶

吳黜字聖與邵武人元豐五年進士與蔡京舊京拜相黜爲太僕丞求去京不樂以郡倅處之終身同縣朱缶第大觀五年進士後秦檜用之柳州缶恥出其門以父老婦屢召不起號悠然居士（通志）

李泰發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於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嵒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月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嵒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

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襪即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老學庵筆記）

趙清獻胡澹菴

趙悅道嘗判宜州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北人處烟瘴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警自偃臥於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瀆亦甚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老兵往召之已復遣促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大聲曰趙抃不得無理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入公問曰汝何爲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往爾清獻悅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等謫嶺外後編管昭州移衡州飲湘潭胡氏園意侍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蘇典屬娶胡婦戒以重宗祀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贛嫗侍滿前起兵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事火炎熾然之時忽轉一念烟消燼滅此非易事昔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難其去如

脫正其可告天於夜而與夫飾節昭昭者也（丙事邪）

張令

宋高宗建炎中侍御史馬伸撫諭荊湖廣南過州縣必察民利病傀遺一無所受初至湘州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令詢其善政皆曰不知其他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衆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歎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伊洛淵源）

方滋

胡澹菴編管昭州時士大夫多輕蔑不爲意不則亦畏避恐爲所累有方滋者本檜黨待之獨厚澹菴以爲德檜死其黨盡斥逐滋入京求一差遣不得旁皇旅次澹

蓋偶與士梅溪語其事梅溪云此君子也與館中諸公
動之激遂由此進用通志
桂林走卒
呂愿中帥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與之約某日當還過
期三日乃至呂怒命斬之一府莫敢言汪聖錫通判府
事持不可往見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極刑他日使人
或緩期必亡命不返脫有急切奏請將不得聞之其害
大矣呂矍然悟謝曰業已爾難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
爲之地明日呂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釋之超感再生
恩誓以死報錄事參軍周生者與時相秦益公有學校
之舊倚借聲勢跌宕同僚中嘗於國忌日命妓侑酒汪

素惡其人將糾其事旣而中止然周銜恨不置遣一獄
典持書與秦超疑之曰錄曹通太師書必以吾愿公之
故乃往獄典家訪所以典愀然曰我平生未嘗遠出況
於適京師乎且吾屬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貸倖今行齎
索然方擧室憂之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爲汝辦萬錢
宜少俟時呂令問攝陽朔令超嘗爲之役卽往謁得錢
持與典典喜買酒共飲示以書典先醉臥超急就火溶
書蠟密啓觀果詣汪者復緘之典不覺也後二日超復
往謂之曰吾忽被命如臨安行其遣汝果憚此役當以
書幷錢授我我代爲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
如其言越一月超歸以秦府報帖與典汪旣受代還玉

山明年超詣其居出周生書示汪嘗遣信過海餉遺趙
元鎭丞相李泰發參政是時秦方開告訐之路數興大
獄使此謗得行汪必不免超以一卒能報恩固已可尚
而用智委曲終於集事士大夫蓋有所不若云夷堅志
彭介
彭介爲柳州刺史中夜庖廚有燈火介潛窺之有烏衣
朱冠者箕踞而坐呵責捶撻人也介排戶而入化皆散
去惟烏衣起揖其面焦黑曰某卽竈神公卽問遣責者
何人神曰餓鬼無主之鬼竊食耳公能春秋臨水祭之
無主之骨擇土掩之爲德不細公之見吾當有微恙急
服牛黃以生犀致鼻中卽無恙公歸如其言而愈乃祭

餓鬼於水濱葬遺骨於高原公旣沒柩歸長沙過谷中
有德聲貞項尚義
胡仔論桂林山水
苕溪漁隱曰余觀倦游錄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
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峰巒駢立故
沈水部柳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
花兩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
比歲兩次侍親赴官桂林目覩峰巒奇怪方知倦游雜
錄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又云海上尖峰似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之句眞能紀
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林亦嘗有詩云桂嶺

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劉仔適 應叢話）

張栻

張南軒為桂帥請於朝以三分鹽息分諸州而免諸州民戶苗米每一石二斗耗（嶺外代答）

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郡生曰從遊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隍今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則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令州郡惟社稷最正（木東日記）

范旂叟

范旂叟為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其言不以為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給俸錢余初任為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為恥此何等風俗邪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攢㨾小官氣節關係卻大（羅大經鶴林玉露）

梁嶽貝輔

融縣梁嶽貝輔宋末人其驍雄捕盜數有功後戰歿累著靈應宋各封侯廟食至今尤顯玉融有一洞在山半其自首處也每歲鄉人嘗見其出入其出也千乘萬騎戈甲旌旗光耀奪目最後馳一黃繖者出則二人繼出隨從擁護旌旃繽紛莫知其數其入也亦然樵採者遇之輒大病鄉人云若見其歸則其年邑中豐稔少疾疫盜賊之事若見其出則不利畜常先兆示於民云吾郡亦有二侯行祠有禱輒應土人祀之甚虔是有功德於民禮所當祀者也（月山叢談）

劉麟瑞昭忠逸詠（五十首之一 詠馬墍）

馬墍關西宕昌人宋末權廣西經略使守靜江府元兵至不降城已破被執斬之既死身不仆者經時裨將賀文振亦與之同死麟瑞詩曰亦自蠶飛廣海濱關西勁勇是奇人暫提節印期全璧倏報烽烟又震鄰械坐已空身不化龍韜未展氣如神鑑湖亦有雲仍在千載流風豈隱淪（忠義集）

博白老人

博白城西有新村吾曳杖其間至一舍旁見兩老人坐飲乃兄弟也大者年九十四顧謂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立者皆老人之曾孫殆可入畫圖也

蔡條叢記

文信公後裔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佛生環生前後相繼夭歿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璧子陞爲嗣奇璧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不知又何所指也璧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爲元學士使哱海道卒弔者有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之句 西事珥

元順帝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明宗長子嘗被讒徙高麗居島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帝年十三皇后命中書右丞相灟里吉思迎帝於靜江會燕帖木兒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於燕帖木兒奏皇后行之燕帖木兒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我明克燕都遁歸沙漠 西事珥

初帝貶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猢猻拜於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至寺放之後山每日令人飯之輙引羣而至人號之曰猢猻寺猢猻者

謂非大猿蓋戲語也圓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沙漠兆已先見於此 上同

粵西叢載卷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楊璟

洪武元年五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率衆來會攻益力也兒吉尼勢窮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爲識約

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役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秋七月己巳剋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璟軍門降 徐學聚國朝典彙

答祿與權

洪武元年以兵部員外郎爲山西副使答祿與權爲廣西僉事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獄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效俗吏拘拘繩墨之末處事之際毫髮須謹善雖小爲之不已將爲全德惡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慝可不愼哉 國朝典彙

行省參政

洪武二年罷北平廣西二行中書省初真定等府隸山東河南廣西隸湖廣至是各置行省以盛元輔爲北平參政劉惟敬爲廣西參政三年以高萬傑爲廣西行省參政九年六月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國朝典彙

蘇銓

洪武初蘇銓爲柳州衛指揮僉事謀略過人首創公署操兵有法賊攻劫融縣銓帥兵奮擊賊敗散後復聚衆摽掠銓設法擒之自此畏服不出民賴以安 一統志

于海

洪武中于海爲柳州衛指揮僉事性氣雄勇守大藤峽

猺獞聚衆攻劫海率兵奮勇長驅殺賊潰散搜勦殆盡一方遂安 一統志

韓觀

韓觀以洪武五年爲廣西桂林衛都指揮僉事平象州猺十年勦義寧古田等賊賊平數賜彩段十九年陞都指揮使二十二年收捕慶遠等府叛賊二十八年廣西慶遠等處土官復叛命充副總兵同楊文帥師十五萬往征之事平明年陞都督同知三十五年掛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永樂九年征交趾既平留鎮守觀在廣西三十餘年平夾之功居多 學海

水東日記言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

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焉間公蓋懲英國殺黃參將故事耳考之正史及碑誌俱不言公僇黃參將事惟三下南交錄略及之而不詳按黃參將者名中初以都督僉事同呂毅送陳天平還國爲黎季犛所賺殺天平後大軍南討毅爲鷹揚將軍中無職寄從軍自効內云賊依天健山等處而以兵由生厥潭舍二江渡犯官軍新城侯輔遣中等擊敗之以後賞功典下謂都督僉事呂毅黃中先失律敗事後雖有功不在賞與尋命掌交阯都司黔公之敗毅以戰死再用輔率師南討簡定等伏誅中時在軍而論功姓名絕不之及豈其時中不用命爲

輔所僇邪葉文莊之所懲豈文廟初以是怒張英公爲其功成而後寬之且諱之邪記以備考 弇州別

賈魯

賈魯宜山人領洪武辛卯鄉薦授廣東崖州學正轉四川瀘州性酷不喜浮屠訓子綱絢輩皆業儒嘗諭以不諱之後當一遵家禮毋作佛事否則必禍於汝後魯以壽終姻黨皆誘其子召僧設齋以薦之滿散焚楮忽火星爆上屋脊衆莫之覺須臾棟宇盡爲煨燼 慶遠府志

嚴德明

嚴德明在洪武中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代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某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即是也李大驚急扶起之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歎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致授李綺上坐致公作陪公時貧甚頭裹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云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

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前輩朴雅安分如此聞之長者洪武時吳中多有仕者而惟嚴公一人得全歸焉今其子孫不聞如何也然當公在時已埋沒不爲人所知況其後乎 楊循吉吳中故語

汪芹

汪芹字仲藻休寧人洪武十年間由吏材除廣西桂林府推官有政聲陞刑部郎中卒於官 徽州府志

遜國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歷滇最後來西粵居慶遠西竺寺時有祝髮黃彭英者曾侍倘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者之心知其爲帝也嗚咽不自

勝饋蒸羊起作偈續而誦之乃食英後多所賜帝辭所乘馬酬之作偈云蹤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橫州壽佛寺凡十五年人莫知者嘗親書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思恩州後自思恩出驛送還京號老佛居之西內 西事珥

建文帝作偈別彭英馬觸石以斃後人葬之號義馬塚北江岸帝勒石有泣血二大字 通志

建文居橫州壽佛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者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建文君手筆也 日新手錄

正統五年有僧出自田州土官所至廣西藩司自稱建文皇帝曰我自蜀歷滇遊方至此今老矣欲送骸骨歸故鄉官司奏上驛送赴京號爲老佛至今爲大興隆寺鄞人黃潤玉有學行爲廣西提學親見建文君趺坐藩堂曰我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 鄭曉吾學編

正統間思恩知府岑瑛出行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瑛大駭聞於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永樂丁亥太監何洲與史仲彬訪建文帝於粵西乙卯

秋洲嘗往杜市遇程濟引見帝勸帝還江南正統四年帝在粵西謀東歸程濟筮之得觀之否濟曰利用賓王吉矣不宜變否中爻艮爻艮止而巽入艮爲寺人當遇此兆因勸君不可東明年庚申又筮之得兌之歸妹濟搦几曰大凶而君意不可回矣夏由西藩司以題壁事聞因命取入京入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 錢士升表忠記

爲時可曰婁江王世貞云建文實焚於火世所稱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於西山者又何人耶時可以癸未遊黔西永淇庵其庵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嘗住此二十年尚有墨迹後自滇而粵不知所往 同上

壽佛寺在橫州城南舊爲僧綱司革除後建文君削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走四方自湖湘入蜀自蜀入雲南自雲南復遊閩最後入廣西至此遂居之十五年人不知之修體長哲自稱百歲見兒童輒以手摩其頂呼曰孩兒問曾命名否無則輒爲名之其徒歸者日衆恐事泄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中歸者亦然去之思恩知州岑瑛遇之聞於巡按御史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陞思恩爲府擢岑瑛爲知府以獲異僧也 南寧府志

劉子欽

永樂甲申科進士多至四百七十二人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爲教官不免扳竟致仕去 餘冬序錄

韓觀山忠毅柳安遠陳瑄朱瑛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有者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上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違限一二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致死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後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勞以酒食答其把飯然猶有善處未嘗有心於掊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爲輕重其最可稱則御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奏劾子鏞正出當襲其家奴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㩦銀一千兩爲謝則卻之曰我豈爲此而爲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紹親率士兵隨征俘馘甚衆蓋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瑄始有心掊剋與柳大異然猶能文飾彌縫支吾度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鄙奏中政之治忽繫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水東日記）

帥府老隸

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後殺人牢度有不可殺者輒不殺留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山忠毅公雲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邊事有以鄭牢言者雲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剝廣內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水東日記）

黃南山

宣德間大父南山先生與慈谿王公來俱以教職同薦入憲臺王巡按北直隸在職幾五年陞山西參政大父未滿六年受勑任廣西督學僉事嘗奏保明經章致和等六人堪任教職不報作詩云意氣日相信交游四十年自廿楊桐後誰意頑生先散地宜藏拙明時肯蔽賢殷勤一封疏消息竟茫然（黃溥閒中今古錄）

王清

王清字一寧濟寧衛指揮慷慨多勇略常提兵入備宣德間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鴛鴦海累立奇功陞廣東都指揮僉夸叛據大藤峽清往討有功戊辰總督廣東軍務己巳駐軍高州廣賊黃蕭養圍攻廣州清帥舟師赴援至沙角尾水淺舟膠失利被執數日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賊罵賊不絕遂遇害（雙槐歲抄）

韋廣

宜山韋廣登正統間進士爲御史巡按江西既罷官清

貧乃村居去城十五里有故人按部至郡者廣意其來訪無所得餼乃自漁於近江忽故人猝至前導臨江問廣曰韋御史家安在廣指示曰前村是也騶從既過乃登岸疾走從後踰牆入衣冠出肅客客問公何熱汗流漬髮如此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亟歸走之耳左右竊曰好似江中打魚人廣聞之不爲怍言笑如故（月山叢談）

周昌

周昌宜山人平生負義有古烈士風與璩用和同爲千長鼓舞民兵人人奮義時地方多事每出兵截殺所向無前本府葉同知壯其才委督領民款同赴雞辣之難昌率衆集西府廟歃血爲盟誓與賊不俱生及見葉公

馬斃易以己馬正扶掖而升偶中流矢死之（慶遠府志）

馮俊

馮俊宜山人初爲舉子時以所齎路費百金易土宜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東昌臨清折閱頗有息遂盡市之次日同伴有識者語之曰此關人狡僞百出銀得無贋乎取視之果銅也物色其人訐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官既顯有故人子爲縣官以璺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璺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紫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月山叢談下同）

馮中丞俊好學寡欲剛明能任大事其爲廣東方伯時有廣西張姓者流寓其地夫人吳氏廉知其有女念俊無姬侍欲爲置之而憚於發言偶俊詣梧州謁督府遂以厚禮娶之盛爲治奩飾比俊歸將入寢見一姝侍側驚問故夫人從容答曰吾老矣不能早暮事公特置此侍巾櫛幸今夕吉日也俊歎曰夫人意甚善但今日吾尚有事請少待遂出宿於庫內明日名其父母以女還之并其妝奩財禮俱與之令其擇婿改嫁其父母感泣而去後官福建治楊榮子不法事巡撫四川除馬湖府土官之害兩省士夫至今猶能道其才

陶魯

陶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死

之土上旌死事者贈官錄一子入胄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呼魯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史見長跪白事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廳侍左右設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負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管辭不拜抗言曰謂辭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

我也將琥瓏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亦抄衆會
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
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曾猶以爲多也兵
貴精擇雍曰任若爲之曾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
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纔
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蒐募數日足數乃爲別
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
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
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爲令
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使左右布政使
錄其後爲錦衣千戶曾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
七千餘賊閭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即叩首乞爲良
民得無死幸甚〔弇州摘〕

李秉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事
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梏行坐有妨時秉開府
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若往時少貶李公今日能
不少規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不能起命左右寬
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邏者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
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得釋尋解其帶貽之二人安
然得至戍所〔李紹文明世說新語〕

岑鏞

成化五年大學士李賢以丘濬條陳事宜上言起兵殺
賊功成之日乃賞給誥勑今是總兵趙輔等因奏田州
土知府岑鏞竭誠盡忠領兵當先功勞可嘉宜給誥命
吏部覆實從之〔典彙〕

高貴

龍谿高公貴平生以濟人利物爲心每值亢旱即齋沐
焚香露禱路誦道經自卯至巳始休人多笑之或見棄
骸於道即售匣貯之以葬成化十一年八月遊那地州
至喇峽口見一人僵臥路側貴以椰瓢汲水灌之度尚
可救令人舁至寓所作薄粥以飼之良久漸甦復求妙
劑療之五日始省人事詢其里居病者泣言曰兒乃撫
州臨川陳賢也偕叔諒來此爲商不幸罹疾叔見危甚
將利賢囊貲夜負出棄於此即歸鄉矣貴聞而惻然
乃注意療治獲全以白金助之歸賢抵家則田産已爲
叔所佔矣訟於官始復售物後致書謝貴云吾家子母
再相見公之賜也惟願公後益昌以食此報〔慶遠府志〕

易海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
州李宗袞死已一月斂於公廨公視篆閒聞其妾病甚
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久之妾病
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
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僃此漢與偕

來不意李卽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遣傭皆擅取爲已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爲我達公全妾將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鎭守參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絕不與見爲之經營買舟歸其喪收籍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二百兩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爲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家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備盡傭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槨得入於土妾亦無毫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聞其事於江湖士大夫中及公務任嘉興數過相從乃得備詢其實如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羲之處事君子可以爲鑒張靖之雜言

閔珪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調撫治南贛僉都御史閔珪爲廣西按察使珪疏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欲捕坐之仍兼豪右橫取之弊京官多不悅會李孜省得幸因言珪不勝任左遷之後弘治間珪總督刑部國朝典彙

孔侍郎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皆處外所至聲績蔚然言信行達與謂蠻貊行之弘治二年知田州日蠻獠倉猝犯城公蒞任纔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秪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何畫乎衆曰卽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門啓一乘馬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隨復閉賊遮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巢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其地一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亦逆笑賊擇馬入深林夾路罥縛人於樹者輒望見公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其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傾而進渠酋問公爲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邪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皆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者上之人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賚汝爾後勿爲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終公任不敢擾犯公曰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

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伏曰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蓐公徐寢賊羅綫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明日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衆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擇之與同吾返賊即解縛還其巾服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賊數十賊騎而隨漸將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史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閉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益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張元明

桑悅

桑民懌嘗謫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旦掩据其上不安爾嶺南瑣記

曾廷璧

猺獞之性凡有德於彼者則肖像事之曾廷璧豐城人任巡檢嘗代其奏省浮糧數百石今大宜諸村咸有廷璧像潯州府志

杜麟

古朔杜麟字廷吉爲朔州衛指揮嫡長嗣以春秋領山西鄉薦決意甲第不屑小就後與乙榜當授教職而麟固却之辭忤吏部竟援例移文兵部仰承父職蒞任後剛方寡合有千戶姚敬者出入權門托勢求掌草廠麟執弗允遂爲敬所搆謫慶遠衛中所千戶以文學自負罕接同官賦江梅詩云妙奪天機出化工白花頭上占先紅耕牛慎勿閒來往不與桃花野徑同蓋寓與噲等伍之意也慶遠府志

孝穆皇太后

孝穆皇太后實誕我孝宗其家世傳者往往失眞弘治初纂修憲廟實錄使者下廣右採訪先祖銅陵君時預送修前事道稿尚存暇日偶閱得之蓋訛李爲紀固差之遠甚至李公祠所撰碑文亦不足憑惟此實錄云李稫緘平樂府賀縣迎恩里人氏居白石能塘村村西有

能塘穴淵深清潔莫測其底時有雲霧起其中郎兩東有龍頭石崢嶸聳拔狀若翔矯山川盤鬱世出異人祖諱公號惟倜儻任俠家頗饒財樂施予以故鄉人皆心爲其父諱某某益積陰德濟難賙貧惟恐不及建稫緘世其家名益振身長八尺美丰儀事父母至孝鄉鄰有梗化者每諭以朝廷威德化而善良者甚衆娶王氏生孝穆方在腹忽一日能塘水盡赤已而孝穆誕生年甫齠稫緘殁葬潮塘嶺金紫山下後孝穆值亂入宮得幸憲廟毓聖躬於西宮爲萬妃所構竟以憂崩昔塗山與夏有娀與殷姜嫄與周帝王受命豈徒德懋蓋自其母家而已然矣以古揆今豈不信哉或又謂建文出走自

閩入廣止於賀縣娶婦而生孝穆尋又他徙此又失之遠矣月山叢談

弘治三年治紀貴紀旺等詐冒皇親罪初孝穆皇太后嘗自謂廣西賀縣人家姓紀氏而不能辨親族太監郭鏞聞而識之上在東宮時太監陸愷者本姓李自言爲太后親兄鏞心知其僞弗發愷嘗托鎮守兩廣太監顧恒訪其叔李福邊與兄以來愷妹壻韋父成知其家無人乃冒李之得官田數頃府縣遂以戚畹目之名其里曰迎恩有李父貴者與其弟祖旺謀於田主鄧璋冒韋而冒李猶致富顧我真李姓不可乎璋因與僞撰宗系圖上之府縣且訐父成之僞會上即位遣太監蔡用往訪求無所得里老遂妄舉父貴兄弟以對用遂與鎮守太監韋眷等聞上取至京改今姓名授官賜第并金帛莊田奴婢甚衆父成詭之至京爭辯上命郭鏞偕陸愷審驗乃兩爲解令父成馳驛歸會上命鏞祭紀氏先塋且焚黃監生箱灝等挾犒人李友廣訐父貴等詐不勝擬坐友廣戍上命司禮監內閣府部會審不得其情及遣科道孫珪滕祐往廉之得實獄具詔以父貴祖旺論斬處決鏞本知其僞黨比蔡用欺罔不言俱當誅姑斥爲小火者陸愷致起僞端法尤難宥但嘗有奉侍陵寢勞勅發茂陵司香韋眷老疾免罪降少監閑住役父貴竟減死論戍八月戶部會官上議孝穆皇太后宗親在昔兵燹之餘人民奔竄歲月悠遠往事已無蹤迹求之恐愈久愈繆況前日已誤今日豈容再誤請倣高皇帝即宿州爲高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爲太后父母定擬封號立祠廣西附郭春秋遣布政司官致祭即以沒入李父貴等田八十畝爲奉祭之資上曰太后早棄朕躬朕每念及此戚然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求訪故寧受百欺有所不恤今卿等既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歲時致祭以仰慰聖母在天之靈是或一道矧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能違其悉准所議典彙

雙槐歲抄言弘治庚戌九月降制封聖母之父李公爲慶元伯唐氏爲伯夫人命有司建祠於桂林城南春秋祭享或曰內侍潘眞常與人言皇妣諱妙善入宮時誤報李爲紀故二姓族類難究據史太監蔡用奉旨往廣西訪求皇親得紀貴紀旺云孝穆太后再從兄弟且具葬所以聞命貴爲錦衣衛指揮同知旺指揮僉事給三代誥尋賜奴婢人役及第宅莊田金帛器皿甚衆而封太后曾祖祖父父俱中軍左都督曾祖母祖母母俱一品夫人故事武官一品誥用金軸三代共一道特命誥文官一品制給玉軸誥三道二年貴詐僞事露勅總督參兹再訪論死減戍三年八月庚寅禮部會請引孝慈高皇后父徐王立廟事例爲太后父母定擬封號於廣內附郭地方春秋致祭詔如所請而不言爵封蓋佚之

也第致疏辭是紀氏非李氏疑歲抄誤吳弇州稿

馬鉉

弘治六年三月故廣西參議馬鉉征古田猺獞爲賊所殺其子焱才上疏乞贈父官并量加錄用上曰國家於死事之臣必加褒恤其遇敵禦寇死於鋒刃者尤可憫悼馬鉉可特贈右參政賜以誥命遣官諭祭仍令其子爲國子生以爲後勸典彙

姜綰

弘治六年慶遠逃昆鄉賊攻城知府姜綰率兵擊敗之先是逃昆鄉首賊韋七璇煽賊劫掠賓州上林等處殺指揮王英當道移文逮捕本府計擒七璇誅之璇三妻皆悍族衆且多、呼得萬人於四月十六日每妻統賊一枝直抵西南關外分計攻城上使雲梯以強弩射下用牛皮爲幕以掘城知府姜綰周旋堞雉間見強弩射入令排門折門爲盾當之隨令每家出大鍋一口煮糞用竹筒射雲梯之上賊不敢近城上見賊殺人以祭纛鬼綰令羽流度禱於神城內黑旗從東南飛起軍民勇氣百倍乃乘間開西門號召殘寨山充南山恩覽民款聲金擊鼓從賊背來又懸白銀有兩下令有斬級者賞此時有當本匠見賊子督掘城濠一巨石擊死之鈎取首級以獻遂得百金綰見賊氣阻大開城兵驟兵而出令猛士持首級拋入賊陣賊見前後夾擊首級自天而

下魂落膽喪攻戈蹤踐死者無算我兵追斬屍積如山慶遠府志

張潔

潯州張尚書潔爲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銜雨斜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肅文升以燕子單學士稱之堯山堂外紀

弘治乙丑潯州永淳川潔爲受卷官見嚴嵩制策驚人擊節稱賞既而不得與一甲之選爲之扼腕太息後嵩以編修使出過全潔贈以詩曰回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南州登科當必傳三唱受卷曾知處一篇館閣栽培他日地文章經濟古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瘳嵩酬詩曰曾陪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時往事殷勤勞聒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雨留觴久灕浦春波放棹遲別後雙魚難定覓但吟佳句一相思堯山堂外紀

鄧廷瓚

鄧廷瓚初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巡撫廣西知之薦知梧州府會猺發去後弘治九年總制兩廣 國朝典彙

吳廷舉

四川合州鄉吉士汝恩爲雷州石城千戶所吏目道吾廣有司留館坡山士民爭先爲爲其同年蒼梧吳獻臣

廷舉尹順德令邑民李㷇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翁仙弘治辛亥十月李獻臣往治其喪過方伯東山劉公大夏至邑不暇出迎旐知其故反加禮待其資郵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雙槐歲抄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全州人自少爲布衣交又同弟進士上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巡時冕既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徵言不聽又不能挂冠解綬而歸諒古人導以教訓傳之德義不如是也且言臣與冕爲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移書論責有媿於四臣實爲侍位求自冕去其詞近直已冕言廷舉素與臣莫逆其列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歷從南巡廷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蓋謂臣既失職於先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冕亟出視事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按武廟南巡時冕嘗與同官跪門諫止後在南京又數請回鑾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時爲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縱於責友法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卽父母兄弟有不相顧者況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廷舉爲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下同

蒼梧吳廷舉平生躁動喜名其以巡撫都御史陞南京工部尚書既不拜命又稱疾乞休仍有厭薄陪卿之意上既慰留之矣已而再疏引白居易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顧我作閒人張詠詩幸得太平無事日江南閒煞老尚書句皆嘲詠語而又疏中敢用嗚呼字上怒以廷舉怨望侮慢無人臣禮第勒令致仕聖恩可謂寬假矣若嘉靖中年以後禍不知所終也

先輩清儉

鄉先輩清儉之德咸後學所當敬仰師法者也如吾郡之邢公正梧之吳東湖平南之張澀川全州之蔣敬所世雖有所評然各有不可及者邢公初出守廉州兼理珠池及代去不持一珠以歸官至方伯未嘗治第死之日分諸子惟衣衾束帶無他長物今子孫多有不能自存者東湖自先世救籍受屯田四十畝及歷仕數十年不增尺寸嘗於融泉前構一竹屋其間製十景以詠其中與太泉謂余曰向見東湖上疏謂當如洛陽名園之番及遊其處扃不盈畝可笑也其子無宅以居閒巡按陳少嶽宗夔欲爲營之未知果否張澀川位至留都司馬亦未嘗治第廉居敝稼齊民不若也蔣敬所位至宰相其宅亦僅可爲太觀聽事而已視他宰相之居什佰倍蓰矣世有聚賄百餘萬治第破千家者可謂震爍一時曾不得終身享之視此孰得孰失 日山叢說

戴欽

柳州戴欽字時亮少聰穎絕人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時文下筆疊疊數千言皆不經人道語提學姚鏌最愛之嘗置之左右有就試者輒命與同試每日戴欽作文佳思如泉湧不知從何處得來旣中鄉試乃爲詩即有佳句遠近傳誦登第後益有名人咸仰之閩人丘養浩謂余曰君識戴時亮否余笑曰此余鄉邑生何爲不識也丘復曰頃見其詩文天人也清新麗則有天然之趣徐迪功以下不論也惜時亮不自重信方士學神仙術餌金石毒發膚裂以死未死前一日推江西提學疏未上變作惜又無嗣余嘗索其遺文於其姪希顏將爲梓行希顏云有叔處貢某攜入胄監司業關中馬理向知爲先叔弟遂取其文集去無副本因此遂失今雖間有傳者要非全集也月山叢談

粵西叢載卷六

粵西叢載卷七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高崗

中峰高先生崗幼爲宜山縣學生員習春秋屢舉不第一夕忽夢學門右棟柱有金龍蟠遶鱗介閃爍少頃向北飛去先生遽邀隨之怖而覺每旦來學受業必於柱下端拱一揖有友楊壽者謂其騃大書於柱以嘲之曰此柱神乎人乎未幾先生以春秋魁鄉薦數年淹滯校官始轉興府伴讀審理人謂弗驗正德辛巳竟以扈蹕功位至太僕卿而寵遇殊常乃知龍飛之徵眞不偶也慶遠府志

御製詩

交事紀聞紀世宗御製送毛伯溫南征詩大將征夸膽氣豪腰懸秋水雁翎刀風吹金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種穴中螻蟻莫能逃太平頒詔回條日親與將軍脫戰袍損齋備忘錄則太祖送總兵楊文征蠻詩也雁翎刀曰呂虔刀末云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慶有勞備忘錄作於弘治中交事紀聞之附會不言可知然太祖製集無之又見宋時一小說云是哲宗送大將征夸則其來久矣然哲宗事亦不足信蓋野人之談三變矣弇州續稿

蔣閣老兒

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冕曰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如天如日若稱朱壽號爲將軍臣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公冕駕至南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於不穿罩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旨苦逼亦未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挂牌額則雖文武羣臣守候行禮亦不肯往李樂見聞雜記

嘉靖三年五月冕罷初建室議起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宗即嗣武宗後以奉宗廟今欲於本生父立廟將置孝宗武宗於何地乎願賜罷歸上曰朕方倚任共圖洪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復以請寢席書璁蕚召命不報遂移疾乞去從之御史王洴等疏留不報典彙

西樵野記言吾郡中蔣閣老冕歷仕三朝而始告歸田里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睿制詩一闋頌云闕說江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穿只愛眠犂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此忠義其見之矣按蔣閣老冕全州人嘉靖三年以議禮不合而乞致仕豈有三聘之說且此二詩三家村社人所不語而筆之於書抑何俚鄙無識也弇州稿

馬錄

御史馬錄按張寅獄得罪謫戍廣西賓州南丹衛閉戶少接人事在謫所生一子入賓州學補廩後錄死於此子扶櫬歸葬錄既得罪久人有問張寅是否李福達錄曰彼時匆匆只據人說是李福達然亦未知果是否也是益自悔之深亦以避禍云耳然余每遇山西人詢之無知愚皆以爲真李福達不以大獄爲公也但謂郭勛黨反者爲有與謀則失之甚張寅等貴自術以重賄介崔附馬元結勛勛素貪受之縱其出入門下耳同時常給事亦謫廣西常遊邕管指揮羅明縛之人驚問故羅曰彼有官但逃出境外殺之則縛之未爲過也當道惡之尋以他事亦坐謫戍奏辯得白而卒丹山叢談

張經

大藤峽在潯州北東通五屯承安修仁荔浦北通武象西通來賓遷江柳慶諸賊淵藪要害之地也天順成化間數反兩廣騷動乃命都御史韓公雍帥數將軍征之深入九層樓更其名爲斷藤峽然捷報未幾旋復閉寨以後復數反陳公金亦嘗征之復更峽名最後半洲張公經承潘公失事之後留意此賊征後使翁東崖築䔥灘城以控扼之賊遂不復反凡柳慶舟楫往來如蹈無人之境至今二十年如一日乃知委任得人處置得宜半洲公爲優韓公徒有其名耳韓公輕財能斷其長自不可掩吳人記事文過其實謂韓曾吸斷藤賊之腦

適足以點汚之耳初無是事也 月山叢談

林寬

嘉靖七年陞金華知府張鉞爲廣西參政管田州府事吏部尚書桂萼言王守仁偏聽田寧土目先試以巡檢知州先試以吏目知府先試以同知試三年而後實授其薦林寬爲同知蓋試知府也朝廷旣假之便宜宜遂從其議上以爲然命寬以同知掌府事俟三年有成即陞知府鉞仍舊職 典彙

江一桂

江一桂字白石新安人守太平府交夷莫登庸蠢動世宗命毛伯温征之伯温討先遣使往諭公請行登庸乃

稱臣公築受降城建昭德臺於鎮南關以嚴邊防上嘉公績遷階亞中大夫及卒諸夷捌桄榔祠於關內祀焉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

陶鳳儀

嘉靖二十四年詔廣東守臣爲故浙江副使及其子湖廣左布政魯立祠於會城歲時致祭從錦衣指揮陶鳳儀請也成原籍鬱林州正統時爲僉事以討處州礦賊功陞副使旣而爲賊所獲死之景泰遣官諭祭贈參政民爲立祠成化間詔蘭谿湯谿二縣官春秋致祭魯以父蔭起家與征兩廣洞蠻積功至布政使諸蠻深德之乃發掘其祖墳戕其宗黨魯卒子孫不敢回鬱林遂占

籍南海孝宗復廢魯子世襲千戶鳳儀成曾孫也 典彙

秦檉

永定長官韋啓邦係韋纘祖之子世爲永定土司酋長父子猛悍便捷過人嘉靖辛亥春慶遠府知府閔旦上任未幾公堂忽失硃盒筆架並堂人役畏罪辦賠越二日連桌幃硃池一概失去與官查點閔寬大愛民亦不深究又越數夜有強賊三百餘明火露刃從府後架梯越城而入劈死巡卒直入府堂殺民壯二人守庫三人兩夾道殺四人用鐵杵沖破庫門劫官銀數千兩從西城出人莫之敢攖也次早遣官軍四下緝訪與知端倪越月餘陸續拏獲賊徒供稱啓邦先遣細作盜硃盒桌

幃以驗隄防緊緩衆口一詞閔旦佯爲不然曰彼土官世享富貴焉有此事日久愈訪愈的而閔翦除之策定矣次年以京考議郡事遂罷閔去啓邦父子益無忌憚自後本省暨鄰省劫庫紛起獲賊鞫訊咸開啓邦父子姓名閔後繼以劉一中曾雲歐陽必述節奉上司密帖擒之奈其依山爲險機會未投後知府秦檉沉毅有謀爲見軍門即以此事托之檉蒞任不動聲色先檄各土司俱要親謁本府待以禮貌如有抗拒請兵勦滅啓邦父死羽翼已衰見永順土司鄧秀副長官彭大武出謁俱蒙殊恭又以歲久事息況秦新任焉能遠察遂挺身出秦見大喜曰爾來何遲聞爾武藝超羣馬上能飛鎗

挈劍果有之乎啓邦唯唯願試次日泰詣教場啓邦盡試之泰益喜重賞令侍燕寵以兒觥流輩側目且示之曰吾兒挾此藝能何患不富貴吾力薦爾拜將封侯皆男子分內事也啓邦喜出望外自後無間形骸啓邦到府徑入直出了無嫌疑泰欲捉小寇即與偕往呼即來揮即去一日傳一密票喚啓邦至懷遠傍本府親行分都兗地啓邦亦如期而至公先伏虎士於兩廂啓邦入或言少待或言直入何害諸皁正推阻間虎士湧出綁縛當時斧折兩臂斬之其隨帶四五十人尚枕未雜公下令皆斬無一逃脫萬民稱快泰恐地方生變即遣牌安插准伊妻莫氏代理四境帖然後有帶萬貲者亦大

盜也先被獲發監竟越獄逃去聚衆謀亂捷亦以計斬之慶遠府志

陳文明全城蹟略

陳丞公名文明潯之桂平人以明經太學除松溪丞時嘉靖壬戌倭分道入閩有三千人自溫州發陸所經福安壽寧政和三縣不二浹旬俱攻破遂以十二月初一日抵松溪勢張甚意可躁而入耳令巨公懼欲棄城去公謂松城雖完固令易圖初畢城中有餘有勢自可守何忍棄之乃集邑中諸豪計事咸願死守且戰遂分布乘陴而公自分北面蓋城三面臨溪淵惟北面距山可乘也分既定乃以間出兵數與賊戰殺傷兩相當倭長有鳥銃何間擊城中人而城中人亦用強弩毒矢射倭持數日令君議與倭和括民門金三千兩帛二百疋以謀往說倭倭作詐曰須張宴宴我縣官盡出陪坐先以名刺來投謀還報公怒謂吾堂堂天朝命吏豈與賊奴會宴者與典史龔公俱不肯署名遂止以令名往初十日張宴城東洲上隔岸設坐蘇男子有威儀膽略者僞爲令騎從導出陪之謀將庖人往治庖用竹簰來還白事賊笑不食先是賊攻政和政和丞督兵與戰戰敗父子皆被執是日賊取丞父子出反接洲上遙語曰是政和丞也曾以兵拒我者遂刳其肝生食之意在公也既而進金帛不受餉以倭刀一公曰是欲屠吾城耶令不

辛卯政和丞爲賊所劊食亦分也吾旨必死時時激厲邑衆皆感憤出涕會蘇遂庭坑兵及溪源鄉兵各數百俱集賊覘有備佯緩兵爲欲去狀而陰治攻具作雲車雲梯成以二十二日未明詐以別梯緣南城而擁雲車自北進城上爭投下石及竹木之類拒令車不得傅城賊於車上作輔輪飛梯未至數丈輒撤梯城上揮刀登陴閃爍駭目衆畏懼稍退公挽刀前曰退者先戮之適張德者奮巨斧斫一賊下一賊繼上又斫之衆讙呼而前賊氣沮遂下礮石折其梯收民間竹竿篝數千燃之擲出車上竹受油漬久火熾不能卒滅遂焚其車二十六日專用進梯齊附城而上遙以鳥銃擊城上人先日奮

勇者皆遇害公隊令焱蕢汁以待使人杓而潑之賊皆潰爛摩目相壓礮石亂下擊死者甚衆遂不得上二十八夜用大發熕轟賊營賊倉皇驚竄遯走久之始定於是力屈有夫意會蘇浙之衆陽兵三百人至其兵進退有法紀律聞鼙正月初二日戰於西嶺殺賊數十人賊忿以爲自海洋登陸未嘗受衂若此初五日中夜拔營遯去仍由政和故道趨海上城獲以全是役也城圍三十五日建中無隻矢來援非公奮不顧身誓衆鼓厲諸豪無所統一勢必不能堅持松既失守建以西延以南人性緩弱輕脆驚之易動時前陽之變猖獗甚人無固志南北聲勢相應閩事倍難收矣公功不獨在松在閩

也當事既不急松又無援師故略其事公以明經遷一小邑令長是故應爾所謂戰勝而驕驕者非邪仰力爲戰守于從兄涇伯兄源皆從公親搜行陣從丁抗戰死家丁遇害者數人先奉政公嘗數謂濟目井陳承公農巢之下寧有完卵今安得女曹倫餘魂相保以有今日也孺子其無忘之蔚將己酉予得命酉中間道過里取邑志考之及閩粵倭錄俱止載廣西人父老亦莫能名其何許人知其陞縣令以去亦莫能名其何縣比歲校閱閩所得書郡志多未備而海鄉皆未見志以間蹤迹之亡所得此念未了會遣偉歸里命兒曹細訪之兒有知者久之所聞如故偉還報有日矣友人金善夫賈建寧人也亦嘗極意尋訪所居前有古井過者暑渴則就飲坐磐石少憩乃去以爲常一日善夫方解衣盤礡疎籬之內見一老者就井飲飲畢坐石上笑語同坐者曰有一異事吾少時常事舊令陳公今老矣昨偶夢公來此善夫亟披衣出問之曰汝云何老者起曰予夢所事舊令陳公與之故爾善夫曰舊令爲誰老者曰陳公名文明吾爲蘖金也少時爲公門役事已五十餘年吾亦七十往矣昨夢見之問公何爲來此公曰命台來管兵耳善夫語之故老者曰公潯州桂平縣人居在郡城中夫人馬氏郡鉅姓有一子尚少吾嘗送眷至其家焉公後爲瓊州府感恩縣知縣善夫喜甚遂作書報予邑中

一時聞傳以爲異謂公功德在松血食饗祀於此神靈猶依依不去寔陰佑吾松人也予近校士至柳王司訓敦化桂平人因以其事詢之業不知其邑先輩有此人矣久之來報云公號靜軒在感恩時以子幼拂衣歸歸數年卒子繼亦夭歿今無嗣餘俱與所述同 西事珥

王貽德

嘉興知府王貽德廣西人在官秋毫無取亦不以地方財結交上官時各邑有三大貪令皆公所劈斷劣處其趙清獻之後身乎 李樂見聞雜記

陳仲倫

羊城陳庚仲倫爲全州佐課農於郊因進父老詢及民

獲對曰田不告稔獨虎爲患陳喟然曰昔孔子過泰山鬭累傷於虎而哭者問何以不去答曰無苛政今民苦於虎而不去此未知吾政何如而虎患不除則出作入息如民何卽日下令曰六鄉之民有能捕虎一者賞銀五兩民喜賞爭設機檻計捕之彌月生致虎十有二悉殲之患遂除當時民歌之曰山有於菟使君搏之野有禾黍庶民獲之出入無虞民用樂之（全州志）

嚴遵試

嚴遵試賀縣人萬曆間宰英德英毅敏幹讞決兩造稱平贖鍰悉令雜藥草根以代服毒輕死之風遂息（廣東通志）

劉元相

劉元相全州人由舉人爲高州府同知萬曆四年羅旁始平督臣議建封門函口南鄉富霖四所防盜當路甫元相才令專董其事元相經營有法不踰月而版築悉具時參將楊照守函口病卒士卒死於瘴疫者半代楊照者黃允中憚行議遷其地當路許可元相力爭曰函口西接巨峒南界高凉實猺獠出入之隘無函口是無西山也人臣爲國守封疆允中不往請以身居之議遂寢迄今西山諸境晏然無事皆元相之功後竟以勞瘁卒（廣東通志）

戚秉忠

萬曆初橫嶺賊藍龍返與其子本偉本堂本恩焚劫各村警報日至七年慶遠府揭報巡撫張公任行督指揮戚秉忠謀除之時秉忠署河池哨軍門督責甚嚴秉忠知龍返有僕被擄甚怨龍返令軍伴徐振紀厚交其僕與銀二十兩結爲兄弟始知龍返據火把峒賊中虛實皆知之一日龍返遣藍金謀伏路劫奪僕報知秉忠率兵斬之又密報藍本偉在墟貿易秉忠又追斬之龍返怒期會衆殺秉忠僕報知秉忠令僕探龍返睡濃將弩弦割斷去其利刃秉忠領二十餘人潛伏峒口伺間竊入龍返始驚醒被秉忠一鎗傳其腹中須臾衆兵湧入餘黨勦滅而橫嶺諸賊遂皆蕩平（慶遠府志）

趙成安

萬曆七年慶遠衛軍忽會集演武場張旗歃血口稱激變人情洶洶知府趙成安聞報略不動念報愈緊急趙曰此豈軍自爲之中必有主使之者乃出白牌一面仰經歷陳坦就齋前去徑逐出境牌內更無搖同字樣陳經歷至大漕各軍見牌股慄不勝稽首於陳經歷之前曰此本管官害我也本府遲支軍糧三月我等皆知地方多事本管官令我等張旗而反我死無日矣陳又問歃血豬酒自何處來曰此軍人杜朝清祭社豬也杜言神豬誓不發而本管威逼扛赴教場釀成此禍望救各軍性命陳始押令面縛見府趙從容訊曰爾等好漢誰使你去誰使你來諸軍膽喪前後真情吐露殆盡趙將

首禍數人各責四十其文欲申而主謀之人悍懼求解其事遂寢殷遂府志

舒太史三生聞見

載籍所著輪迴事迹甚衆但取奇異駭聽不無附會如楊大年之爲武夷控鶴仙人蘇子瞻之爲西湖壽星寺老僧皆其自語然因事之必有者舒太史弘志再生其事相傳不一壬子春有名弘慈者來應里選名在錄中余名而詢之則果太史後身也太史以乙未卒於濟上時司馬公治河駐南旺未及覘含次年丙申那地州極邊有屬東蘭土目分轄彼中者厥妻孕將就蓐前一夕夢有貴官乘車黃繖擁從甚衆導至其家云借住數日

當卯去質明舉一子右臂有青紋似墨跡甚明云尚書舒應龍之子其人故蠢獷不識字抱兒就土舍辨之舍云此漢字也聞省中有貴官是此名姓者遂以報州長州長頗知太史已化亟馳報司馬公公令人往視事果實因聞於當事令人抱兒至其家見字迹宛然遂擇保母乳之命以今名初司馬公候代眞州代者乃楊公後山公令人齎符勑往是夕楊公夫人夢有少年官容盛容服入揖之云老父之事惟老伯能明之楊夫人惘然莫知所謂因云衙衞森嚴汝何從入答曰吾隨勑印來偶次晨夫人以告楊公楊公甚異之遂作書以報司馬予詢其尚能記往事否答曰不知也聞其三歲時值太

史忌日司馬公及夫人負畢感傷哭甚慟忽從旁應云不必哭兒在此又聞全州古有讖云菩薩去狀元來會湘山妙明塔災寂照禪師遺蛻俱付爇後未幾太史登第皆傳爲妙明再出雖其名第少有中眉之恨然聞其生而寡言笑少嗜欲無俗情及仕宦態信非上德具有宿根者不能及此也則太史來去了然蓋三世矣此予得於聞見之眞者故備志之西事珥

全州舒編修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時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乃探花名姓守某公聞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人尚書應龍中陽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即往購得抱歸屬探花

婦鞠之以爲孫自是肉字漸消滅然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蓄亦從釋迦中來纔成婚官便已觀化其爲榮名何異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爲子尚滯愛根耶劉獻窗談林

養利二知州子

知州羅留之子洪先於弘治十年生在養利任所十八年公再復任在養利從學後中嘉靖八年狀元知州葉朝榮於萬曆十一年任子向高隨任從學養利後中鼎甲官至宰相州志

劉侍御

劉侍御臺疏論江陵五千言言甚痛切江陵憾之逮詔

獄罷歸復喚江西按撫誘其仇家誣奏以他事論戍潯州侍御抵戍所不久暴卒卒正與江陵同日常見宋史載洪忠宣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至南雍州卒是日檜亦死此兩事正同西事珥

甘汝遷

甘汝遷富川人萬曆十九年以選貢知三水縣儉朴慈愛嘗單騎行縣講讀六箴躬親解說延見父老敬有子弟人親之若父母歲旱爲文禱神三日不雨自縶以禱須臾滂沱四徧闔土歲疫必躬禱之胥江盜麥孔陽等晝爲漁人夜則羣繫檣桅操之若飛往來劫掠殺人沉之深潭人無知者汝遷廉得其情親往詰之名善泅者

撈骨爲證會潭深輒不可得乃焚香告天朱書沒者之臂曰取骨伸冤遂躍入盡撈而出盜始伏辜每詣郡他邑獄難決者上官悉以委訊有業賃者傭於人家賃斷自刺其腸而死誣人殺之數年不決汝遷一鞫卽白其誣合郡歎服其爲政精詳明敏多類此廣東通志

伍世奇

伍世奇全州人由舉人萬曆三十七年知龍門縣先是邑苦稅繁前官議欲派入民糧以便徵收世奇下車卽集父老商之曰稅雖不便有時而蠲一入實徵恐成定額後不可減竟不編入民永賴之廣東通志

龔一清

壬辰余赴粵西與粵乃陳公應虹甚器少參龔一清嘗謂二司粵西獨右江爲盤錯非龔少參我輩豈能安枕又言龔少參操守卽夷齊不過其才卽韓范無加也龔擢滇中憲副特疏保留未幾應虹擢制府去通州陳公如岡至首對余言龔少參臧惡幾激邊釁而直指行部至柳州民投充碑入使署數千盤楷於上皆訟言龔惡未幾龔以疾卒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知當時陳應虹何以知賞獨深馮時可滇行紀聞下同

馮時可

余往在粵西特清軍道時尚書應城陳公應虹爲中丞余署杜林兵巡道查出永寧等處十一可占沒田土三百

頃入官作餉又縛致兵數十人正法署藩司印追出庫吏盜金六百兩盡除庫吏夙弊又臨桂令貪虐甚中丞命余親盤其庫得其乾沒狀及中丞擢兩廣制府余傳僅七月中丞特入薦疏其語云天稟崇嶽風致峻遠鏡別能洸容萬馬刃遊則立解千牛又揭吏部曰馮憲副乃天下才也當冠諸藩臬

臧懋中

臧懋中字用甫長興人萬曆戊戌進士授金谿令累官歷粵西僉臬署八桂兵事以屯俸代驛遞軍不濫役而民力稍蘇比入覲卒於京長興縣志

江繼英

汪繼英字志在休寧人由歲貢任鬱林州同知署州篆勵清操革火耗民便之適譁貴劉馬賊裹鄰英躬自禦賊地方賴以安州有水口形家言宜建高閣以砥下流築長堤以迴龍脈英捐俸倡助復任四載惟存書篋不受一錢卒於官（休寧縣志下同）

俞時育

俞時育號對蒼休寧人薦於鄉授崇丘諭陞江西定南令遷廣西隆安令岡圍周防多庇厥績兩邑祠之

程策

程策字獻可休寧人萬曆庚戌進士任西安司理轉南儀部時璫竊權拜其祠者如鶩策獨不往出守德安

尋督學廣西其藻鑑後三科榜首皆其首拔士陞鄖襄參政卒於官

李應裕

李應裕字履順婺源人領鄉薦擢平樂府撫夷同知向故多猺獞所撫乃熟夷設治在深山箐峒中山嵐爲毒流官多不久駐每歲居其境數月猺性獷而與居民小不合輒格鬭至是斂輯盡吐露冤抑裕誡吏民毋爲虐立社學稍知字附爲俊秀猺始有欣欣然向化者嘗三税賀橋一意寛恤商爲設生祠後因執持與司道不合毅然乞休（婺源縣志）

謝肇淛

謝肇淛晉安人官於粵西輯百粵風土記其序云桂林象郡秦漢始隸職方其地多危巒怒江虎蹲雷激其人多山猺水蜑被卉食生往往風聲鼓而尋干戈故雖列王會而掌故闕焉唐莫休符宋范至能洎近代田叔禾張羽王諸君子間有紀述多飽飣而寡全鼎無亦以彈丸荒服非軒輶所恒經文人墨士即欲探砂勾漏問石鬱林而至者尠矣余提刑粵西受事之日淺而歸命十七病十三懼竊升斗而無述也取風土之耳且目者次第筆焉郡邑諸乘繁簡徑庭矣而間出乘之所未載語有之胡人見麘不知爲布是在粵麘也藏之宛委以俟後之觀風或有采云天啓壬戌九月下浣識

朱弘

朱弘臨桂人由鄉舉除吳川令崇禎七年陞知崖州在郡愛民八年大祲弘緩催科賦不及額郡二千石及臺使者數加誚讓弘附奏記略曰降黜是甘不忍令愚民剜肉剔髓也九年考滿當遷以簡傲忤中貴報罷（廣東通志）

烈婦

正統間參軍范信兵既入大同里（在潯州府千戶所）俘獲甚衆旗牌官人給賊婦一二人値昏暮拘繫一室中夜半哄然譟之乃三四人就經也此猶或懾威懼死而然又有一烈者年尚少負一小兒過嶺忽不行曰吾欲乳兒從之婦乘間投嶺下死嗚呼忠義之性出於天何地無之

亦無人無之婦可謂不負於賊矣夫婦不幸而失賊猶不忍負賊使婦而配一男子丈夫其所裨益又當何如邪吾於是而知事人而二其心者之有罪也木東日記

三烈祠

三烈祠者銅仁劉時舉之姊辰秀及庶母張氏郭氏時舉父仁赴梧州別駕行至大墟病卒泊舟昭平堡時猺賊公感聚衆橫行江上刦殺得辰秀辰秀以縱囊投嫩賊脱身赴水死張繼之郭又繼之賊怒盡殺其婢僕獨時舉以去時舉時年十三事在正德辛巳初金谿張寳祿與別駕有姻期及至知別駕已故家口遇害之狀泣曰死者長已一孤尚在何以脱之乃以金錢遺諸往贖時舉公感釋時舉從山後間道出當事義之給傳俾載櫬東與其孤還銅仁有司以其事聞久之得旨旌之棹楔令昭州祠三烈以勸時舉後舉孝廉再遷為平樂同知正其遇難之處衆咸咤為異云西事珥

姑姪雙烈

萬曆辛亥春陳氏部原道歿於京邸其配許氏痛哭觸棺不死遂不食逾二日卒少司徒孫公具其事上聞上令棹楔旌之先是有許貞烈者即許氏之姑也適王憲副化憲副先令平遠以貞烈寄會昌會田坑賊起副憲與賊戰於黃沙大勝之賊懼遣間至會昌謂王平遠亡矣貞烈聞而信之即沐浴更衣以六歲子納妾懷中伏刎死事聞上亦賜棹楔且令春秋祠祀兩節俱奇而出於姑姪則尤異也西事珥

莫年妹

梧府江時有莫年妹一事甚奇年妹父庠生汝賢母歐氏有兒二人其庶母翟氏戊戌寇亂翟有娠汝賢令長子隨母次子隨翟氏而自負年妹避寇途遇賊汝賢被殺賊執年妹以去致之獞語不能達送田主李某家李酬以酒飯賊謂李曰此平西莫秀才女也勿令出李蓄年妹於家時方六歲令與其女俱女長適翟生以年妹媵焉居一年年妹漸長翟生欲收為妾李氏怒不肯曰與翟生鬪生偶他出李氏罵年妹曰老婢乘上吾并與

汝共丈夫耶年妹遂走出猶記賊平西莫秀才之語因沿途問平西路避人藏跡三日不得食至一村落饑餓力疲甚坐人家門首其人出叱曰汝何家婢乎來此年妹泣語之故其人曰莫秀才妻嫁此處人家因馳往報之歐氏至不能認其容貌歐氏名指無甲妹及二兒指亦如之以此為記又妹生時磕損其額有瘢痕宛然母子相持哭既而長兒亦至因詢次兒則翟氏娠已生子名翟養貞守不嫁且撫養其次子已為婚娶矣于聞為奠畀翟氏令年妹仍依翟氏居為擇良家子嫁之此事離合絕奇然歐遭變節而翟不二其志且撫次子與其子至於成立戴媯之事不為異矣詩不云乎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其好醜之迹志之俱足以風云（嶠南瑣記）

奈氏

奈氏永福人嫁某數月死後嫁張名巳而名風疾名故貧辛氏忍饑凍營粥餌以事之備嘗荼苦積十年生二子俱幼萬曆庚戌鄰舍火起氏急抱二子出置空地上復入欲負其夫時火勢已及衆止之氏不聽冒焰而入遂與夫俱死火中火息撥灰覓之則夫骸毀盡而氏體獨全予閭行縣俊鄰其家第再醮礙於格令爵聘碑二上書云義烈奈氏一豎於墓一豎道左俾觀者有所感云（嶠南瑣記）

粵西叢載卷七

粵西叢載卷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總督兩廣軍務（有前文載中名宦傳者不備錄首參又王世貞總督攷亦存文載中）

王翺

景泰三年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兩廣軍務時兩廣寇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稽李棠不相統賊益熾于謙請用安遠侯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未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左都御史王翺乞用一人上命翺往蠻寇（平翺與葉下同）

按兩廣地勢接連休戚相關故景泰元年廣東黃蕭養之變廣西皆動調官軍一萬之上前來策應及景泰二年廣西有韋萬秀之變總兵武毅節奏協濟而廣東副總兵董興不調兵應援彼此猜忌事多牽制及寇賊擾攘而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勦捕朝廷更置其將簡翺總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於是事權歸一而提督之任遂爲東南總鎮矣

馬昂

馬昂字景高滄州人景泰甲戌以右都御史代王翺總督兩廣時岑寇猖獗昂懲王西之敗屈厲民者將校不職輒劾罷之兩廣以寧（廣東通志）

葉盛

天順二年名守制山西參政葉盛擢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于兩廣守將立總鎮於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國朝典彙

韓雍

成化元年因猺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隳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應之其勢益張天祥論死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卒莫能[illegible]之欝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搆亂所至丘墟兩廣二司皆戴罪守官至是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

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參政韓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計屬之可適南嶺於是陞雍左僉都御史與趙輔等討之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霖也是年六月雍等會南京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圍結乃可圖爾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於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譬所謂救火而嘘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心腹元惡既擒餘必投刃而解

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振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一十六萬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二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箐重崿三時瘴癘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邃䆳岐路分披綸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

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總兵歐信參將孫麒高瑞都指揮夏正葛宗應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紀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鬧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閫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令諸將受命乃十二月之朔諸軍並發腹背夾攻

連破石門道袍岸嶺柴荆竹踏良膽古營牛腸大岵等
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堡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維
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
而正又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
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
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
名斷藤峽遂以明年正月班師於是奏設巡檢司千戶
所品如舊議當盧
平蠻碑云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師至
之始即律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
以順而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劉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遺

彼之來降勿爽我之號令斯事濟矣衆咸曰諾於是發
偏師先征荔浦修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斷藤橫石等
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振槁如破竹自成化乙酉冬十
一月至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之
又云取勝之師必在於速戰乃授官軍面授方略水陸
並進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爲五
路八月進全州興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
五路發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覽爲
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牢不可破
以滾石檑木長鎗毒矢抗敵公忿然曰吾受天子重託
生靈命脈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民兵聽裹鉅萬之衆

所關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綏戰必徐者欲使其革
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致附者一萬三
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
兵前進萬衆驩呼聲搖山嶽一戰而渠魁就縛羣兇失
恃兎竄狐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百乃州治其地設
巡司六擇其今心信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
施以賞恩量給以田使之耕各遂其生
畜德錄云都御史韓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
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
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間請釋曰萬一不用
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之體以上俱當盧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有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
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被公役爲賊掠至官軍
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穽陷
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邪悉縛而斬之果皆短
兵裹於衣乃盡支解之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樹夾道
不絕峽中酋聞號呼大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
祝允明下同
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之都命
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議兵適引數賊入
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
公談兵何矣殺一縶囚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

斷數人頭衆懼有眩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厕之爲神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敗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侯甸西樵野記

成化四年四月雍請廣東廣西各設巡撫從之五年十一月設總府於梧州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人寇掠無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

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於一而責有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令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上名兵部會官議舉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國朝典彙

成化十年二月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總督韓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郡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愎使張斆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道委官徼行勘竟成其罪同上

韓公永熙作鎮兩廣時蠻方熾公深追之斬大藤峽嶺表悉安梧州兩廣中界也公於此開都府聽治焉門列畫鼓數十面每有出入則撾之以爲節兆給侍左右皆三品指使盡極一時之富貴其尊嚴擬於王公也公度量宏大待賓客過必有厚贈軍前取資無算而士氣惟伏無敢有不盡力者諸猺因是遂屛息不出至於今猶公之功也然公得謗亦竟坐用侈一事解政及後代者至則拘拘繩墨無復公之潤達也當公之時廣中兩司自正使而下交代皆一至梧州參謁候於門下若小史然及見則長跪白事惴惴不敢以方面自居也及公

歸後凡易四五人皆不得然矣惟交代一見爲不廢也則如公之威望豈可以時輩小節求之乎楊循吉蘇談

兩廣二司初謁總督行跪禮蓋襄毅之威功使之其後迄不能正嘉靖末應侍郎檟爲總督此公守常州遷憲綱不肯跪御史有山宇太守之目雖見憎自簡爲天下所誦稱至是人有以風公者不得已聽之跪禮遂廢王世貞觚不觚錄

先朝之制惟總兵官列營始舉炮奏鼓吹而吾蘇韓襄毅公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開府梧州最盛自是一邊官大之總督以至內地帶提督者皆然同上

朱英

成化十二年二月命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兼巡撫兩廣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獘下令撫綏猺獞各安生業約束將士寇來在守不許輒進兵諸峒有猖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黨國朝典彙

成化十四年十二月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兩廣夷民雜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諸預不一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比因朱英與總兵官平鄉伯陳政爭坐遂革去總督之稱竊見英自受任以來悉心所事招撫安靜大有成功今忽解去總督之柄恐諸夷輕視致側復生且太監顧恒總兵官陳政亦皆有

功俱請裁處上曰國家懸爵賞以待有功誠所不吝但不可以冒濫朱英顧恒陳政既有招撫勞效邊徼靖安英陞右都御史仍總督兩廣軍務恒政各賜金幣降勅獎勵同前

宋旻

成化二十年以大理卿宋旻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旻淳安人爲人厚重接物詳慎謙抑在棘寺年久以仁恕稱及在兩廣承韓雍平定後號稱無事旻亦以靜謐鎮定之國朝典彙

屠滽

弘治元年正月命右都御史屠滽總督兩廣滽以親老乞終養不允留廣東一年斬獲猺獞數百賜綵段銀兩柳州諸戍軍舊番調風土殊習比歲死亡過半乃爲區處分守多所全活國朝典彙

秦紘

弘治四年正月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貪暴不法總督都御史秦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褫其爵景求援於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刑部尚書彭韶爭之不聽國朝典彙

唐珣

弘治八年以唐珣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時南蠻弗靖

珣督兵進勦破村寨諸洞百餘斬獲萬計捷聞賜勅獎勞未幾卒珣華亭人國朝典彙

鄧廷瓚

弘治九年以右都御史鄧廷瓚總督兩廣兩廣自成化初韓雍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不瑣瑣思安靜爲治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東西蠻獠作亂者以次討平凡所設施動中機宜國朝典彙

劉大夏

弘治十三年五月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兩廣人士聞其來如嬰兒之望慈母以節

愛爲心汰冗員省煩費伸軍威平寇盜名爲兵部尚書（廣東通志）

劉東山公（時雍）晚年肅州之謫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老芳者爲之公與焦素無他特忌公名爾岑猛路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公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滽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交致之當共不應瑾勃怒罵屠慈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議令人還從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何孟春餘冬序錄）

蕭翀

弘治十四年以右都御史蕭翀總督兩廣撫右江用永福諸蠻誅左州土酋岑廣降寨忝賓諸洞（外郡紀）

熊繡

熊繡字汝明寧遠人正德元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操勵廉潔嚴番舶抽稅之禁密保甲偵探之法絕中官饋遺之例杜州縣署印之奸風裁振肅（廣東通志）

陳金

正德二年八月以副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時馬平猺賊猖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省諭古田賊酋歸侵鋒輸賦如他州縣又斷藤峽賊積久爲梗金諭服之俾通江路無遏往來上其事賜名永通峽四年春陞南京戶部尚書十年十月又以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總督兩廣軍務（國朝典彙）

楊旦

正德十三年以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十五年二月巡按廣西御史曾珏疏劾旦時本兵及當國者受岑猛賂聞復原職岑璋闘目趙宗尊能州旦皆執不可而口又肯無愧遺於本兵當國者故珏劾之吏部爲之駁白奏竟不行尋以母憂去（國朝典彙）

姚鏌

正嘉間田州土官岑猛恃其兵力陵轢諸峒總督盛應期請征之未報應期去嘉靖四年以右都御史姚鏌總督兩廣軍務鏌征猛猛爲歸順知州岑璋鴆死其子邦彥敗死未幾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猛子武靖知州邦相反兩江震動御史石金疏劾鏌罔上募謀上怒罷鏌去

王守仁

嘉靖六年五月總制兩廣姚鏌罷召起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守仁疏辭乞留鏌任并薦胡世寧李承勛得旨兩廣多事方藉卿撫定紓朕南顧之憂鏌已致政卿宜亟往節制諸調度軍馬勦賊安民其毋再辭以負朕望仍遣官馳傳趣之（國朝典彙）

但文老爲余談新建伯王公守仁平思田時集兩廣江

西湖廣四省兵駐南寧公已定議招撫遣人說盧蘇王
受投降凡數四往諭方聽命復生疑沮公不得已許假
甲來見既薄城下復要都倖爲質且請軍門牙卒盛易
田州人公又不得已悉許之酋遂擁衆入甲馬塞道市
巷酋更與其衆約即事不測各放炮反酋既入見公命
發門外杖之百行杖者皆田人微示數而已衆閱杖酋
愕不省何謂遽鼓噪放炮炮三蘇不發發會閱酋杖亡
恙衆遂定方鼓噪時公坐廳事徉爲不聞惟命牙兵速
畢杖此雖公之雅量鎮物亦豈非大幸哉茅傳策驅起漫筆下同
韓中丞斷藤峽功偉矣思田事至煩姚王兩御公猶未
殲其遺孽然姚之主剿王之主撫各有攸宜難以優劣

論也方岑猛悍鷙日久即不大創艾國紀弛矣猛死實
姚功蘇受直奴儕耳姚方設計平之御史石金與姚有
隙遂論奏張大其事坐姚罪朝廷至集四省兵專起重
臣經略豈不謂猝難圖哉然王一議撫二酋遂束手聽
命顧猶遲疑反覆自相猜阻其非跋扈材亦章明也王
免不乘兵威殺 酋豈慮當時兵連禍結民不堪命姑
因討散其黨將復就事殊之敗抑策執既久重于保成
業歟人或憤嫼奴之稽誅且咎王之委曲遷就然王督
韻時其擒賊師咸以計誅人懷疑懼亡怪其鎮重就功
及乎臨沒猶念田州功未竟王豪英也非其時未可持
王撫哉按韓征藤峽事出便宜專決而姚王功未就緒

廷臣猶沮忌之姚既罷去王亦以時宰不相能削臨沒
削祠宗朝謀國不公之臣厥惟艱矣
王新建既降盧蘇改田州爲田寧府設置流官又爲林
冬輸官可巡撫張都閫佑可總兵林號省吾王講學門
人也論議一與王同及王沒林代提督遂思反王議以
始時宰因言田州不必改流宜降州治以岑邦相爲判
官邦相者盧蘇所挾以反者也於是盧蘇益驕橫竟弒
邦相迎陶潘蔡三提督不能誅諸土官大憤提督威令
不行自林始令田州思王不殺降尤德林有再造恩建
祠並祀以林居左王假有靈羞與林伍亭夸食矣林在
鎮黷貨巨萬而張佑以副總兵鎮田州亦緣要厚貲爲

邦相壽死方王議招盧蘇時所愛信指揮王佐門客岑
邦高揣知王無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由此悉很自沮
王竟委曲就事不無稍損威重夫先正權略似王公者
絕少乃其明猶失之素所親厚小人誠難測哉
然東泉守代時尚議欲兵平思田自贖因撤三司官討
事時分巡張僉事邦仁素不爲姚所重欲陰沮其策乃
給鄉吏發檄東西交寬之既而三司官以檄誤復請則
緩不及徵兵矣國家任法馭吏文移鉤絡牽肘即未易
亂亦難靖亂舉事一不相諧雖幸成功且猶撓敗況欲
密機指使出敵人不意哉
王新建督四省兵駐南寧因創敷文書院日聚幕僚諸

生講學更不議兵事三司官莫測其意謂公假此縱敵將密有指授也或乘間進言曰招降誠善策脫有不濟當云何公斂容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公少年縱橫翕張至是亦厭功名思休輯厥學負有進哉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知體同安在時湖廣兩宣慰侍列所部兵頗驕恣公因答問者曰譬如無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頗惜便見良知同體及乎私欲錮蔽雖拆人房舍掘人冢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本心兩宣慰聞之聳然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于田復手書于邕管書院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予初行部至邕謁公廟貌未知之也既而聞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邕州大雨屯城中居民皆盡聞書院尚未葺治校畢趣往謁令啓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絕不作華媚態而溫潤含蓄之意自溢於楮墨波磔之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仰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觀象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與刑其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避筆多其用心如此今字畫頗爲雨漏所蝕聞已有不辨者予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蓋葺令護持可久聞蘇子瞻報恩寺僧堂發書僧厚衣以紙故于厲禁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終蔽不啓與篋中之寂何別然蘇蹟宣和間昇歸內院卒燹存函此蹟近百年與先生儀範燁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爲呵護無勞神物也西事珥下同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發時對某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按公謝恩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一賢不足誅士可不可去是其畫策已先定故入境即遣人招之按公以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密有指授公謝曰嶺徼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業已俛首聽命爲小人索賂遂憤恚疑沮公不得不曲意狥所請一酋終受縶縻至用其犄角之力以平藤峽入寨此一着不幾稍亢局哉公去而撫之者撓取不盡如策盧蘇驕縱獄上撫其壘實張作開之制府成之政以賄行動皆掣肘遂任其縱橫擾暴束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難其後者也第于時二廣江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公之威略乘之宜其取二酋若孤兔從後事過之謂當日之失誅耳譬之盜何于知其兄感以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開報捐逐他盜兄死而弟處之失宜盜復爲亂不能禁制遂追而怨其兄曰是胡不于當時承殺之可無今日之患又如武侯既禽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于七擒時誅之也故蘇盧之猖狂再逞于文成之沒與孟

獲之不反俾止于武侯之身是皆不襪其後者也
張七澤憲副言有逸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麼尫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携之俱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扮一丐者往猓玀𧝓褸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夸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敘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稍薄聽之竊之亦無多取文成歿不知所終
吉水龍光嘗官縣丞其子履祥從文成公游光遂亦執贄焉其人故豪士而機謀迅發老轉不弱貌古貌多髯頗類文成擒濠時出奇實多田州之役公復檄光以從蘇受方懷疑陰持兩端公遣光光以數騎往至則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諭朝廷德意與軍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物色文成狀貌驚疑謂即公自潛行皆莫測所為遂俯首不敢異議
南安璽室一僧坐化傍有偈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問君欲識前程事開門即是閉門人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後路此愕然數日卒赤雅

林富陶諧
嘉靖十一年二月兩廣總督林富再上疏求去是時廣寇未靖上疑富規避下巡按覈狀吏部言富既俟勘必俟至遺代恐悞機宜請如成文巢相例削遺官代之乃以提督南贛都御史陶諧為兵部侍郎總督兩廣國朝典彙

潘旦
嘉靖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潘旦總督兩廣旦婺源人愷悌寬厚喜怒不形居官持大體而操履方正國朝典彙

潘鑑
嘉靖二十三年二月以兵部尚書潘鑑總督兩廣九月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鑑婺源人儀觀修挺性夷易不為危言激論而耿介壁立不可干以私治官如家恭謹潔白之操始終一致焉國朝典彙

張岳
嘉靖二十四年以副都御史張岳提督兩廣先是岳曾任廉州知府溪峒險要將吏賢否較然胸中政尚莊肅平封川柳賀猺進右都御史廣東通志

予母舅胥臺袁公弱冠擢魏科讀中秘書途遇永嘉不肯避騶出為兵曹郎會部中火永嘉以夙憾逮舅詔獄論死永嘉去改戍尋起用稍遷粵西學憲先是韓襄毅公開府兩廣滿泉見皆庭參遂沿為故事舅至先令典謁者泉白非長揖不可時蔡半洲為政怒弗許舅竟不見而去世但知舅氏以文章名而孰知氣節嶙峋乃爾故特著之何袁草漫錄 蔡半洲名經張岳前任

周延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提督兩廣節冗費杜倖功二廣又安廣東通志

應檟

嘉靖三十年以兵部侍郎應檟總督兩廣軍務粵兩司舊見制府行廷謁禮公以為非禮立更之時桂平諸猺恣為剽寇公密委兵備茅坤討賊出其神謀盡搗其穴殲滅之（潯州府志）

吳桂芳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令總督閩廣都御史張臬致仕陞總理河道副都御史吳桂芳為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和平賊李文彪作亂臬以其地險難用兵倡議撫之給事中陳懋親劾其縱寇殃民部議亦以臬非軍旅才乃為桂芳代之且言閩廣道里隔遠不

便兼轄請罷總督止以提督兼巡撫上從之因有是命（國朝典彙）

嘉靖四十五年初兩廣各置巡撫成化五年以事體不一寇盜益熾更設總督大臣而罷巡撫及韓雍督撫開府梧州居中節制正德十一年以體統太重改為提督已而惠潮二府山寇時發梧州在二千里外文檄往來徵調為難乃以總督撫廣東而更設巡撫于廣西（支大綸永陵編年史）

劉燾

隆慶元年以兵部左侍郎劉燾總督兩廣軍務時海寇曾一本倡亂廣閩廷推燾總督給事中鄭大經疏言頃

皇上以兩廣用兵特簡劉燾為總督顧今所患不在無燾而在任燾之未至耳臣謹條上六事曰重事權久信任寬文法聽委用廣招徠厚賞格此皆所以委任將帥而責成功也吏部覆謂兩廣經略事宜悉如大經言而廣福接壤為賊窟之地宜令燾兼督福建軍務庶事權歸一易於成功得旨允行（國朝典彙）

殷正茂

隆慶三年十一月以江西按察使殷正茂為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先是廣西以總督兼巡撫後以廣東未寧而廣西古田之變寺起勢不能專制於是議者皆言宜設專官督理軍餉兵部以為請詔吏部舉堪任者以正茂

為之（國朝典彙下同）

廣西舊有巡撫沿革不常隆慶元年改總督兩廣兼巡撫廣西地方四年又改總督兩廣兼理糧餉巡撫廣東於廣西另設巡撫萬曆九年仍改總督帶管鹽法

李遷

隆慶四年五月裁革廣東巡撫改兩廣總督為提督兼廣東巡撫先是給事中光懋言兩廣總督建置已開府蒼梧坐鎮東西兩省今更設二撫臣不惟多官多費適滋紛擾而於人情馳為事勢牽挽尤為多端宜革撫臣復提督便御史蘇士潤亦言二粵勢如輔車總督居中控制不惟聲援聯絡且事體歸一章並下吏部覆可故

有是命（國朝典彙）

郭應聘

萬曆十一年以右都御史郭應聘總制兩廣會安南侵下雷峒憑上酋界應聘諭以利害乃上表請罪悉還所侵界作府廉利饋功令頒誡所部諸將吏廩廩毋敢採一幣請制府者（廣東通志）

兩廣軍門受司道將領饋遺其來已久至殷石汀陳文峰而濫觴極矣歲可得萬金迨郭華溪為政始嚴行禁革若僅存者惟初見贄儀離任別儀生辰令節賀儀然每舉不過費五六金而又多不受予任粵中容予而見容予而別生辰令節惟致容啓而已同列或尤之而戴

制府不以屑意待予加厚未幾并僅存者亦革之蓋廓然清云（伍袁萃漫錄）

吳文華

吳文華萬曆十二年由廣西巡撫總督兩廣為治持大體務與民休息嘗作箴銘二成以訓官屬幕府肅然討平府江懷賀盜人服其威（廣東通志）

吳善

吳善字元夫龍溪人萬曆十六年以廣西巡撫晉兵部侍郎總督兩廣下車首禁牓牛賑恤荒歉清虛糧補曠餉廉逋賦核僧田凡苛條悉從報罷而責成吏治尤為懇切也故事兵餉歲羨數千隨幕府出入不問銖毫悉

登官籍其廉靖如此卒於署士民思其功德請合祀於吳杜芳祠（廣東通志）

蕭彥

蕭彥涇縣人萬曆十九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性廉潔自奉儉約目擊民艱奏請蠲賦而獻梧稅六千以資國計彈壓邊防籌畫周悉卒於官（廣東通志）

戴燿（通志燿於萬曆二十六年以兵部侍郎任總督）

今人指戴制府燿以為汚濫古者實過余與同事未嘗見其苞苴暮夜獨其性寬而無制幕下借為神叢即一遊擊田與其帳下書吏相結刺所當用舍即往挾詐又有潘象史輩為內蠹皆歲得鉅萬咸以為制府自潤而

制府實不知也衛其好庇鄉人為郡邑吏者即為民蠹虎亦曲相引為粵人以此甚不服然非有真貪如廣西撫臺楊芳楊芳之貪即司道將領郡邑兵民今首無所不取其穢迹罄竹難盡特善結納故中朝士常為所愚耳嘗欲謀兩廣制府使人宣言戴公於朝戴未離粵而楊已先逝何益哉（粵牌可演行紀聞）

張鏡心

張鏡心字湛虛河南磁州人崇禎十年總督兩廣平諸蠻寇功鐫兩粵碑有平蠻紀事八卷（廣東通志）

粵西叢載卷八

粵西叢載卷九

奉政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全州二相

廣西之全州僻州也蔣文定冕以成化丁未登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六十二致仕卒贈少師呂文簡調陽以嘉靖庚戌登第官亦至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建極即謹身六十三致仕卒贈太保二公爲時相首輔名位權力亦同而文定之自樹立多矣 弇山堂別集奇事述

兩士會試

呂公調陽隆慶辛未以吏侍學士甲戌以宮保大學士 弇山堂別集盛事述

文臣封爵

按大明律文臣不許封公侯嘉靖初修定策功内閣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封伯爵子孫世襲固辭而許廷和子孫世襲在京四品文職冕等五品俱不就 弇山堂別集異典述

車駕東宮迎送功臣

洪武二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師自廣西還上遣皇太子率百官迎勞於龍灣既陛見皇太子送還第 同上

廣西元魁少年人及未娶

全州蔣解元冕 年十五未娶以下俱見張弘道科名盛事錄

全州舒探花弘志 年十九未娶

儒士高科

全州舒探花弘志 萬曆乙酉丙戌聯科

兄弟尚書

全州蔣昇 成化丁未進士大司空 弟冕 同丁未進士大司徒

兄弟卿貳

全州陳瑤 成化壬辰進士工部侍郎 珩 弘治庚戌進士副都御史

一縣連兩科解元

景泰庚午廣西鼂崗癸酉吳淵 俱宜山人

成化辛卯廣西李澄甲午劉澤 俱臨桂人

弘治辛酉廣西傅文翰甲子喻漢 俱藤縣人

正德丁卯廣西陳俊庚午屠楷 俱臨桂人

嘉靖辛酉廣西馬予乘甲子鄧全策 俱全州人

隆慶丁卯廣西洪敷文庚午洪敷誥 俱臨桂人

萬曆丙子廣西金輝漢己卯王應泰 俱馬平人

一縣解元之盛臨桂十六人

劉淵 洪武庚午 賀敬 永樂戊子 趙霖 永樂癸卯 宋顯 宣德乙卯 王驥 景泰丙子 李澄 成化辛卯 劉澤 成化甲午 劉鑾 成化癸卯 劉天麒 弘治己酉 徐淮 弘治壬子 舒華 弘治丁卯 陳俊 正德丁卯 楊英 嘉靖壬午 宋廷表 嘉靖丙午 洪敷文 隆慶丁卯 洪敷誥 隆慶庚午

親兄弟同科進士

成化丙戌科劉本劉策　桂林人以下俱見粤西文獻世家考
成化丁未科蔣冕蔣昇　全州人
同胞四科第
臨桂張孫振孫繩孫繼孫念俱會魁四子
閣臣世家
蔣冕廣西全州人年十五中成化癸卯解元丁未進士少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定兄昇同科進士南京戶部尚書族人曙經魁弘治丙辰進士戶部侍郎淦正德辛未進士彬正德甲戌進士參政貴嘉靖甲辰進士僉事焞嘉靖癸丑進士監察御史應期亦癸丑進士遵箴隆慶戊辰進士南京光祿寺卿之秀

萬曆壬辰進士大理寺評事時行嘉靖丁酉解元而衆人復百人遵箴子士忠萬曆癸丑進士河南按察使呂調陽廣西臨桂人嘉靖庚戌榜眼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謚文簡子興周萬曆丁丑進士應天府府丞次興齊舉人戶部司務父璋知縣興周子嗣簡萬曆丁酉亞魁嗣哲天啓丁卯舉人
臨桂張氏
張策正德丙子舉人武平知縣
張簡策弟舉人知縣
張節策弟嘉靖辛卯舉人
張言策子嘉靖丁未會魁尋甸知縣
張襄簡子舉人知縣
張齊簡子舉人知縣
張高簡子舉人辰州府知府
張孫振言子隆慶辛未進士戶部主事
張孫繩言子隆慶戊辰進士應天府尹
張孫繼言子萬曆癸酉經魁寧國府同知
張孫愁齊子萬曆乙酉舉人衡陽知縣
張孫念言子萬曆己卯亞元
張孫美高子萬曆丁酉舉人合江知縣
張茂柏振子萬曆甲午亞元平度知縣
張茂梓振子萬曆庚子舉人

張茂梧繩子天啓辛酉解元壬戌進士
張宗燦繩孫天啓辛酉亞魁
韓昌應繩孫原出張宗燦出嗣姑母改今名天啓丁卯舉人
臨桂張氏
張麐霄嘉靖壬午舉人學正
張東熈知州
張延熈同知
張嘉熈知縣
張文熈騰霄子經魁萬曆丁丑進士庶吉士太僕少卿
張五玉文熈子萬曆庚子經魁

張五輅文熙子萬曆癸卯經魁
張五衢文熙子萬曆丙午舉人

全州陳氏

陳朴永樂甲午舉人
陳章朴子景泰庚午舉人
陳瀚景泰癸酉舉人
陳瑤章子成化壬辰進士通政
陳琬朴孫經魁成化戊戌進士工部侍郎
陳琁朴孫成化癸卯舉人思南知縣
陳琚成化丙午舉人
陳琦成化丙午舉人

陳玠瀚子弘治庚戌進士
陳邦傅璲子弘治戊午舉人
陳邦儒弘治戊午舉人
陳邦倖正德辛酉舉人
陳邦偁璲子正德甲戌進士禮部主事
陳邦修朴曾孫經魁嘉靖乙未進士

全州蔣氏

蔣貫洪武癸酉舉人
蔣艮貫孫正統丁卯舉人
蔣冕艮子年十五中成化癸卯解元丁未進士仕至少
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定

蔣昇兄弟同科進士仕至戶部尚書
蔣曙弘治丙辰進士任戶部侍郎
蔣淦正德辛未進士
蔣彬正德甲戌進士任參政
蔣時行嘉靖丁酉解元
蔣貴嘉靖甲辰進士任僉事
蔣焞嘉靖癸丑進士任監察御史
蔣應朝嘉靖癸丑進士
蔣遵箴隆慶戊辰進士任至南京光祿寺卿
蔣之秀萬曆丁辰進士任大理寺評事
蔣棠吉　蔣燁　蔣爔　蔣增　蔣自亮

蔣昭梧　蔣時村　蔣昭樓　蔣時喆　蔣全可
蔣承熙　蔣在廷　蔣榮然　蔣仲善　蔣淑
蔣守廸　蔣守浩　蔣守倫　蔣守箴　蔣守洵
蔣以述　蔣本盛　蔣弘吉　蔣守藩　蔣洪道
蔣士賓　蔣士衡　蔣士觀　蔣士綸　蔣士忠
蔣士謹　蔣希禹　蔣希孟　蔣士龍　蔣正元
蔣奇才　蔣爾才　蔣在達　蔣鬱偃　蔣際舉
蔣允方　蔣允卜　蔣允雍　蔣允京　蔣允彥
蔣允鎣　蔣貴　蔣繼昌　蔣繼孟　蔣繼閎
蔣承旱　蔣喆　蔣承昆　蔣時璘　蔣家相
蔣秉珪　蔣季炯　蔣參極
已上俱舉人[illegible]

全州蔣氏一門五世科第

蔣時成化癸卯舉人知縣

蔣曙時弟弘治癸丑進士工部侍郎

蔣昞時子正德庚午舉人推官

蔣識時子正德己卯舉人知縣

蔣海曙子嘉靖壬子舉人

蔣諭曙子嘉靖辛酉舉人

蔣自然曙孫嘉靖壬子舉人

蔣自觀識子嘉靖戊午舉人知縣

蔣自亮識子隆慶丁卯舉人

蔣瑩然曙孫萬曆癸酉舉人知縣

蔣在庭時曾孫萬曆癸酉舉人

蔣在達自觀子萬曆甲午舉人

蔣鑒可時玄孫萬曆戊子舉人

全州伍氏

伍容隆慶辛未進士任戶部主事

伍伯椿　伍成大　伍表世　伍昌暘　伍匡世

伍兢湯　伍常振　伍成璋　伍奇世　伍啓元

伍成衢　伍倫階　伍元正　伍道東　伍則化

伍心臣　已上十六人俱舉人徐未詳

全州舒氏

舒綱弘治辛酉舉人海陽教諭

舒文奎綱子嘉靖乙酉舉人知縣

舒文璧綱姪嘉靖甲午舉人

舒應龍文奎孫嘉靖壬戌進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舒應麟應龍弟隆慶庚午舉人

舒應鳳應龍弟萬曆己卯舉人

舒弘志應龍子亞魁萬曆丙戌探花編修

舒弘德天啓丁卯舉人

平南張氏

張惠知縣

張輝惠子宣德丙午解元

張廷綸輝子經魁天順庚辰進士戶部主事

張澯廷綸子成化戊戌進士兵部尚書

張澂澯弟成化庚子舉人

張廷組廷綸弟弘治壬子舉人

張楷弘治辛酉舉人

馬平王氏

王尚學嘉靖戊戌進士兵部郎中

王化尚學子嘉靖壬子舉人廣東副使

王啓元化子天啓壬戌進士庶吉士簡討

馬平徐氏

徐亨成化乙酉舉人

徐鍾淮亨子弘治戊午舉人同知

徐養正鍾淮子嘉靖辛丑進士兵部尚書
徐一鶚舉人
徐秋鶚養正子隆慶戊辰進士
馬平莫氏
莫汝能弘治壬子舉人岑溪知縣
莫大德汝能子嘉靖壬午舉人知縣
莫抑大德子嘉靖癸丑進士副使
莫與齊抑子隆慶辛未進士參政
柳州衛余氏
余幹成化甲午舉人
余崇鳳幹子弘治壬子舉人合州知州

余勉學崇鳳子嘉靖癸未進士按察使了方頁生
余立勉學子解元嘉靖壬戌進士兵部侍郎
余寶推官
余玄通判

粵西叢載卷九

粵西叢載卷十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愍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爲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家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

遣將軍諸葛曲追之及於廬陵機叱曲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曲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部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

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旣為碩所距遂往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卲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卲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卽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於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晉史

綠珠

綠珠姓梁白州博白縣人境有博白山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 奚囊手鏡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奕僷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於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卽歸芟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稚服珠翠設杯酒盂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于又曰遠歸遠歸仙笛名 伊世珍琅嬛記

綠珠姓梁博白綠羅村人生而端麗石崇為採訪使道交趾回道經博白以珍珠三斛聘歸趙王倫使孫秀求之不得誣崇奉淮南王允為亂遣衛士討之兵臨府崇顧珠曰為汝得罪珠曰妾當效死君前遂墜樓死大學士丘文莊有綠珠行曰交州使者洛陽客白日刼商富財帛金鞍寶馬擁旌旗萬里南行日南國征車晚過博白州江山秀麗多嬌柔不惜明珠三十斗買得佳人如英愁歸來金谷園中住鎮日張筵盛歌舞手心擎出夜光珠回視羣姬等泥土四時行樂春復春歡笑不知天有晨豈知我愛人亦愛側邊已有窺伺人殺生地底中台折白晝中原行鬼魅黃金無權錢不神欲庇婢娟苦無策高樓重重舞且歌樂思何如憂思多按圖索驥期必得珠兮珠兮奈爾何奈何奈何為爾死恩愛誰知止於死忍教白璧屬他人注目相看淚如洗君以貌愛妾妾以心事君寧在君前死為鬼不向賊邊生作人百尺高樓不見地奮身一躍翻空墜三斛明珠易一珠一旦紛紛如粉碎誰知荒僻山海涯天亦生此明媚姿不獨貌妍心亦正嗚呼但恨不似後來金源氏之蔣王妃 梧州府志

趙仕桂

隋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嶺南李世賢據州反遣為桂州

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臨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足加以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大將軍 隋史

姚璹

唐姚璹字令璋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應國姓裒類以聞后大悅拜爲檢校天官侍郎

唐史

楊貴妃

貴妃姓楊容州雲凌里人小名玉環早失父母家貧初孕十三月生之日異香滿室胞胎如蓮花三日目不開母夢神人手拭開如點漆抱日下不瞬肌如玉貌絕倫後軍都督部署楊康見之以財求爲女聰慧誦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愛惜之時長史楊玄琰攝行帥聞之求兒婦與妻曰資質異常吾女遠不能及倍金帛以成務康仍求爲女康夫婦泣從其請性敏悟通音律經史琰秩滿歸長安還入壽王宮十四明皇名入內號曰太真大被寵遇天寶冊爲貴妃先是妃葬祖時遇術人云墳若高出子當貴惜太低然亦產貴妃至是驗焉 梧州府志

秦妹

房開士河南人爲虞部郎朝罷過曲頭聞箏聲心嚮慕之詢得秦妹買以千金工藝絕倫開士爲容州牧攜之行山亭池榭每游歌爲未幾天開士念之不忘與故人劉禹錫詩有悼佳人之句禹錫作傷秦娥行以貽開士曰長安二月花滿城插花女兒弄銀箏南宮仙郎下朝晚曲頭駐馬聞新聲馬蹄逶遲心蕩漾高樓已遠猶頻望此時意重千金輕鳥傳消息紺綸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日成蜀弦錚摐指如玉皇家子弟常家曲青牛文梓赤金簧玫瑰寶柱秋鴈行斂蛾收袂凝清

光抽弦緩調怨且長八鸞鏘鏘渡銀漢九鶴威鳳鳴朝陽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絕愁空堂從郎鎮南別城闕樓船理曲瀟湘月馮夷蹉蹉舞綠波鮫人出聽停綃梭北地含烟瑤草短萬松亭下清風滿秦聲一曲此時聞嶺泉嗚咽南雲斷來自長陵小市東蘂華零落瘴江風侍兒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龍博山爐中香自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與弦俱絕 梧州府志

蔡京

蔡京者唐嶺南西道節度使也初爲左庶子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

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道京奏請分爲兩道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各置節度使以韋宙及京分領之時雲南蠻陷交趾調五管兵使蔡襲戍安南京忌之恐其立功乃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信京言終不之省已而蠻復兵多陷沒京益自以爲得計政尚苛慘爲軍士所逐奔藤州詐爲勑書發鄉丁攻邕州潰敗乃走往依桂州不納貶崖州不肯之官還至零陵勑賜自盡時咸通六年也 唐史

京假節邕交行泊中興頌所偃䞟不前 在浯溪 題篇久之似有悵悵之意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攉厝於

此二子延近號訴蒼天未終喪而俱逝 范攄雲谿友議下同

邕南朝度使蔡京過永州永州刺史鄭史與京同年連以酒樂相邀座有瓊枝者鄭之所愛而席之最妍蔡強奪之行鄭莫之競也邕南之所爲多如此類爲德義者見鄙終其不悛也及邕南制禦失律伏法

何澤

唐何澤者容州人也嘗攝廣州四會縣令性豪橫唯以飲啖爲事尤嗜鵞鴨鄉胥里正恒令供納常豢養鵞鴨千百頭日加烹殺澤只有一子愛憐特甚嘗一日烹雙雞㸑湯以待沸其子似有見物攝置鑊中一家驚駭就出之則與雙雞俱潰爛矣 報應錄

李瓚

李瓚唐乾符間任廣西桂州管內觀察使爲政驕橫多斂賄以曲奉挑政百姓苦之監軍李維周喜其佞惟薛堅石屢規之瓚不能從後爲軍士所逐管內潰亂堅石攝留務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乃安 唐史

劉瞻

劉瞻桂州人唐咸通十年六月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平章事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瞻爲從事商拜相命官皆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揚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關事而密賺關者爲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玄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

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仰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餓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仰下拜焉商彻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焉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勝子出以瞻爲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玄翼爲鳳翔監軍瞻仰出爲太原亞尹鄭從讜爲節度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爲鄭尚

書令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聘所致也按舊傳贈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贈爲學士若非罪謫恐不爲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爲廣州在贈驩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從資治通鑑注

馬希杲

後晉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爲治無狀

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埽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資治通鑑

馬希隱希廣希萼

後周廣順元年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

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強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親益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南漢

始盡有嶺南之地資治通鑑

張巒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已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旄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延已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

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斂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資治通鑑

劉永規

劉永規宋景德中知宜州時宜州初入版圖未久又新置澄海軍凡百供億皆取給於民民已嗟咨不堪永規嚴行徵催動輒以法繩之馭下最殘酷於是澄海軍校陳進乘衆怨殺永規以叛分兵寇掠廣西嶺南騷動帝謂侍臣曰向者司天占候當用兵朕因憂邊方守將非其人以起邊釁今果然曹利用曉方略盡心於事勑命爲廣南安撫使討之宋史

盧多遜

明清家昔有盧載范陽家誌一書敘其祖多遜行事之詳爲陸務觀假去因循不曾往索尚能彷彿記其二三則云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爲里相望聲迹彫絕時法禁嚴郵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叙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主斥之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王明清

杜杞

杜杞字偉長以父鎬蔭歷官京西轉運按察使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襲破環州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諭蠻自新不聽乃勒兵攻破巖洞焚毀積聚復環州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御史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宋史

慶曆間廣西戮區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推官吳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於世趙與時賓退錄

蔣偕

蔣偕字齊賢華州人幼貧有立志嘗刲股療父疾舉進士累遷北作坊使屏潭州鈐轄知冀州因事再降知坊州儂智高反除宮苑使韶州團練使爲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糧儲退保韶州坐此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初偕入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又藏乎民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我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宋史

宋克隆

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隆棄城免降承賊焚蹂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爲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爲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今古紀編

沈起劉彝

沈起字興宗明州人熙寧六年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阯可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略之注本造謀至是復以爲難起獨以不疑自任乃以代注蘇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議罷命劉彝代之交人疑懼率衆犯境連陷數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卒起嘗以兵法謁范仲淹注孫武書以自見卒用此敗劉彝字執中福州人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阯陷欽廉邕連貶爲民編隸涪州 宋史

趙挺之擠排山谷

山谷元祐與趙挺之俱在館閣先生以其魯人意常輕之每庖吏來問食趙必曰來喫蒸餅一日聚飲行令先生云欲五字從首至尾各一字復合成一字趙沉吟久之曰禾女委鬼魏先生應之曰來力勑正整協趙之音合坐大笑趙又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志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先生曰想俱是蘿蔔與瓜虀耳趙銜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宋史

章子厚駁謔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駁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鶴林玉露

王祖道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與方州最後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使納土奏大其辭言向慕者有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置溪峒司主之名以爲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峒溪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那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

擢龍圖閣直學士名為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圖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芘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召為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夸建城邑調兵鎮戍靜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貽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遹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宋史

沙世堅

乾道間有埽正官曰沙世堅素武勇坐贓配隸靜江府鄭少融為廣西憲命之捕盜有功稍復其官慶元中為德安守驕暴自如 岳珂桯史

張莊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王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名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換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蔡又奏寬樂諸州納土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恐怒別遣胡超儀昌等往築果為蠻所拚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啟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為綏撫四夸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並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荊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亳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繕治東平城摧圯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宋史

大觀二年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

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率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 續資治通鑑

丁大全

宋景定三年丁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怨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適蠻為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於朝十一月壬辰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水而死 續資治通鑑

安南國王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為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鯤

鵬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遊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於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受生徒自給永守林岊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阯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爲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婿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贅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反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周密齊東野語

莫國麟

元至元間南丹酋莫國麟獻圖納土就命爲慶遠南丹等處軍民安撫使改郡爲安撫司初宋南渡後於茲地置帥益兵慎擇守令拊循斯民而教之文風之盛駸駸乎與中州齒迨國麟入司治理驅斯文胥淪於夷宋時聲名文物爲之蕩然云 慶遠府志

陳瑛

陳瑛河間獻縣人建文初爲北平按察使受王府金錢通密謀爲僉事湯宗所告逮瑛謫廣西文皇即位召爲都御史窮治建文諸臣多坐夷滅受禍慘毒皆瑛羅織永樂九年下獄誅夷其家 袁忠記

黃竑請易儲

黃氏之先世爲思明土官正統中黃𤩽以世嫡爲思明知府𤩽庶兄竑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景泰二年𤩽老子鈞襲知府竑欲奪之與其子灝陽謀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灝陽聚所部民兵五千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報府城滅𤩽家支解𤩽父子納甕中置後圃卽引衆還寨明日城中報至灝陽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竑急捕賊復讎竑乃使灝陽以其事聞於官若欲爲𤩽伸理者方竑子殺𤩽時𤩽有僕福童藏屏處見竑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其狀巡撫李棠總兵武毅聞於朝付獄坐竑罪當死 學海

景泰辛未八月思明府土官知府黃𤩽被弑庶兄都指揮使竑陰主之也巡撫廣西李侍郎棠副總兵武都督毅發竑情罪寘獄當死巡撫廣東揭侍郎稽乃奏言竑守潯州軍民畏服賊不犯境近聞爲事以致賊徒流劫德慶雖加寬宥仍俾哨守則廣西寧而廣東無流劫之害矣識者笑之時上皇長子在東宮竑謀之侍郎江淵

濳遣人赴京賂用事者乃奏請易儲景帝大悅謂萬里外乃有此忠臣命禮部會多官議內閣陳循等將從奏署名少傅王文端公直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直不得已亦署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出語人曰吾慟不署名其實不然也奏上憲宗出就沂邸而立見濟為太子生母杭氏為后而汪后廢於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謠直得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夸邪吾儕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遷詹事府丞聰右春坊司直郎皆不辭也玹以大赦原免復職子少保以廣西賊起請賞玹以作其氣上從之已而陞都督充參將毅以事降黜棠因此

致仕其後見濟殤御史鍾同郎中章綸疏請復儲皆下獄刑科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於所封沂州湼上皇與俱以絕人望景皇怒出正為雲南衛經歷正復奏所遷者未行乃謫戍鐵嶺衛及上皇復辟時玹已死發棺鞭屍以示懲戒逮正至正驚破膽便溺皆青遂磔於市初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何文淵因言官劾其貪縱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天佑下民作之君是所屬對也得釋罪致仕至是懼禍自經死時揭稽已降知府致仕家居文淵弟子　與其子主事喬新等爭訟兩奏文淵之死定者子遹以脫禍喬新亦令人告稽巡撫廣東時代黃玹為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獲釋焉黃瑜雙槐歲抄

按黃玹一醜虜爾初心不過避死何知朝廷大計孰敢之造此謀者可勝誅哉荒徼犬豕之儔上窺宮庭而肆其所欲廟堂之上唯唯聽之恬然而不知恥尚可謂廷有人邪向令東朝不易見濟非久即世景帝大漸之後東朝請於皇太后奉迎上皇復辟詞正勢順劃然天地開闢君臣如故何至前開易位之謀後啓奪門之釁邀功弄國播戮忠良蠆尾之毒惜於鮮規之獸噫可以觀其世矣西事珥

汪直

汪直者藤峽猺種也峽賊平後以幼男入禁中累擢至司設監太監年少便黠得侍左右成化十二年妖人李子龍伏誅憲廟銳意欲知外事乃命直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置廠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命直管廠事凡大政小事方言俚語悉採以聞錦衣百戶韋瑛為直牙爪衆朝側目都御史丁越首媚事之而諸大臣多因越附結者大學士商輅及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為之罷廠取直回監而瑛謫戍宣府已直泣訴於上曰此非外臣意黃陳二監為之也上信之調二人者司香南京御史戴縉久不擢疏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於是直奉旨仍舊廠刺事縉得

驟進用直出廠首發忠過廷鞫之忠坐贓罷商輅亦致仕去直權勢益熾大臣附直者乘勢噓扑道路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劾退者自餘人十五年勅直巡邊直至遼鎮守副都御史陳鉞戎服遠迓躬自除道飾廚供帳華麗見直叩頭伏地直甚喜巡撫都御史馬文升與直抗直銜之還誣奏文升妄啓邊釁逮赴詔獄謫戍直用事久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蒙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而立時士紳趨走其門者無所不至御史王億至疏直行業可爲萬世法蓋士風淪倒極矣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滑稽風一日阿丑作醉人酗酒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

駕至酗如故又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乃帖然人曰駕至胡不懼曰我知有汪太監耳自是直寵漸衰阿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人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問其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極論其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結黨欺罔之戒上納其言命法司會擬覆奏遂逮直南京王越陳鉞俱削籍并其黨罷斥殆盡韋瑛亦坐斜妖言事發斬於都市中外快之潯州府志

汪直藤峽猺藤峽平後以俘入初止統問嘗令南方征勦諸峒幼童十歲以下者勿殺割去其勢不死則養之以備淨身之役此直所謂刑餘也嶺南瑣記

朱志榮

朱志榮字仁叔湖廣夷陵州人性鷙悍遇人無禮正德戊辰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廣西以刻削爲事人具網無或脫者每揚言薦舉方面預索謝銀稍緩即陰中以禍省城察院旁有方三兒色甚妖麗志榮悅之夜啓門皁誘致臥內自知穢聞於外不能居乃往巡右江每謂兵備副使陳陽曰公可作成我陽解其意乃大索土官莫楊等金銀楊等具數請裁上下諸司聞風皆具謝禮銀緘號送之如潘則曰米字號林則曰木字號都指揮彭鐸爲之會計公然以爲當得於是淫刑日逞全州判官莊昌期偶以事至志榮嫌其舉止近傲遂重撻之而死

分守柳慶右參將張祐盤出贓銀萬計疏聞於上逮赴詔獄復命刑部郎中顧玫錦衣衛千戶馬猙按問其事既覈實彭鐸乃自縊死於是志榮發貴州充軍天下快之通志

金鐘陷彭鐸

彭舉孫鐸身長七尺魁梧如神始仕管編操舍人適女苗以萬餘賊攻城初至銳甚闔城皆懼鐸請出破陣知府姜縮不可鐸因請舍人願從者二十人遂開門出繞賊後還擊之連射斃數人賊衆披靡鐸突入陣中出而復入者數四城中人見之勇氣自倍遂出擊賊賊大敗斬首千餘級姜縮自以爲功後征思恩岑濬師同行者

二十人經賊巢賊聚千人追之隱石間射中鐸兜鍪鐸下馬自蔽伺賊首出射鐸鐸亦射之應弦而斃羣賊乃退去由是威名振夸落遷都指揮掌都司印同時柳州金鏜為副總兵忌其威名輒已思所以陷之會巡按御史朱志榮將出巡欲金鏜與俱俾索賄於兩江土官鏜私於志榮曰故事無總兵陪行者且彭鐸素與土官交與之偕行必得所欲志榮以告鐸鐸辭不能志榮怒視之曰君果不欲行乎鐸懼聽命然心知為鏜所賣無由以免遂行至賓州右江參將有怨於志榮發其事賊賄如數籍入鐸無分毫私焉然亦由是并劾鐸鐸歸語人曰吾得罪金鏜實為之要當與之同下水不輕罷也鏜

聞之懼以百金賂鐸所親致仕指揮覃南毒殺之鐸武人不能固節為人所使不能無罪然原其心實有不得已者今廣西通志著鐸為貪吏又謂其懼罪自盡俱據其迹莫悉其中細微曲折事且為志榮地嫁惡於鐸也月山叢談

鄭潤朱麟

嘉靖六年吏部侍郎方獻夫言思恩田州比歲稱亂皆由統御非人制服無術所致乞專以屬之王守仁而罷鎮守太監鄭潤總兵朱麟上以言關係地方大計即令鄭潤回京命兵部舉代麟者以聞典彙

貪詐難使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窺文成未有殺蘇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恚自沮文成有小侍兒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晨亟使人語蘇毋為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州趙楷之賂為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為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索賄之迹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即機略若文成猶難之矣豈容易哉丙事瑣

俞緇

俞緇字子宜番陽人先以舉人授浙教職索弟子貢節儀甚於徵額貌倪而登進士第歷任廣西僉事嘗曰我

執法之官豈容寬假事無巨細一置之重法分巡桂林會刷卷令臨桂縣送刷格及將刷格送道責之明日送又責之縣令覺悟乃用白金鎔作墨狀黑塗之乘其暇委之案上緇見遂笑曰如此方是刷格銓部廉之以貪酷罷粵志

趙尹祠

永淳賢尹祠以祀知縣趙廷柏廷相為令剝民以奉當道厚禮以結諸士階使布胥保之適逢其卒當道遂許建祠民方怨不已曰祠成必壞其主當事者亟請祀於縣內民無如之何歷數年有鄉同年為當道者以祀於縣內為非禮乃移祠於縣西歲久民亦不念其舊迄今

遂與偽莫辨（南寧府志）

曾士彥

嘉靖某年桐鄉令曾士彥廣西人聰敏過人長於剖判惜不能自愛累贓四五萬金賴僉憲王公訪覈撫臺逮公拏問發回原籍定戍衙門倚官耆役大加懲創一時稱快焉去後不三十年吾里侍御錢公夢得巡按其地詢士人曾已物故無地卓錐矣不知四五萬金安頓何處先是曾聽訊於郡狞霽中有被害人毒之深呼曾曰兒子汝亦有今日乎將霽一團從頸滲其衣內爲民父母受辱至此孟子所謂令而後得反之也貽玷衣冠極矣（李樂見聞雜記）

桐邑幕

余入桐邑偶邑幕到任有一二甲科仕宦以金花二幣賀之侍御錢君巡廣西而邑幕廣西人也幕具帖治席敢於邀侍御君此二事恐是宇宙間怪事（見聞雜記）

袁崇煥

袁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六年三月以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七年七月請告回籍崇禎元年七月以崇煥爲薊遼總督尚書召對平臺問以方略上悅賜茶菓瓜餅而退二年十一月逮崇煥下於獄三年四月磔於市以擅殺島帥毛文龍也（鍾惺通紀會纂）

粵西叢載卷十

粵西叢載卷十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輯

何侯

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纍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天帝五老來謂舜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昇天至夏禹時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爲太極仙人今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蔡大謨列仙通紀）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荆州之南尚有桂丸焉（列仙通紀）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生於吳之天目山時漢光武十年也善以符治病隱富川之白霞修煉至桓帝永壽元年又往雲臺峰白日飛昇人卽其地祠之曰丹霞觀丹竈藥臼至今存焉范純仁謫賀縣東坡與書云丹霞觀張道陵遺跡果有良藥異事乎據此益信（通志）

婁媼陀媼

婁媼漢時人幼嫉煉丹都嶠山採薇以充食日久坐化於巖至今骨皮尚存因名婁媼嵓陀媼唐時人好施齋久亦坐化於嵓一巖因而得名（容縣志）

董奉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得仙蒼梧士燮常病死已三日奉以藥一丸用水調含服之搖其頭少頃目卽開手足漸能動半日起坐四日遂言語如常（神仙傳）

蘇耽

蘇耽桂陽人也母李氏因江中浣帛觸沉木而感孕焉耽生有雙鶴飛於庭白光貫戶少以至孝稱一日告母道果已圓昇舉有日因謂鄉人曰更後二年郴人大疫乃植橘鑿井曰受病但食一橘葉飲泉水一盞自愈語已有五色雲下庭中耽乃昇雲後二年郴人果大疫乃取橘泉治病卽時皆愈所存活者千百人郡將與僚佐郡人悉拜祭橘泉之下常若市焉（列仙通紀）

董京

晉董京字威輦元帝咸元間避世居撫州登高嶺秋夜泛舟于江見一仙乘槎而來枝榦扶疎異光照人京謁之賜以血食宋紹定間郡守張垓因構仙槎亭於上初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白社中孫楚時爲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貴

通志

葛洪

晉葛洪字稚川一統志云洪爲勾漏令嘗於寶圭洞修煉成仙及考廣州志云洪乃晉句容人顯宗咸和間爲散騎常侍聞交趾產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天下多事見洪品姿高爽欲留之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洪以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不聽去止於羅浮山煉丹自號抱朴子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急往與之別及至洪已兀然而逝不及與語矣視其貌若生昇屍入棺若舉空衣然世以爲屍解得仙觀此則洪成仙於羅浮矣而又謂修煉於寶圭者意洪初爲丹砂而求令勾漏爲嶽所止而之羅浮及其旣仙之後而復至勾漏乎蘇子瞻與王定國書云葛稚川求爲勾漏令而竟化於廉州是又不可曉者（鬱林州志）

洪聞交趾出丹砂遂遊於邕訪羅山寺寺後有潭景甚清幽遂居焉置丹爐晝夜修煉時有飛來樹四月八日開花花盛兆豐年嵩山禪師謂爲粉紫花山常有紅霞夕照後洪丹成復遊勾漏歷羅而去遺山石上有仙人迹明嘉靖八年副總兵張祐建亭其上名仙迹亭（南寧府志）

羅秀

羅秀不知何許人好談玄嘗曰天下有長生不死之藥

何不修之時聞葛洪寓羅山卽棄家往結廬傾心學焉久之慨丹不成遂往宜化青山岩巖中獨煉數年一日危坐尸解而去後人名其巖曰丹嵓以爐火紅也又名佛骨巖遂塑佛像於中人疑以爲幻後秀復回人見識其貌與一仙人向背立於假龜石上卽稱爲羅大仙乃相顧笑語而去遺四足迹於石後僉事鄒悶爲刻其石曰駐仙石 南寧府志

莫王

隋莫王名不傳本姓杜立山郡峰寨人生開皇中一歲父卒從母適荔浦石門村莫氏從其姓自幼蔬食遇異人授翀舉之術唐貞觀八年正月十六日尸解去里人常見王素衣白馬披髮仗劒行村落中因肖像祀焉後唐時邑有周生者謁選京師奉所繪王像偕行時兵亂唐主在軍中見一人素衣白馬披髮仗劒前遂克捷唐主異之適獲周生以所繪像進披閱如所見因封王爵 通志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貞觀五年泝瀟湘後居招仙觀依王禮敬爾爲法主五年創寺與開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端觀凡五更不敢叩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尸解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摸之其紅痕自瘠衆視之而惟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模之迹此爲靈異 列仙通紀

何尊師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唐高宗龍朔中居衡岳不顯名氏其顏若四十歲人行步如風嘗往來蒼梧五嶺間來無所哀去無所戀至百數餘年人嘗見之狀貌不改或問氏族但云何何或詰其鄉里及修證亦云何何時人因號曰何尊師衣敝褸穿其心浩如也 列仙通紀

尹氏女

尹氏女全州人幼不事鉛飾居小洞煉丹藥真大曆一年上昇好事者於所居紫瀶上建尹氏觀至今爐竈存焉 通志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九十餘年善捕鬼物因縶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嘗過八桂堯廟有題曝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 列仙通紀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

物之異垂嶂幽邃人所罕到妙想未嘗一日之於人如是歲餘俄旦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升天集仙錄

陸禹臣

陸禹臣字服休河東人避黃巢之亂入南嶽遇道士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謂曰子得道當在山窮水絕處乃跋涉隱宜之北山嘗寓吳生家生每往謁輒與語塵外理贈生以詩曰世俗風波險人情巧智長要知安分處修性本真常又贈云露下瑤簪濕雲生石室寒星壇鸞鶴舞丹竈虎龍蟠塵世人情窄壺中景界寬邀君高著眼物外試回觀因與登覽歷遍大小嵓穴凡二十所遂居大嵓修煉不復出嘗手植異桃靈藥至今不凋山上有丹水色紺碧異常禹臣在時嘗聞仙樂一日仙昇吳生拜泣求度禹臣曰汝仙籍無名吾使汝為神血食此土可也後吳生果為神宋時嘗有人遇之問其童子曰此紫府仙伯陸仙翁也慶遠府志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從居湘南唐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日遂去列仙通紀

女道姑

女道姑唐時人在永寧雙瑞嵓修煉嵓有石釜每日出米三升適有老僧乞以米不敷擊其釜得米三斗六升米畢不復出道姑餓死忽有一棺漂至侍女扛入棺內覆以石搽民疑有異物欲開之倏然雷雨大作遂止今棺半覆於石石床石釜猶存通志

日華君月華君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止桂林一日步栖霞洞遇二道士揖俱入坐石上相與對飲奏樂飲已將辭去各贈以詩詩成道士曰方今四海鬭爭諸雄角立垂斂賦兵戈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即升道果汝其勉之出見二樵問洞中酒樂何如汝識之乎乃日華月華君也行數步已失所在冠卿遂絕名利退依馮乘壽

至一百四歲西事理

盧道者

盧道者精於卜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倅因內子歲餘不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娩倅以爲神建塔居之後於宋乾德間坐化遺詩云三十年前賣卜化得一間茅屋末云撒手永超三界一去定無反復寺塔在義寧縣明崇禎元年重修通志

廿陸

廿陸象州人有志略時柳州爲南漢所據詔陸出征每以陰兵得捷拜護國將軍及歸里禍福先知如神州人立廟祀之通志

廿佃

五代廿佃象州人家素富四方告匱者隨探囊中金乞之滿所欲而去性特靈異人有決禍福者無不奇中一日聚鄉里告曰吾已厭世矣因教衆以修身事親大節言訖瞑目而逝鄉人肖形祠之號曰廿大將通志

譚氏二女仙

譚氏二女昭州人大寶初於謎山下修黃老術不知所之一日同里以不雨爲憂二女至謂里翁曰汝能餉我即可得雨翁第餉之未信也二女甫去果大雨如注翁追覓不復見山下呼則上應山上呼則下應循至一巨石四周無草木二女之衣帶在焉是後恒見二女於石

上構髮因立廟祀之縣志通志云劉克忠妹適譚二女皆仙去克忠贈監殿仙師

何鄰

何鄰不知何許人五代時壽百餘歲有道術隱思恩之鄰山不知所適通志

莫公

莫公失其名後周時人也別號爽朗道人家居昭州之富川縣七歲辭母入石崑中跏趺靜坐卒莫窺其所爲年二十白謂能空明寂滅居人相率伺崑外一夕俄不見皆以爲獅舉去云平樂府志

袁埽眞

張讓家於桂州客遊湘郢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

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爲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埽眞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爲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埽眞知印之效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鵲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埽眞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張君房雲笈七籤

獨傲仙女

獨傲仙女象州六村人宋乾德間傲氏與嫂獨孤氏赴

天蓋山採葛飲泉見雙鯉戲水取之墮泉中獨孤氏救之亦墮經月餘乃於窓中呼父母曰吾仙女也有過謫人間數滿當還象人因名其山曰獨傲山（通志）

七仙女

七仙女不知何代人隱於興隆土司七首山學道後皆仙去（通志）

于道士

于道士象州人宋乾德年隱西山嵓修道白日飛昇（通志）

石仲元

石仲元柱人號柱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世傳其警句如石壁木斜出岸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源融因誦仲元數篇徽之大稱賞目爲玉方響然仲元於詩自謂妙究精微雖權貴求索未嘗輕予或咎其太執仲元曰詘道而信人吾不爲也復請去集中巧麗者則曰詩者假象而達意也象非綺靡可見言非迂疎可傳象麗而意達不亦至乎天禧中將歿召門人潘著謂昨夢得句云地連錦野東西去水接朱川次第來此吾有生之患柴胡當然不喪之文子其嗣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百餘篇授之使傳焉浹旬而歿有柱華集行于世先是于琴玉與仲元爲詩酒交至京以其詩示左正言夏侯嘉正嘉正驚異爲之序略曰詩人之旨屈而不伸久矣今石君復以茲道振於楚國石君負不羈之才松筠襲其節冰玉潔其懷每一聯一句未嘗不以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敦風俗爲體也惜其詩今不傳（通志）

鼇山道人

鼇山道人宋明道中嘗臥州學諸生見而叱之答曰莫欺閒客也會作詩諸生授紙筆令吟之曰家在鼇頭最上山偶然蹤迹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臥忙者自忙閒者閒出門不知所之（西事珥）

武志士

武志士名來賓人修煉於來賓之空山每出赴齋供即架青布幕爲橋可過六七里外人見而奇之皇祐初白日上昇因名其山曰武福山（名勝志）

居思娥

居思娥山在貴縣南七十里山中有居思娥者人入山恒見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人也人號之曰思娥異人山多奇花異果味與常別取懷之輒迷不得出（西事珥）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皇祐中朝廷以儂寇之難推恩二廣進士曾預禮部試者皆特試昌期因此得官初爲橫州永定縣尉以事去遂不復仕曾遇海豐令胡濟飲結紙爲數紐覆之以器因叱之其器遂動徐啟

其覆即俱化爲鼠飼以食咀嚼如真鼠焉既又吒之還覆以器而紙結如舊嘗上山採藥還取藥食之吐示於人其津膠粟如膏治平乙巳攜一童往峽山廣慶寺謂寺僧曰久聞此山有和光洞故來一遊遂與俱往凡數日不返僧意其爲虎豹所食率僕夫入求之莫知所在唯石室間有詩云蕙帳將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携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余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韶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然後知其得道也南寧府志

馬知章

馬知章藤縣鐔津人也爲道士獨持道德南華兩經日與宗在此同邑僧契嵩重之嘗銘其所附硯稱子秀出予曰知章爲道交通志

雷隱翁

雷隱翁名本宋時馮翊人先世客湖外因家於全州少落落不羣既長業進士再試不第即棄去黙坐終日或問其疑笑曰終不以吾疑易汝黠後遠遊不知所之宋元祐中有命使游羅浮見本州僕松下自道姓名曰雷隱翁乃知其仙也全州志

棲霞洞道士

嘉祐中桂有一人入棲霞洞燭滅不得出明日乃與游人俱還自言常見數道士相謂曰知至道者天不役服元氣者地不滅因誦此故生衆方驚異忽輕舉莫知所在通志

羅仙

羅仙宜山人嘗牧牛於會仙山下一日偶遇老翁以水一勺飲之遂覺身輕舉步如飛後遂仙去慶遠府志

劉仲遠

劉景字仲遠桂州人初爲胥後爲商常販私鹽遇方士與劇飲授以片鉛能制銅鐵爲金詰朝失方士所在景自此遊方之外常至京師館賈相昌朝家二十年冬夏一裘終日不食飲酒大笑旁若無人所談老莊周易皆臻玄妙皇祐中還家容色如少年而妻已皓首人皆異之乃栖南溪山石室中妻孥往省至則有毒蛇猛獸不得進嘉祐時運使李師中訪景贈之以詩儼諸猶龍焉元豐八年九月忽召其子謂曰死便火我其夜無疾而卒年一百十八歲舉火燃棺棺忽自啓中惟布袍條履存焉後百餘日廉州合浦還珠驛有得其所致家書者乃知景羽化矣里人名所居曰劉仙巖桂林府志

巖有天台張平叔與人歌贈桂林白龍洞劉道人石刻其詞云兎走烏飛兩曜忙始聞花發又秋霜徒誇錢壽千來歲也似雲中一電光一電光何太疾百年三萬六千日其間寒暑互煎熬不覺容顏暗中失縱有兒孫滿日前郤成恩愛轉牽纏及至精絶身枯朽誰解教君暫

駐延稍駐延既無計不免將身隨水逝君看古往聖賢
人幾箇解留身住世身住世也有方秖爲世人誤度量
競向山中求艸藥伏鉛制汞點丹陽點丹陽事迥別須
向坎中求赤血取𡵆離位制陰精配合調和有時節時
節正用媒人金公姹女結姻親金公偏好騎白虎姹女
常駕赤龍升虎來靜坐秋江裏龍向碧潭伶身起兩獸
相逢戰一場波浪翻騰如鼎沸黃婆丁翁助威靈撼動
乾坤走神鬼須臾戰罷雲氣收種箇明珠在泥底從此
根芽漸長成隨時澆灌抱真精十月脫胎吞入腹忽覺
凡軀已有靈此箇事世間稀不是等閑人合知凡世若
無仙骨分容易教君得遇之得遇之宜速煉修添光景
急如箭要取魚時須結網莫秖臨川空歎羨問君知藥
已多年何不收心鍊汞鉛莫教燭被風吹滅六道輪迴
難怨天近來世上人多詐盡著布衣稱道者問他金木
是何般禁口不言如害啞却云服氣與休糧別有門庭
道理長君不見陰君破迷歌裏說太一含真法最親莫
怪言辭太狂劣秖爲世人無鑒別惟君心與我心同方
敢傾懷共君說景於嘉祐末得是歌解化於此邑紹興
十八年歲除日汝陽邢發打化鐫於石壁雙井黃拱辰
題額郡人張仲宇書黃伯善募勒龍淵刻字

唐少卿遇仙

唐著作子正桂林人幼慕至道嘗寓玄山觀讀書其中
一日有雲遊道人不通名氏相過清談數日并傳方書
數曲乃去治平初唐赴京調舉至全州中途一僕夫偶
病不能行怨復遇是道人來前問其故遽代病僕荷重
擔前邁勁若健羽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同輩恐其
遁去遂遣之道人既別即曰自全州二千七百餘里已
到唐州湖陽驛留書與驛吏曰俟桂林唐秀才至即付
之後月餘方抵驛驛吏出示書面題云呈桂州唐秀才
峬與子諱封唐啓封唯一詩曰玄山相見又之全不遇
先生道未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
藏藥宜物施幽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來
黃壁臥林泉唐大驚駭詰其狀貌即全州所荷擔道人
也留書之日即全州所遣日也始悟爲神仙熙寧間倅
邕管歲在丙辰交賊陷城力戰遇害于州治中橫壁亭
詩所謂角龍黃壁也（歐陽罰記）

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
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蘇軾志林）

桂林韓生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
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
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篇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

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為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徵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曩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嘲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為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燎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夫晴夜月色瀲灩秋毫皆覩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蔡絛鐵圍山叢談

吳優遇異人

宣和間州吏吳優字世遠宜山人初業儒後為州吏遇異人授一拄杖欲有所往携之頃刻即至優家居疊石村相去郡治三十餘里每日暮歸家昧爽復在郡人皆異之一日郡守因事杖之優拂袖謝去逾夕而終葬之日舁櫬至桃源山下扛索忽斷舉之不動俄頃螻蟻銜土益棺成一巨塚且露一角百餘年尚完好鄉人因立廟祀之疾病水旱祈禱即應慶元三年州人上其事賜額曰顯應後時著靈迹紹定五年又上其事加嘉惠吳靈正侯北岸南關歐橋三處皆有行祠 通志

李仙

李仙宋融州人名賤子傭於柳城縣龍氏家為耕牧性喜眠龍氏常責之賤子乃結草為人驅使耕耘龍氏驚避之歸賤子凡驅逐邪魅不假符呪嘉泰中化去 一統志

杜應然

杜應然宋武林人隨父宦游流寓廣西專心慕道寄迹黃冠中遍遊天下名山嘉定間始來融州歷數十年甚有功於出觀為羽流中之卓然者壽八十餘卒 一統志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持約好延方士有老敝衣大冠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出城外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同公一醉袖出瓢取兩杯共酌各飲十四五杯其瓢纔受升餘而終日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可教然方居遷謫當有以給朝夕即取書一編授顏圭峰長老宗密所注周易參同契也中有化汞為銀法試之果然後居廣州每詣海山樓買魚蝦放之朱丞相章彥時為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不多何以繼此曰吾得一煆汞法今數為之道流過我者館之或經年須其自去以其餘為放生之具此外不敢妄用丞相求觀顏令齋戒逮日而往索水銀十兩置釜中取紅粉末刀圭糝其上以炭然之少焉汞汁躍出高數寸乃復下如是再三於四面

施炭鼓鞴扇之俄青焰上騰曰可矣鉗出擲下地稱之得銀十兩無少耗焉西事珥

車四道人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海蕩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此一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可勿言蔡意其奸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關係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二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原

在此何由可耐欲就床擒之或曰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戶人云又被渠躲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方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起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得活一甲子矣已度世三次自此無患也公當貴極人臣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紙作鐵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蔡拒不受强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事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寓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爲象郡

守云然厓志堅

梁賢植之德

容之西南隅望仙坊有兩男子曰梁賢曰植之德賢年二十有三之德長其一歲隆興甲申四月十有四日相與遊都嶠洞天登山之半捫蘿而上抵山巔有梵宇三間關無僧尼惟佛像錦直而已山中有泉清冽當桃李梅林時桃實始堅見一桃如人食其半者取而啗之其味異常忽爾果其腹頓覺清爽凡氣自是不服粒米晝則遊山夜則宿於僧房或合於佛閣徜徉旬有五日尋下山各還其家後再往始則囊米五升月餘而還米尚餘半其家人怪而問之兀坐不對或郊外采食野菜或

旬日飲酒一二盃容色紅潤光澤大異昔年唯背微傴僂鎮帥程公聞之初莫之信召至空室扃其戶數日啓視之其貌如故始信而禮之丙戌仲春辭家遊蜀了然而行至今莫知所往賢有兄宗肥爲之德尚無恙余乾道丁亥寓繡江一日見之德詰其所以悉如前記退而筆之於冊行鐫於都嶠石壁以告來者容縣志

張丹霞

張自明建昌人宜州教授攝州事後授知州風流文雅官蹟多可紀者一日集士民謂曰吾將入關矣士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奇香納蔚光景殊別有石碑題云宋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鑴磨宿構公飄然而入浮雲年

擁洞口漸合今其洞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西事見

周師慶

周師慶五羊人宋開禧中煉丹於邕之伊嶺嵒中後人名曰望仙嵒石刻碑銘尚存邕州安撫王侃有詩通志

羅隱

羅隱江西太和人宋時嘗隱於與降之都陽旗强二山修煉後仙去今猶有題刻遺迹通志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人以[illegible]為生浮沉俗間人無知者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嘗之蒼梧遇郡旱人憂竭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霾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為豐年行欽管道上遇兵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衛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於寧宗嘉定六年尸解列仙通紀

盧仙

盧某舊志失其名宋時人日往崎嶺樵採遇仙盤桓片時出山已三歲矣後長遊郡嶠不還時有見之者童顏如昨邑人為之立望仙坊容縣志

崔莫二仙姑

宜州郡城江北有會仙山由丹流閣而上懸崖百尺石洞區其半是為崔莫二仙姑煉丹處中有丹竈竈頂石遂皆作金碧色光彩燦然蓋丹火燻爍也竈後即二仙臥所頭臂股脛兩形畢現深入石寸許崖峭甚人罕躡者至必香楮默禱之方能緣焉不則惟望歎而已通志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白姿今其容貌鬚鬢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嘗夜坐於飛雲頂石崖間有虎侍傍不吒遣之進日乃去費信遊山來見之多不遇遺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列仙通紀

盧六

盧六上林人生而性不食肉一日往樵大明山見二白衣對奕六候立良久白衣者曰汝且去十日可再來言訖二白衣忽不見六還至家如約而往至大明山巔惟見一石方丈乃坐其上而化人以為仙建祠祀之又有莫四者亦得坐化於大明山崗下上林縣志

蔣暉

全州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訪之適蔣他出留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徹壁暉歸大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

復得矣 列仙通紀

呂仙

呂純陽嘗憩梧山郡人搆亭曰呂仙元天曆間疫大作有張彥才者夢一道士入其家求庭前樟樹爲呂仙像彥才許之明日風拔樹亭下疫遂息今仙像即此木元末仙像左指間生靈芝一本狀如蓮花馥香襲人末幾而高皇帝受命嘉靖間芝又生亭砌郡人以爲瑞世之應 梧州府志

登利州散花嶺在州治西一十里相傳土官趙文安時設醮呂仙下降變作乞丐臨壇土官惡其不潔拉出呂仙手拍門上成金字題詩云串字去中心同水將其從鬢邊無白髮四馬去難尋後土官悟追仝此嶺白馬騰空天花散墜故名散花嶺越再歲土官被事敗謫 州志

李龍

元至正間興業大李村有姓李者事修煉術偶攜妻訪外家醉飲還途中謂妻曰體中燥痒不可忍會須過前溪一浴而姑待於此有頃風雨驟作妻遙覘之則遍身鱗甲矣囑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祀我遂化龍去每歲果一還還則雨足稼豐鄉人呼其居曰李龍宅 梧州府志

龍道人

龍道人元末結廬平樂走馬坪環植以竹洪武一年通判夏天啟訪之贈詩云竹木森森鳥不如懸崖峭壁一茅廬人生若識玄機妙須向禪關覓太虛後六年積薪自化 通志

姚道士

姚道士號清溪貴州人明洪武二十三年於龍虎山學道常騎虎遇旱禱雨如注南寧尊能作祟當事馳迎頃刻而至斬尊能太守廟蛇精食人復殺之後白日飛昇 通志

異人鐵針

梁大用蒼梧人嘗遇異人授以三鐵針并針灸書法遂爲名醫永樂中郡守羅觀訪其後止存一針進於朝 梧州府志

何琦

何琦貴州人恬淡輕名利採藥茹芝至天順年二百三十餘歲飄然不知所適人咸稱爲羽化 通志

歐陽碧潭

歐陽碧潭平南人永樂初遊江西龍虎山求道張真人鑑其誠慤授以秘術能役神鬼名風雷貴縣旱縣尹命潭至潭雨大沛尹所錫賚辭不受遇事能前知後仙去有廟祀之 潯州府志

馮克利

馮克利貴縣人嘗往北山採香遇八仙對奕分得仙衣一襲無縫縲腹及回則子孫易世矣聞之官赴省勘問

將克利與僕馮遠殺洪鍾內纏以薪焚之及啓視克利端坐而馮遠則灰化矣遂信爲仙表聞勅封遊天得道三界比回至蒼梧江口遂羽化今土人亨祀特盛潯州府志

鄧清

鄧清字子眞正統間羽士也居岑溪習瑜珈教得異傳一日雷擊物還殺墮地清爲呪酒水淨之雷遂飛昇遷居香村常常聚仙峰頂羽化之日棺爲風雨飄去置石中鄉人立祠祈禱輒應通志

王眞人

王眞人不知何許人景泰中謫戍馴象衛有道術能致雷雨以手畫符篆於人掌中令握之行數步望其方開

手則雷轟然而上小兒常爭隨之乞雷以一錢投之書符輒不應值旱有司祈雨屢弗應眞人曰開局撤壇某日某時請迎雨至期日益酷烈眞人書符篆焚之忽有微雲頃之漸大蔽天向空叱咤擊令木急入卓下避之雷雨交至如是者三雨落如注平地水深三尺有衛姓者家有妖魅往治之入門曰妖已逃矣急書符篆焚之震雷忽起則妖爲老猴已擊死於吞高嶺矣後遇赦去南寧志

李子長

李子長愱集人遨遊羊城間放浪不羈師新會陳白沙及歸白沙送以詩云春櫂去江門泝流萬波波點筆烟

外山歸來看愱集又勸其歸張太守詩云不聞端別駕敬土如子長問道蒼梧下登歌刺史堂其後或往或來蹤迹奇幻相傳以爲仙去通志

文志矩

文志矩紫極宮道士先以採藥爲業年二十四歲始出家游武當龍虎諸名山妙契符籙之術其應如響天顧間無病卒次日有見志矩者謂其人曰吾宮今日奏醮可送麵至今晨失一拄杖在某處亦可令人送來其人詣宮果然始知志矩乃尸解云桂林府志

蔣與

蔣與灌陽人早中省試不仕隱仙源洞修煉不知所終

太守顧璘嘗訪其洞得與故棲石留詩云水曲桃花暗雲嵒信有仙蟲書留古洞鶴駕去何年白犬眠金竈蒼龍飲玉泉愧非嵇叔夜來此竟空還桂林府志

池道濬

池道濬全州朝元觀道士年四十有九一日晚飲酒數盃語其徒曰吾當今夜丑時一刻別人間矣沐浴衣冠禮佛至丑而逝全州志

全用誠

全用誠臨川人少隨父入蜀娶于蜀生二子一日遇異人授以仙術會父卒即扶櫬歸事母最孝及母死即傾家所有畀妻子令歸母家結菴于北障山中名如佛嶺

嘗夜行山頂誦經虎豹皆伏客來尋訪所遺物白某地來悉能知之持行二十餘年立化不仆葬于北源山中桂林府志

余道人

余道人不詳名氏家劒峰石下自幼入道士嵒誦黃庭經精巫術嘗用口呪桃符治病立愈禱雨逐疫咸應年九十餘一日午眠無病而逝洞南有梁姓者同日暴病亦歿二人復生家人驚問其故曰昨遇紅衣二人縛至壇林社公社母罵曰向日戊祭未陳設先盜肉食捉杖一百解鄷都值一官乘白騾來金冠繡服鼓吹仗蹕近前覗之識是余道人余問社公所犯何為社公告以故

余曰愚民犯輕即命社公釋回事在嘉靖間通志

黃德環

黃德環武宣縣落庫村人一日上雙髻山採香遇神授一斧回即神通嘗騎黃牛出入邑里俱為立廟通志

宋真人

宋真人宣化宋村人也嘗駕一龍頃刻取生椒為魚膾書符呪能逐疫激雷道家之靈寶籙書一宗傳之折其創筆通志

姚二仔

姚二仔崇禎年間人生不茹葷年十五登火焰嶺架片蓬種苿芋充腹所居有池蓄二鯉旁有桃熟而取啖值旱司李唐邦教延至印山亭不食烟火者人表河干限以尺水果雨三日河水盈尺而止謝以金不受還山後數日見之則僅片蓬而已通志

粵西叢載卷十二

泰和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僧惠能

惠能禪師唐武則天朝説法講經於永寧州南雙瑞崖永福知縣至永寧叩其行止答曰僧修於此不知花甲但覺寒時暑草木盛而後衰惟記入山之年乃某年某月也縣官數其歲次已四十年矣武后徵召不赴後往曹溪世稱六祖 通志

白鹿禪師

白鹿禪師桂人姓張名元康襁褓已能合掌趺坐長祝髮龍泉寺嘗歸省親谷陽龍山頂樂之自號陽龍野人延和間住京兆大興寺開元初明皇幸安國寺召利涉法師修經時緇徒雲集較內侍論衆有明上乘者開揚無隱師前奏曰臣願演玄旨命與利涉對問旨意詳明明皇嘉歎賜住持安國寺明年駕復幸時集沙門凡五百人以外國所貢白鹿示之鹿到師前跪伏遂以鹿賜之號白鹿大師開元末丙歸復居陽龍大興佛刹名其寺曰白鹿 桂林府志

全真

寂照大師俗姓周名全真郴州人幼有神悟七歲就外傳授書命讀師問傳道是甚麼傳未即答師曰天以此高覆地以此厚載人以此成聖賢豈容吁我讀來識些之乎者也便了傳訝曰非常兒也年十六詣郴州城北開元寺剃落受戒杖策至吳徑山叅道欽禪師數載得安樂法徑山稱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吾知汝所到矣天寶戊子冬徑山奉上召游京師師隨侍帝御朝元閣羽士有史華者希專寵奏與釋氏角法華於東門觀架刃爲梯登躡而上如履磴道師亦於本寺庭樹間爲梯較東門增高百尺鋒刃銛利如霜師跣足躡身上下若踏平地以至沐沸油浴烈燄餐鐵嚼釘爲戲了無難色羽流駭汗掩袂而走帝大嘉悅尋還山拜辭徑山之羅浮回徑山曰子緣在南荒或湖湘游師旋郴省母及里門鄰姥呼其乳名師笑謝曰得道不歸程歸程覺有情江邊逢老媪呼我舊時名人見母殺雞爲黍食師師不忍却盡啜之母食其一跖師食覓趨至江滸出腸洗之有獨足雞浮水面焉郴人建刹香山留師師結靜室牛嶺下初周源山有怪人網人而食師至其家其母請避無何怪人歸輒舉網向師師以袈裟覆之怪人伏不能起哀求歸嚮師摩頂長其喙怪人竟從爲侍者師過衡山雁峰寺寺僧不容止宿師曰旣不止宿可借石倚衆嗤之曰石倚難見要泥塑金剛吾當奉送師曰不難以手指其一偈曰摩尼光爍混塵埃多眼何曾識得來昨日西方音信至彌陀不在九蓮臺倏然金剛倒地一健僧荷簦從師而去衆

大訶追之及渡蹤泣曰肉眼不識活佛願留同寺師曰五百年後吾當歸雁峰爾至德元載至湘源得湘山衍尒臺因卓錫焉高僧從者甚衆太和八年冬有詔沙汰天下僧尼師已豫知之師一夕頂生肉髻鬚髮併長製衣曰無量衣冠曰真容冠入覆釜山結茅隱焉宣宗即位有詔除苛禁復浮屠湘源之父老子弟苦旱三年矣衆入覆釜迎師出山師擲錫東飛正行間甘澍踵之連雨三日四郊沾足居城西淨土院自此不易衣冠不剃髭髮自號無量壽主人大中庚午夏韋宙守永州辦齋供佛楸邑令從輿夫走迓師師云吾當自往豈可以方外老人勞郵傳邪使返命途未及半師已至至則四門各見其一守出郊迎惟見其一歲適八年丁亥二月十日謂弟子曰無色界天請吾說法是夕坐化時年一百六十有六越八日頂相如生瘞卜於篩布臺下建院迎龕入焉又踰二七日夜頂放白毫相光十一道光中現十有一佛如是者彌月湘人奔走崇奉有禱輒應歲適庚寅劉相公瞻謫驩州乾符甲午召還駐節湘源登山中紫雲迴翔光遠有耀詣院作禮爲緣一筒助修浮圖乾符丙申二月浮圖成奉師出龕歸塔藏之宋元祐三年又建今塔成歷二百二十有四載開故塔奉安佛座出其真身色相如故遂以香泥塗飾端坐殿塔之下元符二年座生奇花簇草席地如繡州以事聞詔賜寂照

大師紹興五年賜塔曰妙明十四年加慈佑寂照妙應普惠大師嘗制法教十二部每部十二卷名曰無量經五代間經兵火今存十二卷云初湘源城在院西七里晉天福丁酉楚藩馬希範以法師諱全真又聞師利益經云吾於定中見清湘毫光輪因是奏於朝徙城於縣之東南陞縣爲州命名曰全州清湘縣附郭 全州志

信天大師

信天大師桂人姓胡名法壽始出家爲頭陀無他能惟飲油有施者雖巨鉢引滿無苦也俗呼爲喫油道者語默不常衆莫之測時有中貴南使見而異之還奏僖宗詔詣京師入見不肯剃髮以爲受之於親不忍去從之忽云天下將有效者起惟蜀可避再奏不納師乃自往俄黃巢反僖宗西狩遂以爲神從駕還京賜號鎮國屢辭不受復賜信天大師 桂林郡志

道林

唐調露中桂州人薛甲嘗供一僧法號道林道德甚高時敬尤切如是供給十有餘年忽一日辭去云貧道在此擾瀆多年更無所酬今有舊經一函且寄宅中一周年不回即可開展經歲餘開鎖見有金數千兩後貴一千買地造菩提寺并建道林真身供養至今像儀見存薛甲今見有孫禹賓在桂林效職 桂林風土記

鹿虎二禪師

唐鹿虎二禪師寓居横之寶華山寺修行有道聚徒甚衆一僧騎花虎一僧騎白鹿往來山間人常見之南寧府志

慈明禪師

慈明禪師姓李名楚圓全州平塘人神悟逈異祥符二年出家受具攝衣游方遍參知識天禧間入洛中訪汾陽昭禪師昭令造丈室一言契悟洞徹心源七年辭去昭因謂曰子之法器吾已久知吾在首山親證三昧研窮的要今付於汝汝善護持宜往南方大興吾教師受囑已徑造筠州洞山寶禪師法席終日壁坐寶問達磨九年意旨如何師曰空腹空心翌日寶升座推爲導首內翰楊大年駙馬都尉李道勉皆與師爲方外交後詔師入內同觀渭川圖仁宗問能詩否師曰那箇崗頭一擬山何年寫入畫圖間依稀似我湘源景只少虞妃淚竹斑上悅賜紫衣號慈明大師桂林府志

乘廣

楊岐乘廣者容州人張氏子七歲學書十三慕道至衡陽依天柱入洛謁荷澤會契眞乘由是南反中經楊岐一見峰巒賞其奇秀謂可開築遂成道場踰嶺以北涉湘而南法侶望山如趨鷲嶺通志

僧契嵩

明教契嵩禪師字仲靈籐州鐔津李氏子也七歲出家既受具嘗戴觀音像誦其名號一日千萬聲經傳雜書靡不博究得法洞山聰公明道間從豫章西山歐陽氏昉借其家藏之書讀於奉聖院遂以佛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著爲原教篇是時歐陽文忠公慕韓昌黎排佛盱江李泰伯亦其流嵩乃携所業三謁泰伯以儒釋脗合且抗其說李愛其文之高理之勝因致書譽嵩於歐陽既而居杭之靈隱撰正宗記定祖圖齎往京師經開封府投狀府尹王公素仲儀以劄子進之曰臣今有杭州靈隱寺僧契嵩經臣陳狀稱禪門傳法祖宗未甚分明教門淺學各執傳記古今多有爭競故討論大藏備得禪門祖宗本末因刪繁撮要撰成傳法正宗記一十二卷并畫祖圖一面以正傳記謬誤兼著輔教篇印本

一部三卷上陛下書一封並不干求恩澤乞臣繳進臣於釋教粗曾留心觀其筆削注述故非臆論頗亦精緻陛下萬幾之暇深得法樂願賜聖覽如有可采乞降中書看詳特與編入大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并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已而東還居蔡公襄爲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於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葬於永安之左僧念常佛祖通載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人葬訖不壞者五物睛舌鼻及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重鍛鍛之愈堅嵩之文僅黍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携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童體完潔至死無犯火訖根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嗄乃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蟠收全集公濟深伏其才答嵩詩有千年猶可照異邦之句 僧文瑩湘山野錄

僧行瑛

開先行瑛桂州永福人毛氏子受業本州之菩提寺長即出游至吉州隆慶院謁慶閒多所開悟次叅照覺頓息諸疑出世廬山之開先瑛材器廣大果於立事任人役物如轉石於千仞之溪無不如意有照覺遺風在開先幾二十年初苦痰癖屢求去未得臥病者三年一旦起將梵刹鼎新之九年乃成見者駭歎黃太史魯直嘗戲謂瑛爲如來藏中之說客菩提場中之遊俠云 永福志

僧洪

洪禪師宋時人少持齋好誦諸釋家言每焚香誦經善念修持寓崇善寺中結廬以居正體危坐如泥塑人竟日不飲食鄉有好善者每以衣糧助之壽九十尸解而

去 南寧府志

超信

定慧超信者桂州人性敏悟師事瑯琊覺說法於蘇州之定慧院爲覺嫡嗣 通志

法演

法演桂州人忘懷久無所得一聞黃龍慧南風旨乃峻演曰真吾師也遂去事南因紹其法後以大衆推主蘄州四祖山法席 通志

僧奉忠

冷齋夜話云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

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忠忻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舉箸啖之無所疑子厚笑曰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愛人以德何必見誚已而倚檻看層雲子厚曰夏雲多奇峰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峰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 胡仔漁隱叢話

佛日禪師

佛日禪師來賓縣金華峰第一代祖有戒行宋紹興中於獅子山文殊菴端坐而逝留偈云落落拓拓上無把捉出沒太虛無繫無縛鐵馬倒地誰人摸索 一統志

普資禪師

善資禪師桂人住寧壽寺上堂有僧問如何是廣南境云地連南嶽千峰秀水接西川一派清如何是境中人云腰間曾墜石境上本無塵問上宗乘事若何云一棒一痕分痛癢獨許泥牛木馬知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手反覆示之僧云不會師云若喻此如鴉啄鐵牛無下口處 桂林府志

善慶

僧善慶宋時清涼寺僧也勤戒行得悟常遊富川大小洞天卒不見人以爲羽化云 通志

僧景淳

僧景淳桂人工詩規模淵源出於與可 元豐初居豫章

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聞鄰寺齋鐘即造焉剎剎皆敬愛之或陰雨爲送食二十年如一日淳詩意甚深不可遽解如夜色中句後處堂第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伴立草際一螢飛之類是也 桂林府志

紫衣禪師

能仁者宋賜號曰紫衣禪師初悟道居勝金山後因建能仁寺明正德末移寺於全州南岸 通志

桂林老僧

縣平向十郎者爲商往來湖廣諸郡嘗販茜杯數十筩之桂林值久雨憩僧寺中天乍晴悉出茜曝於庭俄一

人儒衣入門相揖問勞委曲如舊交良久率爾言曰君之此物能損十之一見贈乎向笑曰鄙人不遠數千里來貿易以覬錙銖之息歸養妻孥不幸困於雨進退無計君何爲出此言且素昧平生何緣損己以相餽豈故相戲邪其人甲躬下氣求之不已向大怒極口詆之則熟視微笑而去少頃所曝茜皆變白色欲腐向驚疑莫測一僧在旁密語之曰此子精於南法非特能變幻百物亦能害人向愁慘泣曰爲之柰何僧曰吾知之久矣見之熟矣彼固不敢犯我然以其挾妖欺天害人以白利心惡之今知客反掌受禍詎宜忍不言此子技至精儕輩莫及獨此東去十里外有老僧能制之而其居隱

邃人所不識客誠能虔心求之盡力哀祈當轉禍爲福不然無濟也向拜謝如教亟往訪之則荒榛蔽目絕無人迹蕭然一草舍不蔽風雨老僧惜膝獨坐向趨拜致敬跪以情白拒之甚堅曰吾厭苦世紛屏迹待盡安有所謂道術哉且何人饒舌爲汝道向洒涕悲嗚拜以百數乃首肯呼入室取丹書小符一紙付之曰汝歸就曝處以大釘釘之勿令晶彼若來悔伏則取而縱之向歸用其說未瞬息間茜色如故秀才者復來過體膚脹氣息纔屬令二僕扶持蹣跚悔謝曰昨聊與客戲爾何至是所携貨既無傷幸舍我向爲去釘其人漸平復如初鄭重而出别有告者彼非負憾君賜也業已相負蹤跡

既成必謀報怨將何以待之向益懼又奔詣老僧僧曰若果爾宜重釘此符令沒入地除妖以寧一方吾之志也向謹奉教符纔沒地外鬪爭相傳告云秀才暴卒矣是事本吾邑向元伯侍郎族黨所致而鄉人皆不知後聞何德揚始言之夷堅志

盧德洪

張自明寓京時有一僧來謁曰余姓盧名德洪宜州廣化寺僧聞君任吾州故來謁遂留談授一履而去云至宜以此履覓我自明至宜游南山問德洪所在衆僧愕然云本僧別去不知所向久矣自明焚香祝曰汝有靈以香引我已而香拂山左石室中往觀之有殘燈猶微明德洪坐化於內一履在前與所遺無二始知其異云西事珥

齊曉

齊曉桂州人碧蘭坊蕭氏子依護國寺出家既具戒游湖湘依雲峰悅禪師數年悅謝世乃渡江游廬山愛黃梅小招提葺爲香火之社邂逅楊次公與語針芥相投敘雲峰錄行於世既南還舊隱道俗參和者常數百人繼住寧壽寺風規凜然復還護國寺臨終之日四衆圍繞至中夜轟一喝衆急趨之已撼不應矣危坐三日儀狀不變瞻禮者踵武不絕桂林府志

僧主

宋鹿苑圭者桂州人嗣德山遠開法於潭州之鹿苑寺通志

紹慈

萬杉紹慈桂州人趙氏子年十九振策踰衡嶽抵豫章觀馬祖遺迹聞廬山東林常總道席甚盛遂委心焉一日語次總舉拂子擊慈者再慈遂奪拂子總云汝何敢爾對曰拂子今屬慈矣總云三十年老將今被小卒擒折自此聲名籍甚推爲東林上首隨出世通志

慧初

德山慧初靜江府人初見善財廣參事奮衣而起遂浮湘而下徧經東南所至諮詢名宿少所降挹乃見黃龍

嵗言下契合因得嗣其法主常德之德山通志

烏焚僧

烏焚僧正統間住衡山鴈峰寺過全州謁無量禪師遂至懷集寓蓮花巖內年九十餘洞民日施蔬食天順改元冬天火降洞僧移蒲團巖外坐化未幾飛烏萬計集聚巖日各摘羽覆之一日如墓二日如廩三日如丘陵有一烏大如鶴摘毫俱盡赤肉啼於巖壁既旬日枯茅叢中火起燃及羽堆此烏墜火與僧同焚後有人見一小兒騎一長尾烏飛向諸山絕頂而沒全州志

爽菴眞者

爽菴眞者得一切觀智遨遊匿迹或有問其里姓但曰

廣西人以故不知何州縣問所師披搖首不答有固問者但云吾師觀世音而已去就無常莫知其所終通志

融虛

融虛禪師名真宗四川重慶府合州定遠縣人壯年雲遊至永明心見性得上乘之禪宗篤志修行悟不二之妙法首闢湘山寺大振宗風人咸欽之及化身日諸僧誦經舉火弟子如果見火化至賀猶飄大乘經不息遂叩師曰乞留遺衣鉢以示後人師始擲魚子下壇瞑目坐化年八十有奇時崇禎甲戌也永福志

粵西叢載卷十二

粵西叢載卷十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蘇娥訴冤

漢九江何敞為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敢復進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即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為驗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掘之果然敞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敞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為惡首隱密數年王法自所不

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干寶記）

扶南王

扶南王范文本李奴牧羊山澗水中得二鱧魚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曰非魚也將礪石還爾郎至魚所見是石遂去文異之石有鐵文就山中冶鐵鍛作兩刀舉刃向鄣祝曰鱧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文當治此國遂斫之石破於是人情附之後王扶南石上痕尚在魚刀子孫寶守謬比之斬蛇劍（嶺南異記）

飛蟲食屍

蒼梧吏劉京云桂林晉興寧浦間人病將死有飛蟲大如小麥或云有甲或一石餘或三五斗而來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撲殺來如風雨不可斷止斯須肌肉都盡止餘骨在乃去貧險不時皆受此害有物力者以衣服布帛五六重裹亡者此蟲畏梓木氣若以梓木板障其傍并以作器便不敢近（博物志）

虞蕩射麈

馮乘（今富川）虞蕩夜獵見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蕩汝射殺我邪明晨得一麈而入即時蕩死（岑象求吉凶影響錄）

阮放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為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通志）

歐陽紇殺白猿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悟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迹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以索之逾月忽於百里外叢篠間得其妻繡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聲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

玲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即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于床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盡力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庇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嵓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此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疋

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刃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床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羅列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劒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紇即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後紇為陳武帝所誅紇素與江揔善愛其子聰悟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張垂華娛耳編）

劉薦遇山魈

天寶末劉薦者為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為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自遊戲何累於爾乃爾罵我遂於下樹枝上立呼班子有頃虎至令取劉判官薦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為虎所攫坐腳下魈乃笑曰劉判官薦大懼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方捨薦薦怖懼幾絕扶歸病數日方愈薦每向人說其事（廣異記）

異龜

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徑寸而金色可愛云此龜

神明而不食可置諸枕笥之中辟巨蛇之毒上常貯巾箱中忽有小黃門恩渥方深而為骨肉所累將竄南徼不欲屈法免之密授此龜勅之曰南荒多巨蟒常以龜置於側可以無苦閹者拜受而懷之洎達象郡之屬邑里市館舍悄然無一人投宿於旅館飲膳芻豢燈燭供其一無所闕是夜月明如晝而有風雨之聲其勢漸近因出此龜置於堦上良久神龜伸頸吐氣其大如綖直上高三四尺徐徐散去已而龜遊息如常向之風雨聲亦已絕矣及明驛吏稍稍而至羅拜庭下曰昨知天使將至合備迎奉適緣行旅衆殺一蛇衆知報冤蛇必此夕為害倒近居人皆出三五十里外避其毒氣某等不

致遠去止在近山嵒穴之中伏而待旦今則天使無恙乃神明所佑非人力所及也久之行人漸至云當道有巨蛇十數皆糜爛自此無復報寃之物人莫測其由逾年黃門應名歸長安復以金龜進上泣而謝曰不獨臣之性命賴此生全南方之人永袪毒類所全人命不知紀極實聖德所及神龜之力也（杜光庭錄異記）

封盈能

韓佽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卒（段成式酉陽雜俎）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余乃爲文醮訴于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柳柳州集下同）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趙來章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葬不得卜筮五月甲辰卜于秦𠛬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上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曰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蔽焉章哀啟土有木焉發之緅衣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人皆爲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

生子無影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曹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丙吉驗影不虛也（張鷟耳目記）

高昱

元和中有高昱處士以釣魚爲業嘗艤舟於昭潭夜僅三更不寐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蕖紅芳頗異有三美女各踞其上俱衣白光潔如雪容華艷媚瑩若神仙共語曰今夕闊水波澄高天月皎恰情賞景堪話幽玄其一曰旁有小舟莫聽我語否又一曰縱有非濯纓之士不

足憚也相謂曰昭潭無底橘洲浮信不虛耳又曰各請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習釋其次曰吾習道其次曰吾習儒各談本教道義理極精微一曰吾宵得不祥之夢二子曰何夢也曰吾夢子孫倉皇竄宅流徙遭人斥逐舉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遊魂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來晨得何物食久之曰從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適來所論便成先兆然未必不爲禍也言訖遶迴而沒昱聽其語歷歷記之及旦果有一僧來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駭曰昨宵之言不謬矣旋踵一道士賸舟將濟昱遠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名雖死無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繼

有一儒生挈書囊徑渡昱懇曰如前去僧道已沒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齋不可虧其弔禮將鼓棹昱挽書生衣袂曰臂可斷不可渡書生方叫呼於岸側忽有物如練自潭中飛出繞書生而入昱與渡人遽前捉其衣襟涎流滑手不可制昱長吁曰命也頃刻而沒三子而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謂叟問其姓字叟曰余祁陽山唐勾踐今適長沙助張法明威儀昱久聞其高道有神術禮謁甚謹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乃三溺死者親屬也叟詰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開取丹筆篆字命同舟弟子曰爲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怪火急他適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腳行數百丈覩大穴明瑩如人間之屋室見三白豬寐於石榻有小豬數十方戲於旁及持符至三豬忽驚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爲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夢果中矣曰爲某啓先師住此多時穿無愛戀容三日從歸東海各以明珠爲獻弟子曰吾無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爲我語此畜生明晨速離此不然當使六丁就穴斬之弟子又去三美女號慟曰敬依處分弟子歸明晨有黑氣自潭面而出須臾烈風迅雷激浪如島有三大魚長數丈小魚無數周繞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與昱乘舟東西耳_{太平廣記}

柳澥

柳澥少貧遊嶺表廣州節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贈百餘金俾令西上遂與秀才嚴燭曾黯數人同舟北歸至陽朔縣南六十里方博於舟中忽推去博局起離席以手接一物初覩之若有人投刺者卽急命彩帶泊舟而下立於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與諸君同事符命雖至當須到桂州然後成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嚴見澥之所爲不覺慄然亦皆盼蠁如有所覩澥卽却入舟中偃臥吁嗟良久謂二友曰僕已受泰山主簿向者卑乘吏從畢至已與約至桂州矣自是無復笑言亦無疾但每至夜泊之處則必箕踞而坐指揮處分皆非生者所爲

陽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灘常須舟人盡力乃過至是一宿而至灘常見二紫衣具軍容執鞭驅百餘卒在水中推挽其舟灘至桂州修客書總畢而卒時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河東記）

李湘問鬼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領陽拒命跡涉不臣爲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旣而逆迹盡露賜死於康州寶曆元年崇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

見鬼者呼之皆可召然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神瘁假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魚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言曰從史死於此廳爲弓弦所迫今尚惡之使君牀上弓幸除之湘遂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迎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人歸公之官未敵吾年一碑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再拜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却回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茵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官歸朝發疑之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乞略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燈蛾爭撲名利愁勝而髮白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瀾萬丈相妬相賊猛於豪獸故佛以世界爲火宅道以人身爲大患吾已免離下覷湯火豈復低身而臥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殊學仙

成敗則無復計之也其辭自無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不可也吾之形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我況乎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得聞乎曰非使君所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不言乃去湘到輦下以其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梧州盧所以不便言其後事也（唐李復言續幽怪錄）

樂將軍廟

唐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時西原賊反詔命郎中裴行招撫其令桂州押衙樂源與副將二人往傳詔命源儒者有氣節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其佩刀請之

源雖自愛念欲指懷之不可拂其意遂解刀以贈賊帥酬小娟二人副將誣源以軍中虛實告賊裴郎中大怒源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移書式方式方心知源寃陰勸其逸去源以無罪不肯式方畏郎中不得已瀝泣厚致酒饌竟致之法源將刑召妻子與別謂曰可置紙筆棺中當訴于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源曰吾昏時使往賓州取副將明年四月殺裴郎中因舉頭謂執刀者曰爾愼勿折我頸折之卽殺爾其人不聽拉其頸殺之忽驚蹶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昏時暴得心痛死裴令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勅使忽語曰樂源何爲來此我亦無過索酒

瀝地祝之良久曰我知汝寃而竟殺汝亦我罪也遂不能語舁入州夜死今桂州南門外源死處方丈無草人因爲立樂將軍祠祀之 逸史

石從武射妖

開成中桂林裨將石從武少善射家染惡疾長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見一人自外來體有光耀若此物至則疾者呼吟加甚醫莫能效從武他夕操弓矙戶以俟其來俄而精物復至從武射之一發而中焰光星散命燭覘之乃家中往使樟木燼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棄灰河中於是患者皆愈 桂林風土記

蘇太玄妻

陽朔人蘇太玄農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命未合終冥司未錄每至必憐撫其子爲之紉補經旬月鄰伴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惡一一符驗有鄉人在府充職被疾其家請卜之俄頃云至凉風館前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却回卜者請遍因請再往俄頃曰至府見所疾已愈疑其不實遂問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識病者一一言之無差異又有人來卜謝無物可酬深爲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稱無卜者請取之逡巡負致其前衆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日言帝舜發兵討蠻有人求至驛助肇爨食更一兩日

當還如期而歸將一分細食致夫前曰此飯名若人間過軍者夫嘗之倍珍於他食又一日泣告曰無端泄陰事獲罪被追此去難再還好看兒女泣別遂絕 桂林風土記

唐伯虎

五代時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爲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爲我以法華經爲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工举野手雜錄

嘉應伏

五代時桂林府張姓者湘人歷殿前竹衛以身略闖宋

嘉祐間京師火不爲災仁宗感夢封嘉應侯元豐初林多火父老相與謀請爲祠祀之自是火遂息（通志）

記龍鳴（僧藤州鐔津人此在鐔津所聞）

吾年十九時往吾邑之寧風鄉至于姚道姑之舍道姑異婦人也其舍在山中留且數日遂聞其舍之山脊有聲發于陂池之間舂然若振大鐘如此數聲吾初怪之頗此非有鐘可聲頃之遂以問道姑道姑肅然作而曰異乎此龍吟也聞此者大瑞子後必好道姑處于時嘗取水溪中身感龍蔡及人禮之夕龍光發于房女子即亡亡而還不復樂其家居鄉人神之遂爲結精廬處之山中然姚女自少獨守精潔齋戒初頗逆道人間吉凶

其事輒驗及吾見時已老年六十餘氣貌泠然不復道人吉凶楮冠布服栖高樓專誦佛經雖數萬言日夜必數帙（妙法華經）遇物慈善故其鄉人靡然相化吾嘗問其何所以授經曰嫗少時每有神僧乘虛而來教嫗耳吾故以其所謂龍吟者不妄也吾嘗讀書視古人如是者多矣有若房琯薛令之賤時栖山中皆謂嘗聞龍吟其後房果爲宰相薛至太子侍讀此其所聞之驗也嗟乎余雖不埒於二公然而遭道行已豈負於聖賢而卒以弘法爲庸人誣陷遂示醜於天下何其所聞未異而所驗不同耶姚氏之謂可疑也吾意夫龍者君之象也豈今天下治平盛乎聲明文物以遭其時得以而歌之此其驗也不然神龍亦有妄以鳴乎（僧契嵩集）

王延範冤報

王延範爲左道所惑任廣西轉運日常寓書左拾遺韋務昇作隱語諷朝廷事一日以事杖張知霸知霸憾之知延範與知州徐休復不協遂詣知州告其事徐以聞奏太宗遣內侍閻承翰會副使李埴與徐維鞫之抵罪籍收其家稿葬南海城外墳土色如紫纖草不生禽鳥不泊後徐知潞州白日坐廳忽見延範發弩射之矢自頭出於廁驚呼走入是夕瘍生於頰旬餘潰而卒（樂善錄）

飛來鐘

宋大聖間有廣東廣州法性寺洪鐘自南山東門飛入

□□寺中貫其鈕於橫木其木約大五六寸長六七尺自懸其上歷數百年傳聞鐘初來時與白龍鬬則風雨驟至聲聞四境萬曆九年三月初四日鐘始墜下今橫木與鐘尚存（潯州府志）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水與龍鬬大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啓靈怪遂滅（朱國禎湧幢小品）

地下鼓聲

寶積寺地下隱隱有鼓聲則賢人令至（潯州府志）

殺降冤報

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

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趕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為招降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綸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夔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忽仆於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 蒙齋筆談

木中笛聲

慶曆中余𡢃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月盈之夕輒聞笛音絶清遠土人云有此聲已數十年不詳何怪也使人夜聽之自一大楠樹中出乃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則木有文理正如人吹笛在月下坐雖善畫者不能為也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程達警話類抄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洞蠻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無覓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

體乞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閩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何薳春渚紀聞

眞武威德

知賓州蘇緘投遺表論桂州安撫司不發救兵來拒蠻寇致守臣身死其蘇緘死後有監稅王襃被差巡城半夜越墻濠私遁値雷雨走入林中被數神人擒捉問何人潛竄應曰賓州監稅王襃畏懼而逃其主者乃喝王襃曰太平時貪利祿濫受國家當其急難畏避奔走合與一死緣一城人民不忍枉遭屠戮目即未有救兵今特借汝槍一條步兵五十人乘今夜雷雨之勢趕去蠻寇王襃曰自來不學武兄蠻鹵數千赤腳兇惡之徒五十餘卒何以當之亦不明是甚方聖賢願垂指示神中部從云汝但執其槍領五十衆急速用事若得此功他日榮顯欲國家知委但云北方三元遊奕大將軍也王襃瞻中受槍領兵出林隨後電光相逐到蠻子寨秖聞霹靂一聲震驚蠻衆鬭寨競相鬭敵至曉蠻隊已臨海口離賓州城二百五十餘里當夜天兵到蠻寇大半先乘夜過海逃遁惟陰兵趕散不留一寇賓州一城生靈不遭塗炭時羅將知得因依具奏朝廷箚會蘇緘遺表量與恩例其王襃係眞武威德教令護國救民可加授崇儀使并交點本人所遇神槍看驗即是蠻隊中所用火鋼竹刃以顯福衙於倉卒間有奪勝之權宜令賓州

建立報恩護國觀修奉真武香火歲度焚修道士一人用答陰相列仙通紀

廣南賓州衙宇有伏屍精怪前後官員不肯注授非自身染患則兒女死亡雍熙中有趙賓副使楊從信一生慕道書符篆籙爲人救治疾疫侍奉北極四聖香火各有感應纔到任三日屬官來問可就延福禪院寄歇緣州衙多有不祥切恐深夜驚動從者從信既感真靈護身祇於州衙臥處備新果茶酒淨水等取隨身真武供養至夜戌末亥初用黃絹一丈二尺用辰砂書篆六丁神將追魂籙一道奏告真武禱祝畢隨紙錢燒去供養經七晝夜州衙安然皆無驚怖至第十日從信亦無響報再懇真武願速報應當夜二更聞窓櫳震動如風雨聲燈燭皆滅或見電光閃爍良久平定五更二點從信聽得有人敲房門從信起身潛窺見供養真武燈火如初於案前有一艷粧婦人叩窓吁言念兒是周朝張忱侍郎之女聘與賓州刺史姚文吉此人寵信偏婢范香春同謀將兒用練帶勒殺就本房掘地坑埋不久姚文吉等去提領修築瀘關爲事不端遂被蠻馬踐向山坡寸骨不收令兒身沉墮於此魂魄常守其尸不得解脫今因禮賓禱祝真武差六丁神將同城隍土地搜捉兒去押送風吹囉山展轉沉爲下鬼兒告言寃所事理蒙真武慈憫特與授記得超人天切念兒尸尚在東房南壁下約深六尺若得出離便得超生今來懇告爲兒作主從信候早令人鍬掘果有全副骸骨取出用棺木盛貯於延福禪院殯寄州衙從此安靜從信因勸諭世人親敬上真香火以求保護之福於是賓民悉皆承稟無不虔恭後從信歸京著充皇城內巡檢兼充宮令官偶陪御祀祀家神因奏此奉聖旨送有司勘會賓州舊無宮觀宜令轉運司相度限五年建宮觀二所選道士焚修官給錢糧供贍特賜福聖并乾熙觀爲額同上

海鰌

趙承相忠簡貶朱崖桂林帥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饋自雷浮海越三日方張帆早行風力甚勁顧見洪濤間紅旗靡靡若相逐下極目不斷疑爲海寇或外國兵甲呼問舟人舟人搖手令勿語衆皆惶怖令入舟艙疑持刃出篷背立割其股出血滴水中戒使臣使閉目伏艙內經兩時頃聞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始言曰朝來所見乃巨鰌平生未嘗覩所謂旗者鰌脊鬐耳謂之吞舟魚使是魚與吾舟相値在數里之間身一轉則已淪溺於鯨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時舟南去而鰌北上相望兩時彼此各行數百里計其身當十里有餘莊子鯤鵬之說非偶言也此說張子思得之使臣云夷堅志

宋明發

哭行正管居漫堂集載觀況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

子淚下皆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父哭并詩不勝哀懇於冥復爲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宋明發晉叔紹興辛未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旣卒夢於其母曰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宜有子者志載晉叔宋□成人丁巳爲浙西提舉市舶其室王氏亦睢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莊綽雜肋編

天蛇毒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瘡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其十餘條而疾不起夢溪筆談

虎不噬人

嶺南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間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涌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啗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邪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蔡絛鐵圍山叢談

梧志載靖康丙午客來博白事有村民語予民有二子一年十六一纔十歲同上山拾橡忽有虎至幼者輒前撫弄之不動旣而呼長者長者顧見虎踉蹌走虎追之適山下蘇樵羣婦齊聲喊逐乃去二子得全虎不噬弄者而追走者何也物之制以氣而感以機機動則白鷗不下機息則猛獸可馴氣勝而欲搏之與氣不勝而欲避之皆機也利害趨舍滑亂其心有不爲單豹之養者鮮矣西事珥

粵西叢載卷十三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吳正之夢驗

吳信字正之洛陽人紹興初爲武岡尉劇賊曹成縣蹂湖湘間勢甚張郡聞寇至守將黃君與與諸曹悉引避山谷信獨慨然以死自誓留城內集丁壯捍禦居二日寇壓境先遣一騎將來偵城中虛實信偶識其人登陴呼曰郝大夫亦爲此邪郝泣曰吾以母故陷于此不能自還羞見故人信爲言城中無豪戶大家正使擄掠懼得不償勞郝曰聞黃使君橐中之藏甚厚故來取信曰黃去已久矣郝曰然則爲君全一城卽舉鞭麾衆去黃歸冒爲己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丁巳歲爲全州清湘尉夢人告曰君有陰功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覺而弗解姑志諸牘又二十年丙子歲官于建康因出郊見驛壁有詩首句云建節東南第一州始悟前夢（夷堅志）

楊三娘子

青州人韋高避靖康亂南徙居明州紹興初由臨安赴銓試因事出崇新門逢青衣前揖問曰君得非第五官人字尚臣者乎高曰是也何以知吾字曰楊三娘子欲相見憑達家書適在簾間望見君亟使我相邀願移玉一往高之舅氏楊僉判時寓臨安知其女三娘嫁李縣尉而彼此流落久不相聞乃先叩其故曰李尉死已二年楊家原未知也娘子用是欲寄聲甚切高惻然愍之遂同往至一小宅三娘出拜具訴孀居孤苦之狀且言所以獨處自守不爲骨肉羞者思吾七日之好義均伉儷豈以人鬼爲間哉爲之素服哭奠與楊生同護其喪行過嚴州夢三娘立岸上相呼高招使登舟不肯曰生平無過惡便得託生感君恩意之勤今懇祈陰官乞復女身與君爲來生妻以答大貺泣而別高調定海尉銜楊永容州普寧令歷十七八年謀娶婦輒不偶既至普寧二年每見縣治側一民家女及笄矣貌色妍越俗比數數窺之女出入無所避遂遣人求婚女家力拒之曰我細民以賣酒爲活女又野陋不堪備妾侍豈敢望此高意不自揣宛轉關兪且以啗餌之竟諧其約洎解印乃聘之以歸女步趨容止絕似三娘初不以爲異也後詢其年命蓋嚴州得夢之次日其爲楊氏後身無疑矣高年長于妻幾三十歲（夷堅志）

賈廉訪

賈文閣學士賈譱之弟某以廕爵入官宣和間爲諸路廉訪使者後避地入嶺南寓居德慶府濟南商侍郎之孫知縣者亦寓焉商無妻一女笄三兒絕幼惟侍妾主家政商死其女嫁廉訪之子成之率旬日頃女輒歸家省視二弟且檢校案鑰以爲常他日歸將簇笥凡黃白

器皿皆不見但公牒一紙存驚叩妾妾曰比者府牒以排天申節盡數關借當時遣僕馳白姐姐及賈郎同云府命不可不與遂悉以付之望其持還而未可得女拊膺大哭走問其夫夫亦愕然曰無此事乃詣府投牒立賞捕盜竟失之計直踰萬緡商氏由此貧饋而廉訪者數使僕以竹節銀質於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笛鑄銀僕曰廉訪手自爲銷者於是人疑商氏亡金必其所爲也後二十年成之通判橫州商徙居臨賀長已亡幼子曰懋每往謁成之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官懋挈婺姊挾二孤甥借至賀卜葬遂相依以居甥非商出懋經紀其家擁有財物過半後病傷寒惛不知人者數日

忽蘇而言曰憶初入冥只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簷行曠野更無侶伴俄爲人錄至官府見一囚荷鐵枷戴黑帽繫於獄門兩人執大扇對立其側囚忽舉目呼曰商六十五哥識我否懋未應又曰我賈廉訪也晝事殊未辨得爾來且可了其一我昔年取你家財所償略盡猶有未竟者幸爲我供狀結絕懋覗執扇者一揮則囚血肉糜潰滿地不見人唯存空枷須臾復如初懋覩其楚毒不忍視顧憶襄事爲供狀而出因大哭曰今使相別我猝未脫其執扇驅入懋至門外一吏持符引出卒徒數百若迎新官者白云泰山府君以君剛正好義抵除府不應空回可暫充賀江巡按使者吏導行江上空中所至廟神參謁主者呈文籍懋一一詰責據案部判別一主者前進曰某神春法不謹誤溺死人懋即判領至原地頭誅戮旋迴到封州大江口吏曰事已畢福神來迎公可歸矣懋還賀州所居從屋飛下汗浹背而寤其妻方掛真武像於床頭焚香禱請蒂福神之應云上志堅

宜州溪洞長人

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參軍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歲產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通體生鱗甲但以布帛纏絞獨據野廟寢處莫測所由來初惟捕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

啖之洞丁不勝困苦屢聚衆數百往攻鬬怪望人至輒跳升山巔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操強弩傳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始聞其所居且設穽於往來之處而爲惡益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伍伍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儻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濶而行又捷或避銳在後立爲所獲壯有膽者敵以利刃如刺堅石殊不能傷在田疇耕穫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闔洞千口罹厥賊者殆半不聊厥生悉徙避城郭赴訴于郡乃發兵圖捕之聞其不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巡檢者武藝悍勇坐殺人久繫因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怪以贖罪只得一大鐵椎重三十斤當

獨往官守欲聽之或疑其設詭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鋼鐵大椎遣之別遝五十兵助訪洞迫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髣髴似有大足迹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呼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覗傍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雜敗絮碎帛全如犬彘蓄其宿臥處也馬潛伏室內以候料曉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一扇施拐撑拄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𡙈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林而來馬亟起發扉陷其一足痛嵬以椎仆于地舉頭見人搖手憤憤欲作敵而爲鹿所壓不能與鬬翻手搦馬生腳撮其股肉一大片馬連運椎椿其腦遂死之披劍斷頸流血數斗即呼隨行者舁尸獻于郡洞蠻踴躍歡謝各返故棲郡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元官李撥及見怪尸言之尚怖慄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彤韋自東殺二野叉之法也夷堅志

埜婆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埜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媼也上下山谷如飛猱自腰已下有皮纍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類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擒之大縶中展轉哮吼壓絕不可起獵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周密齊東野語

張通直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溫既還魂云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曰解衣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并喧鬧間傳呼聲二人引婦立城砌上一人立其下見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遂竚馬取二人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番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色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入聞大官府也婦立戒石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綠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即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誤勾此人來矣綠衣人曰已來不奈何朱衣人曰既誤寬須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即

引二如弓手者取狀杖各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去至一寺大廈修廊寂無一人虛堂屏間一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語僧致語僧移榻俯皆問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中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婦則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腳用力引之幡起婦寤而甦下筆隨手雜錄

梁竭直

宋梁竭直高要人調靜江荔浦尉以獲賊功改官僉書鬱林一日假寐夢西海府君牒請至殿庭如王居講賓主禮請梁撰水城記梁援筆為之記未就而覺明日錄畢焚之無病而逝其遺文今人尚膾炙之記略云水出

崑崙泛諸海西海據上流天恩地澤洋溢乎此而後注之東上帝以府君有神靈之德參贊造化乃垂顧命俾即其海而城之功鉅用妙固非言盡然而神龍得以養其頭角升奮于天興雲致雨霧霈萬物小而億兆種類得以飲啄游泳無不遂其生成之功也非府君之至神妙用其孰能之哉通志

雷神廟

元皇慶元年總管王世寧莅事而覩融肆孽城內外火此作彼息開國坊尤甚衆情洶洶弗遑寧居王詢諸故老咸謂東隅舊有雷神廟傾圮弗葺火災弗息殆為是乎土木之佰越四月火愈大作廟前後民居皆煨燼惟廟之艸堂巋然獨存王修葺之遂止慶遠府志

啼石里

元至正間興業大里村李龍村相近有巨石丈許突起村心能為雞啼群雞隨和居民厭之鑿其石聲遂止因名啼石里通志

鄧氏墓

元時馬塘嶺一鄧姓者有堪輿卜一穴以葬其父以弓矢約之曰視吾箭所到處即吉穴也鄧從其言葬之村間有牛傷足不能行山神曰鄧家鴨腳木好做腳以其木續牛足即行遂惑衆自僭稱創立名居址後其輿役令發其墓曰箭尾不葬葬箭口發福亦不久果謀逆伏

誅鄉人以桐油燒其墓通志

慶遠城隍

慶遠府城隍廟明初有邊慶郡守途遇一官儀仗同會廟其故曰公上明某主幽兩賢不相妨也及之任齋宿會神衆助如兩賓相見禮衆呼之別無所見後聰見篩端懸一婦笞責其楚問其故曰此某氏不孝婦也守懇之神寬其罪歎曰幽明之不可通也如是遂辭不復見填只見一蟋蟀懸於篩前氏罪病狀果然通志

木龍

慶遠郡城有宋奉旨建元妙觀扁題廖陽殿者宋政和年號其處雕蜒杜盤木龍備極工巧每夜失龍所在

雞鳴見龍通體若霞彩自學宮泮池來相傳與泮池龍鬬
晡也道士釘以鐵血流三日夜（通志）

飛鐘

宜山上五里明初有鐘飛至多靈山復飛至橋頭村驗
所從來鐘上所著係浙紹興鐘也村民即其地建梵宇
今鐘尚存製異時鐘（通志）

紅袍神

明宣德間崇善縣土官趙暹與兵入寇千戶趙欽鄭忠
率軍拒之時見群鴉飛鳴于官軍之上賊弗戰而退私
詢其黨云㑹兵既來何以快敵彼曰時見紅袍神于谷
中群鴉導之故怯而退識者以為有神助云（通志）

蠱吐活魚

正統間吳江周禮行貨廣西思恩有陳氏女寡返在室
贅為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歲矣禮忽思歸妻不能
止寘蠱食中禮不知也因令其子隨之默囑曰若父肯
還則與醫治因授以解蠱之法禮至家蠱發腹脹飲水
無度其子因請還期禮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遲即
行矣曰兒能治之即反接禮於柱上禮告渴以瓦盆盛
水近口傍欲飲則掣去之如是者亡慮數百次煩劇不
可當遂吐出一鯽魚撥剌尚活腹遂消蠻中多有限
年限月之蠱稍踰期則毒發不可救故寡婦號鬼妻人
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黃瑜雙槐歲抄）

彭將軍祠鬼

成化間宜山諸生韋璊與數友宿齋中夜半忽失去而
門窗關鍵如故徧求亡所得越三日於都指揮彭瑛塋
窺得之數日始蘇語云是夜有二鬼挾之從窗櫺出過
雉堞從眼內出城入彭將軍祠置我於案鬼不知所之
云（慶遠府志）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神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
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畏人（趙彥衛駿市志）

李令公廟

世之妖怪往往依古廟以求血食如蘇浙之伍相奴桂
林之卓望吾郡李令公廟之獨脚虎狠毒酉陽雜俎所
載野叉之類李令公者宋時李鈐轄有功於民廣右所
在祀之變依憑其間俗號獨脚虎狠獰嚇瓦礫以懼愚
民祀之甚於祀先列廡其旁僧記幼時見人說此物混
一武弁婦其至即若昏迷見其物火髮監耳青面巨唇
牙出唇外數寸張口則洞見其喉一足行則雀躍在其
家數年婦病乃移河池所避之物亦隨往婦竟以此殞
生近時又一妖居土人家數年小婢輩恒見之長者不
見也云戴東坡巾衣白袷美髯白皙頎然如玉自稱為
四大人命小婢房中取檳榔其物見之怒奪小婢驚走

葢已變化非復本形醜態矣至今尚然月山叢談

長人

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聚而戲或歌或舞或吹笛情方洽忽見山半一人約長二丈而濶三尺餘長倍之披髮鳥喙背有二翼俯覩羣童為樂嬉然而笑少間垂舌長過腹羣童大驚皆反走其人能夸語連呼曰合合音各勿驚勿去仍歌舞吹笛以樂今羣童復聚吹笛歌舞焉其人喜拊手大笑聲震林樾已而復垂舌如故久之乃去遂不復見正德中張吉山方伯頗為庠生時親見其事月山叢談

二矮人二蛇

慶遠衛都指揮戚鋼守河池所日嘗語人云思恩縣近村山林中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屩度枝過樹如履平地村民觀者相去僅丈許容色甚和若有意捕之則在樹杪不下急之即行如飛去而復來者數月又適村一日有二人牽二蛇入人家解於樓下登樓索食主人見其服飾異常炊食之食畢下樓解蛇叱而鞭之化為龍各乘其一騰空而去月山叢談

洞中白氣

石工言嘗入深山中覓石峰隽之偶登靈川界內一山檢覓之間忽見一洞內光耀如月就覘之洞口甚狹僅容一人內廣亦不踰數丈而乳石纍纍下垂不勝數交映有光可手而採也因回呼其侶欲共採之忽白氣一道自洞出為其所衝倒地昏暈不省者久之遂迷不復見有洞處氣衝提豆山谷久始散石之精華所聚宜亦有神呵護之也嶠南瑣記

養虎致死

馬鳳容縣所千戶嘉靖間以勇敢雄於時佃人獲虎子歸之鳳以鐵索繫為時市豬牛肉啖之閱兩三年虎稍長鳳躡臥聽事呼之舞則旋轉跳躍鳳偶夜醉歸虎候於門鳳叱虎虎怒奮爪傷其面家欲殺虎虎懼挺走山中越數日鳳以傷死既葬虎時臥塚上彌去則徘徊如不忍狀梧州府志

火箭

人箭總無形迹只用口咒手訣暗以射人為其所中者痛熱難當急則立仆流血而死慢則膈目頭目腫裂而殞其法最為秘傳故妖者常學以報仇惟身帶黃金可避潯州府志

神為虎

總兵趙輔征廣西時多虎出飲溪中輔引弓射之中一最渠者虎逝去明日還卒於古廟見所主之神被箭箭在脇間趙以為神令新其廟事見客座新聞西事珥

誡虎文

楊叔寶為荆州牧時虎傷人楊就虎穴摩崖大刻誡虎

文其略曰嗚呼爾彪出境潛游云云後改官鬱林州以書託知軍趙定敲虎文數本言嶺俗猶悍欲以化之荊門如教遣人往搨次日鄉耆申摩崖樹寒大蟲出齧殺打碑匠二人遂止以耆狀報叔寶 西事珥

吏化虎

劉欣期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為虎還復為吏 嶠南瑣記

蛇異

嘉靖初慶遠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驚怖舉呼移時乃去尾之徐行入右江道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知府王顯高親至見樹大十圍陰廣數畝諦視榕根有竅出烟

如縷乃令人伐樹得巨蛇十數殺之怪遂絕 慶遠府志

菖蒲酒有毒

藤州民某家有五口二壯者二童稚一婦值端陽節飲菖蒲酒皆極醉頃之遂悶暈地婦及二稚俱死壯者氣尚勃勃藥之則痰涎壅塞不能下逾半日亦死人謂蒲根下必有毒蛇穴處發之無有也識者曰菖蒲極熱酒又熱皆有厚毒恣意多食焉得不死壯者氣方盛故迸之爾予謂炎方暑候火氣熾然飲蒲酒太過如火得膏熏炙悶鬱而死固其宜也 西事珥

魚菌殺人

永福羅錦神山頂池中忽生鯉魚居民取而食之隨發吐瀉死人無算 永福縣志下同

永福毛峒里四里村四月內池上生菌大如盤人採食之其味頗甘亦死人無算

關繼禹

關繼禹蜀人為部郎隆慶初謫丞鬱林署篆百廢俱舉一縉紳夢玄武神語曰若為我告關公今轉某府二守矣縉紳以告關疑其誕旬日果得報關大異之捐俸廟神於州之後山民徼福者歲時斜農設壇醮鐃鼓鐙鐲男女雜遝有善相地者曰州治龍自東北入城此山為州後宜靜廟當啟遷且神武像也將兆兵巳興業有永平之役 梧州府志

雷誅不孝

曾縱宜山人事母不孝每食母惟少與之母常不得飽歲時祭享肉雖多皆不與母日與其妻罵詈甚至箠之數十母溺愛忍受之嘉靖間一日風雨驟至雷火焚縱居室左右鄰俱無恙母髻掛一笆壁笆盡灰髻獨無恙縱夫婦懸半空中旋直上所居地裂一縫雷物似猪形鑽入裂中者不勝數須臾雨止縱夫婦隕墜仆倒本府以其事聞禁數日方死 慶遠府志

藤縣民

藤縣民某失一雞疑為鄰婦所攘疾聲罵詈侵鄰婦鄰婦憤恚自縊死數年矣民偶過一處見有野蠶吐絲樹

閒往欲見一物收取忽見鄰婦馳來罵之曰汝何得盜吾繭民驚懼仆地少頃甦婦使人往瘞之則鄰婦所埋處也越數日其人死兩事瑣

雹異

萬曆辛亥春三月邕州雹大如斗城中屋瓦皆盡無一存者是日陳憲僉顧輕車飲於敷文書院席上盤盂盡碎役人避去二公立簷下有塵板遮之冬月行部至邕望坊樓上殘瓦半漏時見天光屢疑是積雪未消嶺南瑣記

張德威

明萬曆初宜民有張德威者惡著於鄉官莫能制威偶變舉動為驢狀引刀自剜其股曰上帝懲我惡以戒世人也遂為驢鳴以斃通志

吳繼憲

明末慶遠盜亂有紳吳繼憲為獞賊張安所害安途遇憲喝曰張安何往急歸安居嵒衆家十數口閉嵒自焚而死通志

銅鑼村

興業縣治石山之顛有石圓如銅鑼响則石馬嘶石人喊土人遂叛萬曆七年木頭峒狼人叛魏應文討平之厥後石被雷轟宛然銅鑼因名銅鑼村通志

青蛇使者

三界廟一名青蛇廟廟有小蛇背綠腹赤穴神衣袖縫神飲食或以手接翫之甚馴倘有虛誓怨祈家數百里蛇輒至為其人索願其家為蛇掛紅刻日賽之呼曰青蛇使云按三界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一葉上下無縫帶內有回字能召風雨知來物播術聚衆弘治中制府遣至覆以洪鐘環以積薪晨夜煅之發之無有也仙衣所披僅乃得免余先一日與袁元約趙平笥談青蛇之異余謂青蛇必金精也昔先師純陽詩云朝游北海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粗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此時三彭斷靖一氣未降及參黃龍頓超圓覺銖衣蛇劍棄若浮烟辱於非人有弗顧也夫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用漫藏誨禍亦何神之靈而青蛇有知必不斈斈於茲廟也二客稱快次早入廟取酒酹蛇果若媿匿深穴於神座之下以火燭之得寶劍一函翠色欲滴是夜二客夢一綠衣少年與余結佩後青蛇遂無有見者摭赤

狐妖

校邕時以左江道為文場道淤邃旁有亭樹園池林木茂密業已堵塞予與書吏俱入居鐍邃樓下一日晚堂畢隸人云每薄晚有人擲瓦石入詈之則愈甚予視之累累積瓦上因詢于掫者答云此去外路甚遠遂不復問又一日閒步出鬪閣者房內有伐樹聲因取鑰啓視之閣者云有物如犬而甚大黃色每來則伏此處竹樹

開撼門入亦盜食食物適來逐之越牆去尾大如帚伐去竹樹或可貿不來爾蓋狐已爲妖而土人不之知也嶠南瑣記

山魈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畏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慮也人宿樹下

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歲中每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䅘耕地種植並足山魈收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陳繼儒虎薈

木客

平樂縣西七十里有榮山上多有□□有木客形似小兒歌哭衣裳不異於人而伏狀隱□□宿食精巧時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就人換□□□□今昭州平樂縣今闕記

木客形如小兒予在恭城見之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出市作器工過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思俗氣自云秦時造阿房宮采木流寓於此余嘗見其賦細雨云劒關鈴逾動長門鏡更深又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按唐詩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木客所作也蘇長公云山中木客解吟詩然則詩學淵源其來遠矣余家羅浮有鳥各爲一色五色畢集必兆嘉客鳥名木客與此不同亦稱下同

按志載虔州洛山有木客鬼其義未詳閩縈山之巔有怪物焉木客方飲酒歌吹樂甚忽見一人長二丈有奇面濶三尺鬚髯爲喙皆有肉翼俯觀樂器婷婷而笑垂舌至地木客大驚欲走不動其人溫語之曰儂非能傷

人能察歌舞耳木客神定歌舞復作其人拊掌大笑聲振林樾垂舌喀喀而去

平樂了髻山高一百餘丈險不可躋相傳舊有物形似小兒行坐服食不異於人時出市易什器市人呼曰木客蓋山魈也平樂府志

顧況紀秦時建阿房宮采木者偶食黃精天𢇁不覺疎身飛上就山下人家裁詩酒盡君莫酤云云今平樂志所載縈山木客事蓋附會此說余昔在昭州常詢之閣傳西明府云少時聞父老言曾有人見之今久不聞矣張七澤梧潯雜佩

屈亞石重生

崇禎初增步屆亞石年十六七爲人傭至廣西病故客歸其柩時已兩月至肇慶守驗官黃某夢有報之曰明日有私貨宜詳察之驗官囑把水見一棺報曰無別疑惟一棺耳官令開驗客力止益疑之既啓棺有一人臥其中目尚轉動詰其商必謀殺者神故爲預告之急用湯藥飲之次日能語自陳病故死見閻王謂誤捉當某年某月死責鬼卒放回非商謀殺也曾見閻君簿上有三妻一妾一楊一王初貧甚不意後果驗 張穆異聞錄

空中兵馬

廣西太平府有高崖數里現兵馬持刀杖或有無首者舟人戒勿指有言之者則患病 異聞錄

飛來鐘

廣西鎮安土司有白銅鐘飛來水畔官懸之東樓現存 異聞錄

粵西叢載卷十四

粵西叢載卷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西粵靈芝

宋太平興國間象州文廟芝艸生產三莖五彩俱備舊有靈芝記 通志下同

大中祥符間詔天下造天慶觀昭州守蕭公卜地於城東二里建之觀落成靈芝生鮮光見蓮花生並頭一時有三瑞因繪圖獻秘書省校書郎傅營作三瑞圖頌

元豐元年秋八月昭州資壽寺芝草生 宋史

紹興間靈芝產於賀縣龍山下人以爲兆范祖禹之來也 通志下同

元末蒼梧芝草生在呂仙像指間未幾而明一統矣

明洪武年間賀縣靈芝生永樂年間又生人以爲周張發解之兆

成化六年蒼梧紫芝生時三本占有太平兆明年果開三府都御史韓雍作軒有記

成化十二年全州有芝產於文廟石楹

嘉靖十三年西粵藩臣許應元進芝二十本其色有赤白青黃黑紫徑至尺八寸有光者有輪菌如山岳者上命採芝令於玄嶽龍虎三茅齊雲五岳諸靈山採之遠不能及余游都嶠見靈芝生于石上九莖綠葉朱實有光未傳服食之方終不敢採 赤雅

嘉靖三十四年梧州府有靈芝生於梧山書院通志

紫泉

宋淳熙十六年鬱林紫泉出通志

廣西貴縣縣南鬱江之旁有紫泉無源偶現紫色輒符佳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爲解洪武元年十一月巳水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時葉琛勅諭交趾州守鄒天奇爲之頌又云其水有兩派其出其出不常出則有異應自縣門流下者必擢賢守令或出英俊縣上流下者應在僚屬其水長而狹色如紫練一統志下同

紫泉在鬱林州南二里舊名濯纓泉忽變紫改今名

橫州學前西邊有一穴每遇科舉歲春分前後微雨時

有紫水一道湧出須流過學前則中舉人必多如不及者止可一人有歲直至州城門外其年中舉者六人

明天順六年賀縣桂嶺鄉大龍塘水流盡紫其色光輝照耀上下經旬不變是歲大兵征其鄉俘獲寇數千流水皆赤人以爲紫泉內兆按是年平桂嶺時明孝穆太后方十歲將臣以幼女津送京師遂入大內後誕孝宗始知紫泉之兆爲非常云

萬曆十九年五月博白縣登高嶺左小河流紫水土民觀之七日而止

鳳見

吳黃武四年秋七月蒼梧鳳凰見通志下同

南漢時邕州鳳凰見時王弘澤鎭邕有善政

宋景德元年夏五月白州三鳳見飛自南來入城中羣鳥旋繞隨之至萬歲寺前棲於百尺木龍樹身長九尺高五尺其羽文五彩俱備冠如金杯文獻通考

大中祥符元年象州鳳凰見其羽備五彩羣鳥皆從之翔集城東倚鈠嶺忽飛去其地湧出一泉味甘美土人呼泉爲鳳凰井

元至正十一年慶遠鳳凰見時有雙異禽羽備五采飛集述昆鄉羣鳥千百隨之蓋鳳凰也其一飛去一棲止爲獞人射殺或藏之獻於帥府久而色鮮元史

一乳四子

嘉靖二十三年春二月橫州民陸安妻一乳四子勒竹村人懷娠十五月生一女三男通志

野蠶成繭

宋大中祥符五年夏五月藤州鐔津縣野蠶成繭藤州素不產桑蠶食山柘而成州人異之織絲以獻通志下同

紹興二十二年夏五月容州野蠶成繭

天象徵異

唐泰和四年慶雲見於賀縣之丹霞山五彩氤氳旬日不散是年李郃來任因更名瑞雲山通志下同

宋開寶七年梧州大雨壞倉廪漂流民居

咸平元年夏五月昭州淫雨大水民溺死者五百十一

人
嘉祐三年夏六月邕州颶風大作城樓民屋盡壞幾無
留壁
咸淳十年蒼梧雨血著於草木行人衣服皆赤
元元統二年二月太白經天猺寇陷賀州
至正元年廣西大雨水山崩水漲灕江泛溢地深二丈
餘屋宇人畜多漂沒
明洪武十七年梧城漫天大霧不殊北方
洪武三十年冬十月熒惑犯南斗
宣德九年夏五月南寧府不雨郡守李燧齋沐虔禱於
天寧寺以副都統茂淨典廠職五日克應黑雲蔽空雷

電交作甘霖如注燈燭盡滅二刻許雨晴天淨衆僧見
殿前甎上有月明識三字非墨非粉傍有巨人足迹微
濕人咸異之有碑存
景泰四年冬柳州大雪河魚凍死殆盡
成化二年太白晝入南斗
成化二十一年蒼梧大雨漂流民居數萬推移州岸城
垣幾没
弘治二年春三月二十日巳時賓州忽天色昏暗狂風
大作自西北起走石折木等驟雨迅雷大雹如雞子破
屋害稼殺鳥雀傷牛畜未時稍止
弘治甲寅夏四月柳州暴雨數日城垣崩塌幾百丈公

私第宅傾頽漂流無算
弘治丙辰春三月賓州淫雨數日夏四月又暴雨山崩
地陷洪水泛溢田苗傷堤岸橋梁歧路盡衝決近江民
居多漂流
弘治庚申秋八月十一夜融縣大星隕約長丈餘飛自
西南隕於西北
正德辛未春二月一夜博白忽疾風暴雨城樓多崩公
署民居倒塌過半
正德十年九月富川縣雷擊西山崩七處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蒼梧甘露降於府學遍凝於樹其
甜如蜜十二月五日蒼藤天鼓鳴白日中天大震一聲

起自東南止於西北
正德十一年夏五月慶遠西北方星隕約長五六丈蜿
蜒如龍虬蜩燦如掣電須臾而滅
秋七月博白淫雨公署民居多崩塌人畜溺死甚衆凡
一旬乃霽
正德丁丑夏四月十一日來賓大雨雹天忽冥迷風雨
暴作雹落大如雞子破屋折木殺鳥雀遷江縣亦然
秋七月懷集大雨水牛畜多溺死
嘉靖甲申冬十月慶遠天鼓鳴十二月二十六日巳時
西南方天鼓鳴如雷震地
嘉靖乙酉夏六月二十六日象州大風雨公署城樓軍

民房屋多倒塌河船沉溺淹死男婦甚衆

嘉靖十年春二月全州雨雹如彈自辰至巳

嘉靖十四年三月容縣雨雹大者如栒小者如豆

嘉靖十九年春富川縣雷擊儒學門牆是年乙熙擢魁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春二月十一日夜三更賀縣忽大風從西而東南飄沙飛瓦古樹大可十圍連根拔起所至有樓板磚砌吹疊成堆者

夏四月全州暴風雨有飛石隕柳山應泉池

秋八月熒惑掩南斗杓

嘉靖二十六年春二月夜風雷摧全州學宮松傷戟門梁柱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富川縣白日有聲如洪濤號叡自天而下移時聲住雨如注後大旱

嘉靖辛亥正月元旦五更太平府雷震府署桄榔木及盆中滌氣時南寧同知余光署事

嘉靖三十五年夏彗星見於桂林西方

秋七月十四日夕星隕於太平西南光燭戶庭

嘉靖三十六年春橫州大雨雹是日木蔭州北三十里交綺銀水六村長寨等地忽震雷暴風雨雹大者如米升小者如雞卵有倆有三角至七八角者傷村民牧豎十餘人牲畜禽獸無算車輪苦竹瓢撒竹木枝葉如剷野草擊爛一空雹積汪地約二尺許

嘉靖四十二年夏六月十四日丙午夜有流星自桂林東南過西北光芒如晝

嘉靖四十三年冬十一月夜月明而桂林大雨雹

萬曆五年彗星見西方其長亘天尾直射月宮光芒燭天數日不滅冬又見次年大征府江

萬曆七年五月北流縣大雨漂沒城垣民舍溺死男婦二十餘人

萬曆十年十月興業縣大風拔木發屋

萬曆二十二年懷集縣春雹秋旱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容縣雨雹如飛石秋旱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春昭平縣雷發樵星門是年廖蕭鄉舉

萬曆三十五年彗星見

萬曆辛亥二月桂林大風忽起西北天色黃赤不移刻米雹大墜如碗如盤壞官署民居屋瓦殆盡林麓鳥獸死者無算

萬曆四十二年乙卯春昭平縣城中雹

萬曆四十六年八月至十月桂林每夜東方見一巨星長丈餘空中懸有白氣形如刃鎗長矛又如白布自北鋪南竟天

泰昌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桂林天鼓鳴天裂閃光如晝有聲如雷

天啓二年二月平樂大雷連震七次霹倒鳳凰山大松
崇禎元年懷集大雹三年春又雹秋旱

地震

明天順七年秋七月乙未象州地震次年大饑 通志下同
正德庚午春三月二十七夜太平地震夏六月十七夜梧州地震震一二刻其聲隱隱如雷次日自毛過地長三四寸許
正德七年六月北流地震
正德癸酉秋八月南寧地震宣化地震有聲隱隱如雷來自西北止於東南
正德丁丑冬十二月望太平地震有聲隱隱如雷

正德庚辰夏六月二十七夜梧州地震
正德辛巳秋九月四夜太平地震次夜又震起於東南止於西北
嘉靖十四年四月容縣地大震者二次是歲饑
嘉靖三十四年春三月初七日太平地震屋椽有聲
隆慶六年武緣縣地震
萬曆二年七月朔懷集縣地震望日又震
萬曆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平樂府地震瓦房俱響
萬曆二十六年桂林地震如雷
萬曆三十二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亥時桂林地震六月初四日再震八月二十六日亥時震十一月又震

萬曆三十三年容縣地震自西至東聲如霹靂是歲穀價騰湧
崇禎八年五月平樂地震河山響如雷吼
崇禎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桂林地震有聲

山崩地陷水溢

宋元豐八年春二月甲戌賓州嶺崩地陷 宋史
元至元二十七年靈川大藏山石岸崩 通志下同
至正七年四月靜江山崩水湧灕江溢
至正九年秋七月靈川臨江石岸崩
明永樂二年夏五月陽朔大水蛇龍萃作山谷成淵
成化十八年春陽朔大水壞屋百餘城崩殆盡

嘉靖元年夏五月全州大水萬鄉因都山崩水湧陷田數百頃陽朔大水五日不消人遭溺甚衆七月蒼梧大水漂民廬舍萬餘
嘉靖四年冬十二月都司地陷大門左旗纛廟前忽有聲如雷陷地一穴濶二丈五尺深一丈次日離前穴三丈許復陷一穴濶二丈深二丈有青氣一道上衝數丈良久始散
嘉靖八年陽朔縣邑山崩自面山崩壓死民人張厥銀妻女三口屋宇牛羊俱碎
嘉靖十四年夏五月武緣縣大水没城崩岸民大流殍
谷懷大水漂廬舍千餘間没城郭人多乘舟筏至川龍

田廬蕩壞

嘉靖十六年夏四月全州大水城圮者半大傷田稼平樂府水漂室廬害稼五月恭城水溢入城田稼没没民大饑蒼梧大水東南民舍盡没

嘉靖十七年秋武緣縣大水漂流民舍委積如山

嘉靖二十七年夏六月全州萬鄉四都山裂水三道汎衝民屋上田成河

嘉靖四十三年龍隱山崩

隆慶五年布政司地陷是歲獨秀山崩石約一丈餘

隆慶六年夏五月大水堯山崩懷集賀縣大水漂没民舍六月亦如之

萬曆六年春正月臨桂東鄉冷水村地崩陷聲如雷周廣約十丈深不可測

萬曆十四年三月懷集古城大水岳山麓崩魚鼈盡絕人涉水多生疝七月梧州城大水南門城內水高一丈五尺廬舍田禾盡遭淹没蒼梧漂民舍八百一十六家藤縣二百四十家鬱博北流皆受水害官發穀賑之

萬曆四十三年七月恭城縣欒江山崩出蛟平樂河水暴漲魚死塞江水不可食民掘泉取水

萬曆四十五年八月恭城縣雨下如注山淵水湧連崩一十三嶺

天啓七年五月三江大水漂没民房甚衆

崇禎元年七月宣化縣大水灌城丈餘近河民舍漂蕩殆盡

崇禎十七年興業縣葵山脚崩百餘丈

地浮光

嘉靖四十二年冬十月靈川日未出地浮白光既出見青輪高一丈復常明 通志

石吐烟

萬曆十七年七月博南縣治南五十里有獅子石吐烟縷與雲參移時而止 通志

植物祥異

的宋大明七年正月乙酉鬱林珊瑚連理生太守劉勔聞於朝 宋史

宋景德四年象州居民園內芥菜生蓮花 通志 下同

元豐間橫州大理丞梁世基宅生連理荔枝神宗有御製詩

元至順間象州雲錦橋北池中白蓮產雙頭是歲大稔

明永樂中南寧宋村嘉禾生禾結一大實如雞卵好事者以金飾爲酒盃故老有及見鄧揮使所後失所在

成化元年夏五月武緣縣泮宮生並頭蓮是年姚惠梁廷器領鄉薦人以爲瑞蓮之應

弘治己酉夏閩太平儒學內月池蓮生並頭是秋蒙斐顧貞同薦鄉試其先兆也

弘治十四年冬灌陽縣竹生豆角楓結梨實

正德十四年六月富川縣蓮塘村開並頭蓮二朶是年張惠舉於鄉

正德十五年富川縣楓樹結梨實

嘉靖二十三年富川縣竹結實如米其年饑民採而食之

萬曆九年辛巳賀縣重修三乘寺寺後一柿木大尺餘沙彌斧之忽兩開中有用力不同四字兩邊俱有字迹衆異之白於縣而貯之庫

嘉靖十一年懷集縣桃李四季有實

萬曆七年懷集縣一禾二穗

崇禎十一年戊寅恭城縣禾穗兩岐大豊

崇禎十六年夏五月賀縣城內陳侯祠前榕樹大十餘圍忽枝上發赤紅蘭花二朵大如掌是年冬月土寇作祟破城奪印後三省兵勦平之

慶遠災兆

府境切昏或半夜將旦時有星大如杯光焰紅赤吐芒曳尾自半空飛下凡所落之地必有回祿之災俗謂之火殃蓋熒惑之變也（慶遠府志下同）

初昏時西南上有星色白而吐芒焰俗謂之賊星又曰儱牛星凡所見之歲峒獠必叛蓋攙搶蚩尤之變也

府境內或陰暝彌月霢雨霽徹日出無光月見復昧氛象愁慘皆兵象也不逾時即有峒獠之亂

境內春夏間或大霧暝迷咫尺莫辨人物須臾爲風掀而日色晴明則主旱或野草遍爲虫蝕狀如火燎或絲瓜籐逐節結核狀如木瘿皆旱之兆

境內或有赤蟻長半寸許生翅而飛時觸人面目或羣撲燈火主大水之兆

若春間田螺盛產亦主是年有水

瑞兆

嘉靖五年十二月十一十二日嚴霜成粉池水皆米人皆以爲瑞（慶遠府志）

銅鼓灘古休咎

銅鼓灘其聲轟轟如雷或如火炮作戰鬬聲漁舟皆驚懼古讖謂水乾至烏口當出狀元郎後唐同光中水乾出邑人梁嵩果登進士第一（內事翊）

銅鼓灘聲流細細則民居安轟然而震則有火盜平南將軍灘亦然（潯州府志）

潄玉泉禱雨

白石山潄玉泉歲旱鄉人齋沐鳴鐘禱之則泉水傾注可灌田（潯州府志）

登仙崖古休咎

登仙崖時有聲聞鼓吹則民樂歲豐聞戰鬬則民疫兵起潮水泉水盈涸不時邑人祀以卜歲（潯州府志）

佛像動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陷之居其城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舁取投之江中遂無他異（葉少蘊避暑錄話）

邕州交寇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沈括夢溪筆談）

妖告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月南寧有妖告其妖未審何物傳

自北地而來歷江西及廣東遇夜入人家淫戲或如星或如蝠或如猴如犬或有黑氣似有尾爪能傷人淫者當之輒流黃水而斃家家夜聚擊鑼鼓持竹樹枝以防之來則聚擊之則散爲星火頃復堆爲一毬衝簷白大至二十七年二月復轉至州境村鄉騷擾如前數月乃熄（南寧府志）

粵西志多載嘉靖丙辰鬧黑眚之訛此事自大江以南皆被其惑相傳有黑氣入室或爲飛虫鳥獸闖然有聲遭者輒迷悶不省擊之則火光迸散旋復合成一火毬衝簷而去氣盛者力與之搏若損皮膚流黃水不止則死用兵仗刺之即反自傷又云其至必先作硫黃氣或如燒布絮氣予往問之親中其害者云見陰雲中擁一馬首向鼻間旋繞數四細聲作人言云馬騮精人所爲馬騮精人所爲遂昏迷久之聞鑼聲始覺又云郡中捕得一道士用馬毛數莖燃結吹入人家門內其怪便作不敢窮之法止逐之去而已然患亦隨息按嘉隆聞見記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擊之則刀杖傷人夜魅魘人至死其黨毛鰲等數十輩誘惑愚民約以九月甲子起兵事洩參政劉夔督兵擊賊追及南潯盡殲之獨祖師以術逸去事在丁巳九月此妖蓋其黨分之四方惑衆者粵右民尚鬼宜其爲害獨甚也（西事珥）

龍見

吳永安四年布山有龍見（通志下同）

唐龍朔四年龍降於象州時縣西山風雨雷電七晝夜既霽山腹洞貫成嵒廣百餘尺嵒中石壁皆印龍鱗溪水從嵒流出可通舟楫而舊溪爲平陸

元至正間興業縣南十里村民見一馬從石中出食草居人撲殺分食惟一老嫗子婦二人不食是夜雷雨大作電光中人見蒼龍從空中下其嫗驚伏覺有人嚮曰急出無顧家母子遂出上小山困極立化爲石其村遂爲大池人呼曰馬塘

明嘉靖五年二月容縣大水連漲數日水退見兩岸龍

車轍迹
嘉靖戊子宣化縣龍見
嘉靖壬子春宣化縣飛龍見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夏昭平縣蛟起明源江化爲龍
萬曆四十五年丁巳八月初四日恭城縣陰雲密布雨下如注山澗水湧連崩一十三嶺樹木拔折緣江鱗介之物死者無算巨木散材河涯堆積如山人云有蛟龍出焉
萬曆四十六年夏六月恭城縣諸溪不雨而漲伸家廖洞傳有龍鬬日夜不休山水若決率皆泥滓
泰昌二年四月龍池井出神龍大雷雨

虎害
宋淳化元年冬十月桂州有虎害時州民多罹害聞於朝遣使祛之（通志下同）
正德丙子至嘉靖太平有虎害白晝當道噬百爲侶亦被傷唯人見一白額禿尾者不畏兵器傷人尤多
正德丁丑慶遠府虎入城爲害廂鄉之民死於虎者尤多
嘉靖十四年夏五月初五日有虎入太平郭白晝不去居民殺之十五日虎又入郭不去民又殺之廿五日虎又入郭民悉殺之三虎相繼入郭而亡
嘉靖十五年八月興業縣猛虎爲害民禱於城隍七虎斃於一日
隆慶五年六月龍隱山白晝獲虎
萬曆元年融縣清流鎮南寨一帶村鄉虎出害人數年乃息虎三五成羣途間數十人行就中搏一人而去羅之復來逐取人晚踰垣升屋晝於村傍搏噬無虛日時倉官莫賽經羅鎮建醮禳之錄被害者附醮壇薦度已得男婦老幼三百餘又數年乃息不啻千餘命矣厥後數十里田荒人竄村落丘墟
萬曆十五年長安鎮虎災傳鎮上樂板村男婦幾百十口噬之餘十八人別村未若是酷者有請州總帥全得四虎其患乃息融虎傷倒請師人超度亡化故仰承利之者誰民此虎乃爲家所放神虎不可殺殺之將自及愚民信之間有得虎者奸猾恐以皮不送官將梟首爾故益惕惕不敢加一矢

獸異
唐會昌元年夏四月桂州有馬生駒三足能隨羣牧（通志下同）
咸通三年柳州馬生角
明嘉靖四十二年秋七月太平府有熊入郭居民殺之其雌後夜至數夕而去
嘉靖四十五年正月荔浦縣野鹿入城
萬曆七年荔浦有牛生兩犢

崇禎十三年庚辰恭城鄉民獻白兎

雞異

明正德十五年富川縣雞生四翼通志

鼠異

明洪武二年三月太平府有白鼠渡江自南而北晝夜不絕未幾頒降府州各衙門印信通志下同

弘治十三年九月四日融江水紅黄數日民大疫鼠殺稼

嘉靖二十四年富川縣鼠數百成羣食田禾竹生實是歲饑

崇禎丁丑至己卯平樂城鄉鼠皆變爲騾鼠身小眼細每二三相角其聲唲唲如蛩吟

黑螭

唐會昌中邕州黑螭見時李位都督邕州有黑螭鼓江流壞北岸直城南河覆船害人久乃去通志

巨魚

嘉靖三十五年七月太平府有巨魚長丈餘出游水面凡三日乃止其鰓魚之鬐皆聯於尾見者怪之通志

粵西叢載卷十五

粵西叢載卷十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粵西雪

嶺南州多無雪霜艸木皆不改柯易葉獨桂林歲歲得雪或臘中三白然終不及北州之多靈川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輒止大盛則度送至桂林城下不復南矣虞衡志下同

粵西風

風廣東南海有颶風西路稍北州縣悉無之獨桂林多風秋冬大甚拔木飛瓦晝夜不息俗傳朝作一日止暮七日夜半則彌旬去海猶千餘里非颶也土人自不知其說余試論之桂林地勢視長沙番禺在千丈之上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駱越

史記元鼎六年漢兵至南粵粵桂林監居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　通典曰貴州古西甌駱越又曰褱陽縣漢之中廬駱越人徙此　益州記曰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人爲駱人有駱侯或自名駱將漢代蜀王子將兵徠討駱侯自稱安陽王尉佗滅之　路史曰今貴治鬱平蓋古甌駱周書載言云潘州古甌駱越之地而史記亦有西甌駱交止九眞之域十道記號駱侯姚姓李奇說故九眞有駱田邕有駱越水其散居褱或云甌閩誤饒伸學海下同

且甌

周書王會解曰且甌文蜃　路史曰郭璞以建安為西甌非此集韻音嘔駱越別種郡國志鬱林西越也故杜佑云西甌即言西以別東爾　寰宇記鬱林廢黨州經善勞縣即古西甌居

蒼梧

周書王會解曰倉吾以翡翠　路史曰[illegible]蒼梧縣元始六年開蒼梧郡地廣東至湘潭

桂國

周書王會解曰伊尹為四方令曰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為獻

路史曰桂國見四方令經云八桂在賁禺東（今番禺）蓋桂陽也

區吳

路史曰區吳蒙之東區漢之荔浦也

南越封畛

凡郡之土宇秦氏分制罷侯置守列為四十　南海郡南越之域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潮陽等郡地皆是　桂林郡南越之域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桂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寧浦橫山循德龍池永定等郡地皆是

象郡南越之域今招義南海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義龍水忻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郡皆是（鄭樵通志）

秦始皇二十三年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資治通鑑）

唐開元十道其十曰嶺南道古揚州南境今廣循潮漳韶連端康岡恩高春封瀧新潘雷羅儋崖瓊振（已上廣府管內）桂昭富梧賀龔象柳古嚴（已上桂府管內）容藤義竇禺白廉繡黨牢嵒鬱林平琴（已上容府管內鬱林平琴州後名）邕賓貴橫欽潯瀼龍田武環（已上邕府管內）安南驩愛陸峰湯長福祿龍（已上安南管內[illegible]州後名）凡七十州焉（其五府又管羈縻州）東南際海西極羣

蠻北據五嶺其名山有黃嶺及鬱水之靈洲焉（黃嶺在廣州寶安縣靈洲在廣州南海縣鬱水之中）其大川有桂水鬱水（桂水出桂州臨賀縣[illegible]昭富梧[illegible]州界入鬱水鬱水一名浪水[illegible]梧封東端康入州界入海）厥賦蕉紵落麻（廣州等羈州以紵布[illegible]州羈以茶麻布[illegible]封）厥貢金銀沈香甲香水馬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龜殼瑇瑁絲藤竹布（沈象二州貢金桂邕昭梧等五十餘州貢銀桂州銅鐵車布細布鍾乳崖欽二州高良薑廣州甘鹿生沈香水馬甲香龜鼊及藤籠廣州安南並貢龜殼儋振二州五色藤盤振州斑布食單安南及鬱州蕉安南賀椰皷魚皮翠毛愛驩州等州孔雀尾鸐州象牙藥犀南金薄黃屑沈香桂潮等州飲魚皮甲香韶州竹子布潮州甲香蘆香廣潮南循峰郁部等州及安南蚺蛇膽春韶盧廣等州石斛雷州蘇宣富州竹布白石英紫交金古州驩容州朱砂銀鐵州蕉翠毛陸州瑇瑁鸐皮孕毛甲香峰州芦藿布福部二州白蠑福祿龍二州雞舌香木足州桂心）其遠夸則控百越及林邕扶南之貢獻焉（通志）

唐制粵西諸郡每年常貢　始安郡貢銀百兩今桂州　普寧郡貢朱砂二十斤水銀二十斤今容州　臨賀郡貢銀二十兩今賀州　平樂郡貢銀二十兩今昭州　臨江郡貢銀二十兩今龔州　潯江郡貢銀十兩今潯州　蒙山郡貢麩金十兩今蒙州　開江郡貢斑布五端今富州　寧浦郡貢銀十兩今橫州　修德郡貢銀十兩今嚴州　定川郡貢銀十兩今牢州　象郡貢銀十兩今象州　感義郡貢銀二十兩今藤州　寧仁郡貢銀二十兩今黨州　懷澤郡貢細白苧布十端今貴州　龍城郡貢銀二十兩今柳州　恩平郡貢銀二十兩今恩州　杜氏通典

嶺南五府

唐天寶元年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統經略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經略軍在廣州城內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在恩州城內兵二千人桂府兵千人容府兵千一百人邕府兵千七百人安南府兵四千二百人已上兵輕稅本鎮以自給　資治通鑑

唐嶺南道

蠻爲州九十二隸峰桂邕都督并安南都護府　山堂考索

五管

嶺南之地曰五管乃統治之名曰廣管曰桂管曰容管曰邕管曰瓊管　楊慎丹鉛總錄

宋廣南節鎮詩括

廣南九鎮　番禺號清海桂林爲靜江慶遠能水鎮肇慶端溪邦建武維邕管永慶維晉康寧遠容江城靜海瓊山鎮融水名流遠九鎮列南荒　十海下司

廣西五鎮

節度　州　郡名

靜江　靜江　始安　桂林離水桂嶺桂郡入桂

慶遠　宜　龍水　宜城宜水宜陽

建武　邕　永寧　邕管樂昌邕郊

寧遠　容　普寧　容管容江

清遠　融　融水　玉融

宋中興帥藩　東則廣州西則靜江

靜江　經略安撫二十五郡　寶祐五年命制置大使

桂林　八桂　桂管　襟蠻帶海爲會府　五嶺之地桂爲大　西控龍編東連鯨海　地控諸蠻疆連五嶺　地聯五嶺川來三江　左控荊衡東接嶺海爲一都會　修戎兵用邊蠻力　疆分五嶺　疆分五嶺連江山縈帶之雄戶雜萃蠻有鱗介衣裳之俗　撫御之宜有赤子龍蛇之別牧伯之任在嚴師父母之閒　宜威丹徼　領郡二十五羈縻州七十二　控制雄劇　銅柱之邦戈船之道　羈縻七十州村畛四千里風清氣淑　東接嶺海右控蠻荒　晉附佩鎮江陵都督交廣　忠順口勞　唐李靖平嶺南爲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　王晙爲都督築城務農　唐經略之地且重　專西南一面之寄　桂府無南鄉

之慮　曹克明始置溪洞司而兼領之　陸詵嶺外
處畫無不當者　余靖奏團結訓練土丁以備邊經制
五覺恩信著嶺外　張栻范成大　撫著安交趾之績因陳
靖日南之方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
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總制之

安南貢獻

交趾國本南越之地唐交州總管也至德宗改安南都
護州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送款於梁帝因
授承美節鉞國朝乾德初交州帥號天聖王私署丁璉
爲節度使自開寶以來皆受朝廷爵命貢奉不絕開寶
六年五月甲寅璉遣使朝貢戊寅封璉靜海節度八年

又遣使朝貢謝恩太宗興國五年黎桓遣使以丁璿爲
名獻方物十一月朔黎桓遣牙校江巨煌王紹祚八年
五月庚午黎桓遣牙史趙子愛九月丁卯交州黎桓遣
使雍熙二年二月甲申三年九月癸巳權交州三使留
後黎桓並遣使貢物淳化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
桓遣使貢物眞宗咸平元年九月癸亥黎桓獻馴象四
景德元年六月甲子黎桓遣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三年
桓死四年八月乙丑黎龍廷遣其弟來貢賜峰州刺史
明昶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
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又封黎桓爲南越王祥符二年十
二月癸未交州黎至忠遣使來貢并獻馴犀一上以犀

違土性不可豢畜欲拒而不納又慮違至忠意俟其使
還乃令縱之三年三月壬辰李公蘊遣使入貢封交趾
郡王五年四月戊申七年八月己巳並遣使貢方物乾
興元年四月丙寅李公蘊遣使貢方物仁宗天聖五年
十月癸巳南平王李公蘊遣其驩州刺史李公顯來貢
方物慶曆三年三月乙亥交州獻馴象五山堂考索
交趾本南越唐安南都護府開寶六年四月丁璉貢方
物以爲靜海節度安南都護開嶺南平懼而內附八年
五月貢犀及象牙八月七日封交趾郡王興國二年十
二月貢方物七年三月丁璿貢方物八年黎桓貢通犀
孔雀尾九月貢金器雍熙二年二月貢金龜鶴賀乾明

節三年九月復入貢端拱元年閏五月朝貢淳化元年
十月貢綉龍鳳織至道二年七月賜以美玉帶三年封
南平王咸平元年九月獻馴象二年獻犀牛四年貢馴
犀一象二七寶裝金瓶一景德四年七月黎龍延修貢
禹賜九經祥符二年十二月癸未貢馴犀一上令縱之
海濱三年三月授李公蘊交趾郡王以祀汾陰修貢五
年四月貢方物七年七月百敗鶴柘鐵貢馬獻捷八年
貢方物天禧三年八月貢犀角象齒乾興元年四月貢
方物景祐元年十一月辛亥李德政獻方物及象二慶
曆三年三月乙亥獻象五六年十二月庚戌獻象十[illegible]
賜名其使屆從賜紫袍金帶七年正月庚辰御宣德門閱交州貢象

至和二年十一月李日尊貢象十嘉祐三年六月丁卯
貢異獸二以爲麒麟（狀如水牛鼻端有角）樞密使田况請但稱異
獸使殊俗無我欺八月癸亥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觀
之八年正月辛亥貢馴象九熙寧五年又貢象　元豐九
年六月乾德貢犀二元祐六年四月甲申入貢賜錦袍
束帶絡與十四年六月十七年九月天祚貢方物十二
月賜鞍馬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獻象牛二十年二月
二十九日貢馴象十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庚寅賀
升平獻黃金器明珠沉香翠羽綾絹馬十象九三十一
年正月六日貢象乾道九年六月貢方物（王海）
明會典云洪武二年遣使朝貢因請封爵詔封爲安南

國王永樂四年以其臣篡立發兵討平之宣德間遣使
來謝罪請命因宥而封之令三年一朝貢別有進中宮
東宮方物其或以慶慰謝恩等事來貢者不在三年一
貢之例朝廷有大事遣使頒詔於其國其國王請封亦
遣使行禮其貢物　金銀器皿　薰衣香　降眞香
沉香　速香　木香　黑線香　白絹　犀角　象牙
紙扇

今通志所載貢物　金香爐花瓶四副　銀盆十二
口　沉香九百六十兩　速香二千三百六十八兩
降眞香三十株　白木香五十件　中黑線香八千株
白色土絹二百疋　犀角二十座　象牙二十枝

其差遣陪臣三員　通事一名　行人四名　隨人十
三名

安南三路

粵西入安南有三路一路由憑祥州出鎭南關一日至
文淵州一路由思明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
州一路由龍州入一日至平西隘（粵南項記）
永樂十四年五月英國公張輔言自廣東欽州天津驛
經猫兒港至涌淪佛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陸
行止二百九十一里比丘溫故路近七驛傳以便往來
從之（典彙）

祿州龍州

祿州本太平屬後淪入交州與龍州接壤七司遇喪事
賻賵之來其酬必倍祿州以千金賻龍州龍州以爲餌
已辭不受祿州憾之遂尋兵戈讐鬭不已辭曰道其賻
金千緡也（粵南項記）

宋時坑冶

宋時廣西有銀坑令供銀置場發賣又有銅坑鐵坑鉛
坑錫坑鑾林輸鐵二萬七千五百斤潯州輸鉛二萬二
千二百斤賓州輸鉛五千一百斤邕州輸鉛五千斤昭
州輸鉛六千斤賀州出錫尤盛輸錫一萬一千六百斤
柳州輸錫一千四百斤（合璧事類）

慶遠諸坑

宜山縣在宋時有寶積監在城西二百五十里乃河池州西境設監官一員管坑戸穴地深五七丈或至十餘丈取礦砂入爐煉一晝夜始成鉛汁又入小爐再煉之始成銀以充貢時已未歲其坑崩陷坑丁皆壓死遂罷不敢採而廢其監今地皆屬土官又有玉田場在城西南一百五十里爲河池州東北境其設官管坑丁採礦以貢皆如寶積監其廢亦同又有富安監在城南一百六十五里宋設監官管坑戸採砂以貢其砂脈延綿白石中坑戸以火燬石鑿而取之得砂凡四等大則顆塊次則箭頭又次則顆粒餘皆末砂價以是爲等差自後猺賊叛亂坑丁逃散砂脈亦盡絶遂罷不採而廢其監

又有樂耕場在府西北二百三十里去普義寨五里宋時設坑丁開鉛坑以應經略司取需後以猺獞叛亂坑戸逃竄遂罷不採而廢其場 慶遠府志

置南寧柳州二衛於慶遠府

洪武二年置南寧柳州二衛廣西行省言便宜二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府衛之兵遠在靜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鎮之庶苗猺有所懼而不敢竊發民有所恃以安其生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其地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與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殺河池縣丞蓋讓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而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其地庶幾其民知有府治不敢自恣諸蠻知有重兵而不敢爲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戾動相讐殺因而爲亂則一方皆警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尋岔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經歷徐承祖亦以民兵千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用也乞令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輯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械籍之於有司有警用以捕賊無事則使之務農如此非惟郡縣無養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奏至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二衛益兵守

禦改慶遠安撫司爲慶遠府命莫天護赴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有破賊功者 黄光昇昭代典則

均廣西鹽數

宋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仰鹽以爲口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理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戸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戸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鹽不過本處而常患數多聡賀之林賓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鹽既多發泄而常患數少欲望我聖慈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度一路利便之要別行裁定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間無所害實爲一方久遠之利 山堂考索

行鹽

粵西食鹽非地所產皆取給於粵東粵東饒而粵西瘠商不樂至不得已官自爲市蓋自唐劉晏行常平鹽歲取贏錢百餘萬以給軍餉官祿行之至今國朝以楚之長寶衡永四郡郴道二州皆附於桂林行鹽每歲於粵東買七千五百引引十四包包百二十五斤官造船給値及往返工費一歲二運遣官統之而商分任焉又許私帶十之一謂之商鹽與官鹽搭配出售取其餘息以餉營兵歲可得二萬緡但鹽出於東東人往往齮齕西商商益重困而奸僞百出雖欲禁之不可得已百粵風土記

開荒田

新龍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爲町畦伺春雨丘中貯水卽先買鯇魚子散於田內一二年後魚兒長大食草根並盡旣爲熟田又收魚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也嶺表錄異

三田

交州地氣暑熱一歲田三熟冬種春熟春種夏熟秋種冬熟廣志

石膏山

蒼梧彰平縣有石膏山望之皎若霜雪裴氏廣州記

斑石

蒼梧廣信縣之壽鄉有孤嵓嵓有斑石石皆五色輿地志

蒼梧耕象

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爲之耕異物志

帝舜丹朱商均皆葬蒼梧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則丹朱亦稱帝矣注云竹書后稷放帝朱於丹水水經又云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是商均亦葬於此嶠南瑣記

舜葬蒼梧之野非

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劉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

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据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司馬光史剡

禹巡蒼梧

東漢書陳蕃傳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

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資治通鑑

百丈山

百丈山在桂林郡城東北七十五里一名把杖山叠嶂深重連延西南數百里四接郡界莫窮遠近自府北驛路徑穿其中俗以崎嶇險阻故以百丈名之又以林麓深邃行人皆持兵仗以防猛獸因亦名把杖山桂林風土記

龍蟠山

龍蟠山本名盤龍山有石洞深致洞中天然石室石床石盆洞門數重人秉燭遊常見龍迹大如椽洞有水水中有魚四足有角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晦冥立至也前使李渤給事改爲隱山蓋其所也桂林風土記以上二則出太平御覽

象州西山

象州西山與象山相連風土記云刀兵永不見西山最高現說者以儂智高陳進之猖獗至境或自退或敗亡土人以爲應讖嶺外代答

桂林癸水

癸水桂林有古記父老傳誦之略曰癸水繞東城永不見刀兵癸水灕江也虞衡志

府江

府江源出海陽至平樂會樂荔諸水南趨梧州會端州入於海自平樂郡城至昭平一百餘里兩岸峰巒峭立中通一江灘流二百六十片帆孤影如入無人之境自昭平至龍門六十里始隱隱有茅炊爲過此則蒼梧界矣曰府江者別於左右二江也平樂府志

湘水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下見底了了然其砂石若樗蒲子大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若朝霞羅含湘川記

灕浪二水

粵右有灕浪二水浪水今志俱失其名然其源流尚可考也按水經浪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鄰水合注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又東至蒼梧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爲大水注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之西南元封五年交州自羸𨻻移治於此又云禱過之山浪水出焉南流注於海嶠南瑣記

龍州

龍州即古龍編建安中立州治時有蛟龍蟠編於南北二津故名嶠南瑣記

裸川

桂林東南邊海有裸川海上有裸人鄉桓譚新論呈衣冠於裸川焦氏說楛

容州三洞天

洞天第二十都嶠山洞周迴一百八十里名曰寶玄洞天在容州普寧縣仙人劉根治之

第二十一白石山洞

周廻七十里名曰秀樂長眞天在鬱林州南海之南也又曰和州含山縣是白眞人治之

第二十二岣嶁山洞

周廻四十里名曰玉闕寶圭天在容州北流縣屬仙人錢眞人治之 張君房雲笈七籤

秦五嶺

張耳傳秦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注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有五裴氏 裴淵 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眞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

裴說是也 輿地志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龐四曰萌渚五曰越嶺 上海

嶺南四關

嶺南四關廣之庾滿 故關 賀之荔平連之故秦湟溪容之鬼門 兩石相對中闊三十步 鬱廉莊州之桂嶺 本府屬郡地南百里有桂嶺關 玉海

鬼門關崑崙關

桂嶺九驛至象南左右分兩岐皆適二百里而川山南北十餘嶺攢峰疊崎爲仞蔽天中鑿險道而度號曰關右岐由賓而之邕交曰崑崙關左岐由貴鬱林而之雷瓊曰鬼門關遷客流人遠投海表生還者稀 修江

唐靈渠

地理志桂州理定 今興安 西十里有靈渠引離水故秦史祿所鑿後廢寶曆初觀察使李渤浚斗門十八以通漕俄又廢咸通九年刺史魚孟威以石爲鏵隄亘四十里植大木爲斗門至十八重乃通巨舟 邕州鑿水自鬱境七十里州流出民常苦之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分流以殺水勢自是無復覆溺之害 李渤傳桂有灘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粵 見嚴安傳 鑿爲漕 通道廣南 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江水潰毀渠遂廢淺每轉餉役數十戶濟一艘渤釃浚舊道障泄有宜舟楫利焉 國朝漕臣恩潤 嘉祐憲臣李師中乾道帥臣李浩皆修之紹熙甲寅十二月庚申帥臣朱晞顏等重修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臣僚言廣西靈渠接全州大江其渠僅百餘里詔書臣修復以通漕運 漢傳嚴安書曰秦使尉屠睢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淮南

王安書曰秦使尉屠睢擊越監祿鑿渠通道 漢武戈船之師出零陵下灕水馬伏波餉南征之戍開鑿導順而渠之利益闊 小海

三江

從桂林下平樂蒼梧爲府江柳州慶遠思恩爲右江潯州南寧太平爲左江府江灕江也與湘水同出海陽山而分流故曰灕灕入南海湘入洞庭右江一曰黔江自牂牁來逕柳慶入於潯左江發源交趾經麗江南寧至潯與右江合三江滙於蒼梧入於海 謝肇淛百粵風土記下同

溫泉

溫泉有五一在象州東土人云熱水江二在富州一在

融縣一在懷集之齊嶽山

司命井

鬱林郡有石井半甘半淡潛通江波冬夏常盈名曰司命井周給闔境也其井水竭即土人疫稼穡不登以爲候廣州記

山空

陽朔道上一山高十餘仞體圓而鋭內全空宛如果殼戍卒有棲止其中者嶠南瑣記下同

嶺險

自理定西行蘭麻鳥沙諸嶺險絕皆刺天蜿蜒迤邐之狀又極險僅容足每遇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底澗

水乃已度澗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聞之飛雲九折勢雖險峭尚可乘騾車跨馬而行不至若是也

究

竺芝扶南記南方山溪間謂之究有西古郎究金山郎究趣寰究九德究南陵究文狼究無勞究又徼側走入金隣究

九磴泉

融州河水有泉半當將江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石石浴斛承之如似鑄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流中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流中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段成式酉陽雜俎

潮泉

廣西桂林府有聖水夜半則潮上日中則潮下每日如常略不愆期一統志下同

遷江縣有潮泉泉水湧出一日三潮

思恩府有湧泉井其水一日三湧

貴縣有潮泉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饗一日至三四十潮漢冊其神爲潛淵公再設潮水縣於此至宋廢

弘治三年陽朔縣龍潭水潮一日一次通志

綠泉

橫州有綠礬山出綠泉多產礬石一統志下同

潯州府城南有滌水在曠野中天然怪石甃其旁水泉

深碧清澄中有巨魚人不敢捕

泉呼即應

泉有呼之即出者富川有耳泉坎深丈許長三四丈橫可七八尺巖陰嵌竇覆陰坎上觀者呼之泉應聲即出須臾流溢盈坎又思恩縣婆婆泉欲飲者呼之飲盡而止又潯州白石山有激玉泉尤異每鐘鼓動則湧噴而來聲息泉亦隨縮涸竭如故西事珥

桂林泉水

桂泉多可飲而白龍爲最嶠惟冰井清冽餘無中醉茗材也嶠南瑣記

銅柱

後漢伏波將軍馬援征南蠻立銅柱爲漢界而南蠻憚不敢侵　晉地理志日南郡象林注今有銅柱漢立此爲界　隋書大業元年劉方敗林邑過馬援□□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環王本林邑林邑本漢象林縣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周十里西重巖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　馬總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　舊唐史馬總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使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

之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綏蠻功加金紫八年轉桂州刺史桂管經略觀察使　地理志後漢遣馬援討林邑蠻援自交趾尋海隅開側道以避海從蕩昌縣南至九眞郡自九眞援至其國開陸路至日南郡又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夷國鑄二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夷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其時以不能還者數十人留於其銅柱之下至隋乃有三百餘家南蠻呼爲馬留人　柳宗元集安南都護張公銘日鞠揚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爲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皋銘之　水經注楊氏南裔異物志日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記日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　太平御覽俞益期牋日馬文淵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對銅柱悉姓爲馬有二百戶交州以流寓號日馬流山川移易銅柱今沒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illegible]　銅柱南方處處有之皆云馬援所立唐史南蠻傳林邑

國南大浦有五銅柱漢馬援所立也南詔傳元宗命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援雖征蠻未嘗渡海而林邑於唐爲環王地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乃至豈援之所嘗至邪意者蠻人古有銅柱中國援因其故制立之以堅蠻信邪程大昌演繁露　銅柱之說不一南裔異物志馬文淵積不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然不言幾柱而俞益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人十餘家居壽泠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爲姓山川移易今在海中則非今憑界分茅銅柱矣而唐南蠻傳謂唐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馬援所植銅柱而曰山其巍峩可知今

銅柱未聞若是偉也又開元間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復立銅柱柳子厚以爲復立者乃安南都護楊舟豈交州所立銅柱固多亦經交人毀仆獨憑祥分茅與中國爲界得久存邪又馬總元和中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地鑱著唐德五代晉馬希範平草蠻亦立銅柱於溪州總與希範皆自謂伏波裔故也今皆不知何處（嶠南瑣記）

伏波銅柱有二一在憑祥州屬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則交趾東界也（西事珥）

壺城

牂牁既與龍融二江合過柳州宛轉環遶如壺形謂之

壺城蓋水北來還轉向北東處如壺之頷城則居其腹也柳州迴互交錯而水從之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者又太平亦稱壺城其北背曰壺關但較龍城差狹耳龍城蓋五石之瓠而太平則甌甊也（粵西事珥）

五屯所

五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峽石背及白石寨十二磯濠江口之衝爲諸猺要道其間山泉佳秀獸木豐肥田少衍沃足以給其居而遂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猺兵以守之（[illegible]）

東江驛

東江驛在處山西南二三百步貴澤由癸方來注之滙爲靜流東與灘江隔一洲洲上莎楚蔓衍而驛之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聽雨陰亞水一灣澄碧若染予語驛丞曰汝何福得此清况丞對云賴公之福但如此好景丞亦無那不得常有之耳（嶠南瑣記）

廣西試院

貴州解額四名三年大比峨冠博帶應舉於有司者七百人皆附試於象歷紹熙二年秋移附於横州從士子之請也是歲宴鹿鳴郡守陳公昭嗣以詩贈舉人云二十四峰稱小桂山明木秀本從來吳吉勸爾修常禮猶勝聯鑣得畢才越嶠喜迴千里雪禹門剩聽一聲雷慈恩塔上題名處爲破天荒一快哉後士子赴試不便於

開禧二年丙寅申請于漕臺就本州自試至嘉定六年癸酉科方從本州申請從此創立貢院自此一定試矣（通志）

象州城門畫象

象州郡治西樓止面西山山腹忽起白雲狀如白象纓時不散然不常有案秦象郡乃交趾非象州也今象州城門畫一白象不審何義然象州自昔不遭兵革凡有人盜皆相戒以不宜犯象鼻然則城門之畫象豈若此也邪（嶠南瑣記?）

天繪亭

昭州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余同名

號同欲更之乞命於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者爲易名清輝（春渚紀聞云范德易名清輝）已揭牓而師川來尉李視積壤中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滌之乃此亭舊記（春渚紀聞云乃江西寺丞所作）其略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大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今亭在西山臨聖寺故亦不存（奇聞志）

吳道子畫二石

夫子小影石按几而坐從以七十二弟子夫子行像石吳道子所畫夫子立而顏子從以上二石俱宋紹興中郡守何先覺刻置寧浦縣學各有記（名勝志）

逍遙樓三字

逍遙樓三字後有大曆丁巳顏眞卿書字全無結搆有俗氣下筆正如糊餅兩走之轉處決亂乃椽手之下者何以辱魯公（南項記）

橫槎浦

仙槎亭在城西北隅登高嶺上州人九日登高處相傳晉咸元中隱士董京遇一仙人秋夜橫槎于浦宋紹定間郡守張垓因建亭曰仙槎按志橫槎浦距城西南十里原出山谷流入鬱江有枯槎橫于灘上枝葉扶踈其色如漆光瑩照人故有橫槎館秦少游嘗寓焉（名勝志下同）

海棠橋

綺川亭在橫州治南臨鬱水海棠亭在州西海棠橋側舊多海棠樹故名有淮海堂在海棠亭之後爲宋秦觀建按少游以紹聖初削職編管橫州有書生祝姓者居海棠橋側少游嘗醉宿其家作詞

平樂亭閣

平樂附城有滴翠貞心兩亭慈航一閣及感應泉亭皆余所創昔南鄉有珠嵓白雲嵓粉嵓北鄉有目嵓余皆經涉其略具載樂川新咏比于桂林不足當勝蒔矣（鄺主記）

二曹祠

由平樂至桂林有兩道一江行一陸行陸經陽朔歷丹山

夾路者數十甲大佳江每亦有洞壑而湊亭閣荒蕪無能始先生創建二曹祠皆唐人能詩者在杭曾合刻其集（鄺主記）

武侯兵書匣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于外予昔曾聞之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七修類稿）

榕樹門

桂林榕樹門即古南門在府治西楊基詩榕樹城門却創亟即此相傳爲唐時所築門上植榕一株歲久其根生騰門內外盤錯至地若天成焉因名元至正間樹忽枯不竟庸元公祭之旬餘枝葉復茂衆以爲異後建閣

羽祠在其上明洪武八年展南城凡舊府城率毁去惟存此門弘治癸亥副總兵毛倫新之萬厯戊寅夏雷震火其像都督王世科復修桂林府志下同

慶林觀

慶林觀在桂林七星山下唐太宗幸九成宮觀桂州所貢瑞石文有曰聖主大吉子孫五千歲顧謂李靖曰碧桂之林蒼梧之野大舜隱真之地達人遊迹之鄉觀此瑞文如符所兆公可一巡乎乃授靖檢校桂州總管靖至考所得石之地置觀其處以聞賜名曰慶林觀有四峰東曰日華南曰拱極北曰紫微中曰碧桂峰之南有二峰相連又置觀曰七星因山而名也

綠珠玉篴

綠珠玉篴尸縿土花班駁如繡云自巢賊發宋諸陵篴殉宮人宋偉後入交趾清夜聞謌每能自叫黎公以名馬五十匹易之赤雅下同

西嶽眞蹟

李衛公少年憤隋亂上書西嶽文最激昂後爲桂州行兵總管刻于勾漏其眞蹟用黄絹書七字元時燬於火後半餘四十字筆法遒勁激昂青雲其波掠處如快劍斫馬今入雲禪娛家余跋其後

桂林石

顏延之守始安載石峰長三丈過洞庭風雷拔舟石沉風息其石原出獨秀山延之詩云未若獨秀者峨峨郛郭間今桂林石峰長一丈許潔白有態者價不過四十金皆市於王孫家其長四五丈者有神守之人不敢動石工望之而走

粵西叢載卷二十六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粵俗

廣西風俗自唐宋時頗多不美如民之貧者歸罪墳墓不吉掘棺棲寄他處名曰出祖生子不舉溺之於水名曰淹兒臨喪破家供佛盛饌待客名曰齋筵病不延醫殺牛賽鬼名曰毛藥民多出外他人略賣其妻名曰攙伴見嶺南異錄及張南軒靜江論俗文

今撫錯居古爲藩服文物普徧今類中州蓋由張栻呂祖謙之道化被於桂范祖禹鄒浩之正氣行乎昭今平樂柳宗元之文聲著乎柳馮京黃庭堅之德聲動乎宜今慶遠二陳陳欽陳元三士士燮士賜士壹之經學啓乎梧谷永之恩信陸績之儒業播乎潯古蒼林馬援之約束布於邕今南寧義沐仁月異而歲不同甚至交趾之界猺獞之居棄卉服而襲冠裳挾詩書而延儒紳太平諸府村賢漸出由是觀之華俗由政爲政在人不可誣也通志

俗字

俗字邊遠俗陋牒訴券約專用土俗書桂林屬邑皆然今姑記臨桂數字雖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𡗒音矮不長也閄音穩坐於門中穩也𡘫亦音穩大坐亦穩也仦音嫋小兒也奀音動人瘦弱也歪音終人亡絕也𡚦音臘不能舉足也𡛔音大女大及姊也𡿉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欄門橫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圀字者圀武后所作國字也唐書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理字虞衡志

姓氏之異

諸夷盤姓者自云槃瓠之後又訛槃爲盤按槃瓠種今五溪蠻是粵西夷多其種類此說似不爲妄左右諸州郡土族亦間有之蓋其類之散布久而習爲華也又上州諸岑姓不一皆稱岑彭之後有爲子弟乞附博士籍者自云先代上應列宿圖像雲臺遥遥華胄不知何自而起藤云思播田楊兩廣岑黃皆族姓之大者也又宋時有四道儂氏安平武勒思浪七源四道黃氏安德歸樂酒城田州蒙氏撫水安化莫氏南丹西原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儂智高亂後儂氏之後許從宋姓趙氏偶坐間有談及粵右多異姓者歸而披閱諸志及弟子員籍錄其鮮所經見者於左

全州[祈]參軍宿[賚]別駕汝章[督]別駕應元[綷]僉憲彥禾廣文彥宜○灌陽七明府燦卿孝廉朝賓延彥○賀縣[陀]明經雄○柳城[附]進士復亨文天榜[權]孝廉宗義[售]別駕規[郢]司務濤[兇]別駕鼎[緒]明府東山東陽柏孝廉禾芳[葵]別駕弘宇[登]太守鳳翔[覺]廣文世穎○梧州[養]賢良奮[班]進士中庸[油]孝廉鳳岐[岐]孝子琦[陀]孝廉超孝廉啓植明府克儉[家]明經澤[麥]明經當羽明經可義[既]明

經車沙明府龍少明經趙堯明府以讓〇邕州農進士
爽閑進士悌長孝廉輝鑰別駕璜粟副郎玞典孝廉賓
琴孝廉經孝廉暢能明經澡明經璗鉦明經昇亦琴軍
滙〇又弟子貝籍諸姓外柳之銀貴原磨玉利平樂之
徐脩蘭梧之渡敏潯之鄧黨央邕之閻英太平之禹雍
皆姓譜所鮮載者西事珥

木契

刻木為符契長短大小不等穴其傍多至十數各志其
事持以出驗名木契

木夾

蠻陷交阯據經略判官杜嶷表李璫琮宗室疏禍曾遣
璫還遞木夾以遺高駢辭極驕嫚又嶺南節度使辛讜
遣徐雲虔使南詔南詔待之甚厚授以木夾遣還按桂
海虞衡志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管通信問
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據此則唐宋
間西南夷皆用木夾遞文書矣又宜和書譜章孝規為
路寧騎著木夾來自續通典稱書道州巡院傳遞敕書
皆有木夾是木夾唐所常用不必西南夷也西事珥下同

木刻

夷人交易無文券止用木刻此意殊古然夷人信誓信
神交易必就神誓故黜放爽易者又夷人有讎欲復及
掠某村約某日集衆舉事先期誓衆刻木插於山之高
處謂之插牌偵知者亦得豫為之備

打礦

士人應試約會伙有入殼者則瓜其坊資此風甚惡在
處有之粵右謂之打礦然粵右上痒人貧士多窘之長
安日下道塗修阻不能赴南宮者多坐此嶠南瑣記下同

冒功

西中夷數不常動議征勦將士以首鹵為功或冤罪雖
云當陣見獲率多詐冒村民之悍黠者何小賈及危痒
之人過則斫其首以貨每級金三兩聞有舟人方盪槳
眼微瞌輒為人斷首以去者

粵右亭郵

粵右亭郵罷痒不堪除郵吏多不肯赴類署職者常過
水洛間一驛臥宰窓隔風鐸玲瓏時方殘臘因就車上
取迎送揭令從人糊之尚餘數十幅欠晨盡付署職者
笑語之曰有使客過可以此預糊之勿令臨期其人唧
謝去又亭午經一野館小憩飯無坐處取舊竹椅折足
者用頹磚甃之堅坐不敢動

粵右胥吏

此中胥掾關隸之屬多蒼愚不諳事語之遍不了了雖
纖細亦須自檢張七澤云祇為檳榔喫壞予問何故曰
全清之氣皆沉墜不能上升宜其混混乃爾

粵右樸人

潯州大逐客凡粤東人從事官府者盡逐去以土人應之土人蠢拙事不能辦而玩法實過之官不能制行部時嘗欲刻一記可千言徧索工刻者不得土人遂强取雕劃十餘日方就而塗塓不成字爲之一笑毁之

諧語

西中宴饌畢乃進魚即撤席一日隨二參知飲予坐末席魚偶不足以尾進客云何爲進尾予曰二公乃會師道故宜得此不佞何敢望

出東江門南客或登湘南樓會宴則經靖江府後過伏波山下人家犬皆狺吠路傍前驅者莫之逐也問以語人人笑曰想予必是雲爾

察院門外草

梧州察院儀門外墻地上草細茸深厚初夏螢火以千計閃閃燭草上如月

記夢

己酉夏予督臨儲一年矣與堂翁求一代意在假省也一夕夢中作詩云葡萄且醉樽前酒圭璧還爲席上珍時署齋有葡萄二叢予構高架架之濃鬱蔽芾殊堪銷暑因語兒輩云占此夢似葡萄熟後當還部不得送爾曹歸矣既得代堂翁以手札趣還曹遂以孤舟往過天津岳斗元曹長名飲有酒甚佳詢之云葡萄酒也馮中貴所餽因憶夢中之言不偶而是日推粤右學僉入都始知之次日命下乃知席珍爲儒官之兆而圭亦有臬象

又嘗夢入一廟廟貌尊嚴予揖之神授以扇視之則邊骨上鐫有細字又展之而上小楷甚工再展則斷爲兩段出有木橫於門予躍過之門者曰勿遽去且占星一人曰武官也一人曰非也乃法官矣曰以語關敞二僚長且曰予將陞僉事矣必分巡二公曰何以占之予曰扇有風風憲之象門有木者臬也扇得半蓋分風而疑爲武官者治兵之事也居數日遂陞浙憲再得令命乃知扇邊有字乃邊關文學吏謂非武官者文之反也

粤事

賓州柳之巖地也以前拜官右江者俱却步不前往往挂冠神武此道缺官六七年矣丁巳秋余赴補京師適兩廣周制臺疏題右江爲要道最難治應選才望者爲之部議以予往予不敢避難叱馭而行以戊午六月抵賓州士民遮道具訴劉賊千萬張旗幟鳴金鼓白晝行劫焚殺最慘私心欲爲之計而查核營兵不滿二百甚咄嗟傳以文告諭之有云本道昔在東粤倭奴狡悍則以武治之縱在賓州仲苗驕橫則以文治之此皆鄰省之事汝所共聞今汝等或順或逆在本道或文或武必有處分諭令悔過各賊亦斂迹月餘嗣見我兵力單弱遂復披猖殺人盈野且劫及官役搶奪公文自賓至省

七八百里道路不通鋪遞館驛虛無人矣不得已請兵請餉於撫臺林公至再至三情迫而詞戇適逢撫臺之怒雖蒙復命薦劾而遇事動多掣肘卒以招尤（盛萬年下同）

戊午旱災赤地千里流離遍野斗米價至四錢劉盜益熾倉庫既無可發坐視其死則職守謂何乃搜查三里兵餉每年四千皆仰給制臺發自東粵余詳請那借明年之額餉差官糴運於廣東而平糶於賓柳各屬所得米價則照數貯庫以還兵糧餘米盡散饑民即平民亦得減價之利一轉移間而三善備焉蒙制臺俯允即爲題餉運糴然巾車搬載萬倍艱辛始得至賓平糶每擔一兩五錢糴價還兵餉餘米則煮粥於城給散於鄉而孑遺之民賴以少存

劉賊跳梁種類非一其肆毒於賓州者則有石牌中塽邑敲邑兩等賊余請之三院令士官黃文輝等各統精銳部兵搗其巢穴乃一舉而斬級五十七顆俘獲賊屬六十餘名餘皆逃竄而賓州之寇平其肆毒於遷江者則有洛春感岸中塽等賊余請於許制臺差游擊王選帶兵二千攜糧兩月而來即同參將趙庭協勦斬級二百餘顆俘獲一百二十餘名招降三百三十餘口而遷江之寇始平至肆毒於柳州一路者則劉大仙陸大成等賊肆行焚劫余密諭土兵計擒劇盜請詳三院梟斬十九人而柳州至省之寇始平

巳未之正月余自賓至柳有巡捕指揮梁稱適探賊信說今夜千餘賊必渡江而來欲破城劫掠何以禦之余云禦之非難即授以火器令其艤舟岩石間伺賊半渡擊之可無遺類也乃此弁止候於城下二更時賊果渡江將登岸勢炎炎矣忽火器一轟而溺死者不知其數質明撈獲二十八人登時爲飢民噉盡餘賊則宵遁去闔城紳士民相率致謝以爲百年未有之快事自今庶可安枕

戊午之大荒巳未之大疫賓民死者白骨成山余設處銀三十兩分發柳州府照磨湯一中倉官滕元台爲建義塚二區又發遷江賓州銀十兩亦造義塚掩埋餓殍尸骸因勸土民隨處收埋或經行路道間常令土司帶鋤鍤相隨遇則以土掩之至四百里經行之處亦不至暴骸於莽竄骨於渠者然而不能使其不餓殍也可憫飢甚苟填是救荒無奇策耳

賓州大荒斗米四錢而戊午新科舉人某者至鄉間借穀於積穀之家巳應之乃復至再不得巳又應之乃復至三攜其二增生員及一罷吏同往其家腐心切齒之甚殺雞爲黍甘言以從留其夜宿至夜睡熟將二人皆殺之舉人之子謂父帶銀二百兩往彼處糴穀乃地方合謀其財盜殺其父控之撫按兩臺蒙批審究奉行者遍拏村人以爲強盜欲爲二人抵命又爲搜索株連蔓

引逃竄者過半余劾其實乃吏為研審詳兩臺云衆人之死死於仇非死於盜也殺人者死令同謀下手之人俱斃於杖下一家二人足以償矣原非是盜安得妄拏無罪之人沿及村落使雞犬不寧如此此獄可以不行矣乃詳申許制臺其以為當將在監者盡釋之而地方相安無事矣

賓州戊午之歲旱熯為虐赤地千里民饑而死者大半此天災流行誠莫如之何也乃至次年己未遺禾復生徧於荒野如長車滌里安城等處余經行其間得於目擊芃芃黍禾寔穎寔粟不種而穫此誠天降嘉穀以救此遺黎史冊中所未覩者敢不殫力圖維以仰承上天

好生至意乃行該州徧為踏勘其田有主者自聽收穫多有田在人亡者造冊類報酌量分派貧民以杜棍徒強割反啓爭端而又檄名土兵為民防護不使入於盜賊之手孑遺賴以少甦因記此奇異以備載筆者採焉

粵西山水

范成大稱桂山之奇為天下第一即衡嶽廬阜鴈蕩諸山皆不及也余謂桂諸山皆平地欻起千仞傍無因依為奇耳然瘦削崚嶒拗怒詭怪令人乍見可畏可駭又皆黑鐵石質不生草木無復一毫秀色其木亦皆雷激電駛崩湍吼籟譬之蛇神牛鬼之文駢典則雅馴者悶不可同年語也百粵風土記

西行草

粵西山水奇勝甲天下余嘗西涉右江抵柳賓復轉而北東浮昭潭龍門達蒼梧南漸於海舟行數千里中經紆廻觸折雖極逼窄均有罅缺順夫可通處山因劃判水因山舟復因水因怡吏治所以諸人民殊俗不同太上因之粵僑芳下同

常言人心有九竅有七竅又有無竅西粵桂林七星巖徑從山腹東通一谷竅綿亘十數里夏月白晝入其中取火照方行冽冽凜凜上底四旁盡石結千態萬狀與塵世隔絕別是一箇洞天不知始何代何人鑿時來夫山有之人何宜然豈以天生大聖賢不另別具隻竅則

安得復岫混沌使機險因身種種岐竅盡出於一世間省了許多事

粵西非濱河州郡臣浸難竪者比至往往沃壤豐阜秪病人稀華猺主客不相敵有雄才大略英主一出盡徙江淮民實此不然發內帑一二百萬招集流移安插又不然割湖南衡永寶慶三郡以屬粵西令自本省民所多所鮮隨便遷移永作世業生聚既多物力既完此重則彼輕猺獞自退反為我用天而不忍遺此一方乎昔既有人創開之局乎知後無復重拓料理之者

廣西莫舉人

廣西莫舉人會試過江都一宦家有女及笄往神廟燒

香莫隨行至廟女盥手上香婢以巾進莫因就水盥手以所衣盛服拭手女目婢以巾與莫莫以爲奇遇候婢出以銀數兩謝女女怒令反其金莫曰我欲爾爲謝娘子此何足計婢復於女女恐人知命諭士速去毋招人議莫曰我欲一見娘子不然雖死不去女無奈取一綷一帕令婢持謝莫曰感相公美意然禮不可見以此奉答望絕念即去莫曰娘子以此與我是期我相見也女聞悔之業已與矣躊躕良久乃曰某日家中修醮事黃昏時門外送神我於門首一見可也餘則不可婢復告莫莫喜至某日晚女果出見一揖後女即轉身入內莫乘鬧竄隨其後女至閣中將晚促之出莫曰我既入則

不可出矣我功名之念亦休矣爾以簪帕約我來倘不得久遠相從有死而已抽襪中佩刀欲自刎女驚姑留莫因託疾坐閣中計事必終露乃携婢宵遁官家失女大駭且女已許聘一宦家至是懼事洩成訟適家有病婢遂毒死詐稱女死殯葬如禮莫携女歸生二子後數年登進士授江都鄰縣尹携妻之任因謁女父既久成厚契莫迎女父至衙設宴酒至夜呼妻子出拜前婢亦在父愕然曰爾乃在此乎此女之不肖非壻罪也但前失女時恐壻家知已託言病死自今宜謹密我亦不敢頻往來任滿別還我自來會遂別去莫後官至方面二子俱登仕籍 說林

桂枝女子

桂枝姓何氏本桂林人五六歲時失父母母族人收養之以貧鬻於潯梧將軍門下客所客揚州人也愛其伶俐萬里携歸歸作婢充使令資幼且嬌不任供役主母嚴切是畏漸嘗諸辛苦者四五年顏色反不如五六歲時十有二歲偶夏日沐浴竟徙倚檐楹間面目頓生光豔主母爲之心動謀主翁曰此奇貨也幾失之矣幾失之矣揚俗喜養女嫁富貴人爲妾路遠而饕狄得金多無復顧忌也其女亦多婦貧而鬻者兩城內外日日媒媪絡繹於道鬻女例一歲值一金稍稍有姿容輒昂其值其買之者不盡多財家也或有典物以買女者大率

利其後來嫁富貴人可得多金且或以美色專房或以生男兒寵則養女之家一切賴之故俗號曰養瘦馬瘦馬而肥價必高也其嫁養女皆詭言親生女故女子自無一二識其本生父母者邇來人皆以爲利乃至親生之女亦不甚惜爲其教女也書算琴棊以及諸藝悉相其能而練習之至於淫辭艷曲能唱爲佳凡以爲異日取寵地也其女當可嫁時則媒媪盈門不時有富貴人與一二依附之輩巾馬雜遝僕從蝟集入女家高坐茶畢女之父母命女理妝出見或較色或校藝詳審閱昕當意則議聘不當意則出青蚨少許以償茶資是時女父母與女無愧怍容習慣故也俗謂之相親蓋日日有

之處處有之矣以習慣故亦往往有不貞之女以欺遠方之人甚亦有遠方樂戶訪有女美謬爲富貴人娶之去無可稽察也其遠嫁也幸爲主人寵愛而父母之家聞之其女有情則提挈備至不則亦厭薄之耳其間以遠嫁與爲妾故情狀多不忍言不可言者而父母之家相聞者亦能幾哉因是俗久而難變而何氏女既有貌可售故其主翁主母一見喜之釋其賤役呼之爲女令女呼己爲父母二三年珍愛之如己出女得其珍愛之也肌態遂備諸好而慧性亦發所教者無不能焉偶一文士過而見之嘖嘖稱羨謂其父曰此非桂林一枝邪其父適諱更美名文士曰即名以桂枝可自是其父無

女而有女驕語於人及諸媒媼是年桂甫交十五夏六月有浙人官給諫者年六十無子覓妾於揚來聘桂桂初出見客羞澀萬狀心不樂甚頗給諫公一見當意遂以寶簪授媒媼插桂首不俟多金以聘一切如其父母所希求也時自燕來亟還於越以初五日晨納聘即以初七日夕登舟初六日大雨其夜桂獨不能寢前後記憶憂切涕零乃作歌一篇以悲己之命因以閔揚之俗云六月六夜雨聲急有女不眠悲思集側耳東方人睡酣倚牀低首羅巾濕有恨無可伸有語向誰陳坐對中宵雨長嗟薄命身我本廣西城裏女此處爺孃非我親暗想八九年前事寸心耿耿獨傷神憶我六七歲父母

雙拋棄寄養向貧親貧親無好義蒼梧將軍門下客一時假虎烈威勢與得金錢知幾何甘心鬻我作人婢爾時幼小只從他命薄飄零可若何當年攜到揚州地山程水程萬里多揚州一入主翁宅年復一年誰愛惜朝捧茶飯暮捧湯寒缺衣裳饑缺食主翁有時稍見憐主母鞭笞那禁得忽然年來情意改當作親生女兒待許我呼爺與呼孃梳頭裹足勤勞倍不知奸計險於阬謾道厚恩深似海簫管琵琶學已終牙牌雙陸亦教通纔延李姐傳歌曲又向張姑習繡工事事求全勤督責朝謀夜畫誰能測春來春去時匆匆道我長大好顏色嫁得富翁貴公子終身享用無盡極昨朝客到敞華堂遍

我堂前見客忙不識誰家輕薄子周身上下細端相但見爺孃喜滿面我正無顏歸繡房驚猜不敢問自知徒自恨耳聞堂上言論得心中悶方知堂上賓乃是浙中人工科給事官名重六十無兒娶妾新豈似尋常行禮節只問衣第講金銀怪殺爺孃心慘絕千金百金爭未歇我生時日我不知朦朧造作與人說初五聘定初七嫁却道行程圖快捷可憐我貌容如花可憐我命真如葉今日人家呼作兒來日人家呼作妾以此傷心怨復嗟夜深掩涕肝腸裂蚤知粉面換黃金悔不當年墮江月已矣哉且莫哀不見揚州舊風俗親生女兒嫁天涯天涯復海角骨肉之間豺虎惡我復何須淚零落淚零

落情未休長江之水無西流風俗不改古今愁倚定紅顔綠髮閨中女來生誓莫生揚州是夜於燈前作小楷書錦箋一幅藏臥簟下明日給諫公命駕舟迎去其母送之渡江至崖而反一日於桂臥簟下得所書錦箋以白其父其父以送向文士觀之文士大加惋歎曰惜哉桂林一枝乃不歸少年郎折宜其怨也亟使搜他遺蹟一字不可得因錄其歌而傳誦之後逾數年桂父母家大陵替議往桂處有所求而桂適佔至蓋侍給諫公不一年已作古人桂無出也其嫡切欲遣歸已於衆妾中獨憐桂性不妄言動能順意旨留以爲伴桂遂嘗志謝朱粉長齋奉金仙矣快士曰揚俗之壞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所可解者其事必不出於知禮義重廉恥之家而惜乎上無人焉以禮義廉恥遍告而力正之也桂枝一薄命女子耳乃其長歌之哀意歸於砭俗而給諫公歿後獨能託佛事以全其貞噫嘻今之桂枝固賢於古之楊枝也夫何偉然廣快書

粵西叢載卷十七

粵西叢載卷十八

存齋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瘴

瘴二廣唯桂林無之自是而南皆瘴鄉矣瘴者山嵐水毒與草莽沴氣鬱勃蒸熏之所爲也其中人如瘧狀治法雖多常以附子爲急須不換金正氣散爲通用邕州兩江水土尤惡一歲無時無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黃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黃茅瘴土人以黃茅瘴爲尤毒桂嶺舊不知的實所在城北五里有尋丈小坡立石其上刻曰桂嶺賀州自有桂嶺縣相傳始名嶺在其地今小坡非也虞衡志

嶺外瘴毒不必深廣之地如海南之瓊管海北之廉雷雖曰深廣而瘴乃輕昭州與湖南靜江接境士大夫反指爲大法場言瘴之多也如橫邕欽貴其瘴殆與昭等然今俗又以廣東之新州爲大法場英州爲小法場也嶺外代答

四瘴之外又有曰桂花菊花者四時不絕而春冬尤甚唐人謂之青草黃茅瘴不死成和尚滇閩皆有瘴然春盡乃發秋高而止未聞貫四時也百粵風土記

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陸游避暑漫抄

瘴母至大如車輪四下擲人中之者爲病悶爲瘋癡爲

汗死人若伏地從其自鄉則無恙四瘴皆乘草木蓊勃日氣蘊蒸所成而青艸黃茅最爲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秋冬之交草衰而黃二時氣候不常蘊隆甯衿飈月揮扇咄嗟呼吸冬夏使分且桑中衛女上宮陳娥偷香竊笑其不死者幸而免 赤雅

鸚鵡瘴

廣南多鸚鵡養之者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多病顫而卒土人謂鸚鵡瘴 焦氏說楛

避瘴

蒼梧高要縣郡下人避瘴氣乘夜來停此六月來十月去歲如此 吳錄地理志

治瘴

炎方土脈疎地氣外泄人爲常燠所𤋮腠理不密兩疎相感草木之氣通爲上脘鬱悶虛煩下體凝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熱余試立驗如用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艸散青龍湯是膠柱鼓瑟也尠不敗矣 赤雅下同

痳疛

中瘴失語俗謂中草子移時血凝立死其法用鍼刺頭額及上唇仍以楮葉擦舌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應手立效

瘴中要訣

避色如避讎冷暖隨時換少飲卯時酒莫喫申時飯

治瘴衛生

冷瘴其症身熱而復寒不換金正氣散身熱而胸痞或嘔或噎大便不利嘉禾散病輕而覺有積聚兼進些小感應丸無疾不宜服之　病稍重便不可妄爲轉利當溫中固下　冬末春初因寒而作大熱惡得湯柴胡可減　夏月因暑氣者六和湯若身極熱而頭極疼脉致者謂之熱瘴宜用南人挑草子說　染此病不可不服藥第恐深最難治用涼藥多則不可用熱藥須得法可啗附子則冷服之　非極工巧以處之則不可如適

身熱而汗不多頭疼未解且與和解散如腰以上極熱以下稍涼胸膈煩渴腰腿重疼或大便痛滑其脈多數按之不實卽陽浮陰閉也令待制生薑附子湯最妙然初病生薑附子極能發散旣病經日大汗愈多虛煩潮上則惟恐其不斂不降又煩熱附乾薑沉香用乾薑須冷服若便利則不宜沉香　煩甚少加竹茹渴甚加人參北五味咳逆加丁香淡竹葉此草惟廣州白雲後洞及惠州羅浮有之然治虛寒而咳逆功不及烏附　若煩躁而有異象眩惑夜不安寢可略與些小溫膽湯大便欲利者不可服若煩渴大作辰砂丹參砂丹破症奪命散旣濟湯乃局方竹葉石膏湯去石膏加熟附子

冷湯加人參附子宜遊而用之若煩熱而大便自利小便亦多不可以赤為熱膝脛以下稍凉乃病邪激其血氣俱為表熱無以養中故外熱而內虛也可急服晉附湯養氣丹及灸氣海并足三里穴若至於四肢厥冷或兩足冷頭額虛汗或時咳逆脈數其症尤危惟有黃牙丹伏火硃砂丹三建湯能斂心液能壯真陽可以更生也又有痖瘴即熱症之盛者醫書謂血得寒則凝泣得熱則淖溢故熱瘴面赤心熱舌破鼻衄皆瘴熱沸其血湧上所致故宜用挑草子法其則血上塞其心竅故舌不能言或但噫噫作聲即痖瘴也治之當散其血近有明醫用麥門冬湯下黑神散立見神效南遊之士不可

不知亦不可不備此藥也愚甫所謂涎迷心竅及舌强者亦用之矣却非正痖瘴乃挾風症耳故所取之方當審而後用之也（嶺表治瘴輯說）

嶺南不惟煙霧蒸鬱亦多毒蛇猛獸故編類集及嶺外代答本草諸書備言蛇虺蜈蚣諸毒最當謹者夜起不可含草亦不可無燈又不可不穿鞋襪嘗聞有人中夜下榻而蜈蚣偶棲草鞋上傷其足得香白芷雄黃末服之藍澱汁傅之乃愈又一村婦倉卒炊火不知火筒中偶有蜈蚣驚竄入喉致下胸膈悲聲求救傍一人云以小豬兒斷喉取血又雞血尤妙令此婦頓喫須臾更灌生油一口遂惡心蜈蚣裹在血中吐下續飲雄黃末方

漸安又有人被蝮蛇咬遍身腫烈口吐黃水良久悶絕有一道人以新汲水調香白芷末二錢灌之立甦再服即愈道人云此合用麥門冬湯令倉卒以水代之亦效又有被蛇傷而垂困者一僧以五靈脂一兩雄黃半兩為末酒下一錢即愈又方如前治蜈蚣藥或得白礬火上炙洋滴在傷處亦可又虎傷亦以白礬末摻瘡封裹之蜈蚣傷又用雞冠血及雞屎塗亦可又方取大蜘蛛一枚縱其嘴所傷處令吮其毒候蜘蛛困悶自落卻滴冷水數點以活之如覺未愈更取一枚嘴之使毒盡自愈治蛇入口并七孔中者割豬母尾瀝血口中并孔中即出卒為蛇繞不解用熱湯淋之或以人尿治之蜘蛛

飛絲入口用紫蘇葉嚼之即愈（嶺南衛生方）

草子

草子即寒熱時疫南中吏卒小民不問病源但頭痛體不佳便謂之草子不服藥使人以小錐刺唇及舌尖出血謂之挑草子實無加損于病必服藥乃愈（虞衡志）

綠豆愈疾

同年友唐公諱之夔號抱一西粵人也言其地無綠豆每承舍入京包中止帶斗餘多則至其江輒遇風浪不能渡到彼中比于藥物凡患時疾者用等秤買一家煮豆香味四達兩鄰對門患病人聞其氣輒愈（[illegible]）

蠱

嶺表山川盤鬱氣聚不易疎洩故多嵐霧作瘴人感之多病腹脹成蠱俗傳有挑百虫爲蠱以毒人蓋濕熱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嶺表之家性慘害也（嶺表錄異）

飛蠱其來也有聲不見形如鳥啾啾唧唧然中人即爲痢便血醫藥多不差旬日間必不救（朝野僉載）

閩廣多蠱或謂凡至旅寓當叩主人云你家有無蠱毒挪問之即不行矣瞿辛部載解毒呪云姑蘇啄摩耶啄蠱吾毒生四角父是穹窿母窮是舍耶女眷屬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鄭景盟集閩廣蠱毒名曰超生有林辛家斷得其二呪曰本師未來祖師來末[illegible]百六十祖莫能吞前變反生急急如律令又曰本師來一祖師來末呪作牛呪喫泄草入人腸急急如律令又有手訣稱不能記藥則升麻一味水調服（賀果柳州羅誌）

蠱藥種類不一用法亦嚴或以土木易人五臟或置於鴨食中入腹復生長翅足或攝人魂至家終夜力作力竭乃死或潛移人家貨物入已巫樂梧州亦有之漢人有捕得造蠱者則摯執生瘗之或投烈火中（百粵風土記）

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誘人遂作術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於胸腹害人至死而後已也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爲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仕宦常病此故爲刊出（邵英七修類藁）

蠱毒民間無有惟猺婦畜之相傳以五月五日往山澗中用新布衣及首飾銀簪等物鋪地上盛盆水於其傍婦女裸體攷舞以降藥王伏虺蜴毒蟲來浴盆內遂領水於陰濕地生前畫取研爲末納鵝毛管中插貫髮內溫養生細蟲紅紅如蠶初出則蠱成矣常置廚竈濕煖處之蠱初成者尚未有毒緣因初婦有所私與夫不睦乃從畜蠱婦教之置飲食中餌其夫與所私日後自然和合謂之和合藥亦名粘食藥日久此藥漸毒遇藥發時遍身搔癢必欲毒人而後已或無外至者即夫與子亦必施焉但另與解藥宣泄之不至爲害凡混傳畜蠱者身後即得爲藥王毒死之魂即爲從役故趨循多畜此物土人入猺村屋其屋下無灰煤及婦人面色黃眼弦赤爛者即知爲有蠱之家今人下鄉用銀筯過食而驗其飯蠱即避之不能爲害或用銀簪插入飲食中而輒黑者弗食（[illegible]縣志）

五月五日聚諸虫豸之毒者並寘器內自相吞食最後獨存者曰虫有蛇蠱蜥蜴蠱蜣螂蠱視食者久暫卜死者遲速蠱成先置食中味增百倍歸或數日或經年心腹絞痛而死家中之物皆潛移去魂至其家爲之力役猶虎之役倀也其役夜出有光熠如曳彗是名飛蠱光積生影狀如生人是名挑生影積生形能與人交是名金蠶於是任意所之流毒鄉邑殺人多者蠱益靈家益

富恭富昭賀蠱術公行峒官提陀濟得知其狀令巫作法壓之取婦埋地中出其首澆蠟燃之以名寃魂魂不爲附獲婦代鬼返罵乃死否則不能治之法也錦明遠詩吹蠱痛行肆益飛蠱也按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慝疏云地慝蠱事人所爲也周時荆揚不入職方王制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有蠱矣國語曰宥靜女德以伏蠱慝謂女惑男如蠱使人形神雙喪精魂爲其所役也張衡思玄賦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揚則房中亦有蠱矣何必鴂舌雕題蠻人羈旅始爲惑哉赤雅下同

天姬破蠱

凡中蠱者顏色返美於常天姬望之而笑必須叩頭乞

藥出一丸啖之立吐奇怪或人頭蛇身或八足六翼如蝌斗子斬之不斷焚之不燃用白礬澆之立死否則對時復還其家余久客其中習知其方用三七末茶芽爲丸又用白礬及細茶分爲末每服五錢泉水調下得吐則止按古方取白蘘荷服其汁幷臥其根呼蠱者姓名則其功緩也

雞卜

漢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越俗用雞卜李奇曰持雞奇卜如鼠卜史記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卽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

此法資治通鑑

雞卵卜

邕州之南有善行術者取雞卵墨書紀而煮之剖爲二片以驗其黄然後決嫌疑定禍福占如響答據此乃古法也神仙傳曰人有病就茅君請福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擲出中無黄者病多愈有黄者不愈常以此爲候思又見卜者流雜占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北戶錄下同

雞骨卜

南方逐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傳古法也卜占卽以肉祠船神呼爲孟公孟姥其來尚矣按梁簡文

帝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曰下船　拜　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爲孟公孟姥劉思貞云玄冥爲水官死爲水神與孟婆相似又云孟公父名憤母名衣孟姥父名枚母名寢或云冥父冥姥因玄冥也

雞匠

雞卜以雄雞雛執其兩足雞匠焚香禱祈占畢殺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筳插束處使兩骨相背端執梢祝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事也視兩骨側所有細竅以小竹筳長寸許偏插之斜直偏正任其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直而正近骨吉曲而斜遠骨凶漢元封二年平越得越巫適有祠禱之事令

祠上帝祭百鬼用雞卜斯時方士如雲儒臣如雨大了有事不足命于元龜降用夸禮廷臣莫敢致諍意其術大有可觀者矣（赤雅下同）

卵卜

卵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煮熟視當墨處殼中厚薄定吉凶猶人卜葬（鳴）雞匠祝神以卵投地不破者如獲滕公之碑

卜名

嶺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篾竹卜俗尚鬼故也（陳繼儒珍珠船）

蠻習

西南諸夸種類既繁俗習各別在廣右者曰猺曰獞曰狑曰狪曰狇曰犽曰狼狑與狪同狇犽稍寡俗惟猺最腦猺自謂槃瓠所生男則長髮插梳兩耳穿孔富者貫以金銀大環貧者以雞鵝毛雜綿絮繩貫之衣僅齊腰袖極短年十八以上謂之裸漢用豬糞燒灰洗其髮尾令紅垂于髻端插雞尾以示勇善吹盧笙葬如鐘大者二人擡一人吹因事畢則十餘人爲羣越村借其村之幼婦偶歌謂之博新雙二旬以上則否女則用五彩綢帛綴于兩袖前襟至腰後幅垂至膝下名狗尾衫示不忘祖也汲水負薪男以肩女以藤繩繫於首垂于背以行謂男首出槃瓠犬頭也女肩出于高辛公主金肩也

故以輕重別亦造金銀首飾如火筯橫于髻謂火筷釵有裙有褲裙最短露膝婚娶必娶姊妹之女謂之還頭兄死弟妻其嫂弟死兄亦如之新娶入門不即合其妻有數鄰女相隨夫亦邀數男相隨答歌通宵至曉而散返父母家遇正月且三月三八月半出與人歌私通及有娠乃歸夫家已後再不如作女子時歌唱也葬不用浮屠牢牲飲酒而已居室不喜平地惟利高山男女終身不臥床亦不知製被惟於室內造一火爐四圍鋪板中爲炊爨且夜投薪艸以燎豉男婦長幼俱集其上新客對臥亦不避嫌也食以糯米炊飯用木盤盛之長幼相聚洗手以搏不用筯碗凡待客以盤盛全牲主人

用大剪剪細遞美者數臠夸客餘分嘗之病不服藥惟用雞卜宰豬羊牛馬救病鳴土鼓祀神酒用香茅和米造之不愈則傾家爲殯俗男女服色尚青蠟點花斑式頗華但領袖用五色絨線繡花于上居室無問貧富俱高架樓名之曰欄上人下畜不嫌臭穢娶婦回父母家與猺同惟耕作收穫四時節令方至夫家至不與言語不與同宿寄宿于鄰家之婦女一二年間夫治欄成與人私通有孕方歸住欄大都夸人首子皆他人所生故夸無無子者其種類不絕以是也葬亦如猺不治衣衾狑狪俗類同狇犽類稍寡獞性稍馴易制服緣近民爲城中人佃丁也猺性最惡難馴狼則上府州縣有姓皆

俍民衣冠飲食言語頗與華同王士性廣志繹
梧州士民惟知力穡固𡧳葬作俗尚師巫市多婦女椎
髻跣足貿穀賣薪婚聘多用檳榔男女不行醮禮兄弟
反稱姊妹叔姪每喚公孫男多出贅稱曰嫁而有其婦
翁之產女招壻稱曰娶而以己產與之甚至男更姓以
從女或於男姓複加女姓死不歸宗女既受聘改而他
適亦恬不爲意性頑悍而輕生凡遇拂逆若與睚眦小
怨卽投山服毒毒草名葫蔓一名斷腸羊血能解急灌
之或甦遲則無幸矣聽訟師撥弄破家亡身相累斃游
手之徒博奕爲生奸民攬納土豪鎖醢隨處有之客民
閩楚江浙俱有惟東省接壤尤衆專事生息什一而出

什九而歸中人之家數十金之產無不立折而盡充兵
戍衙役急卽逃去多翁源人習文移持刀筆爲官府胥
史卽機利而食遍於郡邑多高明人鹽商木客列肆當
壚多新順南海人梧州府志
平樂猺獞流劫大要皆中國人教以犯法異時者二種
之人不識文字不束髮不習爲中國言呼之見吏則縮
首寧死不敢前惟里胥田主言是聽里胥田主者卒覩
其人爲奇貨未亂則交搆以搖之未征則陽爲漏泄而
寄其孥畜或誆以陰庇免誅或執以要賞而沒其所寄
懼其見吏言狀已無所售詐則多飾夏楚之威科罰之
酷恐嚇之於是二種之人其懼見吏也滋甚隆慶六年

大征今爲附十三年略定於是里胥田主之黠者多奔
命流竄以死而有司亦稍稍洞察其前所爲乃多方誘
之見吏見輒以魚鹽米布慰勞之滿所欲去然亦止於
歲時簪老瓜代或間有調遣呼之一見而已其輸納稅
課猶然未里胥田主而代人之官也乃其人亦稍稍漸
知文字學束髮習爲中國言矣十八年平樂知縣楊道
輔始爲之輸稅先是猺獞當輸一金於官者里胥誅求
之至七八金及其自輸稅止一金也則皆色喜始知前
官府與他云於是不府自於兵備副使范可奇蒞爲令
蕃自是八屬之猺無有不見吏輸稅者矣頃之提學副
使李懋武主于昭復許其齡齔以下徵通文義者附於

庠其人以爲榮而有司復計搭徭之各村落皆遣子弟
入郭從師襲衣博帶與中國之人無異二十年造天下
戶口田賦數各屬猺獞爭以所私墾土自言於官求入
籍爲永遠圖意自此昭盛幾不復兵革矣平樂府志
懷遠之苓有猺獞獞一種又有狑狪苗三種其情不甚
相遠平貴少賤老班白不留鬚髯作羅漢羅漢者惡少
之稱也凡娶妻不由媒妁男與女答歌通宵已卽去非
有身不肯爲其家婦至五年十年不歸以婦者長老之
稱爲婦卽不得如女子於春秋答歌也春歌以正月初
一日及三月三日秋歌則中秋節民有民歌猺有猺歌
狪有狪歌獞有獞歌其聲各異凡答歌羅漢首插雉羽

椎髻裹以木梳著牛邊花袖衫有袴無裙衫最短袴最長女子挽偏髻插長簪花衫耳環手鐲與男子同有裙無袴裙最短露其膝胸前裹肚以銀錢綴之男女各往跳一女子自擇一男子對歌歌畢女則贈男以花帶男則贈女以道冠道冠者牛骨扁簪也正月與八月答歌歌於女子之家合卮而罷惟三月則答歌於山上謂之浪花歌狪人之歌與民猺彿少異歌以樂狪男彈壺盧吹六管歌時閉目携手搖足以舞惟苗女能爲漢音楚歌及婚嫁後淫忌乃嚴獲通淫即率村衆量其家財而傾之或撤其屋宇或殲其牛畜生女還舅家謂之一女來一女往若舅家無男子受他家聘禮仍歸其舅最惡

者兄死妻嫂弟死亦然即三甲民習時有之此與夸狄俗矣迺至盜禁甚嚴凡獲盜牛者即時仆之木遁日則請牙講事令數倍其償以償故其俗有大盜無小盜凡大盜起於官差之擾田土之爭每有讐先擊牛會衆但吃牛一塊者即爲其兵卜於雞折而行雞卜有二有雞子有雞卵雞子卜其骨紋雞卵卜其厚薄臨敵時雞匠叫天三聲而竹各貫鐵甲背臂飾鳥羽甲外有襯衫衫外有綿被用敝足而木牌則用以敝身先用大弩竹箭稍近用鐵箭再近用三鏢鏢盡繼之以鎗叉繼以刀每一鐵牌在前進十人無甲者有甲者坐戰無甲者爲飛將頂刻間分勝負負者棄牌甲而遁勝者亦棄牌甲以

飛將追之粤西之夸未有若其悍黠者幸也懷之夸不能越懷之疆藩蘇始夸不把爲三飧食而糧無傾宿單衣不利於寒長袴不便於走飲水用糟和不耐於饑渴以兵臨之可坐困而斃也每中秋候猺獞見月皎則悲悲朝廷有天且勅我速收米鹽甕藏之深山爲窟匿計民見月皎則喜喜朝廷有天我曹得喫田也懷遠縣志

嶺南氣候

桂林一日之間其四時之氣還備者惡之號爲四時節陶穀清異錄

桂林雖無瘴而苦濕南自春徂冬十僅一霽故地濕而物易腐屋樑皆爲蟻蛀夏秋醋暑多蚊蚋尤不可耐其

於閩廣西山多霧初至者每苦腹脹如蠱然嚼檳榔乃澌消百粤風土記

節物

節物所尚列郡多同元日設香燭盛服拜天地君親及尊長鄉黨交賀三五日而止迎春日惟郡城競看土牛喫春餅外鄉則否元夜自初十至十六各門懸一歷嬉遊以爲樂清明祭墓新葬者老少聚哭遠年則否五月一日至五日爲龍舟競渡之戲午日折艾插戶飲菖蒲酒以角黍相餉婦人製五色香袋佩之八月中秋爲賞月之會九月重陽携酒登高鄉落或椎牛醵酒聚衆賽會或有迎神者十月製紙衣往墓焚燒謂之送寒衣除

夕掃庭户祀神祇家人畢集燕飲別具殺飯以達明旦謂之送舊迎新云（通志）

藤州俗不知歲唯用八月酉日為臘長幼相賀以為年（寰宇記）

競渡

梧江競渡龍舟長十餘丈坐可五十餘偶有衣白數人分立舟上每櫂動則右手麾小白旗左手麾袖袖甚長如所謂郎當舞袖者（嶠南瑣記）

桂林競渡舟長十餘丈左右衣白數人右麾白旗左麾長袖為郎當舞中扮古今名將各執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敵不返兵勝則梟而懸之鐃歌合舞十年一大會五

年一小會遇甲戌年為之有司亦不敢詰（赤雅）

稱呼

廣南田俗多撰字畫父子為思奄為隱不長不矮如此甚衆又呼舅為官姑家竹羅逍遙子女皆作騎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俚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莊綽雞肋編）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遨男名滿即呼韋遨作父滿韋全男女名插娘即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睡娘即呼庶作父睡妻作嬸睡（吳處厚青箱雜記）

上鬼

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刺殺豬狗以祈之不差即次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更祈死則打鼓鳴鐘於堂北至葬訖初死日夕人叫而哭（朝野僉載）

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歐陽忞事志）

似兩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同上）

男人淫祀而上鬼病不服藥日事祈禱無貧富為豐殺延巫鳴鑼鐃跳躍歌舞結幡焚楮釃酒椎牛日夕不休事畢插柳枝戶外以禁往來其中窶窮瘟疫者謂之中

鬼子多以不藥死者相枕可哀也（百粵風土記）

嶺俗擇配

賓州羅奉嶺去城七里春秋二社士女畢集男女未婚嫁者以歌詩相應和自擇配偶各以所執扇帕相博謂之博扇歸日父母即與成禮（嶠南瑣記）

周子功云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於每歲七月聚於州主之廳鋪大氈於地女衣青花大袖用青綃蓋頭手執小青蓋男子擁髻皂衣皂帽各分朋而立既而左右隊長各以男女一人推仆於氈男女相抱持以口相呵謂之聽氣合者即為正偶或不合則別擇一人配之蓋必如是而後成婚否則論以姦罪也（周密癸辛雜識）

峒女于春秋時布花果笙簫於名山五絲刺同心結百紐鴛鴦囊選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隊餘則三三五五採芳拾翠於山椒水湄歌唱爲樂男亦三五羣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結帶相贈以去赤雅

蠻俗生產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啗若不預者必致忿爭張師正倦游雜錄

北戶錄云嶺南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豬羊灌腸蕉子薑桂鹽豉爲之據此卽東坡先生所記盤遊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陸游老學菴筆記

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澡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餉婿婿擁衾抱雛坐於寢榻稱爲產翁其顛倒有如此南楚新聞

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夫臥牀蓐飲食皆如乳婦稍不衛護其孕婦病皆生爲其妻亦無所苦炊爨樵蘇自若同

胎髮不薙除長大而無梳篦不裹巾蓬垢鬖鬖自古以然莫可化也名椎結炎徼叢笑

蠻女

嶺南無問貧富之家教女不以針縷績紡爲功但躬庖廚勘刀机而已若醯醢菹酢者得爲大好女矣斯豈遐裔之天性歟故俚民爭婚聘者相與語曰我女裁袍補襖卽的然不會若修治水蛇黃鱔卽一條必勝一條矣投荒錄

搶伴

搶伴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竊人妻女以逃轉移他所安居自若謂之搶伴言搶以爲伴侶也已而復爲後人搶去至有歷數未已者其舅姑若前夫訪知所在詣官自陳官爲追究往往所謂前夫亦是搶伴得之復爲後人所搶唯其親父母兄弟及初娶者所訴卽歸始初被搶之家虞衡志

婦人長裙

廣西婦人衣裙其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林坤誠齋雜記

食物

嶺南地暖草菜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栽種茄子者宿根二三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熟時梯樹摘之三二年後樹老子稀卽伐去別栽嫩者又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暇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爲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嶺表錄異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鱓草螽曰茅蝦鼠曰家鹿

蝦蟇曰蛤蚧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去聲）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豬沙魚之斑者化為鹿（張師正倦游雜錄）

不乃羹牛羊腸臟略擺洗羹以啖客臭不可近食之既則大吉嶺表錄異曰交趾重不乃羹先鼻引其汁不乃者反切擺也（朱輔溪蠻叢笑）

桂人好食蝦蟆仍重乾菌為糝赴食者至以餘俎包歸遺兒女雖污衫不恥（馮贄雲仙雜記）

治生

粵西不毛之地土瘠民貧不事力作五穀之外衣食上取給衛永下取給嶺南中人以下之家株守度日而已

官署曹掾而下皆短衣芒屩或跣著高屐無巾褌其人蠢頑者多奸棍者少至於偷盜剽掠往往而是枹鼓時起訟牒絶稀（百粵風土記）

種田般石為灰俟秧稍長以雜糞和勻撒之數日苗復青翠以後更不復糞矣山田視平川田価稍高以石便也（同上）

趁虛

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寄傳云之虛所賣之又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此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乎（吳處厚青箱雜記）

嶺南之市謂之虛言滿時少虛時多也西蜀謂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瘧也言間日一作也山東人謂之集每集則百貨俱陳四遠競湊大至騾馬牛羊奴婢妻子小至斗粟尺布必於其日聚焉謂之趕集嶺南謂之趁虛而嶺南多婦人為市又一奇也（謝肇淛五雜組）

僧巫

僧多不剃髮娶妻生子謂之在家僧巫尤無他術禁纜熙臨村雞識謂以几數東自投而下者為得道衆始宗之今亦不盡然也（百粵風土記）

居婆

解牛多僧婦亦曰居婆縛牛於木數之曰某時牽汝耕

田不得某時乘汝渡水不即行今何以免死乃殺之（嶠南瑣記）

桂蠹

嶺南屋柱多為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宵攪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十年之書而蛇虺蜴蠍橫與人雜處益依稀蠻獠之習矣（謝肇淛五雜組）

羅漢樓

以大木一株埋地作獨腳樓高百尺燒五色瓦覆之望之若錦鱗矣扳男子歌唱飲啖夜則緣宿其上以此自家（赤雅）

骨浪

猺獠睡不以牀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濶板燃火炙背被焦則易蓋以板之易得也以展轉之意名竹演（溪蠻叢笑）

打寮

山猺穴居野處雖有屋以庇風雨不過剪毛叉木而已名打寮（同上）

對刀

甲與乙有隙兩相鬬敵背脚護身遠以標鎗鎗盡挺刃而前名對刀（同上）

讐殺

夸性好殺一語不合便剌以刃百十年必報乃已名讐殺（同上）

洗面

借人助相讐殺以牛酒往謝名洗面（同上）

粵西叢載卷十八

粵西叢載卷十九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金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也峒民以淘沙爲生坏土出之自然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可鍛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鍊取足色耗去什二三既鍊則是熟金丹竈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廣衡志）

生金諸蠻峒皆有之金出沙土中淘而取之如麩煉之即成（百粵風土記）

五嶺內富州賓州澄州諸縣江溪河皆産金居人多養

鵝鴨取屎以淘金片日得一兩或半兩有終日不獲一星者其金夜明（嶺表錄）

珊瑚

劉勔爲鬱林太守獻珊瑚（宋書）

大明六年鬱林郡獻珊瑚連理樹（宋記）

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衰之徵（述異記）

丹砂

丹砂本艸以辰砂爲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相連北爲辰砂南爲宜砂地脉不殊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牆壁如鏡生白石牀上可入煉勢敵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間非白石牀所生卽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黑砂少牆壁嚼之紫黛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州亦有砂今融州元無砂邕融聲相近蓋誤云（虞衡志）

水銀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末之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爲一銚銚之制以猪胞爲骨外糊厚紙數重貯之不漏（同上）

泗城州出水銀取之之法以人其用人從外境市之或逃走僮僕或奸商縛雇役人往售至其家初以酒飲飼之三日卽引至水銀坑中挖窟埋之露其首三日其人瘆不可忍號呼徹天乃以鍬鏟去其首仍埋之數日取出則滿腹腸胃指甲骨髓中皆水銀矣安南近思恩祥州地亦有水銀坑取法同每江西奸商雇人挑貨予界上貿易則私與夸約并在工人賣之價成無論數十人俱縛去天高日遠王法不及使兇人得肆其毒良可悲夫（月山叢談）

雄黃

泗城州出雄黃近貴州安南衛界土人携出衛市之余自滇罷官歸道經其地有市雄黃屏風一護衣十屏風高尺五濶幾二尺護衣俱精緻余以道遠累行李不之留土人云其地有雄黃床并棹面壁者可爲擣衣昔聞之宋時有得雄黃徑尺盤者便以爲難得之貨以此觀之則彼亦爲常也（同上）

泗城州土司有雄黃擣衣砧質類瑠璃光能鑑象其聲琮錚異於凡聽（赤雅）

銅

銅邕州右江州峒所出掘地數尺卽有礦故蠻人好用銅器（虞衡志）

自然銅

自然銅生邕州山巖間出銅處土坑中及石間采得方圓不定其色青黃如銅（本草綱目）

錫

粵中多產錫以賀出者爲最按水經馮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嶠也其山多錫謂之錫方（嶠南瑣記）

鉛粉

鉛粉桂州所作最有名謂之桂粉其粉以黑鉛著糟瓮中罨化之（虞衡志　下同）

鍾乳

鐘乳桂林接宜融山洞穴中至多勝連州遠甚余遊洞親訪之仰視石脈湧起處卽有乳床白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爲也乳牀下垂如倒數峰小山峰端漸銳且長如水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盛折取之鍊治家又以鵝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爲勝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泝流而上江邊兩岸狹處間有土石山懸石如鐘乳嶔崟巉嵒萬狀叩之聲清越其色若靈璧青翠可喜余舟過石側擊取數塊高尺餘其奇巧 杜綰雲林石譜

桂州石

靖江府所出石雖出自然然石麄而色不佳或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

融石

融州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巒但麄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洞天清錄

五色石脂

宜州諸山出赤石脂以色理鮮膩爲佳 本草綱目

爐甘石

融縣出爐甘石金銀之苗也其塊大小不一狀似羊腦鬆如石脂亦粘舌產於金坑者其色微黃爲上產於銀

坑者其色白或帶青或帶綠或粉紅赤銅得之卽變爲黃今之黃銅皆此物點化也 上同

滑石

滑石桂林屬邑及猺洞中皆出有白黑二種功用相似初出如爛泥見風則堅又謂之冷石土人以石灰圬壁及未乾時以滑石末拂拭之光瑩如玉 虞衡志

冷石

鬱林布山縣多虺其毒殺人有冷石可以解之石色赤黑味苦屑此石著創并以攻 啗立蘇一名竊齒石 吳錄地理志

猪骨石

興安縣川山中產猪骨石白可爲粉奸商載之摻入麪以售 百粵風土記

無名異

無名異小黑石子也桂林山中極多一包數百枚 虞衡志

無名異生於石上狀如黑石炭以油煉如鹽石嚼之如餳今宜州八星龍濟山中亦有之黑褐色大者如彈丸小者如黑石子采無時 本草綱目

無名異大者如彈丸小者如楮栗雞血滴之卽化爲水 愼懋官華夷珍玩考

石綠

石綠銅之苗也出石汀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

緑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緑品最下價亦賤（虞衡志下同）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質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石柏

石柏生海中一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扶疎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藥大抵皆化爲石矣此與石梅雖未詳可以入藥否然皆奇物不可不志

荔枝盆

諸山産石多黑肌白紋滑膩如鏡大者中碑小者爲研又有峻峭特立絶類英德者嶄嵓穿漏類太湖者屈曲深窪畦畛隆起若盆盎者似荔殼之初剖謂之荔枝盆（百粵風土記）

靈芝盆

靈芝盆山洞中水滴成狀若芝可植花卉可畜水養魚（桂林府志）

蛇黃

蛇黃出嶺南蛇腹中得之圓重如錫黃黑青雜色廣西平南縣有蛇黃岡土人九月掘下七八尺始得蛇黃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丸其色紫（本草綱目）

酒

瑞露帥司公廚酒也經撫所前有井清冽汲以釀遂有名今南庫中自出一泉近南來只用庫井酒仍佳（虞衡志下同）

古辣泉古辣本賓横間墟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

老酒以麥麴釀酒密封藏之可數年士人家尤貴重每歲臘中家家造鮓使可爲卒歲計有貴客則設老酒冬鮓以示勤婚娶亦以老酒爲厚禮

鬱林夸人居山谷食用手摶酒名都林合糟共飲刻木契焉（寰宇記）

今人以椰子漿爲椰子酒而不知椰子花可以釀酒唐皮堯封寄嶺南張明府詩云椰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周密齊東野語）

酒以寄生爲上官私皆用之梧州者佳會城宗藩家多自釀卽以其別號名酒不下十數種然多以火酒雜之間有似紹興豆酒者此外有蓮花酒陽朔酒茅濾酒春分酒而虞衡志所謂瑞露辣泉者絶無之酒肆既多日中以後自衙役至市井小民無不踉蹌醉者（百粵風土記）

桑寄生酒出梧州色白味頗清冽晉張華詩蒼梧竹葉清陳張正見詩浮蟻擅蒼梧皆謂此第釀者必和以燒酒以氣候炎蒸恐酒味易敗故耳飲勿過多（張七澤梧潯雜佩）

南方人有女數歲卽大釀酒候陂水竭竅其中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女酒味絶美居常不可致也 房千里投荒錄

廣西蛇酒罈上有蛇數寸許言能去風其麴乃山中取草所造良毒不能無慮 田錫麴本草

明施閏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漓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有是少索蓮酒 李紱文明

世說新語

大穀

始興令楊應降柳州人言其遠祖掘地種竹忽地中鏗然有聲得一石甕發之有物數百箇長三寸餘□其上

下膚如穀形去膚熟之卽是大米香美異常後食者壽皆百二三十歲飲其汁者壽亦八九十嘗覽藏經云太古之世穀長五六寸人壽皆數百歲又圖經稱崑崙之墟有木禾食者得上壽豈其餘粒耶劉子敎令保目與楊令接壤甚難得之最詳爲所談也 藏林

葛仙米

葛仙米出勾漏草澤間采得暴乾仍漬以水如今米狀以酒泛之淸爽襲人此原非穀屬而名爲米 梧州府志

青精飯

猺人社日以南天燭染飯競相遺送名曰青精飯杜詩豈無青精飯令我顏色好 赤雅

蒟醬

蒟醬本草注卽檳榔葉子楊用修以爲非謂佐檳榔葉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與蒟醬不同余觀廣州記謂其花實卽蒟可爲醬又謂扶留有三種一曰穫扶留其根甚美一曰南扶留一曰蓽茇俗皆呼曰蔞今俗所常食者皆蔞之葉蓋南扶留也杜昭闇冬春則食蔞根復有香蔞紫蔞之別辛香尤甚云來自右江諸土司按記則此當爲穫扶留若蓽茇宜自爲一種但似蔞耳 西事珥

蒟醬猺峒中家家用之以蓽茇爲主雜以香艸味雖佳不足爲異耳史記唐蒙風曉南越蒙食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故吳都賦云枸醬流味於番禺之鄉今

問之番禺無有知者惟出自牂牁故云流味也蓽茇吾家蛤蔞也卽古注本草注楊用修張孟奇辯之皆誤 赤雅

布

桂州豐水縣古終藤俚人以爲布 南越志 下同

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紡如絲綿染爲斑布

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陳襄文昌雜錄

五色斑衣以絲布吉貝木所作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中

有核如珠珣（公后切）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抽出其核但
紡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斑布則染之五色織以
為布弱輭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斑布文最煩縟多巧
者名曰城城其次小麄者名曰文辱又次麄者名曰烏
驎（南州異物志）

吉貝有紫白二種亦有諸色相間者今人多衣之斑衣
山子與斑衣種女皆所常著故以此名劉禹錫蠻女鉤
輈音蠻衣斑斕布蓋謂此猺人所衣或即是物蠻方所
貢亦誇示其異以為戲爾（西事珥）

粤西寒暑之服咸取給於衡永肇慶人家無蠶績之具
即有土布粗薄殊甚張文昌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
蠶非實錄也抑古今俗懸絕至是耶（百粤風土記）

鬱林布

南史齊武帝乘龍舟游江中紺越布為帆綠絲為帆
縴以鍮石為足榜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袴舞佑客樂
齊鬱林屬所轄甚廣然今西中絕無佳布不知當日所
衣者何物（西事珥下同）

龍鳳葛

鬱林葛南方稱為佳物纖誕而縱長五六丈然質頗重
厚似不甚宜著原貢額不載萬曆十五年始令貢千疋
已又令貢二千疋工部覆奏定每歲百疋近內監設之
絨為龍鳳紋獻之葛之有龍鳳自此始

八蠶之繭

張文昌桂林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按廣州記曰
南一歲八蠶言其地暖蠶一歲八熟也吳都賦云國稅
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觀文昌此詩則桂州蠶桑故
盛不知何時廢之粤人寡生理滔僻易滋能以此力倡
之亦生計民風所賴也

金屐

寧安縣女子趙嫗常在山中聚結羣黨攻掠郡縣著金
箱齒屐恒居象頭鬬戰（南越志）

羽裙

古黨伯今人女以烏羽相間為裙用絣點綴裳下男椎
髻女散髮徒跣吹笙巢居夜泊（方輿勝覽）

龍鹽

龍鹽龍生三卵一曰吉弔上岸與鹿交精遺艸木結成
蒲桃號曰紫梢花美人采之用於帷箔勝插翅春（齊推丁可）

鳥章

鳥毳之精織成文章者謂之錦衹鳥毳之粗市於羚猫
謂之鵝罽詩曰鵝毛御臘縫山罽

鵝毛被

邕之南溪洞酋長以鵝毛為被取頭頸細軟毛如稍畔
衲之暖甚如綿（段公路北戶錄）

南蠻之酋豪多選鵝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復縱

横納之其温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鵝毛柔暖而性不偏冷偏宜襁褓嬰兒兼辟驚癇也 嶺表錄異

卉服

南方艸木可衣者曰卉服績其皮者有勾芒布紅蕉布弱錫衣苧蘇所爲淮南子弱錫細布一端數金火浣布有三種單方蔴者一端數金梘融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績其花者有桐花布瓊枝布婆羅布其精者曰婆羅龍段吉貝布又名斑布桃花布南中千葉桃花似牡丹穗長尺許織穗成布文勝火浣多矣但過冬則散南史齊武帝乘龍舟游江中維越布爲帆緑綸石爲碇榜人皆著鬱林布帝王誇爲炫耀其珍可知 青雅

冒白

清波雜志云廣南黎洞皆以白巾纏頭故曰冒白 事類張吹景集

練子

練子出兩江州峒大略似苧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土人亦自貴重 虞衡志下同

緂

緂出兩江州峒如中國線羅上有遍地小方勝紋

蠻氈

蠻氈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蠻人晝披夜臥無貴賤人有一番

冂罩

冂罩黎人所織青紅間道木綿布也桂林人悉買以爲臥具

紙甲

粵西紙甲矢石不能入勝於鐵也其紙出柳之賓州褁以舊絮雜松香熱搥千杵外涸以布綴而縫之每甲費白金六七錢許耳然搥不熟則矢鏃亦穿今獞但蒙被絮行夜宿便以禦體瘴熊今兵皆然 百粵風土記

銅鼓

蠻今之樂有銅鼓焉形如腰鼓而一頭有面鼓面圓尺許面與身連全用銅鑄其身遍有虫魚花草之狀通體均勻厚二分鑪鑄之妙實爲奇巧擊之響亮不下鳴鼉咸通末幽州張直方貶龔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銅鼓載以歸京到襄漢以爲無用之物遂捨於延慶禪院用大木魚懸於齋室今見存焉 嶺表錄異

馬援於交阯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 馬援傳

銅鼓古蠻人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全似鞞鼓 虞衡志

徽宗大觀二年融州蠻其俗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

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宋史

溪洞愛銅鼓甚於金玉模取鼓文以蠟刻板印布入靛缸漬染名點蠟幔宋朱輔溪蠻叢笑

予初見梁歐陽頠傳稱頠在嶺南多致銅鼓獻奉珍異又云銅鼓累代所無及予在宜州司見西南夷所謂銅鼓者皆精銅極薄而堅文鏤亦頗精叩之聲燮如鼓不作銅聲秘閣下古器庫亦有二枚此鼓南蠻至今用之於戰陣祭享初非古物實不足辱秘府之藏然自梁時已珍貴之如此不知何理也老學庵筆記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面徑可三尺五寸旁側漸縮如腰形復微

展而稍斂其口似今人家竹焙籠體絶薄純綠色紋甚精古面環遶作蟲龜十數昂首如欲跳狀中受擊處亦平但略厚如鏡耳已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近爲税監獻之內庭所懸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銅鑄狠機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矣制府嶽事左右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小可減半而製作色質無異出入遙見之欵識之同異不得就而辨擇西事珥

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蠻酋冢掘之得銅鼓其旁多鑄蛙黽之狀正與今總府所見者合當是原有此體製今銅鼓兩粵滇黔皆有之又或以爲諸葛武侯者不必盡伏波也

銅鼓古傳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釵叩之此即所謂金聲非鑼也今靈璧侯湯念高家有之支允堅異林

今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即至百牛不惜與售賈骨董者亡異西事珥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爲寨主矣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朱國禎湧幢小品

銅鼓昔馬伏波征蠻物以山溪易雨因製之懸之梧州鎮府左廊昔沉潭中聲震十里鼓出遂無怒波人言

其爲祟今舟賴以無險張鷟異聞錄

鼓

後漢周敞爲交趾刺史伐龍山木以爲鼓以下分鼓給桂林郡上分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輿地志

花腔腰鼓

花腔腰鼓出臨桂職田鄉其土特宜鼓腔村人專作窑燒之油畫紅花紋以爲飾虞衡志下同

銃鼓

銃鼓猶人樂狀如腰鼓腔長倍之上銳下侈亦以皮鞔植于地坐拊之

藤鼓

兩廣總制韓雍征西賊先斬軟藤爲流血山賊不可渡相據洞旋以計誅夺截藤爲鼓者二總制及總兵留一其一在梧州鎮府府已空廢棄之廡下風雨不壞對之猶𢤱氣逼人（張穆異聞錄）

弓

烏滸人有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尺名曰弧弓（南州異物志）

竹弓以熏竹爲之筋膠之制一如角弓惟揭箭不甚力（虞衡志下同）

弩

蠻弩諸峒猺及西南諸蕃其造作略同以硬木爲弓椿

甚短似中國獵人射生弩但差大耳

猺人弩又名偏架弩無箭槽偏架而射也

藥箭

藥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鋒中者立死藥以蛇毒草爲之

射鵰捕蛇以合百草鍊時日作毒矢仰射飛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赤雅）

毒槊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入蠻中呼鳥鏎刃（酉陽雜俎）

白棍

白棍猺子采白木爲棍寢處不離用之但聞風聲形影雙滅覩之作青勝公孫脫舞（赤雅）

峒刀

峒刀兩江州峒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黑漆䅶皮爲鞘（虞衡志下同）

蠻鞍

蠻鞍西南諸蕃所作不用韉但空垂兩木鐙鐙之狀刻如小龕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後鞦鐵木爲大錢纍纍貫數百狀如中國騾驢鞦

蠻鞭

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纔四五尺其首

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盧沙

盧沙猺人樂狀類簫縱入管橫一管貫之

胡盧笙

胡盧笙兩江峒中樂

藤合

藤合屈藤盤繞成柈合狀漆固護之出藤梧等郡

檳榔合

檳榔合南人既喜食檳榔其法用石灰或蜆灰幷扶留藤同咀則不澀士人家至以銀錫作小合如銀鋌樣中爲三室一貯灰一貯藤一貯檳榔

竹釜

竹釜猺人所用截大竹筒以當鐺鼎食物熟而竹不燋蓋物理自爾非異也

石刀劍環玦

藤州其俗以青石爲刀劍如鐵婦人亦以爲環玦代珠玉也 元和郡國志

戲面

戲面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虞衡志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老學庵筆記

鍍銀器

南寧人善作器物鏤質鈒花紋而鍍銀其上謂之鈒銀自盃盤爐合以及刀劍戈戟皆能爲之殊亦堅麗然紋稍粗不及滇中之細用久則緇須以豬膏拭之 百粵風土記

杯

鼻飲杯南人習鼻飲有陶器如杯椀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記之以發覽者一胡盧也 虞衡志 下同

牛角杯海旁人截牛角令平以飲酒亦古兕觥遺意 綠

梡以木刻朱黑間漆之修腹而有足如敦瓿之形

筆

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妙 王羲之筆經

昭富春勸等州擇雞毛爲筆其爲用與兔毫不異 嶺表錄異

刳木爲舟

易繫稱刳木爲舟今西方多有之取大木長一丈圍五尺以上虛其中裁留首尾若槽形亦有昂首而銳其末者廣二三尺所受四五人或至六七人村民用以往來乘載小溪中無官渡之處遇輿馬則方舟而濟 西事珥

舂堂

舂堂者以渾木刻而爲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粱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聲敲聞於數里雖思婦之巧秋砧之悽不能比其瀏亮也 嶺表錄異

粤西叢載卷十九

粵西叢載卷二十

泰直人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牡荊

寧浦有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床下病雖危亦無害也（南方草木狀）

荊木寧浦有三種金荊作枕紫荊作床白荊作履與他處牡荊蔓荊全異（南寧府志）

兩廣樹

蒼梧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卜兩省之豐凶（廣西志勝）

桄榔木

桄榔樹枝葉並蕃茂與棗檳榔等樹小異然葉下有鬚如麄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其鬚尤宜鹹水浸漬即麄脹而韌故人以此縛舶不用釘線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堅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此樹皮中有屑如麵可為餅食之（嶺表錄異）

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櫚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高數丈開數十穗綠色（虞衡志）

李德裕詩桄榔樹葉暗蠻溪桄榔身似棕櫚而色綠似竹亦有絲白裹薄似絺綌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大如掌皆攢於樹之杪其濃密其杪抽絲蔓千百條長丈餘垂下如縷毿毿可玩土人云高二三丈時刻其心粉之作麵甚美南中樹此種形之最異者張九齡詩里樹桄榔出謂其特高出羣木之表也（西事珥）

邕州道署後有桄榔樹四株鴈立競秀高俱十餘丈玩之不厭（嶠南瑣記）

婆羅樹

婆羅樹出西番海中余在潯州時官圃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按李邕進婆羅樹狀云此樹不庇凡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蓋異樹也佛書一曰菩提樹一曰波羅樹又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婆娑樹影所映一樹而異名耳（慎懋官華夷花木考）

無患木

無患俗名苦珠子可去垢其木用為棒為器以厭百鬼故名（崔豹古今注）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核百鬼擒魍魎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為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段成式酉陽雜俎）

紫檀木

紫檀木出交趾廣西湖廣性堅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紋新者以水濕浸之色能染物（曹昭格古要論下同）

虎斑木

虎斑木出海南其紋理似虎斑故名今慶遠所屬多有之

檀香樹

檀香一名旃檀一名真檀出廣州雲南及占城真臘諸國今嶺南諸地亦皆有之樹葉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澤有三種黃檀皮實色黃白檀皮潔色白紫檀皮腐色紫其木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盛宜以紙封固則不泄氣紫檀新者色紅舊者色紫有蟹爪文白檀辛溫氣分之藥故能理胃氣調脾肺利胸膈紫檀鹹寒血分之藥故能和營氣消腫毒治金瘡王蓋臣羣芳譜

降真香

降真香一名紫藤香一名雞骨香生南海及大秦國今兩廣雲南皆有不甚佳舶上來名番降紫而潤者良焚之氣勁而遠可以降神故名降真羣芳譜

沙木杉木

沙木與杉同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少與杉異慶遠府志

思恩荔波二縣西北界上與貴州獨山黎平諸夲相接不通王化有美杉生山下山顛壓覆不知幾千百年矣夲云是諸葛丞相伐而埋之雖未盡然要亦兩漢先秦時物也夲人每候其地有紫氣上騰則鑿塚穿土輒得之紫色堅類牛角投於水即洸解為棺出市之恨漸而且短以道險出之難也曾聞有該縣尹欲得厚且長者

遣親信詣彼求之夲怒曰爾欲使官府擾我乎殺之然寶天下至寶也月山叢談

槳木廣西四川色黃紋理稍黑花紋細者可愛直理者多性最柔可劉索析者有香濁甚修吉要論

杉木出四川廣西江西湖廣徽州等處俗呼曰杉木又曰檆木色白而其紋理黃稍紅有香甚清或云南蕃瞞子生此木中有花紋細者如雉雞斑甚難花紋粗者亦可愛直理不花者多上同

榕

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為器也其本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為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南人以為常不謂之瑞木南方草木狀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數畝者甚多根出半身附幹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過其所寄慶遠府志

粵西藩臬二司外守巡道俱無衙宇余間入會城嘗憩於兩廣公署前庭有榕檜二樹駢生蟠根合體互相糾

結婁枝交蔭蒼翠成帷每娑娑其下玩之不忍去梧詩維縣
昔山谷南遷維舟榕下後人爲作榕溪閣南軒文集

楓

廣西南寧府横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食之虫形似蠶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蠶之將絲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蛋人需之作釣緡甚適於用陳霆兩山墨談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瘿瘤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南方草木狀

楓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巳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燒之香馥段成式酉陽雜俎

柳

予師帶溪曲公自西粵左轄入覲爲予言西粵無柳僅藩司一株每吐葉則司中設席請三司賞柳以爲奇觀後以質之予同年唐兄抱一唐云豈止此某鄉紳園中仍有一株夫柳中土林立而粵西至比之異卉奇葩然則物之貴賤豈有定哉羣芳譜

桂

臨桂縣荔水本源多生桂桂生處不生雜樹十道志

桂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于賓宜州凡木葉心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手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香甘與皮無别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虞衡志

桂皮根上厚皮内肉爲桂心中薄者名桂皮樹枝長小枝即桂枝作三等用南寧府志

桂林八樹海經云在賁禺東今名即桂州不知賁禺東是桂郡否也今粵西地最宜桂大者十圍終年忽備秋風時起四遠聞香至冬枝端結子纍纍然如小蓮子中空有漿百粵風土記

箘桂

箘桂生交阯桂林山谷嵒厓間無骨正圓如竹立秋采之本草綱目

鐵力木黄連木

鐵力一名石鹽一名鐵稜可作棟梁南寧府志

邕人言鐵力木能上水僅可百餘年惟黄連木最能久嶠南瑣記

黄連木作棺槨堅久南寧府志

椿樹

道内有大椿樹二株高十餘丈蒼鬱濃茂在廳事之前對立危聳數百年物也嶠南瑣記

寓木

木之寄生者曰寓木見山海經梧之桑寄生酒爲佳然粵人不甚蒔作與寄桑者甚鮮嶠南瑣記

土產異藥有猪腰子也金藤勾金皮支舌基多治隱

而桑寄生尤多土人不知伺蠶桑皆合抱枝葉無損氣溢而為寄生功力倍於他處其他鯿魚膽蚺蛇膽蛇黃三七山豆根皆佳百粵風土記

五嶺以南絕無霜雪最宜樹樹上多寄生本即山海經所謂寓木也而桑寄生以入藥名獨著梧之長州饒有之採時須令并桑枝摘取不爾即雜以他木莫可辨張七澤梧潯雜佩

茶樹

修仁茶修仁本靜江府屬縣製片二寸許上有供神仙三字者上也大片粗淡通志下同

紅花茶宋鄒道鄉有詩稱其能消藹瘴烟嵐

猪腰子

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結莢內子大若猪之內腎狀長二四寸色紫而肉堅彼人以充土宜饋送中土本草綱目

雞桐

雞桐葉如楝其葉煮湯療足膝疾虞衡志下同

思儡木

思儡木生兩江州洞堅實漬鹽木中百年不腐

龍骨木

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

木綿

斑枝花樹大可合抱高四五丈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一名木棉出南方俗為作攀枝花羣芳譜

木棉一名瓊枝其高數丈樹類梧桐葉類桃而稍大花色深紅類山茶春夏花開滿樹望之爛然如綴錦花謝結子大如酒杯絮吐於口茸茸如細毳舊云海南蠻人織為布名曰吉貝今第以充佩褥取其軟而溫未有治以為布者潯梧間亦多有之但土人未嘗採取隨風飄墜而已梧潯雜佩

臙脂木

臙脂木堅緻色如臙脂可鐫作出融州及州洞桂林屬縣亦有之虞衡志下同

風膏藥

風膏藥葉如冬青治太陽疼頭目昏眩

南漆

南漆如稀飴氣如松脂霑霑無力

綿木

綿木生永寧山中義寧陽朔皆有之細幹而柔韌治為刀鎗柄長能及遠輕且不折百粵風土記

烏藥

烏藥南人亦呼為矮樟生嶺南邕州容州樹生似茶高丈餘一葉三椏葉青陰白根狀似山芍藥及烏樟根色黑褐作車轂紋橫生八月采根其直根者不堪用本草綱目

蚊子樹

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閒形如枇杷子每熟即坼裂蚊子羣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嶺南異錄

檳榔

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桂其顛生穟而秀生棘針重疊其下彼方珍之以爲口實出交趾志南裔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林邑記

檳榔樹若筍竹生竿近上木五六尺間洪腫起如瘣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秀也無華而爲實大如桃李人生棘

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幷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異物志

檳榔士人以爲貴款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南中八郡志

檳榔信南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缸其申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邪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

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俞益期牋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醉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醒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頓解三曰饑能使之飽蓋饑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饑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

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羅大經鶴林玉露

閩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其四德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然檳榔破癥消積殊有神效余食後輒餌之至今不能一日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至高之氣大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已久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貴客勝會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謝肇淛五雜組

啖檳榔和蛤蜆灰少灰咀之大率與閩廣同檳榔以死苗浸令軟蔞葉小而味薄香無葉則嚼其根味亦香午食之既久唇紅齒頹處處吐水有上如一團鮮血在

見駭人召粵風土記
檳榔出廣西鬱林州樹如棕櫚高七八丈葉可爲蓋
不引風氣其實尖者爲貴與石灰同齎令人齒黑故有
雕題黑齒之俗實能辟瘴氣故土人日日早食客至傳
以相待格古要論

蒳子

山檳榔一名蒳子榦似蕉葉類柞一叢千餘榦榦生十
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桂海虞衡
山檳榔形小而大於蒳子蒳子土人亦呼爲檳榔廣州記

龍眼荔枝卻貢

漢永光十五年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

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
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
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
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
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資治通鑑

荔支

汝南唐羌爲臨武長縣接交州州舊貢荔支及生犀獻
之羌上書諫乃止謝承後漢書
蒼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種之吳錄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四月先熟而味少

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
肪瑩白不減水精性熱液甘乃奇實也北戶錄
荔枝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鬱茂青華朱
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
似安石榴有甜酢者夏至日將已時翕然俱赤則可食
也一樹下子百斛荔枝熟時百鳥肥其名之曰焦核小
次曰春花次曰胡偈此三種爲美似鼈卵大而酸以爲
醢和率生稻田間廣志
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纔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
平出槵核臨賀出綠色者尤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
悉不宜乾肉薄味淺不及閩中所產廣西志

核之細者謂之焦核荔枝之最珍者也廣志
潯州亦有荔枝獨平南所出最佳皮色綠而雜以紅點
斑駁可愛名曰綠蕉香味亦不下鬱林又白邑至郡疾
行半日可達故鮮美尤勝梧潯雜佩

山韶子

山韶子色紅肉如荔枝夏實虞衡志
韶葉如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刺破其皮肉有肉如豬
肪著核不離味甘酢核如荔枝本草綱目

龍眼

龍眼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核
如木梡子而不堅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朶五六十

顆作穗如蒲萄然荔枝過即龍眼熟故謂之荔奴如曰常隨其後也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出九真交趾南方草木狀

龍眼南州悉有之極大者出邕州圍如當二錢但肉薄不能遠過常品爲可恨虞衡志

龍眼樹葉似荔枝蔓延緣木生子如酸棗色黑純甜無酸七月熟廣志

龍眼一名益智一名比目吳氏本草

龍眼自尉陀獻漢高帝始有名見西京雜記左太冲賦旁挺龍目即此梧潯署中皆有之結實甚繁剖之色瑩白政如水晶充核瞭於外味亦甘美但微覺草氣風韻遠遜荔枝故謂之荔枝奴蘇長公曰閩越人高荔子而下龍眼吾爲平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蟹嚼齧久之了無所得然酒闌口爽饜飽之餘則咂啄之味石蟹有時勝蝤蛑也長公此語足爲荔奴解嘲粵西雜佩

山龍眼

山龍眼出廣中夏月熟色青肉如龍眼亦龍眼之野生者也虞衡志下同

龍荔

龍荔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之身葉亦似二果故名可蒸食不可生啖令人發癇或見鬼物二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

椰

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葉如束蒲在其上實如瓠繫在於山顛若挂物焉實外有皮如胡盧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膚食之美於胡桃味也膚裏有汁升餘其清如水其味美於蜜食其膚可以不飢食其汁則愈渴又有如兩眼處俗人謂之越王頭異物志

椰二月花色仍連著實房相連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實俗名之爲丹也橫破之可作椀或微長如栝蔞子從破之可作爲爵南方草木狀

椰樹大三四圍長十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狀如蕨葉長丈四五尺皆直竦指天其實生葉間大如升外皮苞之如蓮狀皮中核堅過於核裏肉正白如雞子著皮而腹內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實形團團然或如瓜蔞橫破之可作爵形並應器用故人珍貴之南方異物志

椰子有漿截竹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飲之亦醉交州記

椰子木身葉悉類㯶櫚桄榔之屬子生葉間一穗數枚大如五升器果之大者謂唯此與波羅蜜等耳皮中子殼可爲器子中瓤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瓤中酒新者極清芳久則渾濁不堪飲虞衡志

椰子木出廣西梧州府鬱林州樹似檳榔實大如瓜藂

為飲器椰杯出兩廣安南類瓢且厚實黃黑色肉白可食鋸開中有酒微酸謂之椰子酒或漆或銀廂作酒杯小者最貴而難得大者作酒壺勸盞酒注水杓之類或云酒傾入有毒則爆故出路人多帶之（格古要論）

波羅蜜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礧砢如佛髻削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練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虞衡志）

波羅蜜乾濕胞二種剖之若蜜其香滿室間有根結地裂香出尤美（南寧府志）

波羅蜜樹高五六丈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葉極光淨冬夏不凋樹至斗大方結實不花而實出於枝間多者

十數枚少者五六枚大如冬瓜外有厚皮裹之若栗毬上有軟刺礧砢五六月熟時顆重五六斤剝去外皮殼內肉層疊如橘囊食之味至甜美如蜜香氣滿室一實凡數百核核大如棗其中仁如栗黃煮炒食之甚佳果中之大者惟此與椰子而已（本草綱目）

優曇鉢

優曇鉢一名無花果廣西優曇鉢不花而實狀如枇杷（方輿志）

橄欖

橄欖有二種曰香曰大（南寧府志）

橄欖樹身聳枝皆高數尺其子深秋方熟生噉及煮飲悉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餳謂之欖糖（嶺表錄異）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酉陽雜俎）

橄欖子大如棗大如雞子二月華色仍連著實八月九月熟生食味酢蜜藏仍甜（南方草木狀）

橄欖大如雞子交州以飲酒（廣志）

烏欖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虞衡志下同）

方欖

方欖亦橄欖類三角或四角出兩江州洞

波斯橄欖

波斯橄欖生邕州色類相似但核作兩瓣野生者樹峻而子繁密漬鹽淹皆可藏久用之致遠作佳果（[illegible]）

赤柚子

赤柚子如橄欖皮青肉赤（虞衡志）

羅晃子

羅晃子如橄欖其皮七重（同上）

橘

橘有火筱橘金橘蜜橘綉橘等類（南寧府志）

金橘出營道者為天下冠出江浙者皮甘肉酸不逮矣

虞衡志

柚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卷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於用此法可傳但此州無許大柚耳虞衡志

柚子紅白二種一名枏一名香枏樹高二三丈黄色皮厚肉甘南寧府志

饅頭柑近蒂起饅頭尖者味香勝可埒永嘉孔柑虞衡志

枸櫞

枸櫞生嶺南柑橘之屬木似朱欒而葉尖長枝間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實狀如人手有指俗呼為佛手柑有

長一尺四五寸者皮如橙柚而厚皺而光澤其色如瓜生綠熟黄其核細其味不甚佳而清香襲人南人彫鏤花鳥作蜜煎果食置之几案可供玩賞若安□片於蒂而以濕紙圍護經久不癟或擣蒜罨其蒂上則香更充溢本草綱目

枸櫞樹似橘實如柚大而倍長味奇酢皮以蜜煮為糝南方草木狀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蘆菔夸人重之女工競雕鏤花鳥似蜂蜜點燕擬巧麗妙絶無與為比異物志皮不香味不美可以浣治葛苧若酸漿近有佛指櫞自閩中徙植者南寧府志

搭骨子

搭骨子圓如大橘皮裏空虛虞衡志

羅家子

羅家子黄如大橙柚上同

羅望子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頭色正丹內有二三實煨食甘美虞衡志

羅晃子六月熟名九層皮南寧府志

太平府有羅望果白外皮剝至見肉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為九皮果朱國禎湧幢小品

黄肚子

黄肚子如小石榴虞衡志下同

布衲子

布衲子似李而黄

菩提

菩提狀如北地沙果皮味香甜可食南寧府志

部諦子

部諦子色黄如大石榴虞衡志下同

不納子

不納子似黄熟小梅絶易爛爛即破肉附核可為經珠似菩提子

人面子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

蜜煎

人面子取其仁爲茶最佳南方草木狀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餉任御客南寧府志

人面木出鬱林州春花夏實秋熟兩邊似人面故名格古要論

芭蕉子

芭蕉三種小者曰牙蕉大者曰芭蕉長六七寸者曰山蕉南寧府志

蕉子芭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幹長數尺節節有花花褪葉根有實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四季恒實土人或以飼小兒云性凉去客熱謂之蕉子又名牛蕉子以梅汁漬暴乾按令扁味甘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是也虞衡志下同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秋初實

五斂子

五斂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脆軟味極酸上有五稜如刻出南人呼稜爲斂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甘酢而美出南海南方草木狀

五稜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味甘酸久嚼微甘閩中謂之羊桃虞衡志

楊桃一名五斂子有五稜南人呼稜爲斂南寧府志

楊桃似橄欖其味甜五月十月熟諺曰楊桃無蹙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賈思勰齊民要術

木竹子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秋冬間實虞衡志

黃皮果

黃皮子如小棗虞衡志

黃皮果出廣西橫州狀如楝子及小棗而味酸海槎錄

桃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嚼甘酸春夏熟虞衡志

冬桃似橄欖色綠肉軟味酸南寧府志同

桃有胭脂桃鷹嘴桃七月桃十月桃

匾桃大如桃而匾色正青虞衡志

梅

廣西桂林府滿山皆梅開時作梅瘴易染人無遠

余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夕則嘗青子非風土之正范成大集

袁豐之宅後有梅六株開時曾爲鄰屋烟所爍乃圖泥寒爐張幕蔽風久而又拆其屋曰冰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之笑耳張同桂林志

嶺南之梅小於江左居人采之雜以朱槿花和鹽曝之梅爲槿花所染其色可愛又有選大梅刻鏤瓶作結帶

之類取棹汁漬之棹木葉汁亦甚甘脆北戶錄

黎朦子

黎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虞衡志下同

殼子

殼子如青梅味甘

李

李有珍珠李麥黃李苦李郁李素門李南寧府志

綿李味甘美勝常品擘之兩片開如離核桃虞衡志

火炭子

火炭子如烏李虞衡志下同

木賴子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逃軍糧

逃軍糧一名側粘子以軍逃山食之南寧府志

毛菍

毛菍俗曰毛荔枝味酸肉粘核同上

地蠶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虞衡志

丘文莊羣書鈔方云白蘘荷用爲菹常服之不遇蠱毒且曰柳子厚在柳州曾種之余至南寧宥求之柳州亦無識者按松江志云俗呼爲甘露子根如蠶蟥葉如薄荷能治蠱毒冬月取根雜鹽菜藏之味極甘脆即石湖所謂地蠶者是也南寧府志

石栗

石栗樹與栗同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仁熟時或爲群鸚鵡至啄食略盡故彼人多珍貴之出日南南方草木狀

石栗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如杓柄肉黃白甘韌似巴欖子仁附肉有白靨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爲海胡桃虞衡志

石栗子皮黑厚堅肉白南寧府志

槌榛子

槌榛子如錐栗肉甘而微澀虞衡志下同

毛栗

毛栗如橡栗

藤核子

藤核子生白藤上如小蒲桃

木連子

木連子如胡荽紫色

特乃子

特乃子狀似榧而圓長端正

餘甘子

餘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其木可以制器

菴摩勒即餘柑子本草云主補益強氣力南寧府志

餘甘子稜形初入口舌澁酸飲水乃甘又如梅實核兩頭銳呼爲餘甘橄欖同一物異名耳 臨海異物志

秋風子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 虞衡志下同

朱圓子

朱圓子正圓深紅狀如楝子冬實

櫓罟子

櫓罟子大如半升椀詳視之數十房攢聚成毬每房有縫冬生青至夏紅破其瓣食之微甘

粉骨子

粉骨子皮黃色如粉

千歲子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恒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 南方草木狀

千歲子如青黃李味甘 虞衡志

粘子

粘子如指面大褐色 虞衡志下同

羊矢子

羊矢子色狀全似羊矢味亦不佳

日頭子

日頭子狀如櫻桃色如蒲桃穗

赤棗子

赤棗子如酸棗味酸

古米子

古米子殼黃中有肉如米粒

藤韶子

藤韶子大如鳧卵柿秋實

紅鹽草果

紅鹽草果取生草荳蔻入梅汁鹽漬令色紅暴乾以薦酒

鸚哥舌

鸚哥舌即紅鹽艸果之珍者實始結即擷取紅鹽乾之纔如小舌

甘蔗

交止有甘蔗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汁曝數時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 南中八郡志

藤州土人沿江種甘蔗冬初壓取汁作糖以淨器貯之蘸以竹枝皆結霜 方輿勝覽

藤

浮沉藤生子大如甖甌正月華色仍連著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眞 南方草木狀下同

萠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雞冠取生食之味淡泊出交趾

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羙甌俚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

花藤鏇以為器用中有花紋虞衡志

花藤出廣西身細而斑黑堪作拄杖身粗者俗格古要論

胡蔓藤毒艸也採其草漬之水入口即死虞衡志

扶留與錄地里志藤緣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檳榔廣州記其花實即蒟也可以為醬異物志古賁灰牡蠣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而後善也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廣州記扶留有三種一名穫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亦曰蓽茇俗呼蔞南寧府志下同

膠藤汁可染扇

滑藤汁可調三合土

□葚子生藤長一二丈藤上有刺鄉人栽之作園牆若寒無毒治下血禁口痢解胃熱纖毀綿機房多用之也金藤治喉風雙鵝慶遠府志

粵西叢載卷二十

粵西叢載卷二十一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素馨茉莉

素馨花比番禺所出為少當由風土差宜故也虞衡志下同

茉莉花亦少如番禺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茉莉重臺者名之單臺者名素馨香氣一也南寧府志下同

素馨與茉莉俱出□稱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塚上生此花因以得名葉有五瓣似十姊妹光嫩如狗牙花

山薑

山薑出九眞交阯今閩廣皆有之劉恂嶺表錄異云莖葉皆薑也但根不堪食與紅豆蔻花相似而微小爾花生葉間作穗如麥粒嫩紅色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以鹽水淹藏入甜糟中經冬如琥珀色辛香可愛用為鱠無以加矣又以鹽殺治暴乾者煎湯服之極除冷氣甚佳本草綱目

木槿

木槿名佛桑有紅白紫黃數色純白無間者名舜英南寧府志

裹梅花即木槿有紅白二種葉似蜀葵采紅者連葉包裹黃梅鹽漬暴乾以薦酒故名玉修花粉紅色四季開

虞衡志

嶺表朱槿花莖葉皆如桑樹葉光而厚南人謂之佛桑樹身高者止於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於中冬方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如大蜀葵有蕊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有燄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雖繁而有艷且近而無香暮落朝開插枝即活故名之槿俚女亦採而鬻一錢售數十朶若微此花紅梅無以資其色嶺表錄異

嶺南紅槿自正月迄十二月常開秋冬差少耳嶺南異物志

山茶

南山茶葩萼大倍中州者色微淡葉柔薄有毛結實如梨大如拳中有數子如肥皂子大別自有一種如中州所出者虞衡志

美人蕉花

美人蕉自東粵來者其花開若蓮而色紅若丹產福建福州府者其花四時皆開深紅照眼經月不謝中心一朶曉生甘露其甜如蜜即常芭蕉亦開黃花至曉瓣中甘露如飴食之止渴產廣西者樹不甚高花瓣尖大紅色如蓮甚美又有一種葉與他蕉同中出紅葉一片亦名美人蕉一種葉瘦類蘆箬花正紅如榴花日拆一兩葉其端一點鮮綠可愛春開至秋盡猶芳亦名美人蕉群芳譜

鐵樹花

鐵樹高二三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較小圓耳一開數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俗語事難成者則曰須鐵樹花開即此南寧府志

烏鎮王天雨濟爲橫州判嘗云橫之馴象衛指揮殷貴家有盆樹一株高可三四尺問於主人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則花開吾父生時花開今復二次矣郎瑛七修類藁

上元紅

上元紅深紅色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夕前後開故名虞衡志下同

白鶴花

白鶴花如白鶴立春開

紅荳蔻花

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始發初開花先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解花見一穗數十蕊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火齊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每蕊心有兩瓣相並詞人托興曰比目連理云

泡花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春末開蕊圓白如大珠既拆則似茶花氣極清芳與茉莉素馨相逼番人采以蒸香風味

超勝

紅蕉花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葉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春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處特肥飽如膽缾名膽缾蕉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

史君子花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

枸那花

枸那花葉瘦長略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朶數十萼至秋深猶有之

石榴花

石榴花南中一種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忽又大發花且實枝頭碩果罅裂而其旁紅英粲然併花實折飣盤筵極可玩

象蹄花

象蹄花如梔子而葉小夏開至秋深

添色芙蓉花

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側金盞花

側金盞花如小黃葵葉似槿歲暮開與梅時同

飛來蓮

駁鹿山僧堂前池水紺碧間出蓮花五色絢爛名飛來蓮 嶺南瑣記

竹

臨賀東山中有大竹數十圍高亦數十丈有小竹生其旁皆四五圍下有盤石徑四五丈極方正青如彈棊局兩竹屈垂拂掃石上初無塵穢未數十里聞風吹此竹如箎管之音 盛弘之荊州記

峰州費泠縣有大竹數圍實中任屋梁柱覆用之則當

瓦 南中八郡志

嶺南人當有嫓於竹食者竹筍庇者竹瓦載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書者竹紙履者竹鞋眞可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邪 梧潯雜佩

斑竹

斑竹中有纍纍江浙間斑竹直一淚痕無暈也 虞衡志

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筍諸筍無以及之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 梅聖俞謝筍詩馬援當時見曾將禹貢詩自時代汲於荔浦見冬筍上之曰馬貢臥包蝎抽疑是謂也 博物志曰斑竹筍堯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也爾雅曰筍竹之萌說文曰筍竹胎詩疏義筍皆四月生巴竹筍生八月篃竹筍冬夏生 永嘉記舍

隨竹笋六月生愚按山海經竹生花其年便枯六十年一易根必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還成町也竹譜曰蔛必六十年復亦六年是也南中有以竹爲刀錯子者如少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草也 北户錄

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斑斑可愛退之詩剝苔手斑竹箱黍餌沉塚是也 洪氏說楷

斑竹有硃砂斑羊眼斑撒雨斑狗蚤斑等名舜崩蒼梧二妃未之從也何淚竹之多耶可資一笑 百粤風土記

湘竹有全紋者圍僅三四寸斑亦不老略大則止半面有斑而體甚薄用則析取其有紋者謂之片竹 嶠南瑣記

斑竹生於下邊山思衞上邊山之石城隘二三年向陽者生有斑紋細黑如螺紋如龜貝紋用沙水磨濯其花始見近因猺賊所居潛伏爲盜不敢採伐蘇杭人珍之取爲籃輿簾屏牀几文具之物後採者甚衆淺年者斑文不佳佳者亦不多得 永福縣志

桃竹

桃枝竹多生石上葉如小椶櫚人以大者爲杖 虞衡志

桃竹長爽織葉青肌薄皮 南寧府志

椶竹出廣西葉如棕櫚其身似竹堅且實又名桃竹 梧志

貓竹

貓頭竹質性類筋竹 虞衡志

貓竹方言謂之茅竹大者可屋嫩者可紙 南寧府志

沙麻竹

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或曰蘇麻竹或曰粗麻竹 南越志

沙麻竹廣桂皆植大如盞盌竹厚而空小一人止擎一莖堪爲茅屋之椽梁也其種者多釤其竿每截二寸斜釘入土不逾月而生根葉明年長芽笋不三載而爲林益上地所宜也 嶺表錄異

雪竹

雪竹出廣西斑極大色紅而有暈 嶺表錄異

澀竹

澀竹膚麤澀如木工所用砂紙可以錯磨爪甲 虞衡志

思牢竹出思牢國用爲箭可奪會稽之美其節有勒可以批瓜俗名澀勒東坡澀勒暗蠻溪笑山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奴三虎刀竹譜竹篾簩失其本矣 赤雅

簩篾竹嶺表錄異云竹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澀可爲錯子錯甲勝於鐵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 南寧府志

箣竹

箣竹山中悉有 虞衡志

箣竹節密肉厚禹貢云細者爲篠南寧府志

慈浮竹

慈浮竹二竹一俯一仰可以代瓦同上

簜竹

簜竹葉大且密略如蘆葦虞衡志

人面竹

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採爲拄杖同上

棘竹

棘竹一名笆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城牢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繅車食之下人髮酉陽雜俎

南土有刺竹枝上有刺南人呼爲刺勒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雖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葉春叢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刺竹爲牆蠻猺來侵竟不能入嶺表錄異

簕竹刺竹也芒棘森然虞衡志

簕竹今南寧隨處有之唐宣宗時王式爲安南都護式樹簕竹爲柵深塹其外寇不能冒贛齊守新州無城以此竹植之叢脉不能入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余至南寧嘗於城隘處所移種植之自後數年駢接成林宛若兵衛亦保障之一事也南寧府志

棘竹有刺長七八丈大如甕南方異物志

釣絲竹

釣絲竹類簜竹枝極柔弱虞衡志

青黃竹

青黃竹通志云青黃間翠玉南寧府志下同

筌竹

筌竹葉細叢疎節遠可爲篾絲以織器用齊民要術始興郡出筌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交趾有粟竹實中勁強有毒以刺虎中之則死似亦此類

油梧竹

油梧竹南方草木狀云油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

簕竹

簕竹竹譜云長二丈許圍數尺至堅利出日南九眞南方以爲矛其筍未成時堪爲弩絃竺法眞登羅山疏云嶺南道無簕竹惟羅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如黃金堅貞疎節

鳳尾竹

鳳尾竹纖葉翠枝可供清玩

蕹菜

南方草木狀蕹菜葉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中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

治藥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蕹菜莖柔如蔓中空葉似菠薐及錾頭開白花南人編葦種水中陸種者宜濕地畏霜雪九月藏窖中三四月取出壅以糞土節節生芽一本可成一畦生嶺南 羣芳譜

藤菜

藤菜一名紫果東坡詩可以敵蓴羹 通志

猴葵

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南越志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梢土人採根爲鹽葅或云食之好睡 北戶錄

韭

平樂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徼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假而輸不得過越不假而輸輙因 別風雜組

水韭

水韭生於野塘中葉似韭得非龍爪韭乎有二三尺者五六月堪食不葷而脆字林云菳音欽水中野韭也又荶音吟見字林似蒜生水中 北戶錄

白蘘荷

丘瓊山羣書抄方載中蠱毒用白蘘荷引柳子厚詩云云且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於茲土者物色之蓋亦不知爲何物也 羣芳譜

八角茴香

八角茴香北人得之以薦酒少許咀嚼甚芳香出左右江州洞中 桂海虞衡志

八角茴香廣西左右江峒中有之形色與中國茴香迥別但氣味同爾 本草綱目

藷

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 異物志

甘藷二月種至十月乃成卵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鴨卵掘出蒸食其味甘甜經久得風乃淡泊 南方草木狀

嶺外多薯間有發深山邃谷而得者枝塊連屬有重數十斤者味極甘香名玉枕薯 稗史類編

閩廣薯有二種一名山薯彼中故有之一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絞入汲水繩中因得渡海分種移植遂開閩廣之境兩種莖葉多相類但山薯植援附樹乃生番薯蔓地生山薯形魁壘番薯形圓而長其味則番薯甚甘山薯稍劣 甘薯疏

茄

宿根茄茄本不凋明年結實 虞衡志

茄宿根三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 嶺表錄異

茄白紫二種嶺表宿根有二三年漸長枝榦乃如大樹每夏秋熟則梯取之其每歲植者生子熟食之厚腸胃動氣發咳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行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其根燒灰可以煖香 南寧府志

杉菌

杉菌出宜州生積年杉木上狀若菌采無時 潘之恒廣菌譜

雷菌

廣西橫州出雷菌遇雷過即生須疾采之稍遲則腐或老不堪用矣作羹甚美如雞㙡之屬其價並珍 廣菌譜

排草香

排草香出交趾今嶺南亦或蒔之草根也白色狀如細

柳根人多偽雜之 本草綱目

排草香狀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人亦用以合香諸香無及之者 廣西志

鎮安府近交趾境上有一嶺出香草狀類排草而稍粗左江人以之作安息香亦雜於排草中貨之每十月只後羣取之搜抉無遺經春則復生然惟一嶺有之踰嶺則無海南人取沉香速香岐南旋風諸香每數人合夥裹半月乾炒相與入深山中求之或一二日即得之或半月不得徒手歸者亦有命也有香之處即有蟻封高二三尺人隨挖之則其下必有異香大抵沉香爲多亦有深入岐人境內者中州水晶皆爲玩好彼處在指山

俗滿山皆是望之如雪而光采過之人取以爲假山有高至丈餘者亦不足異也 月山叢談

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罷廣西香貢仍遍諭各處鎮巡守備官凡額外之征皆罷之初中官鎮廣西者歲以零陵香進費至二千金武宗即位詔却諸獻而廣西徵香貢如故至是布政使王啓等請并罷之從之 典彙

鬱金香

許氏說文解字云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乃遠方鬱人所貢故謂之鬱鬱今鬱林郡也漢鬱林郡即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之地一統志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

金香即此也金光明經謂之茶矩麼香此乃鬱金花香與今時所用鬱金根名同物異 本草綱目

白茅香

白茅香生安南如茅根道家用作浴湯廣志云生廣南山谷合諸名香甚奇妙尤勝舶上來者此亦今排草之類 本草綱目

龜甲香

龜甲香即桂香嘉者一名紫木香一名金杜香一名蘗草香出蒼梧桂林二郡界 述異記

耕香

耕香莖生細葉味辛溫無毒主臭鬼氣調中生烏滸國

共粵香語

龍涎香

龍涎香出西洋諸國番舶徑往東澳元非西產萬曆甲午命福建兩廣辦進西人亦爲之困則廣之一字累之也嶠南瑣記

仙茅

廣西英州多仙茅其羊食之舉體悉化爲筋不復有血肉食之補人名乳羊廣輿志

仙茅一名獨茅服之延年南寧府志

三七

三七生廣西南丹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暴乾黃黑色

團結者狀略似白及長者如老乾地黃有節味微甘而苦頗似人參之味本草綱目

三七南丹雖產蓋少而味劣不若田州產多而更佳其味似人參每莖上七葉下三根故名三七重擬良金一名金不換一名血見愁專治血症慶遠府志

錦地羅

錦地羅出廣西慶遠山巖間鎮安歸順柳州皆有之根似萆薢及栝樓根狀彼人頗重之以充方物本草綱目

錦地羅苗有節似竹可塗腫毒南寧府志

高良薑

高良薑嶺南諸州皆有之內郡雖有而不堪入藥春生

莖葉如薑苗而大高一二尺許花紅紫色如山薑花本草綱目

良薑本草生儋州或曰出高涼故名主治霍亂腹痛南寧府志

何首烏

李遠附錄云何首烏以出南河縣及嶺南恩州韶州潮州賀州廣州潘州四會縣者爲上邕州桂州康州春州高州勒州循州皆與縣出者次之真仙草也五十年者如拳大號山奴服之一年髮鬚青黑一百年者如盌大號山哥服之一年顏色紅悅一百五十年者如盆大號山伯服之一年齒落更生二百年者如斗栲栳大號山

翁服之一年顏如童子行及奔馬三百年者如三斗栲栳大號山精純陽之體久服成地仙也本草綱目

銅鼓草

銅鼓草其實如瓜療瘍毒虞衡志

大蒿

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滋長大者可作屋柱小亦中肩輿之扛虞衡志

長命草

長命草一名能牙葉厚圓花黃經年不枯南寧府志丁閒

接骨草

接骨草苗似竹節可續斷骨

刀鎗草

刀鎗草細葉黃花止金鎗血

石髮

石髮出海上纖長如絲縷 廣衡志

苦地膽

苦地膽葉可貼熱毒瘡 南寧府志

倚待草

倚待草生桂州始安山谷葉圓高二三尺八月采味甘溫無毒主治血氣虛勞腰膝疼弱風緩羸瘦無顏色絕傷無子婦人老血浸酒服逐病極速故名倚待 本草綱目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廣衡志

都管草生宜州田野根似羌活頭歲長一節苗高一尺許葉似土當歸有重臺二月八月采根陰乾 本草綱目

釵子股

一名金釵股生嶺南及南海山谷根如細辛每莖三四十根嶺南多蠱毒彼人以草藥金釵股治之十救七八其狀如石斛又忍冬藤解毒亦號金釵股 上同

匾來

匾來細如荇帶匾如雉尾長一二尺 廣衡志

虎耳草

虎耳草叢生水澤中似虎耳名耳草搗汁和蜜酒成膏潤肺烏鬚髮 南寧府志

鬱金

鬱金葉似黃薑根如蟬螂肚味香辣苦寒無毒如紅藍花甚香 上同

鬱金生蜀地及西戎者無實破血而補嶺南者有實似小豆不堪啖 本草綱目

馬鞭草

馬鞭草生苗似茅芽而莖圓高二三尺抽三四穗生取搗汁一升飲之能消癥瘕 南寧府志

箭頭風

箭頭風花似箭鏃可治風 上同

硇砂蔻

硇砂蔻嶺南山澤間有之苗莖似高良薑高三四尺葉長八九寸闊半寸已來三月四月開花在根下五六月成實五七十枚作一穗狀似益智而圓皮緊厚而皺有粟紋外有細刺黃赤色皮間細子一團八隔可四十餘粒如大黍米外微黑內色白而香似白豆蔻仁七月八月采之辛香可調食味及蜜煎糖纏用 本草綱目

硇砂本草作縮砂蔻苗似薑形如白豆蔻其皮緊厚而皺黃白主消宿食治痢疾 南寧府志

澤蘭

澤蘭梧州有之根紫黑色如粟根二月生苗高二三尺

草幹青紫色作四稜葉生相對如薄荷微香七月開花帶紫白色萼通紫色亦似薄荷花三月采苗陰乾荊湖嶺南人家多種之 本草綱目

澤蘭一名虎蘭亦名都梁葉生相對如薄荷味微溫無毒生地澤治癰腫傷損乳婦衄血 南寧府志

鵞抱

鵞抱生宜州山林下附石而生作蔓似大豆其根形似萊菔大者如三升器小者如拳二月八日采根切片陰乾用解蠻箭藥毒 本草綱目

紅果草

紅果草有二種果大者葉略尖不堪入藥果小如小指

頂者葉圓邊花梗有軟刺可治牙痛 南寧府志

山豆根

山豆根生宜州山谷今廣西亦有以忠州萬州者爲佳苗蔓如豆葉青經冬不凋八月采根廣南者如小槐高尺餘石鼠食其根故嶺南人捕鼠取腸胃曝乾解毒攻熱效 本草綱目

獨搖草

獨搖草生嶺南無風獨搖帶之能令夫婦相愛草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 群芳譜

相憐草

周子功云南丹州山中產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矚密以草少許擲之草心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不捨嘗得試輒驗後爲徐有功取去 周密癸辛雜識

睡草

梓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嬾婦箴出南海地記 述異記

不死草

不死草廣西柳州產苴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故名夏月采置几筵中則蚊蝇不近物亦不速腐 華夷花木考

悶陀羅

予宦農部河南司時曹長武陵龍君善偶一日曹事畢遣吏承印還寓吏途遇一人云當赴曹投牒者引去他

處飲以酒吏即昏迷若寐及覺印爲盜去矣數日捕得盜者予偕往訊之對云用風茄爲末投酒中飲之即睡去須酒氣盡乃寤問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某醫術嘗雜藥者今土人謂之顛茄風猶顛也一名悶陀羅按本草佛說法時天雨曼陀羅花云即此又北斗經有陀羅星使者手執此花因以名花 粵南瑣記

毒草

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閭巷間皆有彼人通名鉤吻亦謂苗爲鉤吻根名野葛蔓生其葉如柿其根新采者皮白骨黃宿根似地骨嫩根如漢防已皮節斷者良正與白花藤相類新者折之無塵氣經年之後則有塵起從

骨之細孔中出人誤食其葉者致死而羊食其苗大肥博物志云鉤吻蔓生葉似鳧葵是也嵇含南方草木狀云野葛蔓生葉如羅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人以雜生蔬中毒人半日輒死嶺南衛生方云胡蔓草葉如茶其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也訪之南人云鉤吻即胡蔓草今人謂之斷腸草蔓生葉圓而光春夏嫩苗毒甚秋冬枯老稍緩五六月開花似欅柳花數十朵作穗生嶺南者花黃生滇南者花紅呼爲火把花 本草綱目

鉤吻食葉飲冷水即死冷水發其毒也彼土毒死人縣尸樹上汁滴地上生菌子收之名菌藥烈於野葛也蕹

菜擣汁解野葛毒取汁滴野葛苗即萎死南人先食蕹菜後食野葛二物相伏自然無苦魏武帝噉野葛至尺先食此菜也李石續博物志云胡蔓草出二廣廣人負債急每食此草而死以誣人以急水吞即死急慢水吞死稍緩或取毒蛇殺之覆以此草澆水生菌爲毒藥害人葛洪肘後方云凡中野葛毒口不可開者取大竹筒洞節以頭拄其兩脅及臍中灌冷水入筒中數易水須臾口開乃可下藥解之惟多飲甘草汁人屎汁白鴨或白鵝斷頭瀝血入口中或羊血灌之嶺南衛生方云即時取雞卵抱未成雛者研爛和麻油灌之吐出毒物乃生稍遲即死也 同上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朶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白鴨血則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酉陽雜俎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鴆鳥食木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鴆食蛇之故 朝野僉載

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觸三華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食未久即以天汁灌可解其毒此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滴滴入口即百竅潰血其法急以伏卵不生雞雛者細研和香油灌之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少遲不可救矣 顧文薦船窗夜話

斷腸草其幹成藤其葉似蔞多盤生路傍食之即斷腸斷而死故愚者常服以圖賴用狗屎調水灌下令其吐出即愈 南寧府志

斷腸草一名胡蔓形似黃精又一名野葛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平樂人有三女俱年幼晨出田間拾菜日晚不歸往視之則枕藉死矣傍有斷腸草數處尚有握手中者李白詩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芙蓉花亦斷腸草之名花之美似芙蓉也或云葉大如人手掌見人則獵獵鼓搖若招之者取豬腸一段杵汁入之繫其兩端汁從中穿走腸斷乃止 嶺南瑣記

胡蔓草生山溪間葉似茶而尾尖每日隨東而此草向東日返西而此草向西土人取而啖之隨飲溪水須臾毒發心腹腫痛而青腸斷立斃若未啖水尚可解救方用人糞汁灌吐出此草無患再生殺雞雛搗羅漿木乘熱灌之可活永福縣志

杭藥毒草鳥不敢栖其上形似獨巢蒜生深山中就其處採煎忌雞犬聲用蘸弩矢試之法以鍼刺脊血仍用拇指緊按刺孔令人蘸粟許趕血血縮倒回者方可用不先按其刺孔血縮入肉其人立死如不縮者是雞犬之聲敗之也赤雅

雞母草塗箭射禽獸立死南寧府志下同

火班草毒魚立死

菌毒

嶺南風俗多爲毒藥令老奴食冶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當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額上生者當日死旁自外者數日死漸遠者或一月兩月全遠者或二年三年無得活者惟有陳懷卿家藥能解之或有以菌藥塗馬鞭頭馬控上拂著手即毒拭著口即死朝野僉載

粵西叢載卷二十一

粵西叢載卷二十二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鳳鳥

桂林有鳥鳳如鵲而紺碧髮頭有鳳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廣西又有山鳳狀如鷺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留一竅取食子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音響如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赤雅○南寧府志云山鳳色具五采其雌伏卵與猿交故有卵則封其巢待卵殼喚其氣爲己子乃發封若猿種則窒之而死

南漢時邕州有六鳳凰高五尺余冠五彩飛入城中衆鳥朝之文若布錦其鳴節節足足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般般麒麟足狀二語之奇亦文筆之鳴鳳也赤雅下同

宋景德白州三鳳飛入城中自歌自舞音中笙簧其詳別見

博白邊村號綠含高山大樹人蹟罕至斗米一二錢其山多鳳有高三尺者冠彩與白州同其飛衆鳥皆隨常栖高樹之巔晴明則雙飛而出又有大如鷺者五色金冠尾甚長羽聲甕甕響若轉輪衆鳥見之斂翼俛首伏不敢鳴俗名大頭鳳間爲猺獞所射獻於其主肉備衆美綵毛成裘涅而弗淬素鳳之庖不必皆沃民之國也

至正間宜州述昆鄉鳳凰見羣鳥蔽地其一飛去其一為獵人射殺鳴呼扼麟有西狩之獲元緒有枯桑之嗟白龍有魚服之感物益靈而數益奇矣可奈何

桂州永福縣隋時雙鳳來集宋初復至守臣以聞遣使祠之鑿巢下石得雙美玉今名鳳巢山

兩江鳴鳳如孔雀紺碧頭上彩毫光逾翠霓冠上垂二弱骨長一尺五寸鳴聲清越如簫笙能變曲妙合宮商間出兩江溪洞中予謂綠含即紫鸑鳴鳳即青鳥也鳳凰出於丹穴豈不信然

丹雀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氲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以成丘墳王子年拾遺記

孔雀

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為鳥不必匹合以音影相接便有孕南越志

交阯郡人多養孔雀或遺人以為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雛以為媒傍施網罟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為方物云嶺南異物志

孔雀羣飛有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初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俱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妒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雨重不能高翔又至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眄睞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病人食其肉後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幽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紀聞

孔雀人拍其尾則舞交州異物志

孔雀生溪洞高山喬木之上而下□□上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成長金碧晃耀時時自奮盡張其尾圓如錦輪俗謂之朝其朝無時方輿勝覽

鸚鵡

鸚鵡有三種青大如鳥臼一種白大如鴟鴞一種五色大於青者交州巴南盡有之南方異物志

大臨三年隣諸侯進鸚鵡交州獻能言鳥不納之宋書

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黔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于穀山筆記

秦吉了

秦吉了容管廉白州產此鳥大約似鸜鵒觜脚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俱未之見也（嶺表錄異）

秦吉了即了哥能效人言一統志如鸜鵒即此黃嘴金耳（南寧府志）

秦吉了出嶺南容管廉邕諸州紺黑色夾腦有黃肉冠如人耳丹味黃距人舌人目目下連頸有深黃文頂尾有分縫能效人言音頗雄重亦有白色者（本草綱目）

鸜鵒

鸜鵒即勤哥黑色黃口黃足教亦能言（南寧府志）

鳥鳳

鳥鳳出桂海左右兩江峒中大如喜鵲紺碧色項毛似雄雞頭上有冠尾垂二弱骨長一尺四五寸至杪始有毛其形略似鳳音聲清越如笙簫能度小曲合宮商又能為百鳥之音彼處亦自難得（虞衡志）

倒挂鳥

南寧山中有倒挂鳥（白粵風土記下同）

陰顆陽顆

宣德五年遣內臣孟陶張煎往廣西採買翎毛蟲鳥勑書內開有陰顆鳥陽顆鳥不知何禽也

鳩

頓琦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棲息廬側見人輒去見琦而留（廣州先賢傳）

杜宇

潯州多杜宇晝夜啼不絕客居聞之甚慘（嶠南瑣記）

杜鵑一曰海南鳥亦曰子規暮春多啼若云不如歸去晝夜苦鳴其聲淒切俗謂歸去樂者疑其聲相似也（南寧府志）

雞

愛州移風縣有潮雞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一

名林雞（輿地志）

天雞朱冠錦尾其飛也翔弄聯對舞天雞鳴而潮雞鳴潮雞鳴而家雞鳴謝康樂天雞弄和風得之矣（赤雅）

錦雞爾雅名鶾天雞（南寧府志下同）

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疑即潮雞

竹雞羽斑而集篠中

鴡雞大如灰鶴丹頸穆天子傳鴡雞飛八百里

翡翠

翡翠鳥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翠為六翮毛長寸餘青茸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

矣翡大於燕小於烏（嶺南異物志）翡色赤紺背出交阯興古縣（廣志）

鴆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鴆鳥禁蛇（彭乘墨客揮犀）

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乃銜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鴆鳥也蓋惟食毒蛇乃能成其毒（范正敏遯齋閒覽）

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其種有二一大如鴞黑身赤目一大如鶡毛紫綠色頸長七八寸雄曰運日雌曰

陰諧聲如羯鼓遇毒蛇則鳴聲邦邦蛇入石穴禹步作法石裂蛇出秋冬間解羽蟄穴藁之出走應絃而斃以銀爪甲取著銀鋌中否則指斷鴆矢著人立死鴆羽櫟酒犀角立解鴆穴多犀天地所以制殺機也（赤雅）

山有鴆草木不生矢集於石石亦裂爾雅曰矢石即礜為雄黃今諸書云雄黃治蛇毒信然（南寧府志）

蚊母

五嶺溪山深處有大鳥如鵁鶄常吐蚊子輒從口中飛出謂之吐蚊鳥（嶺南異物志）

蚊母鳥形如青鷁嘴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翎為扇可辟蚊子（嶺表錄異）

鬼車

鬼車出秦中而嶺外尤多春夏之交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聲如刀車鳴愛入人家鑠人魂氣血滴之家必有凶咎（嶺表錄異）

鶬鶊不祥鳥也似鵩而散尾聲最哀帝嚳書曰逆鶬爾鶊曰鶬糜碧啼苦拉血如杜鵑儲書有鶬十首周公居東惡聞其聲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今餘其九恐未必爾也太子子夏見而歌之曰逆毛鶬兮一身九尾長兮余在鬼門見者一身九尾聞之九首者雄鶬猶雌之九首者曰雌雄也俗名鬼車余貪看此鳥人爭危為不祥

余謂此鳥不產南中天氣自北而南諸君所謂不祥者安知非福（赤雅）

王母

王母若練雀青色尾最長有錢如孔翠獵中有王母裘織成錢文予意以為西王母所服雲韡娘笑曰君不聞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赤雅下同）

鷫鷞

林邑有鳥其飛肅肅必兆隕霜織而為裘可以禦涼人多不知其名余謂即古鷫鷞也

北鶴

北不向明巢必拱北其聲圓吭百變不窮吳時越裔獻

背明鳥卽此

鈎鵅

鈎鵅不祥鳥也形質短小聲如冷笑入城城空入宅宅滅鬬之速避否則死亡

深窟

猫首鳥喙似鵂鶹而大放聲而哭哭畢鳴曰深窟深窟意賈生所謂鵩也

訓胡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窽應之

草結鷺鷥

村落有水草處多以草結爲鷺鷥之狀用厭塗之百十爲羣俛仰飲啄顧盻張翼無不絕肖俟有迴翔飛下者弋取之亦有立鷥頭屋極者驟見之未有不以爲真也 嶠南瑣記

犀

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 劉欣期交州記

犀牛大約似牛形而豬脚似象蹄有三甲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校小爲□渭犀鼻上皆補口束而花點小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謂毛犀俱有粟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有通者尖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下色無當矣若通無處白黑花分

差奇則計價巨萬舉世之寶也余比居番禺謂犀角曾經鬬又有膽羅犀犀中最大株有重七斤者云是牯犀額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胯其斑散而淺者卽治爲杯盤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有白縷如絲以置米中雞輒駭也辟塵犀爲婦人簪梳塵埃不著髮也辟水犀此犀入江海水爲之開置角於霧露中經夕不濕也光明犀此犀置暗室中自有光明也此數犀但聞其說不可得而見也 嶺表錄異

象

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足而大 許慎說文

九眞郡龐縣多象生山中郡內及日南饒之 吳錄地理志

象膽不附於肝每月轉在諸肉假令此月建寅卽膽在尻肉上 嶺表錄異

晉時南越致馴象於皐澤中養之爲作車黃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可視之而殺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 晉諸公贊

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 萬震南州異物志

象不馴則告之云當爲爾引雖來卽聽 方輿勝覽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擁腫而甚捷交趾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山有石室惟通一路周圍皆石壁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逐誘以歸石室隨以巨石窒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野

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飼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又名象公凡制象必以鉤象奴正跨其頸以鐵鉤鉤其頭欲其左鉤頭之右欲右鉤左欲卻鉤額欲前不鉤欲其跪伏以鉤正案其腦案之痛則號鳴人謂象能聲諾者此也其行列之齊皆有鉤以前卻左右之其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鉤馴焉馴之久者象奴來則低頭跪前左膝人踏之以登則奮而起行發西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皆施鞍架御座號羅我象頸編金鈴千數枚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臥之地使象蹴殺之二廣亦有野象村落小民酒熟則尋香而來破壁入飲人甚苦之所過亦害禾稼象目細畏火不畏人倉卒遇之以長竹繫火逐之輒退群象雖多不足畏惟獨象最可畏蓋其強悍不容於群獨行無所忌遇其肆毒以鼻捲人擲殺蹴其血流吸飲之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擊之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災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則刃脫傷其鼻亦死鼻傷之瘡不可合故亦致死殺一象村衆飽其肉鼻肉最美熟而加糟糟透爛而食之象皮可以爲甲或條截之硾之乎乾治以爲杖甚堅 虞衡志

象交於水谷樹葉蓋之其交如人見人則羞遽起逐之人走須遶嶺或學鼠聲狗吠得免其精溢於水中如白

脂可數斗取爲膏藥最佳 赤雅

象膽隨四時在足世所知也實不然象體具十二生肖唯鼻是本肉膽不附肝每隨月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其尻肉 見埤雅 昔有官粵西者士舍殺象享之知膽不應四時則埤雅之說信矣 粵滇說鈴二集

象牙出南番西番及廣西雲南皆有南番者長大廣西安南者短小新鋸開粉紅色者最佳 格古要論

兔

嶺南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己鬚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詰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 嶺南異物志

良馬

紹興間廣西進馬十匹上留一匹餘付殿前司謂輔臣曰朕所留一匹不減代北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盡西北也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馬皆取之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產之地求馬則馬政不修之故也高宗此論可謂得馬之情矣然西中實多良馬歲所貢以朱提代之而官司民間所畜皆駑材祇充下乘惟諸土司之雄桀者不難購以重貲往往有至四五百金者然不供上駟備法乘而祇以資踐蹋蹂躪助鴟張之性與辱於奴隸之手何異是亦馬之厄也 西事珥

牛

漢布山縣 今桂平 唐牛與蛇同穴牛嗜鹽俚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牛果舐之偶出穴不得入取其角爲器一曰糖 錦繡萬花谷

糖牛角若瓊玖用以爲甲鵝箭蛇鎗如涼雨之灑荷葉 赤雅

舊稱地產糖牛角牛性嗜鹽其角如玉今無是非無也即白水牛自潯至諸谿峒所在有之今之明角是也所云與蛇同穴者當時以之充貢厲民求爲鐍免不得不危言動上耳 潯州府志

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酉陽雜俎

鬱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如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木牛之爲州留其名甚異 西事珥

東粵曰潛牛西曰潛州留楚曰鰅鱅出澗與虎鬬角軟用木一湛堅則復鬬余在湘中見之柳子厚詩桂江秋水見鰅鱅 赤雅

明洪武四年二月命工部遣官往廣西買耕牛以給中原屯種之民 典彙

豬

山豬即豪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禦人二三百爲羣以害苗稼 方輿勝覽

野豬類家豬腹小脚長牙利人不敢近又一種豪豬鬃有箭怒則奮以射人其箭可簪 南寧府志

鬱林大豬一蹄有四五甲多膏買者以鐵錐刻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大動 異物志

山瘠草稀故不宜羊吉凶之外無屠肆也豕特腯甚 百粵風土記

獚犬

獚犬如獅狗警而獰諸猺率携一犬自防盜莫敢近 方輿勝覽

犬則鬱林者雄 百粵風土記

木狗

木狗生廣南左右江山中形如黑狗能登木其皮爲衣

貒能運動血氣元世祖有足疾取以為袴人遂貴重之熊太古冀越集

黃羊

黃羊出關西西番及桂林諸處有四種狀與羊同但低小細肋腹下帶黃色角似羖羊喜臥沙地生沙漠能走善臥獨居而尾黑者名黑尾黃羊生野草內或羣至數十者名曰黃羊生臨洮諸處甚大而尾似麞鹿者名洮羊其皮皆可為衾褥出南方桂林者則深褐色黑脊白斑與鹿相近也本草綱目

山羊

山羊出平樂深山中其血可治撲跌傷損及諸血症以一分許調酒飲之神效土人云見人則決驟而去跳躍駛迅非足力所及須密布繩草關罥其足始能生得刺取其血乾而藏之亦甚貴不易得也西事珥

風母

風母如猿猴而小晝日踡伏不能動夜則騰躍甚疾好食蜘蛛蟲打殺以口向風復活惟破腦不復生矣以酒浸愈風疾南人相傳云此獸常持一小杖遇物則指飛走悉不能去人有得其杖者所指必有獲夸人施罟網既得其獸不復見其杖杖之數百乃肯為人取或云邕州首領甯洄得之洄貲產巨萬倚伎數百洄甚祕其事嶺南異物志

風母一名風貍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棲息高樹上候風而吹至他樹食果子其尿如乳甚難得人取養之乃可得本草綱目

山獺

世傳補助荷酥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云出宜州溪峒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獠尤貴重之能解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若得殺死者功力劣抱木枯死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士售以愚世者類以鼠璞猴胎為之雖殺死

者亦不見之也周子功嘗使於大理經南丹州即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插翹極為貴重一枚直黃金百兩私貨出界者罪至死方春猺女數十歌嘯山谷以尋藥挑菜為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奔躍其身衣骨而入牢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法每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趯然而動蓋為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偽也周密齊東野語

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為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勞入木數寸破而取之能壯陽道視海狗腎功力倍常也蔣管湖山譜紀

猩猩

後漢哀牢今出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聲啼妙麗如婦人對語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且無他飲食淡事

勢泉

猩猩人面猿身最機警通八方言學蟲鳥語無不曲肖聲如二八女子啼最清越嗜酒好屐虞人以此誘之毀屩而去于在綠鴉山見之羣相語曰客必東人也踴躍出視于適有蘇酒一包寄酒少許名而飲之四者齊下未飲先謝既飲輒醉知余之無機也余徘徊恐為後人所害怨然一雙飛下古木翳然相謂曰上客過勞見當負之而去耳禮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于終不敢以為信 赤雅

禺禺

禺禺梟羊也見人則握手而笑然後食之人因以竹筒置臂姑與之握握則必笑笑則上唇掩目曲臂以鑿綴其唇於額格而殺之吳都賦云猩猩啼而就擒禺禺笑而被格 赤雅下同

狒狒

狒狒狀如猴力舉百鈞人言鳥音能知生死笑似鵝鴨上吻掩額血可染緋髮髹紅髮飲其血能見鬼物

茶首

茶首出羈縻州似鹿而兩頭食香草其行如飛鳴曰蔡茂蔡茂茶首二字音蔡茂也亦有五六頭者是名玄仙敬之終吉射之悔亡

子路

熊名子路居有熊穴穴有神人冬蟄春啓非其時則土兵見穢合穴死食鹽亦死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前曰掌後曰蹯黑而銳喙去穴五百里壘石為館名曰熊館中木引氣名曰熊經獵人呼之子路可出熊即出子路可鬭熊即鬭間有綠者上可搖擁取為騎馬障泥塵不敢揚威攝虎豹一只百金其北曰羆力能拔樹指爪鋒攢披髮人立遇虎豹樵牧皆抗其喉捉血飲之其胸白脂名曰羆白味過熊掌

懶婦

懶婦似豪猪而小好食黍黍田畯以機杼織衽懸於壟塍望之而走背長入海化為巨魚其名奔鮮其狀鮫鯆雙乳垂腹取以煎油其膏自解澆蠟作燭取以飲酒紫餤生花令人發興取以讀書昏睡沉思必至黑恬作詩自嘲曰丁年誤買奔鮮燭內夜誰傳太乙書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黃毛有尾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啗之

白獍

貘生銅坑中象鼻犀目牛尾虎足食銅鐵不茹他物衣其皮殺鬼精鍊糞爲兵可以切玉接溺爲水可以銷鐵有十頭者謂之白貘蜀都賦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則指貊也貊似熊與貘不同

肉翅虎

肉翅虎出石抱山晨伏宵出其飛也嬰常向鬼關食人爲獞人射殺余得見之比凡虎差小翅如蝙蝠眼閃閃如陰燐渾身虎文飾其皮以辟百鬼

禍斗

禍斗似犬而食犬糞噴火作殃不祥甚矣

麝

麝食香草至冬香滿入春則臍脫急癢悶跳躍不可禁故剔出之耳剔出之香者於香草百草皆枯佳人采芳澤以相贈蘅香盈袖經年不退乎見夫今之爲麝者矣生而割之天香未織臍殼尚脆澗以酥酪和以百草微香差見失其性矣嗚呼生售而失其性豈獨一麝也哉

象

象耳瀸瀸其大如掌行動鼓舞日常帶笑有懽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莽而知吉凶生於兩粵東曰茄犀西曰豬神遇之則吉罔敢有害

粵西叢載卷二十二

粵西叢載卷二十三

全州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豢能馴龍

計宗道柳州羅池人登甲科官至衡州知府家積書籍及玩好之物極富其家有銅鑄字合於板上印刷如書刻然其壻通判計嘉邦有一几桌四足有空虛處桌面四沿陷下每會客則桌下有機吸水緣足而上旋流四沿及置杯流中謂之掬水流觴製甚精巧云亦宗道心思所造也又聞其高祖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

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到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皆隨之至呼之出蟠於榻傍以手摩之冷如冰鐵家人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播揚爲吾家禍矣乃放之解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餒吾每日當遣人飼汝汝自今不得復出也及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即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長大踰丈餘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同官怨聲言汝畜妖物殃人告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日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

蛇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搖使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乘空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計家仕宦不絕而羅池即宗道之別號云(談林)

嵓淋之下有馴龍焉靚女欲見之盛飾入嵓唱土歌龍出五色焰灼馴習如素望之若山海圖中珥蛇者神也歌至絕倫龍喜踴躍蟠入懷中遺鱗而去女即珍藏以為獲神之貺鄰女畢賀笙簫雲合予逐隊往觀見鱗大如錢光具衆色爍爍不定聞稍侮之則雷電撤去侮者[illegible]殃次日予從太平至模村入嵓怪石飛泉種種異狀

中有一洞從洞右轉深翠黝蒼持炬而入行一百步七折有穴內濶外狹冷氣逼人忽然嘯聲起于穴內烈如壓篴嵓石振竦又靚女之所未聞也龍雖不見余而遺其聲于余是龍終不忍以余不能唱浪花者而棄余(赤雅)

鰤魚

靈川縣水產鰤魚四足有角聲如小兒(名勝志)

乳穴魚

全義之西南有山曰蟠龍山有乳洞乳洞有金沙龍蟠魚皆四足修尾丹腹狀若守宮游泳水濱人莫敢犯按御覽云龍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水有四足魚皆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也然唐韻云鰨魚各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鯑魚四脚出丹洛二水有鯢大者謂之鰕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耳(北戶錄)

武陽魚

柳州武陽小魚大如針候蟲鳴於他所窮冬猶鳴(附錄)

沙筋魚

沙筋魚長尺餘其狀如豨生海嶄沙中春時吐笛(嶺表錄異下同)

鹿子魚

鹿子魚有鹿班赤黃色羅州圖南海有洲每春夏此魚躍出洲化而為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

魚南人云魚化為鹿肉腥不堪食

鯆魚

藤江出鯆魚膽售者皆僞以黃藤膏混之黃藤亦能行血去翳予過藤向漁人獲有鯆否漁人以一尾來獻狀似鯇而黑剜取其膽懸之船窗上越宿漿裂出過半土人云膽其澌漿發即裂故鮮得全者張七澤云松江人謂草魚為白鯆魚鯆為烏鯆魚草魚今人家池中用草畜之者即鯇魚也(粤南瑣記)

藤江鯆魚形象草鯇色青黑大者百餘斤取用釣筒其膽治目功比空青魚大則小者上上魚大膽大者上中魚小膽大者中下矣漁者得魚到縣親剖官稅其膽始

敢出市私開者杖今之售者皆以鯇腦灘黃藤實偽為之耳黃藤亦行血去翳也辨之不精必見笑于魚目 赤雅

白妾魚

白妾魚出大荒山深澗中一名婢妾臉若芙蕖膚如凝脂有天然肉結辮若垂雲長四尺五寸臍下有帶白光映人胡天星邀余作膾香脆甘美水陸無有方者峒閒獲是魚盛禮來賀瞷其所會皆不多其油止爐其他作禮者熊掌虎皮麝香蚺筒紛如也貴重如此楚辭魚鱗鱗兮媵予云者指此 赤雅

嘉魚

嘉魚出火山下丙穴體圓小多脂九十月間始出或曰似鱒魚謂其多脂而味似之爾形絕不類也 嶺南瑣記

嘉魚形如鱒出梧州戎城縣江水甚肥美衆魚莫可與比最宜為鮭 他頂切 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慮脂滴火滅耳 嶺表錄異

鯰魚

南方魚多不肥美味鯰魚為上大者長二尺作膾炙尤香而美 異物志

鯰魚如白魚而稍短尾不假清遠江東此魚蓋不產於海也廣人得之多為膾不腥而美諸魚無以過也 嶺南錄異

鯇魚鰔魚

桂林有鯇魚鰔魚 百粵風土記 下同

香魚

太平有香魚

竹魚

竹魚出桂林湘灕諸江中狀如青魚大而少骨刺色如竹色青翠可愛鱗下間以朱點味如鱖魚肉為廣南珍品 本草綱目

印魚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印之 酉陽雜俎

印魚方額有印文類竹葉符鳴如鐘鈕長尺有三寸巨魚將死以印封之余在龍門灘愛其神怪市而放之戲

者弗識也 赤雅 下同

海蠻師

海蠻師魚身虎頭無鱗甲短脚利爪渾身豹文長八九尺見人泣數行下蜑人網得輒復放之

鬼魚

鬼魚蕩波縣產形如鯉魚水繞畜之淺水池中如往他役取是魚以禱鬼輒能取勝或有行人見魚躍驚曰大雨其人即病取魚而食之者即死猿人醃是魚如惡其人與之食發病亦死有早覺者請蠻喃呪可蘇 慶遠府志

忽雷

忽雷鱷魚也居溪渚中以尾鉤人而食之扶南王范尋

有神術常于大雲山盤池畜魚決獄有罪者投之無罪魚弗食也今其枯骨猶生用作樂器聲極嘹啾經云河有怪魚厥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赤雅

蚺蛇

董參戎蘇岡廷玉電白人爲余言其家人妻往樵於山爲蚺蛇所得比晚不歸家人怪之往尋之見蛇方蟠其身以尾吸其陰吐舌於婦人口內遂歸聚衆往擊之蛇見人衆乃去婦人尚有微氣灌以雄黃敗毒之劑稍復醒能言越一二日毒發身腫明瑩可鑑竟死世言蚺蛇最淫見婦人裹衣輒臥其上人隨殺之觀此益信又余郡友人張鳴威家僮輩往樵見蚺蛇方吞鹿未半衆遂奮挺擊殺之蛇以鹿在口無能爲也數人舁歸途中已死矣渡江人從舟上渡置蛇木中蛇忽復活矯首掉尾舟爲幾覆剝膚肉白如玉云爛之佳有膽數十云是木膽歲甲午先君視余於廣張氏以是皮韞潤二尺餘每客至取以供玩後爲好事者取去月山叢談

蚺蛇常在樹上伺鹿鹿過輒垂首下繞之有頃鹿死先濡徧身令濕便舉口吞之骨角皆鑽皮而出山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長其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illegible]賓享嘉宴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水經注

蚺蛇以婦人衣投之取葛藤擲之蛇蟠不起因繫以葛任人牽拽北戶錄

蚺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蚺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不動即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刀剖之膽即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創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膽嚼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能萎陽道令人無子梟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三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謝肇淛五雜組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斑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於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深入林樹間閣其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澤勇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嶺表錄異

蚺蛇膽昔安州有養蛇戶每年五月五日即擔蚺蛇入府祗候取膽余曾親見皆於大籠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於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

却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卽收入籠舁歸放川澤同上

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貫一枚直牛數頭北戶錄

蚺蛇尾有鉤口無齒其聲甚怪似猫非猫似虎非虎擊之則鳴猶鼉焉灼之則鳴也九十丈者吞蟻六十丈者吞象三十丈至九丈者吞豺狼虎豹與鹿豕人吞之法以尾鉤卷定以氣衝死濡濕乃吞吞畢卷於樹上絞至糜爛骨角皆從皮出望之若神龍脫骨耳赤雅

犨龍部畧蛇過二十丈者皆稱龍

髮縄婦裾以爲旗蘇髮斬烏鹽以糾鎗簇髮斮葛藤以絢纜索金鳴則進旗卷則退口含酒糟腰帶毒藥蛇長一丈旗手一人鎗手十人弩手五人金手二十人金手藤弩手牌鎗手鹽旗手酒其勝也金振旗開鎗揖弩發金手進藤主束也鎗手進鹽主剝也旗手進酒主勞也旗手得膽鎗手得皮弩手得脈金手得肉其敗也鎗護旗退牌護鎗退藤護牌退蛇長十丈其數十之蛇長百丈其數百之余游諸山見獺九蛇長九丈者有五長八丈者有三長十有一丈者有一天問一蛇吞象厥大何如聞世而出土人亦不概見況吞蟻者乎若夫三周崑又吞蟻者之海若也赤雅

蛇名

其一字名者有青蛇赤蛇白蛇烏蛇青主神赤主火白主傷烏主藥其他曰螣曰蚺曰鱗曰蝮曰水曰穀二字名者曰率然危千水箭烏稍量人黙稱烏肉瞎曰雞冠鵝頭人頭馬鬃筝鐸菜花寸白水豹三字名者幹壁虎黄藤蚺青竹標飾箕狎金角帶七寸錦過樹容尺蛇盤處皆在王地赤雅 嶺南瑣記云青竹標者䏧曰縞樹而生子

蚺無棄物

蚺蛇三膽一附于肝者止痛一水膽白漿止瀉一膽隨月擊其處則隨至名護身膽最佳䏧辟邪殺鬼佩之吉䏧肉辟風寒皮過三十丈者曰龍皮一端千金波斯市之爲鼓聲振百里雄䏧蘭飼赤雅

金蛇

金蛇出賓州澄州大如中指長尺許常登木飲露體作金色照日有光白者名銀蛇解中金藥毒嶺表錄異云金蛇一名地鱔白者名錫蛇出黔州出桂州者次之大如拇指長尺許鱗甲上分金銀解毒之功本草綱目下同

天蛇

天蛇生幽陰之地遇雨後則出越人深畏之其大如筯而匾長三四尺色黄赤澆之以醋則消或以石灰糝之亦死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則遍身潰爛廣西一吏爲蟲所毒舉身潰爛一醫視云天蛇所螫不可爲矣仍以藥傅其肺處以鉗拔出如蛇十餘而疾終不起

天蛇毒以秦皮煮汁一斗令其恣飲初日減半三日頓

愈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時有見者如小指大長尺許腹下鮮紅背錯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有口眼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昔孫叔敖見之爲不祥乃殺而瘞之慮後人見之必受其禍而南人見之以爲常其禍安在 嶺表錄異

報冤蛇

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即三五里隨身即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 朝野僉載

人面蛇

嶺表有人面蛇能呼人姓名害人惟畏蜈蚣 江湖紀聞

藍蛇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爲腊反解毒藥 酉陽雜俎

王虺

王虺江北曰虺江南曰蝮首大如臂背青腹赤有齒極毒嚙人立死大招南有炎火蝮蛇蝁鰅鱅短狐王虺騫九頭者曰雄虺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不須嚙人見之立死猶叔敖之兩頭蛇也余謂見者踏殺之亦成佳事吳都賦云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可謂先得我心矣昔備一笑 赤雅

龜

舟過龍門值水漲見浮槎上有物翻覆如葉枋人撈之得一龜不似常見者大寸許而體甚薄似鼈頭類蟾蜍腹紅色黑埋足尾俱黑而尾略尖銳背純綠中具五行八卦環列二十四氣界處似微紅畫之者後一段皆有鬪觸天然分界首頗大不能全縮眼作金色兩顋有金綠縈之頷下有紅色能吐飲鼓氣蓋物之異者 嶠南瑣記

蚌

容桂間取小蚌肉貫之以篾曝乾謂之珠母容將脯燒之以薦酒肉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嶺表錄異下同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也南中舊呼爲蚿慈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呼爲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腹多燒以薦酒俗呼爲天臠炙吃多即壅氣背膊煩疼若則其本性也

天蝦天蛤

廣州邕容道常有蝦蛤隨雨至謂之天蝦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蓋爲海風攝至者 番禺記

天蛤大如白蛤每大雪從空而下故名天蛤 鄭熊番禺雜記

蛤蚧

蛤蚧首如蟾蜍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蝘蜓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

名聲絕大北戶錄

廣西橫州甚多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兩相抱負自墮於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雖死不開一統志

蛤蚧首如蝦蟆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蔡則鳴自呼蛤蚧里人採之為藥能治肺疾醫人云藥力在尾不具者無功嶺表錄異

蛤蚧偶蟲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舍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采之以為媚藥謝肇淛五雜組

蠻螢

蠻螢毒有羽似玳瑁紋永福縣志

蟾蜍矢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猶軟相傳蟾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酉陽雜俎

蝦蟆

百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於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呼為抱芋羹又或先於湯內安笋笴後投蛙及進於筵上皆執笋笴瞪目張口而座客有戲之曰賣燈心者又云疥皮者最佳擲於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矣皮既脫乃可以修饌時有一叟聞茲語大以為不可云切不得除此錦襖子其味絕珍聞之者莫不大笑尉遲樞南楚新聞

退之與子厚詩極狀蝦蟆之不應食子厚荅其好之故謂其味如豢豹然自云後亦能稍稍則退之亦嘗食而美之矣蝦蟆之種甚多俗概呼之曰蛤水蛤不可食今所嘗食者皆田蛤惟山蛤最美體稍大而股長膚白滑類雞子皮黑色多疥所謂錦襖子者蓋山蛤也山蛤一名石蛤西事珥下同

桂人有為御史者或謂之曰公所居之臺當曰蛙臺蓋譏其食蛙也御史曰此月中靈物用以奉養不勝黑面郎哉黑面郎謂豕也

麗降

嶺表錄異云麗降生於嶺南多在橄欖樹上形如蜩蟬腹青而薄其名自呼但聞其聲而鮮能得之人以善價求為媚藥按此形狀似蟬可為媚藥與李珣海藥青蚨雌雄不捨秘精之說相符恐亦青蚨之類在木上者也本草綱目

桂蠹蟲

南越傳尉佗獻桂蠹一器師古曰此蟲食桂味辛蜜漬食之今潯志物產載此問之土人無知者梧潯雜佩

大業拾遺錄云隋時始安獻桂蠹四瓶以蜜漬之紫色辛香有味啖之去痰飲之疾本草綱目

十二時蟲

十二時蟲亦蛤蚧之類大者一尺尾長於身傳云自旦至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愚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變黃褐赤黑四色（北戶錄）

容州有虫如守宮身圓而頸長頭有冠一日中隨時變色青黃赤白黑未嘗定土人不能名呼為十二時虫嚙不可療（嶺南異物志）

其虫足長身青肉鬣赤色其首從見者有喜慶（同上）

十二時虫則蛇師蜥蜴之類也土色者身尾長丈餘脇上連背有髻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間籬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嶺表錄異）

南方有虫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虫狀似蚰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都常覩之（酉陽雜俎）

十二時虫出南海若大蜥蜴一日一夜隨十二時變其色乍赤乍黃傷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籬落上探其死者家人哭又名籬頭虫（赦石閒談）

矛

矛蛇頭鼈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脊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治腫毒（酉陽雜俎）

蝍蛆

蝍蛆一名蜈蚣狀若水蝦小至一寸大至一丈其尾閃閃有光山中修蛇無故而死者被嚙也蛇腐皆化蝍蛆猶蜈蚣之呪子也儒書謂蛇游霧而斃於蝍蛆（赤雅）

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俚人或遇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嶺表錄異）

柳州種耳柴有光夜出柱上鑿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有異物集吏卒碎柱乃大蜈蚣長丈柱腦中得珠大如鵝卵圓瑩光彩（夷堅志）

短狐

蜮短狐也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正義）

南越夷狄男女同川而浴淫以女為主故曰多蜮（應志緯）

短狐人所生也詩曰蜮昔曰射工騷曰短狐斑衣山子插青衛弩裸體歌交遺精降于草木嵐蒸瘴結奄然化生狐長三寸狀若黃熊口銜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今南海有水弩虫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余遊六磨影落淵水為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扑殺有大蟾鼓腹踴躍搏其喉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如蟻卵乍如蜂房乍如盤渦乍如蛇菌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闊過三寸則死毒大如狐則死對時則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遽然猛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

吸犬體立遲毒口出涎滴石石爛魂魄漸復如坐水窟其口兩月方合閩粵嶺南皆能食之臠可止痛使我未之恐爲枯魚所笑（赤雅）

異蟲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食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彭乘墨客揮犀）

木葉化蛺蝶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岸側有一樹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蛺蝶凡二十餘箇有翠紺縷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花者黄白者緋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北戸錄）

天蠶

楓始生虫多食葉似蠶而赤黑四月熟如蠶將絲土人取之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蜑人獨之作釣緡（南寧府志）

毒蜂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酉陽雜俎）

芥蟲

五嶺春夏率皆霪水雲日既少涉秋入冬方止凡物皆易蠹敗苘膠氊罽無逾年者嘗買芥菜置壁下忘食數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蠷螋但腰身細長耳（嶺南異物志）

蟻

嶺南蟻類極多有席袋取蟻子窠鬻於都市蟻窠如薄絮囊皆連帶枝葉蟻在其中和窠而賣有黄色大於常蟻而脚長者云南中柑子樹無蟻者實多蛀故人競買之以養柑子（嶺表錄異）

交廣溪洞間酋長得收蟻卵淘滓令淨鹵以爲醬或云其味酷似肉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同上）

南方尤多蟻子凡柱楣戶牖悉遊蟻循途奔走居有所營里棟相接莫窮其往來（投荒雜錄）

北戸錄云廣人於山間掘取大蟻卵爲醬名蟻子醬按此即禮所謂蚳醢也三代以前固以爲食矣然則漢人以爲祭宗廟何足怪哉（老學庵筆記）

赤蟻若象運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虫遺卵如斗山人取爲醬是名蚳醢見于周官（赤雅）

蟻漆

愛州居風縣有蟻絮藤人視土中知有蟻因鑿發以木皮插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吳錄）

聖齏

容南土風好食水牛肉既飽即下聖齏以消之齏如青苔云是牛腸胃中未化草欲結爲糞者既飽則以鹽酪

薑桂調而啜之遂不飽也嶺表錄異記

諱蘆

容州人好食蘆土人以爲諱或云以蚯蚓爲之番禺雜記

蜜唧

嶺南獠民好爲蜜唧取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飣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朝野僉載

蝸牛

潯署頗有園池花樹偶見花根上一物蠕動就視之乃一大蝸牛戴殼而行殼可容半升嶠南瑣記

山中有蝸殼可容升者以米木去涎竹刀臍之角大如指甘脆去積解毒余東粵亦食之鮮有如其大者赤雅

無頭鮓

山中有物形如蠶蛹無頭而動獠人得之爲鮓食之令人不寒昔陶璜守九眞築城得一大者長十九丈大二十圍無頭蠢蠕割其肉如脂肪爲臛甚香美璜食之三軍皆食又名地蠶赤雅

粵西叢載卷二十四

泰和大人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俚

俚蠻稱名色已詳文獻中此復稍補其闕略

建武十二年九眞徼外蠻里張里蠻之別號今呼爲里人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後漢書

廣州南有俚賊在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常帥無君主恃在山險自古及今彌歷年紀民俗蠢愚惟知貪利無有仁義道理土俗不愛骨肉而貪寶貨及牛犢若見有假人財物求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婦兄亦賣弟若鄰里有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其子弟中愚者謂其父兄曰我爲汝

取錢汝但當善殯葬我耳其處多野葛爲鈎挽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汝負我錢不肯還我今當自殺因食野葛死於債家門下其家便稱怨宗族人衆往債家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懼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罷去不以爲恨南州異物志

獞

廣西控扼羈獞曰邕曰宜邕屯全將宜屯半將皇祐間分宜州爲一路帥所統多羈州後罷爲郡今守臣猶兼廣西都監爲慶遠節度宜之西境有南丹州安化州三州一鎮又有撫水五洞龍河茅灘荔波等蠻及陸家砦

其外有龍羅方石張五姓謂之淺蠻又有西南韋番及藴綺羅坐夜回計利流求謂之生蠻又其外則有羅殿毗那大蠻皆徑路直抵宜城之境上（嶺外代答）

徽宗大觀二年有融州屬蠻大丘洞首領楊光朝請內附又有楊克端等百三人來歸皆納之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爲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斒斕畏鬼神喜淫祀刻木爲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彊每忿怨則推刃同氣加兵父子間復讎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鄰指授相貫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食獸無幾（宋史）

中國蠻役屬交阯宋景祐嘉祐間出寇邕州（粵海）

古稱天竺咬首焦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軦旁春謂之八蠻其文面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裩之屬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阯遂以名郡（炎徼紀聞）

猺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皆有之椎髻斑衣婦人鑿面爲花卉蜻蜓蝴蝶之狀山田瘠埆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界持短槍挾大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山中多杉板藥物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焉逋藪淆雜夸中爲之酋導分受撫獲結黨既多則公陷城堡劫官寺故唐之東西歲苦兵事彭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僅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惚難稽然猺人多槃姓者或此而爲盤云猺獞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略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炎徼紀聞）

平地猺居食嫁娶悉與民同男人鬀髮止於四旁婦人衣斑斕衣刺繡亦有雅耕田納賦惟不任差遣間亦有識書應考者性最淳朴畏見官吏常爲胥皂所魚肉不能自直（臨桂縣志下同）

高山猺架竹木爲屋覆以尚茅種禾黍山芋豆麥爲糧有蜂蜜黃蠟香草香蕈木耳乾筍茶葉等物每無定居

數年此山數年又別嶺亦有以刳瓢爲業者嶺磴險阨負戴者悉著於背繩繫於臂僂而趨上下甚捷善用弩名偏架弩弩牀以紫檜爲之其箭甚毒中人輒死但性最謙厚世亂人多攜家往就之皆樂爲効力避亂之細軟亦不致有失也此惟東鄉猺則然

木梢白猺散居毛岡里之大波塘并理定里地方深居山谷不與他猺錯往來老死不入城市以木皮覆屋編梟著爲衣被夜寒則家人婦子圍爐一處足跣能履棘刺走峻坂如飛採奇藥炕藥射獵以資食人多衣白以錫飾笠頂望之皆白稱爲白猺亦稱木皮猺常出鄉村貨其山間麋鹿皮及陵香降香之類性雖悍野不敢出

崗爲患（永福縣志）

猺一名𤟹客有四姓槃藍雷鍾自謂狗王後男女皆椎髻跣足結茅爲居遷徙無常刀耕火種不供賦役善射獵以毒藥塗弩矢中獸立斃（南寧府志）

大良猺居處服食同獞而性亦淳謹敬慕華人至則雞黍禮待近爲獞所殘破散入村落樵採耕種與民無別矣（臨桂縣志）

永福大良猺在邊山毛崗龍潭板塘與民雜居俗謂之木猺其俗男耕女織廬舍飲食與鄉民同婦人髮髻上銳下廣攝髮貫出其上絡珠鬟後爲飾衣裳用五色絨雜繡花卉男女踏歌爲樂而不至相狎先年稍强盛肆劫殺後經剿戮始附籍聽約束因號爲良猺天順末爲湖北獞戰奪其田土逃竄外境隆慶大師後招回住大茅源貫余村各村今又逃散（永福縣志）

獞

獞即舊越人容貌衣服俗尚頗與猺同但獞婦之裙長有七八幅而猺婦之裙短只三幅耳縣治總有三百村獞得二百七十有餘村而民止得二十二村多寡强弱之不敵如此所可幸者猶喜知有朝廷法度惟一誠以來之信其約束不爲紛更寬其網罟無忞羅織則欣然歸命輸納國後知重信約無甚狡猾比猺尤稍爲可制（荔浦縣志）

永福南獞原自黎平慶遠踰崗越出正統間侵沒理定縣境漸入本縣毛崗地方與猺角立分爲東猺西獞正德間爲湖北獞殺逐僅居牛嶺西坑江頭營大卜灣數村而已其俗與湖北獞稍異供養父母不欄居不相舂雙塘不食犬肉婦人椎髻差圓而絡珠爲飾其衣前衿短而後衿長裙十幅細摺挑繡花卉異樣而顏色稍紅爲不同耳餘與湖北獞無異而絕不與之婚姻往來親良猺爲近之（永福縣志下同）

湖北獞原出自湖廣靖州由懷遠流來侵沒古田境土與南獞異弘治年間來本縣殺逐良猺并有其地其俗男耕女織架欄而居下頓牛畜女人橫髻卉裳刺手爲文男子亦貫耳帶錫著爲飾男女喜歌笑以示情愛婚姻食猪牛爲聘定女子嫁夫一夕遂返越三五載始歸與夫同處父子異居父母衰老始收養之有病不事醫藥深信巫鬼盛饗殺牛禱之有三牲五牲七牲十二牲之說心有猜疑服蠱毒自死不惜有冤鳴衆論理名爲叫老如不平椎牛糾衆連年侁殺隔世不忘不識文字有事刻木通信事迫用火灼之以示急弱者投强以爲倚至老不入城市不奉拘提種類蕃盛風稱永福民三獞七爲民害甚矣

南丹溪崗之人呼爲獞其始未嘗至省元至元間莫國麒獻圖納土自是獞人方入省地初柳慶邊山居民茗

於猺寇募獞人耕種且以禦猺久之獞與猺通遂侵民田產擄民子女掠民財爲害尤甚今考居宜山之邊境與隸各州縣者此種爲多性氣剽悍椎髻跣足穿耳懸環男女如之出入身佩長刀持鏢戟負勁弩淬藥鏃專務殺人瀕江居則拒水路依山居則據陸險時或潛伏草莽肆行劫掠夜則明火執杖盜人牛馬綁縛人歸械以木格狀如舂杵剜其兩端中鑿爲竅納一足械之勒重貲取贖否則肢解之其居架木爲樓下皆畜穢喫血肉婚不避姓時上元中元春秋社日男女答歌苟合至有娠始歸夫家男服者短窄衫細褶裙其長過膝女服者青衣花紋小袂裙以紅綠細條長則曳地不祀先祖病不服藥惟祈鬼神每歲收穫畢則跳鬼飾賽男女淫奔若至於仇殺子孫不忘

獞自元至元間方入省地近日編入版圖者謂之熟獞性略馴其遠者謂之生獞梗化不可制服謂天爲溫父曰扶牛曰懷僧巴飯曰毫食曰艮亦有同中國者謂酒曰醪謂鹽曰鹵南寧府志

獞散處林麓無復聚落出入負弩短衫魋結貯粟巖竇以銀爲圈加於頸夜宿短衾露足不欲耐寒心好殺又恐人謀已也本類相讎纖芥不已雖累世必復其鬪或誤殺人者以牛畜爲償或數十頭至百頭名曰人頭錢流劫則糾黨糜起亦有渠長人先給銀三錢贖其家曰斂頭錢在山三五爲羣要人於路曰伏草在江突面而出繫船取貨鞫以求贖曰勾舡小則居村堡大則窺城邑滋蔓之久道路梗澀處井爲虛帥興則遠遁深藏萬山絕嶠莫可誰何且其人耐饑喙鹽數顆草木皆可食自用兵以來誅者十五逃者十五不得已而招撫隨之平樂府志

獠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無氏族之別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闌好相殺害若殺其父走避外求得一狗以謝不復嫌恨若報怨必殺而食之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者乃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北史

居天河縣之東鄉者曰獠其性視猺獞較馴亦頗譎詐各崗力勤耕作善賈販多食蔬事佛甚謹凡食素者以三年爲率名曰血盤齋爲其母報恩德報恩素食三年者羣聚於佛寺鳩錢具蔬延浮屠作佛事以超薦其父母謂之做齋其婚娶燕飲禮甚簡陋亦吝嗇所致先時垂髻蓬首跣足成化間知縣袁琛禁之始巾幘草履亦變是之一機也慶遠府志

狑人

大藤羅運山中其幽岩奧谷是生狑人雕題竊結狀若

猺佛散育莽中不室而處弃衣血食言語侏離雖附近
諸猺亦莫能重譯也（炎徼紀聞）

永福狑人來自義寧縣其俗與良猺同而語言各別婦
無髮髻用布纏箬作髻貼插椎髻之下俗呼爲苦麻狑
性氣風諸猺較馴有姓蒙者住板塘里蒙嶺村今絕村
爲獞據（永福縣志）

狑者獞之別種其性情氣習飲食居處服用器械及婚
葬燕祭皆與獞同編入版籍略供賦役亦知熟獞但言
語差異今思恩縣南丹州有此種謂之苦覽狑（慶遠府志）

荔波縣深溪峝中亦有狑俗與猺異而性兇狠（同上）

狑人饑拾橡實射狐掘鼠蠶蟲蛇蛛甘生如薺弃衣鳥
言重譯四姓狑外曰狚其風俗略意莊生所稱狙公云（赤雅）

狪人

狪亦獠類不喜殺善音樂彈胡琴吹六管長歌閉目頓
首搖足爲混沌舞獠之有狪猶獞之有大良也（赤雅）

狹人

狹亦獠類皆殺過於獠父子有隙狺狺反噬弒父則疾
走得一犬謝母母亦不恨（同上）

狹人狑人狪人皆猺之別種性狠暴及其氣習亦與猺
同但其謁見官長不知跪拜爲蝍跌爲敬（慶遠府志）

犵人

犵人山田墝埆十歲九饑織佩必報壞突漢界攻剽村
落或誤殺人則以牛畜爲償曰人頭錢（赤雅下同）

苗

苗自爲一類其女善爲漢音操楚調掛釵留客能爲鸐
鵠舞生女則還母家曰一女來一女往

蜑人

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楫爲家採海物爲生且生食之
入水能視合浦珠池蚌蛤惟蜑能沒水探取旁人以繩
繫其腰引石縋而下得珠螺則繫繩動搖即引而上先
煮毳衲極熱急覆之不然寒慄而死或遇諸海怪所觸
往往潰腹折支人見血一縷浮水面知蜑死矣（虞衡志）

蜑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以釣
魚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炎徼紀聞）

蜑有三取魚者曰魚蜑取蠔者曰蠔蜑取材者多曰木
蜑其人皆曰睛赤碧弃衣血食各相統率魚蜑蠔蜑能
入水伏二三日一謂之龍戶一謂之崑崙奴（嶺表錄）

蜑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往水滸或
住水瀾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
知龍所在自稱龍神籍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赤雅）

蜑民原皆東來水蜑散處於此以網魚爲活棲泊河下
編竹爲篷舝蓬爲舍向猶二三十人今生聚漸多男婦
約有百名口是可覘其安於樂土矣客因無河所此類

不入編戶不入保甲止籍其名以其艇或供木路往返而官以粗食之近多役於巨室巨室亦因而利焉第編江驛裁革別無差船此等蜑艇時不可缺所司既有意於士夫定分送之額則亦未可求多於若蜑也而所家尤甚云容縣志

蜑人有五姓麥濮吳蘇何古以南蠻為蛇種觀蜑家神宮蛇像可見世世以舟為居無土著唯捕魚裝載以供食南寧府志

馬人

馬人其先中國士卒隨馬援南征羈留未歸散處南海遂成部落人人深目猳喙以採藤捕蠏為業產與猺同者韓退之詩云衙時龍戶集日上馬人來人皆不識多強解之由今而觀殆即此馬人之類也圖今錄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道散處南海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炎徼紀聞

盧亭人屬胎生或曰盧循遺種也黃睛短髮出沒海洋以魚蝦為食惟雄者後有小尾長寸餘其牝牡則人也語侏儷不可辨蜑人諳其性得其小者育之衣以樹皮長令捕魚採珠取珊瑚極便捷其性專淫與山猱等乃身腥穢不可近能伏木一二月正德間香山瀕者罾中罾獲一人嘉靖間備倭黑孟陽捕海寇得一於舟中旱解粵省因餐火食死焉識者謂為盧亭無乃鮫人之類也乎嶺海異聞

山子

山子夸人散處橫州廣龍六磨諸山谷中無版籍定居惟斫山種畬鏇木盆鍋射獸而食之食盡又移一方男女皆徒跣婦女大髻重可數斤其夫婦欲行人道則就山中僻處先插青於路以斷來者或悞入則弩射之其交類獸與人異南寧府志

山子交媾媾精入地是生短狐善撫之能以夸人出沒之情告也赤雅

斑衣神女

神女與山子同類垂手善舞踴躍跳短裙及膝坐則雙膝齊跪執禮甚恭有盤古風劉禹錫蠻女鉤輈音蠻衣斕斑布詩赤雅

巴人

懷遠石陣臨溪陰風慘人猶聞鬼哭昔武侯立營於此夜令云枕石者去枕草者留中夜撤軍枕石者不寐從孔明去枕草者熟睡遂留茲土遺種斯在尚能操巴音而歌烏烏

飛頭獠

飛頭獠頭將飛先一日頸有痕匝如紅縷及夜狀如病頭忽飛去須臾飛還其腹自實其覺如夢雖獠不知也余嘗入石徑山澗中偶見一頭一食蟹一食蚓見人驚

起食蚓者尚鄧蚓而飛蚓食尺許雙耳習習如飛鳥之
使翼也獠俗賤之不與婚娶欲絕其類余按古城有尸
頭蠻本婦人目無瞳子飛頭食食童子糞糞盡命子輒
死日益明堪與此獠爲婚一笑

鼻夸

鼻夸獠族鼻如垂鉤摺日好殺深明木脉采猨臂髓牙
爲璲吹作龍聲閒出市鹽與之酒鼻飲輒盡

生丁白丁黑丁

椎結斑衣見將即燒錢石烙其跟蹠沁以蛇油重趼若
靴穿箐走棘巖險若夸

丁婦

黔面繡額爲花草蜻蛉蛾蝶之狀嫁則荷傘懸屐以戒
徒

廣西土官

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思恩田州思明鎮安知府四人
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
江州結倫思同果化都康茗盈萬承全茗上下凍泗城
太平向武南丹歸順安平萬承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
地東蘭上隆知州三十三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懸耐
上林佗陵羅陽忻城知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
簿一人桂平貴溪典史二人永平寨波羅里大洞三寨
鎮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

羅口鎮慈樂寨東鄉巡檢十三人木盤浦欽卿寨白石
寨覃覲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羅
鎮那龍寨太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
寨琴峰寨白面寨遷隆寨西舍寨龍壁市桑江口古貴
鎮三畔鎮三門灘鎮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
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草駱鎮安
湘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鎮中胄鎮通道鎮清流鎮思
管鎮鵝頸隘保江鎮西崗鎮濤江鎮萬石鎮安永鎮驛
那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思
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堡鎮金
城鎮方村蒙郎蕩果兩江口峰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

平寨西嶺寨鎮峽寨白雲寨邊遠寨信都鄉沙田寨焚
家寨白花洞口梁樂寨金城寨八尺寨那樓寨橫山寨
南鄉南里鄉大宜鄉馱演鄉鷺頸鎮都名鎮丹陽鎮周
冲大宜鄉靖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副巡
檢一百二人嘉靖七年初設武靖知州一人田州吏目
一人臨時巖馬甲大田子甲楊院思郎累彩怕河武龍
拱甲床甲婪鳳下隆縣甲篆甲岦桑怕牙思幼猳周思
恩白興龍定羅定安古零舊城那馬下旺都陽巡檢二
十八人改流四知州二人蕃利上石知縣二人崇善永
康鄭曉吾學編

洪武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

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欵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典彙下同

七月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顔來安府岑漢忠思明府黃忽都太平府黃英衍向武州黃世鐵龍州趙帖堅等各遣使奉貢方物詔以伯顔等各爲本府知府世襲世鐵等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

成化元年刑部主事馬俊上言臣生長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猺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賊之後斟酌舉行典彙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詔向武州土官男黃仲金那地州土官男羅廷鳳泗城州土官男岑施各就本處襲替免赴京師以其嘗聽調有勞也同上

左右江土官自唐已來有之有儂氏四道黃氏四道武侯延衆等四鎮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洞宋開拓溪廣州縣洞五十餘所多從國姓趙其官有知州權州監州知縣知洞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主戶民謂之提陀犂言百姓也其所掠得婢僕謂之家奴亦曰家丁民之強壯者曰田子田丁亦曰馬前牌總謂之洞丁妻曰媚娘雖曰羈縻然租稅不供文告不行其人民土物非中國有也國朝仍其舊土稍加易置世官之下銓一二流官佐之畔逆削絕者始郡縣其地每三年一進貢馬匹方物然皆納價直而已有事則調發其兵量給行糧事定論功賚以文鏹重者錫冠裳加品級其兵精者爲內甲華言親丁也今儂姓絕無惟都結州姓農傳云智高叛後更易而黃姓尚多如思明府思江向武歸德思同思明六州上林陀陵羅陽三縣皆是也趙姓則果化思城上下凍鎮遠龍州岑姓則鎮安歸順田州恩城泗城武靖利州莫姓則南丹韋姓則東蘭忻城羅姓則那地馮姓則都康佶倫許姓則下雷萬承李姓則太平安平全茗茗盈龍英憑祥張姓則結安閉姓則下石西梁姓則羅白其故絕更禪不可知然多山東青州人未知其所從來也百粵風土記

諸土司惟田州泗城最强南丹次之田州臨大江地勢平衍沃野方數百里精兵萬人一呼即應土酋桀驁反側時與諸土司爲難故未暇窺我內地泗城方千餘里兵倍田州散居巖洞石城險絕色蕉關尤峻而固南丹

差小而兵悍勁敢死諸司憚之二酋忠順不貳次則東蘭那地皆有精兵其他微小朝貢不絕非藉中國威令無以自存同上

土官瓦氏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之征倭至蘇州索有司捕蛇爲軍中食敗倭於王江涇時人語云花瓦家能殺倭臘而啖之有如蛇

嘉靖甲寅倭寇吳中廣西女土官瓦氏率萬人來援泊胥關月餘馭衆有法度約所部不犯民間一粒軍門下檄輒親覘居亭民訴部曲奪酒脯者立捕殺之食尚在咽下其出軍幟分五色以別行伍頭裹方素無他色者或問瓦云身是孟獲裔孫感武侯七縱恩誡子孫世世戴縞以識不忘耳董斯張吹景集

土兵

粵西左江兵不可用可調惟右江土官喜於見調兵人日米一升計價月可一錢俱爲土官所得兵自齎糧且獻名倍役數以規糧給見聞雜記

粵右狼兵驚悍天下稱最然多非真狼真狼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僅制調征狼兵所經過處不許入城蓋其性貪淫離家遠出罕御酒肉不獲縱貨色之欲含怨懷恨惟劫於其主之威而已在有司善遇之不則剽掠之性一動不可復制矣嶠南瑣記

諸土司兵曰狼兵皆驍勇善戰而內田尤勁非土官親帥之則內甲不出往歲征倭平大藤諸賊及皮林岸黎皆用之然驕蹇無紀律往往取敗所過剽掠不可禁止華林岡賊反檄田州兵勦之路人謡云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然中國之喜用狼兵者不獨以其勇也漢兵行有安家行糧而土兵止給行糧省費一倍每兵一日僅白金一分二釐耳所謂惜小費而忘大害者也近日援黔援山海俱有調狼兵之議然土司桀驁視昔有倍兒安奢之變有輕中國心我能必制其命乎中途反噬悔之何及當事者宜熟思之也百粵風土記

戍兵

永樂初調湖廣貴州軍征廣西蠻遂留戍其地後貴州軍以征麓川撤回獨留楚軍萬人分戍桂林柳州平樂諸州邑有萬戶及衛將統之閱歲踐更然水土不習多至病死間逃亡不赴者法不能盡繩也其戍守梧州則粵東軍原以萬數今減爲三千云百粵風土記

土司兵故精勁每遇警輒徵名大者數千司小者百計行之既久兵日驕恣民且苦兵總督尚書王守仁以徵召頻數人不堪命因議更番戍守之法戍省者三千戍梧者四千戍柳者二百地方小警以戍兵聽之無警不煩而足裨緩急其制良善然窮年外處月餉無幾武夫悍卒多不樂役第以老憊充數到伍以後潛歸相續名

有實亡皆報一聞又不得不議徵兵矣萬曆十六年督府劉繼文以地方寧謐議減戍卒之數但兵額既減而虛名如故也然土兵入內地窺我虛實且易搆釁故不全名亦不取盈云（同上）

達目

洪武中分置故元降將納哈出諸王哥刺沙及其官屬於閩廣廣西自是有達目弘正間哈密之役土魯番使臣發廣西安插收入桂林中右二衛而近有戶外歸降者含遣而來桀謂之達目今桂林達官指揮千戶百戶總旗達軍達日共一百八十六名梧州達舍二十名初但食以祿糧自廣東黃蕭養之亂奏准隨征其後一槩差調習騎射敢勇射勞行陣間頗得其力（百粵風土記）

土官朝貢例

明洪武間例土官三年朝覲進貢一次布政司給文起送限本年十二月終到京貢物不等

廣西與雲貴同

馬　犀角　孔雀尾　象牙　象鈎　象鞍

象脚盤　蚺蛇膽　金銀器皿　青紅寶石

玉石　圍帳　金戎索　各色絨線　各色手巾布

花藤席　降香　黃蠟　檳榔

隨地所有不拘例

嘉靖元年議入貢馬匹就彼變賣銀兩貯庫降香黃蠟茶葉等物要重五十五斤為一扛每扛賞潤生絹二匹照扛遞加

土官承襲例

明洪武二十六年例廣西土官承襲務要驗封司委官體勘別無爭襲之人明白取具宗支圖本幷官吏人等結狀呈部具奏照例承襲正德初令極邊有警地方暫免赴京餘各照舊（下同通志）

嘉靖七年例土官病故其應襲兒男查勘無礙止令以官男孫名色就彼襲替權管地方俟著有功勞然後授以冠帶俟功勞再著然後授署職俟功勞屢著然後實授本職

嘉靖九年土官衙門造冊將見在子孫盡數開報某人年若干歲係某氏生應該承襲某人年若干歲某氏生係以次土舍未生子者候有子造報願報弟姪若女者聽布政司送吏兵二部查照

嘉靖二十八年例應襲土舍曾經調遣效有功勞者暫免赴京就彼冠帶署印管束夷民待後功勞顯著方許實授

萬曆二十年二院會議土舍初襲照舊小帽管事三年後若守法奉公兵糧完足者給冠帶至六年九年勞績愈彰漸次議加署職實授如有恣肆不檢讎鄰搆兵及錢糧兵馬負欠逾期追奪示罰仍留立宗枝文簿印貯

轄屬該道遇土官嫡妻生子限一月內具報該府報道塡註用爲日後勘襲左券以杜爭端

萬曆二十二年例土官土舍與民間子弟不同一經投納假借大冠交結生事擾攘地方深爲未便通行廣西撫按衙門一體禁革

萬曆二十四年例凡有土官土舍告加納級等項一體放行禁革施行

按土官初隷吏部驗封司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兵者改隷兵部其襲替關武選司大抵與驗封不異洪武中土官嫡子弟其壻與妻皆得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上兩京徵號詔許土官織呈勘奏即與冠帶於是介使未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卑規取愈陋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始曲爲條約稍復祖宗之舊令故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驛傳凡三百六十隷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凡一百三十一隷武選隷驗封者皆領於布政司武選所隷或領於都司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鎮撫巡部函臣建白日煩紛更已甚矣典康

土司銜

凡土司官有武銜者宣慰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戶百戶之類是也有文銜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土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銜土官與屬宣慰長官專用日把漢把夸而令者也文銜土官與屬府州長官事統於郡守州守縣令夸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襲而勢難鈐制不夸不漢者也朱國楨湧幢小品

土司世冑

土司惟諸岑最強冑出岑彭畫像雲臺精應列宿布犀祭厲威擬王者其女珠衣雀扇火齊金鏡乍見訝爲仙

岑[illegible]

岑家兵略

岑氏家法七人爲伍每伍自相爲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所獲首級七人共之割首之人雖有照獲主擊刺者之責但能奮殺向前不必武藝絕倫也

法制

土司法極嚴肅鞭笞殺戮其人死無二心民怯於私憤勇于公鬬似秦嚴形峻法嫺于文可似鄭商販入其境以二槍交植境上日關稅未輸而越關者許射之既輸綠行露宿貨物猥藉無敢覬者

攻掠

凡有攻掠糾鬼聚衆乃推渠長向官把酒賜綠熊練珊錦娖甦既綠熊犀鹿錦雉善鬬欲其絕塵而鬬也練鬛

皆衣也凱歌戰服也

雲彈君兵法皆南宋項氏東蘭那地南丹三州狼兵部署之法與此同

雲彈狼相思寨兵能以少擊衆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之將將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夾擊一伍爭救之一人戰沒左右不夾擊立斬一伍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一伍赴敵則左右呼而夾擊一隊爭救之一伍戰沒左右伍不夾擊者即斬一隊之衆皆論罪及截耳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言惑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以金帛遺地拾者斬其功賞之法戰沒者臨陣躍馬前鬭因而破敵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鹵

斬級而冠同伍者輒以其伍屬之

彈娘盛飾

猺女握兵符者得冠偏髻之玉披紫鳳之裘曳蝶綃偏文犀之印望之若神人矣何謂偏髻中以瑕玉琢雙鳳頭挼髮盤之北齊服禮志八品女冠偏髻結與此略同鳳裘白州綠含鳳毛所織色久鮮服之辟寒蝶綃水蠶所珥織作蝶紋輕逾火浣服之辟暑彥曰鳳裘無冬蝶綃無夏還雪無前彈雲無價還雪駿馬名也

四姓髻鬟

髻有芙蓉有望仙有懷人有雙蛇有孤鳳有濃春有散夏有懊儂有萬壓愁有急手粧其下者有椎結有亞鞭有盤蛇有鹿角家家皆鬟稍不稱者羣笑之目爲丁糊

錦有鸞頭錦花蕊錦蛇濡錦以蛇膏澤之辟毒霧入水不濡亦名龍油錦簇蝶錦以熟金爲之古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猺人祀典

猺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巴蜀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以犬戎奇功尚帝少女封于南山柔落繁衍時節祀之劉禹錫時節祀槃瓠是也其樂五合其旗五方其衣五彩是謂五參奏樂則男左女右鐃鼓胡盧忽笙雷響瓠雲陽祭畢合樂男女跳躍擊雲陽爲節以定婚媾側具大木槽扣槽羣號

先獻人頭一枚名吳將軍首級余觀祭時以桃榔麪爲之時無罪人故耳設首祭樂畢然後用熊羆虎豹呦鹿飛鳥溪毛各爲九壇分爲七獻七九六十三取斗數也七獻既陳焚燎節樂擇其女之嬌麗媚巧者勸客極其淒繆而後已十月祭多貝大王男女連袂而舞謂之踏猺

粤西叢載卷二十四

奉政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歷代馭蠻 採粵海通志

周安王十五年吳起相楚悼王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

秦始皇帝二十五年王翦略定越地

三十三年遣任囂趙佗擊南越平之置南海桂林象郡

漢武帝元鼎五年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帥師擊南越克之置珠崖南海蒼梧鬱林交趾等九郡

光武建武十七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平之

安帝元初三年蒼梧蠻夷反遂招誘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太后遣侍御史任逴奉詔赦之賊皆降散

順帝永和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不克帝召百官議之

桓帝永壽五年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募兵討之不能克 資治通鑑

延熹三年蠻夷相聚與居風縣人朱達等攻殺縣令以夏方爲交趾刺史降之

靈帝建寧三年烏滸人衆亂獷悍難制時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十餘萬內屬皆授以冠帶開置七縣

光和元年春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攻掠郡縣四年夏刺史朱儁破之

三年秋七月蒼梧桂陽賊起零陵楊璇討平之

三國吳赤烏十一年蒼梧賊亂交州刺史陸胤平之

冬十月魏交州太守楊稷表毛炅爲鬱林郡太守

建衡二年吳蒼梧太守陶璜破交州執晉守將楊稷毛炅

三年以陶璜爲交州牧攻降夷獠

梁中大通三年樂山侯正則先有罪徙鬱林招誘亡命欲攻番禺廣州刺史元仲景討斬之 資治通鑑

隋開皇十七年桂州俚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發嶺北兵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發嶺南兵討之俱會於尹州以令狐熙爲桂州總管降之

是年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以慶則爲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資治通鑑

唐高祖武德初蕭銑未平以李靖爲大將帥巴蜀之師討之靖駐師富川之長揚嶺號令嚴肅秋毫無犯銑平以靖爲嶺南撫慰大使今富川廟祀不絕

三年左衛大將軍馮盎擊破蒼梧諸郡據之五年馮盎等來降初李靖以功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盎承李靖檄以所部來歸以其地爲高羅春白

等八州嶺南悉平

是年南平獠渠帥馮以寧越鬱林地降自是交愛數州始通

太宗貞觀元年嶺南酋長馮盎等迭相攻擊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淹持節諭之初盎與諸酋長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李公淹持節慰諭盎遣其子智戴隨使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七年玉洞獠反以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為龔州道行軍總管平之

十二年鈞州獠叛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

高宗永徽二年竇義二州蠻寇邊桂州都督劉伯英敗之

龍朔三年柳州蠻叛龔州都督劉伯英以嶺南兵伐之

儀鳳中南蠻反令裴懷古馳驛往懷輯之懷古既至申明誅賞歸者日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夷立石著功後始安賊歐陽倩聚衆數萬摽掠州縣以懷古為桂林都督招討使懷古躬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請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報附嶺外以平

后延載元年嶺南獠反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為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資治通鑑

肅宗至德初西原黃橙等洞蠻叛僭號為王乾元初始遣使討降之

乾元初夷酋梁崇牽等合兵內寇桂管經略使邢濟擊平之

代宗廣德二年梁崇牽等據容州經略使王翃募兵擊平之

德宗貞元十年西原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以唐州刺史陽旻為容管招討經略使討平之先是邕管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兵討少卿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歲陷欽橫潯貴四州少卿子昌沔趨邕前後陷十三州氣勢益振陽旻引師掩賊一日六七戰皆破之侵地悉復

河間王孝恭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遣使綏輯嶺表諸州時嶺表未平孝恭分遣使綏輯安慰其欵附者四十九州

漢陽郡王瓌代孝恭為荊州都督遣使慰諭嶺外酋豪時嶺外酋豪數相攻擊瓌遣使諭以威德酋豪皆如約不敢亂

憲宗元和十一年黃少卿復居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請討之

是年黄少卿復攻欽橫二州邕管經略使韋悅破之
穆宗長慶四年少卿酋領黄昌瓘遣其黨陳少奇等歸
欽經略使開十朝納之是時儂氏黄氏與韋氏周氏並
爲西原部酋領而儂黄最强盛得邕管經略使徐申厚
撫之黄氏納質而入三部二十九州蠻皆定
敬宗寶曆元年黄少卿與其弟少高歸欽初少卿攻陷
州郡爲招討使陽旻所破元和初邕州又擒其别將黄
承慶至是少卿始降乃拜爲歸順州刺史少高爲賓州
刺史
文宗太和間經略使董昌齡遣子蘭討平儂黄蘭今時
種黨諸蠻帖然畏服有違命者必嚴罰之

唐咸通元年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
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
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
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
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
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
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
巒州二十餘日蠻去乃還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
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
一資治通鑑
咸通間員州黄尚肖領儂金勒等自相攻殺邕管節度

使辛讜遣人諭解之
乾符六年桂陽賊陳彦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資治通鑑
昭宗大順二年環林賊叛據宜州藕化率人援平之是
年宜之環林等州賊叛據其城賊立僞元帥發號令官
軍逃匿殆盡化率柳州亞將開遊弈院於柳開變發兵
從間道出一枝自洛黄東來一枝取道羅城一枝從遷
江入賊腹背受敵斬獲無算餘黨盡皆解去宜州復平
宋太祖開寶二年南漢劉鋹據嶺南賦斂繁重作刀山
劍樹之刑太祖歎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以潘美爲桂州
行營都部署伐之鋹遣龔澄樞來逆宋師至富川克之
明年克賀州又攻昭桂下之

五年邕州獠人作亂廣州行營都監朱憲大破之於容
州
七年南丹州酋帥莫洪暠遣使陳紹規奉表求内附九
年南丹州酋帥莫洪暠來貢求賜牌印詔刻印以給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命邕州廣源州酋長坦坦綽儂民
富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上柱國
五年南丹州酋帥貢銀百兩以賀太平自洪暠領州十
餘年每歲輸白金百兩
雍熙四年南丹州土人莫淮閩作亂詔服之淮閩莫洪
暠族人知寶降鎮有牛爲宜州牙校周承鑒所得淮閩
遣人取之不還淮閩怒領鄉兵劫取承鑒家貲誘羣蠻

爲寇使供奉官王承緒發諸州兵進討兵未至悉巳遁
歸以詔諭之不復爲寇
六年撫木蠻數寇邊境取民口畜産下詔書招安之
淳化元年南丹州士官莫洪皓遣其子淮通來貢洪皓
襲兄洪贇職稱刺史還淮通來貢銀盌二十銅鼓三面
銅印一鈕旗一帖繡眞珠紅羅襦一帝降優詔賜綵百
匹還其襦
是年莫洪皓引兵攻弟下詔戒之洪皓襲兄洪贇職專
地利不修常貢其弟洪沅忿之挈妻子來奔宜州洪皓
怒其背巳數引兵攻之洪沅與二男并牙將一人乘傳
詣闕訴其事請發兵致討上以蠻夸之俗羈縻而巳不
欲爲之興師報怨沅先自稱南丹州副使以爲邵州團
練使給田十頃下詔戒勅洪皓
眞宗咸平四年撫木蠻又爲寇宜州守將擒其黨送闕
下賜錦袍冠帶銀綵戒勗遣之
景德元年西南牂牁諸國遣使奉貢詔廣南西路發兵
援之時詔西南牂牁諸國進奉使親至朝廷者發兵援
之又矜其道遠人馬多斃因詔宜州自今可就賜恩物
二年賊掠容州蒼梧陳坦然諭退之
三年撫木酋蒙塡以其部蠻侵邊詣宜州自陳願朝貢
謝罪詔守臣諭以盡還所掠民貲畜乃從其請
四年詔約勒宜州亂軍時宜州軍亂朝廷恐宜融溪峝

因緣侵擾因降詔約勒酋領告㖟詔部分種族無敢輒
動
大中祥符六年撫木州酋指揮蒙坦挈族來歸徙于桂
州
是年詔以歸化州酋蒙隻補肚宿州别駕兼海州都押
牙蒙隻乃殺直肚之子先嘗告賊署爲昭州押牙因詔
補以前任賦以官田
九年詔南丹州莫淮迪約勒谿峝勿從誘脇時撫木州
蠻叛恐誘脇谿峝因詔莫淮迪約勒之及撫木州蠻平
迪等並以勞進秩初宜州言淮迪頗集諸蠻阻宿仁監
道路帝察知淮迪無侵擾狀遣使賫詔撫勞之
是年撫木州蠻數寇詔從曹克明俞獻可便宜掩擊大
敗之酋帥蒙承貴等面縛詣軍門俯首謝罪詔令弗殺
承貴因請改州縣名自是不復爲患
仁宗景祐三年南丹州莫淮戟挈族來歸命爲湖南州
團練副使剌州
四年安化州蠻寇宜融州詔廣西鈐轄討之
慶元元年安化州蠻寇融宜州詔發澧潭二州戍兵合
數千人往擊之賊勢方熾至殺運糧官史復詔促兵討
之乃平
慶曆四年宜州蠻區希範謀叛詔購討平之
慶曆間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懼誅謀欲叛徐的

諭降之
皇祐元年儂智高謀叛命狄青爲宣撫使率諸將討平
之
是歲宜州所隸鎮寧州蠻酋莫陵等七百人內寇遣西
京作防使郭志高閤門祗候梁詔應往討未至而陵等
詣桂宜州巡檢李仲政請降廣西轉運使不俟詔貸其
罪詔劾之已而釋之
是時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
融柳象隸宜州白高寶雷化鬱儀藤梧龔瓊隸容州欽
賓廉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掩擊令
經略安撫使守貴州以統治焉從寡澄海忠敢士軍分

屯邕全永道三州米以餉之罷遣北兵遠戍時狄青經
制嶺南詔青審議以爲便
至和二年安化州入貢詔以知州蒙全會爲三班奉職
又以監州姚全料爲借職
是時融州屬蠻大丘峒酋領楊光朝內附又有楊克端
等一百三人來歸
嘉祐六年安化州來貢自來貢後月赴宜州參謁及貢
巨板每歲州四犒賞二歲聽輸所貢兵械於思立砦以
其直償之遞以官資遷補
英宗治平三年左右兩江凡四十五谿峒知州將各籍
其壯丁聽廣南西路安撫司調集以備緩急

神宗熙寧三年猺賊殺人南丹酋長莫世忍執以獻授
檢校禮部尚書
五年章惇遣喬鈧中知全州將往而大田三砦蠻犯境
又飛山之蠻近在全州之西鈧中至全州大田諸蠻納
欵於是遂檄諭開梅山蠻猺爭闢道路以待
九年春正月交阯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先是交阯識
由苗法大舉入寇邕城王安石聞欽廉陷已不恤以趙
卨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交人復入寇邕州蘇
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
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于是交人盡
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逵爲安南

招討使趙卨副之帥師討交阯詔占城占臘合擊之十
二月郭逵敗交阯于富良江悉復之
元豐三年南丹州莫世忍入貢其印以西南諸道武盛
軍德政官家明天國王爲文詔以南丹州印賜之令毀
其印
六年莫世忍以大罪討安化州蠻因獻弓矢自言願世
世爲外臣修貢不懈遷檢校戶部尚書給銅牌旗號官
其子姪九人
哲宗元祐初詔悉廢所置郡縣傅堯俞言置沅誠二州
以來費巨萬計公私騷然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
事者廣西張整融州温嵩皆寘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

西路悉廢所置郡

徽宗崇寧二年安化州酋蒙光有復嘯聚爲寇經略司遣將官黄忱等擊卻之

冬十二月融州酋楊晟天等内附

三年十二月廣西黎峒酋楊晟免等内附

五年十二月廣西黎峒酋韋晏鬧等内附

詔令廣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

大觀二年安化州以戸口來附是年安化州以三州一鎮戸口六萬一千來附上詔以知融州程鄰往黔南路撫諭官吏推恩有差

欽宗靖康中賊曹成擁道賀二州以岳飛爲荆湖東路都總管討平之

高宗紹興元年詔議處置諸州隘砦時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舊置谿峒歸明官比年寖廣宜令二廣湖南帥臣處置適宜無啟邊隙詔下其議

二年以南丹州酋長莫公晟爲都巡檢使初公晟攻陷觀州焚寶積監宰臣朱勝非奏此皆崇觀宣和以來所開新邊往往棄而不守帥臣監司屢言觀州爲控扼之地不宜棄帝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公爲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廣西經略安撫使劉彥適又言公晟自添差路分鈐轄逃去後未曾差官乞先與一職名欲於邕都下添入知南丹州兼谿峒都巡檢使提舉盜賊公事並賜南丹州刺史印令依舊行使從之而公晟未出受命

四年詔罷廣南西路平觀二州時明橐言平觀二州宜罷樞密院亦上言廣西沿邊堡砦昨因邊臣希賞改建州城侵擾蠻夷大開邊釁地屬徼外租賦亦無所出而支費煩冗郡民不堪其敝遂皆廢罷惟平觀二州以帥臣所請故存今觀明橐所奏利害之實昭然可見緣帥臣又稱公晟於南丹觀州寶積監境上不時竊發若廢二州恐於緣邊事宜有所未盡詔令廣南西路帥漕憲司共條具利害以聞既而諸司交言平觀二州困敝已甚有害無益請復祖宗舊制爲便詔從其言

八年命廣西漕臣仍復饋運靖州是年帝問左右曰靖州隸湖北今問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谿峒神宗時嘗爲城州元祐間廢崇寧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令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之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屯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事爲便帝從之

十年四月全州建議立屯防閑谿峒山徑其議云本州密邇谿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郡非不奉行特以平居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靜江永安之大通蠻武岡軍

之新寧盆溪及八十里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猺
峒其地綿亘郡邑非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
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盗賊之亾命者往往由之以入
萃爲淵藪交相鼓扇深爲邊患爲今計者宜徙開地巡
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谿谷山徑閒俾湖南北廣西帥
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所歸而號令可行也
十五年詔禁擾猺峒猺人知全州高楙言猺人今皆
微弱不敢先侵省地皆官每縱人深入掠其財物遂致
乘閒竊發宜詔禁谿峒接壤州郡毋擾猺人庶使邊民
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納其言詔守臣一遵
成法務在撫綏

二十四年南丹州酋長莫公晟貢馬率諸蠻來歸初公
晟以王祖道開邊激叛幾二十年至是始納欵帝諭輔
臣曰得南丹非爲廣地也但猺人不叛百姓安業爲可
嘉爾是年以莫延沈襲公晟職廣西經略安撫使吕愿
中諭降諸蠻三十一種得州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五砦
四十峒一百七十九及一鎮三十二團皆爲羈縻州縣
是時安化州酋蒙全劒等八百人刼義寧砦火其屋宇
廣西帥臣遣縣砦將佐發兵討平之
孝宗乾道四年二月詔湖南北四川二廣州軍應有谿
峒處務先恩信綏懷毋弛防閑毋輙科擾毋頻攻而致
釁委各路帥臣監司常加覺察

是月詔禁民猺交通沿邊姦人毋越逸谿峒誘致蠻獠
侵內地違者論如律其不能防閑致越逸者亦罪之
九年廣西帥范成大諭降諸猺
淳熙元年南丹爲永樂州所攻使來告急廣西帥臣將
領陳泰權大河縣主簿徐彌高諭和之
六年夏六月陸川賊李接攻陷欝林博白等州縣圍容
州不克守臣李端卿棄城走
七年築欝林州城陸川賊入據州治後援兵自雷州至
賊退走
十一年勑帥曹以時給溪峒鹽錢初知宜州馬寧祖不
支思立砦鹽錢執議以爲前守所積逋止給錢一月不

能遏及蠻部權思立砦將領楊良臣復鎮撫乖方遂致
激變安化蠻蒙光漸等作亂詔罷良臣貶寧祖秩而有
是勑
是時安化州蠻蒙光漸率衆剽掠犯宜州思立砦廣西
兵馬鈐轄沙世堅言官軍與猺人兵
器利鈍不同宜勑沿邊軍州多置强弩毒矢以懼猺人
從之時馬寧祖楊良臣激變光漸等因命世堅討之
十二年廣西漕臣禁民私販鹽利通令時漕臣胡廷直
咸言邕州之左江永平太平等砦在神宗時以其與交
趾鄰壤實爲邊藩重地故置兵州州籍其丁壯以備
一旦之用規模宏遠矣比年邊民率通交趾以其地所

産鹽雜官鹽貨之及減易馬鹽以易貨忽而不防恐生邊釁所宜禁戢既而諸司上言經略司初準朝旨置馬鹽倉貯鹽以易馬歲給江上諸軍及御前進用銀綿悉與蠻夸互市其永平砦所易交趾鹽貨居民食皆舊制也况邊民素與蠻夸私相貿易官不能制今一切禁絕非惟左右居民乏鹽而蠻情之叵測恐致乖異乃牒邕民禁民毋私販交趾鹽以妨鈔法

寧宗慶元四年蒙峒蠻袁康等為亂廣西帥司招降之

嘉定三年章戡議請增置雄邊軍人知靜江府章戡議請廣西所部二十五處三方臨谿峒與蠻猺獠雜處跳梁負固無時無之而西南最為重地邕欽之外羈縻州

七十有二地里綿邈鎮戍非一請增置雄邊軍二百人及調憲司甲軍二百隸帥府初安平州李密侵鄰峒劫掠編民併取古饒峒以其幼子變姓名為趙懷德知峒事戡諭邕守推古饒一人主之

十一年詔增築城堡練習民兵以息邊患是年臣僚復上言慶曆間張方平嘗以為朝廷旬備西北孰不知猺獠衝突嶺外南鄰交趾勢須經營唐時西備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龐勛之禍國朝每憂契丹元昊而儂智高陷邕州南徼騷動天子為之旰食豈細故哉臣等比見淮甸間版築薦興吏戍日益而廣南城隍摧圮不葺戍兵逃亾殆盡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有鄉兵義丁之名實不足用緩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籍其民兵歲時練習定賞罰格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民習戰鬬可息猺獠侵掠之患詔從之

度宗咸淳二年叛賊楊先攻陷容州知州趙若詵死之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南丹牧莫秀太內附時阿里海牙率兵取靜江分遣萬戶脫温木花狗慶遠下之秀太納欵

四月特磨道將軍將農士貴知安平州李維屏知安州岑從毅等以所屬州縣谿洞一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六千來附

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壬辰邕州賓州民黃大成等叛梧

州韶州衡州相連而起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食貨 通鑑）

成宗元貞二年二月廣西賊陳飛雷通藍青謝發寇昭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八都馬辛擊平之（食貨 通鑑）

大德間兩江岑雄與黃聖許等讎殺擾邊出榜招諭之時二族屢相讎殺湖廣行省司郎中謝讓謂此曹但可懷柔不宜力競宽法羈縻俾不致跳梁可也若舍中國有用之民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榜諭以安之

仁宗延祐元年秋八寨猺寇横州

四年九月兩江龍州萬戶趙清臣太平路總管李興隆率土官黃法扶何凱並以方物來貢

英宗至治二年十二月兩江來安路總管岑世興遣其弟世元入貢

晉王泰定二年六月廣西諸猺叛命湖廣行省左丞乞住兵部尚書李大成將兵二萬二千討之時桂林柳州屬湖廣故令湖廣行省討之

七月靜江猺爲寇遣廣西宣慰使發兵捕之

十月廣西猺潘見寇柳州命湖廣行省左丞乞住捕討之是時廣西宣慰使捕獲猺酋潘寶下獄其弟潘見遂寇柳州故仍命湖廣行省討之

是月廣西猺酋何童降請防邊自效從之

三年二月廣西全茗州土兵許文傑率諸猺以寇茗盈州殺知州事李德卿命湖廣行省督兵捕之

四月鎮安路總管岑修廣爲弟修仁所攻來告命湖廣行省辯治之

五月來安路岑世興及鎮安路岑修文率山獠角蠻六萬餘人爲寇命湖廣雲南行省招諭之

八月太平路總管郭扶奉方物來獻

十二月右江諸寨土官岑世忠等奉方物來獻

是時兩江黃聖許與岑雄二族讎殺元城高昉爲湖廣行省平章請詔諭之是時黃聖許岑雄二族又相讎殺元城高昉謂遐荒之人撫則治擾則亂請部使者詔諭之果相率效順

致和二年十二月兩江來安路總管岑世興作亂遣兵討之

文宗天曆二年二月廣西思明路軍民總管黃克順奉方物來獻

八月廣西思明州土官黃宗永遣其子奉方物虎豹來獻

至順元年閏七月廣西猺于國安率衆一千五百人寇修仁荔浦等縣命廣西元帥府發兵捕之賊皆潰走生擒國安

十月廣西猺寇橫州及永淳縣勅廣西元帥府率兵捕之

十一月詔促官軍討[illegible]賊時猺賊叛官軍進勦稽遲廣西廉訪司言今討猺各行省官將兵二萬人皆屯駐靜江遷延不進曠日持久恐失事機詔遣使趣之

二年四月猺賊悉平

順帝元統二年二月廣西猺寇邊殺官吏陷賀州大掠富川又攻恭城平樂命廣西宣慰使都元帥章伯顏爲鎮國上將軍統河南江浙江西湖廣諸軍及八番義從軍討平之

後至元初慶遠南丹等處谿峒安撫司莫忠赦黨賊殘民平章探馬赤討之時忠赦弟莫八等率其黨以叛道路不通至正初伯顏與省臣議遣使招諭莫忠赦之子

莫鎮南弟忠勤莫七莫八莫十等來降間於朝皆命之
以官
至正十二年兩江峒賊黃聖許等攻掠禾淳縣於是遷
縣治于三州村
二十八年二月南丹州莫國麟入覲上授國麟以安撫
使三珠虎符
二十九年閏六月土官黃聖許叛詔討之初邕州上思
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
及華陽諸縣詔遣右丞程鵬飛討之聖許敗走入交趾
九月中書省請設管[illegible]司官時中書省臣言蒞雞十
圖安化等來附峒[illegible]爲宜設管軍民司以其土人
蒙意蒙世莫仲文[illegible]以官天祐瑢不帶爲達魯花
赤

粵西叢載卷二十五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明朝馭蠻 採粵海通志

明太祖洪武元年秋七月乙巳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
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
章楊璟軍門降思明路土官黃忽都亦齎印章詣軍門
納欵受約束以歸
冬十一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諭廣西左右
兩江谿峒官民
二年七月中書省臣[illegible]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
可無邊患上曰溪[illegible]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
服逆之則變未可[illegible]以兵分守要害以兵服之俾
日漸教化則自不爲非[illegible]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
三年八月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上問
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
則爲民聚則爲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罪上
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
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
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也
秋九月上思州蠻黃龍關作亂命潯州指揮同知丘
廣爲總兵官寶慶衛指揮僉事胡海廣西衛指揮僉事
左君弼爲副率兵討之龍關一名英傑英傑陣死弟英

覽俘斬餘悉撫定
是年治上思州土官黃英衍罪編管泰州前元至正十九年巳亥英衍乘元季亂聚兵據太平路奪印行總管事劫遷兵民於䭾盧建治垂十年洪武元年秋七月平章楊璟等取廣西以兵徇左右江英衍懼遣使奉印納款按罪當誅以乞降貸死舉族移泰州改太平路爲府銓流官知府治之
二年十月巳巳廣西向武州土官黃世鐵父志威來朝貢馬及方物
是年廣西諸蠻叛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蔡遷討平之
四年廣西猺蠻作亂廣西衛指揮左君弼等討平有功命賜綵帛綺二十六匹千戶蔡天祿以下四人有差
是年柳賓蠻賊攻劫融縣柳州衛指揮蕭銓率兵擒斬賊敗後復聚衆剽掠銓設法擒之自此畏服不出民賴以安
是年大藤峽猺蠻聚衆攻劫郡縣柳州衛指揮于海率兵奮勇長驅賊潰搜勦殆盡一方遂安
五年正月上以古州思州澧州等處洞蠻管梗化作亂命衛國公鄧愈爲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爲副將軍討之愈率榮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平章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

是年命韓觀爲廣西杜林衛都指揮僉事與世襲時象州等處叛賊勢焰方熾觀率官軍擊之賊敗走有潛匿謀再舉者掩而殲之威懾蠻夷邊境寧謐
吳良率兵深入征左右兩江諸州蠻酋數月平其地俘獲不可勝計
五月吳良移兵勦五谿蠻悉殲厥衆良猶欲懷之以恩德招附納降古州八萬（古州今隸達縣屬柳州府）乃懼而降曰賓曰寨凡二百餘所編戶附籍願爲之氓郡境寧謐
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諸洞悉平之遂克泗城州
六年六月辛未江夏侯周德興言田州土官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處夸人皆來欽附上嘉志威招撫之功命以安州侯州陽縣屬之
八年楊文調桂林左衛屯軍陳華西糾合猺人李季九等爲亂卽領旗軍直抵平樂府谷塘等村勦捕之後平象州武仙叛賊
十四年賓象潯諸猺蠻賊剽掠沿邊廣西指揮徐玄領兵進擊破白崖小藤擒殺賊韋公廣等數百餘人皆竄入溪谷玄乃抱石登崖爲士卒先倍道直抵巢穴擊破崖洞數十寨擒賊八百餘人
十六年東蘭那地賊犯邊廣西指揮徐玄領兵擊之斬首千餘級平砦二十四

十七年閏十月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獞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上不許

十八年六月廣西都司言頻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爲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上曰溪洞之民引誘猺獠爲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及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二十年六月潯州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容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沒不常實爲民患臣恐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猺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圍村寨置烽火與巡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爲患耳苟其爲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二十八年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叛命左都督楊文等率軍討之時上命楊文佩征南將軍印爲總兵官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都督僉事宋晟爲右副將軍劉眞爲參將率京衛精壯馬步官軍三萬人至廣西會各處軍馬總十五萬討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宗壽上章言狀上詔下吏議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復有人告常茂匿龍州見未死蓋宗壽所言皆妄遂命右軍都督府檄諭宗壽及其官民人等將發大軍討之

是年奉議州等處土官作亂詔楊文移兵征之時兵部尚書唐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征乃詔楊文移兵征奉議等處仍命鐸至軍參議軍事於是奉議州土官黃世鐵南丹州土官莫金及都康向武等州土官皆作亂都督楊文等以九月率大軍至龍州旣降宗壽遂移師諸州十月師至奉議斬黃世鐵梟首以徇分軍勦向武都康等州擒斬蠻衆至鎮安府撫定土官岑志綱仍徵其土兵抵龍英州防遏賊衛尋獲土官黃嗣隆斬之復攻進南丹州土官莫金奔遁捕其子莫禹和擒莫應臺等械之軍中諸軍追至永州斬獲莫个并大藤峽等關寨擒殺幾一萬招諭復業者六百餘築城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軍民指揮使司向武河池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以鎭守之所獲糧牛就給新立衛所以領屯種二十九年班師

三十五年柳州等處蠻民嘯聚刼掠遣禮部主事李宗輔等賚勅往赦其罪諭令復業如執迷不悛調兵剿除

成祖永樂二年思明府知府黃廣成奏先臣故地祿州西平州永平寨被安南侵據乞大恩諭使歸還上納之

八月荔波縣民覃眞保奏八十二洞猺民願隸編籍乞遣使招撫命都督韓觀遣人撫諭願爲民者復徭役三

年
三年二月遣兵部尚書徐子良等諭柳州武宣洛容二縣民黃田等及荔浦縣民廖均用等各復原業永爲良民若怙終不悛調軍蕩除
韓觀奏桂平縣蠻民爲亂請發兵剿捕上勅諭撫安不許發兵
十二月平樂蠻賊莫彥恭等聚衆劫殺良民都指揮葛森奉命剿平之
五年遠昆等鄉首賊韋公本等作亂都督韓觀等率兵討平之
十九年宜山首賊韋萬皇等叛僭稱王侯糾馬平三九

等都賊攻刼州縣殺死御史諸瑛奪其印命征蠻將軍鎮遠侯顧興祖率大軍討之興祖帥湖廣貴州廣西三省之兵先剿永福以通道諭降荔修諸賊以携其黨執僞通天侯韋萬賢廖用等百餘人斬之餘皆奔潰明年擒首賊梁善總等獲御史印二十一年賀縣樊家屯賊起二十二年平賀二縣並起宣德二年富川縣賊廖六把又起興祖先後討平之
二十一年宜山思恩河池等縣猺賊復亂征蠻將軍鎮遠侯顧興祖分兵擊之
宣宗宣德二年太平府崇善縣土官以兵逼府境爲亂太平守禦千戶所趙欽鄭忠等率軍禦之退敗走小間

下督府遣官討擒還誅之赤其族改銓流官
四年四月廣西總兵山雲討柳潯二州寇并誅其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以徇歸寇所掠軍民男婦四百四十六人以聞上謂尚書張本曰蠻性兇悍其死皆自取今瘴癘之時宜速令雲息兵有未服者遣人招諭若能順服亦可寬貸
五年十一月山雲出師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
英宗正統二年正月廣西總兵山雲等奏泗城州土知州岑豹攻奪利州知州岑顏地方并掠其妻子財物雖朝廷屢遣官撫諭而負固不服增兵據守乞量調官軍

剿之上勑雲遣人諭其輸欵如不悛即加剿滅
五月山雲奏柳州懷遠縣板江等寨蠻寇韋潮振等一千七百餘徒嘯聚行刼恐滋蔓爲患宜調兵剿之上勑雲撫諭
六年桂平等處地方弗靖勑總兵等官撫安之
七年首賊韋萬皇餘黨爲亂詔思恩府土官岑瑛撫治之先是萬皇等作耗命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統大軍抵巢剿捕各賊聞風奔入山林潛住班師後復出爲害宜山縣知縣朱斌備以前項作耗地方奏准撥與岑瑛管治
九年桂林等府修仁等縣蠻作亂命安遠侯柳溥爲總

兵官討平之
十年宜山述昆等鄉首賊韋萬秀作亂寇河池所驛舖總兵官柳溥討平之
正統間萬承思同結倫結安羅陽等州土舍出沒劫掠鄉邑那榜寨義勇陸懋率鄉民擊之十二年六月僉舉懋功奏勘合授本寨土副巡檢世襲
十四年夸賊竊發思明府官族丘溫衛土官指揮黃𤥶思恩土官知府岑瑛各以兵隨征蠻夸毀之
是年副總兵都督武毅既平廣東叛賊黃蕭養旋師在途牌招修仁荔浦等處首賊數百悉赴撫諭回巢各縣地方相連稍安

代宗景泰元年二月富川等處民猺妖亂都督田真遣官勦平之時富川縣靈亭鄉下設源猺人盤姓子斜冷水諸源猺人廖八子湖廣江華永明二縣民猺王茂何昌保等妖言煽集千餘人屯入尺潔僞稱勝道君王名號征蠻將軍都督田真遣指揮葛宗陛率兵進勦以叅政錢興僉事鄭觀監之三月二十八日破巢斬首六百六十有奇俘獲男婦九百八十餘口撫餘黨平之
秋七月副總兵武毅招立山荔浦修仁等處絲賊出降江路漸通九月內武毅孫麒等五路出兵截之斬首七百餘賊頗斂迹
二年思明府黃鈦弑其父堈提督侍郎李棠等誅之

是年馬平賊韋朝天等寇梓林境
三年宜山賊韋萬秀等流劫不息參將孫麒斬賊級一百五十參將范信殺獲大藤峽等處賊首侯道二等二百三十有奇蠻寇逝散
四年總督都御史王翱檄廣東僉事李觀督撫五屯能山諸賊平之
五年四月宣化盜起劫南寧府初南寧指揮僉事左君弼聚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民多愆援遂相搆爲盜詔發廣西官軍討平之斬首百餘級生擒一千八百餘人獲馬九十匹仍命大都督府按君弼罪而禁不殺其卒

英宗天順二年十一月廣西都指揮馬瑄百戶施觀死於賊先是全州蠻糾引武岡州楊遂等尚苗人越至全州山川增巖前等處爲患總兵朱瑛右都督陳旺領兵往勦兵無紀律瑄等遂爲賊所殺義寧等處俱失利
四年八月藤縣民胡趙成因事充軍逃華造妖言搆集大藤峽等山賊攻陷諸縣治燒劫衙門殺擄官民掠大賨家寨巡司印信荼毒一方都御史葉盛督參將范信副使雷復都指揮韓瑄督領指揮張錦王銘等官兵擒斬成等二十二名奪回印信脅從者不治
五年述昆鄉賊爲亂仍以地方改撥思恩府土官岑瑛撫治之自都指揮彭英謝事代以黃紙首賊韋父強等

復叛同知葉禎奮兵率民兵征之鉞忌其功遣謀沮撓於賊以殺禎自是賊勢益熾府縣申義以前地方復畀瑛治之立八仙堡以土兵千人戍焉賊稍斂

十二月葉盛同都督顏彪討大藤峽賊督兩京漢達弁江西湖廣浙江等衛所及官軍土兵狀快人等分道夾攻破老鼠道砲石門紫荊金龍白鶴六廟仙女關通天嶺等巢七百二十一處擒斬首從賊徒三千二百十七名顆燒燬房屋禾倉萬七千二百間追奪賊船五百二隻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二十一名口牛馬五百二十匹器械五千七百一十件

七年九月廣西潯梧懷賀山賊流劫廣東高廉肇新

會地方勅總兵官泰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歐信巡撫都御史葉盛討之

憲宗成化元年峽賊侯大狗作亂修仁荔浦平樂立山諸猺應之兩廣都御史韓雍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立山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因遂平峽

是年上恩州土官黃瑛侵南寧境殺掠無算督府委官擒瑛下獄誅之

二年大藤賊鄭昂攻陷容藤二縣殺藤縣孝子余全總督韓雍四面集兵追捕之昂伏誅

十二年猺賊蜂起修仁荔浦尤劇荔與廢立山縣故縣

南兩廣都御史朱英發桂林官軍順流而下會總府諸軍往討之英曰猺獞亦人也貪生惡死未必不同今壓境屢下皆以撫綏爲言終歲窮兵非朝廷意也乃下令招撫之立山猺老李公著遣子扶寶投欵乞復縣治爲編氓時參議謝綬在行間議城立山英具疏聞遂以其地爲永安州明年州治成進軍荔浦平之擧桂林推官閔爵爲知州給州民室廬刱學官祭器復葺修仁城甃以石乃城恭城

是年天河縣首賊韋謙盛作亂都御史吳琛命將討平之

十六年鬱林州木頭等洞蠻賊叛都御史朱英總兵官

平江伯陳銳副使陶魯等統漢達官軍土兵討平之

十八年四月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谿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上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二十年猺賊黃公定寇掠陸川副使陶魯討平之

二十二年首賊岑召管等爲亂二月攻高山三月攻陶村總督撥僉事李珊等率官剿之不克弘治五年督府委官招撫奏准立永順永定二長官司管治羅成守入

仙堡土兵

孝宗弘治二年恩城知州岑欽以兵破田州官軍追之遁入泗城

三年秋八月廣西土官作亂都御史秦紘奏聞勑土官鎮安府知府岑鈕東蘭州知州韋祖鋐諭之

四年泗城州土官岑應作亂總督都御史秦紘等建議征之

五年永安猺賊成萬等攻闓州治合修荔猺賊流劫府江江道爲阻都御史閔珪與伏羌伯毛銳親帥師至昭平討之破村寨百八十所斬首六千級奪回被擄男婦四千四百口捷聞以珪爲南京刑部尚書

是年古田獞賊覃萬賢等亂襲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于尤豪三厄先是萬賢等謀亂占據縣治縣官不能入鎮守廣西太監王廉請兵討之於是三省議調漢達官軍土兵四萬七千員名分道門哨進攻俊等一哨至尤豪三厄伏發爲賊所殺兵遂退而古田從此失矣

六年秋九月田州府土官岑溥長子猇弑溥于江中州目黃驥等攻猇殺之

是年思明府土官黃道與忠州土官黃鏓搆兵讎殺縱其目兵侵掠南寧境土督府下當道按問之

七年修仁荔浦猺賊叛都御史閔珪討平之

是年南京戸部員外郎周琦奏請大征古田等縣猺賊

十年十二月兩廣總制鄧廷瓚調兵征鬱林州雲爐大桂諸種猺獞俱平之

十三年土族黃理糾邏隆宙土舍黃僜作亂殺其姪漢滅之占據西鄉那馬等三十四村太平府知府謝湖計捕理下獄赤其族

夏四月慶遠府遠崑鄉賊攻城府知府姜瑄率兵擊敗之先是首賊韋七旋等越過賓州上林等縣刧掠殺指揮王英當道檄府衛討擒七璇誅之璇妾與賊族糾賊數萬以是年四月一日猝至城西南關外圍繞數匝矢石如雨幾爲所陷知府姜瑄設策備禦躬督指揮王濟彭鐸吳敏宗推官羅環等軍欸擊敗之

十四年夏四月思明府土官黃道子澄復糾黃僜子添貴兵攻州督府檄千戸朱榮捕澄斬之添貴竄于繪岡

是年天河縣首賊韋萬妙等作亂知府姜瑄督兵剿之爲妙稔父誅滅之惡流毒一方瑄調那地州土兵躬督抵巢擒萬妙誅之餘黨悉定

十五年冬十一月左州土人黃令作亂伏誅

十七年思明土官舍黃琺歷于宏孫紹至文昌作亂凡四世總督潘蕃調副總兵歐磐率兵剿平之

十八年總督潘蕃等討思恩府土官岑濬滅之

武宗正德二年九月柳慶猺賊常朝宣等肆出剽掠都御史陳公金命官軍討平之

是年府江兩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廻滕朧二峒等巢聯
絡結據諸猺皆挾短兵長弩出府江刼船殺人爲患左
都御史陳金會同武定侯郭勛調兩廣漢達官軍及土
兵六萬餘分道並進俘斬七千五百餘其地悉平
六年思明土舍黃賜冒以黃鏐保襲民訐其非隂嗾鏐
糾遷隆黃漆貴兵作亂占據渕甘等十三村
七年夏四月遊理男黃鏐寇殺州郭幾之八年復來圍
州九年春督府林檄思明府同知姚澄執鏐縶潯州獄
是年六月青賊李通寶寇掠欝林北流陸川岑溪州縣
知府曹琚偕參將李鍠調容縣千戶所覃德玉捕之殺
通寶於洞心山

八年峝賊何海何受與四峝等處夲人作亂思隆民余
鑑奉委率兵平之督府奏設巡檢司欽賜銅印與鑑世
襲馱演寨土巡檢
十一年三月先是府江東西兩岸大小桐江洛口仙右
回茂田冲斷藤峽滕朧三黃等處村巢接壤路道崎嶇
岩峝相聯聚衆糾合刼掠殺人久爲府江之患總督陳
金督調兩廣漢達官軍土兵分爲六大哨行兩廣按察
使宗璽布政吳廷舉副使傅習張佑參議張九逵參政
蔣曙副總兵房閏鎮守太監傅倫參將牛桓張祐陳義
都指揮魯宗貫王英鄭綬戴儀統領水陸並進俘斬七
千五百六十九名顆餘黨悉平

是年左都御史陳金通斷藤峽改名永通峽
十三年秋八月田州府土官岑猛以兵襲龍州
十四年古田猺亂提督都御史蕭翀總鎮太監王堂總
兵官撫寧侯朱麒討之竟從招撫而罷
是年封川猺盤古義糾合賀縣上下峝諸猺大肆流刼
戕殺官軍焚燒廬舍蹂躙剽掠民無寧居右都御史蕭
翀調集漢達官軍土兵萬餘人分道進討俘斬百六十
餘
十五年左州土人韋廣隆作亂伏誅
是年秋九月黃鏐黨僞爲官文書釋鏐鏐越獄逃峙據
西鄉以叛南鄉士民從之寇掠州境次年春大軍至罪

人未得
十六年冬十月田州府土官岑猛糾諸土官岑璋羅武
傑沈貴等攻泗城州
世宗嘉靖元年春東蘭州土目韋正西作亂知府王顯
高以兵擒而誅之
田州府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州一百十七處人民
皆來歛附
荔浦縣賊潘公銀等流劫桂林陽朔等處殺桂林主簿
曹時古田典史陳祚巡撫官以聞兵部言都指揮同知
史敬宗左布政王啟按察司張祐等失於提調宜逮問
上特命宥之

廣西蠻賊梁公當等數千人寇掠臨桂等州縣鎮守太監傅倫以聞時巡撫張嶺久未抵任總兵朱麒副總兵張祐皆因循觀望左右兩江兵驕悍不受調上命降勅切責麒等

八月廣西夯目黃鏐等作亂先是上思州舊爲土官治所中更設流官土人嘗爲亂鏐等聚衆攻州欲奪其印都御史林廷選捕鏐下潯州府獄已而越獄復率衆攻州官軍禦之乃詐降副將張祐不爲備鏐復攻破州城守臣走巡撫張嶺等以狀聞幷陳督兵會剿之策兵部議報可仍命巡按御史查先年致鏐縱脫者逮治嶺遣官軍討之鏐遂走匿生滌山官軍搜獲檻送二府妻子盡擒幷斬賊黨無算鏐死于獄仍梟市州境遂平

二年廣西融縣盜周克亮等嘯聚萬餘僭署名號流劫鄉落總督都御史張嶺以聞部覆勅嶺徵兵勦平久之乃平

四年賀縣樊家屯等巢賊黃公糵等越蒼梧封川德慶高要等州縣流劫時右都御史姚鏌方討田州師還發五千人由間道出賊不意擊之俘斬七百八十名顆

思恩府叛目劉召搆亂提督都御史盛應期遣官軍討平之

五年夏四月提督都御史姚鏌等率兵討田州破工堯岑猛竄歸順死其子邦彥亦死

七年春二月提督尚書王守仁將湖廣江西廣東廣西兵撫平思田目兵盧蘇王受等改田州府爲田寧

夏五月總督兩廣新建伯王守仁討斷藤峽八寨賊悉平之

八年府江樊家屯等賊相繼起勢大猖獗兩廣都御史林富令副總兵李璋鵰剿俘獲千餘級地方就寧

九年春二月林富等遣將分剿石硯斷藤峽七都板塘古雍古風仔滅有差諸巢悉平

南寧黃本黃逵黃衛偕頭目陸寶作亂知州王熊兆率兵掩本擒之十年逵衛寶後先就擒

嘉靖十一年兩廣盜賊蜂起在辛卯歲計九十七羣趙林花據陽春西山攻陷高州府及茂名縣掠部跳巡撫林富落俸黎支貴劫鬱林州許折桂劫海濱皆未擒總兵仇鸞以盜息聞科官張潤身劾其欺罔並諸將職宜黜本兵僅議奪俸（支大綸永陵編年史）

十二年古田興寧蠻亂提督兩廣僉都御史陶諧總兵咸寧侯仇鸞討平之

十三年八月鎮安岑金賓詐爲岑濬遣子糾頭目盧平倡亂入寇思恩府督九司兵勦之參將沈希儀擒金賓至柳州殺之衆皆潰散

十八年大師征斷藤峽諸蠻悉平之

十二月土目盧回劉現等搆亂都御史蔡經偕副參兵

備官招安之
十九年二月恩恩叛目盧回等逐出九司來犯武緣縣境總兵張經擊之我師敗白骨暴野
二十一年五月提督兩廣蔡經等討思恩九司之亂平之先是思恩軍民府既改流官分設九巡檢司用土目分理之與隆司土巡檢潘良者貪淫殘虐爲衆所怨恨土民劉憲盧廻等因誘衆作亂聲稱欲盡除九司官復流爲土勢頗猖獗經會總兵安遠侯柳珣議遣副總兵張經參政翁萬達等督田州各土官剿之副使陳茂義擒斬其衆三千餘人至是且三年九司悉平巡按御史何讚勘上功次詔經珣賜勅獎勵仍各賞銀幣有差

是年容縣塘仲山猺作亂劫掠六王等村千戶覃德下等捕斬之
二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寇潛入城盜宣化縣庫殺守掌夫欽三人事聞撫按責官軍賠補罰罪有差
二十四年賀縣弓山螺石黃嗣等巢賊首倪仲亮鄧良朝梁榮聚衆數千與連山縣巢賊合謀僭稱名號大肆焚掠兩廣都御史張岳與平江伯陳圭調集漢達官軍土兵八萬分道夾攻斬首三千餘級連賀二縣俱平
七月廣西巡撫張岳奏猺賊竊發廣東則有封川縣蘇松樂等廣西則有馬平來賓二縣覃朝鮮等各肆擄掠敵殺官軍封川猶急請亟進兵剿滅之上曰猺賊肆逆如議剿絕毋得濫及無辜參將守巡等官平日防範不嚴俱令戴罪殺賊以候事寧之日具奏定奪
二十五年六月巡按廣西御史馮彬言廣西之患莫甚猺獞與其召募以防賊不若召募以剿賊據其巢耕其土凡賊之美田肥土我兵無不願得之者因其願而令之庶不勞矣部議廣西一省狼人居其半其三猺人其二居民以區區二分之民介蠻夷之中事難猝舉且免者應調土狼積習今日應募以平之者安知他日不各據其地轉而爲賊乎宜下撫按議從之
八月岑瑄搆亂思恩府督九司目兵擒殺之
三十年南丹州目民莫蒙以罪伏誅

是年永定長官韋敬邦劫庫越七年知府秦樟討除之
三十一年六月抄宣化太平六圖民馬喜蘭者僞稱黃鏐男天錫糾西鄉林畢等據寨佛子攻州城陷經歷黃相負印奔通州密議老人銀銓黃憲赴遷隆峝請兵援之黃綬作阼遲遡不進後聞本府渠樂木旻李子昌同本州陵俊等合兵攻擊賊已敗城已復綬始引兵百餘過佛子遇鄉兵殺獲首級奪爲已功申報軍門冒賞見內鄉民逃竄乘機占上中那勿等八村州人憤之每年爭競不止
是年督府應檟遣參將王寵朱昇征七山賊擒斬二百餘人籍其田廬

十月提督兵部侍郎應檟總兵官鎮遠侯顧寰討陽朔
韭頭鬼子諸巢克之
是年古田獞賊梯墻刼靈川不果入明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由南門越城刼靈川庫縱火焚庫房并刼儒學印
以去
三十二年八月廣西桂林不樂獞獠據險肆亂殺知縣
張士毅傷百戶曹恩焚刼歲無虛月總督應檟檄總兵
官顧寰督兵進勦凡擒斬四百八十四俘獲男女三百
四十牛馬器械甚衆守臣以捷聞並上僉事茅坤參將
王龍朱昇都指揮鍾坤秀參政張謙百戶吳迪等功狀
上嘉諸臣勞績命檟廕一子餘陞賞有差

是年七山獞酋盤宗昌叛分守鄭綱討平之
三十三年八月初七夜八寨强賊越南寧城梯入府刼
庫殺死巡風吏一名守堂民欵二人及旦官軍追逐過
高峯至武緣葛墟散入八寨事聞撫按責官軍賠補仍
奏聞降調官軍罰罪有差
十月總督兵部侍郎鮑公象賢遣將討慶遠忻城邑嶺
扳荒能樓東歐等村巢賊平之
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夜八寨賊復寇入南寧城斬關
欲刼府庫時巡捕指揮李光勇敢單騎督率軍兵衝突
射傷賊衆潰散走遁八寨府庫軍兵賴以無虞
三十九年八寨賊吳宗顯等襲容縣掠帑金夫署縣者

蒼梧縣丞曾鳳儀率副千戶杜凌雲追至木源洞心山
擒宗顯等奪金歸鳳儀以功擢令古田
四十年八月二十夜八寨賊復越城刼宣化縣庫殺死
守城軍欵二十一人次早官軍追捕至關山高峯英墟
諸路入八寨事聞撫按責官軍賠補罰罪有差
四十二年十二月廣西古田鳳凰山賊韋銀豹等自永
福突杜林乘夜縋城而入進刼布政司庫殺署印參政
黎民衷劫庫銀四萬餘兩及金珠各若干仍縋原道去
提督侍郎吳桂芳奏總兵王寵等失事狀詔降有差
四十四年春正月靈川獞伏南郊三里執署縣事布政
司照磨曾傳纍之并持印去勒贖銀三十兩及還所俘

子女五人乃獲歸
秋八月夜古田賊復入城刼布政司并靖江府攻門未
入而奔官兵追捕大敗之
四十五年九月古田獞賊韋銀豹等來降時銀豹久據
古田與諸獞分其地為上下里居之銀豹兩犯省城獨
下六里人從之提督軍務吳桂芳因以其閒遣典史廖
元入上四里諭降諸獞諸獞復業者千九百餘人於是
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卽以古田平聞因言古田自弘
正來縣令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次第宜量
陞七銜俾其功成卽擢爲令詔從之
穆宗隆慶二年荔浦中峒賊韋公海等糾同上下二峒

賊五千餘四出攻刼破兵堡四民寨十七屢攻縣城聲勢甚劇永安州榕峝古東等巢賊首李都堂等千五百餘徒阻截道路州治不通都御史劉燾檄兵備副使應存卓統向武奉議二州目兵以知縣劉誥指揮白玉督戰于東村斬韋公海等連破二十五村盡殲之賊懼乃求招撫

四年永安州榕峝賊陸公勝古巢賊潘勝喜等作亂都御史殷正茂檄兵備副使應存卓督兵勦巢斬首四十七級俘獲百餘人頃之高天賊黃功東六章賊胡公選等聚衆萬餘攻圍永安復檄總兵俞大猷平樂府同知蔡萬推官梁直領兵二萬征之斬首千餘級

五年九月磔古田獞賊韋銀豹并斬其孫扶獞于市仍傳首四方銀豹古田獞民其父朝威自弘治間與其伯朝猛占據縣治拒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間銀豹常隨朝威攻陷洛容縣朝威誅死銀豹乃挾其五子四出擄掠屢敗官軍與朝猛據鳳凰潮水二巢險固不可拔總督殷正茂與巡撫李遷謀調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共十萬令總兵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凡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婦千三十餘人捷聞上嘉二臣功陞賞有差是時銀豹實未死祇以貌壘陰令其黨貢佾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總王綱相與證之遂以捷聞其後稍傳不死狀正茂令僉事金杜

蹤跡之銀豹見執站乃生縛銀豹以降正茂械赴闕下且具疏引罪上以付吏論銀豹謀反律家屬當類下撫臣論治命御史治元等罪遷等勿問

是年廣西府江右江諸猺獞復亂巡撫郭應聘言給兵餉剿除之給事中梁問孟以賊黨甚衆不可盡戮宜令守臣熟計兵部覆言府江自正德十一年都御史陳經征討之後且六十年而右江北三北五等巢素未懲創生齒日煩逆肆猖獗頃者大征古田各巢咸畏威斂戢獨府江右江恃險爲亂若復縱之非惟無以固八寨懷遠之招亦恐以啟古田携貳之漸剿之便但兵在萬全宜即以科臣所慮備行提督殷正茂及廣西撫按郭應聘等相機行事毋貽後患其調兵給餉諸務悉聽便宜上是之

六年府江猺復作亂以三厓仙廻高天木灘諸巢爲聲勢互相依倚煽禍流毒兩廣都御史郭應聘徵漢土官兵六萬討之擒斬五千一百有奇俘獲稱是又上善後之策改土司置參將通水陸處兵費設縣治分田撫夫事詔從之

神宗萬曆元年陽朔碎江賊廖金羅等起南原殘孽復陰助之據峰門山灣等處總督郭應聘復檄參將王承恩等分道並進斬首二千餘級遂復峰門以齊凱屯守又檄參將千瑞進兵復山灣以莫棟屯守又撲榕峝巢

以單滿屯守永安修𦔳之民臥始帖席是歲府江猺復
據林箐為行旅虞應聘復以參將王世科錢鳳翔都司
董龍王承恩統兵四道並進復以副使余材郁茂僉事
夏道南監督又以總兵李錫為大帥參政胡直理餉副
使劉廷乘紀功首破三峒古西巖口東岸黃峒西岸太
平右目等巢次克平滿青龍南源等巢無大小險夸相
繼俱下凡俘斬五千四十餘府江悉平

三年府江巨寇黎福莊聚黨四出時新城昭平上下四
屯與大羅諸山相接五指白冒尤稱險絕福莊父子弄
兵肆螫流毒遠邇時都御史吳文華方議羅旁之役調
向武諸州土兵由蒼梧乃陽留向武兵為防禦計因以
賜剿方畧密授兵備副使徐作命參將吳京攻上四屯
都司韓文啟攻下四屯分佈所部主客兵出其不意間
道并進福莊勢窮甚謀擒之紹致戲下賊勢促入據五
指白冒諸巖抗我師京督戰益急人殊死戰連克白壁
板燕白馬大勒福村茅花大梁鐵釘木穿黃竹大洞斬
首千餘級俘獲賊屬牛馬器械不可勝計又乘勝直搗
白冒巢斬首八千級餘黨悉降乃下令寬恤修屯守之
政籍賊田歸之兵籍餘田歸之民鑿石疏江刊木通道
一體悉平

四年蒼梧民林思配亂尋平之老君峒諸猺亂尋撫之

五年河池州惟建里賊首韋宋武糾橫嶺賊劫殺地方
巡撫軍門吳公文華剿平之

六年三月六十三山獞賊潘積善乞降許之

是年七月岑溪右營兵陳進呂了和等作亂尋討平之

七年橫嶺賊盤龍返復亂巡撫軍門張公任督指揮戚
秉忠討除之

是年十寨復亂總督軍門劉公堯誨巡撫軍門張公任
發兵剿之經理其地

興業不頭峒寇亂尋討平之

八年大帥徂十寨盡克之

九年三都與東歐賊觸官殺役總督軍門劉公堯誨巡
撫軍門郭公應聘發兵剿之經理其地

十二年府江西岸猺賊復糾衆劫府百戶劉卿遇害巡
撫吳善巡按黃鍾謀於督府吳文華調漢士兵二萬六
千以都督呼良朋統之命參政吳朝陽監督十二月庚
午參將白玉由荔浦入遊擊童元鎮由南臨入都指揮
孫世寶由永安入守備陳邦佐由水哨入四面夾擊破
賊四十餘巢斬首一千二十四級生擒賊首周惺安等
一百八名俘獲男婦以千計籍復田土以萬計二月癸
亥府江平命副使韓紹伐山開道立亭障仍改設參將
鎮守之

十一月懷集峒螢巖秀珠鄭明端等糾衆流劫討平之

十五年梧州大峒營兵梁一貴等倡亂尋伏誅

二十四年岑溪七山猺寇亂兵備戴公燿討平之
二十九年六月五屯所軍民激變梧州知府凌嗣音撫之
是年八月蒼藤博白四縣人民大哨梧城知府凌嗣音安輯之

粵西叢載卷二十六

粵西叢載卷二十七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南越趙氏

南越武王趙佗真定人秦始皇初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戍民與越雜處十三年以佗爲南海龍川令（卽今博羅縣之東鄉）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秦已破滅卽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饒伸學海下同）

趙光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令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

區憐

區憐象林蠻也漢永和丁丑四月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州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之歲餘不克戊寅閏四月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議以爲勞師遠討非計也但宜選將帥以爲刺史太守祝良張喬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

李嶺外復平

李遜

東晉李遜爲九眞太守太元庚辰十月遜據交州反辛巳七月交阯太守杜瑗斬遜交州平

李凱

李凱交州人爲梁交州刺史天監己酉春二月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

李賁

李賁交阯人世爲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吏部尚書蔡樽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賁與韶還鄉里大同辛酉十二月交州刺史武

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時賁監德州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梁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討之甲子正月賁自稱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乙丑六月梁遣交州刺史楊瞟討賁瞟以陳霸先爲前鋒至交州賁帥衆拒之敗奔嘉寧城諸軍圍之中大同丙寅八月賁復帥衆自獠中出屯典澈湖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曰我師老而無援入人心腹若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正當決力取之諸軍皆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復竄獠中戊辰三月屈獠洞斬賁賁兄天寶收餘兵圍愛州陳霸先帥衆討平之

李光仕

李光仕桂州俚帥也開皇丁巳二月光仕作亂帝遣王世積周法尚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尚獲其黨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何稠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

李世賢

李世賢桂州人開皇十七年秋七月桂州作亂帝遣將軍虞慶則討平之

李佛子

李佛子交州俚帥也仁壽二年冬十二月佛子作亂據

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薦劉方爲總管討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遂請降送之長安

蕭銑

唐武德元年蕭銑即皇帝位使魯王張繡徇嶺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聞煬帝遇弒皆降於銑欽州刺史甯長眞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銑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銑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銑遣甯長眞帥嶺南之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

曰長眞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兵足以當之奈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爲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眞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旣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銑 資治通鑑

李思愼

李思愼嶺南俚戸也俚戸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戸不從延祐誅其魁首乙酉正月武后改元垂拱三年丁亥七月思愼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殺延祐桂州司馬曹玄靜將兵討思愼等斬之 學海下同

歐陽倩

歐陽倩始安獠也長安癸卯十一月擁衆數萬攻陷州縣制以裴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討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賊衆大喜悉歸所掠貨財嶺外悉定

梅叔焉

梅叔焉安南賊帥也開元十年八月叔焉等攻圍州縣遣內侍楊思勗討之思勗募羣獠子弟得兵十餘萬襲擊大破之斬叔焉積尸爲京觀而還

梁大海

梁大海邕州封陵獠也開元丙寅正月大海等據賓橫州反二月巳酉遣內侍楊思勗發兵討之十二月思勗生擒大海等三千餘人斬首二萬級而還

梁崇牽

梁崇牽嶺南蠻酋也大曆辛亥二月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據容州與西原蠻張侯夏永等連兵攻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經略使王翃至藤州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勉以爲難翃曰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來援冀藉聲勢亦可成功勉從之翃乃與義州刺史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賊翃募得三千餘人破賊數萬攻容州拔之擒梁崇牽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復鬱林等諸州先是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皆據險爲亂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翃并力攻討悉斬之三月五嶺皆平

覃問

覃問西原賊帥也大曆癸丑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據嶺南反詔嶺南節度使路嗣恭討晃容管經略使王翃遣將將兵助之問乘虛襲容州翃伏兵擊擒之

黃少卿

黃少卿欽州蠻酋也貞元甲戌五月少卿反圍州城邕管經略使孫公器請發嶺南兵救之上不許遣中使諭解之八月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公孫器於邕州憲

宗元和戊子五月少卿請降以為歸順州刺史少卿雖降而數反覆巳亥十月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行立旻竟無功庚子正月穆宗即位十二月國子祭酒韓愈上言黃家賊居無城郭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刼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征討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巳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劉士政

劉士政初為安州指揮使乾寧乙卯冬安州防禦使家晟與朱全忠親吏蔣玄暉有隙恐及禍乃與士政及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千襲桂州殺經畧使周元靜而代之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為副使詔即以士政為經略使庚申賜桂管軍號曰靜江陞士政為節度使是年十月士政聞湖南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陳可璠屯全義嶺（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以備之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為秦戍五嶺地）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繫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巖象柳五州皆降於湖南士政據桂州凡五年

王季元

王季元安南牙將也貞元癸未二月巳亥季元逐其觀察使裴泰泰奔朱鳶明日左兵馬使趙均斬季元及其黨迎泰而復之

楊清安南賊也安南都護李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貞元十四年巳亥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殺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詔以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庚子正月桂仲武至安南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

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
餘人朝廷以仲武爲逗遛貶安州刺史以桂管觀察使
裴行立爲安南都護三月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仲武
執淸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復以桂仲武爲安南都
護

龐勛

龐勛徐州人初爲桂州糧料判官初南詔陷安南敕徐
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險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
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
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
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
怒都虞候許佶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
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
湖南新使未至咸通戊子秋七月許佶等作亂殺都將
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
州縣莫能禦

陳彥謙

陳彥謙桂陽賊也廣明庚子謙陷郴州殺刺史董岳

南漢劉氏

劉謙爲廣州牙將唐乾符五年黃巢破廣州去掠湖湘
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
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謙卒隱居
喪於賀江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

盧成均

盧成均爲宜州判官景德丁未六月知宜州劉承規御
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承規推成均爲首僭
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進圍象州詔以曹利用爲廣
南安撫使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
降進黨陷賀州利用追討悉平之

歐希範

歐希範宜州蠻也慶曆甲申三月希範作亂討平之

儂智高

儂智高發三解不得志遂起兵兩廣遂有兩解武攝官
之格張元因殿試落第徑往西夏自此殿試無黜落之
七張端義貴耳集

曹成

曹成江漢間羣盜也紹興元年辛亥十二月成初陷漢
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使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
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卽擁
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詔岳飛等討之
壬子四月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
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知潭州付金字牌黃
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卽遁飛追至賀州

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間些平北藏嶺連於臨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郤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五月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爲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學海

李接

李接廣西妖賊也淳熙己亥六月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岡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梅州編管庚子正月劉焞討接平之學海下同

黃聖許

黃聖許廣西上思州土官也元至正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敗走入交趾

蔣丙何仁甫

蔣丙何仁甫道州民至正辛巳十二月丙仁甫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等州縣溪峒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山東與南寇亦縱橫至二百餘處壬午九月湖廣行省平章眾卜班擒道州賀州猺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荔浦周文昌

明洪武三十一年荔浦周文昌作亂劫殺四鄉九里居民死之按文昌荔浦甘棠寨編民素陵轢里閭居民側目時縣中以事逮繫獄中既復賄緣脫身遠遁縣益縱坐族戚捕械急遂聚衆爲亂前後之民嚮應者以千計大肆劫殺十有餘年村落民相枕藉死者蓋十之七焉至永樂中始興師征勦文昌勢日蹙自刎死死之先二日投入其姊之家謂之曰予今日事勢已窮必死乃可然無死於兵之手也汝可殺牛爲予訣姊如其言果殺一牛文昌竟七內啗牛之半飲斗酒斗飯畢乃與姊辭曰予今出而向兵誓殺數十人殉死乃瞑目耳果出與兵遇手刃數人乃自刎死荔浦縣志

思明府黃鉩

黃鉩堈嫡子也堈請老以庶子鈞襲鉩怨問計於叔丘溫循指揮玹與子震聚兵圍府執堈鈞及族目家丁盡殺之事聞命提督侍郎李棠巡按御史張瀾捕鉩玹下潯州獄鉩死玹獲免初黃震與子紹走龍州成化四年都御史韓雍遣太平知府郭本捕震誅之十二年黃紹復攻思明州奪長子文昌二十年破下石西州奪次子文盛弘治六年破上石西州奪季子文華九年閏三月密遣陸光等鴆殺鈞之孫府官男光璧十一月又遣趙

保安等刺殺光燮父知府黃道遂據府治督府遣兵捕之十一年紹糾忠州土官黃鏓拒敵尋殺道妻趙副總兵歐磐率官軍討破之擒斬無算紹懼願降督府遣官戒諭不聽復叛十五年官軍捕急紹仰藥死文昌仍擅遷恩明州治於況村築城以拒文華據所得州如故十八年文昌等忿復連年刼掠督府遣副總兵康泰參政楊茂元等率兵致討遣恩城州土官趙忠順計擒文昌文盛文榮等詣軍門咸寘諸法自鉄至文昌叛凡四世皆誅通志

田州呂趙

岑紹襲爲田州知府天順二年紹老傳嫡子鏞而州目

呂趙挾紹庶子鎰拒紹而逐鏞於外時官府暫令鏞寄住省城令鎰襲其職趙於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等州上隆恩城並受其害擅爲鐵鉤刃掛之刑與販私鹽僞稱名號私通交阯復夜殺鎰旣而鎰子玹亦故趙遂以幼孫呂嬰冒玹名而襲其職副都御史葉盛會兵討執趙伏誅令鏞襲父職鏞死子溥襲學海

田州岑猇

初岑溥生子三長猇次獅季猛溥以猛似巳且母有寵遂屬意於猛猇竟失愛是月督府遣官至田州徵土兵從征溥以是日率諸目兵登戰艦操於江中是夜遂止宿塢諸部戰艦凡百艘尉護猇密遣其僕梁橋持刃引

竄數人乘小舟僞爲巡邏溥方熟寐梁橋低聲謂侍婢云汝諸人欲得丈夫否諸婢莫知所以微笑詰橋橋云小主人命我行事汝若噤聲他日當配以美丈夫同享富貴否則殺之諸婢股慄莫敢呼嗽橋遂登艦弒溥于帳中詰旦溥母岑氏執諸婢考訊始語其故岑氏令驛等以兵縛猇與橋並殺之盡誅其黨通志

思恩土官岑濬

濬本土官頗涉書史知吟咏但狡黠兇狠左右少有過失動遭殺戮積威所刼部下甚懼之是以兵力雄于右江濬益驕蹇無忌弘治六年三府奏以遷江千戶所舊轄八寨賊尙界治之濬乃築尙安堡以頭目黎端率兵

屯守屢遣兵寇賓州上林遷江武緣諸州縣民村是年九月田州府土官岑溥長子猇失愛令其僕梁橋弒溥江中府目黃驥乃誅猇橋遂與府目李蠻爭權擁兵讐殺十月黃驥侍溥母岑氏及溥季子猛赴三府愬尋以猛襲溥官遣官送還府黃驥復誘猛奔梧誣愬李蠻謀叛以兵拒猛督府復遣官送猛至賓州兵備副使汪溥檄濬以兵衛猛濬遂用黃驥詭謀以兵逆猛入思恩脇與黃驥立券分地以酧厥勞發兵偕驥送猛歸府因欲襲殺李蠻蠻知之以兵拒之于工堯驥以猛復歸思恩猛祖母岑氏慮猛爲濬所圖愬於總督都御史鄧廷瓚十一年遣官取猛濬不發踰月再遣副總兵歐磐布政

程廷珙往徵之濬始送猛出詣三府令暫寓省城濬與猛自是搆釁矣是年六月濬于田州丹良甃城屯兵榷客舟艖貨遏公使勿令入田州七月乃與黃驥等統兵五萬糾泗城州土官岑應破田州李蠻走濬殺掳無算八月督府遣官至兵始散十一月副總兵歐磐副使雷士旃等以兵衞猛同府追勘濬所奪地土印記及撒所甃丹良石城濬弗聽十二年濬於奔江造戰艦三百餘艘其祖父所出報効甲兵三千俱不奉調自是屢寇田州所轄思城果化上林等州縣十五年十月又率八寨逃竄鄉兵二萬餘人破工堯陷田州殺掳無算岑猛走免十六年寇慶遠府禾定永順二長官司奪據其地復

甃都陽等寨石城十有八所是年七月又破工堯九月破田州岑猛以數騎奔歸順州濬擅廢猛官署以土族岑洪為知府俘猛祖母暨妻子婦女凡百二十九人送思恩府幽于別室殺戮府境兵民男婦無算仍遣兵直抵歸順追猛傳檄左江養利諸州暴猛罪狀令勿納且令相為犄角時守臣屢疏濬惡請兵討之濬乃托岑業單免貧緣行賄以緩師期尋發兵四出據守要害督府遣官戒諭濬匿不出見十七年總督都御史潘蕃等官暴濬罪惡疏上詔下朝堂議處兵部奏省調湖兵一萬行都御史潘蕃等征之於是以十八年正月進兵克諸關隘濬走舊城副使姜琯等率兵圍之濬自經死函首

詣三府梟諸市遷其母孫兄弟於福之懷安妻妾子女械送京入功臣家為奴而以思恩改流焉通志

覃扶照

荔浦自周文昌之亂田地多荒居民鮮少永樂初招募獞人入土犁耕生齒漸繁弘治八年猺賊覃扶照藍公玉者自號為飛天過海聚衆為亂殺絕永福里秉信一里居民蔓延至正德嘉隆之季永為地方大患者皆獞人云荔浦縣志

周克亮

嶺西馬平賊周克亮嘗伐藤山中當大蛇咒曰他日貴者蛇卻行咒畢蛇卷身退而其妻照水有金花插頭上

克亮戒勿泄然竊自負嘉靖元年馬平饑克亮與從兄谷磯無所得遂及僭署名號散劫馬平諸縣界得數萬人總督都御史張嶺以聞遂命嶺勦之數月平後鑒錄

田州土官岑猛

自岑濬與猛搆釁濬既誅猛降福建平海千戶正德初猛賂大監劉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遺民兵威復震正德壬申發其兵至江右撫之東鄉饒之桃源皆劇盜也猛以兵滅東鄉之盜納桃源之賄陰使盜逸去殺平人以報功猛受賞還田桃源之賊復起殺副使李清執參政吳廷舉莫不歸罪於猛猛既發華林東鄉桃源諸盜之金帛以億萬計自是富甲兩江兵勢益鋭

猛遂屠龍州殺土官知州趙相之二子又攻泗城州殺知州岑接屠戮甚慘又殺歸德知州王通又强立泗城州官族岑㫬始毒死參將甘霖又毒死指揮方震又毒死通判龍進始結劉璋中結宸濠包藏禍心自雄一方上思州土目王料之叛思恩府土目劉召之叛猛皆陰主之而陽出兵征討軍門省諭猛若不聞遇有調遣假蹇不聽節制凡諸土兵之進止多寡遲速皆聽命於猛而不知有軍門之號令者六七年矣巡按御史張鉞明其罪狀既而御史汪淵謝汝儀相繼奏之都御史張嵿盛應期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亦奏之猛於上隆州武龍州安德州舊田州皆殺其守令毀其印爲銃而刻牙代之凡慶賀貢獻之類則以印章署攝守令名以行此其罪不可勝數嘉靖四年都御史盛應期疏請征之應期去都御史姚鏌代之再疏請征詔下兵部議從之於是會同總鎮太監鄭潤總兵撫寧侯朱麒將率副參等官以五年四月分哨統兵進剿首破工堯斬其惡目陸綬等數人猛竄于歸順鴆死傳首南寧磔于市其子邦彥亦竄死山中通鑑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璋誅之璋猛婦翁也初猛間大軍至抗兵自固督府姚公鏌將進兵患璋以姻故黨之召沈希儀計事希儀知璋以女失愛故憾猛而千戶趙臣者雅與璋善召臣策之臣曰鎮安世與歸順爲讎公第遣臣徵兵鎮安臣間道過璋佯以好故泄語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檄鎮安兵臣過璋所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邪臣不言佯爲不懌者璋叩之不答頃之復太息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欵臣臣愈不懌若沉思者璋疑益甚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鄰壤有所訴凡逮勘邪臣皆不應因挽臣入卧內跽叩之臣泣下璋亦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臣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則君死我言之君爲自脫計臣以洩機死矣璋頓首曰君實生我我不言我死不悟也猛奴視吾女吾欲圖之久矣臣曰君誠有此意盍自列於督府璋乃留臣遣人馳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追臣返以其事白督府乃不備璋督兵專逼猛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千人助之實爲間也璋密報希儀曰已遣千人內應矣別有識幸勿加戮及戰歸順兵先呼敗田兵驚潰希儀遂斬邦彥猛窮欲出奔璋使人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達安南再圖興復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別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而報兵退以寬猛一日謂猛曰天兵雖退非陳奏事不得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何如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印所在乃持鴆酒一盂獻猛曰天兵索君急不能相庇也猛大怒曰悔墮此

老姦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併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督府上之撤兵還內臣鄭潤總兵朱麒各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接獲間而璋與趙臣之功皆不著璋恚恨遂遜職於其子璥而託之辟穀黃冠以老 下闕

田叔禾曰粵事謂書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泥食言威令不行於土司十九類此璜璥戚戚與讒參嫉覗而不顧寧恤軍計又曰蔡蔡汶汶罔上遂私聖者以章路敗類賢者以避嫌養名承助旋轉摘疵文致徵兵禦寇甘言餌誘罷役論功變顏食約長傲誨侮此其魁尤逆乎逆節滋萌僵屍喋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案驗虛相叱咤安可弭也下細微轄事三復斯言大都以貪鼓釁以輕聽舉事以反覆掇僨失厥心語曰哀與繆與不女聊又曰何以怒許不與推援亂本固不在蠻撲此熾彼又何怪焉

國家以土官治南蠻固因人驅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誰曰不可乃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借亂抗敗王師雖入議不宥新建受鉞專征願以姑息竣事且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逆乎盧蘇再叛犯者今之怒陶諧不能討而蔽奸罔上以失眾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 炎徼紀聞

盧蘇

嘉靖十二年九月田州土酋獄其主岑邦相邦相為田州判官年纔十五六副總兵張祐以兒子畜之盧蘇專制生殺威行部中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隙祐任滿將求代意邦相餽賂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一百金祐大怒下逐邦相遂與蘇比搜得岑邦彥之子曰芝甫髫齔祐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祐不果代留領得免已督府以西山之役檄祐從征祐遂置芝夜徙以行邦相覺追捕不及祐以芝付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之時時召飲食蘇遣其黨與對刺邦相兆兄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奉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謂諸土目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諸土目曰何故出此言一州之人誰不同心蘇因指玉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牀中斬之即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皆攻邦相執而囚之至是弑之焚其屍行賂陶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諧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於是岑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貞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岑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責蘇以僇弑主也合兵討邦佐攻田州人之蘇走免歸順州土舍岑獻蘇婿也蘇急求救於獻獻遂乘虛擣

鎮安眞寶聞之引兵去蘓追躡擊之眞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諸乃遣人諭眞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蘓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諸以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州肆逆邀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蘓故問罪與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於是副使蕭晚參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蘓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赦也今日之事第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蘓因衆怨而殺之朝議果置不問典東

粵西叢載卷二十七

粵西叢載卷二十八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藤峽

大藤峽在萬山中盤礴六百餘里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然峽以北巢窟不可殫名而西羅淥東紫荊後根姜老鼠白石橫石寺塘桂州厓仙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阨峽以南山稍庳而牛腸大岵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西寨難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尤險自紫荊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萬山中猺獞盤據藤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盱睫而知急則猺竄林中不可蹤捕諺云發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明洪武間羅淥山猺叛參議湯敬恭死焉都督楊文與右將軍韓觀分兵追捕破藤峽寨所斬獲追當然賊依巖險其衆尚繁兵撤之後時出行劫自潯至武宣江道不通者數十年景泰中猺獞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陷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惶恐率以甘言啗之賊愈驕縱天順中詔有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賊益猖獗七年賊夜入梧州城殺致仕布

政宋欽掠帑金以去時勳臣陳涇內臣朱祥俱棄城中環戍卒數千部署自守竟無敢尾其後者憲宗卽位集廷臣問討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因薦參政韓雍可大任上然之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治兵兩廣以都督趙輔和勇為將軍以太監盧康陳宣監軍成化元年七月雍至全州會湖廣西延苗賊為梗討滅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疏謂修仁荔浦藤峽羽翼當先剪之乃以永順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二百餘

級十一月至潯州分左右軍右軍從武象攻其北左軍從桂平攻其南雍與輔勇開府於振嶺以督諸軍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嵅紫荊竹踏艮胸古營牛腸大帖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于是奏設武宣縣東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為巡檢貴縣北山巡檢司以土人陸善正為副巡檢改周沖巡檢司於勒馬灘以土

人廖政為副巡檢靖寧鄉巡檢司于獻僚灘以土人任貞二為副巡檢大宣鄉巡檢司以岑扶寨為副巡檢大黃江巡檢司以陸明貴為副巡檢設武靖州于碧灘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設藤縣五屯千戶所以千戶李慶掌所事詔如雍議時賊黨尚繁諸司議留重兵輔不從遂撤兵還是年冬賊黨鄭昂等七百人復夜入潯州城又攻陷北流容縣民益騷然奏聞廷臣論雍等罔上罪上宥之四年雍以勦賊功陞仍慮後患上曰雍奏軍功又慮復聚功可賞也餘寇復聚地方何由寧宜責雍等督軍滅寇無狃小捷五年雍以憂去賊勢益張因從僉事陶魯議設總督起雍于家雍故峭直與內臣黃

沁不相能為所訐奏旋致仕去繼雍者漸以姑息弘正後諸蠻四出如入無人之境而峽以南尤甚橫江劫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陷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木蔳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為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卽掠殺之必賂乃免潯人為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初王守仁總制兩廣檄湖廣土兵誅盧蘇王受至則蘇受已降無事兵守仁亦欲以奇功自見陽議撤兵而陰圖藤峽先是各賊聞軍門檄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後聞散遣諸官兵無征剿意皆偃旗息鼓弛不為

備守仁寄署部伍四面攻剿賊敗退據險結巢官兵攀木緣崖仰攻之賊奔渡横石江溺死無數前後擒斬共一千餘名自是峽南稍平通志

嘉靖間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其下諸不率者且受其賂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猖獗其酋侯勝海以衆居碧灘爲亂指揮潘翰臣過聽土目黃貫韋香言誘殺之勝海弟公丁忿貫香等貪利已田廬遂糾黨大噪行殺城下丙申夏五月僉事鄔閣參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咏之參將沈希儀沮曰猺賊未易取須春水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遂以千人道潯州擊之賊先遁去斬一病者而還閣與繼武稱賊已斂迹請立堡戍曰從之希儀又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且又不聽六月堡成令黃貫韋香以三百兵戍之且詐以取勝海田廬不禁於是諸猺大憤恚邦佐又陰佑之未幾公丁集衆二千人夜襲堡殺戍兵二百餘人貫香僅以身免且閣悔曰果如沈子所料閣與繼武以啟釁罷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且請討賊上可其奏乃以兵部侍郎蔡經往代且戊戌春正月經集諸司度用兵可幾何時總兵張經對以不過萬人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嫌其太多翁萬達言於經曰賊爲備久矣輕進無功從沈言便會朝廷有事安南暫寢公丁等益横時出殺掠潯人苦之是冬萬達以爲言御史鄒堯臣亦贊之經乃會安遠侯柳珣定計以兵屬萬達監之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道之曰汝當死能擒公丁即貸汝不抵于法雄懼願效自贖萬達又佯謂公丁侁家誣之耳乃捕擊訐訟公丁者數人責其首禍公丁果遣人自列萬達亦佯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斯公丁喜益信雄會達巡他郡以其事屬參議田汝成汝成召雄中飭之雄乃紿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不中于上人令田公新來守何不自訴寃堡事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究狀汝成曰聞侁家述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破賊害者家出職公丁一市皆譁遊擊乔逮入繫獄遣雄諭其黨曰寃堡事公丁委罪諸猺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勿以一公丁自遺滅亡也諸猺翕謂事由公丁聽諭汝成遂械公丁磔軍門斬之汝成因言曰首惡既戮賊黨震怖我兵乘此時加之必成禽矣蔡經曰然遂料兵分左右進時張經議欲仍以兵勦之勿深入又欲舍紫荆等賊藪勿擊翁萬達持不可謂勦之必無功且損軍威令諸猺恣肆久不重懲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同萬達議蔡經曰峽南亦劇賊但今兵力不能併姑緩之遂檄張經議巳亥春二月以兵二萬五千爲左軍命張經統之以副使翁萬達監軍分六道進經部下指揮王良輔由牛渚

灣越武靖攻紫荊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二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溥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溥由白沙灣攻大昂小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文炳由藤峽攻大坑巢又以兵一萬六千餘人爲右軍命都指揮僉事高乾將之以副使梁廷振監分四道進乾部下指揮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綠上洞戚振攻中洞吳同章攻下洞以參政林士元及田汝成督餉以副使蕭曉紀功是月兩軍翼擊之賊大窘遂擁衆奔林洞而東王良輔以兵擊之中斷賊復西奔遇官軍諸路畢至奮殺賊一千二百餘及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羅連又斬首千餘級賊益窘賊黨有巧黠者號于衆曰往年據險結巢被官兵殲之今日不可再聚於是賊皆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持日久糧盡必速退會有言羅連山古所未至者賊遁深入不復窮追云時平安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亦據險非靖萬達等又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招賊黨二百餘人峽南胡姓諸猺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遂平翁萬達及田汝成乃共籌處猺七事獻督府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狠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欵兵以慎邊防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其所陳州治云者綠王

守仁既平斷峽奏行岑猛子邦佐罪令復武靖州知州後邦佐不率命殘虐部民爲甚又令提調三縣狼民亦被其害今邦佐部下多離心請改州爲武靖千戶所擇人任之即以三縣良民家之族隸焉議獄蔡經多採請於上行之捷奏朝廷晉蔡經職一級柳珣加官保諸將帥守臣等皆賞賚有差

古田

古田縣在桂林西百五十里界於臨桂永福義寧維容融縣間明初有湖北獞者由黔中入柳桂性剽悍其後寖熾日滋殺虜村落之間幾無寧宇弘治五年賊首韋萬賢等據古田縣都御史閔珪調兵討之兵至三厄爲賊所襲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皆遇害賊益驕居民轉徙僅存城內外三十餘家省城百里之外皆爲賊壘正德十五年賊入近郊殺指揮朱鎧官軍征之不克賊遂攻陷維容縣據西鄉托定洛斗諸村江道多梗嘉靖五年復征之失利殺指揮舒松等自是甘林地方歲遭鈔掠無敢復稱兵矣九年鎮守總兵官張經議立都狠各隘一十三堡募土舍莫崎領兵守之無何經改官土舍崎亦死兵日耗而賊愈披猖三十二年賊入靈川城劫帑金以去四十三年首賊韋銀豹黃朝猛等梯越省城劫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參政黎民衷死焉變聞副總兵都司而下各抵罪四十四年賊伏南郊誂詈虛

川縣事照磨曾傳掠其印案牘金始還是秋復越城至布政司及靖郎俱被敵退時烏夸內江兵食交訌都御史吳桂芳度其時未可輕舉遣古田守備卜禎典史廖元持文告諭之上四里獞聽撫下六里獞逆命如故因簡都督俞大猷爲廣西總兵官以討賊大猷作討賊二議用兵二議指陳甚悉隆慶初按臣朱炳如以大猷議具疏聞上俞之廷議征古田并設重臣不可因以殷正茂爲巡撫發內帑金四萬供兵需正茂至以僞事屬之方伯郭應聘以兵事屬之總兵俞大猷二公夙有成算遂別剿撫定屯守酌兵期度地形分析條縷繪圖以進正茂從其議乃會督府李遷疏陳可取狀徵諸路土漢

兵凡十四萬人分爲七道大猷度諸兵將集遣把總王綱領募卒分屯牛何三厄以扼要害大猷入縣申以文告別其順逆傳檄各兵約期並進連破東山鳳凰大巖潤木滌里古城數十巢賊勢潰奔合潮水巢據極巔大猷統諸路兵合擊之賊殊死鬬相持十餘日大猷陽分兵擊馬浪諸巢而密令死士三十人乘雨夜出賊不意伏山巔黎明銃發賊衆驚潰馬浪諸巢相繼俱下大猷復分兵擊碎江金寶頂涼境天井理定甫鄉諸賊以五年三月班師凡擒斬首從賊七千三百有奇餘黨撫定捷聞陞賞有差先是正茂購豹猛二賊千金獞人黃金線等誘斬黃朝猛首以獻銀豹計令其黨爲獞人狀

貌類已者取其首及豹皮帽佩刀獻之後知其非眞檄知縣唐鼂中等密捕之生擒銀豹乃檻送闕下磔于市督撫二臣用大猷議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韋顯忠羅永山莫羅領常安桐木富祿三鎮土巡檢職事世守其地立古田守禦千戶所陞古田縣爲永寧州設兵備參將各一員覈諸遺田三萬一千九百餘畝分給諸兵且耕且守未幾銀豹餘黨韋狼要者以其黨叛都御史郭應聘檄副使鄭一麟購狼要擒之餘黨盡平于是拓城興學闢荊通道獞人至遣子就學而永寧之民始獲安枕焉

陽朔永福

由桂林以南爲陽朔縣由桂林以西爲永福縣乃府江右江咽喉也二邑叢岡環亘民夷錯居若陽朔莊頭鬼子金寶頂諸巢逼近府江永福理定邊山諸堡距古田尤邇自古田煽亂江道爲梗二邑諸巢無不響應者明嘉靖初賊剽村聚掠幣金陽朔令張士毅百戶曹恩俱爲所害都御史應檟命都指揮鍾坤秀戍其地而僉事茅坤兵備府江密陳其可討狀應檟從之因部戍土漢兵擣其穴破鬼子莊頭等一十五巢斬獲四百餘人賊勢稍戢其後古田賊燄熾隆慶五年撫臣殷正茂檄總兵俞大猷大征古田賊殲焉遣指揮曾用賢擒斬陽朔賊三百餘人設金寶大水田二堡分兵守之亡何賊首

廖金溢復嘯聚堡兵單弱不能制萬曆元年古田賊韋狠要叛廖金溢等乘機應之鬬大水田堡殺哨守千戶楊繼宗邊山諸巢叛者四起據海灣越理定殺傷官兵尋復與上宋托定賊襲殺雒容尉勢張其時撫臣郭應聘檄總兵李錫大征懷遠密召兵萬人分戍近地應聘謀之憲臣吳一介曰陽永密邇省城輟西師以專事於此固不可然緩之亦非計今諸賊聞王師西行必不吾備度諸戍卒可萬人乘其不意擊之誠便遂會督臣殷正茂屬一介視師而先事陽朔萬曆二年春一介分諸道兵會金寶頂大破碎江右隘巖塘凉境廟門猺山諸巢誅首賊廖金溢廖金盞等俘獲一千二百五十有奇未幾懷遠賊平一介密遣把總李英俞永福諸巢賊弛不爲備應聘復檄李錫撤懷遠之兵潛攻永福連破海灣白竹黄果思位及黄源六斗諸巢所至披靡共俘斬一千二百四十有奇遂議分兵屯守陽朔縣金寶頂週龍翠屏傘山各堡共戍兵三百九十四名永福縣大嶺陂角堡共屯兵六百四十七名海灣等堡屯兵二百一十名覈賊田一萬一千八百一十畝給兵且耕且守復設哨舡三十隻分番哨護以爲常（通志）

府江右江

府江上接灘水下達蒼梧爲廣右咽喉江道綿亘五百餘里兩岸諸猺獞依憑險阻時時出沒東岸連富川賀縣而北抵恭城西岸連修仁荔浦而南抵永安東則有上中下古折及桂冲石崗黄泥嶺葛家崗諸巢西則有大小黄牛大小桐江及磅礡象磯馬尾冲蓮化汀等巢而朦朧仙迴高天水滩二崗與五指白竹之巢皆爲羽翼江介諸嶺深箐叢翳白晝晴聚猱升蛇伏一遇餘皇鈎而掠之急灘之間幾爲髑髏窟其最强者連藤峽倚溪崗縱橫郡邑明成化初都御史韓雍在藤峽先破修仁荔浦以剪羽翼共斬獲七千有奇雍既旋師賊復蜂聚都御史朱英下令撫之立山猺老李公善遣子投欵乞復縣治爲編氓時參議謝綬在行間議城立山遂以其地爲永安州而陽朔鄰邑諸崗亦以次就撫矣弘正間賊首韋萬等圍永安州流刼府江指揮張啟爲其害都御史閔珪陳金後先興師討平其黨嘉靖以來賊復猖亂賀縣黄崗巢倪仲亮鄧艮朝等聚衆剽掠僭稱名號都御史張岳集兵破之黨與悉平隆慶初荔浦永安之間反者四起都御史譚綸檄總兵俞大猷盡進剿計諸所籌畫甚悉會綸被召而大猷亦奉檄東征事遂寢逾年三崗賊攻荔浦縣城破古架村兵民被戮者無算西岸仙迴諸賊圍永安州復要執知州掠其印要厚贖始得出當是時道途梗塞城門晝閉永安修荔幾至陸沉庚午冬古田師興議者謂府江患與古田等宜乘兵威并及之都御史殷正茂是其議迨師旋則春深水漲

兵不可舉而鹿灘龍頭磯諸賊益肆傷人掠貨不可枚
舉事聞兵備副使陳其欒坐貶官是秋正茂還總督以
方伯郭應聘代巡撫正茂與應聘決討討之乃徵漢士
官兵六萬以六年十月水陸分道而進三崗兵克古西
巖口木魚青龍諸巢西岸水兵克太平古目馬尾鹿灘
仙廻諸巢東岸兵克黃崗古欄水濉河冲諸巢賊大敗
追及南源雞籠山復破之凡擒斬首從賊五千一百有
奇俘獲四千餘名目萬曆元年乃議城昭平設縣治復
添設參將開通水陸諸道其各土司官上中崗屬之名
色把總齊凱領田一萬三千八百八十畝有奇下崗屬
之土舍覃文舉領田八千六百六十畝有奇東岸屬之
土族岑仁領田一萬五千二百畝有奇西岸龍頭磯諸
兵領田五千一百九十畝有奇仙廻諸兵領田八千二
百六十畝有奇永安高天古帶諸兵領田二千二百畝
有奇各畫地分界設堡戍守是年冬陽朔碎江賊廖金
瀘等起南源殘孽復陰助之盤古西巖目據峰門山灣
應聘發兵援之千戶張世勳衛鋒手刃三賊被創死各
兵斬級二千餘顆奪復峰門應聘復檄參將王瑞統兵
合擊之遂破山灣巢南源賊首周公樓等願自縛請降
移兒棟兵于山灣分屯諸田據永安扼塞守之復遣總
目覃滿等破榕崗諸巢即以滿領其田上中崗獞目楊
九昌等相率投招願輸糧編戶府江悉平適

兩岸及三崗皆府江獞北二北方則猺皆右江獞也正
德中府江諸猺為粵邊患制置使陳金嘗請兵擊破之
兩北三北五獨征伐未之及及征伐則自是歲始也而
是時右江諸獞生齒益繁前是東岸獨平樂西岸二洞
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崗盤絡為猺獞淵藪於
是江上諸偷益皆倚借為黨援目與府江西長楊公滿
甫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峰門南源
諸所號永安知州楊惟毓已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
周瀲軍令朱銓鄧尉二十合岑文太學黃文瑩及兵民
以貿而還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九最甚歲歲與東歐
西甲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為刻馬
賊常陳兵走東鄉縣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
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已略來賓所千戶黃元皐家產殺
士史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已殺明經諸生王
朝爵周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蒲伏道左
奪道左諸通使行李李副使鼎會事多受其禍君頃之
南四道逃脅集明甫及其子十餘人於拱右江謀為報
復計乃鹵武宣諸生朱如銀揚揚驅馬騾千餘來於是
焚大扈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舍舍人張剛佐史
周于義遇行間諸猺執而繆之奪其所持牒旣置郵置
郵無敢晝夜行道上多不得以文書相往來是時兩江
守巡使劉穩沈子木李文紹告于撫巡使郭應聘制置

使殿正茂後先以其狀詣是歲隆慶壬申冬也乃以李
錫爲大將軍而屬參政劉直爲督漕使按察副使余柱
鄭茂皇道南爲監軍使龔大器劉廷與爲紀功使期十
月十五日十道並出而是時諸土吏韋文明以東蘭部
兵至趙邦與以龍英部兵至岑紹勳以泗城部兵至莫
之廢以南丹部兵至岑墀以歸順部兵至黃恩以江州
部兵至黃瑚以向武部兵至太錄以田州部兵至岑濤
寶以武靖部兵至黃有瀚以忠州部兵至黃允章以上
林部兵至王吳黃正以思恩部兵至馮紀以都康部兵
至韋龍以鎮安部兵至羅世璟以那地部兵至鄧承印
彭大武以永順部兵至岑世與以上映部兵至岑新松

以湖潤部兵至黃一貫以遷隆部兵至黃鎮以安隆部
兵至於是工世科提東蘭泗城永順安隆湖潤兵攻古
西巖口破之斬首捕擄二百有四級復攻平滿高龍破
之生得八人斬首五十四級餘黨奔入笋山古造凹山
爲巢泗城東蘭兵搗戰斬首三百五十三級巳疏捕諸
山斬首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雞籠山巢追逐斬首
三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楊錢甫楊
公滿楊朝孫楊扶豺莫扶金莫扶楊等首三百六十一
級錢鳳翔提田州忠州龍英武靖遷龍兵攻東岸黃洞
古櫂櫺岗破之生得黃公誠孫公章斬唐義婁唐會婁
袁婁沈婁首一百一十二級攻黃泥嶺水滸洞生得黃

公送斬首一百二十六級疏捕何冲黃家冲斬首二百
一十級餘黨奔入倒流苦竹蒲巖諸山追及斬首四百
一十六級王承恩提田州兵擊龍巖破之斬首一百二
十二級奪獲被虜二人復提思恩鎮安都康兵擊西岸
馬尾及勞碌黃牛諸山破之斬周添邸鄧邑潘滿婁
盤賤婁鄧邸等首一百二十一級餘黨奔入仙廻高大
古帶諸山疏捕仙廻西岸生得四人斬首一百五十二
級守備皮仁生得一人斬首二百八十四級進攻高天
泗城兵先登斬首一百二十六級我兵創五人餘黨悉
遁追亾逐北至古河中斬黃公東等百七十一級復疏
捕西岸斬首二百一十一級並能提歸順南丹那北上

林兵擊太平古月馬尾破之斬雷公奉王公壯等首一
百四十一級奪被虜一人復攻唐冲彪灘破之斬首
百一十七級田義凌文明提向武江州奉議上映兵擊
南岸破之斬鄧婁等首百一十七級復攻南源雞籠仙
廻高天斬首捕擄一百四十一級是歲爲萬曆元年春正
月也大率斬首凡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獲凡四百四
十八人奪獲被虜凡三人牛馬凡二百二十三頭器械
凡二百一十有九前是給事中梁問孟上書請征兩江
諸酋欲相度先後機宜以行於是右江備兵使沈子木
移指揮使韋琨扁神令奉檄入北三北五宣朝廷威德
趨歸降會峒老韋法真等同原虜來贖還江民蒙擴蒙

葛眉等具盟誓請備兵使所願歸所奪田輸賦請以漢官式臨之當事者具報可於是蒙演等得自新而李艮臣李純唐鍊先後為巡按御史具得其狀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並奏于上下本兵議尚書方逢時議覆奏詔賜殷正茂金五十兩表裏二進郭應聘秩一等廕一子入太學李錫秩二等皆予金三十兩表裏亦如之巳撫巡使及制置使大會布政使楊成參政胡直李鳳按察副使高察僉事霍與瑕江圻為善後六策以上上皆可之前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猺可為諸獞所奪頃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歲稱職如真始與

襲世世勿絕乃於東岸木蓮復麗壁市而與嶺逕足灘為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於西岸仙廻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於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崗於上崗古西復峰門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厄峯門盧仙大兩兼覗中崗於下崗東練復南源為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衞萬戶或千夫長百夫長一人兼覗邏司事稱職亦令得世守土是時左江以潯梧參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及桂平諸武吏悉以屬之歲時參將得提兵巡徼昭平荔浦之間殷殷不絕也于是西岸通

五道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又自仙廻達古瓶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獠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木蓮自木蓮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白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由此兩岸皆孔道矣初府江自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遙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勤馬江沙亭諸縣今皆獠獞窟穴矣乃于平樂之昭平馬江建縣以昭平占龍平地遂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廻上司大率賦糧二千六百八十餘石大司農請于上於是賜縣名曰昭平屬平樂

贊曰昭平故古龍平地也以余所聞故縣印尚封府庫今幸縣其地此非陛下威武所變化能至是乎然而大將軍金規石畫亦不可不謂老壯兩岸三崗皆改復土可以漢兵七千人戍守之皆令其受法漢吏志念蓋深矣哉曩從府江至梧州五百里無縣今冠蓋相望於道唯恐輶車之行遲也瞿九思萬曆武功錄

雒容柳城永寧

雒容縣治故在白龍巖明天順間燬于賊邑民奔米崗居之後即山麓甃為垣湫隘幽陰甚弗稱距古田常安鎮僅隔一水正德末古田賊攻破之嘉靖初稍修復城中僅茅屋百間募令殘民居之而官吏皆僑居柳郡遙

示約束隆慶初大舉古田帥集兵糧于雒容寧縣事知
州余涵始創公宇時古田賊多遁洛斗及附縣諸村當
事者議幷加兵有老人莫止等素通賊斧以情告賊懼
投止等賂涵爲請軍門得遁誅先是賊妻子不畜半居
城中止等乘兵威脇之邀厚利及兵退求賞弗獲始與
縣民爲讎無何涵轉官知縣邵廷臣來代知賊反側議
復縣城于白龍巖避之守巡官以役鉅費艱議久未決
廷臣旋以憂去諸賊糾永寧遺孽韋狼要等時時噪譟
向柳城上油峒與諸巢相聯絡爲之淵藪萬曆元年衆
懷遠師都御史郭應聘慮雒容城守單弱召上林縣兵
一百名協守賊稍戢通志

韋狼要永寧酋長韋朝義洛容酋長也先是獞人黃銀
成與狼要有隙相讎殺而常安還司欲窮治之於是狼
要椎牛齊合永福陽朔碎江諸獞攻劉鳳鳳理定大木
田射千戶韋繼宗宗中流矢死碎江諸獞走荔浦山巖
狼要走右江皆招致獞人會指揮徐民贍兵捕服道左
執狼要獲與語兵備使莊國禎餘黨馳還乃請于制置
使殷正茂臺御史郭應聘御史唐鍊郎以羽檄徵田州
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御將王瑞王承恩汪
可大凌文明康仁往而以參政使吳一介監之是日郎
提兵馳茶溪鏖戰王瑞斬廖金鑑廖金蕊韋銀花韋狼
花韋狼相莫伯雍等首凡三百一十九級汪可大生得

黃朝鮮斬莫鑑從莫良行等首凡三百有七級王承恩
斬首捕擄凡一百八十有一級張世勳疾力戰劍斬一
人勳亦有金夸死凌文明斬首捕擄凡一百二十四級
康仁斬首九十五級大率斬首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
獲八十一人牛馬四十頭器械九十有五紿書黃衣一
襲時癸酉秋八月也先是月正上元托定洛斗與右底
上油諸獞聯洛容令邵廷臣以歸養去尉謝漳行縣事
於是獞人韋朝義等夜半直擣漳所鼓噪竟殺漳漳死
奪其印符而去是夜指揮使朱昌胤與土巡檢韋顯忠
並提兵願與諸獞決戰昌胤斬首一十二級顯忠斬首
二十一級我兵傷一十一人諸獞皆逐走而禪將文斌

張汝能胡德忠追以逐北生獲韋朝義單一官等凡八
十二人得縣印一顆于是守巡使莊國禎沈子木李文
績皆移都御史而與總戎李錫決策往征矣而是時王
瑞爲一軍軍永寧以往右底上宋諸巢崇文凌文明康
仁爲一軍軍永福以往理定海獠諸巢亦孔昭爲一軍
軍洛容托定洛斗諸巢楊照爲一軍軍柳城以往上油
諸巢而錫以中營居理定江期二月二十六日四道並
出於是永寧軍擊右底上宋大盤人心駭諸巢先登破
之生獲單狼印斬單金鉢單令倒單台長單銀郎等首
凡八百七十二級永福軍擊思位狼家諸巢鄧敵先登
破之生獲羅仁周丁朝傍斬莫扶頂韋應寶羅文朝羅

公盤覃朝倖等首九百七十二級洛容軍擊托定洛斗理伏川巖諸巢先登破之斬首捕擄陶猥令陶猥洪羅道章陶長陶定陶命總羅道卯羅顯揚陶朝漢等四百八十二級柳城軍擊上由上良里甫諸巢郤敵破之斬首五百一十一級大率斬首凡二千八百二十八級俘獲凡二百二十一人奪獲被內凡一人牛凡五十五頭器械凡二百八十有二青稍凡五本關防凡一顆頂之制置使具捷急使使者以十事下大司馬譚綸於是先賜郭應聘金二十兩表裏二李錫金二十兩表裏一自是之後御史李來其助殊而永寧洛容後先斬首捕擄凡四千一百五十二級上有詔遷殷正茂爲兵部尚

書兼副都御史郭應聘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李錫陞秩二級李文續等陞秩一級金錢皆有差先是御史唐鍊奏上史泗州則岑紹勳歸順則岑璀鎮安則岑農承順則彭永年捷凡二百以上南丹則莫之厚東蘭則韋應龍那地則羅謙範保靖則彭養正捷凡一百以上下雷則許宗廕龍州則趙應龍英州則趙邦興上峽同則岡長許世興忠州則黃有朝思明則黃思降永順則彭大武鄭承印上林則黃允章安隆則黃榮下石西則閉文經五士則覃文顯黃正黃誠砙觀則官族皂寬捷凡一百四十四級上乃賜岑紹勳等金十兩次之彭等金十五兩許宗廕等金十兩正茂乃上書辭爵賞

以爲此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臣等何敢以爲功上嘉賚如初其後大扈諸村喚獞黃朝貴黃金鼎復齊合謀之陽七村柳城之上油都西長覃金石孫等號爲萬餘人聲欲大入富禄鎮副王世科等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及從賊首凡五十八級綜其實大率不下七百人也始洛容自萬山中而遷北一帶依山無城郭令皆寓郡城以爲治而縣之爲縣廢棄幾六十餘年矣僑令余添寄請遷於白龍巖毀以慮四千六百有八兩甚矣其請於保治之規也

賛付余問洛容城址僅六丈不下二十戸而縣尉謝淳以盟騎巡徼萬山中可謂壯士及韋酋發難竟受金李

而死死事封疆誠封疆之臣哉然洛容永寧之捷幾至五千大將軍功豈不偉與於戲永寧得陞爲州不畝乃復爲獞害今何如矣蔣鎮貝功筴

粵西叢載卷二十八

粵西叢載卷二十九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太平兩府通判汪森編輯

懷遠

懷遠在柳州之北與湖貴靖黎接壤猺獞狑狪蟠據最
繁而號黑猺者尤獷悍宋崇寧中古州蠻納土號懷遠
軍尋改平州尋復廢明初將軍吳良征蠻降古州尚因
割融縣金雞鄉益之列四鎮置縣治于潯江融江之匯
顧地形崎嶇弗稱附郭左右猺獞環居之三甲民遠處
諸猺外民無固志正統初賊首韋湖振等聚黨千餘殺
諸邑聚報聞上命撫之耳成化後僮入融縣板江諸村
據之當事者置弗問嘉靖間知府江滿乘馬平征師之

便自將征之失利賊勢益張遂破縣治知縣希恆懷印
出匿自是城郭爲墟而三甲遺民僅延喘息縣官惟僑
居府城通志

懷遠柳州屬邑也居右江上游旁近楚之靖綏貴筑之
黎平爲諸猺所竊據懷遠故淪沒數十年隆慶初征古
田幸大捷諸猺皆讋服於是懷遠令馬希武使楊官朱
萬世召猺老加仲才等曉諭以禍福欲城縣仲才曰幸
甚敢不如明府約久之令果往猺獞群輩數千百人皆
郊迎令望見令至大驩皆叩頭不自意得復見漢官儀
誠願編入版圖歲時輸賦役如編氓今請至唯令所左
右希武猶豫久弗決仲才等乃指天日埋石歃血以盟

希武既到縣具如諸猺所請以撫處文牒移兩臺因郵
置以聞上幸報可於是分守使李文續分巡使沈子木
使柳州推官高日化洛容知縣鄧廷臣行縣而希武及
經歷余見典史陸錦鄭鵬徐仕科邏司鄧元先巳治茅
爲廬然後建城郭衙舍倉獄也前是希武與稿黃大地
太平河裏諸猺約約建城縣請以三十金擊牛酒犒諸
猺項城工過半諸猺請牛酒希武堅弗與諸猺以爲令
食言皆大怫其意而去當是時諸猺常以易米往來城
下城下諸役夫曰以女等先時擊破城今乃累我衆妹
甚我衆必厲兵秣馬待一日城成盡殲夸欣衆而後吾
等始愉快可知也稿黃諸猺皆疑畏有畔去意又希武

新政尚嚴急諸戍堡兵縣盡罷斥之反趨召降起兵兵
至躬自騎馬走城上且莫鳴金鼓銃砲如雷諸猺聞皆
愈自疑以爲曩役夫告我今果然由此縣中口語籍籍
多有欲先縣而發者矣希武不知諸猺故乃提槖鼓督
責諸役夫益急諸役夫相與議曰建城實欲利賴我奈
何徒爲我貽禍乎以伺希武行城上視城著頭廬見方
嚮呼夾道而馳會猺中一童子至望見令直前左右呼
之曰走童子弗走令大怒縛榜服之加笞數十遂死前
是稿坡頭板江諸猺巳痛令入骨髓至是大會稿黃大
地太平河裏猺人乃謀曰即城未就尚管殺我子男如
此果如役夫言城成殺我無疑計莫如先殺令期且日

舉事爲諜者所覺徼以告令令弗信楊管諜者日日諸
猺乃帥數百人由北城入諸役夫皆欲走令呵止之猺
人乃以鳴鏑射令若尉而馬希武及余覓陸錦鄭鵬徐
仕升鄧元皆中流矢元竟死希武失印傷兵大龍等
一十七人時隆慶壬申冬十月也制置使殷正茂以書
奏上有詔罷李文繪等俾令待罪於是大將軍李錫急
使參將王世科爲左將軍軍禍黄大地參將錢鳳翔爲
右將軍軍太平河裹單會長安鎮並出以何稿貴太平
乃與丹陽鎮猪肉田寨焦化諸猺以虛數千人治舳艫
數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落鄉兵鏖戰斬首一十
九級生獲五人諸猺皆且角平棠洲鄉兵翼而圍之擊

舟舟湛流溺死者以算獲舟二十艘長安鎮還使周大
有以其捷來告我兵乃鼓行至板江約自東岸直擣懷
遠會大雨雪自人日至二月中連旬弗開爲按兵不敢
動朱萬世得縣印來獻是時猺人皆來自貫筑及黄土
紋園狑獞與三甲蠻民鐵甲勁弩皆其長技我兵水行
則逆流而上陸行則羊腸鳥道甚崎嶇迴遠不可度所
過道上又皆猺巢常自言阿猺得守險漢爲奈我何制
置使洞知諸猺獨甚楚不順鈎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
三道移所在撫巡使於楚則趙賢於浙則方弘靜於貴
則蔡文徵鈎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
以二月計之費以五萬餘巳大會撫巡使鄧應瑞御史

君錬屬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參政使吳　介李鳳
鄭茂副使劉廷舉徐作參議高則益僉事夏道南江圻
參將王世科都護許文及總兵李錫議先使使者招徠
白果諸猺黄土諸獞青棋大脩諸猺令歸降以防連冊
之患然後擊太平河裹四港牙寨禍黄大地吳江港諸
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游皆助猺
爲虐而古田上宋酉長韋銀要亦與其弟韋銀金角石
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時癸酉冬盡矣於是韋程
兵由柳州出永保兵由靖州入會則分爲七軍以錢鳳
翔軍坡頭王世科軍縣北楊照軍縣南亦凡昭軍板江
鈞國賢軍湖兵而以李錫爲大將軍營居中兼督大榕

江軍聽潭二水軍而以副使沈子木監之莊國禎紀之
而知府許嶽熊爌彭文質陳于佐張宏候國治同知王
任爵騰鳳陳所學通判蕭時中朱成武蘊編文推官高
日化知州張樞同知王恕判堵穉知縣黄嶔王一岳李
那仁趙宜吳鎮陳宗堯余光祐楊春煦皆聽調度是時
辰沅備兵使史嗣元備綏寧而貴州撫巡使躬驗永從
則十二月朔四日皆進至板江會諸猺以木石塞江灘
拏聚黨千餘舳艫百餘艘計欲拒我兵望見我兵水陸
並攻皆股栗盡反跡走我兵遂拔木毀石而入大破之
連拔丹陽黄花中團田寨古丹洛呆火燒合水諸巢斬
酋長榮才富吳金田等首百二十五級餘黨數千人皆

犇入丹竹楓木開據射箭阻絕澗以爲險殊死戰我兵攻巢先登斬首四百二十二級殺賊衆旂鼓越大狼嶺而遁復聚天鵞嶺我兵追亾逐北直搗天鵞嶺至七圖四寨腮江巴尚諸巢生得酋長隆扶羊斬王伯牛翁等四百四十三人奪獲風紀輯覽諸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物復進兵攻大藍公和唐朝山諸巢而犄黃大地及板江田寨衆聚郡鄧大山固巴數千餘矣我兵御敵斬于弟保等首一千有五級餘黨復犇八寨列重柵堅壁而守矢石如雨我兵乘勝先登乘風縱火焚木柵斬榮田師等首千二百九十級主簿李材提撫猺兵助戰斬首五十九級通志云諸兵逐逸賊望大巢長亘數里崖壁嶄絕以合圍大木列爲壘環之撫剿云上猛籠七寨也諸猛猾自猛官猛王急則入寇其地官兵攻之賊殊死鬬矢石如雨下有數婦裸體揚箕鼓牛羊犬首爲厭勝術官兵砍擲直上四面舉火烟焰蔽天賊大敗積屍斬賊級及燒死者無算獲賊僞官錫牌及演禽決戰妖書自癸酉十二月至甲戌春二月大率斬首捕擄凡三千三百四十四級俘獲男婦凡二百六十三人奪獲牛凡四十九頭舟凡八十六艘盔甲凡一百九十有六槍刀牌弩諸器凡一千七十有奇事聞上賜殷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遷郭應聘秩一級賜聘及李錫趙賢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方弘靜蔡文金十五兩諸土吏恩明則黃承祖東蘭則韋應龍南丹則莫之厚那地則羅忠輔泗城則岑紹勳歸順則岑璀思明則黃恩隆江州則黃恩隆英州則趙邦與龍州則

趙英忠州則黃有瀚武靖則岑靖寶上林則黃允章下石西則閉文經永順則鄧承印彭大武彭永年上映峝則許世興下雷峝則許宗蔭湖潤峝則岑壽松鎮安則韋農恩恩則覃文顯徐浩韋顯威黃正黃承祖潛承紀王觀韋寬遷隆則黃一理安隆則黃榮保靖則彭養正鎮溪則張寬於是上有詔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宗蔭等金十兩始尚書譚綸請曰上幸賜諸土吏金錢甚厚諸土吏戴天子恩德如覆載自今有如不可知一日以羽檄徵兵務以梟騎應聲而至乃足徵報稱十一二不則請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諸土吏曰敢不如約于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甸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湰波浪塘堀屬武洛獅人猛團七團屬韋韓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猛籠鄧勇尼屬中猛籠稱黃大地屬下猛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瀨大田蘆屬浪溪獞人邊田板僚屬寶江獞人板江猪肉屬魚樓獞人河瀨蕉花屬背江獞人大田蘆及下猛籠皆互相約束矣前是諸當路議兵防欲改萬石宜長丹陽爲上巡司巳欲加守備一人巳又欲於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崗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加傘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弄田金寶頂爲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畢定羊背遇龍翠屏諸堡皆加兵爲壘且耕且守故事東

蘭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省會項自古田發難當事者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諸州曰我故有梧州之戍已甚奈何將軍又戍我乎自是之後鎮安及湖潤為一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映下雷為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為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為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遷隆尚為一年龍英及忠州為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皆以撫巡使郭應聘請也

贊曰余觀猺獞長技不過鏃甲勁弩已耳至無所畏畏狼兵及鉤刀手而殷司馬以為猶鼠之畏貓也然戰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狼兵及鉤刀手皆故屬土吏

然則土吏奉約束而後吾制猺獞始有兵耳粵乎粵乎而猺獞常什六七此誠當宸聾之令加畏奈何常倚重此屬為兵哉萬曆武功錄

是時議改縣治于板江四年猺復叛戕把總李材于坡頭壁寺毀板江堡縣竟弗克成自是縣官仍寓融城若寄公然六年賊復攻長安鎮官兵敗之賊舟覆溺死者無數萬曆十七年知縣蘇朝陽入箐開諭群蠻下册陽而遷邑焉城郭學校煥然一新命滿木椗稗販繈屬自是而諸猺翕然嚮化矣通志

岑溪

梧州兩粵之會也其地崇岡盤谷延袤相屬往往為猺獞所盤踞而岑溪尤甚岑溪之西北有上七山下七山介于蒼梧藤縣間有不田黎崗白板孔窗等三十七巢東南為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園古欖魚修白磏等百餘巢與粵東羅旁相聯絡賊據峻嶺高可摩天山徑崎嶇僅容側足叢林修樹環數百里無日色賊上下山阪若走丸我兵乘之竟不能尾其後賊生長山谷如虎踞穴客兵至不耐其水土瘴輒佼之賊據山上伏樹中望我兵如數一二我兵惟一小徑可行賊旁伏藥弩中人立斃我兵望之輒欠且而却蓄憾之弗摧而任其跳梁叫號也久矣弘治年來四征不克嘉靖初七山賊唐宗欽等煽亂都御史陶諧集官兵討之時居民多為猺

耳目者師出無功賊滋益橫三十二年都御史應檟密部署諸卒假以征西為名乃潛入七山賊棄巢奔我師圍之賊多燔死者遂全師返七山諸酋自是少戢而六十三山賊其桀驁猶故賊謂官有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益一二百年來未有搗其虛者時粵東羅旁賊方熾橫江截人而岑溪潘積善容縣劉德厚等俱為羽翼益鴟張無忌萬曆初都御史凌雲翼舉兵征羅旁盡平其地聲言移兵岑溪潘積善恐自縛詣軍門乞降而德厚亦投容縣願約束諸獞民為編戶乃議設參將府于大岡統兵千餘名參將以秋冬二季駐節練兵數北科鎮田三千六百餘畝招獞人頭目華月統耕兵

三百名耕守其地設連城北科七山六峝諸領分兵列營統以指揮千百戶自是賊人帖服時募兵皆粵東勁卒頗驕恣領兵偏裨與縣官爭道參將王德懋不能約束各兵遂入縣治掠帑金以去復越左江大肆屠戮軍門撫之戮其首惡九人由是議罷客兵用土著冀時徵卒屏除幾盡岑人故脆弱不習擊刺諸應募者多田家子所守營壘距其家數百武而近官按籍稽之人人在伍焉首鼠遊即宿私家壘則星列兵則鳥散有一二在行間者不過衣短衣持鈍刃與無兵等耳稍日韋月所招耕兵初稱精悍後漸以耗散翔稷簋笠不能滿二百人而老弱半之時參將往來大同練諸村官賊尚少戢

二十一年有參將吳顯忠者足跡不入岑溪而時脧削諸鎮官鎮官索諸偏裨偏裨索諸部伍上下交爲市而兵制益蕩然矣二十二年冬賊瞰我無備日出剽奪鎮官稍以法繩之擒其首惡戮於市諸酋遂結約圖報復而值大祲粵東亡命浪賊數百潛入七山啖諸猺啗以厚利謂岑溪可旦暮下即帑金如取之寄耳諸猺頗善其策又有乾廟村猺人素悍奪黎崗沙田猺人欲甘心焉顧謂諸浪賊吾欲釋憾於乾廟若其爲計浪賊曰此易易耳遂于二十四年正月假作村官諸役持官文書以迎參戎爲名猺人不虞也借之宿且飲食之諸浪賊因鼓起內外夾攻乾廟一村俱被屠戮無遺者猺人遂

決意反日侵諸村自廣邑民一日四五驚縣官警報日夕交馳督撫二臣因發梧戍卒數百連夜入岑而檄總兵童元鎮董兵事元鎮故爲梧參將守岑溪者二載諸酋長若潘積善陳三峯韋月皆庇其宇下願効犬馬力因命諸酋撫猺人諭以禍福六十三山諸猺初猶徘徊觀望至是多受約束開携男婦入謁縣官勞以酒肉無不頓顙者亡何參將某馳檄之岑而掌文者以勒北科爲詞北科猺方就韋月聽招見檄大怒曰官家誑我遂與七山孔亮山賊合謀攻殺韋月燬大崗參將府其勢益以猖獗督臣陳大科撫臣戴燿僉謂此賊宜速芟毋令滋蔓遂調兩粵兵八千餘人以副總兵孟宗文陳璘

參將吳廣李風守備黃鍾分署諸部而以童元鎮總之諸所籌畫參政洪有復副使林廷陞實後先焉復命總兵侯國弼調土兵可萬人爲役勁撫臣即移鎮蒼梧申飭令懸賞格人人競奮矣時募兵先集賊見兵至伐大木塞道環布籤發我兵陽督諸役闢道而陰從小徑登孔亮山賊據高疾鬬弩矢如雨兵士將前而却參將吳廣即斬一卒以狥諸兵大奮火銃齊發賊扶傷走諸將分道追之賊迎戰復敗初賊謂六十三山王師所不加不虞今日之涉其地也遂人人震恐望風而潰追至魚修白慄役大破之賊潛遁于車灘我兵乘之賊溺死者無算亡何侯國弼統土兵繼至窮搜諸穴賊殲焉計

前後斬賊首從共一千一百有奇俘獲四百有奇遂班師還撫其餘黨八百餘人因從兵道張文耀議更將募卒伐木通道而會參將李鳳以疾歸以參將吳廣代之諸善後籌畫俱次第舉矣紫溪集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宋武諸獞

譚公柄北三酋長韋宋武河塘酋長也而北三別號劉馬賊其技長於治弩弩頗毒發必能中傷人每一出常百十爲羣自弑土吏黃勝以來歲歲爲邊患若戊寅夏公柄與韋三層韋三丈等常以二千餘人出企鳳山魏龍塘而韋宋武亦傍江結壘當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獞永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獞永福有廖勝朗良快之獞羣輩爲姦阻山公行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執良獞莫東玉等郡縣皆儆戒道路不通先是萬曆初恩及長官司被獞常退與地可三里以何㕭咳寨寨酋長藍公滿等欲執土吏黃如金盡奪其土司如金乃以其狀告于恩吉參將王瑞頃柳慶參將倪仲化遷來指揮孫世寶永寧百戶陳維翰皆後先請于臺御史吳文華於是軍書移制置使麥雲翼大會於東蘭那地面冊之間是日郎以羽檄屬分守使吳善分巡使陳俊徵永順白山諸土州州賦兵三百人及狼兵營堡諸兵皆馳大巖上平橫山㕭咳等巢期諸軍聚河塘㕭咳爲營一時至者四面前是臺御史郭應聘嘗欲請大兵往勦之五載弗克公柄等以故益憪然自河塘㕭咳之兵一出恐公柄等不得旦莫偷生也亾何北三諸酋願以所占據遷江所屯及被鹵諸生口獻將軍遂班師

贊曰北三之戰余備得之臺御史所題知耳其後竟以自縛得免北三故接北五八寨可通東歐皂嶺橫亘恐失今不治猺獞益熾它日足爲遷來所害患豈此間耶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甚哉柳慶之間如嘗味乎其言也萬曆武功錄

十寨

十寨舊稱八寨曰思吉曰周安曰古卯曰古蓬曰古鉢曰都者曰羅墨曰剝丁後益以龍哈㕭咳爲十其地東連柳州三都皂嶺北四諸峒西連東蘭等州及奠江諸峒南連思恩及賓州上林鍔盤淥毛諸峒北連慶遠忻城東歐八仙諸峒周環五百里故遷江八所屯及上林二里民地賊據日久寨各千餘人扼踞險要鷙悍難制明成化初參將馬義討之無功殺同行軍士寥以捷聞正德間思田多故諸蠻益恣嘉靖初盧蘇王受叛以尚書王守仁督粵師守仁討撫蘇受令以功贖蘇受亦欲立功自効遂潛師分道擣八寨諸巢兵破石門賊始驚覺遂大奔潰官兵乘勝追躡共斬獲一千九百餘級因議移衛置寨未及行而守仁以病歸不數年猺獞如故

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及龍哈咘咳
右江號爲十寨隆慶中制置使殷正茂擊破古田卽以
檄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
慶藍公咯羅公印黄公遨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八寨與
龍哈咘咳號稱十寨十寨之村囲一百二十有八環村
而居者亾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使鄭一
龍及參將王世科賓州守吳泉武緣令楊大韶以爲十
寨旣請爲氓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
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伍錢當徵銀一百有八兩三錢
五分它若火竈者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
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思吉周安落紅

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黄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者
咘咳立一州屬那馬黄暘皆爲土州守已移思恩守備
於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
官長官各提兵一千人而有琴水橋荒田及南丹衞屯
田民田皆歸我可賦糧以佐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峯
巷賢堡兵餉三百五十餘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
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爲常皆給兵可召三里十冬三潮
峒老卽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然
後建社學子男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黄昌陸雲騰
爲百夫長姑與冠帶試三年稱職爲眞而備兵使霍與
瑕以爲八寨當陞爲州而使黄暘提兵六百人守之而

龍哈咘咳可立土巡司請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黄昌備
龍哈徵與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咘咳卽以守備移于
鳳化城黄村俾與黄暘並得調度二邏使其後制置使
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黄暘爲長官而
黄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人食二寨
如約也居六七年十寨復聚黨萬餘人據人田產白晝
大都之中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十
寨之衆六七載之間乍降乍叛非夜襲時樊公懸等所
約也於是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張任請弓矢得往
正其罪然後與諸裨將約約不至三月費凡七萬餘兩
而寨酋之頭欲盡懸戲下亾何斬首捕擄凡一萬六千

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有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
果以三月得捷也故事北邊斬首捕擄七十以上爲下
捷九十五以上爲中捷一百一十一以上爲大捷□□
倍三之寨賊倍六之反賊倍十之於是大司馬方逢時
從制置使請乃咨儀部使大鴻臚引使者至御前宣讀
捷音事下大宗伯乃于五月十三日常朝期宣捷如禮
是日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已遣公徐文璧侯
李言恭伯陳景行祭告南北郊及太廟而是時制置使
殷正茂及御史顧鈴布政使吳椿虞仲佃按察使林澄
源皆去官久例不叙御史胡宥乃訪詠納以聞而征蠻
將軍王尙文及姜忻李一廸侯國治彭文質陳俊陳應

春林舜道歐陽僎彭富王天爵周舜岳劉世賞皆有功於是守令得敘者於郡守則李遇春鄭國臣於同知則梁直鄭應齡周易王一岳李應魁魏仕吳於通判則李佳徵江龍黃杞李尚桂朱會極胡中於司理則孫承南蔣上欽顧志邦劉正賓於州守則饒敬承漆文昌楊茂先陳一定趙崇鳳於知縣則丘德勞守謙黃約李三樂功次之上乃賜劉堯爵金四十兩表裏四張任王尚文金三十兩表裏二姜忻侯國治等金十五兩李應祥等金丹等王天爵等金十兩自是之後論土吏功行賞於田州則岑大祿那地則羅瑞謙下雷則許宗蔭安定則潘承紀江州則黃河漢龍英則趙邦定歸順則岑璞遷龍則黃兆翁泗州則岑紹勳東蘭則韋文韶當第居上等而鎮安則岑奇鳳思明則黃承祖萬承則許國璉上林則黃允章上映則許宗惠都康則馮紀白山則王觀那馬則黃如金永順則鄧得揚彭大武忠州則黃有瀚興隆則韋觀思明則黃恩龍南丹則莫之屏忻城則莫鎮威當第居中等湖潤則岑壽松下旺則韋顯威古零則韋文顯當第居三等而向武則黃瑚羅陽則黃琳當第居四等安隆則岑洪舊城則黃正武靖則岑清實歸德則黃朝果化則趙祖銘都陽則黃受山定羅則徐樺皆與黃瑚等法當論如律於是上賜岑大祿等金二十兩莫鎮威等金十兩岑洪等下臺御史逮問明年春臺

御史張任卒于官而御史王宗載以請天子幸哀憐任以死勤事予之祭葬是歲也以八寨分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允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附土吏許宗蔭許尚忠岑大祿仍屬賓州而以思恩參將統之先是三甲屬上林之循業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爲龍哈咘咳矣其下將建三堡而請自楊渡木爲界盡壁爲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而使思恩三里皆聯絡不絕巍然一大觀也

贊曰余聞之都御史李公遷曰八寨之民淳朴太甚不患其心之不誠而患吾所以處之不得其理不患土官之力不能制患其制之太過或不堪命而爲它時之憂豈其然乎且八寨自嘉靖中新建伯討平以來至樊公懸歸降能幾何時而旋有己卯之役哉十寨庶幾無它賜與建堡開屯久矣爲寨上書無窮之策也萬曆武功錄

柳州馬平

柳州西北界于楚黔苗蠻而枕之古田平之修仁連岡扼險互相盤結明永樂初柳州馬平縣五都苗梁公竦亨作亂都督韓觀剿之斬首萬餘級馬平十八里之民盡被屠戮其存者三不得一後耕民日少沃壤荒蕪往往募獞人耕種獞日繁而剽掠滋甚宣德間羅容縣蠻賊出劫屯聚指揮王綸縱兵殺害良民山雲以聞上命

逮治其後山雲上征剿柳州鐘賊有功上謂尚書張本曰鐘性好亂自取死亡可惜亦可憫也其令雲善撫之弘正以後古田多梗馬平雒容諸猺聚黨響應魚峰賊周鑒復相煽為亂柳州太守劉璉率兵數百禦賊賊敗走璉追之賊偵知援兵不繼還戰獲璉剖腹實草焚其尸督臣不以實聞自是賊益肆官兵莫之誰何馬平田土蠶食幾盡縣擁空籍耳嘉靖間賊首韋金田等占據水陸二路村落為茶者不可數計二十四年都御史張岳總兵陳圭征之調漢士兵七萬分三哨並進攻雷巖峒良平田落滿都博等巢克之遂圍魚窩巢魚窩石壁削立拔地高數千丈從來用兵莫能一勝諸將以為難岳曰魚窩不破即他寨破無為也遂移鎮柳州督諸將攻愈力賊急呼他寨賊與併守山四周傾仄難置足賊晝夜守不撤山頂繩懸礧石兵一臨寨賊斷繩礧石亂下如雨岳陽令諸將撤圍寨中賊稍稍有逃者岳復移鎮柳城召授諸將方略作久困計諸將猶請罷兵岳度諸將不足與計事間召副總兵程鑒令選勇敢士備親軍略選三千餘人請所用岳曰吾欲有膽力不懼死者任吾指揮死且優卹其家于是願從者七十人岳曰足矣遂以七十人屬之鑒令刼寨鑒有難色岳顧左右酌酒灑地誓必滅賊復出袖中紙示之曰此吾二疏草也寨破薦爾首功不破則爾養寇為首罪惟君所擇耳鑒泣曰鑒且為公死矣時賊巢苦乏水臭穢觸人每日數人共水一瓶涓滴必爭一日五賊當守險巡者爭寨中日熱甚可多予水衆持不肯大詬五賊怒而去比夜堅臥不巡警而鑒將七十人至寨下未敢發也先令五死士持刀學猿猱攀木而上五賊守險巡者熟睡那覺五死士斬之代為巡警七十人者冒險夜登聲譟寨中賊併力出戰而山下兵復乘之山頂賊架木橋通往來兵至頂賊壓毀橋兵臨橋火炮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間而賊中主計老嫗年八十矣急呼衆速自焚毋為官兵所魚肉也於是魚窩遂破而藹挽峒銀馬鞍諸巢俱破前後俘斬四千餘級時有議乘勝兵窮其黨類者岳曰自秋徂夏兵老矣武固不可黷也因命尸諸險巢賊其餘黨由是馬平之三都四都來賓之北五凡諸寨魁皆自投軍門願為編氓紫溪集

韋王朋馬平猺也先是大將軍擊破賊巢因建營堡使士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以故王朋視堡兵為仇讎常率東歐大產諸猺阻山橫行要挾營堡而分守使彭應時備兵使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之時壬午秋也縣官度田王朋至為阻撓得亡恙遂肆刼略自貴行郵落如入無人之境有司莫能禽于是總戎王尚文李應祥參將金丹請于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郭應聘得提千總張茂功吳國勳等兵及忻城莫鎮威下雷許宗蔭

諸土兵攻巢先登斬首凡六百六十二級俘獲凡四百三十七人牛凡五十三頭馬凡一十三匹器械凡二百四十有奇奪獲被擄凡三人而是時柳州守則陳大猷同知則滕文昌倅則宋邦慶慶遠守則高文炳皆以功著初馬平猺獞常請鄉士大夫之莊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閈而鄉士大夫亦親入寨寄遂至交錢財課租責息出入縣庭始未嘗不相善而後漸自相戕賊也而大司馬梁夢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嚴加譏察所與猺獞通而因而致富者即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由此猺人大懍懍也

贊曰西粵之有猺獞譬之家室之有鼠也非不欲一鼓而殲滅之不勝其殲滅也韋王朋故遺孽幾爲魚肉然欲致其死則死矣何知有今日乎以我冠裳趾趾至開與此曹課租責息嗟夫養虎自貽患戒之哉戒之哉萬曆

武功

錄

高江諸猺

高江諸猺皆出自大小桐江及大小荒村也旁近諸頭三妹平尚諸巢假羊大寨諸猺往來互相爲奸四方逋逃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大將軍常提兵往正其罪桴鼓不鳴今上之戊寅也酋長盤宗明犯邊邊吏執而僇之於社亡何諸猺悉欲報邊吏乃乘風縱火燒大結保明年直指使衆士于鄉鄉嚮因郵置以進行至小羊灘諸

猺刼略之毋遺居二三年復大入猶巷壁殺我兵一人我兵轉鬭殺一人傷二人頃復犯小結灘奪商鹽而會平樂兵變諸猺亦窺隙而起遂擁衆走貓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逢千戶李夢龍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異四等舟而商人朱子隆等亦多附卿而行者諸猺乃劫官舟略舟中行李卿與諸行人並跳走其下灘底木湍多失脚赴水溺死者九人夢龍見爲劉卿死雖毗盡裂急與哨兵殊死戰諸猺盡貫弓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而死者九人于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貓兒堡哨官陳珊移于府江備兵使葉朝陽右江備兵使郭棐即請臺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因使總兵呼良朋即以羽檄徵昨尚惠岑紹勳岑璉岑應珪岑文韜岑奇鳳黃如金徐國黃正羅廉端韋觀莫崖諸土吏兵四面而至於是參將白玉游擊童元鎮卻敵先登生獲李蘭保等一百有九人俘獲七百三十九人斬首一千一十一級奪獲牛馬亡算我兵傷一百一十有五人亡一十人亡何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奏聞而爲御史黃鍾劾誅納且如所請上從本兵張學顏議有詔還吳善秩一等及呼良朋它賜金皆二十兩表裏二之是時葉朝陽以兵變當在遷待罪行間詔從副觀察使秩調而郭棐金十兩徐時可等金五兩而吳文華久蒙上賞矣諸臣皆北鄉叩頭此皆陛下之靈社稷之福臣

等何力之有乃辱九重爵賞下頒也是時乙酉閏九月也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汪天寵往九司及那馬定羅徵土兵索取折廢鞍馬諸類以厭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備之木卯諸村因使東蘭兵託名搜賊劫殺一空於是御史黃鏜劾奏上以孫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積弊皆繩以文法至嚴乃自是歲始也

贊曰黃御史所奏徵土兵之弊良是余聞土兵自初調之後繼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爲過在諸土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徵五百而遞增爲七八百者有徵一千而遞增至一千五六百者名爲報效而後乃今而知諸土吏毋過也我偏裨諸將軍有如符充調兵之役多提對手棍徒以行既至索土吏及行糧驛騎延引歲月徒欲充滿囊橐安在其爲大兵計乎而以烏鈔求飽吞肌及骨豈謂此耶萬曆武功錄

奉直大夫前廣西桂林府通判汪森編輯

懷集嚴秀珠諸猺

嚴秀珠懷集猺人也而與車延惠諸酋雄據十五巢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諸郡邑所患苦正德中大將軍提兵往征之歸降幸以苟自是之後盤亘連歲生齒益繁而懷集有金鷄之酋松柏之酋龍壙之酋埇七之酋賀縣有大將之酋磨刀之酋深埇之酋佛簍之酋企坳之酋黃沙之酋開建有水細之酋白蓮之酋往往欲相煽而起公行郡邑頗不虞耳隆慶中常與流賊陳龍洲黎郡縣殺百戶朱裳今上即位以來慓桀尤甚與懷集民高鳳梁黃金接高廉黃遂梁文珠謝生等數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縣叛賊莫應魁余敏李用庄略棉木寨梅花峒殺金宅數人久之秀珠失遣耕牛然禍所從來矣乃佯爲報怨挈鏑椎牛聚黨數百人遂走開建封川之間略寧峒蔡村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是時村落之間皆畏秀珠甚東西遷逃走而獨西村寨鳴銃砲如雷擊死三人傷一人於是開建令范調元蒼梧令李白弢懷集令林春茂賀縣令李介福移蒼梧守巡使管動來經濟急使懷集尉陳經濟提角龍鑼鼓營兵追逐生得鄭安梁三羅黎保三人斬首四級頃之守巡使並請于制置使吳善乃以羽檄馳兩廣總戎威

繼光呼艮朋郎徵東粵標兵及羅定東西山洞賊郭康歸順肇慶北岸大崗諸兵而東粵守巡使陸萬鍾鄭人遠王泮朱東光旣引兵雲翔而至分爲五道而以參將戴應麟爲將軍出伏虎營王如澄爲將軍由藺崗山魏宗瀚姜虎爲將軍出石牛營守備楊壽甫爲將軍出佊崗游擊沈茂爲將軍出會珠營而屬王泮來經濟監之而肇慶守鄭一麟梧州守林喬楠平樂守鄭腓章及同知鄧道个鄭應麟日夜趨肇慶倅朱士貴梧州司理莊敦義轉輸軍中饋餉不絕皆期二月初二日並舉於是伏虎軍擊金雞松栢埇七諸巢先登破之斬嚴秀珠韋翊通等首六十一級俘獲八人奪獲牛四十四頭器械

三十有奇藺崗軍擊古城上下諸巢卻敵破之斬區世奇韋亞養等首五十四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四十三頭奪獲被擄一人器仗一十有九石牛軍擊深埇佛婁龍埇諸巢卻敵先登破之斬劉高滿劉福目首二十九級俘獲一十四人奪獲牛四十頭馬二十匹會珠軍擊木細白蓮黃沙龍塘諸巢破之捕擄徐廷穩鄧時華等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二十二人奪獲牛二十頭器仗二十有奇佊崗軍擊破大灣磨刀企砌諸巢破之斬歐稲正劉伯正等首九級俘獲六人奪獲牛十頭器仗一十有奇諸倫悉犇青水尾佛婁鐵帽諸山于是戴應麟進據金雞巢爲營且日帥所部追亾逐北至

青水尾廖戰生獲陳朝瑞等一十人斬首六十三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馬一騎器仗一十有九復追逐至大竹山斬蘇運進等首一十級俘獲一十五人奪獲牛六頭復追亾至吏鼓山斬鄧仕石朝行等首一十七級俘獲九人奪獲牛八頭藺崗軍追古城賊至三岳入鐵帽斬鄭明端覃朝龍等首六十五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器仗二十石牛軍還入佛婁斬劉貴安等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一十三人奪獲牛三頭馬一騎器仗八十復攻大青山石坂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七人馬一騎復追古婁大山斬首三十三級俘獲兩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追亾至羅聾石巖生得盧亞添吳朝

富等三人斬首三級俘獲四人會珠軍追亾至飯甑埇青水尾生得韋廷惠一人斬首一十四級復攻龍塘尾斬李先富等首一十九級復追亾至塘龍黃沙尾生得龍秀等五人斬首四級俘獲二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佊崗軍追亾至大灣山斬陳惟德孔四弟等首三十六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還搜古城斬首二十二級搜沙埇企塀生得梁石滿二人斬首六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復疏捕企勘山生得劉國全等二人斬一級石牛軍逐北至都逢程家山生得李結成劉福成等一十四人斬首三十九級奪獲馬一匹器仗一十有奇銀五十兩而是時開建尉楊萬珠纂南令山生得李廷

業等九人俘獲九人復捕伏龍勝嶺斬首二級宮川吏目王言慶戰石臥龍鵬諸灘生得劉朝珠等八人斬首一級俘獲五人恢集尉陳經濟鏖戰燕嶺生得吳朝海姚榮才等一十六人俘獲九人奪獲牛二十七頭還戰南陀大岳諸山生得周子傑等二十二人俘獲三十人奪獲牛五頭時乙酉二月盡也於是銅鑼牛欄丁口約四百人皆踵懷集縣庭中叩頭吾等誠願充戍卒守險而羊橋八嶺千餘人願為撫民相引赴賀縣請亦如之曰天子聖神諸公卿算無遺策我輩如孤雛腐鼠耳而與其阻山障閭長嬰大罪曰莫引領待斧鉞孰與為治哀保捉枹鼓立軍門以備宿衛之選寧不愉快乎後大司馬梁夢龍以學御史捷覆奏上大賜大司馬以下爵賞金錢有差始叛賊李朋庄久踞陷羊橋閭至是蔚老送本到邊請死罪甚至執兵戎以衛我界上險隘而懷集牛欄銅鑼上下帥故反側悍甚今亦歸降而大將軍梟斬以示威武者不過斜鑼后山十數人而已

覽以金鐵之捷豈天欲殲除此屬耶何其滅之速也余數其師旋之期猶不至三旬而百年之逋寇蕩滌殆盡府江十寨皆犁其庭掃其穴而郡縣之其為金錢諸巢善後策不少槩見何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也夫猺獞難作滅漸拔巢而郡縣之此多算者也萬曆武功錄

土吏黃拱聖

黃拱聖恩隆男也先是黃武崇於國初歸降給府州印信各一顆而是時長子黃忽都授官郡太守次子黃均授授官州太守都傳子承祖授傳至泰泰正室生四子長恩韶次恩錫次恩隆次恩祐庶室生一子長恩承次恩承次恩祿而會韶錫後先久物故隆當行州事於是以韶妻趙為妻錫妻黃為次妻黃乃承祖姊也而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閣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而州印固封貯太平庫庚辰中隆從征諸猺有功得給印以嗣隆尤寵黃慮拱廷拱聖實庶出勢不得嗣於是謀於承祖因欲兼領印務內畏時拱廷得嗣也隆既嗣即奪祖所使黎龍白鵬黃蓮邢橫邢煉諸村田土弗得嗾勤千戈曰黃相伉殺也以何隆羅霜露之病以為承祖於我隙益深說自歲後是屬豈為我子孫計久遠乎乃大書遺命取放日恩祐黃芒及州民畢結冊以印弁皆附拱極而隆遂盍然捐館舍矣時丙戌五月也承祖嗣隆死是日擁衆擊拱極欲還隆所奪村寨而目兵盡走上搏戰殺一人相當拱極懼有後禍乃請于臺御史吳善御史黃鉌馳使它官填撫其民于是以指揮使楊桂芳往以何拱廷倉卒遂霧露病在喉門承祖乃使醫人阮仕偉視脉而母黃及婢舍進的毫供藥餌竟不可起死矣爾曰鄭錦及州民張國用在驗無它鴆然拱極禍所從來矣乃日夜乃急使使者歸賂踖賄囑黃偉言

拱廷飲酖死而内人黄受黄師明及周佛黄仲周明果
如黄氏指大言拱極毒死拱廷於法不當嗣我郡太守
意以爲有如鄉老能以拱聖嗣歸黎龍諸田兩相和好
它日厚賞如約不然我以兵虜劉乃衆也乃遂奉黄受
黄仲及周佛周明百金爲治兵費於是約鄧寧覃彭郭
佳等以六月十九日並詣州前而覃彭來自東門郭佳
來自西北門皆持闘器入拱極欲遂走恩承止勿走拱
極乃携妻許及弟婦趙走入後衙而王朋闘乃負拱聖
出走覃彭即與黄蓝甘京林武等追亾執拱極取印會
楊指揮至拱極佯以爲在楊指揮所衆衆乃去楊指揮
裹裸身實無印畀遂出門走巳錮鐺鄭鎮于桂上索印
極可得復解拱極衣疏索得印乃歸黄受附拱聖滋因
欲致拱極死乃立務使黄師明與張國用貨三十金給
鄧寧鄧寧遂欲劒斬極極曰吾無罪誠欲我死我欲自
縊死寧乃以弓絃與極極免自縊死死矣妻趙負屍而
哭極哀寧及陸戴復殺趙趙有幼孩二人呂燦張國用
即擲棄于水溺死寧佯告拱宸拱闘吾貨女死遂女往
龍州拱闘果亾抵於寧家寧因請於拱聖吾復奪二虎
子索重貨拱聖與之金十兩是夜夜半即與黄師明等
殺宸與闘詰朝農義藏等以板舁拱極及其屍以筏縛
拱宸及拱闘屍燒毁置江中而陸戴付京黄蓝等遂二
十一日拜拱聖爲州太守而拱聖竟捧大益策驅馬入

州也既到官管事即論功行賞乃陞士兵鄧寧爲總印
農義藏爲哨首頭目黄蓝甘京陸戴林武爲總萬戶内
人黄師明爲總哨甲首黄受長監門覃彭羅圖郭佳亦
如之羅斥頭目黄恩降及羅紘甘師鄭錫等而罰族目
黄恩祐金十兩恩承金二十兩恩祿及黄晃金五兩田
土皆沒入州而是時承祖恐官族有它腸乃使黄學夔
約族衆至廟歃血以盟保拱聖居官亾恙於是以拱極
妻許拱宸妻趙繫獄聖知二氏皆有孕當欲錮鐺懸兩
手欲因而墮棄之弗就巳殺萬戶孫伍傳首郡中居二
三日南寧太平移左江備兵使因請于制置使吳善下
備兵使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而御史蔡系周檄亦如
恣乃爲南樂太平二郡守行州俱得其狀會許舉一子
因名黄世延是時許外家請得世延以歸承祖不許於
是制置使及御史皆檄太平郡守甄釋許竟如所請也
頃之逮捕拱聖及鄧二農瑩王引標等對簿而龍州江
州龍英太平全茗恩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酋皆爲
左驗拱聖既虚服有死罪乃奉印封太平府庫而備兵
使議以拱極幼男黄世延嗣而以許氏爲官母官弟太
平諸生黄承恩及頭目鄭鎮輔之竢異日世延長大給
印先是南太二守議以州改隸漢府而黄晃等以爲本
州賦稅故輸南寧願隸南寧也於是臺御史劉繼文御
史蔡系周當拱聖以下罪請梟斬寛假黄承祖而以恩

明去南寧可四百餘里去太平可百而欲以屬太平也事聞下大司馬王一鶚如議以請上皆從之於是梟斬拱聖等思明市華黃承祖衣冠而以思明隸太平也

贊曰語有之天道好還絲毫不差豈不信哉思陞兩妻丘嫂欲傳嗣於庶而乃嗣拱極若此非情也卒之拱聖以庶子弒兄僇及宗枝幾盡誠天所以報施恩陞而顧第太修耳許氏孤兒得免虎口終爲極後偉矣由此觀之立嫡以長亦天道也豈徒國憲哉萬曆武功錄

山賊楊秀

楊秀武宣大盜也庚辰夏縣令饒養浩病伏在床褥楊秀與劉子連乃窺公庭之隙夜半帥千餘人執炬鳴銃

趨西南城殺監門賈扶毒直擣縣庫庫掾蔣邦取弗能敵遂逃於是諸偷持斧擊破後衛門執養浩略柴薪俸資因趨養浩並諸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三千四百文會佐史董仲宣出視令秀即刎斬之復由西南出養浩行至古跡灘請還得免而當是時諸偷皆音半似衡永人半似浙馬銃手邑中皆莫能識辨旦日日出養浩移參議視右江兵巡使姜忻急使柳州倅胡中行縣具如所請乃簿責指揮使張啟賢李惟聰與巡徼驛丞徐朝欽急賢等乃提邏卒大索邑中及旁近郡也亡何梧州倅黃杞捕獲劉子連廣州捕獲趙賢曲江獲生口三人皆有奸贓亾慮二百餘金而制置使劉堯誨大會臺御史張任御史胡宥劾參參將倪中化等事下御史大夫陳炌問狀炌輕重當饒養浩以上罪以請上有詔左遷姜忻及郡守李遇春秩一等免饒養浩李惟聰官借徐朝欽張啟賢逮問於是主計者索諸偷日莫不暇休沐也

贊曰粵西既不勝猺獞之苦而奈何偷盜又復竊發乎武宣之役操戈而入者亡慮五十餘人乃至執縣官劫庫而奪之金豈不謂强而論之於猺獞盜所謂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也當是時方嚴捕盜之法哉萬曆武功錄

流賊黎福莊黃邦綵

黎福莊平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故旁近樊屯通廣東

大羅山五相爲雄長虎踞狼吞降廢中福莊常與男黎大能九合諸獞大入富川將并橋及鍾用府寨去已略復光龍眼寨夫由此福莊益慓悍亾所顧忌矣甲戌春遂與獞人韋六哥等大入鄧塘廖屋村因闌石面山執歐孝廉乃以金錢賄得免居一二年丙子會富川割二五岡賀縣割招賢鄉建昭平縣福莊乃窺隙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韋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一千餘人直走賀縣村嶺邏使李廷壎提兵疾力戰斬首捕擄二十七級餘黨還走大桐江而是時自計與五指巖險阻可守且德嘉靖時嘗征討弗克以故酋長盤福成專爲保姦福莊得持爲羽翼無恐而昭平民屯諸偷又多有附莊

而起者矣于是擊牛酒徼惠于鬼神決筴犯府江有狀
指揮劉希武備廣運堡具以實請於府江兵使者徐作
急使指揮何伯堂行縣佯聲言將度田遂逮捕福莊從
與膠致齋使者吳文華遂以福莊就吏是日使使者何
有信持檄示天龍有如能捕韋方相韋六哥來獻得除
罪弗治不女欺也天龍竟不奉約束乃結與士龍村糾
樊屯諸猺相扇而起兵使者厭惡天龍大怒至髮上指
冠於是移都御史及總戎李錫因使指揮黃元鎮送奉
旗牌而以指揮吳京行參將事乃徵向武常安福祿士
兵亟還江民兵屬守巡使陳應春洗千木彭文質吳嘉
龍鄭度匹何洛容荊岡北寨諸巢東聚黨略里號村我
兵皆疾力搏戰生得一人斬首三十四級餘黨遂逃常
安福祿兵追亡逐北斬首十六級我兵勇氣益百倍乘
勝擊天龍巢還攻白目五指皆破之斬首一千三百七
十六級俘獲二百一十五口牛一百五十四頭馬四百
騎器械五百七十有八而獨天龍得逃以賧死也其後
壬午平樂俘朱應辰以爲賀縣里松等八峒有衆二千
餘人旁近楚之衡永東粵之連陽開建蒼梧之懷集山
箐幽深猺獞依阻於其中盤牙連歲有司莫能禽請立
土司而以把總黎邦伯往臨之而於楚江華諸隘口則
立堡備兵五千人陳應春甚可其議因制置使郭應聘
以請以樊家中下屯及攻城江源近立土司皆有成效

故也
黃邦綠辭林酋長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
巢自上代為疆場患成化中大將軍常擊破之延引至
今上己卯生齒日繁暴桀愈甚於是與北海酋長黃章
弟椎牛與諸倫約約五六百人並馳木頭木綿大坡羅
方金頂樟木諸村鹵略人民及畜產乘風縱火焚燒其
屋居而去去金頂也乃以所鹵獲招諸村皆欲請金錢
贖而復與城隍諸山及狠及合浦銅鼓諸倫走博白沙
田之間已大入興業諸縣城門徹戒道路不通頃之吏
日陳思聖請于兵巡使王原相而會御史顧鈐行梧州
棱原相乘傳馳辭林卽移書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張
任爵以羽檄徵七山大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朱紱
杜熊兆把總林燧百戶艾濟宙朝輔等提營兵及戍梧
土兵五屯旗軍四面而至而是時梧州守陸萬垓同知
魏仕吳司理蔣上欽治兵餉日莫不暇休沐也邦綠見
決兵強盛自度弗能當皆遂逃還故巢于是杜熊兆備
興業高智備橫州烏蠻甜菜橫石磯而諸兵日疏索辭
林道上乃生獲踰梁善富黃四等而後知黃邦綠卽巢
扒工覃扶安卽覃安也先是興業鄉士大夫七庶潘大
廣十冬譚汝讓等日夜餉飼悲號於將軍所願爲我畫
便計若不早殲除此屬吾等誠不得旦夕安枕也是日
周勳李汝賢軍白木根而入林燧軍白平山而入皆軍

于運塘朱綠自平山而入軍于塘甘苗剝輛徐偕白橫嶺而入軍于石門艾濟用自跳崆而入軍於馬邨會把總土明依計獲酋長黃邦綠覃金局顯羅拒儒甫偕孜軍門屬左江兵巡使李一迥及陸川令樊岷按驗有狀由此三軍皆跳驅以爲邦綠既就禽禽它巢此皆甕中虱耳于是期五月十七日攻木頭城隍石磯塘表峪崗銅鑼諸巢先登御敵破之周動斬首捕擄四百一十八級俘獲一百二十一人奪獲器仗六十有一牛馬六十頭我兵亡一人傷二十八人張榜生得八十八人俘獲一十六人招撫民狼三千八百六十人獲奪器仗三十有九馬四匹取四張本生得三人斬首三百三十三級俘獲一百八十一人奪獲八人器械七十有九牛一百四十八頭馬一十六匹我兵亡三人傷二十一人尹邦俊生得一人斬首一百二十四級俘獲一百有一人奪獲器械二十有八牛二十頭馬一匹我兵傷二人于是班師而還時七月二十也梧須之廣西守巡使王原相李一迥侯國治以黃邦綠等捷海北兵巡使熊惟學以黃覃第等捷于幕府斬首捕擄凡五千一百五十六人以請于下大司馬方逢時具如所奏于是賜劉堯誨張任金三十兩表裏二王原相等金二十兩李汝賢等金十五兩陸萬垓等金十兩

贊曰法曰神乎神乎至於無形欝林與粱之間旁近海北諸賊乘虛而出則人不知其所守乃飽飫而歸則兵又不知其所攻此豈非無形之險哉且欝林之捷矜爭而納而請者以千數安可保不爲它人之黎福莊黃邦綠乎此非獨其勢然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自古記之矣 萬曆武功錄

陂兵呂子和張鳳采一貫

呂子和岑溪神將也先是協總金仲恩與佐史唐祐妻通而會公館傾頽縣令葉詩使祐繕治之祐攜雞往公館行至館門雞散走祐追亡館所仲恩與祐妻方坐公案上相對飲酣酒大自笑樂也仲恩見事泄畏祐遂乘醉殺祐祐大聲疾呼曰殺人得解是夜恩命庖人擊鮮約欣挾張講飲飲至夜中講惡縣官不給民兵治乘輿乃爲恩謀使兵眾先擊之旦日日出果與把總張之賢使哨官呂子和陳潤集戍卒百餘人擁大蓋策騶馬直走縣門鼓噪聲欲殺唐祐而班頭賴請解釋之頃縣尉楊鑑請于分守使王原相參將王德懋而縣令亦移制置使麥雲翼矣事下分守使乃使百戶王廷棟逮王德懋張之賢金仲恩廷棟既到縣即使使者大索諸戍卒一切皆案治之諸戍卒皆惶懼恐染于事于是呂子和復聚眾走縣門欲殺令令遂逃楊鑑即與司庫以庫金埋伏後園躬提兵麾諸兵得保縣令家室我兵生獲陳鳳角六人餘黨皆奔走過南渡水口而去分守使急使百

戶艾濟用安撫以羽檄徵戍梧狼兵及七山李汝賢北
科劉期棟連城朱祿六雲杜能諸指揮兵往擊之賴悚
斬首六級生獲十一人李汝賢斬首四級生獲八人朱
祿斬首六級生獲十一人是時縣道皆備兵兵備甚設
北流生得五人廣容斬呂子和等首二級我兵乘勝勇
氣益百倍追逐至潯州斬首四級生獲四十三人皆繫
梧州獄復鼓行行至貴縣石塘村諸戍卒處勢不能敵
皆負弩矢羅列于道左望見德懋單騎諸戍卒盡叩頭
具言將軍幸寬假吾等死唯將軍所左右由此許諾得
贖罪畢屯北地矣是時戊寅冬也雲覽乃案王德懋等
罪以請而給諫光懋亦上書劾奏大意欲重治失事諸

官將以風邊吏于是大司馬方逢時案諸疏覆請上自
詔免葉詩官張之賢等下御史逮問貶李豫秩一等奪
王原相俸半載諸脇從亦由此得除罪相與辦讞前過
曰唯將軍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張鳳平樂戍卒也常爲寇東粵事覺以抵于把總黃恭
由此得爲蒼頭軍備府江先是制置使郭應聘破府江
諸猺請置土吏于是上中峒則屬各色把總齊凱下峒
則屬土吏凱領田凡一萬三千八百八十九頃得招致
敢死士爲兵矣故事平樂營兵三百五十人人給餉月
八錢壬午冬參政使陳應春請裁爲六錢鳳習知東粵
故八錢也乃與張元王孫等謀曰何不俱赴縣官請增

餉由此出死罪因略縣庫遂走東粵可乎元等唯唯於
是擊牛酒爲盟是日即立張鳳爲都總張元爲頭總王
孫爲二總梁朝爲三總何明爲四總江大爲五總范惟
芝爲土謀張學爲紀室張學伍等一百二十人爲長幹
直走城中鼓噪欲劫餉殺黃福賢等一十三人傷幹守
堯等三十六人縱火燒民居奪驛騎馬四十餘匹財產
以貲給齊凱蕭府而備兵使葉朝陽急使守備使武應
龍同凱往諭之遂隨凱入洞日日中渡江竟執鄉大
夫巨佩瑤而去是時縣當給軍餉凡三百金平樂乃出
貯金凡一百五十兩副把總黃恭給軍而司庫唐天遂
羅雷露漸其餘餉鼓噪日頃總戎呼良朋提標兵士兵

馳赴平樂營之衆以叛而去者因二百六十餘矣齊凱
乃釋佩瑤傳馬貴陳子鳳首因徵廖致張學伍李貴
等請贖死總戎知貴等皆非渠魁弗從鳳凱帥其衆走
爲浦城下欲攻戰會參將白玉提禾寧兵至而上舍覃
文奎兵亦起鳳等見我兵五合六聚衆弗敵乃以凱家
室闔隨了隘中先以數十人衝鋒白玉即斬其衝鋒者
二人以狗諸叛兵皆股栗頃諸叛兵復盡出其衆殊死
戰乃以鳴鏑射我軍我裨將江惟中等二十餘人中流
矢幾死于是諸軍大戰數合擊破之斬首一百有六級
生獲梁子明張鳳齊凱等二十二人弓矢鎗刀旗幟諸
什物以算是夜凱自縊死於是制置使吳文華簿責黃

參及平樂守周圻等以請上謂太守支放後期致激衆倡亂傷命數多遣執金吾逮問周圻問狀是時甲申秋八月也給諫王三餘亦上書劾奏葉朝暘復謂以營兵之故而罪及上官恐長諸軍驕悍請以朝暘戴罪視事上可之亾何周圻以檻車至長安詔鎭撫使即訊旣得其狀以聞上謂圻支詞抵飾詔所司以重罪論居頃之給諫陳璧上書言致圻於重法非所以肅反側子之心而振國威也而給諫鍾于淳猶慮府江去蒼梧可五百里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粤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逋逃藪譬兩岸則門戸而三峝則堂奧也先是上有詔詔大司馬張學顔曰近來各處募兵多係無籍投充各該管軍官貪縱撫馭失宜以致釀患破壞貽害地方于是上書言齊凱旣伏誅淳意欲三峝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吏此筴以決而營兵則莫若練土著稍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張希臯奏亦此意事下戎部始征蠻將軍居梧州控制兩粤後盜賊鼎沸復以總戎一人居粤西頃周圻請于鎭撫使曰水東賀縣與大羅山相連張鳳先欲略水東因從大羅山走東粤皆有狀由此觀之兩粤兵防誠不可不嚴也

梁一貴梧州大峝戍卒也峝故有左右營控制諸猺先是參將吳紳到官管事即欲部署諸戍卒乃治鋃鐺竹箠因與諸戍卒期以二十八日閱諸軍操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軍法時丁亥四月二十也居七八日紳果登大將軍壇鳴金鼓閱操屬哨官梁鳳傳令會鳳新視事不閑于軍法失儀紳大怒命左右榜掠之二十已命縛致戲下于是梁一貴胡一倫等帥右營兵三百餘人直走入紳所鼓噪將竹箠毁折之負鳳出闈紳復大言曰吾等盡下班若烏奈我何紳不得已彊爲好言慰藉諸戍卒諸戍卒始出是時來經濟爲蒼梧兵巡使急使指揮李汝賢曉譬得安堵於是逮捕梁鳳羅本錢予和及叛兵梁一貴胡一倫黃珠蒙惠楊明繫梧州獄即請于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吳善御史蔡系周皆後先上書議謂吳紳而以渠魁梁一貴等罪當死會大司馬王一鶚議亦如之上乃詔曰營軍欺茂本管故違軍令驕悍成風大壞紀綱乃以梁一貴等五人梟斬蒼梧市其後制置使劉繼文如詔行先是上有詔欲重治吳紳而給諫吳之佳上書大略以爲南兵吳公泰之變上幸動一副將諸軍圜視而起今又治一參將則是軍士挺臂一呼將軍挽首輒去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此賈誼常至痛哭流涕者也

贊曰善哉乎吳給諫練土兵優家丁諸筴也而給諫常自言曰招兵易散兵難散土兵易散客兵尤難之難顧第老弱有汰逃亾勿補每一決即以土著敢死士補之亦自足土著事夫土著何敢叛亂哉易曰履霜堅氷戒

其漸也童牛之牿嚴其微也且岑溪之變平樂之變大㟭之變此豈獨將過葢亦諸軍漸驕悍使然哉萬曆武功錄

五山

貴縣五山界于賓來遷武間背倚龍山即所稱藤峽右臂也山崇而袤爲八寨逋逃淵藪向事招徠乍服乍叛左江持之急則遁而右右江持之急則匿而左橫剽四出民不寧居萬曆二十三年參將白斯清潛議鵰剿而機事不密幾釀大禍督撫二臣檄副使楊寅秋等以計破之餘黨相率請降窮山負谷舉爲編戸矣撫臣陳大科會督臣採衆議條其善後事以聞一移置將領以重彈壓一調撥所軍以實重堡一某布營兵以聯聲援上如議施行通志

誅陸佑韋達禮

陸佑黃尚俱思明頭目時知府黃應雷孱愞不振佑尚專政會思陵知州韋紹曾不善撫御其衆衆多怨之韋光縉欲奪其職周佑爲紹曾掌記嘗以姦淫事爲紹曾所逮及其子保俱收繫欲置之法佑素結交祿州丐官韋達禮而陸佑亦拜達禮稱爲乾兒先是佑尚圖植光縉佯約達禮互市故負其牛畜價揚言事由思陵欲激怒達禮周佑父子亦陰附光縉至是密投達禮佑尚爲之慫慂達禮惑於騙牛之說方欲釋憾思陵遂統兵衆萬餘直擣思陵攻擁入州就獄中釋周佑父子擒紹曾及印大掠人口財畜而去以紹曾愛妾蔔蔔賜周佑陸佑乘紹曾被執遂與黃尚發兵納光縉思陵稱爲新主已而達禮知其謀悔爲所賣亟送紹曾及印歸陸佑嗾州民告逐紹曾又嘗以舊事憾張同知乃集目兵爲亂闖入官衙趕殺斫傷衙衆無數周佑既歸達禮而故習交州事知黎莫爭長未定遂誘達禮有奇相且日不黎不莫可收鷸蚌之功教令屯兵儲糧據險結寨達禮從其計因假稱內附誣交南耆目逆篡冀絕貢道以圖舉事督府聞之大駭以其事聞責鄭松令禽達禮周佑責黃應雷令禽陸佑等調江州等州官兵壓思明境上以待鄭松得檄即遣其子鄭棡統兵衆疾馳入祿州禽達禮達禮聞之先期逸去止獲佑保等以夾板公文從便道獻官兵既入思明境至風門嶺應雷亦獲黃尚出獻陸佑阻兵抗命遂逐應雷而奪其印率衆與官兵拒戰官兵失利乃浚城堅壘時出劫鹵鄰州財物招集兵衆左江大震於是議調集東西兩省漢土兵分四道並進賊出戰不能敵遂大敗佑自刎死獲其子宋等歸達禮之遯也依鑾莫以居久之官兵既罷去揣知交人不急已乃潛回舊穴招兵聚衆據險自固會黎維新請襲乞都統印督府因令人詰責鄭松縱惡令必相機擒捕達禮方允其請松慮維新不得封乃畫策授計密令其弟韋德慶以間刺殺達禮函其首獻之於是維新受封領

印如故事方陸佑拒命時達禮獲農價等密帶佑求助安南一書來獻內云天朝恩明府掌兵頭目陸眞謹肅書奉南安平安王殿下云達禮以佑逐紹曾惡之故獻此書正欲問安南爾佑么麼叛目安南助之何故不知佑於安南交契何如而望平安之助其逆也初讞疑其非眞艮自有見惜諸帶書人未得其情而斃死箠楚之下耳書內有云暫遣兒曹將四寨雄兵相敵各兵已散再限四五月內大調兩江兵臨攻此理必虛但用銀贖罪而已又云其事亦不爲小不下一萬銀費願恤難中加助一二此爲何等語也可發一笑西事珥

擒都該

潘都該者殘莫之黨因戰敗無所附聚衆行劫海上先是上思有故順州知州林瑞芝罷官歸素貪狡多橫暴把持州事村民農光等祖田爲豪所奪官判歸學瑞芝以家人名承佃收粒自肥仍壓令光等服役衆拒不從遂誣光等叛亂私執送繫州獄挾州官申請梟之以令衆會光夜空牆越獄遁去瑞芝復誣稱羣賊二百餘人踰城入攻獄劫取農光捕官亦欲自脫遂以劫聞請加征勦巳又乘州官公出假稱上司檄調部兵誅賊擅使其黨黃道顯林仙境統衆劫殺共口答斗諸村掠其財畜及殺死六十餘人光等憤懼不能自申遂走海上勾引都該賊衆共爲嚮導突入上思境內大肆劫掠初達禮既被刺殺而遷隆故負馬價德慶向兆基索取兆基無意償之佯曰汝境方多事不如以遷隆爲外府德慶信之巳而更授馬價屬令多市好馬兆基復受之俱不予馬德慶恚怒甚遣其酋韋福才等統兵攻遷隆馱丘等村鹵其人畜財物以去事在三十四年正月次年三月復統兵來遷隆境內屯住鹵劫蘭馬等村遷隆與上思壤相錯正與都該之事會遂疑傳德慶巳兵連犯上思兵使者聞之調集土漢官兵申討都該遁去督府移檄切責安南令禽獻德慶德慶自明犯上思者乃都該願截禽自效巳而德慶攻都該取回女口十六牛畜七十餘以獻巳又獻出兩歲所鹵馱丘蘭馬等村人口當

事以牛酒勞其悔過且責必生擒都該方許自贖德慶密結都該妹夫該晏爲內應佯屬都該代鬻鹹魚給兵食使人肩空籮往受魚因藏兵散處居停舍內俟其出內外夾攻遂禽都該以獻梟斬之西事珥

粤西叢載卷三十二